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五二册

中華書局影印
中國書店

[stamp]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五二册）

中華書局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影印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787×1092毫米 1/16　59·7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册
（62）

孔子家語序

王氏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于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欺情而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於前人乃慨然而嘆曰予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已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昔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天喪斯文故令己傳斯文於天也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絕故特爲解以貽好事之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說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子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也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十二乎孔子曰堯以土德王天下而尚黃黃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

孔子家語目錄

卷之一
相魯　始誅　王言解
大婚解　儒行解　問禮
五儀解
卷之二
致思　三恕　好生
卷之三
觀周　弟子行　賢君
辯政
卷之四
六本　辯物　哀公問政
卷之五
顔回　子路初見　在厄
入官　困誓　五帝德
卷之六
五帝　執轡　本命解
論禮
卷之七
觀鄉　郊問　五刑解
刑政　禮運
卷之八
冠頌解　廟制解　辯樂
問玉　屈節解
卷之九
七十二弟子解　本姓解
終記解　正論解
卷之十
曲禮子貢問　曲禮子夏問
曲禮公西赤問

孔子家語目錄

王肅注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中都魯邑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如禮年五十異食也強弱異任任謂力作之事各從所任不用弱也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無文飾偽謂畫不詐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木為棺椁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不聚土以起墳者也不樹松柏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魯國在東故西方諸侯皆法則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所生之物各得其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季平子逐昭公死于乾侯平子別而葬之貶之不令近先公也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桓子平子之子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為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會遇之禮禮之簡略者也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萊人齊東夷譟曰讙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裔邊裔夷狄俘軍所獲虜也言此二者何敢以兵亂兩君之好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華夏中國之名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魯大夫也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梁丘據舊聞齊魯之故事享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作犧牛及象於其背為樽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秕稗秕穀之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四邑鄆讙龜陰也汶陽之田本魯界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卿大夫稱家甲鎧也邑無百雉之城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眾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強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不求而有司存焉皆如歸焉言如歸家無所乏也

始誅第二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兩觀闕名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醜謂非義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撮聚其談說足以飾褒瑩眾其強

與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士之為人虛偽亦聚黨也而韓非謂華士耕而後食鑿井而飲信其如此而太公誅之豈所以謂太公者哉）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是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狴獄牢也）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故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庸用也即就也刑教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當謹之自謂未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為順是先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毗輔也俾使也言師尹當毗輔天子使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陵遲猶陂阤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可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之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閒也難對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摳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平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鄽皆不收賦（譏呵也譏異服識異言及市鄽皆不賦稅古之法也）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樸（樸愨貌）男愨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怨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為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然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為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埒埒三

而矩（此說里數不可以言井井自方里之名疑此誤）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爲福積資聚焉恤行者有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罩弋（罩掩網弋繳射）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如飢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民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言安安而無憂）

大婚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曰敢問人道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夫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君不爲正百姓何所從乎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至矣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捨敬則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先聖周公之後得郊天故言以爲天下之主也）公曰寡人實固（固陋）不固安得聞此言乎寡人欲問不能爲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言宗廟天地神之次）出以治直言之禮以立上下之敬（夫婦正則始可以治正言禮矣身正然可以正人者也）物恥則足以振之（恥事不知禮足以振教之）國恥足以興之（國恥不知足以興起者也）故爲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本也傷其本則支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言百姓之所法而行）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愾滿）昔太王之道也（太王出亦妻女人亦妻女國無鰥民愛其身以及人之身愛其子以及人之子故曰太王之道）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也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而爲其子也孔子遂言曰爲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天道也）公曰敢問何能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己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不閉常通而能久言無極）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言蠢愚冥暗也）幸煩子之

於心（欲煩孔子識其心所能行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己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就孔子之舍）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深衣之褒大也）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隨其鄉也）丘未知其爲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僕未可以對（留久也僕太僕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衣之爲久將倦使之相代者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席上之珍能敷陳先王之道以爲政治）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力行仁義道德以待人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順其大讓如慢（慢簡略也）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媿難進而易退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齊莊可畏難也）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忠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預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爲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財貨而不貪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阻之以兵而不懾（阻難也以兵爲之難）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不再過言）流言不極（流言相毀不窮極也）不斷其威（常嚴莊也）不習其謀（不豫習其謀慮）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干楯也櫓大楯）戴仁而行抱德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方丈曰堵一堵言其小者也）蓽門圭窬（蓽門荊竹織門也圭窬穿牆爲之如圭也）蓬戶甕牖（以蓬爲戶破甕爲牖也）易衣而出（更相易衣而後可以出）并日而食（并一日之糧以爲一食也）上答之不敢以疑（君用之不敢疑貳事君也）上不答之不敢以諂其爲士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稽（稽同）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楷法也）若不逢世上所不受下所不推詭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起居猶動靜也竟終也言身雖危動靜猶終身不忘百姓）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程猶効也言功効而已不求厚祿也）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常自潔淨其身沐浴於德行也）陳言而伏（陳言於君不望其報）靜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默而翹之又不急爲也（言事君清靜因事而正之則君不知默而翹發之不急爲所以爲不爲）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言不因勢位自矜莊）世治不輕世亂不沮（不自輕不自沮）同己不與異己不非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砥礪廉隅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雖以分國視之如錙銖（視之輕如錙銖八兩爲錙）弗肯臣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則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作動也）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隕穫憂悶不安之貌）不充詘於富貴（充詘踴躍參擾之貌）不溷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溷辱閔病言不爲君長所辱病儒者中和之名）今人之名儒也

妄常以儒相詬疾(詬，恥)。哀公既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歿吾世，弗敢復以儒爲戲矣。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也。公曰：吾子言焉。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爲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辯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之爲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不廢其會節(會節，禮也。所能，謂男女之會，親疏之節也)。既有成事，而後治其文章黼黻，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而後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豕腊，修其歲時，以敬其祭祀，別其親疏，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讌，卽安其居，以綴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璣，器不彫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言苟求得當其情欲)，而虐殺刑誅，不以其治。夫昔之用民者由前(用上所言)，今之用民者由後(用下所言)。是卽今之君子莫能爲禮也。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夏后封於杞也)，而不足徵也(徵，成)，吾得夏時焉(於四時之正，正夏數，得天心中)。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殷后封宋)，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乾天坤地，得天地陰陽之書也)。乾坤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此觀之。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擘豚(古未有釜甑，釋米擗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汙罇抔飲，蕢桴土鼓(塊地爲桴，以手飲之也)，猶可以致敬鬼神(神饗德，不求備物也)。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高某復。然後飲腥苴熟(始死，含以珠貝；將葬，苴以遣奠以送之)。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謂天望而地藏也(魂氣升而在天，形體藏而在地)。故生者南嚮，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掘地而居謂之營窟，有柴謂橧，在樹曰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治金爲器，用刑範也)合土(合和以作瓦物)，以爲宮室戶牖，以炮以燔(毛曰炮，加火曰燔也)，以烹以炙(貫之曰炙，炮之曰烹)，以爲醴酪(醲酪，酢酨)，治其絲麻，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故玄酒在室(玄酒，水也。言尚古，在略近)，醴醆在戶(醆，盎齊也。五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粢醍在堂(粢，醍齊)，澄酒在下(澄，清酒也)。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以降上神(上神，天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犧牲玉帛祝辭皆美爲之號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殽(言雖有所熟，猶有所腥，腥本不忘古也)，越席以坐(越，蒲席也)，疏布以冪(冪，覆酒巾也；質故用疏也)，衣其浣帛(浣，練染以爲祭服)，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嘉，善也)，然後退而合亨(合其亨熟之體，無復腥也)，體其犬豕牛羊(體，解其牲體而薦之)，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簠簋，黍稷之器也；竹曰籩，木曰豆，鉶所以盛羹也)，祝以孝告(祝通孝子語於先祖)，嘏以慈告(嘏傳先祖語於孝子)，是爲大祥(祥，善也)。此禮之大成也。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絇履(章甫，冠也；絇履，履頭有絇飾也)，紳帶搢笏者，皆賢人也(紳，大帶；搢，插也；笏，所以執書思對命)？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端衣玄裳，齋服也；軒，軒車)，則志不在於食焄(焄，辛菜也)；斬衰菅菲，杖而歠粥者，則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格，法)，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行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

謂(所務者謂言之要也)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怨咎)仁義在身而色無伐(無伐善之色也)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油然不進之貌也越過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閑法)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言滿天下無口過也)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本亦身)富則天下無宛財(宛積也古作苑或作此故或誤不著草矣)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鄰以喻界畔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丘亦無所聞焉(如君此言己爲知之故無所復言謙以誘進哀公也)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爽明也昧明始明也夙早興起)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冥(中日中冥昳中)諸侯子孫往來爲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言亡國故墟非但一)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言各當以其所能之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鉗鉗妄對不謹誠)無取啍啍(啍啍多言)捷捷貪也(捷捷而不已食所以爲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誕欺詐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言人無智者雖不慤信不能爲大惡不慤信而有智然後乃可畏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道如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讎也將與誰守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爲對曰爲其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此具博三十六道也)哀公懼焉有閒復問曰若是乎君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帝紂)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介助也以雀之德爲助也)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即以己逆天時詭福反爲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圮以致夭蘗桑穀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大戊恐駭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己逆天時得禍爲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者也(儆戒)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

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可乎

孔子家語卷第一

孔子家語卷第二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言思於此無所不至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震於天旍旗繽紛下蟠于地蟠委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聝搴取也聝截耳也以效獲也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之野漭瀁廣大之貌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兵凶事故白冠服也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薰香草蕕臭草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敷布也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言無踰越溝池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廣平曰原澤無水曰藪也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鬭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魯有儉嗇者瓦鬲煑食瓦釜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瓦甂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牛羊豕饋餉也子路曰瓦甂陋器也煑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為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

孔子之楚而有漁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餧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季羔為衛之士師獄官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初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出奔晉靈公卒立其子輒蒯聵自晉襲衛時子羔子路並仕於衛也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從竇出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矣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得季孫千鍾之粟以施與衆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孔子欲見老聃而西觀周敬叔言於魯君給孔子車馬問禮於老子孔子歷觀郊廟自周而還弟子四方來學也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

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正其本而萬物皆正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太顛閎夭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載己行化載亦行矣言行己以行化其身正不令而行也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於羣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簞笥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

教而禁其行由不愛也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爲人何如子曰仁也（得仁道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齊襄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心是無醜也（言無恥惡之心）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慚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於取仁未足多也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鐮帶索哭者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遍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爲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唯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効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失親（類宜爲貌惟不飭故無貌不得言不飭無類也）（禮貌矜莊然後親愛可久故曰無類失親也）失親不忠（情不相親則無忠誠）不忠失禮（禮以忠信爲本）失禮不立（非禮則無以立）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雚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源泉源也水潦注於池而生雚葦觀者雖知其非源泉乎以言學者雖從外入及其用之人誰知其非從此出者乎）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孔子之郯（郯國名也少昊之後吾之本郯也郯子達禮孔子故往諮問焉）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傾蓋駐車）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贈送）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中間謂始介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清揚眉目之間也宛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令願也）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河水無梁莊周書說孔子於閭梁言事者通謂水爲河也）有懸水三十仞（八尺曰仞懸二十四丈者也）圜流九十里（圜流迴流也水深急則然）魚鱉不能導黿鼉不能居（道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厲渡）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黿鼉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子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於人乎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子夏名也）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悋於財（悋惜甚也）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

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于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萍水草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爲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乎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賜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懍懍焉若持腐索之扞馬（懍懍戒懼之貌扞馬突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御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如之何其無畏也

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言愛恕者能容困窮）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正道宜行而出莫之能貴故行之則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世亂則隱道爲行然亦不忍爲隱事）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丘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且說也（辯當其理得其說矣）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言聽者不明察道則不能入也）奇偉不稽則道不信（稽考也說道者不能考校奇偉則道不見信此言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保安也政大曉了分察則民不安矣）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者不終（剛則折矣不終其性命矣）徑易者則數傷（徑輕也志輕則數傷於義矣）浩倨者則不親（浩倨簡略不恭如是則不親矣）就利者則無不弊（言好利者不可久也）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赴憂患從勞苦輕者宜爲後重者宜爲先養世者也）見像而勿強（像法也見法而己不以強世也）陳道而勿怫（怫詭也陳道而己不與世相詭違也）此四者丘之所聞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欹傾）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對曰以其不息且遍與諸生而不爲也（遍與諸生者物得水而後生也不與生而又不德也）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則卑下倨拘必修其理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嵠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絜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

既輟還曠北蓋皆斷焉(輟止曠北面之蓋斷絕也)彼將有說耶。匠之過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工巧蓋貴久矣尙有說也(尙猶久也言必有說)

孔子曰吾有所恥有所鄙有所殆夫幼而不能強學老而無以教吾恥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事君而達得志於君而見故人曾無舊言是棄其平生之交而無進之之心者也)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殆危也夫疏賢而近小人是危亡之道也)

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臣從君命貞乎奚疑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天子有三公四輔主諫爭以救其過失也四輔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也)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也(諸侯有三卿內外者也故有五人焉)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大夫之臣有室老家相邑宰凡三人能以義諫諍)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士雖有臣既微且陋不能以義匡其君故須朋友之諫爭於己然後不義之事不得行之者也)故子從父命奚詎爲孝臣從君命奚詎爲貞夫能審其所從(當詳審所宜從與不)之謂孝之謂貞矣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觴可以盛酒言其微)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耶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自矜奮於言者華而無實)奮於行者伐(自矜奮行者是自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智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披褐而懷玉何如(褐毛布衣)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衮冕文衣盛飾)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爲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異類四方之夷狄也)鳳翔麟至鳥獸馴德(馴順)無他也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陳夏徵舒殺其君楚莊王討之因縣陳取之而申叔時諫莊王從之還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離下艮上離爲火艮爲山)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賁飾)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甚矣(邵伯聽訟於甘棠愛其樹作甘棠之詩也)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齊裳下緝也受教者攝齊升堂)

楚王出遊亡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王恭王弓烏號之良弓)

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

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嘗從某子幾是近也重獄事故與衆議之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克能也而宜爲如也

魯公索氏先落反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期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也西伯文王盍往質之盍何不質正也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于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儕等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爲閑田也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委委貌章甫冠名也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言市弗能爲廉好肆不守折也而長者不爲市言長者之行則不爲市買之事竊夫其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竊宜爲察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愻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言人退之不怨先之則可從足以爲師也

孔子曰君子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得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己焉君子恥之凡與功業多少與人同而功殊倍己故恥之也

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釐婦釐寡婦也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爲可謂智乎

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雄雌之有別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荐蓁豳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殆及也徹剝也桑土桑根也鴟鴞天未雨剝取桑根以纏綿其牖戶喻我國家積累之功乃艱成之若此也今汝下民或敢侮余今者周公時言我先王致此大功至艱而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譏管蔡之屬不可不遏絕之以存周室者也孔子曰能治國家之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大王亶甫敦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大王都豳翟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獨與大姜去之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武庚紂子名祿父與管叔共爲亂也鄁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儛驂之以服和調中節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爲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

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

哉。竿旄之詩，有樂乎善道告人，取喻於素絲良馬，如組紕之義。

孔子家語卷第二

孔子家語卷第二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敬叔孟僖子之子也老聃博古知今而好道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先臣僖子云孔子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滅於宋孔子之先去宋奔魯故曰滅於宋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弗父何湣公世子厲公兄也讓國以授厲公春秋傳曰以有宋而授厲公宜始始也始有宋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正考父何之曾孫也戴武宣三公也三命茲益恭考父士一命為大夫再命為卿三命是也故其鼎銘曰臣有功德君命銘之於其宗廟之鼎也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傴恭於僂俯恭於傴循牆而走言恭之甚亦莫余敢侮余我也我考父也以其恭如此故人亦莫之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其口饘糜也為糜粥於此鼎言至儉也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紇臧武仲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則必有明德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將在孔子屬臣曰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疋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萇弘周大夫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則法察廟朝之度宗廟朝廷之法度也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為人子者身父母有之也無以惡己為人臣者言聽則仕不用則退保身全行臣之節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世之博學者謂周公便履天子之位失之遠矣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雖處安樂必警戒也無所行悔言當詳而後行所悔之事不可復行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綿綿微細若不絕則有成羅網者也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如毫之末言至微也札拔也尋用者也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或之東西轉移之貌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水陰長右江海雖在於左而能為百川長以其能下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音志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恐也兢兢戒也戒也恐墜也恐陷也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辯流猶過也失也聽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衛卿名彌牟也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不知何謂子貢對曰賢人無妄賢人無妄舉動不妄知賢即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遠

及爲未逮及爲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
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貳再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也稱言不苟專言眞法不苟且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
應侯愼德一人天子也應當也侯惟也言顏淵之德之以順受天子當於其心惟愼德永言孝思孝思惟
則言能長是孝道足以爲法則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
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言不以貧累志矜莊如爲客也使其臣如借言不有其臣如借使之也
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
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言有土地之君有衆足使有刑足用然後可以稱怒冉雍
非有土之君故使其臣如借而不加怒也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冉雍能終其行
疋夫不怒唯以亡其身因說不怒之義言及疋夫以怒亡身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
循性循其性也而言不諱其情其都以富仲由長於政事材任治戎戎軍旅也是仲由之行也
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而爲下國駿龐荷天子之
龍孔子曰和仲由以文說之以詩此其義也拱法也駿大也龐厚也龍荷之言受大小法爲下國大厚乃可任天下道也不戁
不悚敷奏其勇戁恐悚懼敷陳奏薦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言子路強勇又不勝其質恭老
卹幼不忘賓旅賓旅謂寄客也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省録諸事而能勤也是冉求之
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
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國老助宣德教齊莊而能肅志通
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
可勉能也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威儀三千則難也能躬行三千之威儀則難可爲而公西赤能躬行之
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儐禮禮以儐辭是謂難焉言所以爲者當觀容
貌而儐相其禮度其禮而儐相其辭度事制儀故難也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
客之事則達矣衆人聞公西赤能行三千之威儀故以爲成也孔子曰當賓客之事則達未盡達於治國之本體也謂
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
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盈而如虛過而不及是先王之所難而曾參體其行博無不學其貌恭
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浩浩志大驕大貌也大人
富貴者也是以眉壽不慕富貴安靜虛無所以爲之富貴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

也悌德之序也悌以敬長是德之大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
者也以此稱之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侮侵佚貪功慕勸之類不傲無告
鰥寡孤獨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子張之行不傲此四者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
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不弊患百姓即所謂不傲之也詩云愷悌君
子民之父母愷樂悌易也樂以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是父之尊母之親也夫子以其仁爲大學
之深學而能入其深義也送迎必敬送迎賓客常能敬也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
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式用夷平也言用平則已也殆危也無以小人至於
危也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險危也言子夏常厲以勸之近小人斯不危貴之不喜賤之不
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言所以事上乃欲佑助其下也是澹
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助之夫也中之矣夫謂滅明中猶當也
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
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善其事當詳愼也欲給則豫事欲給而不窮則莫若於豫當是而
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覆白圭之
玷玷缺也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一日三覆之愼之至也是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
能仁以爲異士爲異之士也大戴引之曰以爲異姓婚姻也以兄之女妻之者也自見孔子出入於
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言其往來當蹤故蹤不履影也啓蟄不殺春分當啓蟄蟲
啓戶咸出於此時不殺生也方長不折春夏生長草時草木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
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
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躋升也成湯行恭而能恕出見禱爲焉四面絕網乃去其三面
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言湯疾行下人之道其聖敬之德日升聞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吾
子有命而訊賜訊問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
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中庸之人爲時用也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
壹諸侯之相也壹皆抑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衞將軍文
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衞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於賜不壹而三焉賜
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
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汝次爲人矣言爲知人之次子貢對曰賜

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親也孔子然吾亦語汝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智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不教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陳謂陳列於君爲君之使用也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誕欺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生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隱括所以自極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允信也圖謀也約貨去怨夫利怨之所聚故約省其貨以遠去其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謂不量度其臣之儀器也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君有道則順從其命無道衡命衡橫也謂不受其命而隱居者也蓋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尤過國無道處賤不悶悶憂貧而能樂蓋老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易治居下不援其上雖在下位不攀援其上以求進其親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雖有觀四方之樂常念其親不盡其歡以不能則學不爲己終身之憂凡憂憂所知不能則學之何憂之有蓋介子山之行也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略舉耳目之所及而已昔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於其所長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心常有所恥惡及其有過不令更宿輒改其爲大夫悉善而謙其端盡善道而謙讓是其正也其爲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言其功直至於其爲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時出以其出之時未及之是其志也公曰嚮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靈公弟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言其所以退者欲以容賢於朝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䲡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䲡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者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於淫樂耽湎於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折口杜口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

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特但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疏不亦遠乎不比親數近疏遠也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逄紂殺比干皆類是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正月六章之辭也局曲也言天至高己

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干忌諱也不敢不累足恐陷累在位之羅網 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己賤而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鄰敵搆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孔子閒處喟然而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不知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尅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白屋草屋也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

齊景公來適魯舍于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偷偷宜為偷偷苟且也首拔五羖爵之大夫首宜為身五羖大夫百里奚也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此取之雖王可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謂也

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國之列都皆得其道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為之奈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辯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伎樂不解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孟孫叔孫季孫三也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詩云喪亂蔑資曾不惠我師蔑無也資財也師衆也夫為亡亂之政重賦厚斂民無資財曾莫肯愛我衆 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卭止止息也卭病也謂人不共所止息故惟王之病 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也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離憂也瘼病也言離散以成憂病禍亂於斯歸於禍亂者也 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正其事以譎諫其君二曰戇諫戇諫無文飾也三曰降諫卑降其體所以諫也四曰直諫五曰風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風諫乎風諫依違遠罪避害者也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此說倍道失義不宜說得道之意而云禮賢不與上相次配又文子無禮賢之事中行文子得罪於晉出亡至邊從者曰

謂此嗇夫者君子也故休馬待駿者文子曰吾好音以子遺吾琴好珮子遺吾玉是以不振吾過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車人聞文子之所言執而不殺之孔子聞之曰文子亡道失聖義以亡其國然得之由活其身而能禮賢以爲宜以然後得也
人轉禍爲福此謂是與若入鄭死不入得活故曰轉禍爲福

楚王將遊荊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今荊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我今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荊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祖之墓以爲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於千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爲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爲目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而行爲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宮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眉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徵矣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卹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愼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愼焉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廷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言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孔子家語卷第二

孔子家語卷第四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然後爲君子也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繼嗣不立則亂之萌）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農桑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但記所聞而言言不出說中故不可以務多說）比近不安無務求遠是故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

孔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請置廩丘之邑以爲養孔子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於是遂行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覆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此逸詩也皇皇美貌也忒差也）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振救）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子曰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以所從爲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者之戇而有危亡之敗也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易損卦於得益益卦次夬夬決也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允信也克能也）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夏桀昆吾（昆吾國與夏桀同時）自滿而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觀此如行則讓長不疾先如在輿遇三人則下之過二人則式之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內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非貞節之義也蒼梧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矣不慎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言事至而後悔吁嗟又何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

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乎後雖欲悔難哉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殪死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荆公子行年十五而攝荆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爲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荆乎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反謂反信也君子言不必信唯義所在耳賜能敏而不能詘言人雖辨敏亦宜有屈折時也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言人雖矜莊亦當有和同時也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聲期聲宜爲啓或曰榮益期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琴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爲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得宜爲待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怵怵惕也待宜爲侍也慎於治身史鰌有男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人曾子侍曰參昔常聞夫子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二子顏回史鰌也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己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曾子從孔子之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者嗜慾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蚿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是故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

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明是中人所由之令教令之令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攻堅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言立入也非其人如會聾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

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直地庭高庭名也曠隔也不以山爲隔踰山而來直宜爲植不根於地而遠來也衣穰而提贄穰蒿草衣提持贄所以執爲禮也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貞正以爲幹植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汝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爲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辯物第十六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孔子曰吾穿井於費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

吳伐越隳會稽吳王夫差敗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吳又隳之會稽山也隳毀者也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賜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飲酒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爲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守山川之祀者爲神諸侯社稷之守爲公侯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爲公侯而已山川之祀者爲諸侯皆屬於王神與公侯之屬也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山者汪芒國名封嵎山名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氏今曰大人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有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于上館時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隼鳥也始集庭便死楛矢貫之石砮楛木名砮箭鏃其長尺有咫咫八寸也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九夷東方九種百蠻夷狄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貢楛矢栝箭栝也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大姬武王女胡公舜之後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櫝如之櫝匱也

郯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魯人叔孫昭子少昊金天氏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爲長也雲紀其官長而爲官名者也炎帝以火神農氏也共工以水共工霸九州也大昊以龍包犧氏也其義一也火師而火名也龍師而龍名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言不能紀遠方孔子聞之遂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郯小國也故吳伐郯季文子歎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吾亡無日矣孔子稱官學在四夷疾時之廢學也郯少昊之後以其世則遠矣以其國則小矣魯公之後以其世則近矣以其國則大矣然其知禮不若郯子故孔子發此言疾時之不學也

邾隱公朝于魯子貢觀焉子貢時爲魯大夫也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所以聘于王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得其法度也心以亡矣嘉事不體朝聘亦嘉事也不體不得

其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司鐸官名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桓公僖公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爲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大火心星也蟄蟄蟲也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吳子魯哀公十二年與晉侯會于黄池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侯牧方伯名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於伯伯侯牧也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也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有事祭所以欺吳也何也世世有職焉何景伯名自襄已來未之改襄魯襄公是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爲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車士持車者子姓也採薪於大野春秋經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傳曰西狩大野今此曰採薪於大野若車士子鉏商非狩者採薪西獲麟麟瑞物時見時獲故經書西狩獲麟也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傳曰以賜虞人棄之郭外將以賜虞人也使人告孔子曰有麏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害吾是以傷焉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板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者猶蒲盧也蒲盧蜾蠃也謂土蜂也取螟蛉而化之以君子爲政化百姓亦如之者也待化以成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兄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爲之柰何孔子曰齊潔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財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

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盛其官，委任使之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忠信者與之重祿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廩稱事，所以來百工也。(既廩食之多寡稱其事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跲，躓。)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不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不順于親，不信于友矣。順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于善，不誠于身矣。誠者，天之至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弗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體定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氣者，人之盛也。(精氣者，人神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合神鬼而享之者，孝道之至，孝者教之所由生也。)骨肉弊於下，化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者，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極中制為中法。)明命鬼神，以為民之則，(明命猶尊名，使民事其祖禰也。)而猶以是為未足也，故築為宮室，設為宗祧，(宗，宗廟也。祧，遠廟也。天子有二祧，諸侯謂始祖為祧也。)春秋祭祀，以別親疏，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衆人服自此，聽且速焉。(聽謂慎教令也。)教以二端，二端既立，報以二禮。(二端，氣與魄也。二禮，謂薦黍稷也。)建設朝事，(薦腥時也。)燔燎羶薌，所以報魄也。(羶香草，魄報也。)此教民修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民能不忘其所由生，然後能相愛也。上下，謂尊卑。用情，謂親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顏色者，其唯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與！(假此詩以喻文王。二人，謂父母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祀已至，謂祭事已畢，不知親饗否，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

孔子家語卷第四

孔子家語卷第五

顔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於顔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顔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廐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顔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顔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馬非爲車）步驟馳騁朝禮畢矣（馬步驟馳騁盡禮之儀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顔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顔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顔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顔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于情性之理通於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覩游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禮德之盛也（禮宜爲化）

顔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顔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武仲爲季氏廢適立庶爲孟氏所譖出奔于齊）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武仲與邾戰而敗績國人頌之曰我君小子侏儒使我敗於邾）夫文仲其身雖殁而言不朽惡有未賢（立不朽之言故以爲賢）孔子曰身殁言立所以爲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展禽柳下惠知其賢而使在下位不與立於朝也）置六關（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爲不仁傳曰廢六關非也）妾織蒲（傳曰織蒲爲國爲家在於貪利也）三不仁設虛器（居蔡蔡天子之守龜非文仲所有故曰虛器也）縱逆祀（夏父弗忌爲宗人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文仲縱而不禁也）祠海鳥（海鳥止于魯東門之上文仲不知而令國人祠之是不知也）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武仲奔齊齊莊公將與之田武仲知莊公將有難辭而不受也）是智之難也夫臧文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不順不恕爲廢適立庶武仲之所以然欲爲施於季氏也）夏書曰念玆在玆順事恕施（今此在常順其事恕其施也）

顔回問於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度事而行近於智也）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夫（不重爲人）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

仲孫何忌問於顔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預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顔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辯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顔回問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愼諸焉孔子謂顔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御猶待也）莫之爲也何居爲聞者盍曰思也夫（爲聞盍曰有聞而後言者）

顔回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相疾急欲相勸令爲仁義）小人於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樂爲亂是以相愛小人之情不能久親也）

顔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顏回回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己評論之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惡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御狂馬者不得釋箠策也操弓不反檠弓不反於檠然後可持也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仁惡士必近於刑謗毀仁者憎怒士人必主於刑也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而受教

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人不以強力則不能自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令而不信則無可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汝所問苞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於禮也

孔子為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悅當為桓子非康子也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常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謂在司寇官少日淺而屈節數矣謂屈節數見於季孫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言聘我使在官其為治豈復可大於此者也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違去也蟪蛄蝍蟟也蝍蟟之聲去山十里猶在於耳以其鳴而不已言政事須慎聽之然後行之者也

孔子兄子有孔篾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篾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龍宜為襲前後相因也學焉得習言不得習學也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以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篾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若人猶言是人者也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如魯無君子者此人安得而學之言魯有君子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雪拭非為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為上盛菓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為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子貢曰陳靈公宣婬於朝靈公與其共婬夏姬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寤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婬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僻邪辟法其泄冶之謂乎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容璣舞曲及文馬四十駟駟四馬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為周道遊觀

觀之終日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膰於大夫膰祭肉也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宿於郭屯師己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請可以死敗言婦人口請謁足以使人死敗故可出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言士不遇優游以終歲也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

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

孔蔑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蔑曰行己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憂終日行不遺己患唯智者有之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吾道非乎奚爲至於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言人不信者以未仁故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以吾未智也由也昔者聞諸夫子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謂窮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重耳晉文公也爲公子時出奔困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言越王之有霸心乃生困於會稽之時也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庸用也汝何用知其終始或者晉文公越王之時也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種之爲稼斂之爲穡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穫之也良工能巧不能爲順言良工能巧不能每順人意也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顏氏之子吾亦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宰主財者爲汝主財言志同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曾子弊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稱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

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入官謂當官治民之職也）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雖有善當與下共之勿專以爲己有者也）教不能勿怠（怠懈）已過勿發（言人已過誤所傷害勿發揚）失言勿掎（有人失言勿掎角之）不善勿遂（已有不善不可遂行）行事勿留（官行之事勿令留滯）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衆從其政）（無違教也）且夫忿數者官獄所由生也拒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域之中而公治之（大域猶大事也）精智而略行之（以精知之略事其要而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惡（治民無抗揚之志也）勝之無犯民之言（以慎聽民言不犯民）量之無佼民之辭（佼猶周也度量而不周民也）養之無擾於其時愛之無寬於刑法（言雖愛民不可寬於刑法威則寬愛故事無不成也）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得也君子以臨官所見則邇故明不可蔽也（所見邇謂察於微也）所求於邇故不勞而得也（所求者近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立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法象近在於內故不遠而源泉不竭盡）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言天下之事皆積聚而成如源泉之本非徒不竭乃不寡）短長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民咸自治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於亂（小亂則爭爭之甚者又大亂至矣）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優柔之而民自得矣行者政之始也（行爲政始）（言民從行不從言也）說者情之導也（言說者但導達其情）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善政行易而民無怨者也）言調說和則民不變（調適也言適於事說和於民則不變）法在身則民象（言法度常在身則民法之）明在己則民顯之若乃供己而不節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言自供不節於財財不可供生財之道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言徒貪於不得財善政則簡略而不脩也）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詳納善言也）言之善者在所日聞（日聞善言可行於今日也）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故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僻者羣僕之倫也（便僻宜爲羣僕時執事在君之左右者倫紀也爲衆之紀）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僻則羣臣汙矣是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倫君子修身反道察里言而服之（服行）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爲上者譬如緣木焉務高而畏下滋甚六馬之乖離必於四達之交衢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君有愛恩之心感於民故謂如神）愛之則存惡之則亡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供宜爲共古恭字也）有本而能圖末修事而能建業（身能修治善事又人君能建立功業也）久居而不滯情近而暢乎遠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也君子蒞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蒞民不臨以高（不亢揚也）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爲不強民之所不能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迎奉也民畏其上而不奉迎其教）篤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引弘也載之以非其力之所堪則民引弘而不從其教也矣）若責民所不爲強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民疾其上即邪僻之心生）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紞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優寬也柔和也使自求其宜也）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揆度其法以開示之使自索得之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

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蘊，積也），故德者政之始
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民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
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虛其內，謂言通而行無情欲也）；欲政之速
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
強（言民雖服，必以強之，非心服也）。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者矣。內外不
相應，則無可以取信於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
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
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恪，敬也）。事君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
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匱，竭也；類，善也。孝子之道不匱竭者，能以類相傳長錫爾以善道也）。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請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寡，適也；寡妻，正也。文王以正法接其寡妻，至于同姓兄弟，以正治天下之國家者矣）。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
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
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宵，夜；綯，絞也。言以時治屋也。亟，急也。當以治之也，其復當播百穀，言無暇息）。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
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睪如也（廣宜為壙，睪，高貌，而高家是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填，塞貌也，雖高而塞實也）；察其從，則隔如也（言其隔而不得復相從也）。此其所以息也矣。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
哉乎死也！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
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
孔子曰：竇犨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
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
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

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違，去也；或為諱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
遂還息於鄒，作槃琴以哀之（槃琴，曲名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芸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
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
古之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汝欺（言人與己事實相通，不相欺也）。今盡力養親，而無
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名乎？孔子曰：由，汝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
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
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
何謂無孝名乎？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
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無驕
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其誰之子，猶言誰氏子，謂子路也，雖從我而不知我也）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
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也？（善子貢訐也；惡何，猶言是何也）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
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
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
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夫！歌，
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
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
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在此乎？（不在此三者之域也）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
身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為人下矣，而未知為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
為人下者，其猶土乎！汨之深則出泉，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
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功雖多而無所意也），弘其

志而無不容（為人下者當弘志如地無所不容也）。為人下者以此也。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河目上下匡平而長，顙高也），其頭似堯，其頸似皋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不得志之貌也）。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又伐樹於宋（孔子與弟子行禮於大樹之下，桓魋欲害之，故先伐其樹焉），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鬬死。挺劍而合眾，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乃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之來，喜而於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為蒲者衛之所以恃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故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也），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本與叔氏同畔者也）。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鴈過而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逝（逝，行）。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殯含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也）。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之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不可謂直乎？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以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言禹湯已下不可勝觀，乃問上世黃帝，將為先生長老難言之故問）。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辯（采，事也。辯，說也。卒其事之說也），闇忽之意（闇忽，久遠不明），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矣（固，陋，不當其問）。孔子曰：可也。吾略聞其說。黃帝者，少昊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齊叡莊，敦敏誠信，長聰明，治五氣（五行之氣），設五量（五量：權衡、升斛、尺丈、里步、十百），撫萬民，度四方（商度四方而安定之），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炎帝，神農氏之後也），三戰而後剋之。始垂衣裳，作為黼黻（白與黑謂之黼，若斧文；黑與青謂之黻，若兩己相戾）。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生死存亡之說。播時百穀（時，是），嘗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

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五帝久遠，故用說），三王有度（三王近，則有成法度），汝欲一日徧聞遠古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有所問當問，勿令更宿也），故敢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淵而有謀，疏通以知遠，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教眾，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靜之神，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底，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之也）。

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枵之孫，蟜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以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衷，春夏秋冬育護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舜時夔與）

業龍作納言然則堯時龍亦與樂者也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務先民始之務先民事以爲始也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及莫不夷說夷平心說古通以爲悅字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聞於四方陶漁事親爲陶器躬捕魚以養父母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堯妻舜以二女舜動靜謀之於二女叡明智通爲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躬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

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爽爽忒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以身爲法度也亹亹穆穆爲紀爲綱其功爲百神之主禹治水天下既平然後百神得其所其惠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左右言常用也履四時所行不違四時之宜據四海任皋繇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序四極之民莫敢不服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悅至矣予也非其人也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戒敬承矣

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顏狀取人也則於滅明改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

孔子家語卷第五

孔子家語卷第六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各主七十二日也化生長育一歲之功萬物莫敢不成其神謂之五帝五帝五行之神佐生物者而讖緯皆爲之名字亦爲妖怪妄言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始以木德王天下其次以生之行轉相承而諸說乃謂五精之帝下生王者其爲穢惑無可言也更古衡反王音旺故其爲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木生火火生土之屬王天音旺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天至尊物不可以同其號亦兼稱上帝上天以其五行佐成天事謂之五帝以地有五行而其精神在上故亦爲帝五帝黃帝之屬故亦稱帝蓋從天五帝之號故王者雖號稱帝而不得稱天帝而曰天子者而天子與父其尊卑相去遠矣曰天王者言乃天下之王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各以一行之官爲職業之事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五祀上公之神故不得稱帝也其序則五正不及五帝五帝不及天地而不知者以祭社爲祭地不亦失之遠矣且土與火水俱爲五行是地之子也以子爲母不亦顛倒失尊卑之序也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怪木家而尚赤所以問也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木生火而木家尚赤者以木德義之者修其母兼其子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大事斂用昏大事喪昏時亦黑也戎事乘驪黑馬也牲用玄殷人以水德王色尚白水家尚青而尚白者以土家之尚黃大事斂用日中日中白也戎事乘翰翰白色馬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日出時亦赤也戎事乘騵騵馬白腹牲用騂騂赤色也此二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土家宜尚白土者四行之主王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於木色青是以木家尚土土家尚白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勾龍氏兼食於社兼猶配也而棄爲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于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執轡第二十五

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爲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內史掌王八柄及敘事之法掌以詔王聽治命寘斬大夫則策命以四方之事書則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賞則亦如之故王以爲左右手贊芳未反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天地以育爲德而兆民懷之懷歸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衆稱之其民爲衆所稱舉也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威無偶威察若存其盛以興察帝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脩民無脩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爲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諂諛莫知念忠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

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于天上帝不蠲降之以禍罰災害並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治官所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教官所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祀官所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治官所以成聖聖通征伐所以通天下也）司寇之官以成義（刑官所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事官所以成禮禮非事不立也）六官在手以爲轡司會均仁以爲納（納轡騑馬轡繫軾前者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之戒以周知四方之治冢宰之副故不在其六轡而當納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六官爲轡已而與三公爲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仁義禮智信之法也）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冢宰治官）以之德則國安（德教成以之仁則國和禮之用和爲貴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通治遠近則國平也）以之禮則國定（事物以禮則國定也）以之義則國義（義平也刑罰當罪則國平）此御政之術過失人之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爲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飭謂整備人也）地而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司勳之屬屬之司馬）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脩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其所以爲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修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法與政皆合於德則不衰）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行下孟反）能成德法者爲有功能治德法者爲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

子貢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易主天地以生萬物言受氣各有分數不齊同　分扶問反）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一主日從一而生日者陽從奇數日數十從甲至癸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偶以承奇陰以承陽辰數十二從子至亥也　奇居宜反）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斗次日月故三主斗）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音不過五故五爲音）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星二十八宿爲四方方有七故七主星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爲蟲故蟲八月而生（風之數蟲於八凡蟲爲風風爲蟲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游於水鳥游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介甲蟲也）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八竅鳥屬齕下沒反）齟嚼者九竅而胎生（九竅人及獸屬齟壯所反嚼疾雀反）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有角無後齒者脂（淮南子此義曰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膏豕屬而脂羊屬無前後皆謂其銳小者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月盛則蚌蛤之屬滿月虧則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秏土之人醜（秏耗字也息土肥謂秏土磽疏者也）食水者善游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蚯蚓屬不氣息也）食木者多力而不治（血氣不治淮南子曰多力而弗戾亦不治之貌者也）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惠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

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巛之美也乾天巛地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孔子曰然子貢治世不待世事世事之急然亦各其所知能也

本命解第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分於道謂始得爲人故下句云性命之始形於一謂之性人各受陰陽以剛柔化於陰陽之性故曰形於一也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眴眴睛轉也眴子句反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三年顋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齔十有四而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陽奇數陰偶數顋桑才反齔初覲反奇居宜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陰爲冬也冬藏物而爲化育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子窮天數也極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季秋霜降嫁娶者始於此詩云將子無怒秋以爲期也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泮散也正月農事起蠶者採桑婚禮始殺言未止也至二月農事始起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奔者期盡此月故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如欲使妻歸當及冰未泮散之盛時也殺所戒反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可爲知不可爲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匹夫之聽也聽宜爲儷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爲男子長養其理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始嫁言醮禮無再醮之端言不改事人也醮子肖反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儀也閫門限婦人以貞專無閫外之威儀詩云無非無儀酒食是議閫苦本反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行下孟反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逆家子也亂家子也世有刑人子也世有惡疾子也喪父長子也此五者皆不取也夫逆家子者謂其逆德亂家子者謂其亂倫世有刑人子者謂其棄於人也有惡疾子者謂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者謂其無受命也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出無子出淫僻出嫉妬出惡疾出多口舌出竊盜出不順父母出者謂其逆德也無子者謂其絕世也淫僻者謂其亂族也嫉妬者謂其亂家也惡疾者謂其不可供粢盛也多口舌者謂其離親也竊盜者謂其反義也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一也與共更三年之喪二也先貧賤後富貴三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服之制有五等其義四時也故喪禮有舉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所以象四時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母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尊尊貴貴義之大也故爲君亦服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浴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齊衰不補墳墓不修除服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凡此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治之故父在爲母齊衰朞者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謂大夫士也身自執事行者面垢而已謂庶人也此以權制者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朞悲號三年憂哀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殺所戒反

論禮第二十七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汝三人者吾語汝以禮周流無不遍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如何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巧言

居猶捷給之人似仁奪仁讀言給奪慈仁中陟仲反下同子貢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禮者子曰禮乎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領惡而全好者與領理也惡烏故反好呼報反與羊諸反子曰然子貢問何也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以之閨門有禮故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是以宮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物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軾鬼神得其享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黨類百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名得其所宜施行之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也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禮者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何所之相息亮反倀丑良反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其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宮室失其度鼎俎失其象物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軾鬼神失其享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百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動之衆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四海祖法也洽合也無禮則無以爲衆法無以合聚衆子曰慎聽之汝三人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語汝有九其四大饗所以待賓之禮其五動靜之威儀也語魚據反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矣在畎畝之中猶爲聖人焉兩軍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興作樂一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闋止二也下管象舞夏籥序興下管堂下吹管象武舞也夏文舞也執籥如笛序以更作三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四也所以大饗有四也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五也行下孟反中陟仲反旋中矩六也鸞和中采齊采齊樂曲名所以爲和鸞之節七也客出以雍雍樂曲名八也徹以振羽振羽亦樂曲名九也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於禮焉入門而金作示情也金鐘鎛也始作若一故以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清廟所以頌文王之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象舞象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夫禮者理也樂者節也無禮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謬詩以言禮不能樂於禮素素質也薄於德於禮虛非其人則禮不虛行子貢作而問曰然則夔其窮與言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者也與音余子曰古之人與上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達謂偏有所達非備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言達於樂多故遂傳名樂凡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三子者既得聞此論於夫子也煥若發矇焉

子夏侍坐於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源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是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志氣塞于天地行之充于四海此之謂五至矣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言以行寬民信五教在寬民以安寧故謂之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扶伏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美矣大矣言盡於此而已孔子曰何謂其然吾語汝其義猶有五起焉語魚據反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萬邦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子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至湯與天心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不遲言疾躋升也湯疾行下人之道其聖敬之德日升聞也昭假遲遲上帝是祗湯之威德昭明假至也化行寬舒遲遲然故上帝敬其德帝命式于九圍九圍九州也天命用于九州謂以爲天下王是湯

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孔子家語卷第六

孔子家語卷第七

觀鄉射第二十八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歎曰：射之以禮樂也，何以射，何以聽，修身而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正鵠，所射者也) 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的，質也。祈，求也。言發中的，以求飲爾爵也。勝者飲不勝者) 祈，求也，求所中以辭爵。(飲彼則己不飲，故曰以辭爵也。中，陟仲反) 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懸弧之義。(弧，弓也。男子生則懸弧於其門，明必有射事也。而今不能射，唯病可以為辭也) 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謂射之者曰：(子路為司馬，故射者至，使子路出延射) 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得入。(人已有後，而又為人後，故曰與為人後也) 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先行射，鄉飲酒，故二人揚觶。觶，支義切) 幼壯孝悌，耆老好禮，(好，呼報切) 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八十、九十曰耄。言雖老而能稱解道而不亂也) 蓋僅有存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以豉反)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從之。(速，召) 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別，彼列反) 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矣。至于眾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殺之義辯矣。(殺，所戒反)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賓。(記曰：主人獻之，於義不得為賓也。下句笙入三終，主又獻之是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 (終主人乃獻之是也) 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吹南陔、白華、華黍三篇，終主人獻之也) 閒歌三終，(乃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者也) 合樂三闋，(合笙聲同其音，歌周南、召南三篇也) 工告樂備而遂出。(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自此至去不復升也) 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賓將欲去，故復使一人揚觶，乃立司正，主威儀，請安賓也) 知其能和樂而不流。(樂，音洛)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少，詩照切) 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長，丁丈反) 降脫屨升坐，修爵無算。飲酒之節，旰不廢朝，暮不廢夕。(旰，晨飲早晡罷。旰，古旦反) 賓出，主人迎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既明，降殺既辯，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以豉反)

子貢觀於蜡，(蜡，索也。歲十有二月，索萬物而祭之，今之臘也。蜡，助駕反) 孔子曰：賜也，樂乎？(樂，音洛) 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言醉亂也) 賜未知其為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古民皆勤苦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也)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弛，施氏反)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周人始以日至之月，冬日至而日長) 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祈，求也，為農祈穀于上帝。月令孟春之月，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魯無仲冬大郊之事，至啓蟄祈農，與天子同，故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而說學者不知推經禮之指歸，皮膚妄說，至乃顛倒神祇，變易時日，遷改兆位，良可痛心者也) 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兆丘於南，謂之圓丘，兆之於南郊也。然則郊之名有二焉，築為圓丘以象天自然，故謂之圓丘；圓丘人之所造，故謂之泰壇。於南郊在南，說學者謂南郊與圓丘異，若是，則詩、易、尚書謂之圓丘也，又不通泰壇之名，或乃謂周官圓丘虛妄之言，皆不通典制也) 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滌，所以養牲具) 后稷之牛唯具，(別祀稷時，牲亦滌之三月，配天之時，故唯具之也) 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別，彼列切) 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犢質愨，貴誠之美也) 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地，圓丘之地，掃焉而祭，貴其質也) 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人之作物無可稱之，故取天地之性以自然也) 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

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禰宮父廟也受祭天之命於祖而作龜於父廟)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澤宮宮也誓命祭天所行威儀也王親受之故曰受教諫之義)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誡百官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報白也王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後服袞)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氾埽清路行者必止(氾遍也清)(路以新土無復行之)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以王者敬事天故民化之不令而行之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大裘爲黼文也言被之大裘其有象天之文故被之道路至大壇而脫之)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祭羣小祀)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祫祭天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祭五帝也)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饗帝祭天)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凡夫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言孝子奉祭祀不敢解生時饋養之道同之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殺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殺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鬬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遺忘)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鬬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穽而陷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尚猶也申令固其教也)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殺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鬬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飭整齊也)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言其下官不稱職其罪不斥其身也)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言不請而擅行)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爲之諱所以愧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譴讓也發猶發露)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捽昨沒反)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即天倫（即，就也。倫，天倫，謂合天意），行刑罰則輕無赦（行刑罰之官雖輕猶不得作威作福）。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更，古行反）。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尤，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之，必以事相當，而不與其心也）？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別，彼列反）。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也）。有指無簡則不聽也（簡，誠也。有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也）。附從輕，赦從重（附人之罪以輕為比，赦人之罪以重為比）。疑獄則泛與眾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比，毗志反）。是故爵人必於朝，與眾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眾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以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吏，獄官吏。正，獄官長），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然後乃以獄之成疑于王，王三宥之以聽命（君王尚寬宥，罪雖以定，猶三宥之，不可得赦，然後刑之者也），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遁名改作（變言與物名也），執左道與亂政者殺（左道，亂也），作淫聲（淫，逆也，亂人之聲），造異服（非所常見），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怪異之伎，可以眩曜人心之器，蕩動也），行偽而堅（行詐偽而守之堅也。行，下孟反），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順其非而滑澤），以惑眾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不聽棘木之下）。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粥，賣也，余六反），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旍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中，丁仲反）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實成衣服以備故禁之，熟食所以厲取也），果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眾者不赦過也。

禮運第三十二

孔子為魯司寇，與於蜡，既賓事畢（畢，賓客之事也），乃出遊於觀之上（觀，宮門外闕，禮所謂象魏者也），喟然而嘆。言偃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此謂三皇五帝時大道行也），與三代之英（英，秀，謂禹湯文武也），吾未之逮也，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講，習也；睦，親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所謂大道天下為公），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為人（言力惡其不出於身，不以為私惠也），是以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為己，力則為人，大人世及以為常，城郭溝池以為固，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言用禮義為之選也），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為殃。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其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也（幽厲二王者皆傷周道也），吾捨魯何適（魯有聖人之風，猶賢於諸國也）？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言失於禮），周公其已衰矣（子孫不能行其禮義）。杞之郊也禹（杞，夏后，本郊鯀；周公以鯀非令德，故令杞郊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今使祝嘏辭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言君臣皆當知辭說之意義也），是謂幽國。

於禮醆斝及尸君非禮也（夏曰醆殷曰斝非王者之後則尸與君不得用）是謂僭君（僭儗之君）冕弁兵車藏於私家非禮也（大夫稱家冕弁大夫之服孔子曰天子諸侯大夫冕弁服兵車藏於私家此謂不得踰而藏之也）是謂脅君（迫於其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大夫無田者不爲祭器今皆不假故非禮）是爲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使也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共國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宗廟而不禮籍入（所謂諸侯籍舍宗廟先告其鬼神以禮入也）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相謔）夫禮者君之柄（柄所秉持）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列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仕民不歸是謂疵國是故夫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言所藏於身不可以假人也）必本之天效以降命（效天以下教令所謂則天之明）命降於社之謂教地（所謂因地之利）降於祖廟之謂仁義（奉祖廟親近遠邇尊仁義之道也）降於山川之謂興作（下命所謂祭山川者謂其興造雲雨作生萬物也）降于五祀之謂制度（下命使事五祀者以其能爲人事之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藏身以此則固）聖人參於天地竝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翫其所樂民之治也（言聖人常所存處者禮之次序常所翫樂者民之治安也）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政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也（時及財天地之所以生而師以教之君以政用之而已故常立於無過之地也）君者人所明非明人者也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君者明人則有過（爲君徒欲明人而已則過謬也）故養人則不足（時君失政不能爲民所養）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明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以禮達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人皆愛惜其死而患其生之無禮也）是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國有患君死社稷爲之義大夫死宗廟爲之變（大夫有去就之義未必當死宗廟者其死宗廟者權變爲也）凡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非意之（非以意貪之必有致之也）必知其情從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

其患然後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載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月生而後四時行焉布五行和四時四氣而後月生焉）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月陰道不常滿故十五日滿十五日缺也）五行之動共相竭也（竭盡也水用事盡則木用事五行用事更相盡也）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爲本（用事者爲本也）五聲五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管十二月一管陽律陰呂其用事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五味酸苦鹹辛甘六和者和之各有宜者春多酸秋多辛之屬是也十二食者十二月之食質本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主（五色者青赤白黑黄學記曰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不彰五色待水而章也）故人者天地之心（於天地間如五藏之有心矣人有生最靈心五藏最聖也）而五行之端（端始也能用五行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聖人作則（則作爲法）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天地爲本則萬物苞在於其中）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陰陽之爲情始）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四時各有事故事可得而勸也）以日星爲紀故業可別（日以紀晝星以紀夜故事可得而分別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有度量以成四時猶功有藝業各有分理也藝猶理）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鬼神不相干各有守）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五行終則復始故事可修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考成）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四靈鳥獸之長四靈爲畜則飲食可用）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而魚鮪不諗（諗潛藏也）鳳以爲畜而鳥不狘麟以爲畜而獸不狘（狘飛走之貌也）龜以爲畜而人情不失（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人情不失也）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祭祀之辭瘞繒謂若增封太山宣謂播宣揚之瘞於列反繒疾陵反嘏舉下反）設制度祝嘏辭說故國有禮官

有御治也職有序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故饗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儐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養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是以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孝慈之道爲遠近所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郊社宗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言禮之寶藏夫禮必本於太一太一者元氣也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謂上所爲命降於天地俚窮也其官於天也官爲職分也言禮職分皆從天下來也協於分藝藝理也其居於人也曰養言禮之於人身所以養成人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之於人猶酒之有櫱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聖人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耨除穢也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有可以義起焉義者藝之分仁之節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失之者喪仁者義之本順之體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爲禮而不本於義猶耕之而弗種爲而不講於學猶種而弗耨講之以學而不合以仁猶耨而不穫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苑滯積也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言有理也連而不相及言有敘也動而不相害此順之至也明於順然後乃能守危高而不危以其能守危夫禮之不同不豐殺所以持情而合危也合禮安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用水漁人以時入澤梁豺乃濟獵用火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以冬時采銅鐵用木斧斤以時入山林飲食各隨四時之宜者也合男女春頒爵位必當年德皆所順也用民必順樹以使民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出銀甕丹甑之器及象車也河出馬圖龍似馬負圖出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循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孔子家語卷第七

冠頌第三十三

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阼主人之階以明其代父醮於客位加其有成冠於階若不醴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戶西為客位醮子肖反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喻其志使加彌尊有敬成始端布次皮弁次爵弁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以將之祼灌乾也灌乾以享神事獻將行也乾刃亮反以金石之樂節之金石者鐘磬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怪天子無冠禮加諸侯之冠故問之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亦人君與天子無異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懿子以諸侯無冠則邾君之冠非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夏之末世乃造諸侯冠禮有自來矣今無譏焉言有所從來故今無所譏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周書亦曰歲十有三武王崩元年六月葬真此若合符而說者橫為年紀變促成年少又命周公武王崩後五月乃攝政良可為冠與痛哉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亦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常憐民之心也遠於年壽嗇於時嗇愛也於時不奪民時也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袞職盛服有禮文也欽若昊命欽敬六合是式天地四方謂之六合言為之法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西階賓也玄端與皮弁玄端緇布冠之服皮弁自服其服也異朝服素鞸朝服而畢亦不忘古公冠四公四加加玄冕祭加玄冕祭服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冠已而饗賓與賓酬幣之酬幣乘馬酬馬也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王之太子庶子皆擬諸侯冠禮也皆天子自為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言今有緌未聞之於古古無緌也緌冠之飾也今則冠而幣之可也今不復冠幣布幣之不復者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哻夏收一也皆祭服也三王共皮弁素緌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常所服之冠也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於其家文子名彌牟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宗祖有功宗有德乃為親疏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近謂高祖下親為近遠廟為祧有二祧焉祧遠意親盡為祧二祧者高祖及父母祖是也祧吐彫反享嘗乃止四時祭也諸侯立五廟降天子二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始祖廟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降諸侯二也一昭一穆與太廟而三曰皇考廟享嘗乃止士立一廟降大夫二也曰考廟王考無廟合而享嘗乃止祖合於父廟中也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自有虞以至於周周禮不異而說者以周有廟以有文武故祧當遷者而以為文武廟或有甚矣謬此皆有七廟之文唯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以其祖所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謂始王者未有始祖故立四廟今有虞亦始王者而既立七廟矣則喪服小記之言亦妄矣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殷周禘嚳五年大祭而及應為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諸禘享皆無廟郊亦無廟后稷之所以有廟者以太祖故曰不為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據后稷而言殷人不郊冥契以有大功契既為太祖之廟若復郊則冥永不毀於祀典是以郊冥者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祖宗者不毀之名其廟有功者謂之祖至於周文王是也有德者謂之宗武王是二廟自有祖宗乃謂之二祧又以為配食明堂之名亦可謂違聖指失實事也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

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憩（蔽芾小貌甘棠杜也憩息也）周人之於邵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辯樂解第三十五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孔子有所謬然思焉（謬然深思貌）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眺見也眺他弔反）（睪羊益反）曰丘迨得其為人矣近黮而黑（黮黑貌黮勑感反）頎然長（頎長貌頎渠希反）曠如望羊（曠用志廣遠望羊遠視也）奄有四方（奄同也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後周有四方文王之功也）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葉拱兩手薄其心也）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得其時阜盛也）唯脩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周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誡之以久何也（武謂周舞也備誡擊鼓警衆也）對曰病疾不得其衆（病憂也憂恐不得士衆之心故敬者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淫液歎淫溢求）對曰恐不逮事（言汲汲欲及此安民和衆事）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厲病備戒雖久至其發作又疾）對曰及時事（欲令事及其時）武坐致右而軒左何也（右膝至地左膝不至地也）對曰非武坐（言無武坐）聲淫及商何也（言聲歆淫貪商）對曰非武音也（武王之事不得已為天下除殘賊非苟貪商）孔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孔子曰唯丘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誡之以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矣而又久立於綴何也子曰居吾語爾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而為樂語魚據反）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總持干若山立不動）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志在鷹揚）武亂皆坐周邵之治也（武亂武治皆坐而以象安民之事也）且夫武始成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反（誅紂已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疆（言有南國以為疆界）五成而分陝周公左邵公右（分東西而治也）六成而復綴以崇其天子焉（以象尊天子也六成謂舞之節解也）衆夾振焉而四伐（夾武王四面會）所以盛威於中國（振威武四伐者伐四方與紂同惡也）分陝而進所以事蚤濟（所以分陝而蚤進者欲事蚤成）久立於綴所以待諸侯之至也今汝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未及下車則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又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武王伐殷封其子祿父武王崩祿父叛周公誅之封微子於宋以為殷後祿父不成殷後故成言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人行商容之舊以復其位（商容商之禮官其位舊居也傳說多以商容為殷之賢人或使箕子求商容乎行猶索也）庶民弛政（解其力役之事弛尸紙反）庶士倍祿既濟河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桃林西方塞也華胡化反）車甲則釁之而藏諸府庫以示弗復用倒載干戈而包之以虎皮將率之士使為諸侯命之曰鞬櫜（言所以藏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使以為諸侯為之鞬櫜也將即亮反率徒對反鞬居言反）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修郊射（郊有學官可以習禮）左射以貍首右射以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左東學右西學貍首騶虞所為節也）裨冕搢笏而虎賁

之士脫劍（衮冕之服通謂之禪冕脫劍解劍也賁符分反）郊祀后稷而民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民知所以敬親（親耕）（籍田所以奉祠祀之粢盛）六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食已飲酒謂之酳音胤）冕而總干（親在舞位）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為玉之寡而珉多歟（珉石似玉珉眉巾反）孔子曰非為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縝緻密也栗堅貌縝之忍反緻直利反）廉而不劌義也（劌傷也有廉隅而不劌傷也劌呼外反）垂之如墜禮也（禮尚謙卑）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詘然樂矣（詘斷絕貌似樂之息詘曲勿反）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瑜其中美者也）孚尹旁達信也（孚尹玉貌旁達言似者無不通）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精神本出山川是故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敦厚）書之失誣（知遠之失）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精微之失）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屬辭比事之失）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者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清明之德在身也則其氣志如神也）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物事也言有事將至必先有兆應之者也）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岳降神靈和氣生申甫之大功也）惟申及甫惟周之翰（翰幹實其宗族世有大功於周甫侯相穆王制祥刑申伯佐宣王成德教）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言能藩屏四國宣王德化於天下）此文武之德（言文武聖德佐周家正為先王良佐成中興之功）矢其文德協此四國（毛詩矢其也文德矣陳協和）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問詩云明明天子令問不已三代之德也（令力正反下同）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汝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為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必行綴兆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綴知劣反樂上音洛下音岳）聖人力此二者以躬己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以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之所以亂也目巧之室則有隩阼（言巧作室必有隩阼之位室西南隅謂之隩阼阼階也隩於到反）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並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隩阼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亂於席上之次第）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無並隨則亂於階塗矣（升階塗無並隨則階塗亂）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矣（著所立之位也門屏之間謂之著也）昔者明王聖人辯貴賤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疎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以道濟物不為身也）處貧賤之地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己期於必達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待知己也）求伸者所以及時（及良時也）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合於義也乃行）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為亂（田常齊有無君之心也）而憚鮑晏（鮑氏晏氏齊之卿大夫也）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受敵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為使於是子路曰請往齊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二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

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盡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今子欲收功於魯實難不若移兵於吳則易（易以豉反）田常不悅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是則大臣不聽令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言鮑晏等率師若破魯則益尊者也）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而與大臣爭如此則子之位危矣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矣不可更（更音耕）如何子貢曰緩師吾請於吳令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王者不滅國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齊國而私千乘之魯與吾爭強甚爲王患之且夫救魯以顯名以撫泗上諸侯（泗水名也）誅暴齊以服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吳王曰善然吳常困越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子待我先越然後乃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而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絕之名棄齊而伐小越非勇也勇而不避難（難乃旦反）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存越示天下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霸業盛矣且王必惡越臣請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則實害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悅乃遣子貢之越越王郊迎而自爲子貢御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足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說音稅）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可則破越必矣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矣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矣事未發而先聞者危矣三者舉事之患矣勾踐頓首曰孤嘗不料力而興吳難（難乃旦反）受困會稽痛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今大夫幸告以利害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疲弊百姓怨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申胥伍子胥也）太宰嚭（吳王佞臣也嚭普鄙反）用事此則報吳之時也王誠能發卒佐之以徼（徼邀其志）射其志而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求其達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若勝則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請見晉君共攻之其弱吳必矣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弊焉越王頓首許諾子貢返五日越使大夫文種頓首言於吳王曰越悉境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吳吳王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可乎子貢曰悉人之率衆又從其君非義也吳王乃受越王卒謝留勾踐遂自發國內之兵以伐齊敗之子貢遂北見晉君令承其弊吳晉遂遇於黃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與越戰滅焉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若能強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之也美言傷信慎言哉（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吳以二十二年滅時吳知己將亡而言之也）

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爲單父宰（單音善）恐魯君聽讒言使己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illegible]音）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非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以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也宓子蹴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樂音洛）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

喪身猥反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赧乃版反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弊裘衣衣上如字下於既反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舍音捨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鱄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鱦鱄宜為鱄新序作鱄鱦魚之懷任之者也鱦戈證反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木槨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已若何姑且也已止也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況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為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女音汝夫子為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為親也故者不失其為故也

孔子家語卷第八

孔子家語卷第九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顔回，魯人，字子淵，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回之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

閔損，魯人，字子騫，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著名。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有口才著名。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有才藝，以政事著名。

仲由，弁人，字子路，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

言偃，魯人，字子游，以文學著名。

卜商，衛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曰，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爲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沖，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子張不侮鰥寡，性寬沖，故子貢以爲未仁，然不務立仁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故子貢譏之以爲未仁也。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爲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爲名，仕魯爲大夫也。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字子羔，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而有法正，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爲武城宰。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爲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

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於季氏。

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爲人強識，好古道也。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閑賓主之儀。

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居于衛。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爲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

南宮韜，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汙，孔子以兄子妻之。

公析哀，齊人，字季沉，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特歎貴之。

曾點，曾參父，字子晳，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

顔由，顔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少孔子六歲。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言未能明信此書意。孔子悅焉。

公良儒，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秦商，魯人，字不慈，少孔子四歲，其父蕆父音甫，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

顏刻魯人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爲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司馬黎耕宋人字子牛牛爲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常憂之

巫馬期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梁鱣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

冉儒魯人字子魚少孔子五十歲

顏辛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字楷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寵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曹卹少孔子五十歲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琁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秦祖字子南

奚蒧字子偕

公祖玆字子之

廉潔字子曹

公西輿字子上

宰父黑字子黑

公西蒧字子尚

穰駟赤字子從

冉季字子產

薛邦字子從

石處字里之

縣亶字子象

左郢字子行

狄黑字哲之

商澤字子秀

任不齊字子選

榮祈字子祺

顏噲字子聲

原桃字子籍

公肩字子仲

秦非字子之

漆雕從字子文

燕伋字子思

公夏守字子乘

句井疆字子疆

步叔乘字子車

石子蜀字子明

邽選字子飲

施之常字子常

申續字子周
樂欣字子聲
顏之僕字子叔
孔弗字子蔑孔子兄子
漆雕侈字子斂
縣成字子横
顏相字子襄

右件夫子七十二人弟子皆升堂入室者

本姓解第三十九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爲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於殷後作微子之命由之與國于宋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仕周故封之賢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之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胄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爲稱故二微雖爲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公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爲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　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曰雖有九女是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絶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至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寶貴也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于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已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

終記解第四十

孔子蚤晨作作起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梁木木主爲梁者喆人其萎乎萎頓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杖喆人其萎吾將安放放法放去聲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汝來何遲子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疇昔猶近昨夜兩楹之間殷人所殯夢而見奠於殯處故自知死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卽與賓主夾之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卽殷人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言天下無明主莫能宗己道臨終其自傷道之不行也余逮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二矣哀公誄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弔善也憖願且一老孔子也憖魚僅切俾屏余一人以

在位，煢煢余在疚。（疚，病。）於乎哀哉！尼父，無自律。（父，丈夫之顯稱。律，法。言無以自爲法。）子貢曰：公其不沒於魯乎？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一人，天子之稱也。）君兩失之矣。既卒，門人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絰。子夏曰：入宜絰可居，出則不絰。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尊，雖絰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掌殯葬焉，唅以疏米三貝，（疏米，稻也。禮記曰：稻曰嘉蔬。）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綨組綬，（綨，雜色。組綬，所以繫象環。綨，巨其反。組，則古反。）桐棺四寸，柏棺五寸，飭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披，柩行夾引棺者。崇，崇牙旌旗飾。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於葬乘車所建也。旐，練廣充幅，長尋曰旐也。翣，色甲反。綢，直留反。）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焉。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見吾封若夏屋者，（夏屋，今之殿形，中高而四方。）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上難登，狹又易爲功。）馬鬣封之謂也。（俗間之名。鬣，力葉反。又作鬣。）今徒一日三斬板而以封，（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縮，縮斬上傍殺，蓋高四尺也。）尚行夫子之志而已，（尚，庶。）何觀乎哉？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群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

正論解第四十一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田，獵。）招虞人以旌，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也。）公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道，謂恭敬之道。官，謂君召使往守。官非守召不往也。）君子韙之。（韙，是。）

齊國師伐魯，（國師，齊卿。）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樊遲爲右。非不能也，不信乎？（言季孫儀不素著爲民所信也。）請三刻而踰之。（冀衆要信，三刻而踰溝也。）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齊軍遁。（遁，逃。）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在軍能却敵，合於義。）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該，包。）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

南容說、仲孫何忌既除喪，（除父僖子之喪。）而昭公在外，（時爲季孫所逐。）未之命也。（未命二人爲魯大夫。）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僖子病，不知禮，及其將死，而屬其二子使事孔子。）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囑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於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矣。懲己所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夫。（詒，遺也。燕，安也。翼，敬也。言遺其子孫嘉謀以安敬之道也。）

衛孫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文子，衛卿林父。得罪以戚叛也。）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延陵季子（吳公子札。）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子巢于幕也。（燕巢于幕，言至危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服義，可謂善改矣。

孔子覽晉志，（晉之史記。）晉趙穿殺靈公，（穿，趙盾從弟也。）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山，晉之境。）史書：趙盾弒君。盾曰：不然。史曰：子爲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歎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惜盾不越境以免於譏而受弒君之責也。）

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焉。子產對曰：陳亡周之大德，（武王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介恃楚衆，（介，大。）馮陵弊邑，是以有往年之告。（告晉爲陳所侵。）未獲命，（未得晉平陳之成命。）則又有東門之役。（與楚共伐陳，至其東門也。）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隧，陳人堙塞刊所也。）弊邑大懼，天誘其衷，（誘，進。衷，善也。天導其善，大姬陳者也。）啓弊

邑心知其罪授首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辟罪也)且昔天子一圻列國一同(方千里曰圻方百里曰同也)自是以衰周之制也(大國方百里侯是以衰差伯方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之制也而說學者以周大國方七百里失之)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其辭順孔子聞之謂子貢曰志有之(志古之書也)言以足志(言以足成其志)文以足言(加以文章以足成其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有言而無文章雖行而不遠也)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小子慎哉

楚靈王汰侈(驕汰奢侈)右尹子革侍坐(右尹官名子革然丹)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索法九丘國聚也)對曰夫良史者記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爲官不可爲良史曰臣又乃嘗問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肆極也)將過行天下使皆有車轍並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昭(謀父周卿士祈昭詩名猶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書曰徵招角招是也昭宜爲招耳猶作招)以止王心(止王心之遠遊)王是以獲殆於文宮臣聞其詩焉而弗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昭之愔愔乎式昭德音(祈昭愔愔言祈昭樂之安和其法足以昭其德音者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思王之法度如金玉純美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刑民之力而無有醉飽之心(長而字刑傷民之力用之不勝不節無有醉飽之心言無厭足)靈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則固不能勝其情以及於難孔子讀其志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爲仁(克勝言能勝己私情復之於禮則爲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期辱於乾谿(靈王起章華之臺於乾谿國人潰叛遂死焉)子革之非左史所以風也稱詩以諫順哉

叔孫穆子避難奔齊(穆子叔孫豹其兄僑如淫亂故避之而出奔齊)宿於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牛名)穆子返魯以牛爲內豎(豎通內外之命)相家(長遂命爲相家)牛讒叔孫二人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牛遂輔叔孫庶子昭而立之(子叔孫婼昭子)昭子既立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從順)殺適立庶又披其邑以求舍罪(牛取叔氏鄙三十邑以行賂也)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勞力也不以立己爲功)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周任古之賢人)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直)昭子有焉

晉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攝理(叔魚叔向弟攝代也理獄官之名)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獄邢侯(蔽斷也斷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問罪於叔向(宣子晉正卿韓起也)叔向曰三姦同坐施生戮死可也(施宜爲與其罪猶行行生者之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爲昏(掠美爲昏亂也己惡卻以賂求直爲罪也)貪以敗官爲默(默猶冒也貪不畏罪)殺人不忌爲賊(忌憚)夏書曰昏默賊殺(夏書夏家之書三者宜皆殺者也)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於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爲末(末薄)或曰義(或左傳作成也)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諸侯會于平丘晉人理芻蕘者於衛衛人患之賂叔向叔向使與叔魚客未追而禁之)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魯季孫見執諸於晉晉人歸之季孫意不肯歸叔向言叔魚能歸之叔魚說季孫季孫懼乃歸也)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頗偏)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暴衛虐魯頗殺三罪去三惡加三利也)殺親益榮由義也夫

鄭有鄉校(鄉之學校)鄉校之士非論執政鬷明欲毀鄉校(鬷明然明)子產曰何以毀爲也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若之何其毀也我聞忠言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怨防怨猶防水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不如吾所聞而藥之(藥治療也)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晉平公會諸侯于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所承(所承之輕重也)曰昔日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尊卑貢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甸服王圻之內貢與圻外諸侯異故貢重也)鄭伯男南也而使從公侯之貢(南左氏作男古字作南亦多有作此南連言之猶言公侯也)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自日中爭之以至于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於是行也是以爲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本也)子

產君子之於樂者能爲國之本則人樂藝也且曰合諸侯而藝貢事禮也藝分別貢獻之事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濡弱民狎而翫之狎易翫習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掠盜抄掠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於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猛政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汔危也勞民人病汔可小變故以安也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毋縱詭隨詭人隨人之小惡者也以謹無良謹以小懲之也式遏寇虐慘不畏明慘曾也當用遏止爲寇虐之人曾不畏天之明道者言威也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言能者能安近以定我王以定安王位也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不競絿中和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優優和遒聚和之至也子產之卒也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昔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

晉魏獻子爲政獻子魏舒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荀躒滅晉大夫祁氏羊舌氏故獻子分其田以賞諸大夫及其子成皆以賢舉也又謂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周有子朝之亂賈辛帥師救周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之曰魏子之舉也近不失親子可舉而舉也遠不失舉不以遠故不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以爲忠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言我文王之詩我長配天命而行庶國亦當求多福人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鐘三十斤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范宣子晉卿范匄銘其刑書著鼎也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唐叔成王母弟始封於晉者也以經緯其民者也經緯猶織以成文也卿大夫以序守之序次序也民是以能遵其道而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晉文公既霸蒐于被廬作執秩之官以爲晉國法也以爲盟主今棄此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民將棄禮而徵於書不復戴奉上也何業之守也民不奉上則無所守也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亂制夷蒐之時變易軍帥陽處父爲賈季所殺故曰亂制也若之何其爲法乎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天子望祀天地諸侯祀境內故曰祭不越望也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四水名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乎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求之於己不越祀也其不失國也宜哉楚爲吳所滅昭王出奔己復國者也夏書曰維彼陶唐率彼天常陶唐堯率循天常天之常道在此冀方中國爲冀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謂夏桀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言善惡各有類信出此則在此以能循常道可也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己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爲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蘧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簠簋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圉也豈敢度其私哉度謀亦訪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既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憾恨也用之則有名康子言於哀公以幣迎孔子曰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

齊陳恒弒其簡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而適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請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也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氏孔子辭不告季氏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吾不敢不告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雍歡聲貌尚書云言乃雍和有諸問有之也

孔子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
既沒太甲聽於伊尹太甲湯孫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衛孫桓子侵齊遇敗焉桓子孫良夫也侵齊爲齊所敗也齊人乘之執新築大
夫仲叔于奚以其衆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叔于奚于奚
辭請曲縣之樂諸侯軒縣軒縣闕一面也故謂之曲縣之樂繁纓以朝馬纓當膺以束鞶衛以黃金爲飾也
許之書在三官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勳也子路仕衛見其故以訪孔子孔子
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禮樂之器名尊卑之名君之所
司主司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有器然後得行其禮故曰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
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
之不可止也
公父文伯之母文伯之母敬姜也紡績不解文伯諫焉其母曰古者王后親織
玄紞紞冠之垂者丁敢反公侯之夫人加之紘綖綖冠上覆也纓屈而上者謂之紘紘爲萌反綖以戰反
余旃二反卿之內子爲大帶卿之妻爲內子命婦成祭服大夫之妻爲命婦列士之妻加
之以朝服自庶士已下各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春秋而勤歲事各烝
祭而獻其功也男女紡績愆則有辟績功也辟法也聖王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
位朝夕恪勤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墮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
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齊慶尅通於夫人鮑牽知之以
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尅而讓之慶尅告夫人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
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
納君高子逐之則鮑牽之足而君刖之其爲至闇乎孔子曰古之士者國有道則盡忠
以輔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
明暗以受大刖是智之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隨日轉故曰衛其足也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訪孔子子曰丘弗識也冉有三發
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
曰求汝來汝弗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田有稅收藉力以治公田也而底其遠
近底平也平其遠近俱十一而中賦里以入而量其無有里有稅廛其有無爲多少之入也任力
以夫而議其老幼力作之事丁夫任力也其長幼或重或輕於是鰥寡孤疾老者軍旅之
出則徵之無則已於軍旅之役則鰥寡孤疾或有所出無軍事則止之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
秉缶米芻藁不是過其歲有軍旅之歲一井一把曰秉四秉曰筥稷稷連藁芻不可分故曰步缶十六斗曰庾也先王
以爲之足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施以厚爲度也事舉其中事以中爲節
斂從其薄若是其已丘亦足矣丘十六井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賦
田將有不足且子孫若以行之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
則苟行之又何訪焉
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
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
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
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
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
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
尚齒富貴世祿之家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
者焉年者貴於天下久矣次于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
於朝君問則席君欲問之則爲之設席而問焉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
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敢與長者並肩也不錯則隨錯鴈行父黨隨行也斑
白者不以其任於道路任負也少者代之也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
窮不匱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
役五十始老不爲力役之事不爲田獵之徒也頒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什
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
道路至於州巷放於蒐狩循於軍旅則衆感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公
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
哀公問之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不祥東益之宅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
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

擇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求假於田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孔子家語卷第九

孔子家語卷第十

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晉文公會諸侯于溫，召襄王，且使諸侯朝之河陽，因諸侯朝）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侈靡）死不如朽之速愈。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號）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况自爲之哉！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喪失位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馳道，君行之道）祈以幣玉，（君所祈禱用幣玉，不用牲也）祭祀不懸，（不作樂也）祀以下牲，（當用太牢者用少牢）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

孔子爲大司寇，國廄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矣，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鏤簋，刻而飾之；朱紘，天子冕之紘）旅樹而反坫，（旅樹，屏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反坫，在兩楹之間，人君好會，反爵於其上）山節藻棁，（節，欂櫨也，刻爲山；棁，梁上楹也，畫爲藻文）賢大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言其小也）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爲下。君子上不僭下，下不偪上。

冉求曰：昔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昔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祭竈者老婦主祭也）盛於甕，尊於瓶，非所柴也。故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鮐，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詔謂君之教也，有君在則臣無討）

晉將伐宋，使人覘之。（覘，視也）宋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城門也；介夫，被甲衛門者）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悅，宋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子罕有焉，雖非晉國，天下其孰能當之？（言雖非晉國，使天下有強者，猶不能當也）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棄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其弓。（韔，韜）又及，棄疾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與，（士卑故也）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孔子在衛，司徒敬子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霤，室中，力救反）毀竈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躐行，（毀竈，不復有事於此也；綴足，不欲令僻戾矣；毀宗廟而出，行神位在廟門之外也）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繹。（繹，祭之明日又

祭也子游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

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邾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爲之服因顔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爲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

齊師侵魯公叔務人昭公之子公爲遇人入保負杖而息見先避齊師將入保疲倦加杖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也保縣邑小城也務人泣曰使之雖病謂時繇役任之雖重謂時賦稅君子弗能謀士弗能死不可也我則既言之矣敢不勉乎與其鄰嬖童汪錡乘往奔敵死焉皆殯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於孔子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乎

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于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于季氏季氏不絰孔子投絰而不拜以季氏無故己亦不成禮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絰焉禮也

公父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上謂夫下謂子也章別也哭夫晝哭哭子晝夜哭夫與子各有別也

南宮縚之妻孔子兄之女喪其姑而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毋扈扈爾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言喪者無容飾也縚刺高反髽則瓜反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總束髮束髮垂爲飾者齊衰之總八寸也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啓顙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啓顙頹乎其順啓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

孔子在衛衛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也小子識之子貢問曰夫子何善爾曰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返而虞哉返葬而祭謂之虞也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識之我未之能也

卞人有母死而孺子之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而變除有期

孟獻子禫懸而不樂可御而不處內子游問於孔子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加於人一等矣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以久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又復也言其可以歌不復久也踰月則其善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養死則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心斯爲之孝乎斂手足形旋葬而無槨旋便稱其財爲之禮貧何傷乎

吳延陵季子聘于上國適齊於其返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間嬴博地名也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斂以時服而已隨冬夏之服無所加其壙掩坎深不至於泉其葬無盟器之贈既葬其封廣輪揜坎其高可肘隱也既封則季子乃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則無所不之而遂行

孔子曰延陵季子之禮其合矣

子游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焉子游曰有亡惡於齊惡何齊限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則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亡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祀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之諸野今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汝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求在衛攝束帛乘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

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

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為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君有食族人之禮雖親盡不異之族食多少也）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教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以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戚親也尊敬君不敢如其親也）

曲禮子夏問第四十二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干楯）弗與共天下也遇於朝市不返兵而鬬（兵常不離於身）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弗與同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從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報之則執兵而陪其後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初有司為之乎（有司當吏職也）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仕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致事還政於君也卒哭之無時之哭大夫三月而葬三月而卒哭士既葬而卒哭也）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奪故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伯禽有母之喪東方有戎為不義伯禽為方伯以不得不誅之）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人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凡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齒於學之謂也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一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臣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居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君而親親也在學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師有父道成生人者）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一謂天子也元善太子也）世子之謂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于寬也大也）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敢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而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言如禮文意當言姑姊妹而已姊上長姑字也）

子夏問於夫子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不為也毀則死者君子謂之無子且祭之沐浴為齋潔也非為飾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矣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為之宜故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飧子夏問曰禮也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而作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爲之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爲公臣曰所以遊僻者可人也公許管仲卒桓公使爲之官於大夫者爲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

子貢問居父母喪孔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顔色稱情戚容稱服曰請問居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乎書筴已

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定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喪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爲甚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殷以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于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戚猶促也

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其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謂庶子王爲其母也遂練以喪慈母喪慈母如母始則魯孝公之爲也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以贈之子貢曰於所識之喪不能有所贈贈於舊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小子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爲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止吾將爲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者出戶武孫從之出戶乃袒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孔子曰是禮也子路問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爲知禮何也孔子曰由汝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士質猶正也

齊晏桓子卒平仲麤衰斬苴絰帶杖以菅屨食粥居傍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記者乃舉人遜害之辭以辭而謂大夫士喪父母有異亦怪也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歷級遽登階不聚足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兆姦爲姦之兆成也乃止

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縶孟縶以爲參乘焉及齊豹將殺孟縶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僭不信使子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以事周子而歸死於公孟可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宗魯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也汝何弔焉君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病於回回邪也不以利故而病於邪也不以回事人不蓋非義蓋掩不犯非禮汝何弔焉琴張乃止

郕人子革卒哭之呼滅舊說以滅子蒲名人少名滅者又哭名其父不近人情疑以爲子蒲自謂亡滅也子游曰若是哭也其野哉孔子惡野哭者哭者聞之遂改之

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

先祀者（言欲留不改嫁，供奉先人之祀）請無瘠色，無揮涕，無拊膺（揮涕不哭流涕以手揮之，拊膺猶撫胸也）無哀容，無加服，有降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女智無若婦，男智莫若夫，公文氏之婦智矣，剖情損禮，欲以明其子爲令德也。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墓而不墳，孔子曰：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堂形四方而高者），又見若坊者矣（坊形旁殺平上而長），又見覆夏屋者矣，又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虞，門人後，雨甚至，墓崩，修之而歸。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對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云，孔子泫然而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及二十五月而大祥，五日而彈琴不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孔子大祥二十五月，禫故十日踰月而歌也）。

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答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點問曰：語之何謂也？孔子曰：己則衰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孔子衰服，陽虎之言犯禮，故孔子答之以示不非其言者也）。

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笇也（笇，蘇亂反，笇計也，又竹器也）。

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盟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矣，夫以盟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也。子游問於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乎，不仁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乎，不智不可爲也。凡爲盟器者，知喪道也。夫子始死則矣，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

子罕問於孔子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爲？孔子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綴，連也。殷人作主而連其重懸諸廟也），周人徹重焉（周人作主徹重，就所倚處而殆）。請問喪朝（喪朝謂將葬朝於廟而後行焉），子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故至於祖考廟而後行。殷朝而後殯於祖，周朝而後遂葬。

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曰：路馬死（路馬常所乘馬）則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蓋。汝往埋之。吾聞弊幃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於土焉。

曲禮公西赤問第四十四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致仕者，死則從其列。

公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檀弓問子服伯子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昔者文王捨伯邑考（伯邑考，文王之長子也。言文王亦立子而不立孫也）而立武王；微子捨其孫腯立其弟衍。子游以問諸孔子，孔子曰：否，周制立孫。

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已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聞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曰：吾聞之，有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謂籩之無緣也），而瓦不成膝（膝，漆），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簨簴可以縣鐘磬也。簨，先尹反；簴，其舉反）。其曰盟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而用殉也（殺人以從死謂之殉）。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偶，木人也），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爲芻靈者善矣，爲偶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

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

情而後乃食之

孔子嘗嘗秋祭也奉薦而進其親也慤慤親之奉薦也慤質也其行也趨趨以數言少威儀已祭子貢問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焉威儀容止今夫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子路與焉室事交于戶堂事當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爲士也而不知禮

孔子家語卷第十 歲甲寅端陽望吳時用書黄周賢金賢刻

孔子家語后序

吳郡黃魯曾撰

嗚呼至哉孔子之文德而有是書也孔子生於過曆上不逮於文武而爲大行中不親於成康而爲共和而欲行其道周流於齊楚蔡衛之邦所遇者皆晏嬰子西之徒未獲多契於東魯本國乃卑秩膴仕兩不辭焉但相以攝而輕會以兵而瀆且有容璣之誚不一也終與門人小子相明道以傳后世是以孔氏獨多述作自魯論齊論言之又有家語疑多鯉伋所記并門人先后雜附之者要之咸孔子之意也故一典一事莫非宗旨一軌一物莫非玄訓信義美文包二變於獨覺禮樂刑政斂四達於大鳴何也蓋孔子之道傳者無幾惟一貫發自聖思卓爾闌於賢力此數字可以忘言略授可以絶口粹昭而梗則廢原得而支則舍三墳五典何必顥顥八索九丘何必優優六經二論何必諄諄特以聖質罕聞而淵參短列審心希觸而冉閔續依性天遐轍高堅遠路此所以必叢其辭必繁其篇譬之繫臂以姸珠而珠存斯實帶腰以良玉而玉在斯奇此書雖若言之廣且曲道則載焉古人所謂載道之器余敢以先歸諸今考之藝文志有二十一卷王肅所註何乃至宋人梓傳者止十卷已亡其太半如由混簡錯奏則又不可分析比之王廣謀句解者又止三卷近何氏孟春所註則卷雖盈於前本而文多不齊余頗惜王肅所註之少播於世力求宋刻者而校仇之僅得十之七八雖宋刻亦有訛謬者也然此書乃孔氏久成之典余距孔氏一千五百餘年序之僭妄深矣觀者勿以無取尤之

荀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嘉善謝氏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序

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爲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餘若談天雕龍炙轂及慎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尚多而本書或反闕佚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羣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議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與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爲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爲癘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爲故不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嚮即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爲善而爲此言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爲惡而爲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爲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爲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即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爲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也偏然尚論古人當以孔子爲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爲大賢也此書自來無解詁善本唐大理評事楊倞所注已爲最古而亦頗有舛誤向知同年盧抱經學士勘核極爲精博因從借觀校士之暇輒用披尋不揆檮昧聞附管窺皆正楊氏之誤抱經不我非也其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攷證往復一終遂得蕆事以墉譾陋誠不足發揮儒術且不欲攘人之美而抱經頻致書屬序因舉其大要略綴數語於簡端並附著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

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六月既望嘉善謝墉東墅甫題於江陰學使官署時年六十有八

荀卿又稱孫卿自司馬貞顏師古以來相承以爲避漢宣帝諱故改荀爲孫考漢宣名詢漢時尚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荀爽荀悅荀彧俱書本字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瑤多矣何不改耶且即前漢書任敖公孫敖俱不避元帝之名驁也蓋荀音同孫語遂移易如荊軻在衞衞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又如張良爲韓信都潛夫論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勝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則荀之爲孫正如此比以爲避宣帝諱當不其然

漢志孫卿子三十二篇。隋志則稱十二卷。漢志又載孫卿賦十篇。今所存者僅禮知雲蠶箴。其末二篇無題。相其文勢。其小歌曰以下。皆當爲致春申君書中之語。而國策於曷惟其同下。尚有詩曰。上帝甚神。無自瘵也。韓詩外傳亦然。此尤見卓識。今本文脫去。而其謝春申君書亦不載。楊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尚未精審也。

荀子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爲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眞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倞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傳習不絕俗閒本作傳習不絕申抒宋本作申抒三十二篇四字元刻無又荀子序作荀卿子與諸書所引合

荀子新目錄

第一卷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第二卷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第三卷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第四卷

儒效篇第八

第五卷

王制篇第九

第六卷

富國篇第十

第七卷

王霸篇第十一

第八卷

君道篇第十二
第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
致仕篇第十四○劉向元目亦作致仕其當舊皆作致士當由古仕與士本通也
第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
第十一卷
彊國篇第十六
天論篇第十七
第十二卷
正論篇第十八
第十三卷
禮論篇第十九
第十四卷
樂論篇第二十
第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一
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
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
君子篇第二十四
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
賦篇第二十六
第十九卷
大略篇第二十七
第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
子道篇第二十九
法行篇第三十
哀公篇第三十一
堯問篇第三十二

荀子卷第一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青取之於藍從宋本困學紀聞所引同元刻作青出之藍無於字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輮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晏子春秋作不復贏矣○暴舊本作暴非說文一作暴晞也一作㬥疾有所趣也顏氏家訓分之亦嚴則今此字注雖訓乾然因乾而暴起則下當从本案考工記輪人槁作藃鄭注云藃藃暴陰柔後必橈減幬革暴起釋文藃步角反劉步莫反一音蒲報反又注贏舊本訛作贏案贏鐃也今據晏子雜上篇改正亦作贏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曾子曰日三省吾身知讀為智行下孟反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大謂有益於人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干越猶言於越呂氏春秋荊有次非得寶劍於干越高誘曰吳邑也貉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貉莫革反○案于越宋本作干越今從元刻與大戴禮同注於越舊作吳越訛所引呂氏春秋見知分篇文非俗本作依飛唯宋本與呂氏同呂氏于越作干遂淮南同注干音寒國策作干隧然楊氏自作于越故以於越為釋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恆安息戒之不使懷安也言能謹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勸學也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為學則自化道故神莫大焉修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跂舉足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

而絕江河能善絕過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皆以喻修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衆人同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鷦鷯也苕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葦竹之上是也蒙當為蔑方言云鷦鷯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蔑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所置身亦猶繫之葦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鷦鷯巢於葦苕著之以髮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按蒙鳩大戴禮作蝱鳩方言作蔑雀蝱讀如芒蒙蝱蔑一聲之轉皆謂細也蒙與蠛蠓音義近楊云當為蔑似非者張略切俗閒本多作蓍今從宋本與說文合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扇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注烏扇宋本與本草同元刻作烏翣廣雅烏蓮射干也蓮翣同所夾反是二字皆可通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蘭槐香草其根是為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茝陶弘景云即離騷所謂蘭茝也蓋苗名蘭茝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茝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為芷也漸漬也染也滫溺也言雖香草浸漬於溺中則可惡也漸子廉反滫息酒反○案蘭槐之根大戴禮作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成說苑雜吉篇同又案滫久泔也說文廣韻訓皆同又晏子雜上篇作湛之苦酒苦讀如良苦之苦義皆相近楊氏乃訓滫為溺未見所出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強則以為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亦所自取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布薪於地均若一火就燥而焚之矣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群焉物各從其類也疇與儔同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所謂召鵠也質

射侯的正鵠也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蜹聚焉喻有德則慕之
者衆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禍福
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即謂學也○慎其元刻作其慎大戴作慎其所立焉積土成山風
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
聖心循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宋本循作備與大戴同故不積蹞步無
以至千里半步曰蹞蹞與跬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江海宋本與
大戴同元刻作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言駑馬十度引車則
亦及騏驥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綦號一句○案不能十步十當作千玉篇引大
戴禮騏驥一躍不能千步今大戴禮步作里此千作十當是舊字里海霧驥步舍為蹞古音如是晉書虞
溥傳云契而舍之朽木不知契而不舍金石可鏤亦是斷語功在不舍○此句連上文
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言立功在於不舍
鍥與契同刻也苦結反春秋傳曰陽虎借邑人之車鍥其軸也螾無爪牙之利筋骨
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螾與蚓同蚯蚓也○正文螾字
上宋本有蚯字無注末蚯蚓也三字今從元刻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
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跪足也韓子以刖足為刖跪螯蟹首上如鉞者許叔重說
文云蟹六足二螯也○案說文蟹有二敖八足大戴禮亦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疑皆八字之誤是故
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
之功冥冥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
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涂今
秦俗猶以兩為衢古之遺言歟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兩不字
下宋本俱有能字與大戴同元刻無螣蛇無足而飛爾雅云螣螣蛇郭云龍類能興雲
霧而遊其中也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為鼫鼠蓋本誤為鼯字傳寫又誤為梧耳技才能
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螣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
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案本草云螻蛄一名鼫鼠易說文及正義不皆引之崔豹古今注亦同蛄梧音
研樹說末參此似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
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詩曹風尸鳩之

篇毛云尸鳩之養七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也尸鳩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尸鳩之
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也○注執義元刻作結義毛傳作執義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流魚中流之
魚也列子云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流魚大戴禮作沈魚論衡作鐔魚鐔亦與沈音近恐流字誤韓詩外
傳作潛魚或說流魚古通用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古之善鼓
琴者亦不知何代人六馬天子駕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大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
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彫軫六駿駁又日六玄虯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仰首而秣驕其聲
也○篤彫軫元刻與今文選同宋本篤作御又案下所引二句出東京賦故聲無小而不
聞行無隱而不形形謂有形可見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
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崖岸枯燥學惡乎
始惡乎終假設問也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也經
謂詩書禮謂典禮之屬也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義謂學之意言
在乎修身也真積力久則入真誠也力力行也誠積力久則能入於學也學至
乎沒而後止也生則不可息情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
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
也書所以紀政事此說六經之意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
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禮者法之大分羣
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
附方言云齊謂法為類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
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樂之中和也中和
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
也微謂褒貶沮勸微而顯志而晦之類也在天地之閒者畢矣君子之
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所謂古之學者為己
入乎耳著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有威儀潤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端而
言蝡而動一可以為法則端讀為喘喘微言也蝡微動也一皆也或端喘息微言
或蝡蠕微動皆可以為法則蝡人允反或曰端而言謂端莊而言也小人之學也入乎

耳出乎口。所謂今之學者爲入道聽塗說也口耳之閒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韓侍郎云則當爲財字與纔同○宋本四寸下耳字無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禽犢饋獻之物也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傲喧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讀爲嗷口嗷嗷然也嗷與敖通○案口嗷嗷舊本作聲曰嗷嗷今改正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囋即讚字也謂以言強讚助之今贊禮謂之讚囋古字口與言多通○李善注文賦引嘩沓云嘈嘩譬見嘩與囋及囋同才爲反荀子上句謂其躁此句謂其多言下文云如嚮則不問不告問一不告二揚注非也嘩今文選注誤爲嘩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嚮與響同如響應聲學莫便乎近其人。謂賢師也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不曲說也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故曰學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也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當其人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徧周於世事矣大經則不能然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無速於好近賢人若無其人則隆禮爲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爲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所成所出皆在於禮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言禮亦爲人之綱領挈舉也詘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皆順矣○頓猶頓捋提擧高下之狀若頓皆然注挈也疑誤順者不可勝數言全裘之毛皆順矣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道言說也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飡壺也，憲標表也○飡同餐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以不材木爲散木也問楛者勿告也，楛與苦同惡也問楛者謂所問非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者謂之楛國語曰辯其功苦韋昭曰堅曰功脆曰苦故西京賦曰商賈雜苦史記曰器不苦窳或曰楛讀爲沽儀禮有沽功鄭玄曰沽麤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道不至則不接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致極也此謂道至而後接之也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傲亦戲傲也論語曰言未及而言謂之躁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瞽者不識人之顏色○順宋本作慎今從元刻與呂東萊讀詩記所引同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菽之篇匪交當爲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案匪亦有彼義左傳襄廿七年引詩桑扈之匪交匪敖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敖襄八年引小旻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舒宋本與詩致合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匪舒此段自昔者瓠巴鼓起至此皆論爲學之效與爲學之要末亦引詩以證之爲一節○宋本分段不明今更正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未能全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通倫類謂雖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觸類而長也一仁義謂造次不離他術不能亂也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或善或否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盜跖柳下季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傍侵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者也○案柳下季在魯僖公時與孔子年數懸遠莊子所載亦寓言耳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學然後全盡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思索以通之，思求其意也爲其人以處之，爲擇賢人與之處也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學也或曰是

（謂正道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覆說為學。學則物不能傾移矣）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死生必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我能定。故能應物也）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內自定而外應物。乃為成就之人也）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天顯其日月之明。而地顯其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修身篇第二

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修然。整飭貌。言見善必自整飭。使存於身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愀然。憂懼貌。自省其過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菑讀為災。災然。災害在身之貌。○上句也字。宋本無）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致猶極也。下同）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誡。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爭者疏。修正為笑。至忠為賊。（至忠反以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噏噏呰呰。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云。噏噏然患其上。呰呰然不思稱乎上。鄭云。臣不事其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噏許急反。呰音紫。○噏噏呰呰。元刻與詩合。宋本作潝潝訿訿。注同）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扁讀為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言君子有辨別善之法。即謂禮也。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壽則不及於彭祖。若以修身自為名號。則壽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修身自名。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彭祖。堯臣。名鏗。封於彭城。經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案扁。外傳作辨。則扁當訓平。尚書平章平秩。古作辨章辨秩。此謂隆禮之人有平善之度。不當作辨別解。後彭祖。則得年亦永矣。然壽身之益尚小書世之益更大也）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信誠也。言所用修身。及時通處窮。禮誠是也。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案。韓詩外傳作宜於時則達。於窮則處厄）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僈。（提舒緩也。爾雅。媞媞。安也。詩曰。好人提提。皆舒緩之義）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夷倨也。論語曰。原壤夷俟。固陋也。庸凡庸。衆衆人。野郊野之人）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獲得也）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先謂首唱也。和胡臥反。下同）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諂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與俞義同。故為不善和人也）是是非非謂之知。（能辨是為是。非為非。謂之智也）非是是非謂之愚。（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則謂之愚）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不恆之人）保利棄義謂之至賊。（保安。○非義。元刻作弃義）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閑習也。能習其事則不迫遽也）少見曰陋。難進曰偍。（偍與提媞皆同。謂弛緩也）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秏。（少謂舉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治。秏虛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曰秏）治氣養心之術。（言以禮修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也）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漸進也。或曰。漸漫也。子廉反。詩曰。漸車帷裳。言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良也）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膽有膽氣。戾忿惡也。此性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也）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爾雅云。齊疾也。齊急便利皆捷速也。懼其太陵遽。故節之使安徐也）狹隘褊小。則

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 卑謂謙下溼亦謂自卑下如地之下溼然也方言溼憂也自關而西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止皆謂之溼卑溼謂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夫過恭則無威儀寬緩當不及機事貪利則苟得故皆抗之高志也或曰卑溼亦謂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溼之疾不能運動也○溼元刻作濕性憂也作優也又卑溼謂過謙恭舊本作亦謂之過謙恭說今改正

庸衆駑散則刦之以師友 庸衆已解上駑謂材下如駑馬者也散不拘檢者也刦奪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

怠慢僄棄則炤之以禍災 僄輕也謂自輕其身也音匹妙反方言楚謂相輕薄為僄炤之以禍災謂以禍災驚之使知懼也炤照同

愚款端愨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 款誠款也說文云款意有所欲也愚款端愨多無潤色故合之以禮樂此皆言修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 徑捷速也侍神所也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

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

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矣 君子能役物小人為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此文前兩矣字宋本無又下一則字作而今皆從元刻

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 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君違道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行其道也

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 折損也閱賣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也賈音古○案說文閱具數於門中也史記積日曰閱 此當為計數之所得有折損耳折常列切

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 術法也 橫行天下 橫行不順理而行也困窮也言所至皆貴也○橫行天下猶書所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 雖困四夷人莫不貴

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愨誠信拘守而詳 拘守謂守而勿失詳謂審於事也 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

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汙 倨傲也固鄙固順墨皆為慎墨慎謂齊宣王時處士慎到也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先申韓其意相似多翟不尚賢不使能之道著書四十一篇墨翟宋人號墨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儉嗇精當為情雜汙謂非禮義之言也○墨子書本七十一篇今在者尚有五十四篇此云三十五篇反少於今所傳者疑三十五當是五十五之說蓋有分并之故也 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

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 偷謂苟避於事儒亦謂懦耎畏事皆懶惰之義或曰偷當為輸揚子雲方言云儒輸愚也郭璞注謂懦撰也又云轉脫者謂偷儒之人苟求免於事之義○此注多訛脫今按文義改正 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 兌悅也言接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不曲謂直取之也 辟違而不愨 乖僻違背不能端愨誠信辟讀為僻 程役而不錄 程功程役勞役錄檢束也於功程及勞役之事怠隋而不檢束言不能拘守而詳也 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弃

行而供冀非漬淖也 供恭也冀當為翼凡行自當恭敬非謂漬於泥淖也人在泥淖中則兢兢然或曰李巡注爾雅冀州曰冀近也恭近謂不敢放縱也○供疑是張拱之義 行而俯項非擊戾也 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俛者也擊戾猶言了戾也○案方言云軫戾也郭注云相了戾也與此正同此書宋本世德堂本皆作了戾元刻訛作子戾形尚相近至俗閒本竟改作乖戾謬之甚矣了戾乃屈曲之意豈可云乖戾乎 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 偶視對視也

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

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 步行 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 此言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為法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或曰即莊子所謂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閒故謂之大同物各有種類所同故謂之小同異是大同與小同異也此略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言萬物總謂之物莫不皆同若萬物舉同若分而別之則人耳目鼻口百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

異是物畢異也此具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莊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之極不可為厚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使復積也凡無厚不可積因於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千里者舉大之極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止而不為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奇也奇讀為奇偶之奇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體全而不具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僻狂怪之行莊子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繚也○案今方言作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學曰謂為學者傳此言也遲待也直吏反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蹞步而不休，跛鱉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兩而字宋本有元刻無此下俗閒本有重意一段引老子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四句係後人妄攙入書內又有所謂互注者特少異其名耳皆取佗書語近似者注其下並非楊氏本文今一槩刪去之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厭塞也音一涉反瀆水竇也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言不齊故不能致道路也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鱉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鱉致之，六驥不致，是無它故焉，或為之，或不為之耳。○宋本作或不為爾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多暇日謂怠惰出入謂道路所至也好法而行，士也；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士事也謂能治其事也篤志而體，君子也；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無頗也不竭不窮也書曰成湯克齊聖廣淵人無法，則倀倀然；倀倀無所適貌言不知所措履禮記曰倀倀乎其何之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讀為遽古字渠遽通渠渠不寬泰之貌志識也不識其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深其類謂深知統類溫溫有潤澤之貌學類君子所難故屢言之也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

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也行不違禮言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師法之效如此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無師謂不以師為師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為也。舍除也除亂妄之人孰肯為此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禮法以為正儀如性之所安斯為貴也禮或為體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詩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喻師法暗合天道如文王雖未知已順天之法則也端愨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弟與悌同加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為君子者矣。既好學遜敏又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可以為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皆謂懦弱怠惰畏勞苦之人也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兇悍也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詳舊為祥○二字古通用案老老而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者為老而尊敬之也孟子曰伯夷太公二老者天下之大老是天下之父也其父歸之其子焉往矣○大老宋本作達老不窮窮而通者積焉。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蹙以苛政謂惠恤鰥寡窮困也積委也既然則通者歸以亦多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至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游義與此同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行乎冥冥謂行事不務求人之知施乎無報謂施不務報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若不幸而有過天亦祐之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害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

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勧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予賜也周禮八柄三曰予以馭其幸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仁愛之心厚故所思者廣言務於遠大濟物也富貴而體恭，殺埶也；減權埶之威故形體恭謹殺所介反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柬與簡同言柬擇其事理所宜而不務驕逸故雖安燕而不至怠惰勞勧

而容貌不枯。好交也。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常泰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以公滅私，故賞罰得中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書洪範之辭也。

荀子卷第一

荀子卷第二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行如字察聽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當謂合禮義也當丁浪反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於河莊子音義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宋本正文負石上有故懷二字案文不當有或負字本有作故懷二字者注異同於考因誤入正文耳校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必枯槁赴淵也揚子雲非屈原曰君子得時則大行不遇則龍蛇何必沈身○案注不遇下一本有時字子雲語見本傳此欲取之山淵平天地比比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音比義同以平地比天則地卑於天若以宇宙之高則似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或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親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泉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天遠近皆相似是山澤平也○張湛注列子云地之上皆天也意亦與此同齊秦襲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其遠若以天地之大包之則曾無闊異亦可合為一國也入乎耳出乎口未詳所明之意或曰即山出口也言山有耳口也凡呼於一山眾山皆應是山聞人聲而應之故曰入乎耳出乎口或曰山能吐納雲霧是有口也○注末句宋本作是以有口訛鉤有須未詳自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皆幾學所未聞或曰鉤有須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鉤須與尾皆毛類是同也莊子音義云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卵有毛司馬彪曰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雖伏鵝卵卵不為雞則生類於鵝也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也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皆異端曲說故曰難持惠施梁相與莊子同時其書五車其道舛駁鄧析鄭大夫劉向云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為政子產執而戮之按左氏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而云子產戮之恐誤也○正文能之俗本作能精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吟口吟詠長在人口也說苑作盜跖凶貪○見說苑說叢篇案韓詩外傳三亦作吟口與此同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苟傳與上文同俗閒本作苟得非唯其當之為貴案外傳亦作苟傳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詩小雅魚麗之篇言有物亦須得其時以喻當之為貴也

君子易知而難狎坦蕩蕩故易知不比黨故難狎易懼而難脅小心而志不可奪也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心以為非則捨之交親而不比親謂仁恩比謂暱狎言辯而不辭辯足以明事不至於騁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與俗人有異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道與導同不能則恭敬繜絀以畏事人繜與撙同絀與黜同謂自撙節貶損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溢滿不能則妒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分異也如字

君子寬而不僈僈與慢同怠惰也廉而不劌廉棱也說文云劌利傷也但有廉隅不至於刃傷也○注刃傷疑兌刃傷本或作兩傷者訛辯而不爭察而不激但明察而不激切也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雖寡立而不能勝雖堅彊而不兇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不至於孤介也夫是之謂至文言德備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矣詩大雅抑之篇溫溫寬柔貌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疵病也或曰讀為訾○正文美字元刻作善又舉人之過下宋本有惡字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元刻無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蒲葦所以為席可卷者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信讀為伸下同古字通用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以義隨變而應其所知當於曲直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

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詩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以能應變故左右無不得宜也○此言君子下一本有之字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此段舊不提行今案當別爲一節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順道○正文與天而知則明通而類類謂知統類愚則端愨而法愚謂無機智也法謂守法度也見由則恭而止由用也止謂不放縱也或曰止禮也言恭而有禮也見閉則敬而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齊謂自齊整而不紊也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違皆當其理○外傳四作喜則和而於憂則靜而違此作和而理避時諱下句書本俱作靜而理書由誤會注文耳今從外傳改正通則文而明有文而彰明也窮則約而詳闡約而詳明其道也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以邪諂事人也○宋本淫上有流字今案元刻及外傳俱無知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謂貪利不知止也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也愚而無長慮也見由則兌而倨兌說也言喜於徼幸而倨傲也見閉則怨而險怨上而險賊也喜則輕而翾輕謂輕佻失據翾小飛也言小人之喜輕佻如小鳥之翾然音許緣反或曰與懁同說文云懁急也憂則挫而懾通則驕而偏偏頗也窮則弃而儑弃自弃也儑當為濕方言云濕憂也字書無儑字韓詩外傳作弃而累也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邪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案據也據舊亂而治之也荀子安案多為語助與此不同也人汙而修之者人有汙穢之行將修為善非案汙而修之之謂也去汙而易之以修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汙而非修汙也治之為名猶曰君子為治而不為亂為修而不為汙也治之名猶如此

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矣絜修整也謂不煩雜○案韓詩外傳一亦有此○外傳辯作身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故馬鳴而馬應之○案外傳此下尚有牛鳴而牛應之六字非知也其埶然也知音智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言潔其身者濁外物之汙也猶冒者必不受不會人之汙者也其誰能以己之潐潐受人之掝掝者哉潐潐明察之貌潐盡謂窮盡明於事易曰窮理盡性掝掝猶為惑惑惛也楚詞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惛惛者乎潐子肖反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無姦詐則心常安也致誠則無它事矣致極也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致其誠在仁義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守於仁愛則必形見於外則下化之如神能化育之矣化謂遷善也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義行則事有條理明而易人不敢欺故能變改其惡也變化代興謂之天德既能變化則德同於天則致於善謂之化改其舊質謂之變言始於化終於變也猶天道陰陽運行則為化春生冬落則為變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期謂知其時候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至極也天地四時所以有常如此者由極其誠所致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不言而人自喻其意也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人所以順命如此者由慎其獨所致也慎其獨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至誠不欺故人亦不違之也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無至誠則不能慎其獨也不獨則不形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亦不能形見於外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若如也無至誠故雖出令民猶如未從者雖暫使之從亦必疑之也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卑謂不為在下所尊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所居所止也唯其所止至誠則以類自至謂天地誠則能化萬物聖人誠則能化萬民父子誠則親君上誠則尊也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持操而得之

則輕[illegible]輕則獨行[illegible]事自行矣獨行而不舍則濟矣至誠不已在乎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反其初謂中道不廢也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則操術然也謂以近知遠以今知古所持之術如此也○正文則字宋本作從元刻作則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不相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王當今之王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玄端朝服也拜揖也拱言君子審後王所宜施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特人多言後世澆醨難以為治故荀卿則之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上分如字下扶問反分之使當其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眾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約少也得其宗主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矩正方之器也故君子不下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舉皆也○正文堂字上宋本有室字今從元刻刪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物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能辨之通者不滯之謂也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闇上掩上之明也疾與嫉同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謂於事之中有分爭者不以私害之謂公正之士也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不以君不知而違悖也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不受誣賞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任直道而竭其情也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庸常也謂常言必信常行必慎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法效也流移之俗又不敢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為君子也若是則可謂慤士矣慤謹不貳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illegible]若是則可謂小人矣

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偽生塞[illegible]誠信生神誠信至則通於神明中庸曰至誠如神夸誕生惑夸誕虛妄貪惑於物也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所以分賢愚也

欲惡取舍之權[illegible]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權所以平輕重者[illegible]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偏見其一隅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賢人欲惡之不必異於衆人也○正文首疑當有人之所欲者吾亦欲之九字注人欲惡之下疑脫一字賢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富貴之類不論是非皆傲之也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見貧賤者皆柔屈就之也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晻世者也險莫大焉姦人盜富貴貧賤之名於昏闇之世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田仲齊人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為人灌園號曰於陵仲子史鰌衛大夫字子魚貴直也○田與鰌古多通用

榮辱篇第四

憍泄者人之殃也泄與媟同嫚也殃或為殃○憍元刻作橋恭儉者偋五兵也偋當為屏屏除也說文有偋字偋實也與此義不同偋防正反○五兵元刻與俗本俱作五大今從宋本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言入人深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薄薄謂旁薄薄薄廣大之地也危足側足也凡無所容足者皆由以言害身也○正文危足無所履者下宋本有也字今据元刻去之與莊子合巨涂則讓小涂則殆雖欲不謹

若云不使殆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涂大道遵行則讓之小道可畢行則後之若能用意如此雖欲爲不謹敬若有物制而不使之者舊行曰道涂不爭險易之利快快而亡者怒也肆其快意而亡由於忿怒也察察而殘者忮也至明察而見傷殘者由於有忮害之心也博而窮者訾也言詞辯博而見窮蹙者由於好毀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欲求其清而俞濁者在口說之過謂言過其實也或曰絜其身則自清也但能口說斯愈濁也俞讀爲愈豢之而俞瘠者交也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故上篇云勞倦而容貌不枯好交也辯而不說者爭也不說不爲人所稱說或讀爲悅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直立謂己直人曲勝謂好勝人也廉而不見貴者劌也劌傷也劌己太過不得中道故不見貴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貪利則委曲求人故雖勇而不見憚信而不見敬者好剸行也剸與專同專行謂不度是非好復言如白公者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爲也

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蓋當時禁鬬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鬬則以親戚衛一言而不顧之也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爲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或曰當爲下忘其身誤爲夏又夏轉誤爲憂字耳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俗本舍作赦今從宋本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人也各本作小人今從宋本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凡鬬者必自以爲是而以人爲非也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钃牛矢也時人舊有此語喻以貴而用於賤也狐父地名史記伍被曰吳王兵敗於狐父徐廣曰梁碭之閒也蓋其地出名戈其說未聞管子曰蚩尤爲雍狐之戟狐父之戈豈近此邪钃刺也之欲反故良劍謂之屬鏤亦取其利也或讀斸爲斫將以爲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爲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爲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爲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鬬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王又誅之屬託也之欲反我欲屬之鳥鼠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多寡與人同但好鬬爲異耳人之有鬬何哉我甚醜之莫禍如此何爲鬬也

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狗彘勇於求食賈盜勇於求財賈音古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小人勇於暴士君子勇於義言人有此數勇也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彊恈恈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恈讀爲牟恈恈愛欲之貌爲事利爲事及利也爲于僞反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振動也戾乖背也春秋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振而矜之何休云亢陽之貌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爲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橈曲以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

鯈鉢者浮陽之魚也鯈鉢魚名浮陽謂此魚好浮於水上就陽也今字書無鉢字蓋當爲鮍說文云即鰷鮋鮍字蓋鯈魚一名鯈鮍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鯈魚出遊是亦浮陽之義或曰浮陽勃海縣名也鯈音條鮍布末反胠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胠與祛同揚子雲方言云祛去也齊趙之總語去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也莊子有胠篋篇亦取去之義也○案方言袪作抾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人亦猶魚也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徒怨憤於人不自修者則窮迫無所出怨天者無志有志之士但自修身遇窮不遇皆歸於命故不怨天失之己反之人豈不迂乎哉迂失也反責人也

榮辱之大分。○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受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其中雖未必皆然，其大分如此矣。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材慤，謂材性原慤也。蕩悍已解於修身篇。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歡樂平易也。詩所謂愷悌者也。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亦大率如此。

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言天生眾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有取之道，非其道所以數之也。○案并取之道當重一之字，之也之字衍。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致，極也。言如此是乃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之道也。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舉措時，興力役不奪農時也。○元刻首句作政法令，注首一云當作政令法，或曰政當為正，多十一字，今從宋本。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度，尺丈。量，斗斛。刑，法之書。左氏傳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圖，謂模寫土地之形；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也。○正文循，元刻作脩，宋本同。今從宋本。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illegible]父子相傳，以持王公，世傳法則，所以保持王公，言王公賴之以為治者也。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弟原慤，軥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軥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疾力，謂速力而作也。敦，厚也。比，親也。言不敢怠惰也。飾邪說，文姦言，為倚事，倚，已解上。倚事，怪異之事。陶誕突盜，陶當為檮杌之檮，頑囂之貌。突，陵突不順也。或曰陶當為逃，隱匿其情也。惕悍憍暴，惕與蕩同。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閒，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楛僈，是其所以危也。小人所以危亡由於計慮之失也。楛，惡也。謂不堅固也。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為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為詐而欲人之親己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慮之難知，謂人難測其姦。詐行之難安，言易顛覆也。持之難立，謂難扶持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難使姦詐得成，亦必有禍無福。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不隱，謂人不能隱蔽。身死而名彌白。白，彰明也。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願，猶慕也。賢人，謂賢過於人也。夫不知其與己無以異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注錯，謂所注意錯履也，亦與措置義同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為君子之所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正也。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鸒斯，雅烏也。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習俗，謂所習風俗。節，限制之也。○注制下之字，宋本有，元刻無。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僈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僈當為漫。漫，亦汙也。水冒物謂之漫。莊子云：北人無擇曰：以其辱行汙漫我。漫，莫半反。莊子又日：澶漫為樂。崔云：淫衍也。李云：縱逸也。一曰：漫，欺誑之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道，語。謂非常之事，取以自比也。○元刻哉下有曰字，宋本無。

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酸

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膚理，肌膚之文理。養與癢同。）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為堯禹，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執注錯習俗之所積耳。（在所積習。）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為堯禹則常安榮，為桀跖則常危辱；為堯禹則常愉佚，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言人不為堯禹而為此桀跖，由於性之固陋也。）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修修之為，待盡而後備者也。（變故，患難事故也。言堯禹起於憂患，成於修飾，由於待盡物理，然後乃能備之。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其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又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為，于偽反。）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埶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開小人之心而內善道也。）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言口腹無所知隅積，隅積其分也，積習。）亦呥呥而噍，鄉鄉而飽已矣。（呥呥，噍貌，如鹽反。噍，嚼也，才笑反。鄉鄉，飲食貌，許亮反。）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人不學則心正如口腹之欲也。）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為睹，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瞲然視之曰：此何怪也？（粲然，精絜貌。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豢，圈也，以豢食於圈中。瞲然，驚視貌。與獝同。禮記曰：故鳥不獝。獝，許聿反。○宋本作瞲與獝同，禮記曰故鳥不獝。獝，許元刻作儀異。或）彼臭之而無嗛於鼻，（臭，許又反。嗛當為慊。）（嗛，厭也。苦簟反，或下忝反。○案：下忝，元刻作胡簟反。）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弃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持養，保養也。藩飾，文飾也。）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言以先王之道與桀跖相縣，豈止糟糠比芻豢。幾讀為豈，下同。）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公，共有此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儇之，鈆之重之，（靡，順從也。儇，疾也，火緣反。靡之儇之，猶言靡之急之也。鈆與沿同，循也。撫循之，申重之也。）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僩也，愚者俄且知也。（僩與僴同，猛也。方言云：晉魏之閒謂猛為僩。陋者俄且僩，言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也。詩曰：瑟兮僩兮。鄭云：僩，寬大也。下板反。○莊僩字宋本作僩，今從元刻，與方言合。案此注說與出疑，僩當為嫺雅之義。賈誼書傳職篇云：僩雅以道之文，又道嫺云容志習道嫺之僩反。僩為野，此以僩與僩相對，義亦合。）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若不行告示之道，則湯武何益於天下，桀紂何損於百姓。所以貴湯武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

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皆人之所貴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不知不足，當為不知足，不字衍。或曰：不足，猶不得也。）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知蓄雞狗豬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囷窌，（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廣。囷，廩也。圓曰囷，方曰廩。窌，窖也。地藏曰窖。窌，匹貌反。○正文方知，元刻作方多。）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約，儉。當也，筐篋藏布帛者也，言又富於餘刀布也。）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於是又節用御欲，（御與禦同，禦，止也。或作禦。）收斂蓄藏以繼之也。是於己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幾亦讀為豈。）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偷，苟且也。）糧食大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大讀為太。屈，竭也。安，語助也。猶言屈然窮矣。安，已解上也。）

○正文大宋本作太無大讀爲太四字注今從元刻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爲溝壑中瘠者也乞食羸瘦於溝壑者言不知久遠生業故至於此也況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爲生業尚不能知況能知其遠大者分制也扶問反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爲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浟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浟古流字溫猶足也言先王之道於生人其爲溫足也亦厚矣姚與遙同言功業之盛甚長遠也非孰修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孰甚也甚修飾作爲之君子也故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綆索也幾近也謂不近於書也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既知一則務知二有之而可久也不可中道而廢廣之而可通也知禮樂廣博則於事可通慮之而可安也思慮禮樂則無危懼反鉛察之而愈可好也鉛與沿同循也既知禮樂之後循察之愈可好而不厭愈音愈以治情則利利益也禮記曰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捨禮何以治之以爲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知詩書禮樂羣居則和同獨處則自足也樂意者其是邪樂意莫過於此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埶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以禮義分別上下也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載行也任之也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慤實也謂實其祿使當其才稱尺證反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盡謂精於事察謂明其盈虛說文云有盛爲械無盛爲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各當其分雖貴賤不同然謂之至平也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爲多謂爲天子以天下爲祿也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爲寡監門主門也御讀爲迓迓旅逆旅也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皆知其分故雖賤而不以爲寡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舊有此語引以喻貴賤雖不同不以齊一然而要歸於治也斬而齊謂殭斬之使齊若漢書之一切者枉而順雖枉曲不直然而歸於順也不同而一謂殊塗同歸也夫如此是人之倫理也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詩殷頌長發之篇共執也駿大也蒙讀爲厖厚也今詩作駿厖言湯執小玉大玉大厚於下國言下皆賴其德也

荀子卷第二

荀子卷第三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嘉善謝氏校本

非相篇第五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此惑世時人或矜其狀貌而忽於務實故荀卿作此篇非之漢書形法家有相人二十四卷○形法宋本作刑法又二十四卷作二十四篇雖皆可通今從元刻以與廣志合故也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道說古者有姑布子卿姑布姓子卿名相趙襄子者或本無姑字今之世梁有唐舉相李兌蔡澤者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再三言者深非之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術道術也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為師也漢書儒林傳馯臂字子弓江東人受易者也然馯臂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荀卿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非馯臂也馯音寒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句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面長三尺廣三寸言其狹而長甚也鼻目耳雖皆具而相去疏遠所以為異名動天下言天下皆知其賢或曰狹長如此不近人情惑文句誤脫也○案焉字古多以為發聲如周禮焉使則介之淮南子天子焉始乘舟是也荀書或用焉或用案或用安字異語同皆以為發聲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杜元凱云期思楚邑名今弋陽期思縣鄙人郊野之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突謂短髮可凌突人者故莊子說趙劍士蓬頭突鬢長左左腳長也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言脩文德不勞甲兵適征伐也說文云軒曲輈也鄭注考工記云較兩輢上出式者詩曰倚重較兮○案今毛詩本倚誤作猗正義期云倚此重較之車則本作倚字宋本足利本皆不誤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於葉名諸梁字子高楚僭稱王其大夫稱公白公亦是也微細也葉音攝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白公楚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孫子西楚平王長庶子公子申子期亦平王子公子結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揳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爾揳與絜同約也謂約計其大小也絜戶結反莊子匠石見櫟社樹絜之百圍權稱也輕重量之輕重也言不論形狀長短大小肥瘠唯在志意脩飾耳○案注以志意二字訓志字增一字成文耳宋本作亦將志乎心爾心字衍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徐國名僭稱王其狀偃仰而不能俯故謂之偃王周穆王使楚誅之瞻馬言不能俯視細物遠望纔見馬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也○馬元刻作焉注同今案楊注正謂不能見小物而但見馬耳可者儻可之詞瞻說文云瞻視也莊子云不辨牛馬今從宋本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倛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倛子虛賦曰蒙公先驅韓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倛倛音欺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之者皆走也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爾雅云木立死曰椔椔與菑同皐陶之狀色如削瓜如削皮之瓜青綠色閎夭之狀面無見膚閎夭文王臣在十亂之中言多鬚髯蔽其膚也○注鬚一作鬢傅說之狀身如植鰭植立也如魚之立也伊尹之狀面無須麋麋與眉同禹跳湯偏尸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鄭注尚書大傳湯半體枯呂氏春秋曰禹通水潦川顏色黎黑步不相過堯舜參牟子牟與眸同參牟子謂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舜目重瞳重瞳蓋堯亦然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當時傳聞今書傳亦難壹詳究所出也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從者荀卿門人問辨論志意文學邪但以好醜相欺傲也○從者猶言學者注非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姣好也倍萬人曰傑越過人也勁勇也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僇與戮同稽考也後世言惡必考桀紂為證也○稽止也此言天下之惡皆歸焉之意稽猶歸也注非是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爾亦非以容貌害身言美惡皆非所患但以聞見不廣論議不高故致禍耳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方言

荀　子　卷三

二一

云儇疾也慧也與喜而翾義同輕薄巧慧之子也儇火玄反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說文曰姚美好貌冶妖冶奇衣珍異之衣婦飾謂如婦人之飾言輕細也擬於女子言柔弱便辟也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士者未娶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竝起然而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不必上智皆知惡也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犯刑法爲有司所束縛也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苦傷今之刑戮悔其始之所爲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而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問從者形相與志意孰爲益乎○非相篇止於此下文所論較大竝與相人無與疑是榮辱篇錯簡於此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言必有禍災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偝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鄉讀爲向若如也謾讀欺毀也莫干反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曲直猶能不也言智慮德行至淺薄其能不與人縣遠不能推讓明白之言不知己之不及也知音智行下孟反縣讀爲懸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今詩作見晛曰消作宴然蓋聲之誤耳晛日氣也隧讀爲隨屢讀爲婁婁斂也言雨雪瀌瀌然見日氣而自消喻欲爲善則惡自消矣幽王曾莫肯下隨於人用此居處斂其驕慢之過也

人之所以爲人者何已也已與以同問何以謂之人而貴於禽獸也曰以其有辨也辨別也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不待學而知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狌狌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狌狌獸似人面能言出交阯形笑者能言笑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胾臠也禽獸無辨故臠而食之胾側吏反故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有上下親疏之分也分莫大於禮分生於禮也禮莫大於聖王聖王制禮者言其人存其政舉聖王有百吾孰法焉問聖王至多雜可爲法也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文禮文節制度也言禮文久則制度滅息節奏久則廢也○族節奏宋本作宗族案族以節奏調族字與以制度調節字無誤今從元刻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褫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世久亦下脫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言此以論久遠難詳不如隨時與給褫直吏反者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後王近時之王也粲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則是聖王之跡也夫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拘於舊聞而時人以爲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然後可斯惑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故荀卿深陳以後王爲法審其所貴君子焉司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己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數字從宋本俗本亦作審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謂己之君也審謂詳觀其道也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而衆人惑焉彼衆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言其愚陋而不能辨說測度度大各反下同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於千世之傳也傳傳妄人者門庭之閒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乎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以己意度古人之意故人不能欺亦不欺人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今之人情度古之人情既云

欲還皆同豈其治亂有異以類度類類種類因若牛馬也以說度功以言說度其功業也以道觀盡以道觀盡物之理審盡放聖人曰餘之百姓謹善而全盡嘗之聖人也古今一度也古今不殊豈可以此度彼安在其古今異情乎類不悖雖久同理言類不乖悖雖久而理同今之牛馬與古不殊倘至人而獨異於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以此度之道則之故向於邪曲不正之道而不迷雜物炫耀而不惑辨讀為向五帝之外無傳人外謂已前也無傳人謂其人事跡後世無傳者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中閒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略謂舉其大綱詳謂周備也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也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公孫龍惠施鄧析之屬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黨親比也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言講說也誠士謂至誠好善之士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辯謂能談說也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所善謂己所好尚也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觀人以言謂使人觀其言黼黻文章皆色之美者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琴瑟使人聽其言故君子之於言無厭無厭倦也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但好其實而不知文飾若墨子之屬也是以終身不免埤汙傭俗埤汙皆下也謂鄙陋也埤與庳同猪水謂之汙亦地之下者也庳音婢汙一孤反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腐儒如朽腐之物無所用也引易以喻不談說者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以先王至高至治之道說末世至卑至亂之君所以為難也說音稅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傭未可

宜至言必在援引古今也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傭鄙也善者於是閒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傭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嬴絀嬴絀猶言伸屈也府然若渠匽檃栝之於己也府與俯同就物之貌或讀為附渠匽所以制水檃栝所以制木君子制人亦猶此也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言談說委曲皆得其意之所謂然而不折傷其道也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枻枻牽引也度己猶正己也君子正己則以繩墨接人則牽引而致之言正己而馴致人也或曰枻當為檠檠輔也言如以檠檠進舟船也度大各反檠以世反輔持郎云檠者業檠也正弓弩之器也○舊本檠檠多訛今遂改正韓說本改工記度己以繩故足以為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枻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成事在眾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罷弱不任事者音疲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粹專一也兼術兼容之法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言談說之法如此人乃信之芬薌言至芳絜也神之謂自神異其說不敢慢也說讀為稅尺銳反薌與香同雖不說人人莫不貴不說猶貴況其說之夫是之謂為能貴其所貴不使人賤之也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所善謂所好也而君子為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仁謂忠愛之道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吶也吶與訥同或引禮記其言吶吶然非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道與導同正或為政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謀救謂嘉謀匡救此言諫說之益不可以已也如是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無厭倦時

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所以好言說由此二者也行如字君子必辯小辯不如見端端首見端不如見本分分上下貴賤之分小辯謂辯說小事則不如見端首見端首則不如見本分言辯說止於知本分而已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士君子之分具矣此言能辯說然後聖賢之分具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言暗與理會成文理而不失其類謂不乖悖也居錯遷徙應變不窮錯置也居錯安居也錯千故反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斯須發言已可聽也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文謂辯說之詞也致至也黨與讜同謂直言也凡辯則失於虛詐博則失於流蕩故致實黨正爲重也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無根本也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則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噡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剩少錯誤耳○正文均宋本作於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奇偉誇大也偃卻猶偃仰卽偃蹇也言姦雄口辯適足以自誇大偃蹇而已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變謂教之使自新也

非十二子篇第六○案韓詩外傳止十子無子思孟子此乃荀非之疑出韓非李斯所增益

假今之世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世治世則姦言無所容故十二子借亂世以惑衆也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梟與撓同○梟宋本作梟注梟與撓同案撓字無攷撓亦澆之訛元刻作澆亦未是莊子繕性篇澆醇散樸釋文云澆本亦作澆當從之欺惑愚衆矞宇嵬瑣矞與譎同詭詐也又余律反宇未詳或曰宇大也放蕩恢大也嵬謂爲狂險之行者也瑣者謂爲姦細之行者也說文云嵬高不平也今此言嵬者謂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周禮大司樂云大傀烖則去樂鄭云傀猶怪也晏子春秋曰不以上爲本不以民爲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禍誇言傀行自勸於飢寒命之曰狂辟之民明王之所禁也嵬當與傀義同音五每反又牛罪反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混然無分別之貌存在也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恣睢矜放之貌言任情性所爲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睢許季反○元刻作香萃反不足以合文通治不足合於古之文義通於治道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妄稱古之人亦有如此者故曰持之有故又其人言論能成文理故曰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人衆人矣是它囂魏牟也它囂未詳何代人世本楚平王孫有田公它成豈同族乎韓詩外傳作范魏牟牟魏公子封於中山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固曰先莊子莊子稱之今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據卽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爲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未知何者爲定也忍情性綦谿利跂忍謂違矯其性也綦谿未詳蓋與跂義同也利與離同離跂違俗自絜之貌謂離於物而跂足也莊子曰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離力智反跂丘氏反苟以分異人爲高苟求分異不同於人以爲高行也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既求分異則不足合大衆苟立小節故不足明大分大分謂忠孝之大義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鰌也已解上○解見不苟篇彼作田仲田與陳通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不知齊一天下建立國家之權稱言不知輕重稱尺證反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功用功力也大讀曰太言以功力爲上而儉約也僈輕也輕僈差等欲使君臣上下同勞苦也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上下同等則其中不容分別而懸隔君臣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宋鈃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牼牼與鈃同音口莖反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尚上也言所著書雖以法爲上而自無法以脩立爲下而好作爲言自相矛盾也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言苟順上下意也終日言成文典及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紃與循同倜然疏遠貌宿止也言雖成文典若反覆紃察則疏遠無所指歸也○注反覆二字宋本無不可以經國定分取聽於上取從於俗故法度不立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田駢齊人遊稷下著書十五篇其學本黃老大歸名法慎到已解上不法先王不是禮義不以禮義爲是

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玩與翫同琦讀爲奇異之奇甚察而不惠惠順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言其大略雖法先王而不知體統統謂紀綱也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猶然舒遲貌禮記曰君子蓋猶猶爾劇繁多也○宋本正文作然而猶材劇志大無狂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案前古之事而自造其說謂之五行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約結也解說也僻違無類謂乖僻違戾而不知會類也幽隱無說閉約無解謂其言幽隱閉結而不能自解說謂但言堯舜之道而不知其興作方略也荀卿常言法後王治當世而孟軻子思以爲必行堯舜文武之道然後爲治不知隨時設教救當世之弊故言僻違無類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解佳買反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言自敬其辭說先君子孔子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字子思孟軻鄒人字子輿皆著書七篇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溝讀爲怐怐愚也瞀猶豫也不定之貌瞀闇也漢書五行志作區瞀與此義同嚾嚾喧囂之貌謂爭辯也怐音寇猶音柚○注怐愁訛作拘案怐愁愚貌楚詞九辯直怐愁以自苦五行志又作傋瞀與此書儒效篇同許慎作穀瞀又作婁務皆一物也今改正溝猶瞀儒合四字爲疊韻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仲尼子游爲此言垂德厚於後世也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總領也統謂綱紀類謂比類大謂之統分別謂之類羣會合也大讀曰太奧窔之閒簟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言不出堂室之內也斂然聚集之貌佛讀爲勃勃然興起貌窔一弔反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佐雖在下位非諸侯所能畜一國所能容或曰時君不知其賢無一君一國能畜者故仲尼所至輕去也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況比也言其所成之名比況於人莫與爲偶故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況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乎未知其賢則無益能容也或曰況猶益也國語曰驪姬曰衆況厚之○成名句卽上文王公不能與之爭名注完而未當是聖人之不得埶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財與裁同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遷而從化則聖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著宋本作箸下並同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雖不同皆歸於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論語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當丁浪反故多言而類聖人也言雖多而不流湎皆類於禮義是聖人制作者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少言而法謂不敢自造言說所言皆守典法也多少無法而流湎然雖辯小人也湎沈也流者不復返沈者不復出也○此數語又見大略篇彼作多言無法此少字似訛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民務民之務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律法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齊疾也給急也便利亦謂言辭敏捷也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如神也爲詐而巧巧於爲詐言無用而辯言辯而無用也辯不惠而察惠順也辯不順道理但辯察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辟讀爲僻飾非而好好飾非也玩姦而澤玩與翫同習姦而使有潤澤也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逆者乖於常理知而無法謂其異見也知如字勇而無憚輕死察辯而操僻淫爲察察之辯而操持僻淫之事操七刀反大而用之以前數事爲大而用之也好姦而與衆好姦而與衆人共之謂使人同之也利足而迷苟求利足而迷惑不顧禍患也負石而墜謂申徒狄負石而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亦利足而迷者之類也是天下之所棄也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在貴位不驕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元刻知作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然後爲聖賢之德也）遇君則脩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在鄉黨之中也）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訞怪狡猾之人矣。（訞與妖同）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妖怪狡猾之人，雖在家人子弟之中，亦宜刑戮及之，況公法乎）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扈之屬也。典刑，常事故法也）

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士仕，謂士之入仕。合，謂和合羣衆也）樂富貴者也，（樂其道也）樂分施者也，（施或所宜反）遠罪過者也，（遠，于願反）務事理者也，（務使事有條理）羞獨富者也。（使家給人足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汙漫已解在榮辱篇）恣睢者也，（恣睢已解於上）貪利者也，觸抵者也，（恃權埶而忤人）無禮義而唯權埶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處士，不仕者也。易曰：或出或處。能靜，謂安時處順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明著其時是之事，不使人疑其姦詐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云能，自言其能也。慎子曰：勁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蓋戰國時以言能爲云能，當時之語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好利不知足而詐爲無欲者也）行僞險穢而彊高言謹愨者也，以不俗爲俗，（以不合俗人自爲其俗也）離縱而跂訾者也。（訾讀爲恣。離縱，謂離於俗而放縱；跂訾，謂跂足違俗而恣其志意，皆違俗自高之貌。或曰：縱當爲從，傳寫誤耳。縱與蹤同，步也。離縱，謂離於俗而步去；跂訾，亦謂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離，力智反；跂，丘氏反；縱，所綺反）

士君子之所不能爲：（○宋本之所下衍一能字，今從元刻刪。或疑此句因下文首句而誤衍）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可貴謂道德也）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可用謂才能也）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汙；（見汙，爲人所汙穢也）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虛譽不能誘，誹謗不能動）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誠，實也，謂無虛僞也）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已解在不苟篇）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進，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逢掖也。良，謂樂易也）儼然，壯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儼然，矜莊之貌。壯然，不可犯之貌，或當爲莊。祺然、蕼然，未詳。或曰：祺，祥也，吉也，謂安泰不憂懼之貌。蕼當爲肆，謂寬舒之貌。恢恢、廣廣，皆容衆之貌。昭昭，明顯之貌。蕩蕩，恢夷之貌）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愨，（謹敬）儉然，恀然，輔然，端然，訾然，洞然，綴綴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儉然，自卑謙之貌。恀然，恃尊長之貌。爾雅曰：恀，恃也。郭云：江東呼母爲恀，音紙。輔然，相親附之貌。端然，不傾倚之貌。訾然未詳，或曰與孳同，柔弱之貌。洞然，恭敬之貌。禮記曰：洞洞乎其敬也。綴綴然，不乖離之貌，謂相連綴也。瞀瞀然，不敢正視之貌）吾語汝學者之嵬容：（說學者爲嵬行之形狀，嵬已解於上。○元刻正文無容字，今從宋本增）其冠絻，其纓禁緩，其容簡連；（絻當爲俛，謂太向前而低俯也。纓，冠之繫也。禁緩未詳。或曰：讀爲紷，紷，帶也，言其纓大如帶而緩也。簡連，傲慢不前之貌。紷，其禁反。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瞡瞡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填填然，滿足之貌。狄讀爲趯，跳躍之貌。莫讀爲貊，貊，靜也，不言之貌。或動而跳躍，或靜而不言，皆謂擧止無恆也。瞡瞡未詳，或曰：瞡與規同，規規，小見之貌。瞿瞿，瞪視之貌。盡盡，極視盡物之貌。盱盱，張目之貌。皆謂視瞻不平，或大察也。盱，許于反）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瞑瞑然；（瞞瞞，閉目之貌。瞑瞑，視不審之貌。謂好悅之甚，佯若不視也。瞞，莫干反；瞑，母丁反）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謂憎疾毀訾也）勞苦

事業之中則儢儢然離離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
謑詢是學者之嵬也事業謂作業也儢儢不勉彊之貌離離不親事之貌陸法言云
儢心不力也音呂偷儒謂苟避事之勞苦也罔謂罔目不畏人之言也謑詢詈辱也此一章皆明視其狀
貌而辨善惡也今之所解或取舉韻假借或推傳寫錯誤因隨所見而通之也○正文謑詢元刻作謑詬
案說文謑胡禮切重文謑實一字也洪興祖楚辭補注九思篇謑詬下引荀子作謑詬正與宋本合其引
注詈辱也又與元刻同案漢書賈誼傳有奊詬亡節語同此彼奊音案元刻寫辱也下有謑音奚三字宋
本無弟佗其冠神禫其辭弟佗其冠未詳神禫當為沖澹謂其言淡薄也○弟本或
作弟集韻音徒同反莊子應帝王篇有弟靡此弟佗義當近之與上所云其冠說亦頗相似俗間本俱作
第非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但宗聖人之威儀而已矣
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
儒也嗛與慊同快也謂自得之貌終日不言謂務於沈默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先王以為嗛於
志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
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偷儒已解上耆與嗜同此皆言先儒性有所偏愚者效而慕之
故有此敝也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僈雖逸而不懈惰
雖勞而不弛慢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宗原根本
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得其宜也

仲尼篇第七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
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言盛者猶如此況其下乎
伯讀為霸或曰伯長也為諸侯之長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也前事則
殺兄而爭國兄子糾也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
門之內般樂奢汏般亦樂也汏侈也音太下同以齊之分奉之而
不足分半也用賦稅之半也公羊傳曰師喪分焉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
三十五詐邾未聞襲莒謂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為東郭牙先知之是也并國三十五謂滅譚
滅遂滅項之類其餘所未盡聞也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汏也事險
而行汙也行下孟反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亡

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
能亡之於乎讀為嗚呼歎美之聲大節謂大節義也倓然見管仲之能足
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倓安也安然不疑也大知謂知人之大也倓地
坎反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
決也安猶內也出猶外也言內忘忿恚之怒外忘射鉤之讎仲者夷吾之字父者事之如父故號為
仲父之大決謂斷決之大也立以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妒也不敢妬其
親寵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子國子世為
齊上卿今以其位與之本朝之臣謂舊臣也春秋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與之書社
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周禮二十五家為社
距與拒同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也○案注所引周禮出說文乃古周禮說也距古字拒俗
字論語石經殘字其不可者距之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桓公而
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秩秩順序之貌諸侯有一節如是
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
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其術數可霸非為幸遇也然而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
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致至極也非綦文理也非極
有文章條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非以義服之也鄉方略審勞佚鄉讀為向
趨也審勞佚謂審知使人之勞佚也畜積脩鬭而能顛倒其敵者也齊蓄
倉廩脩戰鬭之術而能傾覆其敵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
而蹈利者也為讓所以飾爭非真讓也行仁所以蹈利非真仁也小人之傑也
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前章言五霸救時故褒美之此章與王者
之政故言其失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
救不肖致彊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鬭
必以義服不力服也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使成文理
以示天下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有災怪繆戾者
然後誅之非顛倒其敵也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省少也所景反文王誅

四四謂密也阮也共也崇也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春秋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因壘而降史記亦說文王征伐與此小異誅者討伐殺戮之通名武王誅二史記云武王斬紂與妲己尸予曰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手汗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紂案溫字有誤式是盥字周公卒業周公終王業亦時有小征伐謂三監淮夷商奄也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言其化行刑措也故道豈不行矣哉以此言之道豈不行人任不行耳故又以下事哉之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所載之地不過百里而天下一以有道也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埶而不得以匹夫老桀紂舍道雖有天下居尊之埶而不得如庶人壽終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善用謂善用諸也讎人秦也楚懷王死於秦其子頃襄王又為秦所制而役使之也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埶是其所以危也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論人臣處位可終身行之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僔僔與撙同卑退也主信愛之則謹慎而嗛嗛與歉同不足也言不敢自滿也春秋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謹守職事詳明法度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謹慎親比於上而不阿邪諂佞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不以疏遠而懷貳之心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為夸夸奢後也信而不忘處謙謙讀為嫌得信於主不以嫌疑使人疑其作威福也閒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言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善而不及如也言己之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也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理謂不隕穫也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為姦也君雖寵榮屈辱之終不可使為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埶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徒處徒行或曰獨處也雖貧賤其所立志亦取法於此也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一人謂君也應當侯維服事也鄭云媚

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也引此者明臣事君亦猶武王之繼祖考也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大重謂大位也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好賢人與之同者也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除怨不念舊惡○正文人字元刻作之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也耐忍也慎讀為順言人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則順己所行之道耐乃代反能而不耐任有能者不忍急用之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或曰荀子非王道之書其言駁雜今此又言以術事君曰不然夫荀卿生於衰世意在濟時故或論王道或論霸道或論彊國在時君所擇同歸於治者也若高言堯舜則道必不合何以拯斯民於塗炭乎故反經合義曲成其道若得行其志治平之後則亦堯舜之道也又荀卿門人多仕於大國故戒以保身推賢之術與大雅既明且哲豈云異哉○正文也字元刻在寶字下案推賢讓能人臣之正道也以此為固寵之術亦不害於持說矣汁曲為之解非是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嗛不足也當其盈滿則思其後不足之時而先防之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禍是以百舉而不陷也委曲重多而備豫之猶恐其及禍禍實傷同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巧者多作淫靡故好法度者必得其節勇者多陵物故好與人同者必勝之也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妒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擠排也言重傷之也輕舊怨謂輕報舊怨以吝嗇而不行施道乎上為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施道施惠之道欲重其威福故招權使歸於己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僓也炊與吹同僓為僵言可以氣吹之而僵仆僓音竟○元刻作音僵是何也則墮之者眾而持之者寡矣墮許規反天下之行術可以行於天下之術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

聖立隆而勿貳也仁謂仁人聖亦通也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為仁則必有聖知之名者在於所立敦厚而專一也此謂所行天下之術也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頓窮則從之疾力以申重之以敦厚不貳為本然後輔之以恭敬之屬頓謂困躓也疾力勤力也言困躓之時尤加勤力而不敢怠惰申重謂再三也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求多功愛敬不勌如是則常無不順矣省少也少所求則多立功勞省所景反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夫是之謂天下之行術

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埶不在人上而羞為人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咶讀為舐舐食爾反經縊也伏而舐天愈益遠也救經而引其足愈益急也經音徑說必不行矣愈務而俞遠俞讀為愈

故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也埶在上則為上在下則為下必當其分安有埶不在人上而羞為下之心哉

荀子卷第三

荀子卷第四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儒效篇第八（效功也）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屏蔽及繼屬續也屬之欲反）履天下之籍（籍謂天下之圖籍也）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偃然猶安然固有之謂如固合有此位也）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虛讀為墟戾暴也墟殷國謂殺武庚遷殷頑民于洛邑朝歌為墟也）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左氏傳成鱄對魏子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與此數略同言四十人蓋舉成數又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周室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餘國名幾學難盡詳究）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開導謂開通導達揜襲也）周公歸周（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待其固安之後北面為臣明攝政非為己也）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少頃當此位也）不可以假攝為也（周公所以少頃假攝天子之位蓋權宜以安周室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鄉讀為向下同擅與禪同）（言非禪讓與成王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埶次序節然也（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枝枝子周公武王之弟故曰枝主成王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謂殺管叔管叔周公之兄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時不得不然故易位非為不順）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仰易變化天下厭然猶一也（仰易反易也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正文仰易變化宋本作抑然亦變化矣無仰易反易也五字注今從元刻）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漢宣帝名詢劉向編錄故以荀卿為孫卿也）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謹乎臣下謂使不敢為非致極也）人主用之則埶在本朝而宜（言儒者得權埶在本朝則事皆合宜也）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為順下矣（必不為勃亂也）雖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嗚呼歎辭也財與裁同雖歎其莫己知無應之者而亦不怠惰困弃常通於裁萬物養百姓之綱紀也）埶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之上謂為人君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窮閻窮僻之處閻里門也漏屋敝屋漏雨者也）仲尼將為司寇（魯司寇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皆魯人家語曰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後踰法魯之粥六畜者飾之以儲賈）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豫賈定為高價）（也粥牛馬者不敢高價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賈讀為價○正文以待之下俗本有者字）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居謂孔子闕居闕黨之子弟罔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其多也○宋本無必字元刻有案必與畢古通用新序五作罔罟分有親者取多其卷一作敗漁分有親者得多與此不同）孝弟以化之也（由孔子以孝弟化之）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下位元刻作其位）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官百官形見也）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讙讙喧）

（也言辯齊應之也）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貴名謂儒名可貴白）（跗蹶○俗本注末有二貌二字）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倒也遠者顛倒趍之如不及然）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處也師長也言儒者之功如此故可以為人之師長也○注人之師長宋本無之字今從元刻）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此以明天下皆歸之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先王之道仁人之隆也（先王之道謂儒學仁人之所崇高也）比中而行之曷謂中曰禮義（以其比類中道而行之不為詭異之說不高不下使賢不肖皆可及也）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重說先王之道非陰陽山川怪異之事是人之所行之道也○宋本作人之所以道也下又有君子之所道也句今從元刻刪正）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偏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偏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偏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偏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苟得其正不必偏能或曰正當為止言止於禮義也）相高下視墝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視也高下原隰也墝薄田也五種黍稷豆麥麻序謂不失次序各當土宜也）通財貨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視貨物之美惡辨其貴賤也賈與估同）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便備用謂精巧便於備用）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撙以相恥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薦藉也謂相路藉撙抑皆謂相陵駕也怍慚也○正文末有也字今從元刻刪）若夫謫德而定次（謫與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位次本或亦多作讁讁與決同謂斷決其德故下亦有論德而序位之語○注末四字宋本作定次也說今從元刻）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任使各當其才）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竄隱也言二子之察無所逃匿君子皆識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illegible]）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行事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illegible]）堅白同異之分隔也（以堅白同異之[illegible]）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僂疾也言雖聖人不可疾速指陳也僂力主反公羊傳曰夫人不僂何休曰僂疾也齊人言也）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治（君子謂大夫也）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事謂作業）而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戇愚也辟音譬稱尺證反身老子長言終身不知惡之也）夫是之謂上愚（言偏辟之見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於愚故曰上愚）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有惠施鄧析之名尚不如相雞狗之名也○正文曾不如下宋本有好字元刻無）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姑也鄭云使汝為鬼為蜮也則汝誠不可得見也姑然有面目汝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汝相見也引此以喻狂惑之人也）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彼為儒學者能行則為士也士者務立之稱）敦慕焉君子也（敦厚慕之）知之聖人也（知之謂通於事也皆通則與聖人無異）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為學之後則誰能禁我使不為聖人士君子也）鄉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混然無所知之貌也比也鄉音向涂與途同）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效白）

辨別也向者門室之別異猶不決言所知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原本也謂知仁義之本圖謀也回轉也言圖謀運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而辯之辯與辨同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胥靡刑徒人也胥相也靡繫也謂鎖相聯繫漢書所謂鋃鐺者也罪皆也顏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之囚徒以鎖連枷也今有人於此屑然藏千溢之寶雖行貣而食人謂之富矣屑然雜碎眾多之貌貣行乞也貣土得反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已為衣則不可衣○案已以通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疾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喻學者雖未得衣食亦猶藏千金之寶也是杅杅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杅杅猶于于也自足之貌莊子曰臥居居視于于也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舉皆也此儒學也其情皆在此故人尊貴敬之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埶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貴名人所貴儒學之名此身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遵道則自委積夸誕則尤益空虛也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衆應之聲如雷○正文起之宋本無之字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詩小雅鶴鳴之篇毛云皋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鄭云皋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俞讀為愈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引此以明不讓己而怨人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舍除也粹讀為碎除碎折之外

無所之適言必碎折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傴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眾傴僂也伸讀為身字之誤也傴身之人而猶升高則頭頂尤低屈故指而笑之者愈眾故明主譎德而序位所以為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為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不亂謂皆當其序不窮謂通於其職列也言儒為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詩小雅采菽之篇毛云平平辯治也交謂上下相交接也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己至道是明德也養生為己至道謂莊生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也○此條舊不提行今案宋本分段從俗元刻作容俗今從宋本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行法謂行有法其言度行下孟反橋與矯同○案宋本橋从木臣道篇亦同正論引荀子亦从木元刻从手亦可通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未諭謂未盡曉其義未安謂未得如天性安行之也周密謂盡善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脩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如數一二之易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數也節節文也言安於禮節若身之生四枝不以造作為也要一遙反下要時同要時立功之巧要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權若詔四時若天時告四時使成萬物也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眾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雖博雜眾多如理一人之少也○賢人舊作聖人誤井井兮其有理也井井良易之貌理有條理也○正文有理各本作有條理案注則正文條字衍今刪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嚴嚴有威重之貌能敬己不可干以非禮也嚴或為儼○注干以各本皆誤倒今從明虞王合訂本移正分分兮其有終始也事各當其分節無淆亂故能有終始分扶問反猒猒兮其能長久也猒足也亂生於不足故知足然後能長久也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殆危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炤炤明見之貌炤與照同脩脩

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脩脩整齊之貌統類綱紀也言事不乖悖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綏綏安泰之貌綏或為葳蕤之蕤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熙熙和樂之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隱隱憂戚貌恐人之行事不當理此已上皆論大儒之德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執持操神堅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挾讀為浹浹周洽也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管樞要也是是儒學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是儒之志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微謂褒之微旨一字為褒貶微其文隱其義之類是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風國風逐流蕩也國風所以不隨荒暴之君而流蕩者取聖人之儒道以節之也詩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人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雅正也文飾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至謂盛德之極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是皆謂儒也鄉讀曰向○正文兩如字俱讀為而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言其德盛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戒備也言勝敵而益戒備荀卿之時有客說孔子之言如此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下之籍負扆而坐戶牖之閒謂之扆也○宋本作履天子之籍今從元刻案坐當作立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武王發兵以兵家所忌之日東面而迎太歲迎謂逆太歲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至汜而汎至懷而壞汜水名懷地名書曰覃懷底績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謂至汜而適遇水汎漲至懷又河水汎溢也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天雨日夜不休汜音祀○案正文至汜當作至汜左傳鄭在鄭地汜釋文音凡字从巳不从巳其地在成皋之閒又濱高郎位於汜水之陽在定陶漢書注音數劍反非周師所經也汜汎懷壞以音成義楊氏不知汜當為氾而即音為祀誤矣又注河水汎溢下疑當有壞道二字至共頭而山隧共河內縣名共頭蓋共縣之山名隧謂山石崩摧也隧讀為墜共音恭○案共頭即共首見莊子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武王弟也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未當至共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境土已近於洛矣或曰至汜之後三日也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比干紂賢臣箕子紂諸父箕國名子爵也飛廉惡來皆紂之嬖臣飛廉善走惡來有力也遂選馬而進選簡擇也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杜元凱云戚衞邑在頓丘衞縣西百泉蓋近朝歌地名左氏傳曰晉人敗范氏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厭掩也夜掩於旦謂未明已前也厭於甲反鼓之而紂卒易鄉倒戈而攻後也鄉讀曰向遂乘殷人而誅紂乘其倒戈之勢○正文誅紂上元刻有進字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非周人殺之因殷倒戈之勢自殺之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周人無立功受賞者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定息偃仆也皆不用之義三革犀也兕也牛也考工記曰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范甯云五兵矛戟鉞楯弓矢國語說齊桓定三革偃五刃韋昭云三革甲胄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合天下立聲樂合天下謂合會天下諸侯歸一統也於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後樂名武亦周頌篇名詩序曰武奏大武也禮記曰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韶舜樂護殷樂名左氏傳曰吳季札見舞韶護者蓋殷時兼用舜樂武王廢之也○護與濩同宋本元刻並同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闔門扇也○案宋本閉作閇係俗體跨天下而無蘄跨越也蘄求也越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亦人皆與之不待求也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戒矣哉太平如此復離備戒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造父

周穆王之御者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羿有窮之君逐夏太康而遂篡位者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微細之物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已解非十二子篇○案此段在一大夫之位云云當爲衍文韓詩外傳卷五無此徑接下文語勢方合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笞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傾危也徵驗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類善也謂比類於善不爲狂妄之言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險危也其持危應變皆曲得其宜當丁浪反與時遷徙與世偃仰隨時設教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道一謂皆歸於治也故禹湯文武事跡不同其於爲治一也稽攷也致成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倍千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慕而化之狂怪之人則畏而逃去之也邪說畏之衆人媿之衆人初皆非其所爲成功之後故自媿也媿或爲貴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儒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辨儒者之異也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爲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冠逢大也淺帶博帶也韓詩外傳作逢衣博帶言帶博則約束衣服者淺故曰淺帶解果未詳或曰解果陿隘也左思魏都賦曰風俗以韰倮爲嫿韰音下界反倮音果嫿音獲靜好也或曰說苑淳于髡謂齊王曰臣笑鄰圃之祠田以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螺者宜禾汙邪者百車蟹螺蓋高地也今冠蓋亦比之謂強爲儒服而無其實也○案蟹當作蠡所引說苑見復恩篇又見尊賢篇此所引尊賢篇之文也蟹螺彼作蟹螺鄰圃作臣鄰皆當從彼爲是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略粗也法先王之遺言不知大體故足以亂世法韓詩外傳作略法先王而不足於亂世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後王後世之王夫隨當時之政而立制度是一也若妄引上古不合於時制度亂矣故仲尼修春秋盡用周法韓詩外傳作不知法先王也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衣冠卽上所云逢衣淺帶之比行僞謂行僞而堅行下孟反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別上宋本有分字今從元刻刪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呼謂稱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揚揚得意之貌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僡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便婢延反辟讀爲嬖舉其上客謂褒美其上客冀得其助也僡字書無所見蓋環繞囚拘之貌莊子曰睆然在纆繳之中矣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能齊言行使無纖介之差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有所不知則不能取比類而通之也禮記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是能類者矣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不自欺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有雅德之儒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以淺持博謂見其淺則可以執持博也先王當爲後王以古持今當爲以今持古皆傳寫誤也○案元刻作以一行萬外傳同本書王制篇亦同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善類在鳥獸之中猶別況在人矣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㤜倚奇也韓詩外傳作奇物怪變卒千忽反儗讀爲疑㤜與怍同奇物怪變卒然而起人所難應者大儒知其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疑滯慚怍也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既無所疑怍故開張其法以測度之則晻然如合符節言不差錯也度大谷反晻與暗同符節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關用符節蓋以全竹爲之剖之

爲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爲聽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不義而好利故亡也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僅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小國多患難用大儒然後可以長久也而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長久之業既成又三年脩德化則可以一天下臣諸侯蓋殷湯周文皆化行之後三年而王也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錯讀爲措伯讀爲霸言一朝而霸也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行之則通明於事也明之爲聖人此節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通明於事則爲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豪釐無它道焉已乎行之矣當丁浪反已止也言聖人無他在止於行其所學也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雖博聞必有謬誤也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見而不知雖能記識必昧於指意謂若制氏然也○案漢書禮樂志云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注蓋本此俗本譌作制今從宋本訂正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苟不能行雖所知多厚必至困躓也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雖偶有所當非仁人君子之通與者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言偶中之道百舉而百陷無一可免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勇則必爲賊云能則必爲亂云能自言其能察則必爲怪惠施鄧析之比辯則必爲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察則速盡謂有聽察之性則能速盡物理速論謂能速論是非也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隆厚也積習也厚謂性恣其本性之欲厚於積習謂化爲善也○案宋本正文隆性作隆情隆積作隆性注積習也已下全不同作厚於情謂恣其情之所欲厚於性謂本於善也俗閒本亦同當出後人所改與荀子言性惡本旨不合與下文及注皆矛盾今悉據元刻改正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情謂喜怒愛惡外物所感者也言師法之於人得於外情非天性所受故性不足獨立而治必

在因外情而化之或曰情當爲積所得乎積習非受於天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此注方釋情字益可見上文不作隆情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言天性非吾自能爲也必在化而爲之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爲也言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爲之或曰情亦當爲積習與天然有殊故曰非吾所有雖非所有然而可爲之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注錯猶措置也錯千故反幷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幷讀爲併一謂專注二謂異端習俗移志安久移質習以爲俗則移其志安之既久則移本質幷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而爲山積水而爲海○元刻作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六指上下四方也蓋六指之遠則爲六極言積近以成遠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言其德行委積人積耨耕而爲農夫積斲削而爲工匠積反貨而爲商賈反讀爲販積禮義而爲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安習其土風之衣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夏中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大積靡謂以順積習爲也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徼與邀同招也一堯反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迪進也言厲王有此善人不求而進用之忍害爲惡之人反顧念而重復之故天下之民貪亂安然爲荼毒之行由王使之然也人論論人之善惡論盧困反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爲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己爲脩也汙穢也漫欺誕

也漫莫拔反其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己爲知也是衆人也溝音寇愚也溝瞀無知也衆人謂衆庶也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脩忍謂矯其性行下孟反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其智慮不及常好問然後能有才藝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皆矯其不及故爲小儒也志安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其才堪王者之佐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寸尺尋丈所以知長短也檢束所以制放佚大儒可爲天子三公小儒可爲諸侯大夫禮可以總統羣臣人主之柄也倫當爲論或曰倫等也言人道差盡於禮也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累土爲壇宇屋邊也防隄防表標也言有壇宇謂有所尊高也行有防表謂有標準也一隆謂厚於一不以異端亂之也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此道德或當爲政治以下有道德之求故誤重寫耳故下云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謂人以政治來求則以安存國家已上之事語之也言志意之求不下於士以脩其志意來求則語爲士已上之事言道德之求不二後王道德教化也人以教化來求則言當時之切所宜施行之事不二後王飾古而不以遠古也舍後王而言遠古是二也道過三代謂之蕩道過三代已前事已久遠則爲浩蕩難信也法二後王謂之不雅雅正也其治法不論當時之事而廣說遠古則爲不正也高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臣當爲巨雖高下小大不出此壇宇防表也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宮謂之室庭門屏之內也君子雖騁志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百家異說多妄引前古以亂當世故荀卿屢有此言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百家之說不及後王則不聽也百家雜說不及後王之道妄起異端則君子不聽之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也

荀子卷第四

荀子卷第五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王制篇第九

請問爲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不以官之次序若傳說起版築爲相也)罷不能不待須而廢(須須臾也○須俗本誤作頃宋本元刻並作須)元惡不待教而誅(不教而殺謂之虐唯元惡不教誅之也)中庸民不待政而化(中庸民易與爲善故教則化之不待政成之後也)分未定也則有昭繆(繆讀爲穆父昭子穆言爲政當分未定之時則爲之分別使賢者居上不肖居下如昭穆之分別然不問其世族)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屬繫也之欲反)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反側不安之民也職而教之謂使各當教其本事也須而待之謂須暇之而待其遷善也)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弃(畜養也弃謂投四裔之比也)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五疾瘖聾跛躄斷者侏儒各當其材使之謂若矇瞽修聲聾聵司火之屬)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官爲之施設所職而與之衣食)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天德天覆之德)

聽政之大分○(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願謂人人皆願)凡聽(論聽政也)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厲剛烈也假道謂以寬和假借道引人也)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隱閉其情不竭盡也)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弛廢也遂因循也春秋傳曰遂繼事也下既隱情不敢論說則大事近於弛廢小事近於因循言不有革弊也)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凝止也(和解調通謂寬和不拒下也凝定也凝止謂定止其不可也○正文也字宋本作之)則姦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嘗試之說謂假借他事試之爲之也莊子曰嘗試論之鋒起謂如鋒刃齊起言銳而難拒也)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聽大謂所聽之事多也傷傷政也)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議謂講論也雖有法度而不能講論則不周洽故法所不至者必廢也)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雖舉當其職而不能通明其類則職所不及者必隊隊與墜同)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聽政也衡所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無過中和謂寬猛得中也)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類謂比類)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無經謂無常法也辟讀爲僻)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注兩則字宋本無)

分均則不偏(分均謂貴賤敵也分扶問反)埶齊則不壹衆齊則不使(此皆名無差等則不可相制也)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制亦謂差等也)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天之數也)埶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澹讀爲贍既無等級則皆不知紀極故物不能足也)爭則必亂亂則窮矣(物窮竭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使物有餘而不窮竭)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書呂刑言維齊一者乃在不齊以喻有差等然後可以爲治也)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馬駭於車中也)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駭政不安上之政也)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惠恩惠也)選賢良舉篤敬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
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
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
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
當則其餘雖曲當猶將無益也曲當謂委曲皆當當丁浪反○猶元刻作
由與猶同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
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謂一得一失也○宋本小節下有非也二字
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史記衛聲公卒子成侯立
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韓子曰衛嗣公重如耳愛泄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乃貴
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泄姬曰以是相參也又使客過關市賂之以金後召關市問其有客過與汝
金汝因遺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爲明察此皆計數之類也○所引韓子見內儲說上篇魏姬作魏姬汝回
遺之作汝因遺之未及取民也未及謂其才未及也取民謂得民心子產取民
者也未及爲政者也禮記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之也管仲爲
政者也未及脩禮者也言未及教化也故脩禮者王爲政者
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士卒伍也
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
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如器之上溢下漏空
虛可立而待也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
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聚斂者召寇肥
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彊奪之地人謂賢人與謂與國也彊國之衞則奪人
地也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
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用彊者
用彊力勝人非知彊道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
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

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鬭人之城守人之
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
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爲我
鬭人之民日欲與我鬭吾民日不欲爲我鬭是彊者
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累憂累也雖守
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守者謂地也守
國以地爲本故曰守者所以守者謂所以守地之人也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
不忘其敵交接連結也既以力勝而不報故諸侯皆欲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爲敵本多作
壞交接言壞其與己交接之道也伺彊大之閒承彊大之敝此彊大
之殆時也殆危也○元刻敝作弊宋本敝下有也字又有知彊大之敝五字各本多同係衍文
今從元刻去之知彊大者不務彊也知彊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慮以王
命全其力凝其德慮計也以用也其計慮常用王命謂不敢擅侵暴也凝定也定其德
謂不輕舉也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不能削
也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彊道者也無王霸之主則
彊國常勝主或衍守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備用足用
也左傳曰無重器備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案發聲謹嚴也募語也謹募猶重募
也選閱揀擇也材伎武藝過人者猶選之材官也然後漸慶賞以先之漸進也言
進勉以慶賞也嚴刑罰以糾之存亡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
并之心則諸侯親之矣并讀爲并下同脩友敵之道以敬接
諸侯則諸侯說之矣說讀爲悅下同所以親之者以不并也
并之見則諸侯疏之矣見賢遍反所以說之者以友敵也
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敵之
道行下孟反信謂使人不疑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
者也無王者則霸主常勝也閔王毀於五國史記齊閔王四十年樂毅以燕趙楚
魏秦破齊湣王出奔莒也桓公劫於魯莊公羊傳柯之盟齊桓公爲魯莊公之臣曹沫所
劫也無它故焉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不行其道而以計慮爲王所以

危亡也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眇盡也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長其威也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其道可以服人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彊而彊矣王者之人王者之佐飾動以禮義所修飾及舉動必以禮義聽斷以類所聽斷之事皆得其審類謂輕重得中也明振毫末振舉也言細微必見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是王者之人也原本也知為政之本

王者之制說王者制度也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論王道不過夏殷周之事遠則久遠難信法不貳後王言以當世之王為法不離貳而遠取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並已解上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人徒謂士卒胥徒也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械器也皆有等級各當其宜也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舉皆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謂染繪畫繢之事也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舊謂三代故事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復三代故事則是復古不必遠舉也

王者之論論謂論說賞罰也論盧困反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幸僥幸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其材等位等級之位也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析分異也分其愿慤之民使與凶悍者異也悍凶暴也刑罰不過但禁之而已不刻深也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定論不易之論論不易則人知沮勸也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等賦賦稅有等所以為等賦及政事裁制萬物皆為養人非貪利也財與裁同田野什一什稅一也關市幾而不征幾呵察也但呵察姦人而不征稅也禮記幾作譏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石絕水為梁所以取魚也非時則禁及時則發禮記曰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也相地而衰政相視也衰差也政為之輕重政或讀為征衰初危反理道之遠近而致貢理條理也貢任土所貢也謂若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之類也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貿遷有無化居不使有滯積也使相歸移也歸讀為饋移轉也言通商及轉輸相教無不豐足雖四海之廣若一家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不隱其能謂竭其才力也不疾苦其勞謂奔走來王也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幽深也閒隔也言無有深隔之國不為王者趨使而安樂政教也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師長也言為政如此乃可以長人也師者亦使人法效之者也

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海謂荒海絕遠之地不必至海水也走馬吠犬今北之大犬也○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狂走馬下當有脫文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翮大鳥羽齒象齒革犀兕之革曾青銅之精可繢畫及化黃金者出蜀山越巂丹干丹砂也蓋一名丹干干讀為玕胡旦反或曰丹丹砂也干當為玕尚書禹貢雍州球琳琅玕孔云石而似玉者爾雅亦云西北方之美者有球琳琅玕焉皆出西方此云南方者蓋南方亦有也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紫紫貝也紶未詳字書亦無紶字當為蛣郭璞江賦曰石蛣應節而揚葩注云石蛣龜形春則生花蓋亦蚌蛤之屬今案本草謂之石決明陶云俗傳是紫貝定小異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古以龜貝為貨故曰衣食之蛣居怯反○生蛣元刻作蝸同今從宋本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織皮孔云貢四獸之皮織皮今之罽也旄旄牛尾文旄謂染之為文綵也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為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物皆盡其美而來為人用也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飾謂車服養謂衣食夫是之謂大神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

作之爲荒大也康安也言天作此高山使興雲雨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彼大王作此都文王又能
安之也
以類行雜得其統類則不患於雜也以一行萬行於一人則萬人可治也皆謂得其
握要也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而天下以
衰矣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雜與萬也言以此道為始終始不窮無一休息則天下得其次序舍此則亂
也衰初危反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
禮義之始也始猶本也言禮義本於君子也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
之者君子之始也言禮義以君子為本君子以習學為本貫習也積重之謂學使委積
重多也致極也好之言不倦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
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參謂與之相參共成化育
也摠領也○俗本又有要也二字宋本元刻皆無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
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
夫是之謂大本始則終終則始謂一世始言上下尊卑人之大本有君子然後可以長久
也○注謂一世始句有謀疑當作謂治世也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此已下明
君子禮義之治為之制喪祭朝聘之禮所以齊一民各當其道不使淫放也下一之義皆同○注之治舊
作之始訛貴賤殺生與奪一也使民一於沮勸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兄兄弟弟一也使人一於恩義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
使人一於職業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生謂滋長知謂性識禽獸
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
下貴也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亦且二字乃謂異於禽獸注誤力不若牛
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
人何以能羣曰分無分則爭爭則不能羣也分何以能行曰以義
故義以分則和言分義相須也義謂裁斷也○正文曰以義元刻無以字和則一
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

物不能害所以安居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他故焉得
之分義也以有分義故能治天下也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
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
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
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
下謂之君能以皆謂能以禮義也君者善羣也善能使人為羣也羣道
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
安其性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殺生斬伐政
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時謂有常服謂為之任使草
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
其長也黿鼉魚鱉鰌鱣孕別之時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國語里革諫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
魯宣公曰魚方別孕韋昭曰自別於雄而懷子也
生不絕其長也毒藥毒魚之藥周禮雍氏禁澤之沈者也春耕夏耘秋收
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
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汙渟水之處謹嚴也故魚鱉優多而百
姓有餘用也用謂食足之外可用貿易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
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山無草木曰童聖王之用也用財用也
上察於天下錯於地順天時以養地財也錯千故反塞備天地之閒
加施萬物之上言聖王之用使天地萬物皆得其所微而明短而長狹
而廣言用禮義故所守者近所及者遠也神明博大以至約言用禮義治化難神
明博大原其本至簡約也故曰一與一是為人者謂之聖人一與動
皆一也是此也以此為人者則謂之聖人也
序官謂王者序官之法也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
宰膳宰爵主掌也饗食饗宴也周禮膳夫之屬有庖人獸人皆掌犧牲一曰爵官爵也言膳宰之官爵掌
犧牲之事者也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百宗百族也城郭謂其小大也
立器所立之器用也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立器言五方器械異制皆知其

數不使作奇役之器也 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 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亦謂之乘以其人治田則謂之甸出長轂一乘則謂之乘每乘又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白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為百百人也 脩憲命 憲命法之所以表示人也謂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之類也 審詩商 詩商當為誅賞字體及聲之誤也故樂論篇曰其在序官也脩憲命審誅賞謂誅賞其所屬之功過者或曰詩謂四方之歌謠商謂商聲哀思之音如甯戚之悲歌也○注中謂誅賞三字各本皆脫今案文義補 禁淫聲 周禮大司樂禁其淫聲慢聲鄭云淫聲鄭衛之音也 以時順脩 謂不失其時而順脩之 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 夷俗謂蠻夷之樂雅正聲也大師樂官之長大讀曰太 脩隄梁 隄所以防水梁橋也 通溝澮 溝澮皆所以通水周禮十夫之田有溝溝上有畛千夫有澮澮上有道鄭云溝廣深各四尺澮廣二尋深二仞也 行水潦 行潦行也下孟反 安水臧 使水歸其壑安謂不使潦溢藏才浪反 以時決塞 旱則決之水則塞之不使失時也 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 艾讀為刈 相高下視肥墝序五種 高下原隰也五種黍稷豆麻麥視其地所宜而種之墝苦交反 省農功 省觀也觀其勤惰而勸之 謹蓄藏 謹嚴 以時順脩 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 使農夫敦朴於力穡禁其它能也治田田畯也 脩火憲 不使非時焚山澤月令二月無焚山林鄭注周禮憲表也主表其刑禁也 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 百索上所索百物也 以時禁發 禁謂為之厲禁發謂許民采取 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 屈竭也虞師周禮山虞澤虞也 順州里 使之和順 定廛宅 廛謂市內百姓之居宅謂邑內居也定其分界不使相侵奪也 養六畜 勸人養之也 閒樹藝 樹藝種樹及桑柘也閒之使疏密得宜也 勸教化趨孝弟 勸之使從教化趨之使教孝弟趨讀為促 以時順脩 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 鄉師公鄉也周禮鄉老二鄉公一人卿大夫每鄉卿一人 論百工 論其巧拙月令曰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也 審時事 考工記曰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月令曰監工日號毋悖于時皆審其時之事也 辨功苦 功謂器之精好者苦謂濫惡者韋昭曰功堅苦脆也 尚完利 完堅也利謂便於用若車之利轉之類也 便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

造於家工師之事也 專造私造也 相陰陽 相視也陰陽謂數也 占祲兆 占占候也祲陰陽相祲之氣赤黑之祲是其類也兆謂龜兆或曰兆萌兆萌望其雲物知歲之吉凶也 鑽龜陳卦 鑽龜謂以火爇荊菙灼之也陳卦謂揲蓍布卦也 主攘擇五卜 攘擇攘除不祥擇取吉事也五卜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言兆之形也 知其吉凶 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 擊讀為覡男巫也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傴巫跛覡覡胡狄反 脩採清 脩其採清之事採謂採去其穢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惡也周禮蜡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也 易道路 脩而平之 謹盜賊 謹嚴禁也周禮野廬氏職曰有相翔者誅之 平室律 平均布也室逆旅之室平其室之法皆不使容姦人若今五家為保也 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 此皆周禮野廬氏之職今云治市蓋七國時設官不同治市之官兼掌道路不必全依周禮制據當時設事言之也 抃急禁悍 抃當為析急當為歷巳解上也 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 稽計也考也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也 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脩使百吏免盡而眾庶不偷冢宰之事也 ○自度其功勞已下至末各本皆無注文脫耳免盡之免與勉同漢書薛宣傳宣因移書勞免之谷永傳閔免遁樂皆以免為勉 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

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用萬乘之國者威彊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屈也國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與在此亡乎人王霸安存危殆滅亡制與在我亡乎人夫威彊未足以殆鄰敵也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則是國未能獨立

也豈渠得免夫累乎。○案渠與遽同。天下脅於暴國而黨為
吾所不欲於是者日與桀同事同行無害為堯是非
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功名之所就
存亡安危之所墮必將於愉殷赤心之所誠以其國
為王者之所亦王以其國為危殆滅亡之所亦危殆
滅亡殷之日案以中立無有所偏而為縱橫之事偃
然案兵無動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案平政教審節
奏砥礪百姓為是之日而兵剸天下勁矣案然脩仁
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為是之日而名聲
剸天下之美矣權者重之兵者勁之名聲者美之夫
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是矣權謀傾覆之
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刑政平百姓和國
俗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案自詘矣務本事積財物而
勿忘棲遲薛越也。○薛越即屑越後同。是使羣臣百姓皆以制
度行則財物積國家案自富矣三者體此而天下服
暴國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至也彼
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也歡若父母好
我芳若芝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彼人之情
性也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彼以
奪矣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脩
政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故周公南
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
後我也孰能有與是鬬者與安以其國為是者王殷
之日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
用安謹募選閱材技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
罰以防之擇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貫也是以厭然畜

積脩飾而物用之足也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暴露
毀折之中原。○日日元刻作日月下並同。我今將脩飾之拊循之
掩蓋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薛越之
中野我今將畜積并聚之於倉廩材技股肱健勇爪
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
并閱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積敝我日積完
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勞我日積佚君臣上下
之閒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
日日相親愛也以是待其敝安以其國為是者霸立
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進退貴賤則舉傭士句
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如是者則安存
○僅免於危亡而已。立身則輕楛事行則蠲疑進退貴賤則舉
佞倪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如是者
危殆立身則憍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
詐故。○宋本有一字衍元刻無。人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
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
務如是者滅亡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王霸安存
危殆滅亡之具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
擇之者王不善擇之者亡夫王者之與亡者制人之
與人制之也是其為相縣也亦遠矣。○篇末自具具而王至此文載
此篇書是殘脫之餘故不注耳

荀子卷第五

荀子卷第六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富國篇第十

萬物同宇而異體同生宇內形體有異無宜而有用雖於人無常定之宜皆有可用人之理必在得其道使之不爭然後可以富國也爲人數也人倫並處倫類也並處羣居也其在人之法數則以類羣居也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同求異道謂或求爲善或求爲惡此人之性也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可者善其意之謂也埶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禍患也窮極也奮謂起而爭鬬也說讀爲悅若縱其性情而無分則民心奮起爭競而不可悅服也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之立由於任智功名未成則羣衆未縣也有功名者居上無功名者居下然後羣衆縣隔若未有功名則羣衆齊等也羣衆未縣則君臣未立也既無縣隔則未有君臣之位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無上下相制則天下之害生於各縱其欲也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同物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是賢愚同有之此體也無君上之制各恣其欲則物不能贍故必爭也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技工也一人君上也言百工所成之衆物以養一人是物多而所羣者寡故能治也而能不能兼技雖能者亦不兼其技功使有分也謂梓匠輪輿各安其業則治攘之則亂也人不能兼官皆使專一於分不二事也謂若稼與業稷播穡之類也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不相待遺弃也窮謂爲物所困也此言不羣則不可羣而無分亦不可也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此已上皆明有分則能羣然後可以富國也彊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爲政德謂教化使知分義也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老弱不能自存故憂失養壯者以力相勝故有分爭也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事業謂勞役之事人之所惡職業謂官職及四人之業也必使各供其職各從所務若無分則莫不惡勞而好逸也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樹立也若無分則人人患於樹立己事而爭人之功以此爲禍也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合配也分謂人各有偶也婚姻娉內送逆無禮婦之父爲婚壻之父爲姻言婚姻者明皆以二人之命也聘問名也內讀曰納納幣也送致女逆親迎也○娉說文問也匹正切廣韻云娶也後人入詩作平聲娉娉訛甚姓作聘今二字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失合謂喪其配偶也故知者爲之分也知如字知者謂知治道者又讀爲智皆通

足國之道明富國之術也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裕謂優饒也善臧其餘謂雖有餘不耗損而善藏之○臧古藏字正文從古注以今文解之楊氏往往如此節用以禮裕民以政以禮謂用不過度以政謂取之有道也彼裕民故多餘人得優饒務於力作故多餘也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易謂耕墾平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所出穀實多也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法取謂什一也以禮節用謂不妄耗費也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以言多之極也夫君子奚患乎無餘以墨子憂不足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名實皆美此無宅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貧則力不足耕耨失時也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不得其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而用之○元刻作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譑之名糾察也譑發人罪也譑音矯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宅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弘覆如天又順於德是乃所以寬裕汝身言百姓寬足君孰不足也○宋本正文幷引不屬在王庭句注無解今依元刻去之注百姓寬足二句又見第二十卷注中不必定依今論語改此文

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尺證反○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

故天子袾裷衣冕袾古朱字裷與袞同畫龍於衣

謂之袞朱袞以朱爲質也衣冕猶服冕也諸侯玄裷衣冕謂上公也周禮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夫裨冕衣裨衣而服冕謂祭服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裨之言卑也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下亦服焉鷩冕絺冕皆是也士皮弁服皮弁謂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素積爲裳用十五升布爲之積猶辟也辟蹙其腰中故謂之素積也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君子用德小人用刑量地而立國，謂若王制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也計利而畜民，謂若周制計一鄉地利所出畜萬二千五百家度人力而授事，謂若一夫受田百畝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百用謂養生送死之類出出財也入入利也揜覆蓋也出入相揜謂量入爲出使覆蓋不乏絕也必時臧餘，謂之稱數。足用有餘則以時藏之此之謂有稱之備數也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上下所爲之事皆以稱數推之故無僥幸之徒無德而祿謂之幸位惰游而食謂之幸生也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平猶除也謂幾而不征也省商賈之數，省減也謂使農夫衆也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此以政優饒民之術也

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窮困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本當爲大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樞戶樞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美謂美其有分○美之安之貴之三之字皆謂人君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以分割之以等差異之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美謂褒寵惡謂刑戮厚薄貴賤也在位則佚樂百姓則劬勞也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仁謂仁人也言爲此上事不唯使人睹望自爲夸大之聲將以明仁人乃得此文飾言至貴也通仁人乃得此順從言不違其志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玉謂之雕亦謂之琢木謂之刻金謂之鏤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不求使人觀望也觀古亂反○不求其觀言非以此爲觀美也爲之鍾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和謂和氣餘謂過度而作鄭衛者也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德謂君上之德輕重尊卑也外謂峻宇雕牆之類也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臺臺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棫樸之篇相質也臺臺勸勉之貌言雕琢爲文章又以金玉爲質勉力爲善所以綱紀四方也與詩義小異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重多也直用反非特以爲淫泰也，固以爲王天下，治萬變，材萬物，材與裁同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知讀爲智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厚恩厚也出死謂出身致死斷猶判也言判其死亡也覆蓋蔽也斷丁亂反○正文末一也字各本俱缺今依上下例增誠美其德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有德者宜備藩衛文飾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天帝也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愉歡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是謂可其意也言百姓所得者多故親愛之也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詩小雅黍苗之篇引此以明百姓不憚勤勞以奉上也鄭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轉輓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以歸矣○注末宋本作云可歸哉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君子以德撫下故百姓以力事上也力者德之役也。力爲德所使役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也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

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埶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皆明待君上之德化然後無爭奪相殺也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古者有此語引以明之也

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苛暴也征亦稅也苛關市之征出入賣買皆有稅也使貨不得通流故曰難其事不然而已矣不唯如此而已有掎挈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敝之有讀為又掎摭其事挈舉其過伺候其罪詐偽其辭顛倒反覆也靡盡也敝敗也或曰靡讀為糜糜散也敝盡也○案禮記少儀國家靡敝釋文亡皮切正義亦有靡散一訓百姓曉然皆知其汙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汙漫皆穢行也漫莫半反是以臣或弒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取之粥其城謂以城降人以為己利節忠節也此皆由上無恩德故下亦傾覆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畝掩地謂耕田使土相掩表明也謂明其經界使有畔也刺屮殖穀刺絕也屮古草字也多糞肥田是農夫眾庶之事也守時力民守時敬授人時力民使之疾力進事長功進其事業長其功利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將率猶主領也若今守宰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下之事也是天下豐穰之事非由人力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此下宋本提行今案當連為一條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非公共之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蓋當時以盆為量考工記曰盆實二鬴墨子曰子墨子第子仕於衛而反子曰何故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汝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獲讀為穫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一本一株也數量也禮記曰獻米者操量鼓數以盆鼓謂數度以盆量之也言然後數者謂除五穀之外更有此果實也然後葷菜百蔬以澤量葷辛菜也疏與蔬同以澤量言備澤也猶谷量牛馬然後義與上同然後六畜禽獸一而剸車剸與專同言一獸滿一車黿鼉魚鱉鰌鱣以時別一而成群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以時別謂不夭其生使得成遂也一而成群言每一類皆得成群然後飛鳥鳧鴈若煙海遠望如烟之覆海皆言多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閒昆蟲蚑蟯蜎蜚之屬也除大物之外其閒又有昆蟲萬物鄭云昆明也得陽而出得陰而藏之蟲也○注蛙字誤疑本是蛾字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

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非將墮毀墨子論說不免如此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墨子言樂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篇無樂則人情憂戚故曰憂戚而非樂也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瘠奉養薄也奉養既薄則不能足其欲欲既不足則賞何能行乎言皆由不顧賞也夫賞以富厚故人勸勉有功勞者而與之麤衣惡食是賞道廢也莊子說墨子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也大觳郭云觳無潤也義與瘠同觳苦角反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省所景反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謂君臣並耕食饔飧而治若是則不威不威則罰不行上下縣隔故得以法禁馭若君臣齊等則威不立矣○舊本下文俱作則賞罰不行賞字何今則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賞罰所以進賢而退不肖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不可置於列位而廢置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

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賞罰不行賢愚貫故有斯歎也）一天下敖然若燒若焦（敖讀為熬若燒若焦言萬物寡少如被焚燒然）墨子雖為之衣褐帶索嚽菽飲水惡能足之乎（嚽與啜同惡音烏）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為之不然知夫為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管猶包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錭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錭與彫同）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塞猶充也）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漸進）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也故其賞行（舉皆也是于猶言于是言生民所願欲皆在于是也說苑亦作是于也○正文是于舊本俱作于是反將注語互易誤甚今改正下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其罰可畏）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渾渾水流貌如泉源言不絶也渾戶本反）汸汸如河海（汸讀為滂水多貌也）暴暴如丘山（暴暴卒起之貌言物多委積高大如丘山也）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大讀為泰優泰也使謂為上之使也可使則有功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瑲瑲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詩周頌執競之篇毛云喤喤瑲瑲皆聲和貌穰穰衆也簡簡大也鄭云反反順習之貌反復也○管磬瑲瑲元刻作磬筦將將案說文作管磬鎗鎗今從宋本又莊反復也宋本與毛傳合元刻作反復之也非又此處宋本與下分段今不從）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鬭而日爭（墨子有非攻篇非攻即非鬭也既上失天時下失地利則物出必寡雖尚儉而民彌貧物不能贍雖以鬭為非而日日爭競也）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說文云頓下首也萃與顇同上下不能相制雖勞苦頓顇猶將無益也鄭生禮記云愀然變動貌也）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薦重也瘥病也憯曾也懲止也嗟奈何薦或為荐）垂事養民（垂下也以上所操持之事下就於民而養之謂施小惠也○宋本連上條今案當分段）拊循之唲嘔之（拊與撫同循慰悅之也唲嘔嬰兒語聲也唲於佳反嘔與謳同）冬日則為之饘粥夏日則與之瓜麮（麮黃麥飯也丘舉反）以偷取少頃之譽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姦民之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姦人為治偷取其譽）傮然要時務民（傮然盡人力貌說文云傮終也要時趨時也務勉強也謂以勞役強民也傮子勞反要一饒反）進事長功（益上之功利也）輕非譽而恬失民（恬安也言不顧下之毀譽而安然忘於失民也）事進矣而百姓疾之（事雖長進而百姓怨）是又不可偷偏者也（言亦不可苟且偏為此勞民之事也）徒壞墮落必反無功（雖苟求功利旋即毀壞墮落必反無成功也○徒壞元刻作徙壞）故垂事養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姦道也（以用）故古人為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暍（使民謂役使民也宛讀為蘊暑氣也詩曰蘊隆蟲蟲暍傷暑也或曰宛當為奧篆文宛字與奧字略相似遂誤耳奧於六反熱也）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皆謂量民之力不使有所傷害）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均平也辨明察也）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自故君國長民已下其義未詳亦恐脫誤或曰累解舉累解釋也言君國長人欲趨時遂功者若和調而使舉累解釋則民速乎急疾言效上之急不後時也若忠信均辨則民悅乎慶賞若先責己而後責人則民長乎刑罰累音類解佳買反說讀為悅）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三德

謂調和解累忠信均辨正己而後責人也誠乎上謂上誠意行之也辨讀為辦或曰三德卽忠信調和均辨也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書康誥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為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元刻作惟民其懋和若有疾與今書同案注則宋本為是今從之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屬也者謂著於事業也屬之欲反屬或為厲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一不類不以其類謂賞不當功罰不當罪儉當為險險謂徼幸免罪苟且求賞也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重之申亦重也再令曰申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時其事謂使人趨時不奪之也輕其任謂量力而使也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與滉同潢然水大至之貌也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化善化而為善者也是何邪則其道易平易可行其塞固其政令一其所充塞民心者固其防表明隄防標表明白易識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二則下二矣辟之若屮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辟讀為譬屮古草字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

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易與埸同端首也見賢遍反其候徼支繚候斥候徼巡也支繚支分繚繞言委曲巡警也其竟關之政盡察竟與境同盡察極察言無不察也是亂國已亂國多盜賊姦人故用苛察之政也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露是貪主已露謂無城郭牆垣主貪財民貧力不足故露也○露元刻作路古通用今從宋本觀其朝廷則其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不慤是闇主已便嬖左右小臣寵幸者也信者不慤所親信者不愿慤也主闇故姦人多容也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孰盡察俗謂風俗取謂賦斂與謂賜與計數計算也須待也孰精孰也盡察極察也其於計數貨財必待精孰極察然後行言不節易急於貪利者也其禮義節奏也芒軔僈楛是辱國已禮義節奏謂行禮義之節文芒昧也或讀為荒言不習孰也軔柔也亦怠惰之義僈與慢同楛不堅固也辱國言必見陵辱也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議是治國已安難不逃難也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慤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不汲汲於貨財也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榮國已陵僾陵言深於禮義也謹嚴也言不敢慢易也○案爾雅釋言淩慄也郭云淩戰慄釋文云案郭意當作陵然則陵謹義相近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雖舉在王公而必先親故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其臣下百吏汙者皆化而脩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躁急之人也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徵驗言其驗先見也上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漸進也將率不能則兵弱率與帥同上好攻取功則國貧民不得安業也○元刻無攻取二字上好利則國貧賦斂重也士大夫眾則國貧所謂三百赤芾○元刻作赤茀古通用工商眾則國貧農桑者少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不為限量則物耗費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垣築牆四周以藏穀也窌窖也掘地藏穀也穀藏曰倉米藏曰廩窌匹教反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時和得天之和氣謂歲豐也事業得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

敘耕稼得其文度上不奪農時也等賦以差等制賦貨財皆錢穀通名別而言之則粟米布帛曰財錢布龜貝曰貨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節謂薄斂開謂勸課時斟酌謂賦斂賑卹豐荒有制也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交無所藏言上下不相隱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孰而陳積有餘無食菜之色也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蹷蹷傾倒也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以一國扶持之至堅固也而無所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極也者貪也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是無宅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皆以貪失之也君人者亦可以覺矣以此自覺悟也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此言無道則雖大必至滅有道則雖小足以獨立也

凡攻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之也凡攻伐者不求討亂征暴之名則求貨財土地之利不然則以忿怒不出此三舉也為于僞反○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用為也行下孟反伉隆高伉舉也舉崇高遠大之事致忠信期文理期當為綦極文理謂其有條貫也布衣紃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閻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紃絛也謂編麻為之麤編之屨也或讀為紃穿王公不能與之爭名言名過王公也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載猶任也以國委任賢士則天下莫能隱匿言其國聲光大也若是則為名者不攻也伐有道祇成惡名故不攻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遠舉縣軍於遠也極戰苦戰也彼舉國欲與我如此則不可也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其境內也聚則保其險固視其可進謂觀釁而動也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午讀為迕遇也周禮籩人職云朝事之籩其實麷蕡鄭云麷熬麥今河閒以北煑種麥賣之名曰麷據鄭之說麷麥之牙蘖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撥麷如以手撥麷也麷音豐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藥猶醫也彼雖有所得不足以藥其所傷補其所敗言所獲不如所亡也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為利者不攻也愛己之爪牙畏也為仇敵為于僞反我將脩小大強弱之義以持慎之慎讀曰順脩小事大弱事彊之義守持此道以順大國也禮節將甚文珪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文謂敬事之威儀也珪璧所用聘好之物碩大也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所使行人往說之者則用文雅禮讓之士說音稅彼苟有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否不攻也為于僞反則國安於盤石壽於旗翼盤石盤薄大石也旗讀為箕箕翼二十八宿名言壽比於星也莊子曰傅說得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宿亦其類也或曰禮記百年曰期頤鄭云期要也頤養也○盤石卽磐石旗翼以其行度之多天官書亦有旗星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起而治之或曰按然後也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不唯持其所有而已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曹風鳲鳩之篇

持國之難易論守國難易之法也○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約已定隨卽畔之無日言不過一日文子作約定而反無日也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為欲無猒十黍之重為銖八兩為錙此謂以地賂強國割地必不多與故以錙銖言之猒一占反韓詩外傳作割國之錙垂以賂之也○案今本說文云銖權十分黍之重也以禾部云十二粟為一分十二分為一銖訂之則當為權十二分黍之重也楊云十黍之重為銖蓋用許說而轉寫脫誤八兩為錙又用禮記儒行鄭注與說文大銖異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單盡也國舉謂舉其國與人也盡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

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嬰繫於頸也寶謂珠玉中可寶者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雖爲之逢蒙視詘要橈膕君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也逢蒙古之善射者詘與屈同要讀爲腰橈曲也膕曲脚中古獲反盧當爲廬由與猶同言處女如善射者之視物謂微眇不敢正視也既微視又屈腰橈膕言之俯伏畏懼之甚也君盧屋妾謂處女自稱是君盧屋之妾猶言箕帚妾卑下之辭也雖畏懼卑辭如此猶不免劫奪也○逢蒙視言不敢正視也不必引善射人淮南子有籠蒙目視語君盧句疑有訛字故非有一人之道也謂不能齊一其人同力以拒大敵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但巧爲繁多拜請以長事之也則不足以爲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恥辱如此雖得免禍亦不足以爲持國安身之術明君不言也故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齊整也節奏禮之節文也謂上下皆有禮也百事齊於官百事皆有法度衆庶齊於下上政均平故民齊一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致極也極願來附也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名聲如日暴火炙炎赫也威强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揮而强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僥搏也烏獲秦之力人舉千鈞者焦僥短人長三尺者搏鬬也故曰事强暴之國難使强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荀子卷第六

荀子卷第七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天下用之利者無過於國制衍字耳）人主者天下之利埶也（埶之最利者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有國不如無國）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綦謂窮極之時○正文及其綦也上元刻有有也二字宋本無）齊湣宋獻是也（湣與閔同齊湣王為淖齒所殺宋獻宋君偃也為齊湣王所滅呂氏春秋云宋康王此云獻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為諡故與此不同）故人主天下之利埶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必將以道守之）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所宜謹慎擇之）仁人之所務白也（白明白也）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挈提舉也）（言挈提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言所務皆禮義也無以害之謂不以佗事害禮義也○正文挈國上元刻有故字）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擽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擽讀為落石貌也其所持心持國不行不義不殺無罪落然如石之固也○正文擽元刻從木作擽然落石貌今從宋本案老子德經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此注改擽從落而訓為石貌其義正合若如元刻作落石貌其於扶持之義相去甚遠觀注又云落然如石之固則非以落石訓擽明矣）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舉皆也所與為政之人則皆用義士謂若伊呂之比者也○正文首之字宋本無元刻有次下同）之所以為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謂若周穆王訓夏贖刑之類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志意也主所極信率羣臣歸向之者則皆義之志謂不懷不義之意也一曰志記也書典之有義者）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謂若大經也）（綦當為基基本也言以義為本仰魚亮反）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仲尼誠能義乎志意又加之以義乎身行）

（言志意及立身立行皆以義行下孟反）箸之言語（以義箸於言語謂所以論說皆明義也）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以善得濟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隱乎天下謂極昭明天下莫能隱匿之）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申亦重也既為政皆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襲無閒隙終始如一也）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閒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部當為剖謂開發也仲尼匹夫但箸空言）（猶得不隱乎天下今若以顯諸侯行義必如日月雷霆也）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齊當為濟以一國取濟於義一朝而名聲明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亳湯國都鄗與鎬同武王所都京也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非有它故）（但取濟於義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霸者亦有德義但未能至極盡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天下之謂條理者略有節奏也）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諾許也已不許也禮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怨信乎天下謂若齊桓不背柯盟之比也）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要約也皆知其可與要約不欺也要一堯反）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謂若伐原命三日之糧不降而退之比也）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與相親與之國謂若齊桓許赦魯衛不遂滅之為己利之比也）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綦亦當為基也）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伯讀曰霸又如字為諸侯之長曰伯春秋左氏傳曰策命晉侯為伯也）非本政教也（雖有政教未盡修其本也）非致隆高也（致極也不如堯舜禹湯之極崇高也）非綦文理也（言其駁襍未極其條貫）非服人之心也（未得天下歸心如文王此皆言雖未能備行王道以略信之猶能致霸也）故鄉方略（所向唯在方略不在用仁義也）審勞佚（審以佚待勞之術也）謹畜積（謹嚴畜積不妄耗費）修戰備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齺當相迎也齺然上下相向之貌齺士角反）故齊桓晉文楚

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其彊能危中國。）無它故焉，略信也。（雖未能濟義，略取信而行之，故能致霸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挈國以呼功利，（此論一權謀者也。提挈一國之人以呼召功利，言所務唯功利也。功，役使；利，貪求之也。）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張開。）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謂若梁伯好土功，詐其民曰寇將至之比。）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謂若楚靈王以義討陳蔡，因遂滅之比也。）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有土地貨財也。）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離析。）如是則敵國輕之，（不得人心，故輕之也。）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其極者則滅亡。）齊閔、薛公是也。（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閔王爲五國所伐，皆薛公使然，故閒言之也。）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緜緜常以結引馳外爲務。（緜緜，不絕貌。引讀爲靷。靷，引軸之物。結引謂繫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薛公不務德政，但使說客引軸馳騖於它國，以權詐爲務也。）故彊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三十三年，與秦敗楚於重丘，南割楚之淮北也。）西足以詘秦，（史記閔王二十六年，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北足以敗燕，（○此句楊氏無注，脫耳。案史記六國表及田敬仲完世家皆不載，唯燕世家載之，當在齊閔王十年。）中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於溫。舉，謂舉其國而滅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濟西。振，擊也。槁，枯葉也。）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戮，（爲天下大戮辱也。春秋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也。）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後世稽考，閔王爲龜鏡也。）是無它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各本無兩以字及而字，唯宋本有之，下文亦同。案篇首已有此二語，宋本亦無兩以字及而字，至此及下文乃並有之，以致其申重丁寧之意，似宋本爲長。）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者用霸王，不善擇者用權謀也。）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錯之，錯之險則危，（所，處也。錯讀爲措。）不可不善爲擇道然後道之，塗薉則塞，（不可不善爲擇道路而導達之。薉與穢同。塞謂行不通也。）危塞則亡。（所以爲之善擇○之字元刻作王，案此注有脫誤，似當云所以不可不善爲擇。）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非受之封土，然後爲安。一曰修封疆立城郭之謂也。）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設問之辭，既非封焉之謂，問以何法導達之，求誰人付寔之。誰子，錯誰人也。慎子曰：棄道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識識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也。）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答辭也。道皆與導同。）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荀子多重敘前語者，丁寧之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不以積久之法持之，則頹覆也。）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憚與坦同。言國者但繼世之主自新耳，此積久之法坦坦然無變也。隨巢子曰：有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圃田，是憚明而功者據。古憚與坦通。○案圃田，墨子作圃田。）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行之事，非法變也。或曰：國語襄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行，步也。○案或說是，古玉字本作王，與玉字形近易訛。）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固，何也？（設問之辭。一朝之日，謂今日之事明朝不同。日言易變也。一日之人，謂今日之生未保明日，言壽促也。厭讀爲黶。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鄭注云：閉藏貌。言事之易變、人之壽促如此，何故有黶然深藏千歲不變改之法乎。）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爲之也。（謂使百世不易可信之士爲政。）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又問之。）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以禮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士，不以壽千歲也。能自持則能持國也。）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爲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爲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

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君不可獨治也然則彊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謂若湯伊尹文王太公也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彊若燕昭樂毅也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謂若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之比也綦之而亡宋獻之比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巨者大之極也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小巨各半如水之分流也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卹親疏不卹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卹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己者之用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粹全也若舜禹皋陶湯伊尹周公綦大而王者也駁襍也若齊桓外任管仲內任豎貂則小巨分流者無一焉而亡無一賢人若厲王專任皇甫尹氏卿士綦小而亡者也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禮能正國譬衡所以辨輕重繩墨所以辨曲直規矩所以定方圓也正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錯置也禮記曰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也○正各本作故宋本作今從宋本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逸詩爲之則存不爲則亡此之謂也爲爲禮也○正文不爲下各本有之字宋本無但詩致所引有之字是宋本亦各異也案無之字者勝下二句楊注不以爲逸詩詩致連引之爲是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好聲色將何用哉○正文由字從宋本與猶同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綦極也綦或爲甚傳寫誤耳佚安樂也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具謂廣大富厚治辨彊固之道也無其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彊固之道焉有讀爲又辨分別事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宋本恬作怡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得於治國之中樂並音洛闇君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計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爲樂乃得憂焉將以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於乎讀爲嗚呼若言如此之言謂已上之說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在知其道守其職也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治使條理詳備一日如委曲列之無差錯也是所使夫百吏官人爲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頓碎之事既使百吏官人爲之則不足以此害人游燕之樂也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領也宿道止於道也向方不迷亂也臣下皆以宿道向方爲務不敢姦詐也是夫人主之職也論相乃是人主之職不在躬親小事也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事任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百畝一夫之守事業耕稼也耕稼窮於此無所移於人若人主必躬治小事則與匹夫何異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之大自揣日有餘言兼聽之日有餘也而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兼聽不足治也使

人爲之故得如此尸子曰堯南撫交阯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恕也韓子
曰夫爲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
之任勢使然也日而實反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虞王合校本作天下謂
天子一國謂諸侯也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顇莫甚焉耗謂
精神竭耗顇顦顇也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埶業臧獲奴婢
也方言曰荊淮海岱之閒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擒得謂
之獲皆謂有罪爲奴婢者故周禮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埶業權埶事業也○案方言燕
齊作燕之北郊又周禮其奴無婢字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
之以是一人之寡懸天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爲之言力不任之也爲之者役夫
之道也墨子之說也墨子之說必自勞苦矣論德使能而官施
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官施謂建百官施布職事傳曰
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
職而聽聽其政治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
議總領也議其所總之政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於內是總方而議之也
則天子共己而已共讀爲恭或讀爲拱垂拱而已也出若入若天下
莫不平均莫不治辨若如此也出若入若謂內外皆如此也謂如論德使能官施之
事或曰若順也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禮法大分在任
人各使當其職分也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
之也所患人主不知小國可以取天下之道也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
從之之謂也非謂它國負荷其土地來而從我之謂也道足以壹人而已
矣其道足以齊壹人故天下歸之也彼其人苟壹則其土地且奚去
我而適它彼國之人苟一於我則其土地奚往哉故百里之地其等位
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此論百里國取天下之道賢士有道德者也
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能士者才藝也循其舊
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擇舊法之

善者而明用之謂擇務本厚生之法而用之則民衣食足而好利之人順服也賢士一焉能
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
外矣具謂俱爲用也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埶矣竭盡也有等位爵服官職
事業是天下之人埶盡於此矣致忠信箸仁義足以竭人矣致極也箸明也
言極忠信箸仁義足以盡天下之人謂皆來歸也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
同者先危兩者合謂能盡埶盡人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
思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四方皆歸之
羿蠭門者善服射者也蠭門即蠭蒙學射於羿羿蠭蒙善射故射者服之蠭音逢
○案史龜策傳亦作蠭門音逢迎之逢亦讀爲鼂鼓逢逢之逢門與蒙一聲之轉耳漢書藝文志有逢門
射法二篇在兵家諸書多作逢字唯孟子揚子宋以後作逢音薄江反王良造父者善
服馭者也王良趙簡子之御韓子曰字伯樂造父周穆王之御皆善御者也馭與御同也聰
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埶從之人不服而埶
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王者之功盡此也故人主欲得善
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蠭門矣射及遠中細微之物欲得善馭
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調壹天下制秦楚
則莫若聰明君子矣荀卿在齊秦楚天下彊國故制之者也其用知甚
簡用智慮至少也其爲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綦可
樂也故明君以爲寶而愚者以爲難明君以任賢爲寶愚者以任賢
爲難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爲聖王兼制人人莫
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
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重多也直用反
○案正文物字元刻無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
謝甚高謝與榭同○案說文無榭字公羊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書泰誓釋文云臺榭本又作謝
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
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禮之與制如此其盛言盡人情之所欲也制度
以陳政令以挾挾讀爲浹浹洽也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

幽要政令之要約也禮記曰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幽囚也春秋傳曰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也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侈奢侈離乖離皆謂不遵法度名聲若日月功績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景嚮○景俗作影嚮宋本作響古通用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衆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閑靜莫愉焉閑隙也或讀為閑愉樂也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睪牢未詳睪或作畢言盡牢籠天下也新序作宰牢戰國策燕太子丹謂荊軻曰秦有貪功之心非盡天下之地牢海內之王其意不厭或曰睪讀如以薅荼蓼之薅牢與漢書丘嫂轑釜之轑義同皆料理幹運之意也○案後漢書馬融傳皋牢陵山章懷注云皋牢猶牢籠也引此作皋牢皋俗作皋亦轉為睪人苟不狂惑戇陋者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妒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外賢疏賢也偏舉偏黨而舉所愛也人主胡不廣焉無卹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廣焉開泰寬貌或曰讀為曠誠能實能也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還復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元刻無焉字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可以察如此之言也楊朱哭衢涂曰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楊朱戰國時人後於墨子與墨子弟子禽滑釐辯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衢涂歧路也秦俗以兩為衢或曰四達謂之衢覺如也半步曰蹞跌差也言此歧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故甚哀而哭之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也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為可哀甚於衢涂此謂求誠能之士也不求則滅亡故可哀甚於衢涂也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嘆君人者千歲而不知求誠能之士

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韋昭曰病也無行曰罷周禮以嘉石平罷民謂平之使善者也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愿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上一而王下一而亡一謂令行也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甲兵宋本作用兵今從元刻故湯以亳武王以鄗鄗與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四者齊也齊謂無所闕也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埶索為匹夫而不可得也即序於有天下之埶謂就王者之次序為天子也是無它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

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不以豪末不理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賤故聖王尤愛之孝經曰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為隆正也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愛敬其上故不敢踰越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民也○正文以同疑當作同以觀注以同用為言可見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其已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

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勸勉。辨並已解上也。)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貫日積日也，使條理平正。權制物使稱用。稱，尺證反。於)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人徒謂胥徒給徭役者也。械，器用也。皆有等宜，言等差皆得其宜也。挾讀為浹。)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數量然後行。(○各本作制數度量，今從宋本。)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官人列官之人，使吏所使役之吏。數，閱數也。大君子謂人君也。)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隆政，所隆之政也。當，丁浪反。)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主百事之要約綱紀者，謂相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也。(樞機在得賢相。人君當為君人也。)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論說之中無此事。能當謂能用人之當也。當皆丁浪反。)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為，(而為皆助語也。)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伯，(卑言功業卑於王者。)齊桓公閨門之內懸樂奢泰游抏之修，(伯讀為霸。縣簨簴也。泰與汰同。抏與玩同。言齊桓唯此是修也。)於天下不見謂修，(天下不謂之修飾也。)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是亦無它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要守在任賢也。)知者易為之興力而功名綦大，(智者知任賢之君也。)舍是而孰足為也。(舍是任賢之事，何足為之。言其餘事皆不足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道，行也。必行此任賢之事。)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上知音智。下知字有讀為又，下同。守少謂任賢恭己而已也。)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守多謂自任主百事者也，事煩則狂亂也。)

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謹謂守，無越思。行)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齊謂各當其事，不侵越也。)則雖幽閒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禮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閒讀為閑，辟讀為僻。安制謂安於國之制度，不敢踰分。徵，驗也。治國之徵驗在分定。)主道治近不治遠，(人主之道如此。)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當，丁浪反。)是過者也，猶不及也。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景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悖，惑。)辟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委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力不及故荒也。)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者也。(論，選擇也。指，指歸也。一法一指，皆謂紀綱也。盛讀為成，觀其成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要，取百事之治，考其得失也。要，一堯反。)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修飾使各當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效，致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也。)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索，求也。休，息也。)用國者，(○用，各本周，宋本元刻並作用。)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

謂亡湯武者循其道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
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
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賞當爲尚爵服賞慶以申重
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
保赤子潢與滉同大水貌也生民則致寬生民生活民謂衣食也使民則
綦理辯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
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
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無它故焉
子愉不字腊耳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不然汙漫突盜
以先之突陵觸盜竊也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之
請謁以悖之俳倡優侏儒短人可戲弄者悖亂也使愚詔知使不肖
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綦勞苦是故百姓賤之
如尩惡之如鬼字書無尩字蓋當爲尩尩病人也禮記曰吾欲暴尩而奚若新序作賤之如
應豕日欲司閒而相與投藉之去逐之司閒伺其閒隙投擿也藉踐也
一作投錯之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爲己死不可得
也說無以取之焉論說之中無以此事爲得也卒千忽反孔子曰審吾
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適人往適人也審愼
其與人之道爲其復來報我也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尙民而威尙上也使小人在上位而作威也
以非所取於民而巧若丘甲田賦之類也是傷國之大災也大
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謝園囿
也愈厭而好新是傷國厭足也一占又不好循正其所以有
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啖啖并吞之貌○案循正本卷都作修正似修字是
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
事任也謂斷決任事於外也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
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故事

變也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
傾覆也以不隆禮義爲成俗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夫衆庶百
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
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
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
爲之不然必將曲辨辨理也委曲使歸於理也朝廷必將隆禮義
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節義制
職分○敬節元刻作貴節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
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秩祿也其制馭百官必將齊一其制度使有守也
直其稅稅使不貪也關市幾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質律質劑也可
以爲法故言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禁姦人不偏踰也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司農云質劑平市
賈今之月平是也鄭康成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皆今之券書也左氏傳曰趙盾爲政董
逋逃由質要或曰質正也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愨而無詐矣百工
將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
忠信而不楛矣時斬伐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也佻與偷同緩也謂不迫促
也巧任巧者之任不迫促則百工自利矣楛謂器惡不牢固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晏子請發粟公不
許當爲路寢之臺令吏重其績遠其涂佻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故上悅乎君游民足乎食徐兆
亦與此同也○案所引晏子見襍上篇作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微不同縣鄙將輕田野
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
莫不朴力而寡能矣言質朴而力作不務它能也士大夫務節死
制然而兵勁然而當爲然後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
商賈敦愨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所求之物
皆給足也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
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
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
征則彊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辨也

荀子卷第八○此卷各本皆無注　嘉善謝氏校本

君道篇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偏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為嘖也○斗元刻作勝案三輔黃圖御宿園出栗十五枚一勝大梨如五勝與升通用敦槩即準槩嘖情也易繫辭傳見天下之賾京房作嘖太元嘖初一嘖則黃純于潛化在嘖也皆訓情此當作情實解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鄙○宋本世德堂本皆無鄙字今從元刻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嘖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而勸上之事元刻作勸上之事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為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為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為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為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為人弟曰敬詘而不苟○元刻作不悖請問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為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恭而不難所謂恭而安也說文鞏以韋束也此亦謂敬而不過於拘束也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變應宋本作變態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所為身也謹修飾而不危○修飾元刻作修勑案飾與飭勑古皆通用勑音賚然漢已來亦即作勑字用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而不懈○待俗本作侍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交游也緣義而有類○元刻作緣類而有義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

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元刻作理萬物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閒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請問爲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爲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案帝範注引君者儀也下有民者景也二句又君者槃也下有民者水也句無君者盂也二句）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修身未嘗聞爲國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元刻作是離狂生者也閒）狂生者不胥時而落（○胥須也）故人主欲彊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爲之也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介人詩致與元刻同宋本作价）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爲三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琱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游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是所衍也（○衍俗本作衞閒）聖王財衍以明辨異（○財衍元刻作則衞）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爲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偏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

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愨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肢之從心○四肢宋本作四支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爲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愼取相道莫徑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元刻循作修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流慆也○流慆疑即流淫元刻作謟無流字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善馭下俗閒本有及字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它故莫不失之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倜然乃舉太公於

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爲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爲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齫然而齒墮矣○齫當作齳與齳同韓詩外傳作齳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兩是子宋本俱作子是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其下猶足以爲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齵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牖嚮向同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惠宋本作慧古通用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填撫百姓○填卽鎮字元刻作鎮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謂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之謂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晻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材人○謂王者因人之材而器使之之道也愿愨拘錄計數纖嗇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也修飭端正○元刻修飭作修飾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元刻循作修不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知好士之爲美名也知愛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爲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爲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謂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安值將卑埶出勞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一內而曲辨之慮與臣下爭小察而綦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爲乎不可成此之謂也○不知道此下三十二字元刻無

荀子卷第八

荀子卷第九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臣道篇第十三

人臣之論 論人臣之善惡 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 解並在下 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 音悅或作悅 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 以佞媚為容態 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卹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 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圖謀也篡臣者篡奪君政也 內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 民親士信然後立功也而以字元刻無宋本有 ○ 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 刑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隨形動而輒隨不使違越也○刑元刻作形注同今從宋本 應卒遇變齊給如響 齊疾也給供給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卒變人所遲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聲卒蒼忽反 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 此明應卒遇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譽言見其本而知其末也待之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委曲皆成制度法象言物至而應無非由法不苟而行之也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 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亡態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 此言態臣甚於篡臣者蓋當時多用佞媚變詐之人深欲戒之故極言之也 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 蘇秦初相趙後仕燕燕死於齊故曰齊之蘇秦 楚之州侯 楚襄王佞臣也戰國策莊辛諫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不知穰侯方受令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韓子曰州侯相荊貴而荊王疑之因問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 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 皆變態佞媚之臣儀或作祿 韓之張去疾 蓋張良之祖漢書良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世事韓戰國策韓有張翠納賂於宣太后○韓昭侯至五世事俗本皆脫去宋本元刻並有之唯少襄哀王三字今并攷良傳補正 趙之奉陽 後語蘇秦說趙肅侯肅侯之弟奉陽君為相不說蘇秦蘇秦乃去之又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盧藏用云奉陽君名成又案後語奉陽君卒蘇秦乃從燕而來說肅侯合從之事而公子成武靈王時猶不肯胡服即公子成非奉陽君也 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 史記曰齊閔王既滅宋益驕欲盡滅孟嘗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後齊襄王立孟嘗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也○欲盡滅孟嘗史記作欲去孟嘗君 齊之管仲晉之咎犯 咎與舅同晉文公之舅狐偃犯其字也 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極也 國之吉凶人君賢不肖極於論臣也 必謹志之而慎自為擇取焉足以稽矣 志記也言必謹記此四臣之安危而慎自擇取則足以稽考用臣也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 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人不忤犯使怒也或曰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為相也 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 ○父兄宋本作父子兄弟今從元刻 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 比合也知讀為智 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 彊其亮切撟與矯同屈也○撟宋本作橋卷內同 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 事見平原君傳 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 抗拒也戰功曰伐左傳郤至驟稱其伐拂讀為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為咈違君之意也謂若信陵君違魏王之命竊其兵符殺晉鄙反軍不救趙之事遂破秦而存趙夫趙魏輔車相依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安國之危

除君之辱也○注或讀爲咈舊本咈作佛訛案說文咈違也今改正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爲己賊也○主惑二字疑衍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伊尹諫太甲箕子諫紂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於趙於魏下俗本並有也字宋本元刻皆無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設謂置於列位頗邪也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爲伸謂道行也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垂與陲同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獨謂自任其智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盛謂大業言饗其臣之功業也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滅掩沒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聖君無失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中君可上可下若齊桓公者也諂諛則遂成闇君也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補謂彌縫其闕削謂除去其惡言不敢顯諫闕匡救之也撟謂屈其性也拂違也撟拂則身見害使君有殺賢之名故不爲也拂音佛○拂讀爲弗前注是也此音佛誤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謂危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爲成俗言如此而不變若舊俗然也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逸詩

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敏謂承命而速行不敢更私自決斷選擇也○不敢有下元刻無以字下句同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爲志是事聖君之義也但稟命而已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撟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撟彊貌禮記曰和而不流彊哉撟剛折剛直面折也端志不邪曲也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雖調和而不至流湎雖柔從而不屈曲雖寬容而不爲亂也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曉然明喻之貌至道無爲不爭之道以至道則暴君不能加怒無不調和言皆不違拂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關當爲閒傳寫誤耳內與納同言既以沖和事之則能化易其暴戾之性時以善道閒納之也或曰以道調適於君之心中也若馭樸馬樸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牽制必縱緩之事暴君之難故重言之也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必在順適其性不驚懼也若食餧人使飢渴於至道如餧人之欲食或曰餧人餅與之食則必死今以善道節量與之不使狂惑也莊子曰人或則死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德故因使其改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辨其致憂之端則還害也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欣喜之時多所聽納故因以道入之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怨惡之人因君怒除去之也曲得所謂焉雖憂懼喜怒之殊委曲皆得所謂所謂鄉化見君性也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書伊訓也○案此逸書也

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疾遽也不疾言怠慢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之爲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爲也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恐錯誤耳爲或爲違○故無德元刻作故德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民之逆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謂匡救其惡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使君有害賢之名故爲下忠也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曰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

(此云紂未知孰是)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賢○正文不敬舊作不能謀今改正或疑是不能下脫敬字)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輕侮也言必見害)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言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於害而不知小人爲害有甚於此也)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其敬雖異至於忠信端慤不傷害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會而矜不能不以人之不肖逆詐待之而欲傷害之也質體也)忠信以爲質端慤以爲統(統綱紀也言己端慤自處而待物者也)禮義以爲文(用爲文飾)倫類以爲理(倫人倫類物之種類言推近以知遠以此爲條理也)喘而言臑而動而一可以爲法則(臑與勸學篇蝡同喘微言也臑微動也一皆也言動一息之間皆可以爲法則也臑人允反)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差賊害則少不爲人法則矣)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調和不爭競也)謹慎利也鬭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鬭怒是以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

通忠之順(忠有所擁塞故通之然而終歸於順也)權險之平(權危險之事使至於平也或曰權變也既不可扶持則變其危險使治平也)禍亂之從聲(君雖禍亂應聲而從之也)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闇君不知所以殺害忠賢而身死國亡也)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後能善違戾君然後立功出身死戰不爲私事而歸於至忠至公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不從遂矯君命破秦而魏國以安故似之)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奪者不義之名殺者不仁之稱上下易位則非貞也而湯武惡桀紂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不忍蒼生之塗炭而殺之是仁也雖上下易位而使賢愚當分歸於正道是貞也)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過而通情和而無經(經常也但和順上意而無常守)不卹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迷亂狂生(迷亂其君使生狂也)夫是之謂禍亂之從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此言反經合道如信陵湯武者也所以斬之取其齊也所以枉曲之取其順也所以不同取其一也雖似乖戾然終歸於理者也)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詩商頌長發之篇球玉也鄭玄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言湯既爲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綴著焉引此以明湯武取天下權險之平爲救下國者也)

致士篇第十四

(明致賢士之義)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謂使幽人明顯不蔽也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良進矣)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殘賊謂賊害人加累以罪惡加累誣人也)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隱亦蔽也忌謂妬賢雍讀曰擁)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行賂請謁者也)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流者無根源之謂愬譖也不官謂無主首也衡讀爲橫橫至橫逆而至也)聞聽而明譽之(君子聞聽流言流說則究自衡譽謂顯露其事不爲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敢獻其謀也)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上當爲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既當之後乃行其刑賞反與之也謂其言當於善則事之以賞當於惡則事之以刑當丁浪反)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愬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明通謂明白通達其意方起並起尚與上同上盡謂盡忠於上也)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下似當別爲一條)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

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爲浹，能以禮浹治者，則貴名明白。天下皆願從之也。○貴名白，王制篇作名聲日聞，此恐有誤。）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民勞之篇。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遠也。）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本作，猶本務也。）君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前王制篇亦有此數語，或是脫簡於彼。）

得衆動天，（得衆則可以動天，言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美意延年，（美意，樂意也。無憂患則延年也。）誠信如神，（誠信則如神明，言物不能欺也。）夸誕逐魂。（逐魂，逐去其精魂，猶喪精也。矜夸妄誕，作僞心勞，故喪其精魂。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此句有誤，當作而在乎不誠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無害行則賢不至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燿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蜩范是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多容，廣納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政之崇高在輔以中和察斷。斷，丁亂反。）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大不教而殺謂之虐，故爲政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也。）用其終爲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illegible]）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之言。義刑義殺，亦勿用即行之，當先教後刑也。雖先後不失，尚謂曰我未有順事，故使民犯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程者，物之準也；禮者，節之準也。（程者，度量之總名也。節，謂君臣上下之差等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言有程則可以立一二之數，有禮則可定君臣父子之倫也。）德以敘位，能以授官。（度其德以序上下之位，考其能以授所任之官，若夔典樂、伯夷典禮之比也。）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謂禮之節奏也。陵，峻也。侵陵亦嚴峻之義。生民，謂以德教生養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不弛慢，養民則欲寬容不迫切之也。）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節奏雖峻，亦有文節，不至於刻急。）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

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以爲人師法，不在博習也。與音豫。）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爲師；（誦謂誦經，說謂解說。謂守其誦說，不自陵突犯，言行其所學。）知微而論，可以爲師。（知精微之理而能講論。論，盧困反。）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回，流旋也。水深不湍駛，則多旋流也。）樹落糞本，（謂木葉落，糞其根也。○宋本作水深而洄，樹落則糞本，今從元刻。）弟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厚於己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此言爲善則物必報之也。）

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此數語全本左傳。考荀卿以左氏春秋授張蒼，蒼授賈誼，荀子固傳左氏者之祖師也。）

終

荀子卷第十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 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名戰國策曰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春申君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魏加曰異日者更贏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贏曰臣能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有閒鳴鴈從東方來更贏以虛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贏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故創痛也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以為距秦之將趙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後簡子十世孫或曰劉向敘云孫卿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臨武君卽孫臏也今案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為軍師則敗魏於馬陵至趙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疑臨武君非此孫臏也○案楊氏攷書名作荀卿子而此篇正文仍作孫卿子依漢以來相傳之舊也本篇內微子開封於宋注甚明注更贏楚策作更贏又其故創痛也策無其字此注脫故字今增又故創未息作故創痛未息今從策刪痛字 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 若順太歲及孤虛之類也 下得地利 若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之比也 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埶利也 乘埶爭利 所行者變詐也 奇計○所行新序三作所上 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 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閒也感忽恍忽也悠闇遠視不分辨之貌莫知所從出謂若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使敵人不覩魯連子曰弃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也○案齊策載魯連與燕將書云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彼上文云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則下句不當又云感忿此引作感忽是也新序又作奄忽義亦同注立字舊脫今補 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 孫謂吳王闔閭將孫武吳謂魏武侯將吳起也 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 帝王之志意如此也 君之所貴權謀埶利也所行攻奪變詐也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 路暴露也亶讀為袒露袒謂上下不相覆蓋新序作落單 君臣上下之閒滑然有離德者也 滑亂也音骨言彼可欺詐者皆如此之國 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 撓攪也以指撓沸言必爛也新序作以指繞沸 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 說仁人上下相愛之意 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 先驚頭目使知之而後擊之豈手臂有不救也 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 聽猶耳目也言遠人自為其耳目或曰謂聞諜者 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 耳目明而警戒相傳以和無有二心也一云傳或為搏搏衆也而一如一也言和衆如一也 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 卒卒伍列行列言動皆有備也 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 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使短潰壞散也新序作銳則若莫邪之利鋒也○延新序作鋌韓詩外傳三作延居又兌作銳居案延讀延袤之延東西曰延嬰今攖字謂橫而則其鋒長攖之者皆斷也兌讀為銳謂直擣則其鋒利觸之者潰也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圜居一例可知法未是矣 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 圜居方止謂不動時也則如大石之不可移動也○方止各本作方正今從新序案外傳作方居案 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 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或曰鹿埵垂下之貌如禾實垂下然埵丁果反隴種遺失貌如隴之穜物然或曰卽龍鍾也東籠與涷瀧同沾溼貌如衣服之沾溼然新序作隴種而退無鹿埵字○垂下之貌舊脫垂字今補案說文禾實垂下謂之穗丁果切楊意埵讀為搥故音義皆與之同也又卽龍鍾也舊脫龍字龍鍾乃當時常語今補又案方言瀧涿謂之霑漬廣韻涷瀧霑漬也故楊云涷瀧沾溼貌舊誤作涷瀧今改正沾亦霑之誤字也 且夫暴國之

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如長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肎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豈又○新序作豈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不可得詐襲也故仁人用國日明，日益明察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謀慮與之為敵者土地必見侵削反謂不服從也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詩殷頌武王湯也發讀為旆虔敬遏止也湯建旆興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為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之也

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設謂制置道謂論說教令也行謂動用也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強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勢。率與帥同所類反道說也效驗也孝成王見荀卿論兵謂王者以兵為急故遂問用兵之術荀卿欲陳王道因不答其問故言凡在大王之所務將帥乃其末事耳所急教化也遂盡說湯武五霸及戰國諸侯之事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弱之本也。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卬古仰字不仰不足仰也下託上曰仰宜向反能教化且長養之是足仰○以上注觀之正文當本是上不卬衍足字下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強弱之凡也。效驗也功戰功也效功謂不使賞僭也重祿重難其祿不使素餐也節忠義也君能隆禮驗功則強上戰功輕忠義則弱大凡如此也好士者強，不好士者弱，士賢士也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信謂使下可信民齊者強，民不齊者弱，齊謂同力賞重者強，賞輕者弱，重難其賞使必賞有功則強輕易其賞則弱也刑威者強，刑侮者弱，刑當罪使民可畏則強不當罪則人侮慢故弱也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

強，攻當為功功精好加功者也器械牢固便利於用則強也○攻與工功古多通用攻治也即依本字不改亦可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窳器病也音庾楛濫惡謂不堅固也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重難用兵者強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政多門則弱也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技材力也齊人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為技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八兩曰錙本賞謂有功同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錙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也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可偷竊用之也毳讀為脆史記聶政謂嚴仲子曰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渙易說卦曰渙者離也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若飛鳥言無憑依也無日言傾側反覆之速不得一日也○注言無憑依也宋本作言無憑依而易也今從元刻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此與賃市中傭作之人而使之戰相去幾何也○正文其去宋本作其出今從元刻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武卒選擇武勇之卒號為武卒度取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者之：衣三屬之甲，如淳曰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也文太於氣反屬之欲反○案考工記釋文屬之反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置戈於身之上謂荷戈也○元刻作負矢無服字與漢書同冠軸帶劍，軸與胄同漢書作胄帶劍顏古曰著兜鍪而又帶劍也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贏負擔也日中一日之中也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稅也顏師古曰利謂給其便利之處中丁仲反復方目反○注不征衆衆字誤擬作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此守試者筋力數年而衰亦未可奪其優復使皆怨也改造更選擇也則又如前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優復既多則稅寡賞用賞乏故國危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生民所生之民陿阸謂秦地險固也酷烈嚴刑罰也地險固則寇不能害嚴刑罰則人皆致死也○陿阸俗本作狹隘今從宋本劫之以埶，謂以威埶劫迫之使出戰隱之以阸，謂隱蔽以險阸使敵不能害鄭氏曰秦地多阸藏隱其民於阸中也忸之以慶賞，忸與狃同串習也戰勝則與之同賞慶使習戰

以爲讎恨女九反鰌之以刑罰鰌藉也不勝則以刑罰陵藉之莊子風謂蛇曰鰌我亦勝
我音秋或作蹴七六反○案鰌亦音職見彊國篇注元刻七六作七由非今從宋本使天下之
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後
功之守險阸而用之既得勝乃賞其功所以人肯爲戰而立功者衆也功賞相長也
五甲首而隸五家有功而賞之使相長獲得五甲首則役隸鄉里之五家也是最
爲衆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爲之
有根本不徼一時之利故能衆彊長久也不復其戶利其田宅故多地也以正言比齊魏之苟且爲正言
秦亦非天幸有術數然也四世孝公惠王武王昭王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
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
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以魏遇秦猶以焦熬
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有遇之者一句似專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云以魏遇秦殆以當時無
湯武并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爲說或云末二句當并從齊說下兼是數國者皆干
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
節之理也干求也言秦魏雖足以相勝皆求賞蹈利之兵與傭徒之人鬻賣其力作無異未有
愛貴其上爲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踰越極於忠義之心不爲非之理者也諸侯有能微妙
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微妙精盡也節仁義也作起也殆危也諸侯有能精
盡仁義則能起而兼危此數國謂擒滅之○舊本注作則能起而無危也兼此數國謀今據正文劃正
故招近募選隆埶詐尚功利是漸之也近當爲延傳寫誤耳招延
謂引致之也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此論齊之技擊也隆埶詐謂以威埶變詐爲尚此論秦也尚
功利謂有功則利其田宅論魏也漸進也言漸進而近於法未爲理也或曰漸浸漬也謂其賞罰誘可漸
染於外中心未悅服齊子廉反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服其心是齊壹人之術也故
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猶齊之技擊不可以當魏之武卒也以詐遇齊
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辟音譬墮毀也錐許唯反非天下之愚
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一舉而定不必試也湯武之誅桀
紂也拱揖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其元惡其餘獷悍者皆

化而來臣役也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
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以禮義教化大齊之謂湯
武也小謂未能大備若五霸者也治鄰敵言鄰敵受其治化耳○宋本故兵大齊提行起今案連上文是
或中間有注脫去耳若夫招近募選隆埶詐尚功利之兵則勝
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爲雌雄耳矣翕斂也代
翕代張代存代亡若言代强代弱也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由用也以
詐力相勝是盜賊之兵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
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田單齊襄王臣安平君也史記
莊蹻者楚莊王苗裔楚威王使將兵循江上略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地肥饒數千里
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衛鞅秦孝公
臣封爲商君者也繆蟣未聞也是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
其道一也雖衛不同皆出於變詐故曰其道一也○相君元刻作相若注首有相若相似也五
字今從宋本未及和齊也數子之術未能及於和齊人心也掎契司詐權
謀傾覆未免盜兵也契讀爲挈挈持也掎挈猶言持擠也司讀爲伺伺詐欺詐也皆謂
因其危弱掩襲之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
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入禮義教化之域孟康曰入王兵之域也然而
未有本統也本統謂前行素修若湯武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
是強弱之效也湯武王而桓文霸齊魏則代存代亡是其效也孝成王臨武
君曰善請問爲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是智
之大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
成不可必也不可必不得必謂成功忘其警備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多功衆人以不必必
必故无功也○成不可必也五字乃起下之詞注不得必三字宋本元刻皆無俗閒本有之下引莊子語
舊本多訛今悉從元刻改正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
必以信處舍收臧欲周以固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周密牢固則敵不能
陵奪矣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靜則安重而不爲輕舉動則疾
速而不失機權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謂使閒諜觀敵欲潛隱深

(入之也伍參猶錯雜也使閒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閒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也)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道言行也也)夫是之謂六術。(自制號政令己下有六也)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強使人出戰而輕敵)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孰謂精審泰謂不吝賞也)夫是之謂五權。(五者為將之機權也)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至謂一守而不變)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百官軍之百吏得序各當其任)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不苟徇上意故主不能喜不為變詐故敵不能怒也)夫是之謂至臣。(為臣之至當也)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謀慮必在事先重之以敬備戒權而有備也)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必無覆敗之禍也)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不務越逐也書曰不愆于五步六步乃止齊焉)行如戰，有功如幸，(不務驕矜)敬謀無壙，(無壙言不敢須臾不敬也壙與曠同)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天下莫及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死謂不棄之而奔亡也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軍之所重在順命故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令教令也言使之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同也)不殺老弱，不獵禾稼，(獵與躐同踐也)服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服謂不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距捍者犇命謂犇走來歸其命者不獲之為囚俘也犇與奔同)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扞其賊謂為賊之扞蔽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順刃謂不戰偝之而走者蘇讀為傃傃向也謂相向格鬭者貢謂取歸命者獻於上將也)微子開封於宋，(紂之庶兄名啟歸周後封於宋此云開者蓋漢景帝諱劉向改之也)曹觸龍斷於軍，(說苑曰紂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臣當是說苑誤又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說趙太后請長安君質秦豈復與古人同官名乎○史記趙世家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言字當屬下讀趙策誤作觸聾當以此注為正)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仆猶言匍匐也新序作竭走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師長)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德義未加所以敵人不服故不攻擊也且懸勸我之士卒也)上下相喜則慶之，(敵人上下相愛悅則慶賀之豈尚侵伐乎)不屠城，(屠謂毀其城殺其民若屠者然也)不潛軍，不留衆，(不久留暴露於外也)師不越時，(古者行役不踰時也)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東征西怨之比)臨武君曰：善。

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陳囂荀卿弟子)(言先生之議常言兵以仁義為本也)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愛人則惡其殺傷循理則不欲爭奪焉肯抗兵相加乎)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非謂愛人循理)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伐亦誅也書曰放驩兜于崇山也)舜伐有苗，(命禹伐之書曰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之)禹伐共工，(書曰流共

工于幽州皆堯之事此云禹伐共工未詳也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夏殷或稱王或稱帝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蓋亦論夏殷也至周自貶損全稱王故以文武為兩王也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詩曹風鳲鳩之篇

李斯問孫卿子曰李斯孫卿弟子後為秦相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便其所從之事而已謂若劫之以埶隱之以阸狃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之比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汝以不便人為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吾以大便人為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於君○書本作凡在於軍今案當是君字將率末事也荀卿前對趙孝成王有此言語弟子所知故引以荅之也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漢書諰作鰓蘇林曰讀如慎而無禮則葸之葸鰓懼貌也先禮反張晏曰軋踐轢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本統前行素修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前行素修謂前已行之素已修之行讀如字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本謂仁義末謂變詐世所以亂亦由不求於本而索於末如李斯之說也

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摠也辨別也摠要也強國謂強其國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元刻得作一史記禮書韓詩外傳四皆同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由用也道即禮也用禮即行不用禮雖堅甲廢刑皆不足特也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鞈如金石鞈堅貌以鮫魚皮及犀兕為甲堅如金石之不可入史記作堅如金石鞈古洽反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犀兕堅如金石之狀也宛鉅鐵釶慘如蠭蠆宛地名屬南陽徐廣曰大剛曰鉅鉇與鍦同矛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矛吳揚之閒謂之鍦言宛地出此則鍦為矛慘如蜂蠆言其中人之慘毒也鍦音曾○案今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閒謂之鍦無自關而西謂之矛七字輕利僄遬卒如飄風言楚人之趫捷也僄亦輕也匹妙反或當為嫖姚之嫖嫖驍勇也遬與速同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殆謂危亡也垂沙地名未詳所在漢地理志沛郡有垂鄉豈垂沙乎史記楚懷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昧與蔑同○垂沙史記作垂涉莊蹻起楚分而為三四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莊蹻楚將言其起為亂後楚遂分為四韓子曰楚王欲伐越莊子曰臣患目能見百步而不見其睫王之兵敗於秦晉莊蹻為盜境內吏不能禁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蹻初為盜後為楚將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鄧林北界鄧地之山林緣繞也方城楚北界山名也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舉謂舉而取之鄢郢楚都振擊也槁枯葉也謂白起之伐楚一戰舉鄢郢也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刳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列女傳曰炮烙為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火中紂與妲己大笑烙古責反○炮烙之刑古書亦作炮格之刑格讀如庋格之格古閣格一也史記索隱鄒誕生音閣此注云烙古賁反可證楊時本尚作格也殺戮無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懍然悚栗之貌莫自謂必全其命也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試用也詘服也城郭不辨辨治也或音辨溝池不抇抇古掘字史記作城郭不集溝池不掘文子曰無伐樹木無抇壙墓錯亦音掘或曰抇當作抇篆文抇字與抇字相近遂誤耳○案此辭之抇不當為古掘字注前一說非後一說當作抇是也正論篇大古薄葬故不抇亂今厚葬飾棺故抇也又列子說符篇餓而抇其谷呂覽節喪篇葬淺則狐貍抇之皆作抇字知

此拙字誤固塞不樹機變不張固塞謂使邊境險固若今之邊城也樹立也塞先代反機變謂器械變動攻敵也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內當為固史記作晏然不畏外而固也明道而分鈞之○史記外傳俱作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響和胡臥反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郵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郵怨也流行也言通流也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殺一人謂殛鯀于羽山刑二人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傳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厲謂抗舉使人畏之

凡人之動也爲賞慶爲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埶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埶詐除阸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焉慮無慮猶言大凡也除謂驅逐阸謂迫蹙若秦劫之以埶隱之以阸扭之以慶賞之類阸或爲險也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北敗走也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爲北也○大寇則至王元刻則字在至下下屬下句勞苦煩辱則必犇犇與奔同霍焉離耳下反制其上霍猶渙焉也離散之後則上下易位若秦項然故賞慶刑罰埶詐之爲道者傭徒粥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衆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事作業任力役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若祓不祥敦厚也毒害也孽謂祓除之也○案方言諄憎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之諄憎此敦當與諄同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爲利

邪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戇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修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有能化善修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於是像之中更有能自修德者也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爲害邪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持此以養之也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雕雕章明之貌雕雕猶昭昭也○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爲者化存至也言所至之處畏之如神凡所施為民皆從化也而順○此上有脫文下云為之化而愿為之化而公如此句亦當是為之化而順其上脫六字或若干字不可知矣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急也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旁偏頗也辟讀爲僻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矜謂夸汰糾謂好發摘人過者也收謂掠美者也繚謂繚繞言委曲也四者皆驕陋之人今被化則調和也夫是之謂大化至一大化者皆化也至一極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其來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舊本有注號之耳宋本作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與今詩同今從元刻若道王舊亦作猷字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爲我民故辟門除涂以迎吾入辟與闢同開也除涂治其道涂也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因其民之愛悅襲取其處皆安言不驚擾也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比親附也施令則民親比之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兪強是以德兼人者也兪讀為愈下同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埶為我埶所劫也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兪衆奉養必費奉養戎甲必煩費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兪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

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窌之粟以
食之地藏曰窌掌窌主倉廩之官窌匹孝反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
司以接之立溫良之有司以慰接之懼其畔去也已期三年然後民可
信也已過也過一期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新歸之民可信本非慕化故也是故得地而
權彌輕兼人而國愈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
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
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凝定也堅固定有地為難○舊本不提行今案
當分段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
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
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上地上黨之地完全言城邑也富足
言府庫也趨歸也七朱反史記秦攻上黨韓不能救其守馮亭以上黨降趙趙使馬服子將兵距秦秦使
白起大破馬服於長平坑四十餘萬而奪其地殺戮蕩盡○注蕩疑作殆故能并之而不
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
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強得其地則能定之則無有
強而不可兼并者也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薄與亳同滈與鎬同皆百里
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故
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
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
王者之事畢矣

荀子卷第十

荀子卷第十一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嘉善謝氏校本

彊國篇第十六

刑范正刑與形同范法也刑范鑄劍規模之器也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火齊得謂生孰齊和得宜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齊才細反剖刑而莫邪已剖開也莫邪古之良劍然而不剥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繩剝脫謂刮去其生澀砥厲謂磨淬也剝脫之砥厲之則劙盤盂刎牛馬忽然耳劙割也音離盤盂刎牛馬蓋古用試劍者也戰國策趙奢謂田單曰吳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盂盤盂皆銅器猶鍾鼎無聲及斬牛馬者也忽然言易也○劙朱本作劙元刻作劙皆訛今改正彼國者亦彊國之剖刑已如彊國之初開刑也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彼國者亦有砥厲禮義節奏是也節奏有法度也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亡幽深傾險使下難知則亡也○正文及注亡字上元刻並有盡字宋本無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暴察謂暴急嚴察也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禮樂則修分義則明分謂上下有分義謂各得其宜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形見也愛利人之心見於外也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帝天神也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申商之比黭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黭然卒至之貌說文云黭黑色猶闇然黭烏感反厭讀為壓如是百姓劫則致畏見劫脅之時則畏也○正文致字據宋本補韓詩外傳六亦同嬴則敖上稍嬴緩之則敖慢嬴音盈○俗本上字在下句首今從宋本移正外傳亦同執拘則最得間則散最聚也間隙也公羊傳曰會猶最也何休曰最聚也敵中則奪敵人得中道則奪其國一曰中擊也丁仲反非劫之以形埶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振動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讙敖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心讙喧譁也敖喧噪也亦讀為嗷謂叫呼之聲嗷嗷然也五刀反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賁讀為憤憤然也民逃其上曰潰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也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後語孟嘗君客有公孫成豈後為齊相乎或曰公孫名忌子發楚令尹未知其姓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曰蔡聖侯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左抗幼妾右擁嬖女馳騁乎高蔡之閒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于宣王繫以朱絲而見之史記蔡侯齊為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案楚策左抗作左抱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歸致命於君言蔡侯自奉其社稷歸楚非己之功也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舍子發名屬請也之欲反二三子楚之諸臣也理其地謂安輯其民也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既楚發其賞既謂論功之後發行也子發辭曰發誡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徙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誡教也凡發誡布令而敵退則是長其主徙舉相攻而敵退則是長其將合戰用力而敵退則是長其衆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是時合戰用力而滅蔡故曰衆威此已上公孫子美子發之辭也已下荀卿之辭也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固陋也其致命恭其辭賞則固陋非坦明之道也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自古皆然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彼彼賞罰也言彼賞罰者乃先王之道齊一人之本善善惡惡之報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為治必用賞罰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

享其成，羣臣享其功。（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爵謂若秦庶長、不更之屬。官人，羣吏也。庶人，士卒也。秩祿皆謂廩食也。）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人皆受賞，子發獨辭，是使興功之臣墮廢其志，受賞之屬慚恥於心。）無僇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夫先祖有寵錫，則子孫揚其功；族黨遭刑戮，則後世蒙其恥。今子發自謂無功，則子孫無以稱揚，雖無刑戮之恥，而後世亦抑損卑下，無以光榮也。○正文抑卑其，宋本作卑乎。）案獨以爲私廉，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荀卿子說齊相曰：（○此七字元刻無，從宋本補。）處勝人之埶，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埶，不以勝人之道，（以刑。）厚於有天下之埶，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埶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埶也，是爲是，非爲非，能爲能，不能爲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併讀曰屏，棄也。屏棄私欲，遵達公義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埶，亶有之矣。（亶讀爲擅，本亦或作擅。或曰：亶，誠也。）然則胡不敺此勝人之埶，赴勝人之道，（敺，謂駕馭之也。或作謳歌此勝人之埶，誤也。）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求賢而託之，以王使輔佐也。）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爲義矣。（國內皆化之也。）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于庶人，莫不爲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天下皆來歸義也。）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爲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爲，案直爲是世俗之所以爲，（不爲勝人之道，但爲勝人之埶。）則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爲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楚在齊南，故曰前。縣，聯繫之也。）大燕鰌吾後，（燕在齊北，故曰後。鰌，蹴也，藉也，如蹴踏於後。莊子曰：風謂蛇曰：鰌我必勝我。本亦作蹴吾後也。）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魏在齊西，故曰右。鉤，謂如鉤取物也。西壤，齊西界之地。若繩，言細也。）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襄賁、開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漢書地理志二縣皆屬東海郡。賁音肥。）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一國謀齊，則三國乘其微。）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分齊，則斷爲四，謂楚取其二，魏燕各取其一也。）三國若假城然耳，（言齊如三國之寄城耳，不久當歸之也。）必爲天下大笑。曷若？（天下必笑其無謀滅亡，問以爲何如也。）兩者孰足爲也？（兩者，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埶。一則天下歸，一則天下笑。問何者可爲也。）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世謂繼也。）埶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埶謂國籍之所在也。）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衆數以億萬，（其數億萬。）俄而天下倜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倜然，高舉之貌皆也。犇與奔同。）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反音翻。翻然，改變貌。惡，烏路反。）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假設問答。）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爲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爲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汙漫爭奪貪利是也。（汙漫，謂穢汙不絜也。或曰：漫，謂欺誑也。汙，烏路反。漫，莫但反。）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並乎湯武，（辟讀爲譬。稱，尺證反。）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統，制治也。）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而往，猶已上也。言有兵四五萬已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致彊勝，不必更待與國之衆也；若不崇信，雖有與國之衆，猶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修政矣。（有數百里之地，修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荀卿書言湯武以百里之地王天下，今言此者，若言常人之理，非論聖人也。）今

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陶當爲檮杌之檮或曰當爲逃謂逃匿其情與謂黨與之國也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汙漫突盜以爭地突謂相淩犯也然則是弃己之所安彊而爭己之所以危弱也損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所有餘損減也重多也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不足謂信與政有餘謂衆與地也名可乎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咶與舐同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爲人臣經縊也救縊而引其足縊愈急也者不恤己行之不行上行下孟反下行如字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詩曰臨衝閑閑韓子曰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彊弩趨發平城距衝不若堙內伏橐或作距衝蓋言可以距石矣○案所引韓子見八說篇云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平城距衝不若堙穴伏橐所云日中奏百卽荀對議兵篇所謂魏之武卒日中而趨百里是也奏百自屬上文不當連引內穴古多通用橐橐互異疑此橐字是與韛協若不用韛則疑是橐字與韛同吹火韋囊也管子揆度篇有此字羞而不爲也屈大就小務於苟得故羞而不爲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歾頸也歾當爲刎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詩大雅版之篇義已解上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力術彊兵之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言用力術則止當用義術則行發此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爲秦奈何孫卿曰力術止義術行秦之謂也○此所引新序今本脫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計諰諰然諰思里反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彊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己者使耳說音悅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閒此楚頃襄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爲秦所虜而死也至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鄢郢燒先王墓於夷陵襄王兵散

遂不復戰東北保陳城廟主也辟如字謂自屏遠也或曰讀爲避視可司閒案欲剡其脛而以蹈秦之腹視可謂覗其下可伺也剡亦斬也○元刻作伺也下有司音伺閒隙也六字宋本無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讎人役也秦能使讎人爲之徒役謂楚襄王七年迎婦於秦城十五年與秦伐燕二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入太子質之爲也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曷謂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封畿之內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也漢書地理志沙羨縣屬江夏郡此地俱屬秦是有江南也○羨音夷北與胡貉爲鄰西有巴戎巴在西南戎在西皆屬秦東在楚者乃界於齊謂東侵土地所得者乃與齊爲界也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漢書地理志臨慮縣名屬河內今屬相州也○慮音盧在魏者乃據圍津卽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圍當爲圉漢書曹參下修武度圍津顏師古曰在東郡豈古名圉津轉寫爲圍或作韋津今有韋城是邪史記朱忌謂魏安釐王曰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垝圍聲相近疑同垝居委反其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剡然侵削之貌苓地名未詳所在或曰苓與靈同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靈壽縣今屬眞定或曰苓當爲卷案卷縣屬河南非趙地也松柏之塞蓋趙樹松柏與秦爲界今秦據有之負西海而固常山負背也常山本趙山秦今有之言秦背西海東向以常山爲固也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彊殆中國秦之彊能危殆中國殆或爲治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宋本無然字元刻有與前同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此句或疑當在彊殆中國句下然則奈何曰節威反文節減威彊復用文理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全謂德全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使聽咸陽之政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錯置也謂捨而不伐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於塞外三字衍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殆庶幾也秦若使賢人爲政雖築明堂朝諸侯庶幾可

矣。或曰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為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或曰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為秦築帝宮也。戰國策韓王謂張儀曰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蕃，是也。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應侯，秦相范睢，封於應也。杜元凱云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也。○案杜注無南字。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埶便，山林川谷美，謂多良材及溉灌之利也。天材之利多，所出物產多也。是形勝也。形，地形便而物產多，所以為勝也。故曰如高屋之上而建瓴水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流，邪淫也。汙，濁也。不流汙，言清雅也。其服不挑，挑，偷也。不為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也。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及，至也。至縣邑之廨署。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楛，音苦。濫惡也。或曰讀為王事靡盬之盬。盬，不堅固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倜然，高遠貌。觀其朝廷，其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其閒，朝退也。古莧反。恬然，安閒貌。如無治者，如都無聽治處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有功。古之至治，有如此者，今秦似之。雖然，則有其諰矣。諰懼。○正文元刻作則甚有其諰也。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縣音懸。謂縣繫。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粹，謂全用儒道。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常須日日留心於庶事，不可怠忽也。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敦比，精審躬親之謂。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為積也大；數，音朔。博，謂所縣繫時日多也。大，謂積小以成大，若纍垤然也。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為積也小。時日既少，則所積亦少也。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善，謂愛惜不怠弃也。補漏，謂不能積功累業，至於微漏然後補之。大荒，謂都荒廢不治也。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霸者敬時，動作皆不失時。或曰時變則懼治之不立也。僅存之國危而後慼之，慼，憂也。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所悔之事不可勝舉，言多甚也。霸者之善箸焉，可以時託也，霸者其善明著，以其所託不失時也。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日記識其政事，故能功名不可勝數。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引之以明積微至著之功。

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上行下效。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惡與姦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此姦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為人上者，不可不順也。不可不順義。或曰當為慎。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節節謂限禁也。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得其節則上安而下調也。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義之情皆在得其節。然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慎或為順。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曠，空也。空謂無草也。芸謂有草可芸鋤也。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言近者未理，不暇及遠。魯連子謂田巴曰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白刃扞乎胸，則目不見流矢。扞蔽也扞蔽於胸謂見斬刺也懼白刃之

甚不暇流矢也憂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言不惜十指而救首也拔或作校或作枝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疾痛也養與癢同言非不以頸幹流矢十指為務痛癢緩急也有所先救者也言此者喻人君當先務禮義然後及他事也

天論篇第十七

天行有常天自有常行之道也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吉凶由人非天愛堯而惡桀也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謂農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養備謂使人衣食足動時謂勸人勤力不失時亦不使勞苦也養生既備動作以時則疾疹不作也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貳即倍也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畜積有素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既無飢寒之患則疫癘所不能加之也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略減少也罕希也養略謂使人衣食不足也動希言怠惰也衣食減少而又怠惰則天不能全也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薄迫也音博祆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非天降災人自使然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知在人不在天斯為至人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之職任如此豈愛憎於堯桀之間乎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其人至人也言天道雖深遠至人曾不措意測度焉以其無益於理也若措其在人者慕其在天者是爭職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人能治天時地財而用之則是參於天地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舍人事而欲知天意斯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列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隨旋相隨回旋也炤與照同陰陽大化謂寒暑變化萬物也博施謂廣博施行無不微也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和謂和氣養謂風雨不見和養之事但見成功斯所以為神若有真宰然也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言天道之難知或曰當為夫是之謂天功脫功字耳唯聖人為不求知天既天道難測故聖人但修人事不務役慮於知天也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言人之身亦天職天功所成立也形謂百骸九竅神謂精魂天情所受於天之情也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耳辨聲目辨色鼻辨臭口辨味形辨寒熱能謂其所能皆可以接物而不能互相為用官猶任也言天之所付任有如此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心居於中空虛之地以制耳目鼻口形之五官是天使為形體之君也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財與裁同飲食衣服與人異類裁而用之可使養口腹形體故曰裁非其類以養其類是天使奉養之道如此也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順其類謂能裁者也逆其類謂不能裁者也天政言如賞罰之政令自天職既立已上並論天所置立之事已下論逆天順天之事在人所為也暗其天君昏亂其心亂其天官聲色臭味過度棄其天養不能務本節用逆其天政不能養其類也背其天情好惡喜怒哀樂無節以喪天功喪其生成之天功使不蕃滋也夫是之謂大凶此皆言不修政違天之禍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知務導達不攻異端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言聖人自修政則可以任天地役萬物也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其所自修行之政曲盡其治其所養人之術曲盡其適其生長萬物無所傷害是謂知天也言明於人事則知天物其要則曲盡也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也亦猶大巧在所不為如天地之成萬物也若偏有所為則其巧小矣大智在所不慮如聖人無為而治也若偏有所慮則其智窄矣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志記識也聖人雖不務知天猶有記識以助治道所以記識於天者

其見垂象之文可以知其節候者是也謂若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者也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以記識於地者其見土宜可以蕃息嘉穀者是也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數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然之數事謂順時理其事也所記識於四時者取順時之數而令生長收藏者也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知謂知其生殺也所以記識陰陽者為知其生殺效之為賞罰以治之也知或為和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官人任人欲任人守天在於自守道也皆明不務知天之義也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或曰當時星辰書之名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繁多也蕃茂也畜積收臧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皆言在人不在天地與時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引此以明吉凶由人如大王之能尊大岐山也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為小人匈匈也輟行匈匈喧譁之聲與訩同音凶又許用反行下孟反○三輟字上俗閣本皆有而字宋本無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道言也君子常道大必守其道小人則計一時之功利因物而遷之也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以言守道不違何畏人之言也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節謂所遇之時命也若夫心意修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在天謂富貴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錯置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

進也求己而不苟故日進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望僥倖而不求己故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皆有慕有不慕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縣者在此耳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假設問答無何也言不足憂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星隊天地之變木鳴陰陽之化罕希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以其罕至謂之怪異則可因遂畏懼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並世起謂一世之中並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祆則可畏也物之既至可畏者在人之祆也楛耕傷稼耘耨失薉政險失民楛耕謂麤惡不精也失薉謂耘耨失時使穢也政險威虐也薉與穢同○耘耨失薉韓詩外傳二作枯耘傷歲枯與楛同疑是也此處句法不一律注強為之說頗難通田薉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祆舉謂起兵動衆錯謂懷安失於事機也本事農桑之事也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祆祆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三者三人祆也錯置也置此三祆於中國則無有安也其說甚爾其菑甚慘爾近也三人祆之說比星隊木鳴為近然其災害人則甚慘毒也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勉力力役也不時則人多怨曠其氣所感故生非其類也○宋本此段在禮義不修之上注首有此三句直承其菑甚慘之下十一字然後接以勉力力役也云云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宋本有注云此二句承六畜作祆之下蓋錄之時錯亂迷謬失其次也共二十二字元刻已如其說移正故盡刪去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書謂大經也可以勸戒則明之不務廣說萬物之怪也無用

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雩求雨之禱也或者問歲
旱雩則得雨此何祥也對以與不雩而雨同明非求而得也周禮司巫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也日
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爲得
求也以文之也得求得所求也言爲此以示急於災害順人之意以文飾政事而已故
君子以爲文而百姓以爲神以爲文則吉以爲神則
凶也順人之情以爲文飾則無害淫祀求福則凶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
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暉
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
不以爲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
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
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幽險謂隱
匿其情而凶虐難測也權謀多詐幽險三者盡亡之道也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
而制之尊大天而思慕之欲其豐富孰與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也從天而頌之
孰與制天命而用之頌者美盛德也從天而美其盛德豈如制裁天之所命而我用
之謂若曲者爲輪直者爲桷任材而用也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
望時而待謂若農夫之望歲也孰與應春生夏長之候使不失時也因物而多之孰與
騁能而化之因物之自多不如騁其智能而化之使多也若后稷之播種然也思物
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思得萬物以爲己物孰與理物皆得其宜
不使有所失喪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
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人也此皆言理平豐富在
人所爲不在天也若廢人而妄思天雖勞心苦思猶無益也
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也言禮可以爲道之
條貫也一廢一起應之以貫雖質文廢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爲條貫論語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理貫
不亂知禮則其條貫不亂也不知貫不知應變不知以禮爲條貫則不能應變
言必差錯而亂也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
差謬也所以亂者生於條貫差謬所以治者在於精詳也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
畸則不可爲匿則大惑畸者不偶之名謂偏側也道之所善得中則從之偏側則不可
爲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者也若隱匿則大惑畸音羈水行者表深表不明
則陷表標準也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
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昏世謂使世昏闇也故道無不明外
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道禮也外謂朝聘內謂冠昏所表識章示各異
也隱顯內外也有常言有常法也如此民陷溺之患乃去也
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
愚者不能盡一物也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以偏爲知道豈有知哉慎子
有見於後無見於先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莊子論慎到曰塊
不失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漢書藝文志慎子著書四十二篇班固曰先申韓申韓
稱之也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老子周之守藏史姓李字伯陽號稱老聃
孔子之師也著五千言其意多以屈爲伸以柔勝剛故曰見詘而不見信也信讀爲伸墨子有
見於齊無見於畸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同兼愛是見齊而不見畸也宋子
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子名鈃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
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爲過也據此說則是少而不見多也鈃音形又胡矜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
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〇注引下篇云刻作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多是過
也與下篇合但引書不必定全依本文楊氏以情欲二字相連處人不喫故以兩爲字閒之不可謂衍文
今并下一爲字皆從宋本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夫羣衆在上之開導皆處
後而不處先羣衆無門戶也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貴者伸而賤者詘則
分別夫若皆貴柔弱卑下則無貴賤之別也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夫施
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上同則政令何施也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夫欲
多則可以勸誘爲善若皆欲少則何能化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

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書洪範以喻偏好則非遵王道也

荀子卷第十一

荀子卷第十二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正論篇第十八

世俗之爲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此一篇皆論世俗之乖謬荀卿以正論辨之周密也謂隱匿其情不使下知也世俗以爲主道利在如此也）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謂下法上之表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上不導其下則下無以效上是不相須也）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宣露辨別也下知所從則明別於事也）上端誠則下愿慤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上公正則下不敢險曲也）治辨則易一愿慤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玄謂幽深難知或讀爲眩惑也下同）上幽險則下漸詐矣（幽隱也險難測也漸進也如字又曰漸浸也謂浸成其詐也子廉反）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疑或不一知所從故難一也）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人人懷私親比則上不可知其情禮記曰下難知則君長勞也）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下知所從則安不知所從則自危也）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貴猶愛也賤猶惡也）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畏則謀上）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書多方曰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詩曰明明在下（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特猶直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然以桀紂爲常有天下之籍則然（以常主天下之圖籍則然○案常當爲嘗籍當爲憑藉之藉下文云執籍謂執力憑藉也有之而不能用故曰不能親有）親有天下之籍則不然（躬親能有天下則不然以其不能治之也）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夏大也中原之大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僅存之君）聖王之子也（子子孫也）有天下之後也埶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不中謂處事不當也中丁仲反）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遙者諸侯不聽令不行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聖王沒有埶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聖王禹湯也有埶籍者謂其子孫也罷謂弱不任事也縣繫也音懸）天下無君（桀紂不能治天下是無君）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君師（師長）然而暴國獨侈安能誅之（暴國即桀紂也侈謂奢汰放縱）必不傷害無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天下皆去無助之者一夫然）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非奪桀紂之天下也）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非天下自去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由此效之也（天下皆去桀紂是無天下也湯武誅獨夫耳其爲弑君乎由用也效明也用此論明之）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君而以湯武爲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師長）不祥莫大焉以天下之合爲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爲弑則天

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自古論說未嘗有此世俗之人墮損湯武耳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物之至彊者乃能勝重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大則難詳故非小智所能分別也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和天下之人至衆非極知其情僞不能和輯也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重大如此三者非聖人安能王乎王于況反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縣天下如權稱之縣知輕重也稱尺證反桀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至意至闇也至意當爲志意其行之爲至亂也親者疏之賢者賤之生民怨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剸比干囚箕子身死國亡爲天下之大僇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言惡者必稽考桀紂以爲鑑也是不容妻子之數也不能容有其妻子是知此之人數也猶言不能保妻子之徒也列子梁王謂楊朱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也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疇四海謂以四海爲疇域或曰疇與籌同謂計度也○古以疇爲儔楊注未是今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以桀紂爲君以湯武爲臣而殺之是過甚也譬之是猶傴巫跛匡大自以爲有知也匡讀爲尫廢疾之人王霸篇曰賤之如尫與此匡同禮記曰吾欲暴尫而奚若言世俗此說猶巫尫大自以爲神異也故可以有奪人國不可以有奪人天下可以有竊國不可以有竊天下也一國之人易服故可以有竊者天下之心難歸故不可也竊國田常六卿之屬是也可以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小人既可以有之則易滅亡明取國與取天下殊也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治古古之治世也肉刑墨劓剕宮也象刑異章服恥辱其形象故謂之象刑也書曰皐陶方施象刑惟明孔安國云象法也案書之象刑亦非謂形象也墨黥世俗以爲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而已更無劓則之刑也或曰墨黥當爲墨幪但以墨巾幪其頭而已○注幪俗本作幪今從說文玉篇改正下同慅嬰當爲澡嬰謂澡濯其布爲纓鄭云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纓冠澡纓鄭云有事其布以爲纓也澡或讀爲草慎子作草纓也共艾畢共未詳或衍字耳艾蒼白色畢與韠同韍也所以蔽前君以朱大夫素士爵韋令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爲韠也○注韍當作韍菲對屨菲草屨也對當爲紂傳寫誤耳紂枲也慎子作對屨言罪人或菲或枲爲屨故曰菲對屨紂方孔反對或爲斷禮有疏屨傳曰蒯蒯之菲也殺赭衣而不純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純緣也殺之所以異於常人之服也純音準殺所介反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屨紂當則以艾畢當宮此有虞之誅也又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幪巾也治古如是世俗說以治古如是是不然以爲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焉惡烏路反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徵讀爲懲未謂將來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今之亂世亦爲此說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報謂報其善惡各以類相從謂善者得其善惡者得其惡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失稱謂失其所稱類不相從也稱尺證反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縣之大白之旗此云赤旆所傳聞各異也禮記明堂位說旗曰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即史記之說非也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故重亂世刑不行

（則人易犯故輕李奇注漢書曰世所以治乃刑重所以亂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衆棄惡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迫於飢寒犯法者衆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書甫刑以言世有治亂故法有輕重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言不能施禁令故有所不至者）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湯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振與震同恐也）曷爲楚越獨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埶而制械用（即禮記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也）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稱尺證反等差也）故魯人以榶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未詳或曰方言云盌謂之榶盂謂之柯或曰方言榶張也郭云謂榶張也○案方言盌謂之榶宋本荀子注正作榶但與正文似不合盂宋本作或字今方言作盂至榶張也之榶方言作攜从手此注恐有傳會）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儀謂風俗也諸夏迫近京師易一以教化故同服同儀也）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夷狄遐遠又各在一方雖同爲要荒之服其制度不同也）封內甸服（王畿之內也禹貢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爲天子服治田也○案周語封俱作邦古封邦通用）封外侯服（畿外也禹貢五百里侯服孔云甸服之外五百里也侯候也斥候而服事王也韋昭云侯服侯圻也）侯衛賓服（韋昭注國語曰侯侯圻衛衛圻言侯圻至衛圻其閒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五圻者侯圻之外甸圻甸圻之外男圻男圻之外采圻采圻之外衛圻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此據周官職方氏與禹貢異制也）蠻夷要服（職方氏云衛服之外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五百里曰夷服孔安國云要謂要束以文教要一昭反）戎狄荒服（職方氏所謂鎮服蕃服也韋昭曰各相去五百里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狄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也）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王（韋昭曰日祭祭於祖考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於曾祖也時享於二祧也歲貢於壇墠也終謂世終朝嗣王也○曾祖今韋注作曾高）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此下舊有終王二字衍說耳）夫是之謂視形埶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至當爲志所以志識遠近也）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邪是規磨之說也（規磨之說猶言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圓失於差度程也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於權者言也）溝中之瘠也（謂行乞之人在溝壑中羸瘠者以喻智慮淺也）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與謀知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之謂也（言小不知大也司馬彪曰坎井壞井也鼃蝦蟇類也事出莊子坎井或作埳井埳戶感反○正文埳不足宋本作埳不可）

世俗之爲說者曰堯舜擅讓（擅與禪同墠亦同義謂除地爲墠告天而傳位也後世因謂之禪位世俗以爲堯舜德厚故禪讓聖賢後世德薄故父子相繼荀卿言堯舜相承但傳位於賢而已與傳子無異非謂求名而禪讓也案書序曰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是亦有讓之說此云非禪讓蓋書序實堯之讓雖是傳位與遜讓無異非是先有讓意也孟子亦云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曰孰與之曰天與之又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也）是不然天子者埶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讓者埶位敵之名若上下相敵則無與讓矣有讓爲又也）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無隱藏不用之士也）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下矣（天自知不堪其事則求賢而禪位今以堯舜之賢聖事無不理又爲用禪位哉）曰死而擅之（或者既以生無禪讓之事因謂堯舜預求聖賢至死後而禪之）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舊校云一本作決）（德而定次）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僞飾性則兼以爲民（僞謂矯其本性也無能者則兼并之令盡爲民堪也）聖王已沒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固無禪讓）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有聖繼其後者則天下有所歸不離叛也）

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焉，與鄉無以異也。厭然順服 厭一涉反鄉音向 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言繼位相承與一堯無異 豈為禪讓改變與他人乎 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矣。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也三公宰相謂舜禹天下如歸言不歸後子而歸三公也復而振之謂繼如天下已去而衰息今使之來復而振起也 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疑此三句重也 唯其徙朝改制為難。謂殊徽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父子無異所難而不忍者在徙朝改制也後世見其改易遂以為擅讓也 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定次，天下一隆謂天下之人皆得其崇厚也致極也 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夫讓者禮義之名今聖王但求其能任天下者傳之則是盡禮義之分矣豈復更求禪讓之名哉 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或者自以畏勞苦以為聖王亦然也 天子者，埶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無所詘，而形不為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雜閒色，衣被謂以衣被身服五采言備五色也閒色紅碧之屬禮記曰衣正色裳閒色也 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重多也謂重多之以太牢也珍怪奇異之食也期當為綦綦極也 曼而饋，曼當為萬饋進食也列萬舞而進食 代睪而食，睪未詳蓋香草也或曰睪讀為藁卽所謂蘭芷本也或曰當為澤澤蘭也既夕禮茵著用茶實綏澤焉俗書澤字作水傍睪傳寫誤遺其水耳代睪而食謂焚香氣歇卽更以新者代之○案正文睪本作皐故注一云皐未詳再云皐當為藁卽所謂蘭茝藁本也三云當為澤俗書澤字作水旁皐傳寫誤遺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圜黃澤卽黃皐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睪乃澤字正體不得云俗書也 雍而徹乎，雍詩周頌樂章名奏雍而徹饌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言其僭也 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禴祠烝嘗及大祫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謂戶竈中霤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籩豆之屬也侍侍立也西房西廂侍或為待也 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居安居也宗朝之時也容謂羽衛也居則設張其容儀負依而坐也戶牖之閒謂之依亦作扆扆依音同或曰爾雅云容謂之防郭璞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言施此容於戶牖閒負之而坐也○注所以自防隱也宋本作所以隱見也誤今改正 出戶而巫覡有事，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有事祓除不祥 出門而宗祀有事。出門謂車駕出國門宗者主祭祀之官宗當為祝有事謂祭行神也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又曰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之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為之祝韋昭曰宗大宗伯也掌祭祀之禮祝大祝掌所福祥也○注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今國語無祇字所字宋本有之與周禮大宗伯注合宗大宗伯也韋注無大字又祝大祝舊本誤作禮記曰大祝今皆改正 乘大路趨越席以養安，大路祭天車禮記曰大路繁纓一就趨衍字耳越席結蒲為席養安言恐其不安以此和養之按禮以大路越席為質素此云養安以為盛飾未詳其意或曰古人以質為重也 側載睪芷以養鼻，睪芷香草也已解上於車上傍側載之用以養鼻也 前有錯衡以養目，詩曰約軝錯衡毛云錯衡文衡 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和鸞皆車上鈴也韓詩外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皆所以為行節也許慎曰和取其敬鸞以象鳥之聲武象韶護皆樂名騶當為趨步謂車緩行趨謂車速行周禮大馭云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以鸞和為節鄭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 三公奉軶持納，軶轅前也納與軜同軜謂驂馬內轡繫軾前者詩曰鋈以觼軜○注內轡舊作內軜今據說文改正 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挾輿在車之左右也先馬導馬也或持輪者或挾輿者或先馬者 大侯編後，大夫次之，大侯國稍大在五等之列者 小侯元士次之，小侯僻遠小國及附庸也元士上士也禮記曰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又曰天子之元士視附庸也 庶士介而坐道，庶士軍士也介而坐道被甲坐於道側以禦非常也 庶人隱竄，莫敢視望。居如大神，動如天帝。言畏敬之甚也 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不老老也猶言不顯顯也或曰不字衍耳夫老者休息之名言豈更有休息安

業遇此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諸侯侯廢貢朝聘故有筋力疲竭求致仕者賓天子異也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擅者執位擅之名一國事輕與有讓於天子而擅賢天下則不然也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者也小謂國大謂天下至不至謂言盡不盡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言天下無不化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也朱象乃罪人之嘗誅者豈堯舜之過哉論語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堯舜者天下之英也鄉庸成壯禮記云英翹俊選之尤者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時之瑣也言嵬瑣之人雖遭堯舜之治猶不可化言教化所不及嵬瑣已解在非十二子之篇今世俗之為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嵬說狂妄之說羿蠭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撥弓不正之弓中丁仲反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辟與躄同必亦反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瑣化何世而無嵬何時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太皞伏犧也燧人太皞前帝王始作火化者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作嵬瑣者不祥也有慶言必無刑戮也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言下民相為妖孽災害非天降噂噂沓沓然相對談背則相憎為此者蓋由人耳

世俗之為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此蓋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於序東西領南上故以領言葬田不妨田言所葬之地不妨農耕也殷已前平葬無丘壟之識也亂今厚葬飾棺故抇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抇不抇者之所言也抇穿冢也胡骨反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為其意以有所欲為也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案下足字衍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不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當謂得中也丁浪反優猶寬泰也不知足不字亦衍耳言聖王之養民輕賦薄斂皆使寬泰而知足也又有禁限不得以有餘過度也故盜不竊賊不刺盜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私竊謂之盜劫殺謂之賊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農賈庶人猶讓則其餘無不讓也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涂而百姓羞拾遺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衣食足知榮辱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槨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丹矸丹砂也曾青銅之精形如珠者其色極青故謂之曾青加以丹矸重以曾青言以丹青采畫也犀象以為樹樹之於壙中也琅玕龍茲華覲以為實琅玕似珠崑崙山有琅玕樹龍茲未詳覲當為瑾華謂有光華者也或曰龍茲即今之龍鬚席公羊傳曰衛侯朔屬負茲爾雅曰蓐謂之茲史記曰衛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列女傳無鹽女謂齊宣王曰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疑龍茲即龍疏疏茲音相近也曹大家亦不解實謂實於棺槨中或曰茲與實同人猶且莫之抇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詭詐也求利詐之心緩也詭夫亂今然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不得在位使人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詘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羸瘠於下於是焉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言在上位者皆如桀紂也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抇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抉挑也抉人口取其珠也雖此倮而薶之猶且必抇也安得葬薶哉不可得葬薶而不發彼乃將食其肉而齕其骨也夫太古薄葬故不抇也亂今厚葬故抇

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言是乃特姦人自誤惑於亂說因以欺愚者猶於泥潮之中陷之謂使陷於不仁不孝也以偷取利謂偝弃死者而苟取其利於生者也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惑當世故以此譏之○案潮當作淖古潮字作淖故淖誤爲淖又誤爲潮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危害死者以利生者與此義同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鬭宋子已解在天論篇宋子言若能明僈侮而不以爲辱之義則可使人不鬭也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鬭尹文子曰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鬭此人君之儒可以爲王矣宋子蓋尹文弟子何休注公羊曰以子冠氏上者著其師也言此者蓋以難宋子之徒也人皆以見侮爲辱故鬭也知見侮之爲不辱則不鬭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雖惡其侮而不以爲辱惡烏路反下同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求不鬭必不得凡人之鬭也必以其惡之爲說非以其辱之爲故也凡鬭在於惡不在於辱也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鬭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爲不辱哉狎戲也鉅與遽同言此倡優豈遽知宋子有見侮不辱之論哉然而不鬭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央瀆中瀆也如今人家出水溝也則援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爲辱也哉然而不憚鬭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爲辱也不惡則不鬭不知宋子之論者也雖知見侮爲不辱惡之則必鬭如宋子之論也然則鬭與不鬭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解達也不知人情惡侮而使見侮不辱是過甚也解如字說讀爲稅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金舌以金爲舌金舌弊口以喻不言也雖子宋子見僈侮金舌弊口而不對欲以率先猶無益於不鬭也揚子法言曰金口而木舌金或讀爲禁○上云說人以勿辱此蓋言舌弊猶不見聽耳一說道人木鐸金口木舌今卽爲之金舌振之至於口弊亦何益哉不知其無益則不知不知此說無益是不知也知其無益也

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發論而不仁不知辱無過此也將以爲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也與讀爲預本謂有益於人反預於無益人之論也○洗論宋本作謂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本欲使人見侮不辱反自得大辱耳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隆高正直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辨訟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名謂指名象謂法象王制謂王者之舊制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爲師期物之所會也命名物也皆以聖王爲法也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聖王以榮辱爲人之大分豈如宋子以見侮爲不辱哉是有兩端矣榮辱各有二也有義榮者有勢榮者有義辱者有勢辱者志意修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勢勝貢謂所受貢賦上爲天子諸侯下爲謂天子諸侯也祿謂受君之祿卿相士大夫也形勢謂勢位也卿相士大夫是榮之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榮流淫汙僈汙穢行也僈當爲漫已解在榮辱篇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捽搏捽持頭也搏手擊也捶笞臏腳捶笞皆杖擊也臏膝骨也臏古腳字臏腳謂則其膝骨也鄒陽曰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斬斷枯磔斷如字枯弃市暴屍也磔車裂也周禮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體也或者枯與疈辜義同故韓子曰楚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民多竊采之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所辜磔甚衆而民竊金不止疑辜卽枯也又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也藉靡舌纆藉見陵藉也才夜反靡繫縛也與縻義同卽謂胥靡也謂刑徒之人以纖纏相連繫也舌纆未詳或曰莊子云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謂辯窮亦恥辱也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勢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勢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勢辱無害爲堯有勢榮無害爲桀義榮勢榮唯君子然後兼有之義辱勢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

之分也。聖王以為法，士大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百姓以為成俗，萬世不能易也。言上下皆以榮辱為治也。士大夫主教化者，官人守職事之官也。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為己，慮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言宋子不知聖人以榮辱為大分，獨欲屈容受辱為己之道，其謀慮乃欲一朝而改聖王之法，說必不行也。譬之是猶以塼塗塞江海也，以焦僥而戴太山也，塼塗，以塗墍塼也。焦僥，短人，長三尺者。○塼，俗字，荀書當本作摶。塗泥而塞江海，必無用矣。顛跌碎折，不待頃矣。顛實顛同顛也。頃，少頃也。二三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二三子，慕宋子道者也。止，謂息其說也。傷其體，謂受大辱。○子得未詳，或云古與礙通，梵書以导為礙，亦有所本。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為多，是過也。」宋子以凡人之情所欲在少不在多也。莊子說宋子曰：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少為內也。故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稱，謂所宜也。稱，尺證反。情欲之寡，或為情之欲寡也。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欲，○此欲字衍，句當連下。一說當作亦以人情為不欲乎。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為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曰：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為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為之不然，以人之情為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謂以富厚賞之，以殺損罰之。殺，減也，所介反。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慤之民完衣食。以人之情為欲多，故使德重者受厚祿，下至愿慤之民猶得完衣食，皆所以報其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為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如宋子之說，乃大亂之道。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嚴讀為儼。好說，自喜其說也。好，呼報反。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文曲，文章也。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為至亂也，豈不過甚矣哉！

荀子卷第十二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禮論篇第十九

舊目錄第二十三，今升在論議之中，於文為比。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量，力反。窮謂計無所出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有分然後欲可養，求可給。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屈，竭也。先王為之立中道，故欲不盡於物，物不竭於欲，欲與物相扶持，故能長久，是禮所起之本意者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檖貌，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疏，通也。疏房，通明之房也。貌，古貌字。檖貌未詳。或曰：檖讀為邃，貌，廟也，廟者宮室尊嚴之名。或曰：貌讀為邈，邈，遠也，言屋宇深邃緜邈也。第，牀棧也。越席，翦蒲席也，古人所重。司馬貞曰：疏，窗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謂各當其宜。尺證反。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睪芷，所以養鼻也；○睪芷，說在上篇。史記禮書作臭茝，臭亦皋之誤。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並解在正論篇。龍旗九斿，所以養信也；龍旗，畫龍旗。爾雅曰：素陞龍于縿，練斿九，旗正幅為縿，斿所以屬之者也。信，謂使萬人見而信之，識至尊也。養猶牽也。○注正幅為縿，宋本縿作縿，元刻作絲，皆誤。今改正。今元刻爾雅縿，縿旒與今爾雅同。寢兕持虎，謂武士寢兕於甲胄者也。持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韔鏤膺。劉氏云：畫虎於鈴竿及楯也。○案：持當為特字之誤也。寢兕特虎，謂畫輪為飾也。劉昭注輿服志引古今注：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白虎通亦曰：朱輪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此謂朱輪每輪畫一虎居前，兕麋在兩旁。卻後而相向，故虎獨特，左右謂每輪兩旁也。寢，伏也。大國畫特虎兕麋，不寢；小國則畫特熊，二寢麋，無兕。

天子乘輿蓋畫二寢兕居輪左右，畫特虎居前轂。此段若膺說。蛟韅、韅，馬服之革，蓋象鮫形。徐廣曰：以鮫魚皮為之。○案：史記蛟作鮫，古字通用。注馬服乃馬韅之誤。徐說本說文。楊云象鮫形，與上下文虎兕龍一例，勝徐說。絲末、末與幦同。禮記曰：君羔幦虎犆。鄭云：覆笭也。絲末，蓋繖絲為幦。亡狄反。○史記無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彌，如字，又讀為弭，弭，末也。謂金飾衡軛之末為龍首也。徐廣曰：乘輿車以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案：彌龍，說文之縻，廣韻引說文云：縻，乘輿金耳也，讀若□水，一讀若月令龍辟之辟。金耳謂車耳，即重較也。徐廣說為得之。繆龍，史記作繆龍。東閒云：繆，然龍貌。絲又云：文虎伏軾，龍首銜軛。此引古類及之，非正釋也。衡軛當從史記注作衡軛為是。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倍至，謂倍加精至也。或以必倍為句，倍謂反之，車在馬前。令馬熟識車也。至，極教順，然後乘之，備驚奔也。○史記倍至作信至。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甚也。出死，出身死寇難也。要節，自要約以節義，謂立節也。使其孰知出死要節，盡忠於君，是乃所以受祿養生也。若不能然，則亂而不保其生也。要，一遙反。○此注舊本有譌脫，今訂正。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費用財以成禮，謂問遺之屬，是乃所以求財，奉養其財，不相侵奪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無恭敬辭讓，則亂而不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無禮義文理，則縱情性不知所歸也。故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言苟唯以生為所見，不能出死要節，若此者必死也。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苟唯以利為所見，不能用財以成禮，若此者必遇害也。苟怠惰偷懦之為安，若者必危；懦讀為懦。言苟以怠惰為安，居不能恭敬辭讓，若此者必危也。○偷懦，非十二子篇作偷儒，是也。此與勸學篇作偷懦，皆非。苟情說之為樂，若者必滅。說讀為悅。言苟以情悅為樂，不知禮義文理，恣其所欲，若此者必滅亡也。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專於禮義，則禮義情性兩得也；一於情性，則禮義情性兩喪也。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類，種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偏亡，謂闕一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

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所以事其三本 故王者天太祖 謂以配天也太祖若周之后稷 諸侯不敢壞 謂不祧其廟若魯周公史記作不敢懷司馬貞云懷思也蓋誤耳 大夫士有常宗 繼別子之後為族人所常宗百世不遷之大宗也別子若魯三桓也 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 得當為德言德之本在貴始穀梁傳有此語○得大戴禮作德古二字通用 郊止乎天子而社止於諸侯道及士大夫 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或曰道行神也祭法大夫適士皆得祭門及行史記道作路亦作昭司馬貞曰昭音含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條謂當是道誤為路傳寫又誤以路為略耳○史記集解本道及作函及 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十世 十當為七穀梁傳作七 天子七廟 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 古者十里為成成出革車一乘五乘之地謂大夫有菜地者得立三廟也 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 祭法所謂適士立二廟也 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 持其手而食謂農工食力也 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 積與續同功業也穀梁傳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也天子之廟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大戴及史記積厚二字不重 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 大饗祫祭先王也尚上也玄酒水也大羹肉汁無鹽梅之味者也本謂造上飲食之初禮記曰郊血大饗腥也 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 饗與享同四時享廟也用謂酌獻也以玄酒為上而獻以酒醴先陳黍稷而後飯以稻粱也 祭齊大羹而飽庶羞 祭月祭也齊讀為嚌至齒也謂尸舉大羹但至齒而已矣至庶羞而飽 貴本而親用也 也用謂可用食也○案大戴禮齊作嚌史記嚌下有先字 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 文謂修飾理謂合宜 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 貴本親用兩者相合然後備成文理大讀為太太一謂太古時也禮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言雖備成文理然猶不忘本而歸於太一是謂大隆於禮司馬貞曰隆盛也得禮文理歸於太一是禮之盛也 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俎之先大羹也一也 一謂一於古也此以象太古時皆貴本之義故云一也 利爵之不醮也成事

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 醮盡也謂祭祀畢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史記作不啐成事謂尸既飯禮成不嘗其俎儀禮尸又三飯士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俎臭謂歆其氣謂食畢也許又反皆謂禮舉無文飾復歸于朴亦象太古時也史記作三侑之不食司馬貞云禮祭必立侑以勸尸食至三飯而止每飯有侑一人故曰三侑既是勸尸故不自食也 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 皆謂未有威儀節文象太古時也史記作大昏之未廢齊也司馬貞曰廢齊謂禮父親醮子而迎故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此三者皆禮之初始賓而未備故云一也○案古廢發音同通用 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絻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 大路殷祭天車王者所乘也未集不集丹漆也禮記云大路素而越席又曰丹漆雕數之美素車之乘麻絻緝麻為冕所謂大裘而冕不用袞龍之屬也士喪禮始死主人散帶垂長三尺史記作大路之素轉司馬貞曰轉音團謂車蓋素帷示賓也○注末猶本作亦賓者也 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尚拊之膈朱絃而通越也一也 不文謂無曲折也禮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清廟之歌謂工以業歌清廟之篇也一人倡三人歎言和之者寡也縣一鍾比於編鍾為簡略也尚拊之膈未詳或曰尚謂上古也拊樂器名膈擊也鄭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也尚古樂所以示質也揚子雲長揚賦曰拮膈鳴球章昭曰古文膈為擊或曰膈當為搏大戴禮作搏拊一名相禮記曰拊亂以相拊所以輔樂相亦輔之義書曰搏拊琴瑟孔安國曰搏拊以韋為之實之糠所以節樂也周禮大祭祀登歌令奏擊拊司馬貞以說拊膈謂縣鍾格也不擊其鍾而拊其格不取其聲示質也朱絃疏越鄭玄云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所以發越其聲故謂之越疏通之使聲遲也史記作洞越或曰膈讀為戛也○不文大戴禮史記皆作不反觀注意此亦似本作不反文字擬誤 凡禮始乎梲成乎文終乎悅校 史記作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言禮始於脫略成於文飾終於稅減禮記曰禮主其減校未詳大戴禮作終於隆隆盛也○注隆字舊本不重案戴作終於隆史索隱所引同云隆謂盛也今據增大 故至備情文俱盡 情文俱盡乃為禮之至備情謂禮意喪主哀祭主敬之類文謂禮物威儀也 其次情文代勝 不能至備或文勝於情或情勝於文是亦禮之次也 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 雖無文飾但復情以歸質素是亦禮也若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也 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

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言禮能上調天時下飾人情若無禮以分別之則天時人事皆亂也昌謂各遂其生也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禮在下位則使人順在上位則治萬變而不亂貳謂不一在禮喪亡也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立隆盛之禮以極盡人情使天下不復更能損益也本末相順司馬貞曰禮之盛文理合以歸太一禮之殺復情以歸太一是本末相順也終始相應司馬貞曰禮始於脫略終於稅稅亦殺也殺亦脫略是終始相應也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言禮之至文以其有尊卑貴賤之別至察以其有是非分別之說司馬貞曰說音悅言禮之至察有以明隆殺委曲之情文足以悅人心也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隊隊古墜字也以其深故能使堅白者溺以其大故能使擅作者喪以其高故能使暴慢者墜司馬貞曰恣睢毀訾也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足謂無闕失方猶道也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勿易不變也若不在禮之中雖能思索勿易猶無益能慮能固加好者焉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東西南北無窮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為聖人也非特學為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貢獻問遺之類為行禮之用也以貴賤為文以車服旗章為貴賤文飾也以多少為異多少異制所以別上下也以隆殺為要隆豐厚殺減降也要當也禮或厚或薄唯其所當為

貴也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若享獻之禮賓主百拜情唯主敬文過於情是禮之隆盛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若尊之尚玄酒本於質素情過於文雖減殺是亦禮也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或豐或殺情文代勝並行相雜是禮之中流中流言如水之清濁相混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君子知禮者致極也言君子於大禮則極其隆厚小禮則盡其降殺中用得其中者不失禮也步驟馳騁厲騖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厲騖疾騖也史記作廣騖言雖馳騁不出於隆殺之閑壇宇宮廷已解於上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是猶此也民氓無所知者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方皇讀為彷徨猶徘徊也挾讀為浹帀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帀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聖人所以能厚重者由積禮也能弘大者由廣禮也崇高者由隆禮也明察者由盡禮也司馬貞曰言君子聖人有厚大之德則為禮之所歸積益弘廣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引此明有禮動皆合宜也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謹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臧已解在王霸篇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音義云孺子曰穀或曰穀讀為鬭穀於菟之穀穀乳也謂哺乳小兒也所隆親所厚之親也故死之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以其一死不可再復臣子於極重之道不可不盡也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忠厚忠心篤厚敬文恭敬有文飾野野人不知禮者也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瘠薄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

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椁以端長六尺又禮器曰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鄭云五重謂抗木與茵也今十重蓋以棺椁與抗木合為十重也諸侯已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翣菨文章之等以敬飾之衣謂衣衾禮記所謂君陳衣于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纁衾士緇衾也食謂遣車所苞遣奠也翣菨當為蔞蔞鄭康成云蔞翣棺之牆飾也翣以木為筐衣以白布畫為雲氣如今之攝也周禮縫人衣翣柳之材鄭云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也諸飾所聚柳以象宮室也劉熙釋名云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文章之等謂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帷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以下各有差也○正文衣衾案注當本作衣食元刻於注頗有刪節今悉依宋本使生死終始若一一足以為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生死如一則人願皆足忠孝之極在此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修士修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屬謂付託之使主喪也通國謂通好之國也一國謂同在朝之人也修士士之進修者謂上士也一鄉謂一鄉內之姻族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殣凡緣而往埋之刑餘遭刑之餘死者墨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為緘趙簡子亦云然則厚三寸刑人之棺也喪大記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今云三領亦貶損之甚也殣道死人也詩曰行有死人尚或殣之今昏殣之如掩道路之死人惡之甚也凡常也緣因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而埋之不更加絰杖也今猶謂無盛飾為緣身也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此蓋論墨子薄葬是至辱之道奉君父也以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厭掩也鳥甲反謂不使相侵掩也或曰不使相厭惡非也紸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紸讀為注注纊卯屬纊也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閔也或

曰紸當為絓絓苦化反以為難字非也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所謂不相厭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作之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備豐足也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損減也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忠誠也節人子之節也文器用儀制也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月朝月初也月夕月末也先卜日知其期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則筮宅士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聖人為之節制使賢者抑情不肖者企及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貌象也言其象以生之所設器用飾死者三月乃能備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喪禮之凡凡謂常道○喪禮宋本作卒禮下同變而飾謂殯斂每加飾動而遠禮記子游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久而平久則哀殺如平常也故死之為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尒則翫尒與邇同翫褻狎也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遂成也通則僅敬不成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優養生者謂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此成行義之美不至於禽獸也皆謂使賢不肖得中也賢者則達愛敬之文而已不至於滅性不肖者用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是相反也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御進用也時吉則吉時凶則凶也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衰哭

泣憂戚所以持險奉凶也 持扶助也險謂不平之時 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窕冶 窕讀為姚姚冶妖美也 其立麤衰也不至於瘠弃 立麤衰以為居喪之飾亦不使羸瘠自弃 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惰慢 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懾傷生 是禮之中流也 隘窮也懾猶戚也之怯反中流禮之中道也 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止矣 期當為斯 外是姦也雖難君子賤之 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 相高以毀瘠是姦人之道也 非禮義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 將以有為者也 非禮義之節文孝子之真情將有作為以邀名求利若演門也○注演門未詳 故說豫娩澤憂戚萃惡 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 說讀為悅豫樂也娩媚也音晚澤顏色潤澤也萃與顇同惡顏色惡也發見也 歌謠謸笑哭泣諦號 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 謸與傲同也說文云諦悲聲與此義不同諦讀為啼管子曰家人立而諦古字通用號胡刀反○案春秋繁露執贄篇羔羊殺之不諦淮南精神訓病疵瘕者跼而諦並以諦為啼 芻豢稻粱酒醴餰鬻 魚肉菽藿酒漿 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 餰鬻 菽藿賤者之食 卑絻黼黻文織 資麤衰絰菲繐菅屨 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 卑絻與裨冕同衣裨衣而服冕也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卑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以下皆服焉文織染絲織為文章也資與齊同即齊衰也麤麤布也今麤布亦謂之資菲草衣蓋如蓑然或當時喪者有服此也繐繐衰也鄭玄云繐衰小功之縷四升半之衰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繐布菅茅也春秋傳曰晏子杖菅屨也○注鄧繐布今儀禮無布字 疏房檖䫉越席牀笫几筵 屬茨倚廬席薪枕塊 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 茨蓋屋草也屬茨令茨相連屬 面已至疏倚也倚廬鄭云倚木為廬謂一塗者地如倚物者既葬柱楣塗廬也 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 兩情謂吉與凶憂與愉言此兩情固自有端緒非出於禮也 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 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 足以為萬世則 則是禮也 人雖自有憂愉之情必須禮以節制進退然後使終始合宜類之謂觸類而長比附會也比必至反 非順孰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 順從也孰誰也修治也為作也 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 偽者文理隆盛也 無性則偽之無所加 無偽則性不能自美 之性 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 天下之功於是就也 一謂不分散言性偽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也 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 陰陽接而變化起 性偽合而天下治 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 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 宇中萬物生人之屬 待聖人然後分也 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此之謂也 引此論聖人能并治之詩周頌時邁之篇 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 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 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 終始一也 不以死異於生亡異於存 始卒沐浴鬠體飯唅象生執也 儀禮鬠用組鄭云用組束髮也古文鬠皆為括體謂爪揃之屬士喪禮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鄭云于右尸口之右唯盈取備而已是飯唅之禮也象生執謂象生時所執持之事執或為持 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 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 律理髮也今秦俗猶以枇髮為栗濡溼也式與拭同士喪禮尸無有不沐浴者此云不盡蓋末世多不備禮也○注枇髮書本枇作批誤案魏志管輅傳笙十三物一一名之惟以櫛為枇耳古枇作比書有比疏蓋梳疏而比密也說文櫛下云梳比之總名 充耳而設瑱 士喪禮瑱用白纊鄭云瑱充耳纊新緜也 飯以生稻唅以槁骨 反生術矣 生稻米也槁枯也槁骨貝也術法也前說象其生也此已下說反於生之法也 說褻衣襲三稱縉紳而無鉤帶矣 縉與搢同扱也紳大帶也搢紳謂扱於帶鉤之所用施設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鉤 褻衣親身之衣也士喪禮飯唅後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算說袷帶搢笏禮記曰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鄭玄云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也○正文說字疑當作設 設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 士喪禮掩用練帛廣終幅長五尺儇與還同繞也士喪禮幎目用緇方尺二寸經裹著組 鬠讀如縈縈與還義同鬠而不冠笄但鬠髮而已不加冠及笄也士喪禮笄用桑又云鬠用組乃笄此後世略或云不笄也 書其名置于其重 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 書其名于旌也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

重以木為之長三尺夏祝鬻餘飯用二鬲縣于重冪用葦席書其名置于重謂其所書置于重則名已無但知其柩也士喪禮祝取銘置于重案銘皆有名此云無蓋後世禮變今猶然薦器則冠有鍪而毋縰薦器謂陳明器也鍪冠捲如兜鍪也縰韜髮者也士冠禮縰纚廣終幅長六尺謂明器之冠也有如兜鍪加首之形而無韜髮之縰也鍪之言蒙也冒也所以冒首莫侯反或音冒甕廡虛而不實士喪禮甕三醯醢屑甒二醴酒皆有冪蓋喪禮陳鬼器人器鬼器虛人器實也禮記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而又實之○此與下所引士喪禮皆見既夕篇中鄭云古文甒皆作廡有簟席而無牀笫此言棺中不施牀笫大斂小斂則皆有牀也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木不成於雕琢不加功也瓦不成於器物不可用也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內或為用禮記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鄭云成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縢也味當作沬沬靧也而不均鄭云無宮商之調也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輿謂輴軸也國君謂之輴藏謂埋之也馬謂駕輴軸之馬告示也言也士喪禮既啟遷于祖廟用軸禮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夫人葬用輴二綍二碑士葬用國車皆至葬時埋之也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生器用器也弓矢盤盂之屬徙遷改也徙道其生時之道器當在家今以適墓以象人行不從常行之道更徙它道也略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靷而不入明不用也略而不盡謂簡略而不盡備也貌形也言但有形貌不加功精好也趨輿而藏之謂以輿趨於墓而藏之趨者速藏之意金謂和鸞革車轡也說文云靷所以引軸者也杜元凱云靷在馬胸或曰額讀如貌像也今謂畫物為額下額皆同義○注趨者下俗閒本有速也二字宋本元刻皆無車輓舊誤竹車輓今據爾雅改正象徙道又明不用也以器適墓象其改易生時之器亦所以明不用是皆所以重哀也有異生時皆所以重孝子之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生器生時所用之器士喪禮曰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盤匜之屬明器鬼器木不成斲竹不成用瓦不成沬之屬禮記曰周人兼用之以言不知死者有知無知故兼用生器與明器也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壟其貌象室屋也壙墓中壟冢也禮記曰適墓不登壟貌猶意也言其意以象生時也或音邈棺槨其

貌象版蓋斯象拂也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斯未詳象衍字拂即茀也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郭云以韋鞎車軾及後戶也無帾絲歶縷翣其貌以象菲帷幬尉也無讀為幠覆也所以覆尸者也士喪禮幠用斂衾夷衾是也帾與褚同禮記曰素錦褚又曰褚幕丹質鄭云所以覆棺也絲讀未詳畫亦喪車之飾也或曰絲讀為綏禮記曰畫翣二皆戴綏鄭云以五采羽注於翣首也歶讀為魚謂以銅魚縣於池下禮記曰魚躍拂池也縷讀為柳翣字誤為縷字耳菲謂編草為蔽蓋古人所用障蔽門戶者今貧者猶然或曰菲當為屝隱也謂所隱與之處也或曰菲讀為扉戶扇也幬讀為帳尉讀為罻罻網也帷帳如網也抗折其貌以象槾茨番閼也士喪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鄭云折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簀窒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槾扞也茨蓋屋也槾茨猶屋茨也槾莫于反番讀為藩藩籬也閼謂門戶壅閼風塵者抗所以禦土折所以承抗皆不使外物侵內有象於槾茨藩閼也○舊本注引士喪禮多脫誤今補正故喪禮者無它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葬也者藏也所以為葬埋之禮敬藏其形體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銘謂書其功於器物若孔悝之鼎銘者誄謂誄其行狀以為謚也繫世謂書其傳繫若今之譜諜也皆所以敬傳其名於後世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刻損減附增益也墨墨子之法惑謂惑亂過禮也殺生而送死謂之賊殉葬殺人與賊同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鄭康成曰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因以飾群別親疏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飾羣謂羣而有別也適往也無往不易言所至皆不可易此術或曰適讀為敵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創傷也莫良反日久愈遲互言之也皆言久乃能平故重喪必待三年乃除亦為至痛之極不可朞月而已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齊衰禮記作斬衰苴杖謂以苴惡色竹為之杖鄭云飾謂

章也。表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斷，決也。丁亂反。鄭云：復生，謂除喪反生者之事也。凡生乎天地之閒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反鉛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蹰焉，然後能去之也。鉛與沿同。循也。禮記作反巡過故鄉。徘徊，回旋飛翔之貌。躑躅，以足擊地也。踟蹰，不能去之貌。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燕爵與鷰雀同。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鳥獸猶知愛其羣匹，良久乃去，況人有生之最智，則於親喪悲哀之情至死不窮已，故以三年節之也。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隙，壁孔也。鄭云：喻疾也。遂之，謂不時除也。故先王聖人安為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禮記作焉為之立中制節。鄭云：焉，猶然。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舍，除也。王肅云：一，皆也。然則何以分之。分，半也。半於三年矣。曰：至親以期斷。斷，決也。鄭云：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是何也。鄭云：問服斷於期之義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徧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宇中者，謂萬物。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鄭云：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乃三年為。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鄭云：言於父母加厚其恩，使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由，從也。從大功以下也。曰：案使不及也。鄭云：言使其恩不若父母。故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閒。隆，厚也。殺，減也，所介反。閒，厠其閒也，古莧反。情在隆殺之閒也。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鄭云：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緦，皆歲時之數，言既象天地，又足盡人聚居純厚之恩也。

○注恩字，俗本在聚居上，宋本上下皆有。今案：上恩字衍，夫之下恩字元刻作理，即依本文，似未是。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至文，飾人道，使成忠孝。鄭云：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盛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一，謂不變。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問君之喪，何取於三年之制。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治辨，謂能治人使有辨別也。文理，法理條貫也。原，本也。情，忠誠也。貌，恭敬也。致，至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則臣下相率服喪而至於三年，不亦可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養，謂哺乳之也。養，或謂食。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食，音嗣也。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食，謂祿廩。教誨，謂制命也。三年畢矣哉。君者兼父母之恩，以三年報之，猶未畢也。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備之者也，三年畢乎哉。曲備，謂兼飲食衣服。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文，謂法度也。治亂所繫，是有法度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情，謂忠厚，使人去危就安，是忠厚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直，但也。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社，土神，以句龍配之；稷，百穀之神，以棄配之，但各止祭一神而已。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百王，百神也。或神字誤為王。言社稷唯祭一神，至郊天則兼祭百神，以諭君兼父母者也。三月之殯，何也。此殯，謂葬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所至厚至親，將徙而歸丘陵，不可急遽無文飾，故繇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繇讀為由，從也。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須，特也。謂所特之期也。事，喪具也。道者，委曲容物備物者也。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愅詭唈僾而不能無時至焉。愅，變也。詭，異也。皆謂變異感動也。

之貌唈僾氣不舒憤鬱之貌爾雅云僾唈也郭云嗚唈短氣也言人感動或憤懣不能無時而至言有待
而至也愅音革唈音邑僾音愛○唈宋本作悒案爾雅作唈陸德明釋文作邑烏合反今從元刻作唈
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愅詭而有
所至矣歡欣之時忠臣孝子則感動而思君親之不得同樂也彼其所至者甚
大動也言所至之情甚大感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至意之情者
惆然不嗛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屈竭也屈然空然也惆然悵然也嗛
足也言若無祭祀之禮空然而已則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禮節又闕然不具也故先王案
為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文謂祭祀節文故曰祭者志
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
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
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
在百姓以為鬼事也以為人道則安而行之以為鬼事則畏而奉之故鍾鼓
管磬琴瑟竽笙韶夏護武汋桓箾簡象是君子之所
以為愅詭其所喜樂之文也因說祭遂廣言喜樂哀痛敦惡之意本皆因於
感動而為之文飾也喜樂不可無文飾故制為鍾鼓韶夏之屬箾音朔賈逵曰舞曲名武汋桓皆周頌篇
名簡未詳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
君子之所以為愅詭其所哀痛之文也感動其所哀痛而不可無
文飾故制為齊衰苴杖之屬言本皆因於感動也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
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為愅詭其所敦惡之文也師旅所以
討有罪制謂人數也有等輕重異也敦厚也厚惡深惡也或曰敦讀為頓頓困躓也本因感動敦惡故制
師旅刑法以為文飾○案方言七諄憎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之諄憎敦與諄音義同卜筮視
日齋戒修涂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視日之吉凶史記周文為
項燕視日修涂謂修自宮至廟之道塗也几筵謂祝筵几于室中東面也饋獻牲體也薦進黍稷也告祝
謂尸命祝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
壽萬年勿替引之如或歆饗其祀然也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物取每物
皆取也謂祝命挼祭尸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授尸啐祭之又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是
也如或嘗之謂以尸啐嚌之如神之親嘗然也毋利舉爵當云無舉利爵卽上文云利爵之不
醮也主人有尊如或觴之謂主人設尊酌以獻尸尸飲之如神飲其觴然賓出
主人拜送反易服卽位而哭如或去之此襍說喪祭也易服易祭
服反喪服也賓出祭事畢卽位而哭如神之去然也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
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狀類也言祭祀不見鬼神有類乎無
形影者然而足以成人道之節文也

荀子卷第十三

荀子卷第十四（○此卷各本皆無注）　嘉善謝氏校本

樂論篇第二十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
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
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
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
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
（○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綸而不息此作諰乃諰之訛莊子人間世篇氣息茀然向本作諰崔本亦同案詩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息亦是思字此二字形近易訛也）使其曲直繁省
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繁省史記同禮記作繁瘠）使夫
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
非之奈何（○墨子書有非樂篇）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
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
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
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
文者也（○禮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史記同）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
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
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
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
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
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
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
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
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
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禮記齊作儕）是
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
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
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夫
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
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
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
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
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王者之始也樂
姚冶以險則民流僈鄙賤矣流僈則亂鄙賤則爭亂
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
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
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
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
亂雅太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
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
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
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
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
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軸歌於行
伍使人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
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
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
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
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
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
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元刻作簫管與禮記同）故其
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元

刻周旋作周還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宋本作美善相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勉元刻作俛，古通用。聲樂之象：鼓大麗，○宋本作天麗。鐘統實，磬廉制，竽笙簫和，筦籥發猛，塤篪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鼓其樂之君邪！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簫和筦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椌楬似萬物。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衆積意謘謘乎！○元刻無意字。謘，說文作謘，云語諄謘也。直离切。元刻正同。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案禮記鄉飲酒義此為孔子之言，句首孔子曰三字，似當有。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皆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皆入；貴賤之義別矣。○兩皆字元刻作自，與禮記同。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元刻而字下有降字，與禮記同。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者焉，○元刻沃下有洗字，與禮記同。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是足以正身安國矣。○元刻無是字，與禮記同。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亂世之徵：○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為盜，富則為賊。治世反是也。

荀子卷第十四

荀子卷第十五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嘉善謝氏校本

解蔽篇第二十一 蔽者言不能通明滯於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 一曲一端之曲說是時各蔽於異端曲說故作此篇以解之 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 言治世用禮義則自復經常之正道而辨一不知於正道而疑蔽者為是一本作兩則疑惑矣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 ○宋本或皆作惑元刻治作理 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妒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 迨近也近謂所好也言亂君亂人本亦求理以其妒迷繆於道故人因其所好而誘之譬若好儉則墨氏誘之好辯則惠氏誘之也 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 積習 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 倚任也或曰偏倚也猶傍觀也言妒於異術也○案傍觀元刻作倚觀 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己不輟也 走並馳治謂正道也既私其所習妒繆於道雖與治並馳而自是不輟雖或作離與 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 雷鼓大鼓聲如雷者使役也以大論不役心於正道則自無聞見況乎役心於異術豈復更聞正求哉 德道之人 有賢德也 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 上下共非故可哀也 數為蔽 數為蔽之端也正文數宋本作故○ 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 此其所知所好滯於一隅故皆為蔽也 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 公共也所好異則相為蔽 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 末喜桀妃斯觀未聞韓侍郎云斯或當為斟斟觀夏同姓國蓋其君嘗時為桀佞臣也國語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賈侍中云有施喜姓國也 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啟以惑其心而亂其行 妲己紂妃飛廉紂之佞臣惡來之父善走者秦之祖也微子紂之庶兄啟其名也國語曰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賈侍中云有蘇己姓國也 故群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 事任也不用不為上用也非或為誹 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 九牧九州之牧也 桀死於亭山 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有灊縣當是灊山以灊為鬲傳寫又誤為亭灊音潛 紂縣於赤旆 史記武王斬紂頭縣於大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異也 身不先知人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 主其心言不為邪佞所惑也 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 九有九牧皆九州也謂有其地則謂之九有畫其民則謂之九牧 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 ○案元刻作天下哭 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 逸詩也爾雅鳳其雌凰秋秋猶蹌蹌舞也干楯也此帝謂堯也堯時鳳凰巢於阿閣言堯能用賢不蔽天下和平故有鳳凰來儀之福也 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 唐鞅宋康王之臣呂氏春秋曰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禮奚齊晉獻公驪姬之子論衡曰宋王問唐鞅曰吾殺戮甚眾而群臣愈不畏何也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不胡為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則群臣畏矣宋王從之○宋一本此注多脫字從元刻補正呂氏淫辭篇亦載此事時罪之作而時罪之 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 載讀為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傳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驩也韓子曰戴驩為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轀車至李史門者謹為我伺之使者報曰不見轀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李史受笥又戴驩齊王曰王大仁於辭公大不忍人據其時代當是戴驩也蓋為唐鞅所逐奔齊也○案引韓子前一段見內儲說上宋本字有錯誤據本書訂正轀車本書作轀車後一段本書作成驩又內儲說下云戴驩皇喜二人爭事相害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則非唐鞅所逐也或說似牽合 奚齊蔽於欲國而罪

申生（申生晉獻公之太子奚齊之兄為驪姬所譖獻公殺之春秋穀梁傳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甯戚隰朋仁知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持扶翼也）召公呂望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彊（○宋本彊作能案彊字與上下韻叶）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勉之彊之言必勉彊於知賢輔賢然後其福長也彊直亮反）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賓孟周景王之佞臣欲立王子朝者亂家謂亂周之家事使庶孽爭位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欲使上下勤力股無胈脛無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不欲多但任其所欲則自治也蔽於此說而不知得欲之道也）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慎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申子蔽於埶而不知知（申子名不害河南京縣人韓昭侯相也其說但賢得權埶以刑法馭下而不知權埶待才智然後治亦與慎子意同下知音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惠子蔽於虛辭而不知實理虛辭謂若山出口丁子有尾之類也）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天謂無為自然之道莊子但推治亂於天而不知在人也）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無復仁義皆盡於求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嗛矣（俗當為欲嗛與慊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為節限則天下之道盡於快意也嗛口簟反○盡用矣盡嗛矣元刻兩矣字俱作也今從宋本）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法而不由賢則天下之道盡於術數也）由埶謂之道盡便矣（便便宜也從埶而去賢則盡於逐便無復修立）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論辨說也）由天謂之道盡因矣（因任其自然無復治化也）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言道者體常盡變猶天地常存能盡萬物之變化也）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曲知言不通於大道也一隅猶昧況大道乎）故以為足而飾之（謂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也）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亂雜也言其多才藝足以及先王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一家得謂作春秋也周道舉謂刪詩書定禮樂成積舊習也言其所用不滯於衆人舊習故能功業如此）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不滯於一隅但當其中而縣衡揣其輕重也）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倫理）何謂衡曰道（道謂禮義）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心不知道則不以道為可可謂合意也）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人心誰欲得縱恣而肯守其不合意之事以自禁其合意者）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各求其類）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必有妬賢害能○宋本作與不可道之人論道人元刻作與不道人無可之論道人五字今案當作與不道人論道兩本有衍有脫下一人字亦可去）夫何以知（問何道以知道人也）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必能懲姦去惡○正文非字疑衍注似曲為之說）何患不知（心苟知道何患不知道人）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既知知人在於知道問知道之術如何也）曰心（在心無邪）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能然則可以知道也）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臧讀為藏古字通下同言心未嘗不藏然有所謂虛也）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滿當為兩兩謂同時兼知）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雖動不使害靜也）人生而有知知而有

志志也者臧也在心為志然而有所謂虛不以己所臧害所將受謂之虛見習則還不滯於積習也○己所臧元刻作所已臧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既不滯於一隅物雖雜而至盡可以一待之也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臥寢也自行放縱也使役也言人心有所思寐則必夢偷則必放縱役用則必謀慮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夢想象也劇囂煩也言處心有常不蔽於想象囂煩而介於胸中以亂其知斯為靜也此皆明不蔽於一端虛受之義也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有求道之心不滯於偏見曲說則是虛壹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靜則察此義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此皆論虛壹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須待也將行也當為須道者虛則將事道者壹則盡思道者靜則察其餘字皆衍也虛作之則行言人有動作則自行也以虛心須道則萬事無不行以一心事道則萬物無不盡以靜心思道則萬變無不察此皆言執其本而末隨也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知道察謂思道者靜則察也知道行謂須道者虛則將也體謂不離道也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言無有壅蔽者○元刻無大字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既虛壹而靜則通於萬物故有形者無不見見則無不能論說論說則無不得其宜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元刻論作閏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疏通參驗稽考度制也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材謂當其分官謂不失其任裏當為理材或為裁也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此皆明虛壹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安能蔽哉睪讀為皞皞皞廣大貌涫涫沸貌紛紛雜亂貌音官又音貫○正文上夫字宋本無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心出令以使百體不為百體所使也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此六者皆由心使之然所以為形之君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劫迫也云言百體可劫心不可劫所以尤宜慎擇所好懼蔽塞之患也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容受也言心能容受萬物若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雜博不精所以貴虛壹而靜也其情之至也不貳其情之至極在一而不貳若雜博則惑○元刻情作精注同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云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思君子置於周之列位也○注卷耳苓耳也宋本元刻皆同俗本依廣雅改作葈耳不知毛傳自用爾雅為訓耳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采易得之物實易備之器以懷寘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況乎難得之正道而可以他術貳之乎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枝旁引如樹之枝也贊助也稽考也以一而不貳之道助考之則可兼知萬物若博雜則惑不知也身盡其故則美故事也盡不貳之事則身美矣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壹焉凡事類皆不可兩故知者精於一道而專一為故異端不能蔽也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皆蔽於一技故不可為師長也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一道故可以一理萬事精於物者也○案此句當在不可以為器師之下誤脫在此精於物者以物物謂能各物其一物若農賈之屬也○注各字舊本皆作名詭今改正下同精於道者兼物物謂能兼治各物其一物者也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所以助考物也助考謂兼治也壹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在心為志發言為論官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舜能一於道但委任眾賢而已末嘗躬親以事告人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一謂心一也危之當為之危危謂不自安戒懼之謂也側謂迫側亦充滿之義微精妙也處心之危言能戒懼兢兢業業然使之安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未萌不使異端亂之也處心之

危有形故其榮滿側可知也養心之微無形故雖榮而未知言舜之為治養其未萌也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國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一於道不蔽於一隅也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幾萌兆也與機同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湛讀為沈泥滓也下同則足以見鬒眉而察理矣理肌膚之文理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清謂沖和之氣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矣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為異端所蔽則惑也○庶理宋本作麤理今從元刻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倉頡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書者不如倉頡一於其道異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案宋本此注之末有情箸古者倉頡之有天下守法授親神農亦然也下九字文義不順今刪去之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倕舜之共工世本云夷牟作矢宋衷注云黃帝臣也此云浮游未詳或者浮游夷牟之別名或羿相近而誤耳言倕游雖作弓矢未必能射而羿精之也弓矢舜已前有之此云倕作弓當是改制精巧故亦言作也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奚仲夏禹時車正黃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轅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世本云相土作乘馬杜與土同乘馬四馬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乘並音剩相土契孫也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駕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是蓋當為視曾子言有人視庭中可以搏擊鼠則安能與我成歌詠乎言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能成歌詠也○正文咏字元刻作詠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空石石穴也蓋古有善射之人處深山空石之中名之曰觙觙字及事並未詳所出或假設喻耳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好喜也精靜思其射之妙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虻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挫摧也精識也闢屏除也言閑居靜思不接外物故能通射之妙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靜思仁如空石之人思射則可謂微乎假設問之辭也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此已下答之辭孟子惡其敗德而出其妻可謂能自彊於修身也有子惡臥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有子蓋有若也焠灼也惡其寢臥而焠其掌若刺股然也未及好也舊為未及好思也誤分在下更作一句耳有子焠掌可謂能自忍其身則未及善射好思者也若思道之至人則自無寢焉用焠掌乎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十字並衍耳可謂危矣言能闢耳目之欲則可謂能自危而戒懼未可謂微也微者精妙之謂也夫微者至人也惟精惟一如舜者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既造於精妙之域則冥與理會不在作為苟未臻極雖在空石之中猶未至也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景光色也濁謂混跡清謂虛白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兼猶盡也聖人雖縱欲盡情而不過制者由於暗與理會故也何必如空石之徒乎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無為謂知違理則不作所謂造形而悟之也無彊謂全無違理彊制之萌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思慮也恭謂乾乾夕惕也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適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清明審也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寑石以為伏虎也見植林以為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冥冥暮夜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蹞步之澮也蹞與跬同半步曰跬澮小溝也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閨小門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而以為哅哅埶亂其官也厭指按也一涉反漠漠無聲也哅哅喧聲也官司主也言埶亂耳目之所主守哅許用反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

折也高蔽其長也皆知爲高遠所蔽故不往求然則守道者亦宜知異術之蔽頓此也水動而景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埶玄也玄幽深也或讀爲眩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精目之明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以疑決疑猶擿埴之屬也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夏首夏水之首楚詞云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夏首夏水口也涓蜀梁未詳何代人姓涓名蜀梁列仙傳有涓子齊人隱於宕山餌朮能致風雨者也其爲人也愚而善畏善猶喜也好有所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卬視其髮以爲立魅也卬與仰同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背弃去也失氣謂困甚氣絕也○正文比至其家下宋本有者字今從元刻去之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閒疑玄之時正之感驚動也感忽猶慌惚也玄亦幽深難測也必以此時定其有鬼也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無有謂以有爲無也有無謂以無爲有也此皆人所疑惑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痺則必有敝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已以正事謂人以此定事也痺冷疾也傷於溼則患痺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若以此定事則與俗不殊也俞讀爲愈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慎墨之蔽亦猶是也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知人之性推之則可知物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疑止謂有所不爲窮年盡其年壽疑或爲疑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貫習也浹周也子叶反或當爲接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錯置也謂廢捨也身已老矣子已長矣猶不知廢捨無益之學夫是之謂愚妄人也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或曰聖下更當有王字誤脫耳言人所學當止於聖人之道及王道不學異術也聖王之道是謂至足也聖也者盡

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倫物理也制法度也兩盡者足以爲天下極矣所以爲至足也故學者以聖王爲師案以聖王之制爲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統類法之大綱○法其法元刻作治其法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幾近也類聖人而近之則爲君子士者修飾之名君子有道德之稱也知之聖人也知聖王之道者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自知其非以圖慮於是則謂之能戒懼也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勇於爲非以持制是也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孰甚也察甚其非以分是之心此篡奪之人也多能非以修蕩是則謂之知修飾也蕩動也多能知非修飾蕩動而爲是則謂之知言智者能變非爲是也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詍辯說利口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之詍詍詍多言也詩曰無然詍詍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衆以爲是者而非之以爲非者而察之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所以非察是是察非觀其合王制與否也天下有不以是爲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邪有不以合王制與不合爲隆正者能分是非治曲直乎言必不能也而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妄辨而幾利滑亂也音骨彊彊服人也鉗鉗人口也詬詈也恣睢矜夸也幾近也妄辨幾利謂妄爲辨說所近者唯利也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慎墨宋惠之屬傳曰析辭而爲察言物而爲辨君子賤之博聞彊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所謂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也爲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言役心無益復憂戚亦不能近道也則廣焉能弃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頃干之胸中廣讀爲曠遠也不以自妨謂不以無益害有益也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不慕往謂不悅慕無益之事而往從之也不閔來謂不憂閔無益之

者而來正之也或曰往古昔也來將來也不慕往古不閔將來言惟義所在無所繫滯也邑憐未詳或曰邑與悒同悒怏也憐讀為吝惜也言弃無益之事更無悒怏吝惜之心此皆明不為異端所蔽也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辨治亂可否昭然明矣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以周密為成以漏泄為敗明君無此事也明君日月之照臨安用周密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以宣露為成以隱蔽為敗闇君亦無此事也闇君務在隱蔽而不知昭明之功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云墨以為明狐狸而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逸詩墨謂蔽塞也狐狸而蒼言狐狸之色居然有異若以蔽塞為明則臣下誑君言其色蒼然無別猶指鹿為馬者也幽暗也險傾側也○正文墨以為明元刻明作明狐狸而蒼宋本而作其王伯厚詩攷引作而今從之又注傾側也元刻作詐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反還也讒言復歸而不敢出矣或曰反倍也言與讒人相倍反也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

荀子卷第十五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正名篇第二十二

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爲非故作正名篇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事以驗名案本書作檢名

後王之成名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也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是亦言殷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名謂節文威儀禮即周之儀禮也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成俗舊俗方言也期會也曲期謂委曲期會物之名者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爲通遠方異俗之名乖異者則因其所名遂以爲通而不改作也散名之在人者事名之分散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人生善惡故有必然之理是所受於天之性也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和陰陽沖和氣也事任使也言人之性和氣所生精合感應不使而自然言其天性如此也精合謂若耳目之精靈與見聞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應也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人性感物之後分爲此六者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情雖無極心擇可否而行謂之慮也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僞矯也心有選擇能動而行之則爲矯拂其本性也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心雖能動亦在積久習學然後能矯其本性也○此僞字元刻作爲非也觀荀此篇及禮論等篇僞卽今之爲字故曰桀紂性也堯舜僞也謂堯舜不能無待於人爲耳後儒但知有眞僞字而昧古六書之法而譌之者衆矣下兩而爲承上文亦必本是而僞正利而爲謂之事爲正道之事利則謂之事業謂商農工賈者也正義而爲謂之行苟非正義則謂之姦邪行下孟反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之在人者謂在人之心有所知者知有所合謂所知能合於物也○謂之智亦當同上作謂之知而皆讀爲智耳下能字亦可不分兩音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智有所能在人之心者謂之能能才能也○句首智字衍注當云在人有所能謂之能此似有舛誤能有所合謂之能能當爲耐古字通也耐音任其事耐乃來乃代二反堪性傷謂之病傷於天性不得其所節遇謂之命節時也當時所遇謂之命命者如天所命然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略舉此上事是散名之在人者而後王可因襲成就素定之名也而咸者乃爲堅白之說以是爲非斯亂名之尤也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愼率民而一焉道謂制名之道志通言可曉也禮記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愼率民而一焉言不敢以異端改作也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爲符節度量之罪也新序曰子產決鄧析教民之難約大獄袍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袍衣襦袴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討鄧析而僇之民乃服是非乃定是其類也○今本新序缺此文故其民莫敢託爲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愨愨則易使易使則公其民莫敢託爲奇辭以亂正名故壹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王者所立之迹也下不敢亂其名長服於上故迹長也長丁丈反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謹嚴也約要約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奇辭亂實故法吏迷其所守偏儒疑其所習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名之善者循之不善者作之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則所爲有名與所緣有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緣因也樞要大要總名也物無名則不可分辨故因而有名也名不可一貴故因耳目鼻口而制同異又不可常別雖萬物萬殊有時欲舉其大綱故制爲名之樞要謂若謂之禽知其二足而羽謂之獸知其四足而毛旣爲治在正名則此三者不可不察而知其意也異形離心萬物之形各異則分離人之心言人心知其不同也此已下覆明有名之意交喻異物名實玄紐玄深隱也紐結也若不爲分別立名使物物而交相譬喻之則名實深隱紛結難知也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爲之分別制名以指實無名則物雜亂故智者爲之分界制名所以指明實事也

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有名之意在此)然則何緣而以同異(設問覆期同異之意也)曰緣天官(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謂之官言各有所司主也緣天官言天官謂之同則同謂之異則異也)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同類同情謂若天下之馬雖白黑大小不同天官意想其同類所以共其省約之名以相期會而命之名也○注末名也上宋本有名為制三字衍)形體色理以目異(形體形狀也色五色也理文理也言萬物形體色理以目別異之而制名)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清濁宮徵之屬調竽謂調和笙竽之聲也竽笙類所以導衆樂者也不言革木之屬而言竽者或曰竽八音之首故黃帝使伶倫取竹作管是竹為聲音之始莊子天籟地籟亦其義也奇奇異也奇聲萬物衆聲之異者也○調竽二字上下必有脫誤不必從為之辭)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奇味衆味之異者也)香臭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芬花草之香氣也鬱腐臭也禮記曰鳥皫色而沙鳴鬱洒未詳酸暑絕之酸氣也奇臭衆臭之異者氣之應鼻者為臭故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或曰洒當為漏篆文稍相似因誤耳禮記曰馬黑脊而般臂漏鄭音螻蛄臭者也○洒从水西聲古音與辛相同洒酸猶辛酸辣氣之觸鼻者)疾養滄熱滑鈹輕重以形體異(疾痛也養與癢同滄寒也滑與汩同鈹與披同皆濇亂之名或曰滑如字鈹當為鈒傳寫誤耳鈒與澀同輕重謂分銖與鈞石也此皆在人形體別異之而立名也滄初亮反又楚陵反)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說讀為脫誤也脫故舊律文之故誤也)心有徵知(徵召也言心能召萬物而知之)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緣因也以心能召萬物故可以因耳而知聲因目而知形為之立名心雖有知不因耳目亦不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天官耳目也當主也丁張反簿簿書也當簿謂知各主當其簿書不雜亂也類謂可聞之物耳之類可見之物目之類言心雖能召所知必將任使耳目令各主掌其類然後可也言心亦不能自主之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五官耳目鼻口心也五官能主之而不能知心能召而知之若又無說則人皆謂之

不知也以其如此故聖人分別因立同異之名使人曉之也)然後隨而命之(既分同異之後然後隨所名而命之此已下覆明制名樞要之意也)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同類則同名異類則異名)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物之單名也兼復名也喻曉也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比也○注復名宋本作複名案復亦與複通用)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害矣(謂單名復名有不可相避者則雖共同其名謂若單名謂之馬雖為馬同名復名謂之白馬亦然雖共不害於分別也)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知謂人心知之異實者異名則不亂也謂若牛與馬為異實也)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恐異實異名卒不可偏舉故猶使異實者有時而同一名也或曰異實當為同實言使異實者異名其不可相亂猶如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推此共名之理則有共至於無共言自同至於異也起於總謂之物散為萬名是異名者本生於別同名者也)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言自異至於同也謂總其萬名復謂之物是同名者生於欲都舉異名也言此者所以別異名同名之意)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宜言名本無定也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若約為天則人皆謂之天也)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實名以名實各使成言語文辭謂治天地日月之比也)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徑疾平易而不違拂謂易曉之名也即謂呼其名遂曉其意不待訓解者拂音沸)物有同狀而異所者(謂若兩馬同狀各在一處之類也)有異狀而同所者(謂若老幼異狀同是一身也蠶蛾之類亦是也)可別也狀同而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鄉謂兩馬之類名雖可合同謂之馬其實二也)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狀雖變而實不別為異所則謂之化化者改舊形之名若田鼠化為鴽之類雖有化而無別異故謂之一實言其實一也)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稽考其實而定一二之數)

也此制名之樞要也此皆明制名之大意是其樞要也後王之成名
不可不察也此三者制名之實後王可因其成名而名之故不可不察也
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
以亂名者也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己未聞其說似莊子之意殺盜非殺人亦見
莊子宋子言見侮不辱則使人不鬭或言聖人不愛己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爲殺人言此三者徒
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惑於用名以亂正名也驗之所以爲有名而觀其孰
行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爲有名本由不喩之患困廢之禍因觀見侮不辱之說精熟可行
與否則能禁也言必不可行也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鍾不
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山淵平即莊子云山與澤平也情欲寡即
宋子云人之情欲寡也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墨子之說也古人以山爲高以泉爲下原其實亦無定
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逐欲而不改亂名之人說以高下是古人之一言未以物之實也則我以山爲高
平實爲不可我古人言觀欲多我以爲寡芻豢甘大鍾樂我盡以淺不然亦則也此惑於所實本無定以
亂古人之舊名也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
之矣驗其所緣同異本由於一貫則不可分別故定其名而別之今山淵平之說以高爲下以下爲
高若窮其說孰得調理與否則能禁惑於實而亂名者也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
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非而謁楹有牛未詳所出馬非馬是公孫龍白
馬之說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命色也馬所以命形也色非形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是惑於形色之
名而亂白馬之實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
矣名約卽名之樞要也以用也悖違也所受心之所是所辭心之所非驗其名之大要本以稱實定數
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心之所受者違其所辭者則能禁之也凡邪說辟言之
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辟讀爲僻故明君
知其分而不與辨也明君守聖人之名分不必亂名辨說是非也夫民易
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故事也言聖人謹守名器以道一民不與之共事共則民
以它事亂之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也故明君臨之以埶道之以
道道達之以正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
化道也如神辨埶惡用矣哉申重也章明也論謂先聖格言但用此道馭之

不必更用辨說也辨說謂說其所以然也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
無埶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荀卿自述正名及辨說之意也
實不喩然後命命不喩然後期期不喩然後說說不
喩然後辨命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言物之稍難名命之不喩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使人易
曉也說謂若白馬但言白則未喩故更以馬會之若是孝多會亦不喩者則說其所以然若說亦不喩者則
反覆辨明之也故期命辨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
也無期命辨說則事不行故曰爲用之大文飾王業之始在於正名故曰王業之始也名聞而
實喩名之用也名之用本在於易知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累名
而成文辭所以爲名之華麗詩書之言皆是也或曰麗與儷同配儷也○注麗與儷同舊本脫此十二字
今禮用麗俱得謂之知名實與名俱不失其所則爲知名名也者所以
期累實也名者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或曰累實皆爲異實言名者所以期於使實各異也
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事之言辭兼異實之名謂辭
數異實之名以成言辭猶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兼說亡實之名以論公即位之一意也辨說
也者不異實名以喩動靜之道也動靜是非也言辨說者不唯兼異實之名
實之名所以喩是非之理者論一意辨者明兩端也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
期謂委曲以爲名以會物也說與命所以爲辨說之用也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
所以爲心象之道心有所明則辨說也故心也者道之工宰也工能成物宰能
主物心之亦然也於道也者治之經理也經常也理條貫也言道爲理國之常
法條貫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言經爲說成文爲辭請心能知
道說能合心辭能成言也正名而期質請而喩辨異而不過推類
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正道而辨姦猶引繩
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正名而期謂正其名
以會物使人不惑也質物之形質實請而喩謂若形實自諸其名然因而喩知其實也辨異而不過謂足
以別異物則已不過說也推類而不悖謂推同類之物使共其名不使乖悖也驗則合文辨則盡故謂是
它人之說則取其合文理者自辨說則盡其事實也正道謂正名之道持制也實匿也百家無所隱實言
皆知其姦詐也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

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伐德之色也白道明道也冥幽隱也冥窮謂退而窮處也是聖人之辨說也是時百家曲說皆競自矜伐故述聖人辨說雖兼聽兼覆而無奮矜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之謂也詩大雅卷阿之篇顒顒體貌敬順也卬卬志氣高朗也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祆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以仁心說謂務於開導不騁辭辨也以學心聽謂悚敬而聽它人之說不爭辨也以公心辨謂以至公辨它人之說是非也不動乎眾人之非譽不以眾人是非而為之動但自正其辭說也不治觀者之耳目其所辨說不求奪敗於眾人不賂貴者之權埶不為貨賂而移貴者之權埶也不利傳辟者之辭利謂悅愛之也辟讀為僻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也吐而不奪謂吐論而人不能奪利或為和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漫謂漫長夜貌騫咎也引此以明辨說得其正何憂人之言也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涉然深入之貌俛然俯就貌俛然而類謂俯近於人皆有統類不虛誕也差差不齊貌謂論列是非似若不齊然殺歸於齊一也當丁浪反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苟之姦也通謂得其理使所吏反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極中也本也見賢遍反外是者謂之訒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為己寶訒難也過於志義相通之外則是務為難說耳君子不用也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誻誻然而沸芴與忽同忽然無根本貌粗疏略也嘖爭言也助革反或曰嘖與賾同深也誻誻多言也謂愚者言則疏略深則無統類又誻誻然沸騰也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誘誑也但欺誑其名而不正眩惑其辭而不實也又不深明於志義相通之理也故窮藉而無

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藉踐履也才夜反謂踐履於無極之地貪而無名謂貪於立名而實無名也故知者之言也知讀為智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愚者反是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姡也鄭云使女為鬼為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姡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作此好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展轉極於是也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言治待使人盡去欲然後為治則是無道欲之術而反為有欲者所困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若待人之寡欲然後治之則是無節欲之術而反為多欲者所困故能導欲則欲自去矣能節欲則欲自寡矣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二者異類如生死之殊非治亂所繫治亂所繫在於導欲則治不導欲則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情之數言人情必然之數也治亂所繫在節欲則治不節欲則亂不在欲之多寡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凡人之情欲雖未可得以有欲之意求之則從其所可得者也○宋本注多譌字今刊正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天性有欲心為之節制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所受乎天也此一節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當為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其餘皆衍字也一欲大凡人之情欲也言所受乎天之大欲皆制節於所受心之計度心之計度亦受於天故曰所受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此明心制欲之義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動謂作為也言欲過多而所作為不及其欲由心制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所可謂心以為可也言若心止之而中理欲雖多無害於治也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心使之失理則欲雖寡亦不能止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

可亡於情之所欲。治在心不在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所在心也所亡欲也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欲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性者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體欲又情之所應所以人必不免於有欲也○以欲為可得宋本作以所欲以為可得今從元刻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心以欲為可得而道達之智慮必出於此也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夫人各有心故雖至賤亦不能去欲也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盡具全也若全其性之所欲雖為天子亦不能盡秦皇漢武之比也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以用也近盡近於盡欲也言天子雖不可盡欲若知道節用可近盡而止之不使放縱之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雖至賤亦不可去欲若知道則求節欲之道而為之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為謀者之謀慮皆在節其所求之欲也○注賤者舊本作貴賤誤今改正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道謂中和之道論者之所守也進退亦謂貴賤也道者貴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以知節求天下莫及之也

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知節欲無過於道則皆從道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為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有人欲往南而惡往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至多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之也言此人既欲南而惡北豈夫南之不可得盡因肯捨南而走北乎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為夫所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今夫人情欲雖至多猶欲之惡雖至寡猶惡之豈為欲之不可得盡因肯取所惡哉言聖人以道節欲則各安其分矣而宋墨之徒不喻斯理而彊令去欲寡欲此何異使之離南而北走捨欲而取惡必不可得也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可道合道也損減也言若合道則從之奚以損亂而過此也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不合道則離之奚以益治而過此此與上合道雖為有欲之說亦可從之不合道雖為去欲之欲亦可離之也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知治亂者論合道與不合道而已矣不在於有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矣

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粹全也凡人意有所取其欲未嘗全來意有所去其惡未嘗全去皆所不適意也權者稱之權所以知輕重者也能權變適時故以喻道也言人之欲惡常難適意故其所舉動而不可不與道俱不與道俱則惑於欲惡矣故達道者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故能遣夫得喪欲惡不以介懷而欲自節矣衡不正，則重縣於仰，而人以為輕；輕縣於俛，而人以為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衡稱之衡也不正謂偏舉也衡若均舉之則輕重等而平矣若偏舉之則重縣於俛輕縣於仰而猶未平也遂以此定輕重是惑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為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權不正謂不知道而偏見如權之不正者也禍託於欲謂無德而祿因以為福不知禍不旋踵也福託於惡謂若有才未偶因以為禍不知先號後笑也言不知道則惑於倚伏之理也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道能知禍福之正如權之知輕重之正離權則不知輕重離道則不知禍福也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易謂以物相易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從道則無所喪儒術是也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離道則無所得宋墨是也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之，不明其數也。累積也嫌惡也此謂不以道求富貴終遇禍也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有讀為又隱而難察以下四事觀之則可知也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理為道之精微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

平簟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嚮讀
為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嗛足也快也史記樂毅曰先王以為嗛於志嗛口簟反
假而得問而嗛之則不能離也假或有人問之雖以為足其意嗛亦不能離於不足也故嚮
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
物也養生也粥壽也也皆當為邪問之辭故欲養其欲而縱其
情縱其情則欲恣不可養也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
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皆外重物之所致也如此者雖封侯
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絻其與無足無以異
絻與冕同○夫盜元刻無夫字乘軒上有雖字無足當謂賤人之本不足者夫是之謂以
己為物役矣己為物之役使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
目所視之物不及傭作之人亦可養目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
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紃之履而可以養體麤紃
之履麤[illegible]屨也蔬食當作疏食○屋室廬庾葭稾蓐尚机筵而可以
養形廬草屋也庾屋如稟庾者葭蘆也以蘆葦為屋室葭稾為席蓐皆貧賤人之居也尚机筵未詳
或曰尚言尚古猶若稱尚書之尚也尚机筵質朴之机筵也故無萬物之美而可
以養樂無埶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埶列班列也名美名也如是
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以是無貪利之心加以天
下之權則為天下必多為己之私和樂少矣夫是之謂重己役物知道則心平愉
心平愉則欲惡有節不能動故能重己而役物自有嘗試已下皆論知道不知道也無稽之言
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無稽之言言無考驗者也不見之行不聞
之謀謂在幽隱人所不聞見者君子尤當戒慎不可忽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苑作無類之說不戒之行不貴之辭君子慎之此三句不似此篇
之意恐誤在此耳○案此篇由孔子必也正名之指推論之極言人不能無欲必貴乎導欲以合乎道而
不貴乎絕欲此荀子之闢小家珍說而與孔孟所言給己給人之情相合後儒專言遏制淨盡者幾何不
以壅而潰矣

荀子卷第十六

荀子卷第十七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嘉善謝氏校本

性惡篇第二十三

當戰國時競爲貪亂不脩仁義而荀卿明於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聰明時乂亦與此義同也舊第二十六今以是荀卿論議之語故亦升在上○書作惟天生聰明時乂此無天生二字似誤脫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僞爲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故爲字人傍爲亦會意字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天生性也順是謂順其性也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疾與嫉同惡烏路反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文理謂節文條理也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道與導同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枸木必將待櫽栝烝矯然後直枸讀爲鉤曲也下皆同櫽栝正曲木之木也烝謂烝之使柔矯謂矯之使直也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礱厲皆磨也厲與礪同○注礪舊作厲誤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矯擾抑也擾馴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孟子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之善非矯也與告子所論者是也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不知讀爲智智慮不能及於知猶言及不到也書曰予沖人不及知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爲任也人周禮太宰職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鄭云任事也○鄭注本云任猶傳也玩楊意御只作事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不可學不可事謂不學而能不事而成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可見之明常不離於目可聽之聰常不離於耳也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如目明耳聰之不假於學是乃天性也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朴質也資材也言人若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朴而偷薄其質材而爲惡則失其喪必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不離質朴資材自得美利不假飾而善此則爲天性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使質朴資材自善如聞見之聰明常不離於耳目此乃天性也故曰目明而耳聰也故曰如目明耳聰此乃是其性不然則是矯僞使之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所以代尊長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悖違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禮義從何而生惡音烏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猶

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僞抑制非本生於人性也故陶人埏埴而爲器陶人瓦工也埏擊也埴黏土也擊黏土而成器埏音羶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言陶器自是生於工人學而爲之非本生於人性自能爲之也或曰工人當爲陶人故猶本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性而爲之如陶人工人然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膚理皮膚文理也佚與逸同人勞苦則皮膚枯槁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受性自爾不待學而知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僞是性僞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徵驗故聖人化性而起僞言聖人能變化本性而興起矯僞也僞起於性而生禮義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僞莊子亦云仁相僞也義相虧也皆言非其本性也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聖人過衆在能起僞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拂違戾也或曰拂字從木旁弗擊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拂今之農器連枷也且發辭也○拂奪宋本作佛奪注同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爲其性惡所以欲爲善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埶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既有富貴於中故不及財埶於外也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無於中故求於外亦猶貧願富之比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生而已謂不矯僞者○生而已元刻作性而已下同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己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不矯而爲之則悖亂在己以此知其性惡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善惡之分在此二者分扶問反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有讀爲又惡音烏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今以性善爲不然者謂人之性惡也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埶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埶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倚任也或曰倚偏倚猶傍觀也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衆者陵暴於寡而諠譁之不使得發言也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頃少頃也本或爲須臾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節準徵驗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辨別也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傅別鄭司農云別之爲兩兩家各執其一符以竹爲之亦相合之物言論議如別之合如符之驗然可施行也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善則不假聖王禮義也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故檃栝之生爲枸

木也。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問者曰：禮義積僞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言禮義雖是積僞所爲，亦皆人之天性自有。聖人能生之，衆人但不能生耳。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豈陶人亦性而能瓦埴哉？亦積僞然後成也。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則陶埏而生之也。辟讀爲譬。然則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言皆惡也。今將以禮義積僞爲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所以貴堯禹者，以其能化性異於衆也。有讀爲又。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僞也，亦猶陶埏而生之也。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埏埴而生瓦。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性也哉！既類陶人埏而生，明非本性也。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桀跖小人是人之本性也。天非私曾騫孝己而外衆人也，曾，曾參；騫，閔子騫也；孝己，殷高宗之太子，皆有至孝之行也。然而曾騫孝己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於禮義故也。三人能矯其性，極爲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爲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綦禮義則爲曾閔，慢禮義則爲秦人，明性同於惡，唯在所化耳。若以爲性善，則曾閔不當與衆人殊，齊魯不當與秦人異也。

塗之人可以爲禹，曷謂也？塗，道路也。舊有此語，今引以自難。言若性惡，何故塗之人皆可以爲禹也。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人皆有之。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唯讀爲雖。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以塗之人無可知可能之論爲不然也。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伏術，伏膺於術。孰察，精孰而察。加日，累日也。縣久，縣繫以久長。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雖性惡，若積習則可爲聖人。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可以爲而不可使爲，以其性惡。故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肯爲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爲也，然而不相爲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故塗之人可以爲禹下，元刻有未必然也塗之人可以爲禹十一字，宋本無。雖

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爲事也事業然而未嘗能相爲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爲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爲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爲明矣工賈可以相爲而不能相爲是可與能不同也可與能既不同則終不可以相爲也此明禹亦性惡以能積僞爲聖人非禹性本善也聖人異於衆者在化性也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爲不然引此亦以明性之惡韓侍郎作性原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感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

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文謂言不斷隔也類謂其統類不乖謬也雖終日議其所以然其言千舉萬變終始條貫如一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徑易也省謂辭寡論而法謂論議皆有法不放縱也論或爲倫佚縱引也佚以繩言其直也聖人經營事廣故曰多言君子止恭其所守故曰少言也其言也謟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言謟行悖謂言行相違也○宋本謟作諂悔作侮今從元刻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齊疾也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便謂輕巧敏速也無類首尾乖戾雜能多異術也旁魄廣博也無用不適於用便便匹延反魄音薄○無用宋本元刻俱作毋用注同折速粹孰而不急析謂折辭若堅白之論者也速謂發辭捷速粹孰所著論甚精孰也不急言不急於用也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爲意是役夫之知也期於必勝人惠施之論也徒自勞苦爭勝而不知禮義故曰役夫之知也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中謂中道敢果決也直其身謂中立而不倚無回邪也先王有道敢行其意言不疑也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循順從也俗謂從其俗也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唯仁所在謂富貴禮記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也○案此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所亡雖富貴去之注非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得權位則與天下之人同休戚苦或爲共也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閒而不畏是上勇也傀傀偉大貌也公回反或曰傀與塊同獨居之貌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大重也齊信謂整齊於信也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尚上也援牽引也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恬安也謂安於禍難也而廣自解說言以辭勝人也解佳買反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爲意是下勇也○苟免上當脫三字以上二句闕之自與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繁弱封父之弓左傳曰封父之繁弱鉅黍當爲來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距來司馬貞云言弓弩埶勁足以拒於來敵也然而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

〔排檠輔正弓弩之器檠巨京反〕桓公之蔥，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曶，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蔥闕錄曶齊桓公齊太公周文王楚莊王之劍名皆末詳所出蔥青色也錄與綠同二劍以色爲名曾植七略說劍云曶以翠錄亦其類也曶劍光采慌惚難視以形爲名也闕未詳或曰闕缺也劍至利則喜缺因以爲名鉅闕亦是也干將莫邪巨闕皆吳王闔閭劍名辟閭未詳新序閭丘卬謂齊宣王曰辟閭巨闕天下之良劍也或曰辟閭即湛盧也閭盧聲相近黑色也湛盧言湛然如水而黑也又張景陽七發說劍曰舒辟不常李善云辟卷也言神劍柔可卷而懷之舒則可用辟閭成此義焉○曶舊本作智誤今改正注同〕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騹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皆周穆王八駿名驊讀爲騹謂青驪文如博棊列子作赤驥與此不同纖離卽列子盜驪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謂相順從也或曰靡磨切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汙穢行也漫誕漫欺誑也莊子北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漫我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君子篇第二十四

〔凡篇名多用初發之語名之此篇皆論人君之事即君子當爲天子恐傳寫誤也舊第三十一今升在上〕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告言也妻者齊也天子尊無與二故無匹也〕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適讀爲敵禮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官人掌擯舌之官也〕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盡委於羣下故能至備也〕天子也者，埶至重，形至佚，心至愈，〔愈讀爲愉〕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詩小雅北山之篇率循也濱涯也〕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大讀爲太太上至尊之號〕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道謂政令〕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自請刑戮○治世元刻無治字由猶通故莫不宋本無故字〕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言人人自得其罪不敢隱也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與〕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不當則爲下所侮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言當罪而用賢歸於至公也謂若殛鯀與禹殺管叔封康叔之比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善惡分然其忠誠皆得通達無所屈滯〕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尚書甫刑之辭〕亂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泰誓所謂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公羊亦云尹氏卒曷爲貶譏世卿也〕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夷滅也均同也謂同被其刑也○案士昏禮記惟是三族之不虞鄭注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也又注周禮小宗伯禮記仲尼燕居皆云三族父子孫〕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當賢謂身當賢人之號也〕

列從謂行列非從當或為嘗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

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

今之人胡憯莫懲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毛云沸出也騰乘也山

頂曰冢崒崔嵬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鄭云憯曾也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

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論謂法效聖王以義制

事則知所利矣以義制事則利博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

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養謂自奉養也出謂所從也二者是非之

本得失之原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

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

所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於亡倍道失賢

也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

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

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

不流流邪移也各知其分故無違令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施謂恩惠

親疏有分則恩惠各親其親故不乖悖施式豉反分扶問反長幼有序則事業捷

成而有所休捷速也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速成而亦有所休息之時也故仁者

仁此者也仁謂愛說也此謂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五者也愛說此五者則為仁也

義者分此者也分別此五者使合宜則為義也節者死生此者也能為

此五者死生則為名節也忠者惇慎此者也慎讀如順人臣能惇順此五者則為忠也

兼此而能之備矣兼此仁義忠節而能之則為德備也備而不矜一自

善也謂之聖一皆也德備而不矜伐於人皆以自善則謂之聖人夫眾人之心有一善則

揚揚如也聖人包容萬物與天地同功何所矜伐為也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

爭能而致善用其功不矜而推眾力故天下不敢爭能而極善用於眾功矜則有敵

故不尊也有而不有也夫故為天下貴矣有能而不自有詩曰淑

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詩曹

風尸鳩之篇言善人君子其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以儀正身待物則四國皆化恃才矜能則所得者

小也

荀子卷第十七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嘉善謝氏校本

成相篇第二十五

以初發語名篇雜論君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故下云託於成相以喻意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舊第八今以是荀卿雜語故降在下○成相之義非謂成功在相也篇內但以國君之愚闇為戒耳禮記治亂以相相乃樂器所謂舂牘又古者瞽必有相審此篇音節即後世彈詞之祖篇首即稱如瞽無相何倀倀義已明矣首句請成相言請奏此曲也漢藝文志成相雜辭十一篇惜不傳大約託於瞽矇諷誦之詞亦古詩之流也逸周書周祝辭亦此體

請成相請言成相之辭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世之殃由於愚闇此愚闇以重墮賢良也墮許規反○案愚闇重言之者即下文愚以重愚闇以重闇之意注以尚有脫誤又墮字即隳字之俗說文於隓下作許規切下有隳注為篆文又載隳字注今俗作墮徒果切則此字當從徒果切廣韻亦然且釋尚書元首叢脞之韻可見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倀倀倀無所往貌相息亮反倀丑羊反請布基慎聖人慎讀為順請說陳布基業在乎順聖人也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主既猜忌又苟欲勝人也論臣過反其施言論人臣之過在乎不行施惠施式政反尊主安國尚賢義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所以尊主安國在崇尚賢義若拒諫飾非以愚闇之惟苟合於上則必禍也曷謂罷國多私假設問答以朋其義罷讀曰疲謂弱不任事者也所以弱者由於多私國語曰罷士無伍韋昭曰罷病也無行曰病比周還主黨與施還繞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埶移曷謂賢明君臣明君臣之道則為賢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天下為一海內賓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蹷孽災也蹷顛覆也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為桀久而愚闇愈甚遂至於桀世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惡來飛廉之子秦之先也史記曰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也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卑其志意言無遠慮不慕往古○臺下宋本有榭字元刻無以謝讀之元刻是也今從之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下易鄉回面也謂前徒倒戈攻于後啓微子名下降也

武王善之鄉讀為向封之於宋立其祖立其祖使祭祀不絕也左傳曰宋祖帝乙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刳箕子累累讀為縲書曰釋箕子之囚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招麾指揮也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子胥吳大夫伍員字也為夫差所殺百里奚虞公之臣徙遷也謀不見用虞滅係虜遷徙於秦穆公任之強配五伯六卿施穆公秦穆公任好也伯讀曰霸六卿天子之制春秋時大國亦僭置六卿六卿施言施六卿也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逆拒斥逐大儒不使通也拘謂畏匡厄陳也展禽三絀展禽魯大夫無駭之後名獲字子禽諡曰惠居於柳下三黜為士師三見絀也春申道綴基畢輸春申楚相黃歇封為春申君綴止也與輟同畢盡也輸傾委也言春申為李園所殺其儒術政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地也○此春申句有誤必非指黃歇注非請牧基賢者思牧治堯在萬世如見之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陂與詖同言當疑此讒人傾險也基必施辨賢罷罷讀曰疲文武之道同伏戲文武周文王武王伏戲古三皇太昊氏始畫八卦造書契者戲與羲同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為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後王當時之王言欲為至治在於復後王謂隨時設教不必拘於古法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慎到墨翟惠施或曰季即莊子曰季真之莫為者也又曰季子聞而笑之據此則是梁惠王犀首惠施同時人也韓侍郎云或曰季梁也列子曰季梁楊朱之友言四子及百家好為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為祥治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言堅固不解也衆人貳之讒夫棄之形是詰衆人則不能復一讒夫則兼棄之但詰問治之形狀言侮慢也或曰形當為刑無德化唯刑戮是詰言苟暴也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聖人心平如水而有埶直而用抴必參天而有埶之上疑脫一字言既得權埶則度己以繩接人用抴功業必參天也世無王窮賢良無王者與賢良窮困暴人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脩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治之志後埶富為治之意後權埶與富者則公道行而貨賂息也君子誠之好以待君子必誠此意好以待用處之敦固有深

藏之能遠思。敦厚也有讀為又既慮之厚固又能深藏遠慮思乃精，志之榮，
好而壹之神以成。好而不二則通於神明也精神相反，一而不貳，
為聖人。相反謂反覆不離散也治之道，美不老，老休息也莊子曰佚我以老為
治當日新為美無休息也君子由之佼以好。佼亦好也音狡下以教誨子
弟，上以事祖考。接下以仁事親以孝也成相竭，辭不蹷。竭盡也論成相
之事難歷蹶蹷顛歷之辭歷音厥君子道之順以達。道言說也辭既不蹷君子言之
必弘順而通達宗其賢良，辨其殃孽。君子尊成相之辭必能宗其賢良以致治辨其
殃孽之為害也

請成相，道聖王，道亦言說前章意未盡故再論之也堯舜尚賢身辭讓。
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莊子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
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受舜讓天下於善卷善卷不受逃
入深山不知其處也堯讓賢，以為民，為萬民求明君所以不私其子氾利兼愛
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
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蓋以自歎
堯不德，舜不辭，皆歸至公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
面而立萬物備。委任群下無為而理舜授禹，以天下，舜所以授禹亦以天
下之故也尚得推賢不失序。得當為德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
者予。謂殛鯀與禹又不私其子予讀為與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
三苗服。舉舜甽畝，任之天下身休息。甽與畎同得后稷，五
穀殖，夔為樂正鳥獸服。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笙鏞以閒鳥獸蹌蹌也契為
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抑遏也下謂洪水使歸下
也鴻即洪水也書曰禹降水警予也辟除民害逐共工。今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此云
禹未詳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案禹貢道弱黑漾沇淮渭洛七水又
有雝淄其道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數則不止於十二此云十二者未詳其說也禹傅土，平天
下。傳讀為敷孔安國云洪水泛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也躬親為民行勞苦。行讀
如字謂所行之事也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橫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此論

益皋陶之功橫而不順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困學紀聞曰呂氏春秋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
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乎盤盂陶即皋陶也化益即伯益也真窺即直成也併橫革之交二人皆禹輔
佐之名案窺與成音同真與直形似呂氏春秋本作蓋傳寫誤為窺耳直與真亦形似呂氏語見求人篇
契玄王，生昭明，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玄王桓撥皆謂契也史記曰契為堯司徒
封於商賜姓子氏契卒子昭明立也居于砥石遷于商。砥石地名未詳所在或曰即砥
柱也左氏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相土昭明子也言契初居砥石至孫相土乃遷商丘也十有
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史記曰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
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為夏司空勤其官死於水殷人郊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
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十
四世也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光。莊子曰湯讓天下於卞隨
務光二人不受皆投水死牟與務同也道古賢聖基必張。道說古之賢聖基業必張
大也

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不知治此世亂惡善之弊隱諱疾賢良
用姦詐鮮無災。隱諱過惡疾害賢良長用姦詐少無災也患難哉阪為先，
聖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為○患難哉阪為先二句句三字聖知不用愚者謀七字句與辭治災哉時
韻阪為先三字未詳楊注不得其句蓋此篇通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如此五句
為一章也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前車
已覆猶不知戒更何有覺悟之時也○前車已覆四字句更改也不覺悟，不知苦，迷
惑失指易上下。中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不能闢四門也
○中元刻作忠古通用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莫冥實言
闇也不終極無已時也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惡烏路反下同正
直惡，心無度，邪枉辟回失道途。辟讀為僻己無郵人，我獨
自美豈獨無故。故事也不可尤責於人自美其身己豈無事己亦有事而不知其過也或
日下無獨字○無獨字則與全篇句法合不知戒，後必有恨，恨悔○後必有三字為句
有讀曰又所謂貳過也古音戒又悔態為韻後遂過不肯悔。不肯悔前之非讒夫
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備。如當為知言人為詐態上

不知爲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利在惡忌賢者妬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斂聚也下聚黨與則上蔽匿也上壅蔽失輔埶失輔埶之臣則埶不在上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孰公長父皆厲王之嬖臣未詳其姓名墨子曰厲王染於厲公長父榮夷終厲公與孰公不同未知孰是或曰孰公長父即詩所云皇父也孰或爲郭○案古郭號字通郭公長父卽呂氏春秋當染篇之號公長父也作郭字爲是之難二字當屬下爲七字句注孰公宋本從立元刻從系字書皆無致墨子所染篇作厲公厲王流于彘彘地名在河東左傳晉大夫有彘子言孰公長父姦邪遂使暴作厲王流竄於彘周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言自古忠良多有遇害何獨我哉自歎之辭也欲衷對衷誠也欲以誠意對時君言不從言不從恐遇禍也恐爲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剄而獨鹿弃之江獨鹿與屬鏤同本亦或作屬鏤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劍名屬之欲反鏤力朱反國語里革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罝罜麗此當是自剄之後盛以鴟夷弃之江也賈逵云罜麗小罟也○案楊云本或作屬鏤則誤劍不可易國語以下必後人采他說附益之罝韋昭云當爲罜此衍罝字而又訛罜作罜宋本亦同又無水虞二字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識如字亦讀爲志也請成相言治方言爲治之方術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論爲君之道有五其節約明白謂臣下職一也君法明二也刑稱陳三也言有節四也上通利至莫敢恣五也下皆平正國乃昌臣下職莫游食游食謂不勤於事業淪游手也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所與事業皆職於上羣下不得擅相役使則民力一也禮記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也守其職足衣食民不失職衣食足矣則厚薄有等明爵服貴賤有別利往卬上莫得擅與孰私得利之所往皆卬於上莫得擅爲賜與則誰敢私得於人乎擅相賜與若齊君法明論有常君法所以明在言論有常不二三也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進退人皆以法律貴賤各以其才孰有私恢於王乎君法儀禁不爲爲君之法儀在自禁止不爲惡莫不說教名不移既能正己則民皆悅上之教而名器不移也說讀爲悅修之者榮離之者辱孰它師孰敢以它爲師言皆歸王道不敢離貳也刑稱陳守其銀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限罰尺謹反銀與垠同下不得用輕私門下不得專用刑法則私門自輕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禍亦罪也請牧祺明有基祺祥也請牧始吉祥之事在明其所有之基業也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修領莫不理續主執持五聽折獄之五聽也修領謂修之使得綱領莫不有文理相續主自執持此道不使權歸於下○條領宋本作循領今從元刻注同聽之經明其請請當爲情聽獄之經在明其情○案請古與情通用列子說符篇楊朱曰發于此而應于彼者唯請釋文引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又墨子書多以請爲情參伍明謹施賞刑參伍猶錯雜也謂或往參之或往伍之皆使明謹施其賞刑言精研不使僭濫也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幽隱皆通則民不詐僞也言有節稽其實節謂法度欲使民言有法及不欺詐在稽考行實也信誕以分賞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上通利不壅蔽則幽隱遐遠者皆至也觀法不法見不視所觀之法非法則雖見不視也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此已上論君有五之事也君教出行有律五論之教既出則民所行有法言知方也吏謹將之無鈹滑將持也詩曰無將大事鈹與披同滑與汨同言不使鈹披汨亂也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請謂舍止也羣下不私謂各以所宜不苟求也如此則以道事君巧拙之事亦皆止○各以宜舍巧拙句中脫一字或當作各以所宜舍巧拙臣謹修君制變臣職在謹修君職在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律貫法之爲條貫也○案全篇與詩三百篇中韻同

賦篇第二十六

所賦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時多不知故特明之或曰荀卿所賦甚多今存者唯此言也舊第二十二今亦降在下

爰有大物爰於也言於此有大物夫人之大者莫過於禮故謂之大物也非絲非帛文理成章絲帛能成黼黻文章禮亦然也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一無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荀卿

假爲隱語問於先王云臣但見其功亦不識其名唯先王能知敢請解之先王因重演其義而告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先王爲解說曰此乃有文飾而不至華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雅正也似謂似續古人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極明而簡約言易知也甚順而有體言易行也先王言唯歸於禮乃合此義也禮○此目上事也如禮記文王世子子貢問樂之比下放此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隆猶備也物萬物也或厚或薄帝不齊均言人雖同見方所知或多厚或寡薄天帝或不能齊均也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湣惛淑淑皇皇穆穆湣湣思慮昏亂也淑淑未詳或曰美也皇皇穆穆言諸之美也言或愚或智也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崇充也言智慮周流四海曾不充滿一日而徧也君子以脩跖以穿室跖柳下惠之弟太山之盜也君子用智以脩身跖用智以穿室皆帝不齊均之意也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言智慮大則參天小則精微無形也行義以正事業以成皆在智也行下孟反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足窮謂使窮者足也百姓待君之智而後安寧泰當爲泰寧也上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言智常欲見利遠害脩潔之爲親而雜汙之爲狄者邪智脩潔則可相親若雜亂穢汙則與夷狄無異言險詐離近也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弇迹者邪弇襲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精靈榮華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此論君子之智明小人之智不然也知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居謂雲物發在地時周密也鉅大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言滿天地之圓方也大參天地德厚堯禹參謂天地相似雲所以致雨生成萬物其德厚於堯禹者矣○藝文類聚大參作大齊莊

天地相似上似脫一與字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寓寓與宇同言細微之時則知毫毛其廣大時則盈於大宇之內宇覆也謂天所覆三蒼云四方上下爲宇上大宇參天地此又云大盈大宇言說雲之變化或大或小故重言之也忽兮其極之遠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攭與劙同攭兮分判貌言雲或慌忽之極而遠塞或分散相逐而還於山也攭音戾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卬卬高貌雲高而不雨則天下皆蹇難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捐棄也萬物或美或惡覆被之皆無捐棄也往來惛憊通于大神惛憊猶晦暝也通于大神言變化不測也憊困也人困目亦昏暗故惛憊爲晦暝也出入甚極莫知其門極讀爲亟急也門謂所出者也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雲所以成雨也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弟子荀卿自謂言弟子不敏願陳此事不知何名欲君子設辭請測其意亦言雲之功德唯君子乃與知之也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雲氣無實故曰不塞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郄穴而不偪者與窕讀爲窱深貌也言充盈則滿大宇幽深則入郄穴而曾無偪側不容也窱它弔反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訊書問也行遠疾速宜於託訊今雲者虛無故不可本或作託訊或曰與似續同也言雲行遠疾速不可依託繼續也○訊不與前後韻協疑是訊託誤倒耳往或作託訊亦似誤往來惛憊而不可爲固塞者與雖往來晦暝掩蔽萬物若使牢固蔽塞則不可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億謂以意度之論語曰億則屢中或曰億抑同謂雷霆震怒殺傷萬物曾不億度疑忌言果決不測也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天下同被其功曾無所私置又言無偏頗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風與雲並行故曰友雨因雲而生故曰子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在冬而凝寒在夏而蒸暑也廣大精神請歸之雲至精至神通於變化唯雲乃可當此說也雲雲所以潤萬物人莫之知故於此具明也有物於此儳儳兮其狀屢化如神儳讀如其蟲倮之倮儳儳無毛羽之貌變化卽謂三俯三起成蛾蛹之類也功被天下爲萬世文文飾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爲鄰儳暴者亦取名於蠶食故曰與暴爲鄰也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

繭成而見殺是身廢絲窮而繭蠶是家敗弃其耆老收其後世耆老蛾也後世種也
人屬所利飛鳥所害人屬則保而用之飛鳥則害而食之臣愚而不識
請占之五泰占驗也五泰五帝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理皆務本深知蠶之功大故請
驗之也○此與下文五泰宋本皆作五帝無五泰五帝也五字注今從元刻與困學紀聞所引合古音帝
字不與敗世害韻五支六脂之別也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
首者與女好柔婉也其頭又類馬首周禮馬質禁原蠶者鄭玄云天文辰為馬故蠶書曰蠶為龍
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
者與壯得其養老而見殺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為蠶之時未有牝牡也
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游謂化而出也前亂而後治繭亂而絲
治也夏生而惡暑生長於夏先暑而化喜溼而惡雨溼謂浴其種既生之後則
惡雨也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互言之也三俯三起事乃大已
俯謂臥而不食事乃大已言三起之後事乃畢也謂化而成繭也夫是之謂蠶理五帝
之言此乃蠶之義理也蠶蠶之功至大時人鮮知其本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戰國時此俗尤甚故荀
卿感而賦之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山阜鐵所生也無知無巧善
治衣裳知讀為智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
章合離謂使離者相合文章亦待其連綴而成也以能合從又善連衡從豎也子
容反衡橫也言箴亦能如戰國合從連橫之人南北為從東西為衡也下覆百姓上飾
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見猶顯也不自顯其功伐見賢遍反時用則
存不用則亡順時行藏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
生鉅其成功小者邪為鐵則巨為箴則小長其尾而銳其剽者
邪長其尾謂線也剽末也謂箴之鋒也莊子曰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剽杪末
之意匹小反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重說長其尾而銳其剽趙讀為掉掉繚長
貌言箴尾掉而綫也掉徒弔反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結其尾線然後行箴無
羽無翼反覆甚極極讀為亟急也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
尾邅迴盤結則箴功畢也簪以為父管以為母簪形似箴而大故曰為父言此者欲

狀其形也管所以盛箴故曰為母禮記曰箴管線也○簪簪為鐵子貫反謂所以琢箴之線孔者也
積以成形故曰為父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理義也
箴古者貴賤皆有事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綖大夫妻成祭服士妻衣其夫末世皆不
修婦功故託辭於箴明其為物微而用至重以譏當世也
天下不治請陳佹詩荀卿請陳佹異激切之詩言天下不治之意也天地易
位四時易鄉皆言賢愚易位也鄉猶方也春夏秋冬皆不當其方言錯亂也鄉如字列
星殞墜旦暮晦盲列星二十八宿有行列者隕喻百官弛廢旦暮晦盲言無
時也或曰當時星辰隕墜日暮昏霧也幽晦登昭日月下藏言幽闇之人登昭明
之位君子如日月反下藏也昭或為照公正無私反見從橫言公正無私之人反
見謂從橫反覆之志也志愛公利重樓疏堂欲在上位行志以利百姓非謂
樓疏堂之榮貴也無私罪人憼革貳兵憼與儆同備也也謂無私罪人
於去惡也言去邪惡乃以儆備增益兵革之道言彊盛也道德純備讒口將
將去也言以讒言相退送或曰將將讀為鏘鏘進貌仁人絀約敖暴擅彊
天下幽險恐失世英天下幽暗凶險知此必恐時賢不見用也螭龍為蝘
蜓鴟梟為鳳皇說文云螭如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螻蝘蜓守宮言世俗不知善惡螭龍
之聖反謂之蝘蜓鴟梟之惡反以為鳳皇也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
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
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為拂
乎其遇時之不祥也郁郁乎其欲禮義之大行晦盲言人莫之識也皓天不復憂無疆
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皓與昊同昊天元氣昊大也呼昊天而訴之云世亂不復
憂不可竟也復自解釋云亂久必反於治亦古之常道千或為卒弟子勉學天不忘
也言天道福善故曰不忘恐弟子疑為善無益而解惰故以此勉之也聖人共手時幾
將矣共讀為拱聖人拱手言不得用也幾辭也也去也言戰國之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
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反辭反覆敘說之辭猶楚詞亂曰弟子言當時政事既與
疑惑之人故更願以亂辭敘之也其小歌曰此下一章即其反辭謂之小歌總論前意也
○曰各本多作也有一本作日今從之念彼遠方何其塞矣遠方猶大道也仁

人紕約畢人衍矣（衍饒也○衍不與塞服爲韻服字本有作殷者則塞或蹇字之誤）忠臣危殆讒人服矣（服用也本或作讒人殷矣殷業也音盤）璇玉瑤珠不知佩也（說文云璇赤玉瑤美玉也孔安國曰瑤美石言不知以此四寶爲佩說文云璇音瓊○瑤說文本訓美石楊所據乃誤本也如孔安國曰美石而今本禹貢注亦皆誤爲美玉）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雜布麤布）閭娵子奢莫之媒也（閭娵古之美女後語作閭陬楚詞七諫謂閭娵爲醜惡蓋一名閭陬漢書音義韋昭曰閭陬梁王魏嬰之美女子奢當爲子都鄭之美人詩曰不見子都蓋都字誤爲奢耳後語作子都莫之媒言無人爲之媒也娵子于反○明是闍字之誤楊未省照耳）嫫母力父是之喜也（嫫母醜女黃帝時人力父未詳喜悅也○力父俗本作刁父今從元刻與韓詩外傳四同）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言或亂如此故數而告上天曷維其同言何可與之同也後語作曷其與同此章即遺春申君之賦也）

荀子卷第十八

荀子卷第十九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大略篇第二十七

（此篇蓋弟子雜錄荀卿之語皆略舉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總謂之大略也舊第二十七○此一卷舊不分段今案其意義之不相聯屬者闕一格以識別之）

大略（舉為標首所以起下文也）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此明都邑居土中之意不近偏旁居中央取其朝貢道里均禮也言其禮制如此）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屏猶蔽也屏謂之樹鄭康成云若今浮思也何休注公羊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僚謂不欲見內外不察泉中魚之義也）

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輦謂人輓車言不暇待馬至故輦輿就馬也）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詩小雅出車之篇毛云出車就馬於牧地鄭云有人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謂以王命召己也此明諸侯奉上之禮也）

天子山冕諸侯玄冠大夫裨冕士韋弁禮也（山冕謂畫山於衣而冕即衮冕也蓋取其龍則謂之衮冕取其山則謂之山冕鄭注周禮司服云古冕服十二章衣五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裳四章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繡鄭注禮云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鄭云大夫裨冕蓋亦言裨冕止於大夫士已下不得服也韋弁謂以爵韋為韠而戴弁也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也）

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禮也（御服皆器用之名尊者謂之御卑者謂之服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珽大珪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謂剡上至其首而方也荼古舒字玉之上圓下方者也鄭康成云珽珽然無所屈也荼讀如舒遲之舒舒儒者所畏在前也）

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彫謂彫畫為文飾彤弓朱弓此明貴賤服御之禮也）

諸侯相見卿為介（相見謂於鄰地為會介副也聘義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君親禮賓言主君見聘使則以卿為上擯擯出會則以卿為上介也）以其教出畢行（教謂戒令舉行畢臣盡行從君也）使仁居守（使仁厚者主後事春秋傳一子守二子從此明諸侯出體之禮又穀梁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矣）

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聘人以珪謂使人聘他國[illegible]訪其國事因遺之也衛侯[illegible]貢以弓是其類也說文云瑗者大孔[illegible]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禮記曰君[illegible]禮珍圭以徵守鄭云以徵召守國之[illegible]守以竹使符也然則天子以珍珪召[illegible]以瑗斷玦如環而缺肉好若一謂之[illegible]待放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illegible]所以見意也反絕謂反其絕者此明諸侯以玉接人臣之禮也）

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施然也（人主根本所施設在仁其役用則在[illegible]禮天施天道之所施設也此明為國[illegible]）

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志記也言玉帛禮之末也禮[illegible]禮也○案聘禮記曰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

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詩小雅魚麗之篇指與[illegible]等也時謂得時宜謂合[illegible]財重禮之義也）

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表標志也此明為國當以禮示人也）

舜曰維予從欲而治（[illegible]）（言皋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引之以諭禮能成聖亦猶舜賴皋陶也）故禮之生為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為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禮本為中人設然聖人不學亦不成也）

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又漢藝文志小說家有務成子十一篇昭其名也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西王國未詳所說或曰大禹生於西羌西王國西羌之賢人也新序子夏對哀公曰黃帝學于太填顓頊學于錄圖帝嚳學于赤松子堯學于尹壽舜學于務成跗禹學于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于時子思武王學于郭叔此明聖人亦資於教也○案新序五太填作大真古今人求

作大塡錄圖作錄圖表同尹囂元刻作君囂宋本新序同吳祕注法言引新序作君疇成子伯新序作威子伯時子思作鈸時子思

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不成喪不備哭踊之節衰存但服衰麻而已其禮皆可略也禮記曰七十唯衰麻在身也

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鄭云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也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儀禮作勖率鄭云勖勉也若汝也勉率婦道以敬其爲先妣之嗣也汝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詩云大姒嗣徽音子曰諾惟恐不能敢忘命矣子言惟恐不能勉率以嗣先妣不敢忘父命也

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所以稱行者在禮也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惠亦賜也言行禮如此五者則可爲人之行也

賜予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用刑罰於萬民也宮室妻子也此明能治家則以治國也

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面貌謂以顏色慰悅之不欲施小惠也故易家人曰有嚴君焉勿彊不欲使其愧也此語出曾子

禮以順人心爲本故亡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禮記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皆禮也各本作背禮者也誤

禮之大凡事生飾驩也送死飾哀也軍旅飾威也不可太質故爲之飾

親親故故庸庸勞勞仁之殺也庸功也庸庸勞勞謂稱其功勞以報有功勞者殺差等也皆仁恩之差也殺所介反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長義之倫也倫理也此五者非仁恩皆出於義之理也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行仁義得其節則是禮有次序仁愛也故親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非仁不親非義不行雖有仁義無禮以節之亦不成仁有里義有門里與門皆謂禮也里所以安居門所以出入也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虛讀爲居聲之誤也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非義也亦當爲非禮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仁雖在推恩而不得其理則不成仁謂若有父子之恩而無嚴敬之義遂理而不敢不成義雖得其理而不敢行則不成義義在果斷故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審節而不知不成禮雖能明審節制而不知其意也知或爲和和而不發不成樂雖和順積中而英華不發於外無以播於八音則不成樂故曰仁義禮樂其致一也言四者雖殊同歸於得中故曰其致一也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仁而能斷行義以禮然後義也雖能斷而不違禮然後爲義也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反復也本謂仁義末謂禮節謂以仁義爲本終成於禮節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通明三者然後爲道

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唅此與公羊穀梁之說同玩好謂明器琴瑟笙竽之屬何休曰此皆春秋之制也賵猶覆也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死者之禮也知生則賵賻知死則襚唅○今公羊注作知死者贈襚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皆謂葬時故吉行五十犇喪百里賵贈及事禮之大也既說弔贈及事因明奔喪亦宜行遠也禮記奔喪曰日行百里不以夜行

禮者政之輓也如輓車然爲政不以禮政不行矣

天子卽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上卿於周若冢宰也皆謂書於策讀之而授天子深戒之也言天下安危所繫其憂甚遠長問何以治之能爲天下除患則百福歸之不能則反爲之賊害策編竹爲之後易之以玉焉

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讀爲捷速也中卿若宗伯也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禦禁二策第二策也

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下卿者司寇也慶者雖在堂弔者已在門言也相襲之速閭門也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言同一門出入也賈誼曰憂喜聚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豫哉言可戒備也三策第三策

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兩人共耕曰耦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

殺大蚤朝大晚非禮也殺謂田獵禽獸也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

寒蠶謂下先上也又曰朝辨色始入殺大蚤為陵犯也謂太晚為僭上也或曰禮記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先於此為早也又曰田不以禮是暴天物也治民不以禮動斯陷矣。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義殊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辟君也。辟讀為避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一命公侯之士再命大夫三命卿也鄭注禮記曰此皆鄉飲酒時齒謂以年次坐若立也禮記曰三命不齒族人雖七十者不敢先言不唯不與少者齒老者亦不敢先也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此覆一命再命三命也一命雖公侯之士子男之大夫也故曰下大夫也吉事尚尊，喪事尚親。吉事朝廷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為主禮記曰以服之精麤為序也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者以長，老者以養。不得謂不得聖人之禮法驩與歡同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聘，問也。享，獻也。私覿，私見也。使大夫出以圭璋聘所以相問也聘享奉束帛加璧享所以有獻也享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所以私見也聘享以賓禮見私覿以臣禮見故曰私見鄭注儀禮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意也言語之美，穆穆皇皇。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正也郭璞云皇皇自脩飾止貌穆穆容儀謹敬也皆由言語之美所以威儀脩飾或曰穆穆美也皇皇有光儀也詩曰皇皇者華朝廷之美，濟濟鎗鎗。鎗與蹌同濟濟多士貌蹌蹌有行列貌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有怨而無怒。謗上曰訕亡去也疾與嫉同惡也怨謂若公弟叔肸衛侯之弟鱄怨謂若慶鄭也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家。之往也禮記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也既葬，君若父之友食之，則食矣，不辟粱肉，有酒醴則辭。鄭云尊者之前可以食美變於顏色亦不可也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禮也。謂燕寢制度設衣精麤也易之咸，見夫婦。易咸卦艮下兌上艮為少男兌為少女故曰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易說卦曰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以夫婦為本

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陽唱陰和然後相成也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聘士謂若安車束帛重其禮也迎魚敬反禮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顛蹶陷溺。所失微而其為亂大者，禮也。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和樂之聲，此言和樂之聲和樂人心步中武象，趨中韶護。佩玉之聲緩則中武象速則中韶護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是其類也或曰此和樂謂在車和鸞之聲步驟之節也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君子在位者之通稱禮記曰既服習容觀玉聲聽律謂聽鸞聲使中音律也言威儀如此乃可為士士者修立之名也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此蓋誤耳當為冰泮逆女霜降殺內故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殺減也內謂妻御也十日一御即殺內之義冰泮逆女謂發生之時合男女也霜降殺內謂閉藏之時禁嗜欲也月令在十一月此云霜降荀卿與呂氏所傳聞異也鄭云歸妻謂請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二月可以成婚矣故云冰泮逆女殺所介反○案詩陳風東門之楊毛傳云言男女失時不待秋冬正義引荀卿語并云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為婚期家語所說亦同匏有苦葉所云迨冰未泮周官媒氏仲春會男女皆是要其盛言不過是耳非出十日一御君子之謹游於房也不以違冰泮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儀禮士相見云若父則遊目無上於面無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鄭云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蓋臣於君前視也近視六尺自此而廣之雖遠視不過三丈六尺曲禮曰立視五巂彼在車上故與此不同也文貌情用，相為內外表裏，文謂禮物貌謂威儀情謂中誠用謂資實文相成不可偏用也言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者，本末相順，終始相應。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並解於禮論篇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貨謂聚斂及珍異獻君身謂死衛社稷人謂舉賢也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易小畜卦初九之辭復返也自從也本雖有失返而從道何其咎過也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公羊傳曰秦伯使遂來聘

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謂前不用蹇叔百里之言敗於殽函而自變悔作秦誓詢茲黃髮是也

士有妒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妒臣則賢人不至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妒掩蔽奉妒昧者謂之交譎公道謂之晦昧交通於譎詐之人相成爲譎惡也交譎之人妒昧之臣國之薉孽也薉與穢同孽妖孽言此爲國之災害也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如器物雖不言而有行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國賴其言而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不富無以養民情衣食足知榮辱不教無以理民性人性惡故須教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宅居處也百畝一夫田也務謂勸勉之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畝之田無失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禮記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十教卽十義也禮記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道謂教道之也十或爲七也

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天下鄉善矣表築旌之言武王好善天下鄉之孔安國曰商容殷之賢人紂所貶退也

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天下之國皆有俊士每世皆有賢人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亡人好獨以喻雖有賢俊不能用也所以迷由於不問路溺由於不問遂亡由於好獨遂謂徑隧水中可涉之徑也獨謂自用其計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詩大雅板之篇毛云芻蕘薪者也鄭云服事也我之所言乃今之急事汝無笑也

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皆類於法而舉之也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其事雖異其守則一謂若爲事不同同歸於理之類也慶賞刑罰通類而後應通明於類然後百姓應之謂賞必賞功罰必罰罪不失其類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順人心然後可行也

八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舉家不事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事父母之喪三年不事齊衰大功三月不事從諸侯不不當爲來謂從他國來或君之人入采地與新有昏朞不事古者有喪昏皆不事所以重其哀戚與嗣續也事謂力役

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子孔子謂言也子家駒魯公子慶之孫公孫歸父之後名羈駒其字也續言補續君之過不能與功用故不如晏子也〇續然大夫四字未詳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雖有功用不如子產之恩惠也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雖有恩惠不如管仲之才略也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不全用仁義也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言四子皆類如野之人未暇濟於仁義故不可爲王者佐

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

公行子之之燕孟子曰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趙岐云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言不求遠大也曾元曾參之子志卑者輕物物事輕物者不求助不求賢以自輔苟不求助何能舉旣無輔助必不勝任矣氐羌之虜也謂見俘掠不憂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壘讀爲纍氐羌之俗死則焚其屍今不憂係纍而憂不焚是愚也呂氏春秋曰憂其死而不焚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爲之幾爲知計哉靡披靡也利夫秋豪之細其害遂披靡而來及於國家言不卹其大而憂其小與氐羌之虜何異幾辭也或曰幾讀爲豈

今夫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眸謂以眸子審視之也言心於思慮亦當反覆審其精妙如眸子之求箴也

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克亦勝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皆謂

言貨財也士不通貨財士賤雖得言之亦不得貨遷如商賈也有國之君不息牛羊息蕃育也錯質之臣不息雞豚錯置也質讀爲贄孟子曰出疆必載質質贄古字通耳置贄謂執贄而置於君士相見禮曰士大夫奠贄於君再拜稽首禮記曰畜乘馬者不察於雞豚或曰置質猶言委質也言凡委質爲人臣則不得與下爭利冢卿不脩幣大夫不爲場園冢卿上卿不脩幣謂不脩財幣販息之也治稼穡曰場樹菜蔬曰園謂若公儀子之不奪園夫工女之利也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臧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竄容也謂容其手而力作也

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並解在仲尼篇言周公終王業猶不得無誅伐至成康然後刑措也重引此者明不與民爭利則刑罰省也多積財而羞無有羞貧重民任而誅不能使民不能勝任而復誅之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

上好羞則民闇飾矣好羞羞貧而事奢侈則民闇自修飾也上好富則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衢道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忍恥不顧廉恥傾絕謂傾身絕命而求也分背知人分背而行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

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疾苦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榮盛也婦謁謂婦言是用也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貨賄必以物苞裹故總謂之苞苴興起也鄭注禮記云苞苴裹魚肉者或以葦或以茅也

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差謂等級也

主道知人臣道知事人謂賢良事謂職守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不以事詔告但委任而已謂若使禹治水不告治水之方略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工賈亦然

以賢易不肖不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後知克無人禦敵故知必克

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卞魯邑莊子卞大夫有勇者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蒲衛邑子路蒲宰杜元凱云蒲邑在長垣縣西南

不知而問堯舜好問則無不知故可比聖人也無有而求天府如無而求之是有天府之富曰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問先王之道則可爲堯舜六貳之博則天府已求財於六貳之博得之不窮故曰天府天府天之府藏言六貳之博可以得貨財先王之道可以爲堯舜故以喻爲六貳之博即六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棋故曰六博今之博爲亦二六相對也○貳當作蓋聲之誤也即六經也

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如蟬蛻也幡與翻同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效效放也置措也言造次皆學而不捨也無留善有善即行無留滯無宿問有疑即問不俟經宿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善行之者是究其難故

君子立志如窮似不能通變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至尊至貴對之唯一故曰如窮也

君子隘窮而不失不失道而履窮○隘窮即阨窮勞倦而不苟不苟免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尸子曰君子齋於飢寒而志不懈倦於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席謂昔所踐履之言此亦當讀爲昔或曰細席講論之席臨難不忘素所講習忠義之言漢書王吉諫昌邑王曰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案廣韻傳寫呼也安賀切宋本作鈞字書無致今從元刻

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無有一日不懷道謂造次必於是也所

雨小漢故潛未詳或曰爾雅云漢爲潛李巡曰漢水溢流爲潛今云雨小漢故潛言漢者本因雨小水溢而成至其盛也乃溢爲潛矣言自小至大者也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聲問遠色澤洽謂德潤身行下孟反

小人不誠於內而求之於外

言而不稱師謂之畔畔者倍之半也教而不稱師謂之倍教人不稱師其罪重故謂之倍者反逆之名也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

不足於行者說過言說大過故行不能副也不足於信者誠言數欲誠實其言故信不能副君子所以貴行不貴言也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春秋魯桓公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傳曰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

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又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言其一心而相信則不在盟誓也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皆言與理冥會者至於無言說者也相謂為人贊相也曾子曰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發言使人可聞不詐妄也立行使人可見不苟為斯為孝子也言為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說皆讀為悅近親遠附則毀辱無由及親也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假於君子謙辭也晏子先於孔子曾子之父猶為孔子弟子此云送曾子豈好事者為之歟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檃栝三月五月為幬菜敝而不反其常此皆言車之材也示讀為寘檃栝矯揉木之器也言寘諸檃栝或三月或五月也幬菜未詳或曰菜讀為菑謂轂與輻也言矯揉直木為牙至於轂輻皆敝而規曲不反其初所謂三材不失職也周禮考工記曰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挺之欲其幬之廉也鄭云幬冒轂之革也革急則木廉隅見考工記又曰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鄭云菑謂輻入轂中者蚤讀為爪謂輻入牙中者也匡輮也晏子春秋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良匠揉之其員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檃栝不可不謹也慎之為移其性故不可慢蘭茝稾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雖皆香草然以浸於甘醴一玉佩方可易買之言所漸者美而加貴也佩或為倍謂其一倍也漸浸也子廉反此語與晏子春秋不同也○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說苑家語皆同麋醢作鹿醢案漸於蜜醴與漸於酒漸之醢中皆謂其不可久故一佩即易之各書俱一意注非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雖正直之君其所漸染如香之於酒則讒邪可得而入言甘醴變香草之性甘言變正君之性或為美或為惡皆在其所漸染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為天子寶和之璧楚人卞和所得之璧也井里里名厥也未詳或曰厥石也晏子春秋作井里之困也○案厥周禮說文闑門梱也梱門限也荀子以厥為橛晏子以困為梱皆謂門橛也林不解乃改為璞矣子贛

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下列士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言所得多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未曾學問不敢立為論議所謂不知為不知也為道久適自日有所益不必道聽塗說也此語出曾子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無親不親師也方法也此皆謂雜廣博而無法也少不諷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諷謂誦學問詩書也言不學雖有詩書君子壹教弟子壹學亟成壹專壹也亟急也已力反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進仕損減不能而居之誣也無益而厚受之竊也誣君竊位學者非必為仕而仕者必如學如往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息休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詩商頌那之篇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詩大雅既醉之篇毛云匱竭也類善也言孝子之道無有匱竭之時故天長賜以善也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言文王先立禮法於其妻以至于兄弟然後治于家邦言自家刑國也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亦既醉之篇毛云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詩豳風七月之篇于茅往取茅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屋升屋治其敝漏也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皋如也嗔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壙丘壙皋當為宰宰冢也宰如高貌嗔如填閒土也壙塋也鬲隔絕於上之列子作宰如墳如鬲如云見其壙鬲則知息之所也○公羊傳三十三年傳宰上之木拱矣是宰謂冢也冢大也如大山也讀為顛山頂也鬲如形如鬲五穀之器也山有似者矣子嗔如作壙如如大防也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

休焉 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 好色謂關雎樂得淑女也盈其欲謂好仇寤寐思服也止禮也欲雖盈備而不敢過禮求之此言好色人所不免美其不過禮也故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 其誠以禮自防之誠也比於金石言不變也其聲可內於宗廟謂以其樂章播八音奏於宗廟鄉飲酒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既云用之邦國是其聲可內於宗廟者也 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 以用也汙上驕君也言作小雅之人不為驕君所用自引而疏遠也 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小雅多刺幽厲而思文武言有文謂不鄙陋聲有哀謂哀以思也

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 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 人有肆意 人有快則法度壞 古者匹夫五十而士 禮四十而士五十而爵此云五十而士恐誤或曰為斷士 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 十九而冠先於臣下一年也雖人君之子猶年長而冠冠而後聽其政治以將教至繁後治事不敢輕易 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 有君子之賢而所好得其人謂得賢輔也 其人也而不教不祥 祥善 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 既無君子之賢又所好非其人也 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 若使不肖人教非君子是猶齎借盜賊之兵糧為害滋甚不如不教也齎與賫同兵五兵也○此條言所好者君子是為得其人非君子而好之則所好非其人也人可與言而不教是為不祥不可與言而教之則又資盜糧借賊兵也楊注不了 不自嗛其行者言濫過 嗛足也謂行不足也所以不足其行者由於言辭汎濫過度也 古之賢人賤為布衣貧為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安取此 豎褐僮豎之褐亦短褐也言賢人雖貧賤義不苟進安取此言過而行不闕之事乎 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 柳下惠魯賢人公子展之後名獲字禽居於柳下諡惠季其伯仲也後門者君之守後門至賤者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敝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尚無疑怪者言安於貧賤渾迹而人不如也非一日之聞言聞之久矣○案柳下惠一條不書蒙上文與後門同衣而不見疑蓋即毛詩巷伯篇故訓傳所云嫗不逮門之女而國人不稱其亂也非一日之聞言素行為人所信 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 蚤與爪同言仕亂世驕君縱得小利終喪其身○蚤者叉字之假借叉甲同義爪訓擾手不與蚤同此亦當別為一條

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 友與有同義相有謂不使喪亡 道不同何以相有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溼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 察其友則可以知人之善惡不疑也 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 取友求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本言所以成德也○俗本正文亦作取友求善人宋本元刻皆無求字若有注可不費辭矣 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詩小雅無將大車之篇將猶扶進也將車賤者之事塵冥冥蔽人目明令無所見與小人處亦然也 藍苴路作似知而非 未詳其義或曰苴讀為狙伺也趙蕤注長短經知人篇曰狙者類智而非智或讀為狙伺也狙子野反 偄弱易奪似仁而非 仁者不爭而實物故偄弱易奪者似之易奪無執守之謂也○偄與濡同從宋本 悍戇好鬭似勇而非 悍凶戾也戇愚也丁降反 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者不能小者不為是棄國捐身之道也 ○捐宋本作損今從元刻 凡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反者也 反復也出去也凡乘執而來乘執而去者皆是物之還反也言善惡皆所自取也 流言滅之貨色遠之 流言謂流轉之言不定者也滅亦絕也凡禍之所由生自纖纖故君子早絕其萌此語亦出曾子○元刻作禍 禍之所由生也生自纖纖也是故君子蚤絕之 之所由生自纖纖也與大戴曾子立事篇同 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閒 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區蓋之閒言有分限不流濫也器名區者與丘同義漢書儒林傳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丘與區同也 疑則不言未

問則不立（重引此兩句以明之）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誠忠誠言不可以虛妄事智者○事智者元刻作丁知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說並音悅）語曰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知者（甌臾皆瓦器也揚子雲方言云陳魏楚宋之閒謂罃為臾甌臾謂地之坳坎如甌臾者也或曰甌臾窳下之地史記曰甌窶滿篝污邪滿車窶甌云甌窶傾側之地污邪下地也臾與窶相近蓋同也窶力侯反污烏瓜反）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儒者也（家言謂偏見自成一家之言若宋墨者）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參驗之至則流言息死猶盡也鄭康成云死之言澌也澌猶消盡也）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泔與奧皆烹和之名未詳其說）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曾子自傷不知以食餘之傷人故泣涕深自引遂謂門人曰吾豈有異心故欲傷人哉乃所不知也言此者以譏時人飾非自是恥言不知與曾子異也）

無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長（遇當也言己才藝有所短宜自審其分不可彊欲當人所長而辯爭也）故塞而避所短移而從所仕疏知而不法察辨而操辟勇果而亡禮君子之所憎惡也（塞蔽也移就也仕與事同所能也言掩其不務其所能也疏通也察辨而操辟謂聽察其辨所操之事邪僻也操七刃反）

多言而類聖人也（雖萬變故多類謂皆當其類而無乖越此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無法而流湎然雖辯小人也（湎當為湎非十二子篇有此語此當同或曰當為楷也）

國法禁拾遺惡民之串以無分得也（串習也工患反）有夫分義則容天下而治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

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特意謂人人殊意予讀為與○唯元刻作雖）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師曠言治者予三王（易牙齊桓公宰夫知味者師曠晉平公樂師知音者）三王既已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改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無三王之治天下不待亡國不待死（言不暇有所待而死亡速之甚也更工衡）

（反）飲而不食者蟬也不飲不食者浮蝣也（浮蝣渠略朝生夕死蟲也言此者以喻人既飲且食必須求先王法略為治不得苟且如浮蝣輩也）

虞舜孝己孝而親不愛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劫迫於暴國而無所辟之（辟讀為避聖賢者不遇時危行言遜）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也惟惟而亡者誹也（惟讀為唯以癸反惟惟聽從貌常聽從人而不免亡者由於退後卻誹謗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已解於榮辱篇）

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脩德在己所遇在命）

誥誓不及五帝（誥誓以言辭相誡約也禮記曰約信曰誓又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盟詛不及三王（殺牲曰盟謂殺牲歃血告神以盟約也）交質子不及五伯（此言後世德義不足雖要約轉深猶不能固也伯讀曰霸穀梁傳亦有此語）

荀子卷第十九

荀子卷第二十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宥坐篇第二十八(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記傳雜事故總推之於末)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春秋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災公羊傳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或曰三桓之祖廟也欹器傾欹易覆之器)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宥與右同言人君可置於坐右以為戒也說苑作坐右或曰宥與侑同勸也文子曰三王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卮注云欹器也○今說苑作右坐見敬慎篇)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挹酌)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撫掩也猶言蓋世矣○據注則撫乃撫字之誤家語三恕篇作振世)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挹亦退也挹而損之猶言損之又損)

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為司寇而攝相也朝謂聽朝也)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聞人謂有名為人所聞知者也始誅先誅之也)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心達而險謂心通達於事而凶險也辟讀曰僻醜謂怪異之事澤有潤澤也)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營讀為熒熒惑眾也強剛愎也反是以非為是也獨立人不能傾之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狂矞華仕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之以為首誅周公從魯聞急傳而問之曰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為君乎是以誅之尹諧潘止付里乙史付事迹並未聞也○家語作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注先王宋本作夫王無下民字今據韓子外儲說右上增正)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詩邶風柏舟之篇悄悄憂貌慍怨也)

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別猶決也謂不辨別其子之罪)有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老大夫之尊稱春秋傳曰使國將不得為寡君老也)語予曰為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獄犴不治謂法令不當也犴亦獄也詩曰宜犴宜獄獄字從二犬象所以守者犴胡地野犬亦善守故獄謂之犴也)嫚令謹誅賊也(嫚與慢同謹敬也賊賊害人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言生物有時而賦斂無時是陵暴也○生也二字各本皆脫今案注增)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已止也即就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言周公命康叔使以義刑義殺勿用以就汝之心不使任其喜怒也維刑殺皆以義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故有抵犯者自責其教之不至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服行也謂先自行之然後教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極也謂優寵也單盡也憚謂驚創單或為殫○家語始誅篇作尚賢以勸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此注單或為殫元刻作或為偽與家語同)綦三年而百姓往矣(百姓從化極不過三年也○往乃從之誤下注往)

同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百姓既任，然後誅其姦邪也。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氐，本也。庳，讀為毗。毗，輔也。卑，讀為俾。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厲，抗也。試，亦用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置也。如置物於地不動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岸，崖也。負，重也。任負車，任重之車也。遲，慢也。陵遲，言丘陵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陂池也。○案：淮南子山以陵遲故能高。陵遲猶邐迤陂陀之謂。此注與匡謬正俗俱訓陵遲為丘陵似泥。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失其砥矢之道。所以陵遲，哀其法度墮壞。

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詩邶風雄雉之篇。○舊本連上文，今案當分段。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稽首，恭敬之至。有所不來者，為上失其道而人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遠人能無來乎。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徧與諸生，謂水能徧生萬物，為其不有其功，似上德不德者。說苑作徧予而無私。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埤讀為卑，裾與倨同，方也。拘讀為鉤，曲也。其流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似義者無不循理也。說苑作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理似義○案宋本引說苑作其流也卑下句倨之也情義分然者也文義舛訛今案本書雜言篇訂正。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洸讀為滉，滉水至之貌。淈讀為屈，竭也。似道之無窮也。家語作浩浩無屈盡之期，似道也。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決行，決之使行也。佚與逸同，奔逸也。若聲響，言若響之應聲也。似勇者，果於赴難也。主量必平，似法。主讀為注。量謂阬受水之處也。言所經阬坎，注必平之，然後過，似有法度者均平也。盈不求概，似正。概，平斗斛之木也。考工記曰：概而不稅。言水盈滿則不待概而自平，如正者不假於刑法之禁也。淖約微達，似察。淖當為綽。綽約，弱也。約，柔弱也。雖至柔弱而浸淫通達於物，似察之見細微也。說苑作綽弱微達。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言萬物出入於水則必鮮絜，似善化者之使人去惡就美也。說苑作不清以入，鮮絜以出也。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折，縈曲也。雖東西南北千萬縈折，不常然而必歸於東，似有志不可奪者。說苑作其折必東也。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無才藝以教人也。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舊言，平生之言。卒，倉忽反。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

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肬贅，則具然欲為人師。肬贅，結肉。莊子曰：以生為附贅縣肬。肬，音尤。具然，自滿足之貌也。○此條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下兩條同。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糂，與糝同，蘇覽反。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隱謂窮約。孔子曰：由不識，○家語在厄篇，作由未之識也。吾語女。女以知者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為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逢字從元刻，與家語同；宋本作逄，誤。女以諫者為必用邪？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磔，車裂也。姑蘇，吳都名也。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眾矣，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不為求通。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

戚也皆爲業天知命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爲書不爲書在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重耳晉文公名亡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脅使其裸浴薄而觀之公因此激怒而霸心生也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謂以甲盾五千棲於會稽也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小白齊桓公名齊亂奔莒蓋亦爲所不禮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佚與逸同謂奔竄也家語作常逸者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桑落九月時也夫子當時蓋暴露居此樹之下○正文桑落之下下宋本有乎哉二字今案可省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被有說邪匠過絕邪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當爲北傳寫誤耳被皆當爲彼蓋音盍戶扇也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盍皆繼續彼有說邪匠過誤而蓋絕之邪家語作北蓋皆斷王肅云觀北面之蓋皆斷絕也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言舊會說今則無也官致良工因麗節文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初造太廟之時官極其良工工則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文也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非無良材大木不斷絕者蓋所以貴文飾也此蓋爲夫子之博識也

子道篇第二十九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弟與悌同謂自卑如弟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上順從於君父下篤愛於卑幼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志安於禮不安動也言發以類不怪說也如此則儒者之道畢矣○言以類使元刻作言以類接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衷善也謂善發於衷心矣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從命則闇身於禽獸之行不從命則使親爲修飾君子不從命是乃敬親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愨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彫傷也萃與顇同雖勞苦彫萃不敢解惰失敬也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不幸以不順於親而見惡也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不敢違哀公之意故不對○舊本皆違上今案當分段篇內並同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有讀爲又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爲孝之謂貞也審其可從則從不可從則不從也○家語三恕篇四人作七人三人作五人二人作三人末句作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樹栽植藝播種胼謂手足勞胼併也胝皮厚也丁皮反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繆紕繆也與讀爲歟聊賴也言雖衣之衣而紕繆不精則不聊賴於汝也或曰繆綢繆也言雖衣服我綢繆我而不敬不順則

不報效也韓詩外傳作衣予教予家語云人與己不順數也王肅云人與己事實相通不相數也皆與此不同○案今外傳九作衣歟食歟曾不爾卽與擬聊之說此云教予疑是歟予之訛今家語困誓篇作人與己與不汝數與此所引亦不同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國士一國之勇力之士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練小祥也禮記曰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女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女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譏訕於上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裾裾衣服盛貌說苑作襜襜也○見說苑雜言篇又案韓詩外傳三作疏疏家語三恕篇作倨倨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放讀爲方國語曰方舟設柎韋昭曰方並也編木爲柎說苑作方舟方柎也詩曰方之舟之○注設柎舊本作投柎今據齊語改正非維下流水多邪維與唯同言豈不以下流水多故人畏之邪言盛服色厲亦然也說苑作非下衆水之多乎○今說苑作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肎諫女矣充盈猛厲由告之事又呼其名丁寧之也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猶若舒和之貌禮記曰君子蓋猶猶爾也孔子曰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奮振矜也色知謂所知見於顏色有能自有其能皆矜伐之意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皆在不隱其情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士者修立之稱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知者皆讀爲智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樂其爲治之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第三十禮義謂之法所以行之謂之行行下孟反○此篇舊本皆不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公輸魯巧人名班雖至巧繩墨之外亦不能加也禮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衆人皆知禮可以爲法而不知其義者也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禁辭也內人之疏外人之親謂以疏爲內以親爲外家語曰不比於親而比於疏者不亦遠乎韓詩外傳作無內疏而無外親也○今家語賢君篇作不比於數而比於疏不亦遠乎說苑亦作數字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謂失之遠夫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反謂乖悖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

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源水水之泉源也雝讀為壅大其輻謂壯大其輻也重大息嗟歎之甚也三者皆言不慎其初追悔無及也○此所引詩逸詩也

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曾元曾子之子也○大戴禮作曾元抑首曾華抱足夫魚鼈黿鼉猶以淵為淺而堀其中堀與窟同鷹鳶猶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珉石之似玉者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惡音烏猶言烏謂此義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鄭康成云色柔溫潤似仁縝栗而理知也鄭云栗堅貌也理有文理也似智者處事堅固又有文理堅剛而不屈義也似義者剛直不回也廉而不劌行也劌傷也雖有廉稜而不傷物似有德行者不傷害人折而不橈勇也雖摧折而不橈屈似勇者瑕適並見情也瑕玉之病也適玉之美澤調適之處也瑕適並見似不匿其情者也禮記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扣與叩同似有辭辨言發言則人樂聽之言畢更無繁辭也禮記作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雕雕謂雕飾文采也章章素質明著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詩秦風小戎之篇引之喻君子比德

曾子曰同游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仁者必能使人愛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不長厚故為人所輕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廉潔不聞於人三者在身曷怨人當反諸己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無識不知天命也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南郭惠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為號莊子有南郭子綦夫子孔子也雜謂賢不肖相雜而至○尚書大傳略說作東郭子思說苑雜言篇作東郭子惠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

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報謂孝養也詩曰欲報之德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門人思其德有而不施窮無與也窮乏之時無所往託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也

哀公篇第三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取之邪○舊本脫取字今據大戴禮哀公問五義家語五儀解增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志記識也服古之服猶若夫子服逢掖之衣章甫之冠也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舍去此謂古也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約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章甫殷冠王肅云絇謂屨頭有拘飾也鄭康成云絇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紳大帶也搢笏於紳者也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朝玄端也絻與冕同鄭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則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舍人注爾雅云輅車之大者葷蔥薤之屬也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儀禮喪服曰斬者何不緝也衰長六尺博四寸三升布為之鄭注喪服云上曰衰下曰裳當心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不在也菅菲也此言服徵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

孔子曰人有五儀言人之賢愚觀其人法有五也有庸人有士有君

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色色謂以己色觀彼之色，知其好惡也。論語曰色斯舉矣。○大戴禮作志不邑邑。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不知託賢，但自憂而已。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交謂接待於物，皆言不能辨是非，倀倀失據也。○止交，大戴禮韓詩外傳皆作止立。四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不知可貴重者。從物如流不知所歸，爲外物所誘，蕩而不返也。五鑿爲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鑿，竅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言五鑿雖似於正，而其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是庸愚之人也。一曰五鑿，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情相攘奪。韓詩外傳作五藏爲正也。○案大戴禮作五鑿爲政，此正字義當與政同，古通用，注似非。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率，循也。雖不能盡徧，必循處其一隅，言有所執守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論語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止於辨明事而已矣。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由，從也。謂不從不正之道。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言固守所見，如愛其性命肌膚之不可以他物移易者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皆謂志不可奪。如此則可謂士矣。士者修立之稱。一曰：士，事也。言其審於任事，可以入官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不自以爲有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猶然，舒遲之貌。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家語作油然。王肅曰：不進貌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本亦身也。言雖廣大而不傷其身也，所謂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富有天下，謂王者之佐也。怨讀爲蘊。言雖富有天下而無蘊畜私財也。家語作無宛。禮記曰：事大積焉而不苑。古蘊苑通，此因誤爲怨字耳。布施天下而不病貧，言廣施德澤予惠困窮，使家給人足，而上不憂貧乏，所謂百姓與足，君孰不足。○注末二句與富國篇同，宋本乃從今論語本，當出後人所改。如此則可謂賢人矣。賢者亞聖之名。說文云：賢，多才。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辨別萬物之情性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辨情性，乃能理是非之取舍而不惑。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其事，謂聖人所理化之事。言辨別萬事，如天地之別萬物，各使區分。明察乎日月，聖人之明察如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總要猶統領也。風以動之，雨以潤之。言統領萬物，如風雨之生成也。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繆當爲膠，相加之貌。莊子云膠膠擾擾。肫與諄同，雜亂之貌。爾雅云：諄諄，亂也。言聖人治萬物錯雜膠膠諄諄然，而衆人不能循其事。諄，之旬反。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嗣，繼也。言聖人如天之繼嗣，衆人不能識其意。百姓淺然不識其鄰，鄰，近也。百姓淺見，不能識其所近，況能識其深乎？所謂日用而不知者也。○淺然，大戴作淺淺然。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

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哀公不問舜德，徒問其冠，故不對也。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務讀爲冒。拘與句同，曲領也。言雖冠衣拙朴，而行仁政也。尚書大傳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鄭康成注云：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美大其問，故謙不敢對也。曰：非吾子無

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胙階，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謂祭祀時也。胙與阼同。榱亦椽也。哀將焉不至，言必至也。○正文將焉下元刻有而字，下三句並同。而當訓為能。若以為衍，不應四句皆誤。君昧爽而櫛冠，昧爽，闇明也。謂初曉尚暗之時。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而不至矣。諸侯之子孫謂奔亡至魯而仕者，自平明至日昃在末庭而修臣禮。君若思其勞，則勞可知也。以諭哀公亦諸侯之子孫，不戒慎修德，亦將有此奔亡之勞也。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虛讀為墟。有數蓋焉，猶言蓋有數焉，倒言之耳。新序作亡國之虛列必有數矣。○數蓋猶言數區也。魯有少皞氏之虛、大庭氏之庫也。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而不至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紳，大帶也。委，委貌，周之冠也。章甫，殷冠也。鄭注儀禮云：委，安也，所以安正容貌；章，表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丈夫也。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莊子音義崔譔云：蹴然，變色貌。號讀為胡，聲相近，字遂誤耳。家語作君胡然也。資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資與齊同。苴，竹也。謂蒼白色自死之竹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祭服也。白與黑為黼，黑與青為黻。禮，祭致齊不茹葷。非不能味，謂非不能知味也。鄭注周禮司服云：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為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好，喜也。言喜於市肆之人不使所守貨財折耗，而長者亦不能為此。市井盜竊之事，長者不為。市而販者不為非。家語王肅注云：言市肆弗能為廉，好肆則不折也。人為市估之行，則不守折，人為長者之行，則亦不為市買之事。竊宜為察。察其有益與其無益，以竊字屬下句。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問取人之術也。孔子對曰：無取健，健羨之人。無取詌，未詳。家語作無取鉗。王肅云：鉗妄對不謹誠者。或曰捷給鉗人之口者。○案：家語五儀解作無取鉗，鉗下作無取啍啍。無取口啍。啍與諄同。方言云：齊魯凡相疾惡謂之諄憎。諄，之閏反。王肅云：啍啍，多言。或曰：詩云誨爾諄諄，口諄謂口教諄心無誠實者。諄，之倫反。○注末書作詩詩，倫也訛，今訂正。健，貪也；詌，亂也；口啍，誕也。健羨之人多貪欲，謂忌之人多悖亂，譏疾之人多妄誕。說苑曰：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為可取也？孔子曰：無取拑捷者，必貪人，不可為法也。口啍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韓詩外傳云：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口讒，誕也。皆大同小異也。○口啍，今說苑尊賢篇作口銳。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愨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愨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尒也。有讀為又。尒與邇同。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謂管仲、寺人勃鞮也。盜亦賊也。以喻士信愨則仇讎可用，不信愨則親戚可疏。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信怒不任計。信亦任也。計勝怒則彊，怒勝計則亡。

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東野民也。馭與御同。○案：家語顏回篇作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此脫子亦聞三字，又子之善作之子。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失讀為逸，奔也。下同。家語作馬將佚也。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曰：東野畢之馬失。校人，掌養馬之官也。兩驂列，兩服入廄。兩服馬在中，兩驂兩服之外馬。列與裂同，謂外馬擊裂，中馬牽引而入廄。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顏淵至。趨讀為促，速也。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新序家語是下皆有以字。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銜體，銜與馬體也。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謂調習其馬，步驟馳騁，盡朝廷之禮也。或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定公

更請少進其說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堯問篇第三十二○舊本唯一段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奈何天下未歸故欲致而取之也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勸而天下自來專意也行微行細微之事也言精專不怠而天下自歸不必致也執一如天地如天地無變易時也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彼於細微安餘然而無息止之時也○元刻作安餘而出無然守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賁飾也形見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也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夫物在一隅者則可舉而致之今有道天下盡歸不在於一隅焉用致也有讀爲又

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武侯晉大夫畢萬之後文侯之子也吳起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巫臣楚申邑大夫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也中蘬與仲虺同湯左相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疑謂博聞達識可決疑惑者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喜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振舉

伯禽將歸於魯伯禽周公子成王封爲魯侯將歸就之國也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將行何不志記汝所傳之子美德以言我對曰其爲人寬好自用以慎寬弘也自用好自務其用也慎謹密也此三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君子好以道德教人故其民歸道者衆非謂寬弘也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美之彼伯禽既無道德但務寬容此乃出於善惡無別汝何以爲美也孔子曰寬則得衆亦謂人愛悅歸之也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窶無禮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諮詢是乃無禮驕人而器局小也書曰自用則小書大傳曰是其好自用也以儉釜之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士謂臣下掌事者不爭言委任彼爭者均者之氣也女又美之好自用則必不委任而與之爭事爭事乃均敵者之尚氣之事非大君之量也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彼伯禽之慎密不廣接士謂所以自使如識淺近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周公聞之古也越踰謂過一日也○日宋本作日往過一日語疑有誤下所云則士皆有等勿因下士眞己踰等而不見也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周公於下士厚爲之貌故人皆以爲越踰則越踰者過士所應得之分云耳蓋其壅蔽故問無乃有不察之事乎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物事也不見士則無所聞無所聞則所知之事亦少少則意自淺矣聞或爲聞也彼淺者賤人之道也女又美之吾語女我文王之爲子爲文王之子也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周公先成王歿未宜知成王之謚此云成王乃後人所加耳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周公自執贄而見者十人禮見其所尊敬者雖君亦執贄故哀公執贄請見周豐鄭注尚書大傳云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人羣大夫之中也百人羣士之中也○羣大夫羣士舊本互易今大傳本亦訛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禮臣見君則不還贄敵者不敢當則還之禮尚往來也士相見禮曰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嚮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於將命者鄭康成云贄者所執以至也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執猶待也以禮貌接待之士百餘人也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謂卑賤之士恐其言之不盡周公先請其畢辭也說苑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千人官朝者萬人也○往衍十人所見者五字說苑敬慎篇無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於是千百人之中僅乃得三士正身治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十人與三十人雖尊敬猶未得賢至

（百人千人。然後乃得三人。以明接士不與。無由得賢也。）故上士吾薄為之貌。下士吾厚為之貌。（上士中士。謙之重之。故可薄為之貌。下士既無徵貴之禮。禮失賢士之心。故厚為之貌。尤加謹敬也。）人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人不知則以為越踰。然士亦以禮貌之故而至也。）士至而後見物。（物。事也。）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魯國驕人。幾矣。（幾。危也。周公言我以天下之貴。猶不敢驕士。汝今以魯國之小而遂驕人。危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仰。魚亮反。）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為貧。舍佚而為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黎讀為黧。黧面如凍梨之色也。）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言守道之士不苟徇人。故得綱紀文章常存也。○尚書大傳作是以文不得滅而章不敗也。）

語曰。繒丘之封人（繒與鄫同。鄫丘。故國。封人掌疆界者。漢書地理志繒縣屬東海也。）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瘉卑。每益祿而施瘉博。位滋尊而禮瘉恭。（○瘉與愈同。元刻卽作愈。）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也。（下。謙下也。子貢問欲為人下。未知其益也。）孔子曰。為人下者乎。其猶土也。深扣之而得甘泉焉。（扣。搰也。胡沒反。）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為人下者其猶土也。

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幷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幷之。（宮之奇。虞賢臣。諫不從。以其族行。子馬未詳其姓名。左氏傳曰。襄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又六年。齊侯伐萊。萊人使王湫帥師及正輿子軍齊師。齊師大敗之。遂滅萊。或曰。正輿子字子馬。其不用未聞。說苑諸御己諫楚莊王曰。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幷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幷之。據年代。齊滅萊在楚莊王後。未詳諸御己之諫也。○諸御己舊本訛作諸御己。今據說苑正諫篇改正。）紂剄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國亡也。

為說者曰。孫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孫卿迫於亂世。鰌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絀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覩。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懷將聖。宋本作將懷聖。誤。今訂正。）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眾。光輝不博也。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為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所過。宋本作一所過。誤。古音存神一韻。過化一韻。此句中之韻也。）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非聖人。奈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為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為紀綱。（○紀綱舊本誤倒。與上下韻不協。）嗚呼。賢哉。宜為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紂。殺賢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箕子佯狂。田常為亂。闔閭擅強。為惡得福。善者有殃。今為說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譽何由生。不得為政。功安能成。志修德厚。孰謂不賢乎。（自為說者已下。荀卿弟子之辭。）

荀卿新書三十二篇。（○案。宋本新書下有十二卷三字。或疑是二十卷。皆非也。但作三十二篇為是。今本漢書藝文志作三十三篇。誤也。）

勸學篇第一

修身篇第二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成相篇第八
儒效篇第九
王制篇第十
富國篇第十一
王霸篇第十二
君道篇第十三
臣道篇第十四
致仕篇第十五
議兵篇第十六
强國篇第十七
天論篇第十八
正論篇第十九
樂論篇第二十
解蔽篇第二十一
正名篇第二十二
禮論篇第二十三
宥坐篇第二十四
子道篇第二十五
性惡篇第二十六
法行篇第二十七
哀公篇第二十八
大略篇第二十九
堯問篇第三十
君子篇第三十一
賦篇第三十二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
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
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孫卿趙人名況
方齊宣王威王之時○案史記威王在宣王之前風俗通窮通篇作齊威宣王之時是也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
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
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案史記亦作年五十譙當從風俗通作年十五鼂公武讀書志所引亦同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
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
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
孫卿孫卿○宋本不重孫卿今據史記補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
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
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
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
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强故賢者所在君
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
君使人聘孫卿○案楚策四韓詩外傳四聘俱作請孫卿遺春申君書
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
卿孫卿乃行復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
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宋本脫已字今據史記補及韓
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爲名儒孫卿之應聘於
諸侯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
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
孝成王前孫臏爲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

對也卒不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孫卿以爲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案至漢興以下十七字似不當在此應在下文蓋以法孫卿也句下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宋本無亂俗二字從史記增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處子之言○案史記作劇子之言徐廣曰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子芋子皆著書○案宋本盧作廬古可通用今從史記取易曉耳史記芋子作吁子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也又案漢書藝文志有芋子十八篇云名嬰齊人師古云芋音弭與此又不同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唯孟軻孫卿爲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爲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然世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爲霣涕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爲法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言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錄

將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

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

荀子卷第二十

荀子雠校所據舊本幷參訂名氏

影鈔大字宋本

元刻纂圖互注本此乃當時坊刻所梓脫誤差舛不一而足然正以未經校改之故其本眞繙未盡失書中頗多採用

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

明世德堂本

明鍾人傑本有評點注刪節

江陰趙曦明敬夫

金壇段玉裁若膺

海寧吳騫槎客

吳縣朱奐文游

江都汪中容夫

餘姚盧文弨紹弓

嘉善謝墉金圃輯校輯諸家之說幷附所見上皆增一圈圈以別於楊氏之注其引用各書不具列

荀子校勘補遺

卷一

勸學篇　南方有鳥焉節注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鷦鷯巢於葦苕箸之以髮　案說文有箸無著箸但訓飯攲無形著及繫著義或本有著字而誤脫亦未可知然古書如周語大夫士日恪位箸卽位著也列子仲尼篇形物其箸以箸爲著明也趙策智伯曰兵箸晉陽三年矣以箸爲傳著也世說新語一書皆以箸爲著以故六書正譌謂箸字多有假借用者別作著非今校此書凡宋本作箸者仍之其他卷作著字者卽不改非必古之盡是而今之皆非以待夫通人之自擇焉耳所引說苑見善說篇作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末句作其所託者使然也餘與此同

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注滫溺也　案高誘注淮南人閒訓云滫臭汁也意亦相近

終乎讀禮注禮謂典禮之屬也　典禮疑當是曲禮之誤

脩身篇　莫神一好注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　案俗本不怒惡作不好惡今從宋本作怒元李治古今黈所引正同

其遠思也早　遠思疑當是遠患

卷二

不苟篇　擬於舜禹　宋本各舊本俱作禹舜今從元刻

其誰能以己之潐潐注潐盡謂窮盡明於事　案潐盡也本說文此脫也字

榮辱篇　孝弟原慤軥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注軥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　案淮南子主術訓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正與此軥錄疾力語相似軥錄蓋勞身苦體之意孝弟原慤以行言軥錄疾力以事言楊訓爲拘錄非也君子安雅注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雅烏也　案楊引詩之意當以提提爲安舒之貌與魏風好人提提之義同鄭注禮記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云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蓋折折與提提音義並同烏之飛以安舒而得雅名故舉以爲況然亦太迂曲矣

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注道語謂非常之事取以自比也　注道語下當有也怪二字文脫耳

陋者俄且僩也注僩與撊同猛也方言云晉魏之閒謂猛爲撊陋者俄且僩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也　案注陋者俄且僩之上當本有或曰二字

卷三

仲尼篇　信而不忘處謙　各本無忘字惟宋本有作不忘處謙下解未嘗不可通但注讀謙爲嫌云不處嫌疑閒則忘字衍當去之

卷四

儒效篇　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注不自欺人案宋本作內不自以誣外外不自以欺內但與注不合　云能則必爲亂注云能自言其能　案楊氏注非十二子篇無能而云能下卽作此語固當在此處似未安此云能當如易繫辭傳之云爲亦不必分口

之所言身之所爲蓋云有旋轉運動之義云能二字必當時有此成語蓋卽營幹之意若依此注則於下文云能則速成更難强通

卷五

王制篇　相地而衰政注政或讀爲征　案齊語正作相地而衰征韋昭注云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

卷六

富國篇　數以盆鼓注謂數度以盆量之也　注以盆下亦當有鼓字各本皆脫

若撥麷注今河閒以北煑種麥賣之名曰麷　案此本鄭康成周禮籩人注彼種字作穜此注宋本元刻俱作種種穜二字古今互易此種麥依古義正穜麥耳

卷七

王霸篇　是憚憚非變也注憚與坦同隨巢子曰有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憚明而功者據古憚與坦通　案注引隨巢子憚明以爲卽坦明之證則本作憚字無疑而俗閒本兩憚明字俱作坦明非也今並改正

欲調壹天下制秦楚注荀卿在齊楚秦天下彊國故欲制之者也　者疑是首字蓋以秦楚天下彊國故首欲制之如孟子撻秦楚朝秦楚亦每以秦楚爲言

佻其期日注佻與偣同緩也　注當云佻與窕同案爾雅云窕肆也古書窕字皆訓寬肆不當作偣

卷八

君道篇　原愨拘錄　案榮辱篇作軥錄注謂軥與拘同蓋據此文然吏材非僅取原愨檢束而已必將取其勤勞趨事者則作劬錄義長

卷十一

彊國篇　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注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曰蔡聖侯云云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于宣王云云史記曰蔡侯齊爲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　案蔡無聖侯吳師道謂當作靈侯或者古通稱歟鮑彪云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殺之於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宣王蔡滅八十年矣淮南道應訓子發伐蔡踰之宣王郊迎人閒訓又言獲罪威王者皆失考也今案鮑吳之說以爲楚靈王然誘之與伐其事不同闕疑可也

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注詩大雅版之篇　案今詩作板爾雅釋訓作版版二字古通用也章懷注後漢書董卓傳論李善注劉孝標辨命論引詩皆作上帝版版

其服不挑注挑偷也　案周語郤至佻天說文引作挑天是挑與佻同

卷十三

禮論篇　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注謂大夫有菜地者　菜俗閒本作采宋本元刻皆作菜案諸經正義中亦多作菜字白虎通京師篇凡三見皆作菜後漢馮魴傳食菜馮城是以匡謬正俗云古之經史采菜相通

卷十五

解蔽篇　乘杜作乘馬注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駕　案呂氏春秋勿躬篇作乘雅作駕一本乘雅作乘持疑持爲杜字之譌

卷十六

正名篇　辨埶惡用矣哉注言但用此道馭之不必更用辨埶也辨說謂說其所以然也　以注末釋辨說觀之則正文辨埶乃辨說之訛注埶字亦當作說下文屢云辨說則此之爲誤顯然蓋因上有臨之以埶語而誤涉耳

卷十八

賦篇　璇玉瑤珠不知佩也　此章在遺春申君書後此書但載其賦而不載其書今以楚策之文具錄於此以備考焉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鄗（吳師道曰鎬通鄗）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鮑彪曰史言孫子春申君死而廢因家蘭陵不言之趙然新書有與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言失之）趙以爲上卿（後語作上客）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韓詩外傳四作鄙語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吳師道曰一本此下有古無虛諺四字）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弒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外傳作春秋之志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弒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外傳所載賦與荀書略同嘉字依兩書皆作喜外傳末引詩作上帝甚慆無自瘵焉）

卷二十

哀公篇　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　案楊注王伯篇云而爲皆語助也又攷齊策管燕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鮑彪注而辭也以而字作語辭亦可然訓能語更順高誘注呂氏春秋去私篇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又注士容篇柔而堅虛而實皆訓而爲能其注淮南也亦然易屯象宜建侯而不寧釋文而辭也鄭讀而爲能然則此焉而正當讀爲焉能不可易矣

荀卿子書，世所傳唯楊倞注本，明人所刊，字句踳譌，讀者病之。少宗伯嘉善謝公視學江蘇，得餘姚盧學士抱經手校本，歎其精審，復與往復討論，正楊注之誤者若干條，付諸剞劂氏，而此書始有善本矣。蓋自仲尼旣歿，儒家以孟荀爲最醇，太史公敘列諸子，獨以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譏，然其云吐辭爲經，優入聖域，則與孟氏並稱無異詞也。宋儒所訾議者，唯性惡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宋儒言性，雖主孟氏，然必分義理與氣質而二之，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然則荀子書詎可以小疵訾之哉。古書僞與爲通，荀子所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此僞字卽作爲之爲，非詐僞之僞。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堯典平秩南譌，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僞卽爲之證也。因讀公序，輒爲引伸其說，以告將來之讀是書者。丙午閏七月嘉定錢大昕跋

孔叢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漢魏叢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注孔叢子序

孔叢子者乃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仕陳勝爲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己之事凡二十一篇爲六卷名之曰孔叢子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其所爲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爲一卷附之于末然士大夫鮮藏書者所得本皆豕亥魚魯不堪其讀臣凡百購求以損益補闕近始完集然有辭或淺陋弗極於道疑後人增益乃悉誅去義例繁猥隨亦刪定因念彼鬼谷尉繚庚桑靈真浮夸汪洋之說倘且命氏于世矧是書所載皆先聖之言三代之術六藝之要在焉非諸子之流也又可泯而不稱耶故敢具所以然注而示諸學者云

嘉祐三年戊戌歲二月日提點廣南西路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散郎守尚書屯田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宋咸謹序

進孔叢子表

臣咸言准中書札子以臣注孔叢子奉
聖旨附遞投進者集孔氏之遺書方成傳釋辱漢家之大詔廣示甄
收退省妄庸實深震悸臣咸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仲尼以還
子思而後聖嗣不絕賢才挺生皆道被於門人悉教施於侯氏古今
制度曲盡於討論禮樂綱衡並歸於矩矱成書雖在歷年滋深蓋著
非一時故語類三家臣咸伏念上卷蓋闕里之事業中篇乃聖人之
子孫儒絕筆而未明則後代而何覩因以吏隙輒然管窺取諸史以
究尋用羣經而參驗既指歸而斯得復刪定以無繁爲注之文廣析
其理然小臣之學古當
眞主之好儒有所述傳豈宜隱去遂剡其奏用文于天豈謂
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
皇帝陛下惟極宜慈未嘗自聖雖微言而必采在介善以無遺遽降
玉音下從人欲臣是敢虔劾編摩之制仰塵黈纊之明雖姓異卯金
素非於廣學倘恩垂乙夜特賜於詳觀
詔近侍以刊修許善工而摹鏤參汲冢之舊簡大行於時庶鄒人之
緒言不墜于地則非獨孤生之有遇抑亦素教之增輝永期大忠仰
酎鴻造臣無任干
天冒
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注孔叢子七卷謹寫成五冊附遞投進以
聞伏候
勑旨
嘉祐三年十二月十日廣南西路諸軍州水陸計轉運使兼本路勸
農使朝散大夫尚書度支郎中上輕車都尉
賜紫金魚袋臣宋咸上表

孔叢子卷第一

嘉言第一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其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為紡績組紃織紝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美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

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為病也今梁丘子已瘳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為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瘳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為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

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而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為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不可為醫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輈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進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論書第二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者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為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能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己

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皐陶謨益稷見禹稷皐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議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肜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教一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德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也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瑟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慷喟忘己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夫闚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奧百官之美乎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烈風雷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

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而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

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焉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衞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勑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幷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己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君子之教也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祖乙武丁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大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以除過太甲卽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且猶應之況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既成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爲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記義第三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爲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寮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也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己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衞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言問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乃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己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衞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爲亂不敢捨其重器而行盡實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吾知其爲罪人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衞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累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

孔子使宰予使于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子

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彫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麗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過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寖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未知所以爲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顏讎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衞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衞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衞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暱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行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楚茨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澈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之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孔子孔子曰然汝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是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孔叢子卷第一

孔叢子卷第二

刑論第四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

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右手執轡左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尙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川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爲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爲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乎爲政與其賢者而廢其不賢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先息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每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獄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於獄其於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矣

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

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也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聽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亡僭亂辭

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賤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愛民而重弃之也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脩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記問第五

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脩將忝祖乎羨堯舜

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子思問於夫子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為賞以毀為罰賢者不居焉

子思問於夫子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竇鳴犢與舜華之見殺也（孔子家語云殺竇犨鳴犢及舜華又云趙簡子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則竇犨鳴犢為一人舜華為一人也史記世家云竇鳴犢與舜華徐廣注云或作鳴鐸竇犨今備存之）迴輿而旋之衛息鄹遂為操曰周道衰微禮樂淩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焉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當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回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回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霣潺湲

楚王使使奉金帛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於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一作待清時）

叔孫氏之車卒曰子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眾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有麕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周宗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雜訓第六

子上請所習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

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求同志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也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孟子車尙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衞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人而送之賓也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疏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絶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絶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君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食序列之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德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子思答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焉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願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振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乎公曰諾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政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爾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其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居衞第七

子思居衞言苟變於衞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衞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焉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衞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脩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搢紳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鬣非伋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眉乃八彩寶聖舜身脩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

禿骭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實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先君生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不病毛鬢之不茂也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遊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各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

子思在齊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人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偕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申祥問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弃至武王而王同嚳之後也周人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太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退犬夷追王太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太王太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曰與之與之至無狄人不止太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太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太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太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豳民之束脩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太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爲諸侯矣焉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爲伯猶周召之君爲伯也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爾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厄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孔叢子卷第二

孔叢子卷第二

巡守第八

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守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義率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吾願有聞焉敢問昔聖帝明王巡守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凡求聞者為求行之也今子自計必不能行欲聞何為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王之道於子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將巡守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于齋車每舍奠焉及所經五岳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于上帝望秩于山川所過諸侯各待于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見之然後覲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賈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入其疆土地荒穢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者則貶秩削土土荒民遊為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為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辟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于南岳又西巡八月至于西岳又北巡十有一月至于北岳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于外次三日齋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乎天子盟會霸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守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守朝會無變其不越於封境雖行如在國陳子曰旨哉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為人也

公儀第九

魯人有公儀休者砥節勵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也

閭丘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為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為人臣君將顛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

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龐櫚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為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封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也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其正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

善而愛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為善孜孜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己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道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為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於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為周乏也酒脯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脩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人猶弗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抗志第十

曾申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如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弗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聞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不為之服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答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以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疣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公叔木謂申祥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己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

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者徒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橘子良脩實而不脩名爲善不爲人之知己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己而不知賢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羇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蓽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達賢爾衛君曰賢則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爲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盧胡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爲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受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懼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槪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汩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爲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皋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泣清之也其爲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之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齊王戮其民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爲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朽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斮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爲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卹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爲賓主之餼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且又朝夕受酒脯及祭膰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失禮之愆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

於君矣答曰不可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鳳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竊謂君之言過矣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生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以彼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彼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善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色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於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惟太剛而傲不肖且又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爲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小爾雅第十一

廣詁第一

淵懿邃曠探也封巨莫莽艾祁大也頒賦鋪敷布也蓋戴蒙冒覆也鍾渠府聚積灌叢欉聚也閱擭履庀具也攻爲詁相旬宰營匠治也彌被種屬潔也勿蔑微末沒無也隆巢岸峻高也邇昵附切鬲鄰傅戚近也邵媚貢伐美也實亶繁優饒夥多也幾某模臬法也爰換變貿交更易也生造奏詣進也窕摷探裒鉤掠採略取也閒徹接通達也固歷彌稹舊尙久也彌愈滋強益也赫戲爽曉昕著諝曙明也階附襲就因也封畛際限彊略界也承第班列次也戶俟格扈正也幽曖闇昧冥也最凡目質要也疆窮充竟也而乃爾若汝也控彎挽引也承贊亮助佐也尋由以用也要捷集戴成也肆赴捷疾也進之如適也掇會撫拾也肆子燼餘也拓斥啓闢開也杜實充牣塞也實牣滿也獎率屬勸也勸勉事力也經屑省過也闕缺閒隙也迭遞交更也燔剗沒滅也玄黔驪黝黑也縞皓素白也彤梓赬縕赤也淫沆滅沒也載功物事也

廣言第二

晏明陽也旰晏晚也篡麗數也宰艾老也僉皆同也交校報也舒布展也揚舊舉也索略求也獲干得也奚害何也里度居也周浹匝也充該備也列厥陳也輸聘與也廢措置也爲乘凌也收戢斂也囚禁錄也掌司主也偏黨屬也麗著思也戴略行也僉襲合也抵辜當也庚償近也脩杼長也校戰交也謁復白也勅質正也裔蔑末也延衍散也末沒終也辨詰別也菲涼薄也復旋還也祖巽送也卬我也姓命挈子也諧龢和也佞寵覺也慽猜恨也艾盡止也憫忿也奸犯也汨滑亂也縮紬抽也躉捷及也苞跋本也肆巢極也瞰覷視也犯肆突也束縻纏也肆從遂也放投棄也莽蕪草也暴暵曬也歎也睎焌乾也迪跡蹈也衍濱廣也袤縱長也荷揭擔也仍再也徇歸也工官也稽考也顛殞也躋陞也戕殘也勦截也辟除也愿慤也謫責也閒非也順退也抗禦也斬取也畫戲也褊狹也惎教也沮疑也虧損也毀壞也判散也蔽斷也交俱也俘罰也夷傷也杈害也適閑也締閉也靡細也辨使也牧臨也嘗試也贏贏也若乃也嗟發聲也委爲也振救也膺償也賸足也曾緝也麗兩也㪍數也逞快也越遠也姑且也嘗可也釋解也廉審也存重也登升也勵勉也赫顯也雖是也不延也佞才也擊恵也話善也慮謹也手曹也都盛也朕厚也

肆緩也兢逐也紀基也感強也遵迫也燀炊也賫取也質信也鑛鑛也憑依也藉借也際接也夏外也閡限也䢔寄也萃集也遷倅也尤怪也謇慚也索空也素故也視比也復往也矜惜也狃忕也覬望也何任也御侍也殿填也選擇也宣示也

廣訓第三

諸之也乎也旃焉也惡乎於何也烏乎吁嗟也吁嗟嗚呼也有所歎美有所傷痛隨事為義也無念念也無寧寧也不顯顯也不承承也不肖不似也繩之譽之也詰朝明旦也遐不黃耇言壽考也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大美聲稱遠也鄂不韡韡言韡韡也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魴鱮甫甫語其大也麀鹿麌麌語其衆也海物維錯錯雜也雜毛曰駹雜彩曰繪雜言曰哤

廣義第四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煢寡婦曰嫠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非分而得謂之幸詰責以辭謂之讓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上淫曰烝下淫曰報旁淫曰通不直失節謂之慚慚愧也面慚曰戁心慚曰恧體慚曰逡

廣名第五

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蘇疾甚謂之阽請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王請諸侯命曰未可以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空棺謂之櫬有屍謂之柩贈死者謂之賵衣服謂之襚埋柩謂之肂肂坎謂之池壙謂之竁下棺謂之窆墳窾謂之封宰塚也壟塋也無主之鬼謂之殤

廣服第六

治絲曰織織繒也麻紵葛曰布布通名也纊綿也絮之細者曰纊纊之精者曰縞縞之麄者曰素葛之精者曰絺麄者曰綌在首謂之元服弁髦大古布冠冠而敝之者也題定也顛顏額也璽謂之印紱謂之綬襜褕謂之童容布褐而紩之謂之藍縷袴謂之褰蔽膝謂之袡帶之垂者謂之厲大巾謂之幂覆帳謂之幄幄幕也簣笫牀也大扇謂之箑杖謂之挺鞭謂之箠棊局謂之奕在足謂之屨屨尊者曰達屨達謂之金舄舄而金絇也

廣器第七

射有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槷槷方六寸棘戟也鉞斧也干瞂盾也戈句孑戟也刃之削謂之室室謂之鞞鞞琫之飾也矢服謂之弢小船謂之艇艇之小者曰艄艄頭謂之舳尾謂之艫楫謂之橈車轅上者謂之軏軏謂之轃轃謂之枕較謂之軨衡軛也軛上謂之烏啄縏綆繘也綯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紬而戾之爲緋緣而紾之爲索墉城地也墉墻謂之陴高平謂之大原狂池也水之北謂之汭澤之廣者謂之衍

廣物第八

藁謂之稈稈謂之芻生曰芻殺謂之粒菜謂之蔬禾穗謂之穎截穎謂之銍拔心曰揠拔根曰擢把謂之秉秉四曰筥筥十曰稯稯之實謂之棗桑之實謂之椹柞之實謂之橡

廣鳥第九

去陰就陽謂之陽鳥鴻鴈是也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反哺者謂之雅烏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白脰烏也雅烏鸒也

廣獸第十

豕彘也彘猪也其子曰豚豕之大者謂之豜小者謂之豵鳥之所乳謂之巢雞雉所乳謂之窠鹿之所息謂之塲兔之所息謂之窟魚之所息謂之㵗㵗槮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

度

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

謂之疋疋有五謂之束

量

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一升也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藪藪二有半謂之缶二缶謂之鍾二鍾謂之秉秉十六斛也

衡

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二鍰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然則鼓四百八十斤也

孔叢子卷第二

孔叢子卷第四

公孫龍第十二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爲非白馬。或謂子高曰：此人小辨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交往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爲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爲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爲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眞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鬭，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敢鬭，是辱也，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鬭，是未失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不以爲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鬭，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爲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鬭爲辱，必以敢鬭爲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黄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

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在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則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爲緇素青黄，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犧牛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論，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誠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之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公孫龍又與子高汎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以爲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爲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其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李寅言曹炅於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炅嘗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由不免於患國用之亦惡得無患乎平原君曰炅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炅能殖貨故欲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此身脩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脩會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

儒服第十三

子高衣長裾振褒袖方屐麤翣見平原君平原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袞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爲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耳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此二子丈夫爾今乃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耶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於敢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平原君謂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過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保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色不在己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覿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爲也

子高適魏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即敵此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信陵君問子高曰古者軍旅賞人之必於祖戮人之必於社其義何也答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弗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主示聽之當也

陳臣性多穢嘗每得酒食輒先擩捐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態者昔君子之於酒食有啐嘗之義無捐放之道假其可食上下何擇假令不潔其下滋甚陳臣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曲者以隱括自直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雞耶聚穀如陵飽而啄之若縱子之意則與雞豈有異乎陳臣跪曰吾今後知過矣請終改之

子高任司馬乂爲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實明故信子也答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乂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

審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乂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尚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慙焉且曹子爲魯二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劍要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乂膚可棄乎今燕以詐敗破乂是乂不能於詐也臣之稱乂稱其武勇才藝不稱其有詐也乂雖敗臣固未失其所稱焉齊君辭屈而不黜司馬乂

對魏王第十四

魏王問人主所以爲患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嬖幸者言用則知士以疎自疑孽臣以邀徼幸者內則射合主心外則談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駑驥同轅伯樂爲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爲之歎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僞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魏王問如何可謂大臣子高答曰大臣則必取衆人之選能犯顔諫爭公正無私者計陳事成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則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並各有得也

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爲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答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勸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衆之所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

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諍之弗聽子高見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爲下吏過也王曰寡人爾以民多犯法爲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哀樂喜怒哀樂喜怒無不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之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亡定處有德則往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諸大國爲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畔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爲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爲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爲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爲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己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爲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也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狀醜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吶吶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諸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常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脩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爲臨淄宰

孔叢子卷第四

孔叢子卷第五

陳士義第十五

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爲相子順謂使者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故爲治世也雖蔬食水飲吾猶爲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爾則魏王不少於一夫子度魏王之心以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乏於聖賢寡君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唯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道德懿邵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羇旅之臣幸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貺之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令

魏王朝羣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唯在知人王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哲帝堯所病故四凶在朝鯀任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今文之對不稱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強吾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脩仁尚義崇德敦禮以接鄰國而已昔舜命衆官羣臣競讓得禮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爲治則人主宜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王曰善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切玉如劃本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昔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絶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不死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之信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聞者耶若聞之於傳聞者傳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不死者今安在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

季由之母少寡與季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魏王甚愛之或曰季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賢聖豈有似子者乎吾將舉以折毀子者季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爲葬問鄹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季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闘子文生於淫女而不害其爲令尹今季由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疑之必亦問臣則臣不爲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則羣臣更知由惡此惡必聚矣所謂求自潔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

魏王使相國脩好於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燕問子順曰今寡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強之也可乎答曰夫欲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采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糜於衣食矣殆可舉棰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王曰敬受教

枚產謂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

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且夫為富者非唯一術今子徒問猗頓何也枚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答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長生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貧安能教子以富乎子之此問有似道士之學不死也

東里閭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於子順子順弗下顏或曰夫君子之交於世士亦取其一節而已今東閭子疏達亮直大丈夫也求為先生役而先生無意接之斯去無乃非周公之交人乎子順曰此吾所以行周公之行也夫東閭子外質頑拙有似疏直然內懷容媚諂魅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骸稱膚面目鬚眉實美於人聖人論士不以為貴者無益於德故也然東閭子中不應外侮慢世士即所謂愚人而謂人為愚者也恃其虛狀以不德於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

宮佗見子順曰佗困於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佗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佗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佗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佗曰然則何嚮而可子順曰吾弗識也宮佗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郈成子者也昔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過衛二十里聞甯喜作難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微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宮佗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

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成化行民又作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矣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

論勢第十六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強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寡人欲割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順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欲復之之志心無所計委國於遊說之士遊說之士挾強秦以為資賣其國以收利叉手服從曾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秖以為名適足以速秦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以須其變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對曰必然雖

然取不以義得不以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

五國約而誅秦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諸侯留兵於成皐子順謂市丘子曰此師楚爲之主今兵罷而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諸市丘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國寄先生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而不集又久師於市丘讙君者或以君欲攻市丘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且又不義君之爲矣王何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子順曰王今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國交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

趙間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比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耦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趙魏與之鄰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自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雞不能上棲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衛敵侔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爲鄰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己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弱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爲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爲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脩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煦焉其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色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帥五萬擊之剋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窮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歸悲苦胡異焉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齊大夫聞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溥哉

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飡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事魏王遣使入其館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啓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先生爲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刑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吾將行如之山東則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于家

秦急攻魏魏王恐或謂子順曰如之何答曰吾私有計然豈能貫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夫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之弗能用也能死之不能棄也此人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此王能死不能棄之也是重過也若能用臣之計則虧地不足傷

國卑體不足苦身愚解而怨報矣今秦四境之內執政以下固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皆如是今王賦能割地賂秦以爲嫪毐功卑身尊秦以固嫪毐始王又以國贊嫪毐也則嫪毐勝矣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交最爲天下之上矣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毐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矣

執節第十七

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爲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爲名而先生稱禮何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其說可得聞乎答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姑即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得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亳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

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爲人雖少才文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爲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員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

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衛未聞異政而即自退其有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答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如今日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爲秦乎

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粱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矣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爲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爲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綵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子順曰王何以爲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答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何悅哉

申叔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唯韓盧宋鵲獨否何也子順答曰盧黑色鵲白色非色而何

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弔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鄰國君弔君爲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韓君也其子辭韓韓君乃止

子高以爲趙平原君霸相之（一作霸世之士）惜不遇其時也其子子順以爲衰世之好事公子無霸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之家公有道先生既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答曰言貴盡心亦各其所見也若

是非則明智者裁之

申叔問子順曰禮爲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答曰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聞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欲天下人君使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禮受放之臣不說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答曰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爲非禮也晏子既陳履賤而踊貴於君其君爲之省刑然後以及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問所宜亦答以其事也

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者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爲云天雨之反亡國何故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植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

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王曰其行如何對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遊以道文與之遊稱曰好義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在前猶願聞其行於先生也答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遂禮之固以老辭

趙王謂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甫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賓禮焉先生承緒作二國師從古及今載德流馨未有若先生之家者也先生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敝矣答曰若先祖父並稟聖人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寄食於趙祿仕於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賴君之福願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必然必然

孔叢子卷第五

孔叢子卷第六

詰墨第十八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聖也今問於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之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以尼谿晏子曰不可夫儒倨法而自順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學不可以導家公曰善詰之曰卽如此言晏子爲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爲政晏子答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晏嬰斬衰枕草苴絰帶杖菅菲食粥居于倚廬遂哀三年此又未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爲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詰之曰夫樹人爲其信己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往仕其不然矣記又曰陳常弑其君孔子齊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詰之曰若以季孫爲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季孫既離公室則孔子合之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剝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詰之曰所謂厄者沽買無處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爲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衛陽虎亂魯佛肸以中牟畔漆雕開形殘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爲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詰之曰案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而上云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否則不然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爲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慚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賢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悌弟也其父尚爲孔子門人門人且以爲貴則其師

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脩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己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粮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登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于己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以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

曹明問子魚曰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答曰苟得其理雖百墨吾亦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稱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吾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勌惰廉隅不脩則原憲季羔侍血氣不休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不妄疑矣

獨治第十九

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倦季則謂子魚曰大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爲於世者也今先生淡泊世務脩無用之業當身不蒙其榮百姓不獲其利竊爲先生不取也子魚曰不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與守成今天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定子脩武以助之取吾脩文以助之守不亦可乎且吾不才無軍旅之任徒能保其祖業優遊以卒歲者也

秦始皇東幷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學可矣盍仕乎對曰臣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爲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

尹曾謂子魚曰子之誦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爲答曰爲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

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吾不爲有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然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士也秦滅魏求耳餘懼走會陳勝吳廣起兵於陳欲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脩其祖業不爲時變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稱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智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束帛以車三乘聘焉耳餘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子賢欲諮良謀虛意相望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爲太師諮度焉

子魚名鮒甲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陳勝既立爲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其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爲顧王心歉焉遂適博士太師之館而言曰子雖丈夫哉然塞於禮義以啓於姻婭唯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乎子魚曰王所問者善也敢固無辭而對乎今以禮言耶則禮無不拜且宗族婚媾又與衆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自古以然也王曰雖已失之於前庶欲收之於後也願先生脩明其事必奉遵焉對曰昔唐堯內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婚爲昆弟

妻之父母爲外舅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夫婚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己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之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齊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己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善哉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邪對曰先王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繼之以姓而無別醊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隆殺屬近則死爲之免屬遠則弔之而已禮之正也是故臣之家哭孔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世之同體也王跪曰先生之言厥義博哉寡人雖固敢不盡心

問軍禮第二十

陳王問太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聞乎答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師武人于朝簡練俊傑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搢朴北面而誓之誓于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師筮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于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齋車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于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禡於所征之地柴于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于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日齋以特牛親格于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奠斂玉埋之于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于帝學以訊馘告大享于羣吏用備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

陳王曰其命將出征則如之何太師曰古者大將受命而出則忘其國即戎帥陣則忘其家故天子命將出征親潔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面西向而揖之示弗御也然後告大社冢宰執蜃宜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于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于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勳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禮也王曰將居軍中之禮勝敗之變則如之何太師曰將帥尙左士卒尙右出國先鋒入國後刃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王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馹騎赴告于天子載櫜韔天子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于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天子使使迎于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王曰行古禮如何太師曰古之禮固爲於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與也

答問第二十一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智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歿之後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辯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論者紛如也子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遏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爾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以爲奚若子鮒曰子信之爲然是故

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爲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爲名是資世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穿鑿者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羣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略說一隅而吾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鮒曰乃者趙韓魏共并知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非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瑤與韓趙魏伐鄭遇陳垣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怍意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直寸指以測淵矇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叉手跪謝施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爲學之博矣而屈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陳王問太師曰寡人不得爲諸侯羣賢所推而得南面稱孤其幸多矣今既賴二三君子且又欲規久長之圖何施而可答曰信王之言萬世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周代殷乃興滅繼絕以爲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之不攜抑久長之本王曰周存二代又有三恪其事云何答曰封夏殷之後以爲二代紹虞帝之胤備爲三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何答曰各自用其正朔二代與周是謂三統王曰六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世之王於我何有吾亦自有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

陳王涉讀國語言申生事顧博士曰始余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先生以爲何如答曰王何謂哉王曰晉獻惑亂聽讒而書又載驪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況國君乎子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爲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予并疑於聖人也博士曰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爲式惡以爲戒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牀笫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羣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皆書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生眞聖人之後也今幸得聞命寡人無過焉

陳王涉使周章爲將西入關將以入秦秦使將章邯距之陳王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太師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章霈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命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也請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衆無備難恃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章邯梟將卒皆死士也周章弱懦使彼席卷來前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寡人昧昧焉願以人間近事喻之答曰流俗之士臣所不忍也今王命之敢不盡情願王察之也臣昔在梁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手搏鷙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憚浸相嫚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答焉由乃左手建杖右手制其頭妻亦奮恚因受以背使杖擊之而自攝其陰由乃仆地氣絕而不能興鄰人聞其凶凶也窺而見之趣而救之妻愈戆忿莫肯舍旃或發其冀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也輕之無備故也今王與秦角強弱非若由之夫妻也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慮之也王曰譬類誠佳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救邯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

博士凡仕六旬。老於陳。將没。戒其弟襄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時。講誦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

孔叢子卷第六

連叢子上第二十二

敘書

家之族胤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子順相魏自叔梁紇至子順凡九世魏城大梁）始有二子焉長子之後承殷統爲宋公中子之後奉夫子祀爲褒成侯小子之後彥以將士高祖有功封蓼侯其子臧嗣焉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爲業家傳相承作爲訓法然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教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孝武皇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在官數年著書十篇而卒先時嘗爲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以其幼時之作也又爲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故列之于左

諫格虎賦

帝使亡諸大夫問乎下國下國之君方帥將士於中原車騎駢闐被行岡巒手格猛虎生縛貙犴昧爽而出見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爲歡乃誇於大夫曰下國鄙固不知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褊陋莫以虞心故乃闢四封以爲藪圍境內以爲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晝則鳴囓夜則嘷吟飛禽起而日駭獸動而雷音犯之者其罪死驚之者其刑深虞候苑令是掌厥禁於是分幕將士營遮榛叢戴星入野列火求蹤見虎自來乃往尋從張罝網羅刃鋒驅檻車聽皷鍾猛虎顛遽奔走西東怖駭內懷迷冒怔忪耳目喪精值網而衝局然自縛以絲組斷其爪牙支輪登較高戴歸家孟賁被髮瞋目蹂猾紛華都邑百姓莫不于邁陳列路隅咸稱萬歲斯亦畋獵之至樂也大夫曰順君之心樂矣然非樂之至也樂至者與百姓同之之謂也夫兕虎之生與天地偕山林澤藪又其宅也被有德之君則不爲害今君荒於遊獵莫恤國政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夭民命國政其必亂民命其必散國亂民散君誰與處以此爲至樂所未聞也於是下國之君乃頓首曰臣實不敏習之日久矣幸今承誨請遂改之

楊柳賦

嗟茲楊柳先生後傷蔚茂炎夏多陰可涼伐之原野樹之中塘溉浸以時日引月長巨本洪枝條脩遠揚天繞連枝猗那其旁或拳局以逮下土或擢跡而接穹蒼綠葉累疊鬱茂翳沈蒙籠交錯應風悲吟鳴鵠集聚百變其音爾乃觀其四布運其所臨南垂大陽北被宏陰西奄梓園東覆果林規方冒乎半頃清室莫與比深於是朋友同好几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觴殽核紛雜賦詩斷章各陳厥志考以先王賞恭罰慢事有紀綱洗觶酌樽兕觥並揚飲不至醉樂不及荒威儀抑抑動合典章退坐分別其樂難忘惟萬物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意此楊樹依我以生未經一紀我賴以寧暑不御箑淒而涼清內蔭我宗外及有生物有可貴云何不銘乃作斯賦以敘厥情

鴞賦

季夏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鴞集我屋隅異物之來吉凶之符觀之歡然覽考經書在德爲祥棄常爲妖尋氣而應天道不渝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忌茲服鳥卒用喪己咨我令考信道秉真變怪生家謂之天神脩德滅邪化及其鄰禍福無門唯人所求聽天任命慎厥所脩棲遲養志老氏之疇祿爵之來秖增我憂時去不索時來不逆庶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自今勤劇

蓼蟲賦

季夏既望暑往涼還逍遙諷誦遂歷東園周旋覽觀憩乎南藩覩茲茂蓼結葩吐榮猗那隨風綠葉紫莖爰有蠕蟲厥狀似螟羣聚其間食之以生於是悟物託事推況乎人幼長斯蓼莫或知辛膏粱之子豈曰不人惟非德義不以爲家安逸無心如禽獸何逸必致驕驕必

致亡匪唯辛苦乃丁大殃

與從弟書

臧報侍中相如深忿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撥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未信於世而以獨知爲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欻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且曩雖爲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至然也何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常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遇風雷周公見任俗儒羣驅狗吠雷同不得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眞乎知以今讐古以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制變改文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敏既善推理又習其書而猶尙絕意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若斯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闕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顏閔不歿游夏更生其豈然乎其豈然乎不能已已貴復申之作衆口非非一作衆非非正

與子琳書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生講肄書傳滋滋晝夜衎衎不怠善矣人之進道唯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霤至柔石爲之穿蝎蟲至弱木爲之弊夫霤非石之鑿蝎非木之鑿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侍中子國明達淵博雅好絕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及長操行如故雖與羣臣並居近侍頗見崇禮不供褻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也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

敘世

臧子琳位至諸吏亦傳學問琳子黃厥德不脩失侯爵大司徒光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土廢絕分所食邑三百戶封黃弟茂爲關內侯茂子子國生子卬爲諸生特善詩禮而傳之子卬生仲驩爲博士弘農守善春秋三傳公羊穀梁訓諸生仲驩生子立善詩書少游京師與劉歆友善嘗以清論譏貶史丹史丹諸子並用事爲是不仕以詩書教於闕里數百人子立生子元以郎校書時歆大用事而子元校書七年官不益故或譏以爲不恤於進取唯楊子雲善之子元生子建子建與崔義幼相善長相親也義仕王莽爲建新大尹數以世利勸子建仕子建答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且習與子幼同志故相友也今子以富貴爲榮而吾以貧賤爲樂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與子辭遂歸鄉里光武中興天下未悉從化董憲彭豐等部衆暴於鄒魯之間郡守上黨鮑府君長患之是時闕里無故荆棘叢生一旦自闢廣千數百步從舊講堂坦然彥曰人之性分氣度不同有體貌亢疏色厲矜莊儀容冰栗似若能斷而當事少決不遂其爲者或性玄靜不與俗競氣不勝辭似若無能而涉事不顧臨危不撓者是爲似若強焉而不能勝量似若弱焉而不可奪也君子觀之以表推內察容而度心所以得之也若是似類相亂如何取實乎子豐曰夫人者患在不察也人之所綜物方志也慮協於理固以守之此之謂強知足以通變明足以破僞情足以審疑果足以必志固足以先事而功成矣卽所謂寬柔內思不報無道之強也豈待形氣之助乎若乃貌肅內荏高氣亢戾多意倨跡理不充分業不一定執志不果此謂剛復非強者也是故君子欲必其行而違其貌由是論之強弱之分不取於氣色明矣必也察志在觀其履事乎非定計於內而敏發於外孰能稱此強名乎哉子豐曰夫物有

定名而論有一至是故有可一言而得其難極雖千言之不能奪者唯析理即實爲得不以濫麗說辭爲賢也然而世俗人聽達者寡隨聲者衆持論無主俯仰爲資因貴勢而附從託淨說以爲定不求之於本不考之於理故長涸殺言而衆莫能折其中所以爲口費而無得也夫論辨者貴其能別是非之理非巧說之謂也掌事要者納言而得理此乃辨也聽者猶弗之察辭氣支離取喻多端弗較以類理不應實而聽者因形飾僞從讚然之是所謂以巧辭多喻爲辨而莫識一言而別實者也人皆欲剖析分理擇是眞僞固不知所以精之如自得其爲謬惑莫之甚焉是故舉多敗事而寡特之智困於羣醜也夫聽者不可惑以淫聲明者不可眩以邪色故有氣色勢者佑德之半無此二者損德之半

敘作左氏傳義詁者曰先生名奇字子異其先魯人即褒成君次儒第二子之後也家于茂陵以世學之門未嘗就遠方異師也唯兄君魚少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於講業最名爲精究其義子駿曰自以才學弗若也其或訪經傳於子駿輒曰幸問孔君魚吾已還從之資道矣由是大以春秋見稱當世王莽之末君魚避地至大河之西以大將軍竇融爲家常爲上賓從容以論道爲事是時先生年二十一矣每與其兄議學其兄謝服焉及世祖即祚君魚乃仕官至武都太守關內侯以清儉聞海內先生雅好儒術淡忽榮祿不願從政遂刪撮左氏傳之難者集爲義詁發伏闡幽讚明聖祖之道以祛後學著書未畢而早世不永宗人子通痛其不遂惜玆大訓不行于世乃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幷序答問凡三十一卷將來君子儻肯遊意幸詳錄之焉子豐善於經學不好諸家書鮑彥與子豐名齊而業殊故謂子豐曰諸家書多才辭莫過淮南也讀之令人斷氣方自知爲陋爾子豐曰試說其最工不可及者彥曰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醜此語何如子豐曰不急爾彥曰且劾作此語子豐曰君子樂醜小人羣抃雖不足貴亦不可賤君子舞象小人擊壤上化使然又何足賞吾能作數十曲且無益於世故不爲爾鮑子於是屈而無辭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東巡過魯幸闕里以大牢祠聖師作六代之樂天子升廟西面羣臣在庭北面皆再拜天子進爵而後坐乃召諸孔丈夫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賜酒飯子和自陳曰臣草莽所藏才非幹時行非絕倫託備先聖遺嗣世名學家陛下誤加拔擢微臣蘭臺令史會值車駕東巡先禮聖師猥以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詔曰治何經對曰爲詩書頗涉禮傳詔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非所敢當也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而貴道今陛下尊臣祖之靈貴臣祖之道親屈萬乘辱臨弊里此乃陛下所以崇聖也若夫顧其遺嗣得與羣臣同受釐福此乃陛下愛屋及烏惠下之道所以崇德作聖臣宗弗與於光榮非所敢承天子嘆曰非聖者子孫惡有斯言遂拜子和郎中詔隨車駕賜孔氏男女錢帛子和從還京師遂校書東觀其年十二月爲臨晉令其友崔駰以其家卦林占之謂爲不吉語子和曰盍辭乎答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所以爲吉也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吉凶由人而由卦林乎徑往之官三年秋八月天子巡后土登龍門子和自請從行在所天子識其狀貌燕見移時賜帛十端而還九月既望寢疾浸不瘳乃命其二子留葬焉二子長曰長彥年十有二次曰季彥年十歲父之友西洛人姚進先有道徵不就奮志于家長彥季彥常受教焉既除喪則苦身勞力以自衣食家有先人遺書兄弟相勉諷誦不倦于時甫阪令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魯奉以車二乘辭曰載柩而返則違父遺命舍墓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祖於禮爲得願子無疑答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鄰宗族焉父獨留此不以極乎吾其定矣

遂還其車於是甘貧味道研精墳典十餘年間會徒數百故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長彥頗隨時爲今學季彥守其家業兼脩史漢不好諸家之書

華陰張太常問如何斯可謂備德君子季彥答曰性能沈邃則不可測志不在小則不可度砥厲廉隅則不可越行高體卑則不可階與事効業與言俱立捨己從善不恥服人交友以義不慕勢利並立相下不僞辯言若此可謂備德矣張生曰不有孝弟忠信乎答曰別而論之則應此條總而目之則曰孝弟忠信張生聞是言喜而書之

魯人有同歲上計而死者欲爲之服問於季彥季彥曰有恩好者其緦乎昔諸侯大夫共會事于王及以君命同盟霸主其死則皆有哭臨之禮今之上計並覲天子有交燕之歡同名錄業上紀先君下錄子弟相敎以好相屬以義又數相往來特有私親雖比之朋友不亦可乎

崔駰學於大學而糧乏鄧衛尉欲餽焉而未果季彥年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夫言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言既當理矣從來有日嘉貺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致乎荅曰家物少須租入當候送之季彥曰公顧盼崔生欲分祿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欲待君租入然後候致則於崔生爲贏受人以自贏非義崔生所不爲也且今已乏矣而方須租入是猶古人欲決江海以救牛蹄之魚之類也鄧公曰諾

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彥返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殺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親即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知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之

弘農太守皇甫威明問仲淵曰吾聞孔氏自三父之後能傳祖之業者常在於叔祖今觀連叢所記信如所聞然則伯季之後弗克負荷矣答曰不然也先君所以爲業者非唯經傳而已可以學則學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故曰無可無不可也蓋唯執行中庸期於得道非末嗣子孫所能及也是以先父各取所能能仕則仕能學則學自伯祖之子孫世仕有位季祖之子孫或學或仕或文或武所統不壹故學不稽古仕無高官文非俎豆武非戰兵不事故也皇甫曰如高明之言是故弗克負荷已答曰伯之子孫今何其仕季之子孫何所任所以世得聞焉且人之才性受天有分若如君之論則成王伯禽雖致泰平皆當以不聖蒙弗克負荷之罪乎皇甫笑曰善既而或謂仲淵曰以古人推之自可如皇甫之言爾而子矜之何也皇甫雖口與子心實不與也荅曰吾其然然此君來言頗欲相侵故激至於此豈曰得道由不獲已也

長孫侑書問季彥曰處士聖人之後也豈知聖人之德幾乎齊答曰德行邈於世智達秀於人幾於如此矣曰聖人者必能聞於無聲見於無形然後稱聖爾如處士所言大賢則能爲之季彥曰君之論宜若未之近也夫有聲故可得而聽有形故可得而見若乃無聲雖師曠側耳將何聞乎無形雖離婁並照將何覩乎書曰惟狂克念作聖狂人思念道德猶爲聖人聖人大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人之清者也

孔大夫謂季彥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內學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固不容於世今古義雖善時世所廢也而獨爲之必將有患盍圖已乎答曰君之此言殆非所箴也君以爲學學知乎學愚乎大夫曰學所以求知也季彥曰君頻日聞吾說古義一言輒再稱善善其使人知也以爲章句內學迂誕不通即使人愚也今欲使吾釋善善之

知業習迂誕不通之愚學爲人謀如此於義何居且君子立論必析是非以是易非何傷之如主上聰明審知不欲兩聞其義博覽古今擇善從之以廣其聖乎吾學不要祿貴得正義爾復以此受患猶甘心焉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斯業之所以不泯賴吾家世世獨脩之也今君猥爲祿利之故欲廢先君之道此殆非所望也若從君言是爲先君正義滅於今日將使來世達人見今文俗說因嗤笑前聖吾之力此蓋爲先人也物極則變比百年之外必當有明德君子恨不與吾偕世者於是大夫悵然曰吾意實不及此敢謝不敏

楊太尉問季彥曰吾聞臨晉君異才博聞周洽羣籍而世不歸大儒何也答曰不爲祿學故也惡直醜正實繁有徒辨經說義輒見增疾但以所據者正故衆人不能害爾免害爲幸何大儒之見歸乎

季彥見劉公客適有獻魚者公孰視魚歎曰厚哉天之於人也生五穀以爲食育鳥獸以爲之肴衆坐僉曰誠如明公之教也季彥曰賤子愚意竊與衆君子不同以爲不如明公之教也何者萬物之生各稟天地未必爲人人徒以知得而食焉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貴有知也伏羲始嘗草木可食者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後五穀乃形非天本爲人之生也蚊蚋食人蚓蟲食土非天故爲蚊蚋生人蚓蟲生地也知此不然則五穀鳥獸之生本不爲人可以爲無疑矣公良久曰辨哉衆坐默然

永初二年季彥如京師省宗人仲淵是年夏河南四縣雨雹如棬杯大者如斗殺禽畜雉兔折樹木秋苗盡於是天子責躬省過並令幽隱有道術之士各得因變事極陳厥故季彥與仲淵說道其意狀曰此陰乘陽也貴臣擅權母后黨盛多致此異然乃漢家之所大忌也于時下邳長孫子逸止仲淵第聞是言也心善之因見上說焉上召季彥季彥見於德陽殿陳其事如與仲淵言也曰陛下增脩聖德慮此二者而已矣夫物之相感各以類推其甚者必有山崩地震白氣相因其事不可盡論往者延平之中鄧后稱制而東垣巨屋山大崩聲動安邑即前事之驗者帝默然左右皆不善其言季彥聞之曰吾豈容媚勢臣而欺天子乎後子逸相會舉季彥孝廉固辭不就會遭兄長彥憂遂止乎家季彥爲人謙退愛厚簡而不華終不以榮利變其恬然之志見不義而富貴者視之如僕隸其下筆則典誥成章吐言必正名務理故每所交游莫不推先以爲楷則也年四十有九延光三年十一月丁丑卒

孔叢子卷第七

孔叢子釋文

嘉言第一

萇(音長)安 施(商移切) 或弛(詩止切) 好禮(盧到切) 事夫(風無切) 使于(疏吏切) 過[illegible](許偉切)

後瘳(丑鳩切) 與在(音預) 爲病(于僞切) 夫三折(上音扶下食列切) 已之已人(已並養里切下已之已)

同 既宴(伊甸切) 夫死(音扶) 與計(音預) 盡姑已(上精忍切下音已) 夫以(音扶) 繫方(胡計切又古詣切)

切下絕同 塡之(堂練切) 已矣(音以) 富說(輸芮切) 知者(音智) 夫不(音扶)

論書第二

曠夫(風無切) 已歿(音以) 己之(音紀) 肜日(以中切) 之惡(烏各切) 論事(盧困切) 錯行(七各切)

樂之(音洛下同) 愀然(七小切) 而已(音已) 惡觀(音烏) 大麓(音鹿) 已而(音以) 迷錯(七各切) 死難

(叙旦切) 與於(音預) 祗祗(音夷) 刑錯(七故切) 三監(古咸切) 所任(汝鴆切) 應之(去聲) 之長

(展兩切)

記義第三

鍾餼(許記切) 施人(施智切) 相室(息亮切) 從死(才用切) 長者(展兩切) 好人(盧到切) 譽己

(音記) 任臣(汝鴆切下自任同) 已耳(音以) 已已(並音以) 使宰(疏吏切) 舍實(音捨) 私昵(尼質切亦作暱)

陷辟(婢亦切) 淇澳(乙六切) 苞苴(子余切) 好賢(呼告切下好賢同) 豳公(悲巾切亦作邠) 造周(在早

切) 與於(音預) 戮義(力竹切) 蹇蹇(如字) 清澈(勑列切) 爲施(商移切)

刑論第四

刑省(所景切) 降典(古巷切) 折民(之列切) 弗勝(詩證切又音蒸下同) 無別(彼列切下同) 刑重

(直龍切) 民匱(求位切) 惡之(烏故切) 不省(所景切) 夫赤(音扶) 折獄(之列切) 非從(才容切) 則

已(音以) 適再(施隻切) 不中(陟仲切) 比罰(卑履切) 斷者(徒玩切) 之悖(蒲沒切) 之抵(諸氏切亦

作祇) 惡其(烏故切下同) 閒居(音閑)

記問第五

孔伋(音級) 析薪(先的切) 負荷(下可切) 任賢(汝鴆切) 亟聞(訖力切) 任法(汝鴆切) 之知(音智)

難諸(乃干切) 寶鑾(崔周切) 息鄹(側鳩切亦作鄒) 操曰(七到切) 已得(音以) 焉師(於虔切) 梟鴟

(上堅堯切) 慘焉(尤虔切) 所好(盧到切) 只且(上諸氏切下子余切) 使以(疏士切) 荊蘸(上力紙切下穆買切)

自嬰(伊盈切) 蔓延(以然切亦去聲) 永歎(他干切) 渫實(羽敏切亦作隕) 使使(上疏士切下疏吏切) 車子

(斤於切又居盧切) 鉏商(林魚切) 五父(方矩切) 鬻身(居錫切又作鬻同) 今見(賢遍切) 應之(於證切)

雜訓第六

由祗(諸氏切) 不與(音預) 相好(盧到切) 舍玦(上音捨下古穴切) 珠瑱(他甸切) 子車(斤於切) 於

郯(徒甘切) 而別(皮列切) 使以(疏吏切下同) 當免(亡運切亦作娩) 疏遠(音疏) 爲屬(之欲切) 玉令

名(力正切) 之惡(烏各切) 以振(音賑) 受禪(時戰切) 舍適(上音捨下音的下同)

居衞第七

可將(即亮切下同) 百乘(繩證切) 君任(汝鴆切) 不當(都浪切) 適齊(施隻切) 相易(夷益切) 寄

帑(與孥同) 有奇(居宜切) 折臂(食列切) 禿骭(下晏切) 背僂(力主切) 不與(音預) 大牢(音泰) 不

累(力僞切) 惡有(音烏) 其行(下孟切) 自契(私列切亦作偰) 同罍(沽) 追王(于況切) 大王(音泰)

不爲(于僞切下爲民) 千乘(繩證切) 焉得(於虔切) 珪瓚(才贊切) 秬鬯(上音巨下丑亮切) 童父

(扶雨切) 適宋(施隻切) 樂朔(音藥)

巡守第八

巡守(音狩) 禪泰(時戰切亦作禪) 曰墠(時戰切) 齊車(側皆切) 舍奠(上音捨) 納賈(音價) 好惡(上盧

到切下烏故切) 鑿辟(音闢) 日齊(側皆切)

公儀第九

參(音三) 要利(伊消切) 其行(下孟切) 過行(下孟切) 胡毋(音無) 甚易(以豉切)

抗志第十

鰥魚(古頑切) 一魴(音房) 使乎(疏吏切) 和者(胡臥切下同) 以長(丁丈切) 無已(音以下同) 故使

(疏士切) 舍所(音捨) 必死(音尤) 期大(居之切) 爲人(于僞切) 府藏(才浪切) 之分(扶問切) 無伯

(如字又音霸) 汨之(古忽切) 不禁(居吟切) 適觴(施隻切) 自累(力僞切) 四乘(繩證切) 餼焉(許既

切) 祭膰(特袁切) 已優(音以下同) 行志(戶庚切) 食已(音以下同) 重遺(直龍切) 已言(音以) 談說

(式銳切) 屬耳(之欲切) 喪也(四浪切) 卒盡(即律切)

小爾雅第十一

莽艾(午蓋切) 頒賦(亦作遼) 樸(博木切) 樸臬(倪結切) 徹(勑列切) 造之(七到切) 熸劃

切

廣言

害何曷葛切 麗直略切 倚杼直呂切 仳辨四彼切 卬我俄剛切 龥和俞戍切 汨猾古忽
切 猕也香靳切 烯乾欣衣切 睎㥄桑感切 勦截捷夜切 辟除孔激切 綦渠記切 燀之
榭延切 瞢慙莫中切又莫鳳母亘二切 偟往胡光切 狃忕上女九切下時制切 殿填上音甸下音鎮

廣訓

惡乎音烏 韡韡羽鬼切 魴鱮上符方切下象呂切 麀鹿於丘切 麌麌虞矩切 曰哤莫江切

廣義

曰㷰渠營切亦作惸 曰嫠陵之切 屬婦時欲切 非分扶問切 曰嬲乃版切 曰恧女六切

廣名

之阽余廉切 從先才用切 之瞯 之𧝝徐醉切 之𥿋羊至切 之巃呂緝切又充芮切

廣服

織繒慈陵切 曰縞古老切 紱謂分物切 襜褕上昌占切下容朱切 紩之直質切 之襌都寒切
纍其狄切 牀笫壯士切 鍵謂巨偃切

廣器

之鐫古壽切 之正諸城切 之槷倪結切亦作臬 鏚鉞 于戚房越切又徒本切 句子上古
僕古列切下 韃鞈上布頂切下布孔切 珌壁吉切 之弢他刀切 之艇特鼎切 曰斛謨故切 之鞴
力公切 較乾岳切 喙吁穢切 纍力追切 繘以律切 縚他刀切亦作絛 綍側並切 紾章忍切或作縝 陴
頻彌切

廣物

之秆古早切 之粒力入切亦作粒 銍陟栗切 曰握烏轄切 曰筥居許切 曰稯於求切 之萁
食在切又作糧 之橡徐兩切

廣鳥

白脰田候切 鷽羊茹切

廣獸

之豣古賢切 之豵子紅切 㺚也桑感切 魚舍如字 度 跬一丘弭切 之兩力讓切 量
之麙時征切 之溢戈質切 衡 銖慵朱切 錙龍纖切 鍰胡關切

公孫龍第十二

壼往 悖蒲沒切 之令力政切 兕徐姊切 而喪四浪切 其行下孟切下同 狹之音狎
泥論音泛 幾能音機 惡得音烏

儒服第十三

筴色洽切 而已音以下同 已行 與焉音預 獲已音已 比力卑履切 嘗音嘗 所喪四浪切

對魏王第十四

與謀音預 則射神夜切 相揉忍九切 相錯倉落切 所喪四浪切 惡之烏故切下同 吶吶
慵物切

陳士義第十五

使者疏吏切 蔬食音嗣 一夫音膚 降節如字 夫豈音扶 欲強巨兩切 必當丁浪切 餓餧
上公渾切下五孚切 鶮然胡老切 少寡下燒照切同 相好虛到切 折毀旗列切 五父音甫 合葬
大行下孟切 擯生戶孟切 由惡烏故切 使相息亮切 倚好虛到切 而燕音宴 強之
如字 不已音以 纍於妥悲切 貲擬音貲 疏達音疎 之行下孟切 韶魁音蘇 度骸唐各切 稱
膚赤鍵切 論盧困切 宮他唐何切又唐何切 作難乃旦切 相惡烏各切 而臨力鳩切 舍先
音捨 相魏下悉亮切同 喪職四浪切 轟裘晏悲切 而芾博蓋切又方味切 幾乎音機

論勢第十六

求從將容切 數被色角切 二難乃旦切 自累力瑞切 質𣖕音致 婁毒上即到切下家改切 在
喪如字

執節第十七

義強巨兩切下作疆同 談說舒芮切 省刑所景切 問相悉亮切 其行下孟切以下行同 卒不
遵律切 學行下孟切

詰墨第十八

茱喪蘇郎切 惡禮烏故切 苴絰子余切 菅菲古顏切 躬行戶庚切 陰重直龍切 強諫
其貝 卒自遵律切

獨治第十九

易操倉勞切 名鮒方遇切 塞於桑則切 嬸音 降殺上如字下色戒切 之免音問 弗父音甫

問軍禮第二十

齋戒(側皆切下齋三日齊同) 舍貫(音羇) 瓵甗(古獲切) 飲至(於禁切) 絜齋(側皆切)

答問第二十一

之知(音智) 戾夫(風無切) 當之(如字) 度其(唐落切下度天同) 施施(余支切) 何施(商署切) 三格

第(康禮切) 第(壯士切) 累累(力追切) 使使(上爽士切下疏吏切) 霈然(普蓋切) 跌而(田烈切) 無累(力瑞切)

决拾(古穴切) 梟將(堅堯切) 扛鼎(古雙切) 鑣獸(甫嬌切) 凶凶(許拱切) 懟忿(陟隊切亦作憝)

舍旃(音捨) 令圖(力政切)

連叢子上第二十二

相魏(息亮切) 將事(即亮切) 蓼侯(力竹切) 轉相(息亮切) 繁說(輸芮切) 使丞(爽士切) 方帥

駢閒(音卑音田) 貙犴(上勅朱切下音岸) 乃夸(音跨) 瞖日(於計切) 苑令(力政切) 怔忪(上朱誠下朱容切)

褒精(容切四須切) 登較(古孝切) 孟賁(逋昆切) 蹂躪(柔首切) 至巢(下郎各切同) 猗那(上於宜切)

飲燕(下何切音宴) 洗觶(支義切) 兕觥(序姊切) 鷄(千兮切) 喪已(四浪切) 令考(力政切) 蓼蟲

蠕蟲(盧皎切而兖切) 焉立(於虔切) 惡能(音烏) 將焉(於虔切) 衎衎(空旱切) 山醫(力讚切) 雅

好(盧到切) 褻事(先烈切) 性分(扶問切) 亢疏(上音抗下音疎) 知足(音智) 謂強(如字下同) 剛愎(蒲逼)

稱此(赤證切) 析理(星歷切下析同) 涸殺(上胡各切下所交切) 折其(章烈切) 揆度(唐落切) 斷

氣(徒管切)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行非(下孟切) 令史(力政切) 得與(音預下同) 受蘆(盧其切亦作籚) 惡有(音烏) 盡辭(轄) 爲人

(于僞切) 請從(才用切) 燕見(音宴) 造其(倉到切) 可度(唐落切) 行高(下孟切) 別而(彼列切) 交

燕(音宴) 緋素(杜奚切) 以好(盧到切) 又數(色角切) 賑之(止忍切) 爲贏(餘輕切) 取後(音與)

殺(音預) 荷已(音以) 有分(扶問切) 惡乎(音烏) 幾於(音機) 已乎(音以) 學知(音智下同) 何居(音基) 要

猗(音腰) 悵然(丑亮切) 惡直(烏故切) 知得(音智下同) 省宗(息井切下同) 棬杯(區圓切) 乘陽(神陵切)

孔叢子釋文

孔叢子記先聖之遺訓與世家有足稽者近世鮮所流傳今夏官貳卿林公塡江右時取其書刊之以惠學者既而召去余適繼至得書以此爲託且曰校讎之未精也因取而閱之譌　至多遂訪得蜀書意其據而脫繆乃滋甚幸有可以互見者又旁證遠取凡刊誤幾六百字今可讀矣然前輩謂校書如几塵隨去隨有故歐陽公讀韓文得石刻益知讎正之難因書其末以諗後之君子淳熙戊申七月濡須王閫書

孫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平津館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孫子序（按太平御覽作孫子兵法序）

魏武帝策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兵（御覽有足食足兵二字），尚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干戚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恃武者滅，恃文者亡（御覽二恃字皆作用），夫差偃王是也。聖人之用兵（御覽作聖人之於兵也），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孫子者，齊人也，名武，為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後百歲餘有孫臏，是武之後也。（自孫子者以下五十字據御覽補。史記正義引魏武帝注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為吳將，作兵法十三篇。正義所引即御覽此文也。）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況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為略解焉。

魏武序

孫子兵法序

黃帝李法周公司馬法已佚太公六韜原本今不傳兵家言惟孫子十三篇最古古人學有所受孫子之學或卽出于黃 其書通三才五行本之仁義佐以權謀其說甚正古之名將用之則勝違之則敗稱爲兵經比于六藝良不媿也孫子爲吳將兵以三萬破楚二十萬入郢威齊晉之功歸之子胥故春秋傳不載其名蓋功成不受官越絕書稱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冢是其証也其著兵書八十二篇圖九卷見藝文志其圖八陳有苹車之陳見周官鄭注有算經今存有雜占六甲兵法見隋志其與吳王問答見于吳越春秋諸書者甚多或卽八十二篇之文今惟傳此十三篇者史記稱闔閭有十三篇吾盡觀之之語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史記正義云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則上卷是孫子手定見於吳王故歷代傳之勿失也秦漢已來用兵皆用其法而或秘其書不肯注以傳世魏武始爲之注云撰爲略解謙言解其觕略漢官解詁稱魏氏瑣連孫武之法則謂其捷要杜牧疑爲魏武刪削者謬也此本十五卷爲宋吉天保所集見宋藝文志稱十家會注十家者一魏武二梁孟氏三唐李筌四杜牧五陳皞六賈林七宋梅聖兪八王晳九何延錫十張預也書中或改曹公爲曹操或以孟氏置唐人之後或不知何延錫之名稱爲何氏或多出杜佑而置在其孫杜牧之後吉天保之不深究此書可知今皆校勘更正杜佑實未注孫子其文卽通典也多與曹注同而文較備疑佑用曹公王淩孟氏諸人古注故有王子曰卽淩也今或非全注本孫子有王淩張子尙賈詡沈友鄭本所採不足今佚矣曩予游關中讀華陰嶽廟道藏見有此書後有鄭友賢遺說一卷友賢亦見鄭樵通志蓋宋人又從大興朱氏處見明人刻本餘則世無傳者國家令甲以孫子校士所傳本或多錯謬當用古本是正其文適吳念湖太守畢恬谿孝廉皆爲此學所得或過于予遂刊一編以課武士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又曰我戰則克孔子定禮正樂兵則五禮之一不必以爲專門之學故云未學所爲聖人有所不知或行軍好謀則學之或嘗將將如伍子胥之用孫子又何必自學之故又曰我戰則克也今世泥孔子之言以爲兵書不足觀又泥趙括徒能讀父書之言以爲成法不足用又見兵書有權謀有反間以爲非聖人之法皆不知吾儒之學者吏之治事可習而能然古人猶有學製之懼兵凶戰危將不素習未可以人命爲嘗試則十三篇之不可不觀也項梁教籍兵法籍略知其意不肯竟學卒以傾覆不知兵法之弊可勝言哉宋襄徐偃仁而敗兵者危機當用權謀孔子猶有要盟勿信微服過宋之時安得妄責孫子以言之不純哉孫子蓋陳書之後陳書見春秋傳稱孫書姓氏書以爲景公賜姓言非無本又泰山新出孫夫人碑亦云與齊同姓史遷未及深考吾家出樂安眞孫子之後媿余徒讀祖書考証文字不通方略亦享承平之福者久也

陽湖孫星衍撰

孫子本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在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後百餘歲而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閒臏亦孫武之後世孫也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幷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而書之曰

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兵法。

孫子本傳

孫子敘錄一卷

文登　畢以珣　撰

史記曰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卒
以爲將　吳越春秋曰吳王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
而嘆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知王之不定乃薦孫
子於王孫子者吳人也善爲兵法辟隱幽居世人莫
知其能
按孫子本齊人後奔吳故吳越春秋謂之吳人也
鄧名世姓氏辯證書曰齊敬仲五世孫書爲齊大
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生馮爲
齊卿馮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作亂奔吳爲
將軍是也
史記又曰後百餘歲有孫臏亦武之後世孫也
按姓氏辯證書曰武生三子馳明敵明食采於富
春生臏卽破魏軍擒太子申者也按此所說則臏
乃武之孫也史記之言猶爲未審
又按紹興四年鄧名世上其書胡松年稱其學有
淵源多所按據序又云自五經子史以及風俗通
姓苑百家譜姓纂諸書凡有所長盡用其說是其
書內所云皆可依據也
越絕書曰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
按武惟爲客卿故春秋左氏傳言伍員而不詳孫
武也其史稱伐楚及齊晉者蓋武以客卿將兵故
也
史記闔閭曰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
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

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
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
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
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
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
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
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
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在臺上觀見且斬愛姬
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
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
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
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
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
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
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
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
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
力焉
吳越春秋曰吳王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
可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
姬二人以爲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
鍪操劍盾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旋使知
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爲戰形於是
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
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
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

鈇鑕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卽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撝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爲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爲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傭

史記曰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

又曰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五戰楚五敗遂入郢

吳越春秋曰吳王謀欲入郢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爲將楚國苦之羣臣皆怨

又曰闔閭聞楚得湛盧之劍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拔六與潛二邑

又曰楚使公子囊瓦伐吳吳使伍胥孫武擊之圍於豫章大破之

又曰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何如二將曰夫戰借勝以成其威非常勝之道吳王曰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爲兵天下彊敵也今臣與之爭鋒十亡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吾欲復擊楚柰何而有功伍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於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

又曰樂師扈子非荊王信讒佞作窮劫之曲曰吳王哀痛助忉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

淮南子曰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

劉向新序曰孫武以三萬破楚二十萬者楚無法故也漢官解詁曰魏氏瑣連孫武之法

史記又曰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

按史記惟言以兵法見闔閭不言十三篇作於何時考魏武序云爲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爲將則是十三篇特作之以干闔閭者也今考其首篇云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言聽從吾計則必勝吾將留之不聽吾計則必敗吾將去之是其干之之事也

又按虛實篇云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是爲闔閭言之也九地篇云吳人與越人相惡也

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亦對闔閭言也故魏武云爲吳王闔閭作之其言信已

吳越春秋曰吳王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

按十三篇之外又有問荅之辭見於諸書徵引者蓋武未見闔閭作十三篇以干之既見闔閭相與問荅武又定著爲若干篇皆在漢志八十二篇之內也

吳王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爲家專志輕鬬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陳則不堅以鬬則不勝當集人合衆聚穀蓄帛保城備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與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

吳王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騎銜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

吳王問孫武曰爭地敵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讓之者得爭之者失敵得其處愼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吾取此爭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鬬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

吳王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令不得來必全吾邊城修其所備深絕通道固其阸塞若不先圖敵人已備彼可得來而吾不可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

吳王問孫武曰衢地必先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傍有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傍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以屬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親吾軍事實吾資糧令吾車騎出入瞻候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犄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

吳王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無歸意若欲還出切爲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銜枚而行塵埃氣揚以牛馬爲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

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圮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

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

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强敵後有險難敵絕糧道利我走勢敵鼓噪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前鬥後拓左右犄角又問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紛若亂不知所之柰何武曰千人操旍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

已上皆孫子遺文見通典

又曰軍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騎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

吳王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兵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

吳王曰若我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逃出必無鬥志因而擊之雖衆必破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勇氣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絕其糧道恐有奇兵隱而不覩使吾弓弩俱守其所（按何氏引此文亦云兵法曰則知問荅之詞亦在八十二篇之內也）

已上見何氏注

按此皆釋九地篇義辭意甚詳故其篇帙不能不多也

吳王問孫武曰敵勇不懼驕而無慮兵衆而强圖之柰何武曰詘而待之以順其意無令省覺以益其懈怠因敵遷移潛伏候待前行不瞻後往不顧中而擊之雖衆可取攻驕之道不可爭鋒

見通典

吳王問孫武曰敵人保據山險擅利而處之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爲之柰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樵牧（按牧字譌當作採）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固奪其所愛敵據險隘我能破之也

見通典及太平御覽

按以上問荅皆非十三篇文吳越春秋所云問以兵法不知口之稱善者是也

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衆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衆附則思力戰賢智集則陰謀利賞罰必則士盡力氣勇益則兵威令自倍威令一則惟將所使

按此所釋計篇五事亦荅闔閭之問也見潛夫論
孫子曰凡地多陷曲曰天井
按此釋行軍篇義見太平御覽
孫子曰故曰深草蓊穢者所以逃遁也深谷險阻者所以止禦車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沛澤杳冥者所以匿其形也
見通典
孫子曰強弱長短雜用
又曰遠則用弩近則用兵兵弩相解也
又曰以步兵十人擊騎一匹
亦見通典
孫子曰人效死而士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
又曰長陳爲甄
又曰其鎮如岳其停如淵
見文選注
按已上七條今十三篇內亦無之
孫子八陣有苹車之乘
見鄭君周禮注
按隋經籍志有孫子八陣圖一卷此其遺文也
孫子占曰三軍將行其旌旗從容以向前是爲天送必亟擊之得其大將三軍將行其旌旗墊（音店）然若雨是爲天露其帥失三軍將行旌旗亂於上東西南北無所主方其軍不還三軍將陣雨師是爲浴師勿用陣戰三軍將戰有雲其上而赤勿用陣先陣戰者莫復其迹三軍方行大風飄起於軍前右周絕軍其將亡右周中其師得糧
見太平御覽
按隋志又有孫子雜占四卷此其遺文也
又按北堂書鈔引孫子兵法云貴之而無驕委之而不專扶之而無隱危之而不懼故良將之動也猶璧玉之不可汚也太平御覽以爲出諸葛亮兵要又引孫子兵法祕要云良將思計如飢所以戰必勝攻必克也按兵法祕要孫子無其書魏武有兵法接要一卷或亦名爲孫子兵法接要猶魏武所作兵法亦名爲續孫子兵法也北堂書鈔又引孫子兵法論云非文無以平治非武無以治亂善用兵者有三略焉上略伐智中略伐義下略伐勢按此亦不似孫武語蓋後世言兵多祖孫武故作兵法論卽名爲孫子兵法論也附識於此以備考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孫武事吳闔閭而事不見於春秋傳未知其果何代人也
又曰孫吳或是古書
按孫子生於敬王之代故周秦兩漢諸書皆多襲用其文陳氏于此猶有不盡信之言疏謬甚矣
戰國策孫臏曰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走者軍半至（語本孫子軍爭篇）
又曰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可伏兵（語意本行軍篇）
又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語出計篇）
吳起曰投之無所往天下莫當（語本九地篇）
又曰凡過山川邱陵亟行勿留（語本行軍篇）
又曰治寡如治衆（語出勢篇）
又曰以半擊倍百戰不殆（語意本謀攻篇）

又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語意本九變篇）

又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語出軍爭篇）

又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語意本軍爭篇）

又曰晝以旌旗旛幟為節夜以金鼓笳笛為節（語意本軍爭篇）

又曰遇諸邱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語意本行軍篇）

又曰敵若絕水半渡而擊之（語出行軍篇）

又趙奢救閼與軍士許歷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語意本地形篇）

尉繚子曰守法一而當十（語意本謀攻篇）

又曰治兵者若祕於地若邃於天（語意本形篇）

鶡冠子曰發如鏃矢聲如雷霆（語意本軍爭篇）

又曰埶急節短（語出勢篇）

又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語本謀攻篇）

史記陳餘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語出謀攻篇）

又黥布擊楚或說楚將曰兵法自戰其地為散地（語出九地篇）

又高帝遣劉敬視匈奴劉敬曰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語出計篇）

又韓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語出九地篇）

呂氏春秋曰若鷙鳥之擊也搏攫則殪（語出勢篇）

又曰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語出形篇）

淮南子曰高者為生下者為死（語本計篇及行軍篇）

又曰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捷捽抬杅船若左右手（語本九地篇）

又曰主孰賢將孰能（語本計篇）

又曰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語本軍爭及形篇）

又曰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語出軍爭篇）

又曰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語出軍爭篇）

又曰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語本勢篇）

又曰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語出行軍篇）

又曰疾如彍弩勢如發矢（語本勢篇）

又曰晝則多旌夜則多火（語本軍爭篇）

又曰避實就虛若驅羣羊（語出勢篇及九地篇）

又曰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語本九變篇）

又曰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得之（語意本虛實篇）

太元經曰卵破石碫（語本埶篇）

潛夫論曰將者民之司命而國安危之主也（語出作戰篇）

又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語出地形篇）

按孫子惟為古書故先秦兩漢多述其文東漢以後諸傳記所徵引者更不可以悉舉乃陳氏忽疑其書並疑其人何也

孫子曰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

按孫子古書多存古義今略舉數事以袪陳氏之惑

按同有冒義故字從冃也釋言云弇蓋也弇同也是同有覆冒之義也同三軍之政同三軍之任者猶言奄有其政奄有其任也此古訓不作同異解向來注者殊夢夢

又按尚書太保奉同瑁馬氏以同瑁為一物天子所執玉瑞名也

孫子曰惎秆一石當吾二十石

按惎說文作萁豆稭也其忌聲同故又作惎也詩云夜如何其其語助以聲同又借忌為之詩又云抑釋掤忌抑鬯弓忌是也此萁作惎者春秋已後或體字也諸字書皆缺載

孫子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

按廣雅歸息也列子云鬼歸也又云古者為死人為歸人是歸乃滅息之義也左氏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竭盡正與滅息義相發明今杜佑等以欲歸釋之言若士卒暮而欲歸不明古義疏矣

孫子曰為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

按曹注曰佯愚也是以詳為佯古通用字也

孫子曰不得已則鬥

按書內鬥字皆如此說又云鬥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形也今諸書皆假鬭為之鬥字弗著于篇矣

孫子曰勵於廟堂之上以誅其事

按說文誅討也討治也故誅亦得為治也又誅治聲近故可假借為之猶且得為此期得為近析得為斯之類是也他字書皆不載

孫子曰絕水必遠水

按絕者越也言過水而處軍則必遠於水也故上文云絕山依谷言過山而處軍必依於谷也又云絕斥澤唯亟去勿留言過斥澤則不可處軍必亟去之勿留也爾雅曰正絕流曰亂正絕流猶言直渡水也其名為亂者亦厲之意即爾雅以衣涉水為厲是也詩云涉渭為亂鄭君云絕流而南是鄭固以絕為越也至孔穎達則云水以流為順橫渡則絕其流是為隔絕之義唐人不達古訓無足怪也又呂氏春秋曰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有芻水旁者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者皆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是絕訓為越之証也

又按此古訓諸字書皆缺載

孫子曰將者君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按周者無缺也隙者有缺也周隙相對言之古語之常故云圍師必闕圍者周也闕者隙也此言將之智勇能周則強不能周則弱也今賈氏以才周其國釋周字以內懷其貳釋隙字不明對文之義疏矣

孫子曰犯三軍之眾若使一人

按曹注謂犯為用非當云犯動也故下文云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若以用釋之下文不可通矣又犯字本無用意蓋凡文字皆有

本訓有轉訓犯爲侵故又得爲動魏武不明于聲音訓詁之源流以用釋犯既不經見妄爲之說謬已

孫子曰是故方馬埋輪不足恃也

按方者繫縛之也曹注方縛也是已說文方象兩舟總其頭謂聚束兩船之頭也爾雅諸侯維舟大夫方舟維繫四舟曰維舟繫併兩舟曰方舟故方又有併義呂氏春秋曰窬木方版以爲舟楫言併其版亦拘縛之意也又爲法爲所論語遊必有方是方爲所亦繫定之意也論語又曰子貢方人鄭注謂言人過惡言以禮法拘縛人也陸德明釋文云鄭本方作謗按此似唐以後人不明注意以爲言人過惡無當於方人之義率臆改之非鄭原本也

又按此古訓諸字書皆缺載

又按書內古義多不經見而精當不可移易真古書也後之爲字書者以其兵家言不悉置意故多漏略陳氏不察而妄議之謬之謬矣

又按今所傳孫子算經三卷無名字宋史藝文志云不知名考孫子兵法形篇云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而算經則云度之所起起於忽稱之所起起於黍量之所起起於粟凡大數之法萬萬曰億篇首即以度量數稱四事分爲四節與他算書不同則斷知其爲孫武之書無疑也

又中興書目云或云五曹算經出于孫武按此所說是也五曹者一爲田曹地利爲先也既有田疇必資人力故次兵曹人衆必用食飲故次集曹衆既會集必務儲蓄故次倉曹倉廩貨幣相交質故次金曹而其意則以兵爲要田疇食幣皆爲兵用也又按夏侯陽算經曰田曹云度之所起起於忽倉曹云量之所起起於粟以孫子算經之文而謂之五曹則固知其爲一人之書也書目之言信足徵已

孫子篇卷異同

漢藝文志兵權謀家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

按八十二篇者其一爲十三篇未見闔閭時所作今所傳孫子兵法是也其一爲問荅若干篇既見闔閭所作即諸傳記所引遺文是也一爲八陣圖鄭注周禮引之是也一爲兵法雜占太平御覽所引是也外又有牝八變陣圖戰鬬六甲兵法俱見隋經籍志又有三十二壘經見唐藝文志按漢志惟云八十二篇而隋唐志於十三篇之外又有數種可知其具在八十二篇之內也

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史記正義曰案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

案此孫子本書無注文其云又有中下二卷則唐時故書猶存不僅今所傳之十三篇也

又按所云三卷者蓋十三篇爲上卷問荅之辭爲中下卷也其八陣圖雜占諸書則別本行之故隋唐志諸書亦皆別出又按宋藝文志有孫武孫子三卷朱服校定孫子三卷即此也

隋書經籍志兵部孫子兵法二卷吳將孫武撰魏武

注梁三卷諸書皆云三卷惟晁氏讀書志以爲一卷文獻通考因之孫子兵法一卷魏武王凌集解諸書無著錄通志略有之惟孫武兵經二卷張子尙注通志略云三卷諸書無錄鈔孫子兵法一卷魏太尉賈詡鈔諸書無錄通志略有之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詁亦見唐志及通志略孫子兵法一卷吳處士沈友撰見唐志及通志略唐志云三卷通志略云二卷又孫子八陣圖一卷亡亦見通志略吳孫子牝八變陣圖一卷見通志略孫子兵法雜占四卷見通志略梁有孫子戰鬭六甲兵法一卷諸書皆不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兵書類魏武注孫子三卷 孟氏解孫子二卷 沈友注孫子三卷 孫子三十二壘經一卷通志略作三十三壘經蓋字誤 李筌注孫子二卷晁氏讀書志作三卷文獻通考因之通志略及宋史皆云一卷 杜牧注孫子三卷通志略云一卷案杜牧注最爲詳贍故諸書皆錄爲三卷作一卷者誤 陳皞注孫子一卷晁氏志云三卷通考因之 賈林注孫子一卷晁氏志無錄文獻通考同

按唐志又有兵書捷要七卷孫武撰此字誤當云魏武也見隋志及通志略

郡齋讀書志兵家類魏武注孫子一卷 李筌注三卷 杜牧注三卷 陳皞注三卷 紀燮注三卷 梅聖俞注三卷宋志無錄通志略云一卷 王晳注三卷宋志無錄 何氏注三卷宋志無錄通志略云一卷又晁氏云未詳其名近代人也按何氏名延錫見通志略

直齋書錄解題兵書類孫子三卷漢志八十一篇魏武削其繁冗定爲十三篇 杜牧之注孫子三卷

按書錄解題惟載曹杜二家注他書皆未及見也

通志兵略孫子兵法三卷吳將孫武撰魏武注 又一卷魏武王凌集解 又二卷蕭吉注隋唐志無錄 又二卷孟氏解詁 又二卷吳沈友撰 又一卷唐李筌撰 又一卷唐杜牧撰 又一卷唐陳皞注 又一卷唐賈林注 又一卷何延錫注 又一卷張預注宋志無錄 又三卷王晳注 又一卷梅堯臣撰 孫武兵經三卷張子尙注 鈔孫子兵法一卷魏太尉賈詡鈔 續孫子兵法二卷魏武撰 孫子遺說一卷鄭友賢撰右兵書 孫子八陣圖一卷 吳孫子牝八變陣圖二卷右營陣 吳孫子三十二壘經一卷 孫子兵法雜占四卷右兵陰陽

文獻通考魏武注孫子一卷 李筌注三卷 杜牧注三卷 陳皞注三卷 紀燮注三卷 梅聖俞注三卷 王晳注三卷 何氏注三卷

按通考所錄悉本晁公武讀書志

宋史藝文志兵書類孫武孫子三卷 朱服校定孫子三卷 魏武注孫子三卷 蕭吉注孫子一卷或題曹蕭注 賈林注孫子一卷 陳皞注孫子一卷 宋奇孫子解幷武經簡要二卷諸書皆不著錄 李筌注孫子一卷 五家注孫子三卷魏武杜牧陳皞賈林孟氏 杜牧孫子注三卷 曹杜注孫子三卷 吉天保十家孫子會注十五卷按今本十三篇爲十三卷又按梅堯臣王晳何延錫張預四家注志內皆不著錄

杜牧曰孫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成此書按孫子十三篇者出於手定史記兩稱之而杜牧以爲魏武筆削所成誤已

晁公武曰唐李筌以魏武所解多誤約歷代史依遁甲注成三卷

又曰唐杜牧以武書大略用仁義使機權曹公所注解十不釋一蓋惜其所得自爲新書爾因備注之世謂牧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知兵者有取焉

又曰唐陳皞以曹公注隱微杜牧注闊疎重爲之注

又曰唐紀燮集唐孟氏賈林杜佑三家所解

歐陽修曰世所傳孫子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家

又曰三家之注皞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

晁公武曰王晳以古本校正闕誤又爲之注仁廟天下承平人不習兵元昊既叛邊將數敗朝廷頗訪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孫武書者大抵皆當時人也

按今孫子集注本由華陰道藏錄出卽宋吉天保所合十家注也十家者一魏武二李筌三杜牧四陳皞五賈林六孟氏七梅堯臣八王晳九何延錫十張預也

十家本內又有杜佑君卿注案杜佑乃作通典引孫子語而訓釋之非注也通典引孫子曰利而誘之親而離之注云以利誘之使五間幷人辯士馳說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秦遣反間旺趙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是也考利而誘之親而離之二語孫子本文不相屬通典摘引之又爲之注求其意義幾成一事與孫子句各爲義者異已

又按杜佑注例每先引曹注下附己意故前之所說後或不同也

又杜佑注自引用曹注之外亦或間引孟氏

又按十家注自魏武之後孟氏爲先見隋書經籍志原本次于陳皞賈林之後誤也今改正晁公武以爲唐人亦誤也又按杜佑雖非爲孫子作注然既引用其文不當次于賈林之後梅氏之前今改正次孟氏

又按杜牧者佑之孫也原本列牧于佑前大謬

又孫子道藏原本題曰集注大興朱氏本題曰注解今改爲孫子十家注從宋志也

又道藏本有鄭友賢孫子遺說一卷見通志藝文略今仍原本附刻於後

孫子篇目

計篇第一
作戰篇第二
謀攻篇第三
形篇第四
勢篇第五
虛實篇第六
軍爭篇第七
九變篇第八
行軍篇第九
地形篇第十
九地篇第十一
火攻篇第十二
用間篇第十三

孫子敘錄篇卷考卷終

孫子十家註卷一

[illegible]

計篇

曹公曰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 李筌曰計者兵之上也太乙遁甲先以計神加德宮以斷主客成敗故孫子論兵亦以計為篇首 杜牧曰計算也曰計算何事曰下之五事所謂道天地將法也於廟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計算優劣然後定勝負勝負既定然後興師動眾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著為篇首耳 王晳曰計者謂計主將天地法令兵眾士卒賞罰也 張預曰管子曰計先定於內而後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計為首也或曰兵貴臨敵制宜曹公謂計於廟堂者何也曰將之賢愚敵之強弱地之遠近兵之眾寡安得不先計之及乎兩軍相臨變動相應則在於將之所裁非可以隃度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杜牧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張預曰國之安危在兵故講武練兵實先務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兵者凶器死生存亡繫於此矣是以重之恐人輕行者也 杜牧曰國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於兵故須審察也 賈林曰地猶所也亦謂陳師振旅戰陳之地得其利則生失其便則死故曰死生之地道者權機立勝之道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曰不可不察也書曰有存道者輔而固之有亡道者推而亡之 梅聖俞曰地有死生之勢戰有存亡之道 王晳曰兵舉則死生存亡繫之 張預曰民之死生兆於此則國之存亡見於彼然死生曰地存亡曰道者以死生在勝負之地而存亡繫得失之道也得不重愼審察乎

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通典古本如此今本作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蓋後人因注內有五事之言又下文有校之以計句故臆改之也按本書言兵之所重在計故云經之以五校之計也且五事與計自一事原非截然兩端今因注內五事之言而改其文然則下文又有七事之語又可臆改為七計乎並從通典

曹公曰謂下五事彼我之情原本作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也按此亦後人臆增據通典御覽改正 李筌曰謂下五事也校量也量計遠近而求物情以應敵 杜牧曰經者經度也五者即下所謂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計者即篇首計算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須經度五事之優劣次復校量計算之得失然後始可搜索彼我勝負之情狀 賈林曰校量彼我之計謀搜索兩軍之情實則長短可知勝負易見 梅堯臣曰經紀五事校定計利 王晳曰經常也又經緯也計者謂下七計索盡也兵之大經不出道天地將法耳就而校之以七計然後能盡彼己勝負之情狀也 張預曰經經緯也上先經緯五事之次序下乃用五事以校計彼我之優劣探索勝負之情狀

一曰道

杜佑曰德化據通典補下四句同 張預曰恩信使民

二曰天

杜佑曰惠覆 張預曰上順天時

三曰地

杜佑曰慈愛 張預曰下知地利

四曰將

杜佑曰經略 張預曰委任賢能

五曰法

杜佑曰、制作。　杜牧曰、此之謂五事也。　王晳曰、此經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爲本、天時與地利則其助也。三者具然後議舉兵、兵舉必須將能、將能然後法修。孫子所次此之謂矣。　張預曰、節制嚴明。夫將與法在五事之末者、凡舉兵伐罪、廟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後度天時之逆順、次審地形之險易。三者已熟、然後命將征之。兵既出境、則法令一從於將。此其次序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令民二字原本脫、今據通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補。又按下文主孰有道、張預注云、所謂令民與上同意之道也。）

張預曰、以恩信道義撫衆、則三軍一心、樂爲上用。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原本作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今據通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改正。又通典引民作人、避唐諱。危作詭、字之誤也。）

曹公曰、謂道之以教令。危者、危疑也。　孟氏曰、一作人不疑。謂始終無二志也。一作人不危。道謂道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故能化服民志、與上下同一也。故用兵之妙、以權術爲道。大道廢而有法、法廢而有權、權廢而有勢、勢廢而有術、術廢而有數。大道淪替、人情訛僞、非以權數而取之、則不得其欲也。故其權術之道、使民上下同進趨、同愛憎、一利害。故人心歸於德、得人之力、無私之至也。故百萬之衆、其心如一、可與俱同死力、動而不至危亡也。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　杜佑曰、謂導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也。危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與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之圍、沈竈產蛙、人無叛疑心矣。　李筌曰、危、亡也。以道理衆、人自化之、得其同用、何亡之有。　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對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爲之死。復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令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也。　陳皞註同杜牧。　賈林曰、將能以道爲心、與人同利共患、則士卒服、自然心與上者同也。使士卒懷我如父母、視敵如仇讎者、非道不能也。黃石公云、得道者昌、失道者亡。　梅堯臣曰、危、戾也。主有道則政教行、人心同則危戾去。故主安與安、主危與危。　王晳曰、道謂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以濟患難也。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則安畏危難之事乎。　張預曰、危、疑也。士卒感恩、死生存亡與上同之、決然無所疑懼。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通典制上有節字。御覽制一引作節制、一引作時制。）

曹公曰、順天行誅、因陰陽（通典御覽陰陽下有剛柔二字。）四時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孟氏曰、兵者、法天運也。陰陽者、剛柔盈縮也。用陰則沈虛固靜、用陽則輕捷猛厲。後則用陰、先則用陽。陰無蔽也、陽無察也。陰陽之象無定形、故兵法天。天有寒暑、兵有生殺。天則應殺而制物、兵則應

機而制形。故曰天也。 杜佑曰：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吾人。若細雨沐軍，臨機必有捷；回風相觸，道遠而無功；雲類群羊，必走之道；氣如驚鹿，必敗之勢；氣雲出壘，赤黑臨軍，皆敗之兆；若煙非煙，此慶雲也，必勝；若霧非霧，是泣軍也，必敗。是知風雲之占，其來久矣。故司馬法曰以下，原本無，今據通典及太平御覽補。 李筌曰：應天順人，因時制敵。 杜牧曰：陰陽者，五行刑德向背之類是也。今五緯行止，最可據驗，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裨竈之徒，皆有著述，咸稱秘奧，察其指歸，皆本人事。準星經曰：歲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左傳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註曰：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也。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歲星聚於東井，秦政暴虐，失歲星仁和之理，違歲星恭肅之道，拒諫信讒，是故胡亥終於滅亡。復曰：歲星清明潤澤，所在之國分大吉，君令合於時，則歲星光嘉，年豐人安；君尚暴虐，令人不便，則歲星色芒角而怒，則兵起。由此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祥，豈不皆本於人事乎？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闔閭興師，志於吞滅，非為拯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漢；熒惑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熒惑移三舍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他可知。況所臨之分，隨其政化之善惡，各變其本色，芒角大小，隨為禍福，各隨時而占之。淳風曰：夫形器著於下，精象係於上，近取之身，耳目為肝腎之用，鼻口實心腹所資，彼此影響，豈不然歟？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蓋本於人事而已矣。刑德向背之說，尤不足信。夫刑德天官之陳，背水陳者為絕紀，向山坂陳者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坂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之衆，今可目覩者，國家自元和已後，至今三十年間，凡四伐趙寇，昭義軍加以數道之衆，常號十萬，圍之臨城縣，攻其南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東不拔，攻其西不拔，其四度圍之，通有十歲，十歲之內，東西南北，豈有刑德向背、王相吉辰哉？其不拔者，豈不曰城堅池深，糧多人一哉？復以往事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六國，豈天道二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居鶉首，豈不曰穆公已還，卑身趨士，務耕戰，明法令，而致[illegible]乎？故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子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夫舉賢用能者，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者，不卜筮而吉；貴功養勞者，不禱祠而福。周武王伐紂，師次於汜水共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懼欲死，太公曰：夫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

事則三軍敗亡，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賢而任能，舉事而得時，此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祀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太歲逆，龜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凶爲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剖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爲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蓍，率衆先涉，武王從之，遂滅紂。宋高祖圍慕容超於廣固，將攻城，諸將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燕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晁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日興乎？」崇無以對，遂戰破之。後魏太武帝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攻城下，昌鼓譟而前，會有風雨從賊後來，太史進曰：「天不助人，將士飢渴，願趾避之。」崔浩曰：「千里制勝，一日豈得變易？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昌軍大敗。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子敘之，何也？」答曰：「夫暴君昏主，或爲一瑞一馬，則必殘人逞志，非以天道鬼神，誰能制止？故孫子敘之，蓋有深旨。寒暑時氣，節制其行止也。周瑜爲孫權數曹公四敗，一曰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歸於天時，故聯以敘之也。」　賈林曰：讀時制爲時氣，謂從其善時，占其氣候之利也。　梅堯臣曰：兵必參天道，順氣候，以時制之，所謂制也。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王晳曰：謂陰陽總天道五行、四時、風雲氣象也，善消息之，以助軍勝，然非異人特授其訣，則末由也。若黃石授書張良，乃太公兵法是也。意者豈天機神密，非常人所得知耶？其諸十數家，紛紜抑末足以取審矣。寒暑若吳起云疾風大寒、盛夏炎熱之類。時制，因時利害而制宜也。范蠡云「天時不作，弗爲人客」是也。

張預曰：夫陰陽者，非孤虛向背之謂也，蓋兵自有陰陽耳。范蠡曰：「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又云：「設右爲牝，益左爲牡，早晏以順天道。」李衛公解曰：「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此皆言兵自有陰陽剛柔之用，非天官日時之陰陽也。今觀尉繚子天官之篇，則義最明矣。太白陰經亦有天無陰陽之篇，皆著爲卷首，欲以決世人之惑也。太公曰：「聖人欲止後世之亂，故作爲譎書以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也。」是亦然矣。唐太宗亦曰：「凶器無甚於兵，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疑也？」寒暑，謂冬夏興師也。漢征匈奴，士多墮指；馬援征蠻，卒多疫死；皆冬夏興師故也。時制者，謂順天時而制征討也。太白陰經言天時者，乃水旱蝗雹荒亂之天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曹公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通典及御覽作制度，非。）論在九地篇中。　李筌曰：得形勢之地，有死生之勢。　梅堯臣曰：知形勢之利害，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爲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

步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眾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戰散之勢也。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潛夫論引作智仁敬信勇嚴，是漢時故書如此）

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　李筌曰：此五者，為將之德，故師有丈人之稱也。　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為首；兵家者流，用智為先。蓋智者，能機權、識變通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勝乘勢，不逡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將伐吳，問戰焉。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詮度天下之眾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　賈林曰：專任智則賊，偏施仁則固，守信則愚，恃勇力則暴，令過嚴則殘。五者兼備，各適其用，則可為將帥。　梅堯臣曰：智能發謀，信能賞罰，仁能附眾，勇能果斷，嚴能立威。　王晳曰：智者，先見而不惑，能謀慮，通權變也；信者，號令一也；仁者，惠撫惻隱，得人心也；勇者，徇義不懼，能果毅也；嚴者，以威嚴肅眾心也。五者相須，闕一不可。故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　何延錫曰：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眾撫士，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強齊眾。全此五才，將之體也。　張預曰：智不可亂，信不可欺，仁不可暴，勇不可懼，嚴不可犯。五德皆備，然後可以為大將。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曹公曰：曲制者，部曲、旛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原本主作君，誤，今從通典御覽改正）　李筌曰：曲，部曲也；制，節度也；官，爵賞也；道，路也；主，掌也；用者，軍資用也。皆師之常法，而將所治也。　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也；制者，金鼓進退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營陳開闔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廝養職守主張其事也；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荀卿曰：械用有數。兵者以食為本，須先計利糧道，然後興師。　梅堯臣曰：曲制，部曲隊伍分畫必有制也；官道，裨校首長統率必有道也；主用，主軍之資糧百物必有用度也。　王晳曰：曲者，卒伍之屬；制者，節制其行列進退也；官者，羣吏偏裨也；道者，軍行及所舍也；主者，主守其事；用者，凡軍之用。謂輜重糧積之屬。　張預曰：曲，部曲也；制，節制也；官，謂分偏裨之任；道，謂利糧餉之路；主者，職掌軍資之人；用者，計度費用之物。六者用兵之要，宜處置有其法。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御覽無知字，非）不知者不勝。

曹公曰：同聞五者，將知其變極即勝也。（原本誤於而索其情之下，今改正）　張預曰：以上五事，人人同聞，但深曉變極之理則勝，不然則敗。

故校之以計，（通典上有用兵之道四字，此意增也。又御覽計字上有五字）而索其情。

曹公曰：索其情者，勝負之情。　杜佑曰：索其勝負之情。索，音山格反，搜索之義也。（據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謂上五事，將欲聞知，校量計算彼我之優劣，然後

搜索其情狀乃能必勝不爾則敗　賈林曰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王晳曰當盡知也言雖周知五事待七計以盡其情也　張預曰上已陳五事自此而下方考校彼我之得失探索勝負之情狀也

曰主孰有道

杜牧曰孰誰也言我與敵人之主誰能遠佞親賢任人不疑也　梅堯臣曰誰能得人心也　王晳曰若韓信言項王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名雖爲覇實失天下心謂漢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亡不欲大王王秦者是也　何氏曰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撫虐之政孰有之也　張預曰先校二國之道誰有恩信之道即上所謂令民與上同意者之道也若淮陰料項王仁勇過高祖而不賞有功爲婦人之仁亦是也

將孰有能

曹公曰道德智能按御覽引校之以計作校之以五計五計者主孰有道將孰有能一也天地孰得二也法令孰行三也兵衆孰強士卒孰練四也賞罰孰明五也故其注文各附正文而主孰有道將孰有能爲一節兵衆孰強士卒孰練爲一節今杜佑注于兵衆士卒二句亦合解之然則魏武解本辭其注意亦與杜佑同也道德智能四守所統釋二句不當在主孰有道句下今改正　杜佑曰道德智能主君也原本作主君也道道德也此合注者改之今從通典御覽訂正必先考校兩國之君主知能否也原本作兩國之君誰知誰否也據通典御覽改正　若荀息料虞公貪而好寶宮之奇懦而不能強諫是也　李筌曰孰實也有道之主必有智能之將范增辭楚陳平歸漢即其義也按李筌及杜佑注原本誤附于主孰有道句下今改正　杜牧曰將孰有能者上所謂智信仁勇嚴若漢高祖料魏將柏直不能當韓信之類也

天地孰得

曹公李筌並曰天時地利　杜佑曰視兩軍所據知誰得天時地利　杜牧曰天者上所謂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上所謂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梅堯臣曰稽合天時審察地利　王晳同杜牧註　張預曰觀兩軍所舉誰得天時地利若魏武帝盛冬伐吳慕容超不據大峴則失天時地利者也

法令孰行

曹公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　杜佑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原本刪去此八字今據通典御覽補發號出令知誰能施行也原本作校孰下不敢犯今從通典御覽改正　杜牧曰縣法設令貴賤如一魏絳戮僕曹公斷髮是也　梅堯臣曰齊衆以法一衆以令　王晳曰孰能法明令便人聽而從　張預曰魏絳戮揚干穰苴斬莊賈呂蒙誅鄉人臥龍刑馬謖茲所謂設而不犯犯而必誅誰爲如此

兵衆孰強

杜牧曰上下和同勇於戰爲強卒衆車多爲強　梅堯臣曰內和外附　王晳曰強弱足以相形而知　張預曰車堅馬良士勇兵利聞鼓而喜聞金而怒誰者爲然

士卒孰練

杜佑曰知誰兵器強利士卒簡練者故王子曰士不素習當陣惶惑將不素習臨陣闇變　梅堯臣

曰車騎閑習孰國精粗。王晳曰孰訓之精。何氏曰勇怯強弱豈能一槩。張預曰離合聚散之法坐作進退之令誰素閑習。

賞罰孰明。

杜佑曰賞善罰惡知誰分明者故王子曰賞無度則費而無恩罰無度則戮而無威。杜牧曰賞不僭刑不濫。梅堯臣曰賞有功罰有罪。王晳曰孰能賞必當功罰必稱情。張預曰當賞者雖仇怨必錄當罰者雖父子不舍又司馬法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於誰爲明。

吾以此知勝負矣。

曹公曰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杜佑曰以上七事料敵情知勝負所在（據通典御覽補）。賈林曰以上七事校彼我之政則勝敗可見。梅堯臣曰能索其情則知勝負。張預曰七事俱優則未戰而先勝七事俱劣則未戰而先敗故勝負可預知也。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曹公曰不能定計則退而去也。孟氏曰將裨將也聽吾計畫而勝則留之違吾計畫而敗則除去之。杜牧曰若彼自備護不從我計形勢均等無以相加用戰必敗引而去故春秋傳曰允當則歸也。陳皥曰孫武以書干闔閭曰聽用吾計策必能勝敵我當留之不去不聽吾計策必當負敗我去之不留以此感動庶必見用故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寡人盡觀之矣其時闔閭行軍用師多用爲將故不言主而言將也。梅堯臣曰武以十三篇干吳王闔閭故首篇以此辭動之謂王將聽吾計而用戰必勝我當留此也王將不聽我計而用戰必敗我當去此也。王晳曰將行也用謂用兵耳言行聽吾此計用兵則必勝我當留行不聽吾此計用兵則必敗我當去也。張預曰將辭也孫子謂今將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勝我乃留此矣將不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敗我乃去之他國矣以此辭激吳王而求用。

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

曹公曰常法之外也。李筌曰計利既定乃乘形勢之便也佐其外者常法之外也。杜牧曰計算利害是軍事根本利害既見聽用然後於常法外更求兵勢以助佐其事也。賈林曰計其利聽其謀得敵之情我乃設奇譎之勢以動之外者或傍攻或後躡以佐正陳。梅堯臣曰定計於內爲勢於外以助成勝。王晳曰吾計之利已聽復當知應變以佐其外。張預曰孫子又謂吾所計之利若已聽從則我當復爲兵勢以佐助其事於外蓋兵之常法即可明言於人兵之勢利須因敵而爲。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曹公曰制由權也權因事制也。李筌曰謀因事勢。杜牧曰自此便言常法之外勢夫勢者不可先見或因敵之害見我之利或因敵之利見我之害然後始可制機權而取勝也。梅堯臣曰因利行權以制之。王晳曰勢者乘其變者也。張預

曰所謂勢者須因事之利制為權謀以勝敵耳故不能先言也自此而後略言權變

兵者詭道也

曹公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為道　杜佑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為道若息侯誘蔡楚子謀宋也（據御覽補）　李筌曰兵不厭詐　梅堯臣曰非譎不可以行權非權不可以制敵　王晳曰詭者所以求勝敵御衆必以信也　張預曰用兵雖本於仁義然其取勝必在詭詐故曳柴揚塵欒枝之譎也萬弩齊發孫臏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單之權也囊沙壅水淮陰之詐也此皆用詭道而制勝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

張預曰實強而示之弱實勇而示之怯李牧敗匈奴孫臏斬龐涓之類也

用而示之不用

杜佑曰言己實能用師外示之怯也（原本作言己實能用外示之以不能用使敵不我備也按此後人所改今從御覽訂正）　若孫臏減竈而制龐涓　李筌曰言己實用師外示之怯也漢將陳豨反連兵匈奴高祖遣使十輩視之皆言可擊復遣劉敬報曰匈奴不可擊上問其故對曰夫兩國相制宜矜誇其長今臣往徒見羸老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臣以為不可擊也高祖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妄沮吾衆械繫敬廣武以三十萬衆至白登高祖為匈奴所圍七日乏食此師外示之以怯之義也　杜牧曰此乃詭詐藏形夫形也者不可使見於敵敵人見形必有應傳曰鷙鳥將擊必藏其形如匈奴示羸老於漢使之義也　王晳曰強示弱勇示怯治示亂實示虛智示愚衆示寡進示退速示遲取示捨彼示此　何氏曰能而示之不能者如單于羸師誘高祖圍於平城是也用而示之不用者李牧按兵於雲中大敗匈奴是也　張預曰欲戰而示之退欲速而示之緩班超擊莎車趙奢破秦軍之類也

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杜佑曰欲進而之去道也言多宜設其近（原本作欲近而設其遠也欲遠而設其近也按此乃後人改之以違合二句辭義遂倂又與下文不接今從御覽訂正）誑耀敵軍示之以遠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臨晉而渡夏陽（陳舟句原本脫去今從御覽補）　李筌曰令敵失備也漢將韓信虜魏王豹初陳舟欲渡臨晉乃潛師浮木罌從夏陽襲安邑而魏失備也耿弇之征張步亦先攻臨淄皆示遠勢也　杜牧曰欲近襲敵必示以遠去之形欲遠襲敵必示以近進之形韓信盛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此乃示以近形而遠襲敵也後漢末曹公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津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分兵勢乃可公致兵延津將欲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留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戰使張遼關羽前進擊破斬顏良解白馬圍此乃示以遠形而近襲敵也　賈林曰去就在我敵何由知　梅堯臣

曰使其不能測。 王晳同上註。 何氏曰遠而示之近者韓信陳舟臨晉而渡夏陽是也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 張預曰欲近襲之反示以遠吳與越夾水相拒越爲左右句卒相去各五里夜爭鳴鼓而進吳人分以禦之越乃潛涉當吳中軍而襲之吳大敗是也欲遠攻之反示以近韓信陳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是也。

利而誘之。

杜牧曰趙將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大至牧多爲奇陳左右夾擊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也。 賈林曰以利動之動而有形我所以因形制勝也。 梅堯臣曰彼貪利則以貨誘之。 何氏曰利而誘之者如赤眉委輜重而餌鄧禹是也。 張預曰示以小利誘而克之若楚人伐絞莫敖曰絞小而輕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於是絞人獲楚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設伏兵於山下而大敗之是也。

亂而取之。

李筌曰敵貪利必亂也秦王姚興征禿髮傉檀悉驅部內牛羊散放於野縱秦人虜掠秦人得利既無行列傉檀陰分十將掩而擊之大敗秦人斬首七千餘級亂而取之之義也。 杜牧曰敵有昏亂可以乘而取之傳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也。 賈林曰我令姦智亂之候亂而取之也。 梅堯臣曰彼亂則乘而取之。 王晳曰亂爲無節制取言易也。 張預曰詐爲紛亂誘而取之若吳越相攻吳以罪人三千示不整而誘越罪人或奔或止越人爭之爲吳所敗是也言敵亂而後取者是也春秋之法凡書取者言易也魯師取邿是也。

實而備之。

曹公曰敵治實須備之也。 李筌曰備敵之實蜀將關羽欲圍魏之樊城懼吳將呂蒙襲其後乃多留備兵守荊州蒙知其旨遂詐之以疾羽乃撤去其備兵遂爲蒙所取而荊州沒吳則其義也。 杜牧曰對壘相持不論虛實常須爲備此言居常無事鄰封接境敵若修政治實上下相愛賞罰明信士卒精練即須備之不待交兵然後爲備也。 陳皞曰敵若不動完實謹備則我亦自實以備敵也。 梅堯臣曰彼實則不可不備。 王晳曰彼將有以擊吾之不備也。 何氏曰彼敵但見其實而未見其虛之形則當蓄力而備之也。 張預曰經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有餘則實也不足則虛也言敵人兵勢既實則我當爲不可勝之計以待之勿輕舉也李靖軍鏡曰觀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

强而避之。

曹公曰避其所長也。 杜佑曰彼府庫充實士卒銳盛則當退避以伺其虛懈變而應之。 李筌曰量力也楚子伐隨隨之臣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績隨侯

逸攻強之敗也。杜牧曰逃避所長言敵人乘兵強氣銳則當須且回避之待其衰懈候其閒隙而擊之晉末嶺南賊盧循徐道覆乘虛襲建鄴劉裕禦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洲乃成擒耳徐道覆欲焚舟直上循以爲不可乃泊於蔡洲竟以敗滅 賈林曰以弱制強理須待變 梅堯臣曰彼強則我當避其銳 王晳曰敵兵精銳我勢寡弱則須退避 張預曰經曰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陳言敵人行陳修整節制嚴明則我當避之不可輕肆也若秦晉相攻交綏而退蓋各防其失敗也

怒而撓之

曹公曰待其衰懈也 孟氏曰敵人盛怒當屈撓之 李筌曰將之多怒者權必易亂性不堅也漢相陳平謀撓楚權以太牢具進楚使驚是亞夫使邪乃項王使邪此怒而撓之者也 杜牧曰大將剛戾者可激之令怒則逞志快意志氣撓亂不顧本謀也 梅堯臣曰彼褊急易怒則撓之使憤急輕戰 王晳曰敵持重則激怒以撓之 何氏曰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咎於汜水是也 張預曰彼性剛忿則辱之令怒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尉繚子曰寬不可激而怒言性寬者則不可激怒而致之也

卑而驕之

杜佑曰彼其舉國興師怒而欲進則當外示屈撓以高其志俟惰歸要而擊之故王子曰善用法者如狸之與鼠力之與智示之猶卑靜而下之 李筌曰幣重而言甘其志不小後趙石勒稱臣於王浚左右欲擊之浚曰石公來欲奉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禮以待之勒乃驅牛羊數萬頭聲言上禮實以塡諸街巷使浚兵不得發乃入薊城擒浚於廳斬之而幷燕卑而驕之則其義也 杜牧曰秦末匈奴冒頓初立東胡強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以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國之寶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使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問羣臣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與之居頃之東胡復曰匈奴有棄地千里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與之亦可不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本何可與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東襲東胡東胡輕冒頓不爲之備冒頓擊滅之冒頓遂西擊月氏南幷樓煩白羊河南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也 陳皥曰所欲必無所顧恡子女以惑其心玉帛以驕其志范蠡鄭武之謀也 梅堯臣曰示以卑弱以驕其心 王晳曰示卑弱以驕之彼不虞我而擊其閒 張預曰或卑辭厚賂或羸師佯北皆所以令其驕怠吳子伐齊越子率衆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後果爲越所滅楚伐庸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乃爲二隊以伐之遂滅庸皆其義也

佚而勞之。御覽作引而勞之親而離之下又有佚而勞之四字按本文誘與取為韻備與避為韻撓驕與勞為韻不應于親而離之下復重出也

一本作引而勞之。曹公曰以利勞之。李筌曰敵佚而我勞之者善功也吳伐楚公子光問計於伍子胥子胥曰可為三師以肆焉我一師至彼必盡衆而出彼出我歸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楚於是始病吳矣。杜牧曰吳公子光問伐楚於伍員員曰可為三軍以肆焉我一師至彼必盡出彼出則歸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於是乎始病吳終入郢後漢末曹公既破劉備備奔袁紹引兵欲與曹公戰別駕田豐曰操善用兵未可輕舉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有四州之地外結英豪內修農戰然後揀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矣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悔無及也紹不從故敗。梅堯臣曰以我之佚待彼之勞。王晳曰多奇兵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救左則右救右則左所以罷勞之也。何氏曰孫子有治力之法以佚而待勞故論敵佚我宜多方以勞弊之然後可以制勝。張預曰我則力全彼則道敝若晉楚爭鄭久而不決晉知武子乃分四軍為三部晉各一動而楚三來于是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又申公巫臣教吳伐楚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是也。

親而離之。

曹公曰以閒離之。杜佑曰以利誘之使五閒並入辯士馳說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秦遣反閒欺誑趙君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卒有長平之敗。按通典摘引利而誘之親而離之二語故其辭如此。李筌曰破其行約閒其君臣而後攻也昔秦伐趙秦相應侯閒於趙王曰我惟懼趙用括耳廉頗易與也趙王然之乃用括代頗為秦所敗坑卒四十萬於長平則其義也。杜牧曰言敵若上下相親則當以厚利啗而離閒之陳平言於漢王曰今項王骨鯁之臣不過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用數萬斤金閒其君臣彼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滅楚必矣漢王然之出黃金四萬斤與平使之反閒項王果疑亞父不急此下滎陽漢王遁去。陳皞曰彼悋爵祿此必捐之彼嗇財貨此必輕之彼好殺罰此必緩之因其上下相猜得行離閒之說由余所以歸秦英布所以佐漢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敵相親則以計謀離閒之。張預曰或閒其君臣或閒其交援使相離貳然後圖之應侯閒趙而退廉頗陳平閒楚而逐范增是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以伐鄭燭之武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無益於秦也不如捨鄭以為東道主秦伯悟而退師是交援相離也。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曹公曰擊其懈怠出其空虛。孟氏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使敵不知所以敵也故曰兵者無形為

妙太公曰動莫神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杜佑曰擊其懈怠不備之處攻其空虛之塗也太公曰動莫神于不意謀莫大於不識（據通典補）李筌曰擊懈怠襲空虛杜牧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梅堯臣王晳註同上何氏曰攻其無備者魏太祖征烏桓郭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太祖行至易水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合戰大破之唐李靖陳十策以圖蕭銑總管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八月集兵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危必謂靖不能進遂不設備九月靖率兵而進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縱使知我倉卒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進兵至夷陵銑始懼召江南兵果不能至勒兵圍城銑遂降出其不意者魏末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劍閣會攻維未克艾上言請從陰平由邪徑出劍閣西入成都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軍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自轉乃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陳相拒大敗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降又齊神武爲東魏將率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西魏將周文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掎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泰爲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及矣周文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固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鬬志又狃於得志有輕我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未能征渡比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周文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往隴右辛亥潛出軍癸丑晨至潼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爲陳未及陳列周文擊破之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聞泰沒燒輜重棄城而走張預曰攻無備者謂懈怠之處敵之所不虞者則擊之若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爲制人所敗是也出不意者謂虛空之地敵不以爲慮者則襲之若鄧艾伐蜀行無人之地七百里是也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御覽先作豫注同）

曹公曰傳猶洩也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御覽作兵無成勢無常形按此用下篇語也御覽誤）臨敵變化不可先傳故曰料敵在心察機在目也（原本傳下有也字故下無日字今從御覽改正）李筌曰無備不意攻之必勝此兵之要祕而不傳也杜牧曰傳言也此言上之所陳悉用兵取勝之策固

非一定之制見敵之形始可施爲不可先事而言
也。梅堯臣曰臨敵應變制宜豈可預前言之。
王晳曰夫校計行兵是爲常法若乘機決勝則不
可預傳述也。張預曰言上所陳之事乃兵家之
勝策須臨敵制宜不可以預先傳言也。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
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通典作少算敗此隨改之也）而況於
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通典見上有易字。）
曹公曰以吾道觀之矣。李筌曰夫戰者決勝廟
堂然後與人爭利凡伐叛懷遠推亡固存兼弱攻
昧皆物之所出中外離心如商周之師者是爲未
戰而廟算勝太一遁甲置算之法因六十算已上
爲多算六十算已下爲少算客多算臨少算主人
敗客少算臨多算主人勝此皆勝敗易見矣。杜
牧曰廟算者計算於廟堂之上也。梅堯臣曰多
算故未戰而廟謀先勝少算故未戰而廟謀不勝。
是不可無算矣。王晳曰此懼學者惑不可先傳
之說故復言計篇義也。何氏曰計有巧拙成敗
繫焉。張預曰古者興師命將必致齋於廟授以
成算然後遣之故謂之廟算籌策深遠則其計所
得者多故未戰而先勝謀慮淺近則其計所得者
少故未戰而先負多計勝少計不勝其無計者安
得無敗故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
求勝有計無計勝負易見。

孫子十家註卷二

賜進士及第署山東督糧道兼管德州衛務分巡濟東泰武臨兵備道孫星衍　賜進士出身萊州府知府候補同知吳人驥同校

作戰篇（曹公曰。欲戰必先算其費。務因糧於敵也。李筌曰。先定計。然後修戰具。是以戰次計之篇也。王晳曰。計以知勝。然後興戰而具軍費。猶不可以久也。張預曰。計算已定。然後完車馬。利器械。運糧草。約費用。以作戰備。故次計。）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御覽作千乘。）革車千乘。帶甲十萬。

曹公曰。馳車。輕車也。駕駟馬。凡千乘（據御覽補。按王晳引曹注亦有凡千乘三字。）革車。重車也。言萬騎之重也。一車駕四馬（原本作萬騎之重車駕四馬。今據御覽補。）卒十騎一重（原本作率三萬軍。今據御覽改。）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保固守衣裝。廄二人（御覽廄作斯。）主養馬。凡五人。步兵十人。重以大車駕牛。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守衣裝。凡三人也。帶甲十萬。士卒數也。　李筌曰。馳車。戰車也。革車。輕車也。帶甲步卒。車一兩。駕以駟馬。步卒七十人。計千駟之軍。帶甲七萬。馬四千匹。孫子約以軍資之數。以十萬爲率。則百萬可知也。　杜牧曰。輕車乃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輕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度計。則百萬之衆皆可知也。　梅堯臣曰。馳車。輕車也。革車。重車也。凡輕車一乘。甲士步卒二十五人。重車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舉二車各千乘。是帶甲者十萬人。　王晳曰。曹公曰。輕車也。駕駟馬。凡千乘。晳謂馳車謂駕革車也。一乘四馬爲駟。千駟則革車千乘。曹公曰。重車也。晳謂革車。兵車也。有五戎。千乘之賦。諸侯之大者。曹公曰。帶甲十萬。步卒數也。晳謂井田之法。甸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乘總七萬五千人。此言帶甲十萬。豈當時權制歟。　何氏曰。十萬舉成數也。　張預曰。馳車卽攻車也。革車卽守車也。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一百人。興師十萬。則用車二千。輕重各半。與此同矣。

千里饋糧。

曹公曰。越境千里。　李筌曰。道理縣遠。

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御覽無費字。）然後十萬之師舉矣。（通典御覽師作衆。）

曹公曰。謂贈賞猶在外。（原本贈譌作贈。今改正。杜牧亦云贈賞猶在外。）　李筌曰。夫軍出於外。則帑藏竭於內。舉千金者。言多費也。千里之外贏糧。則二十人奉一人也。　杜牧曰。軍有諸侯交聘之禮。故曰賓客也。車甲器械。完緝修繕。言膠漆者。舉其細微。千金者。言費用多也。猶贈賞在外也。　賈林曰。計費不足。未可以興師動衆。故李太尉曰。三軍之門。必有賓居論議。　梅堯臣曰。舉師十萬。饋糧千里。日費如此。師久之戒也。　王晳曰。內謂國中。外謂軍所也。賓客若諸侯之使。及軍中宴饗吏士也。膠漆車甲。舉細與大也。　何氏曰。老師費財。智者慮之。　張預曰。去國

千里卽當因糧若須供餉則內外騷動疲困於路蠹耗無極也賓客者使命與遊士也膠漆者修飾器械之物也車甲者膏轄金革之類也約其所費日用千金然後興十萬之師千金言重費也贈賞猶在外

其用戰也勝久（御覽無勝字）則鈍兵（通典御覽作頓兵下同）挫銳攻城則力屈

曹公曰鈍弊也屈盡也　杜牧曰勝久淹久而後能勝也言與敵相持久而後勝則甲兵鈍弊銳氣挫衄攻城則人力殫盡出折也　賈林曰戰雖勝人久則無利兵貴全勝鈍兵挫銳士傷馬疲則屈　梅堯臣曰雖勝且久則必兵仗鈍弊而軍氣挫銳攻城而久則力必殫屈　王晳曰屈窮也求勝以久則鈍弊折挫攻城則益甚也　張預曰及交兵合戰也久而後能勝則兵疲氣沮矣千里攻城力必困屈

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孟氏曰久暴師露衆千里之外則軍國費用不足相供　梅堯臣曰師久暴於外則輸用不給　張預曰日費千金師久暴則國用豈能給若漢武帝窮征深討久而不解及其國用空虛乃下哀痛之詔是也

夫鈍兵挫銳屈力殫（音單）貨（通典御覽並作力屈貨殫）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杜佑曰雖當時有用兵之術不能防其後患　李筌曰十萬衆舉日費千金非唯頓挫於外亦財殫於內是以聖人無暴師也隋大業初煬帝重兵好征力屈鴈門之下兵挫遼水之上疏河引淮轉輸彌廣出師萬里國用不足於是楊元感李密乘其弊而起縱蘇威高熲豈能爲之謀也　杜牧曰蓋以師久不勝財力俱困諸侯乘之而起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於此之後善爲謀畫也　賈林曰人離財竭雖伊呂復生亦不能救此亡敗也　梅堯臣曰取勝攻城暴師且久則諸侯乘此弊而起襲我我雖有智將不能制也　王晳曰以其弊甚必有危亡之憂　何氏曰其後謂兵不勝而敵乘其危殆雖智者不能盡其善計而保全　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財已匱矣鄰國因其罷弊起兵以襲之則縱有智能之人亦不能防其後患若吳伐楚入郢久而不歸越兵遂入當是時雖有伍員孫武之徒何嘗能爲善謀於後乎

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曹公李筌曰雖拙有以速勝未睹者言其無也

孟氏曰雖拙有以速勝　杜佑註同孟氏　杜牧曰攻取之閒雖拙於機智然以神速爲上蓋無老師費財鈍兵之患則爲巧矣　陳皞曰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瞬目　梅堯臣曰拙尚以速勝未見工而久可也　王晳曰晳謂久則師老財費國虛人困巧者保無所患也　何氏曰速雖拙不費財力也久雖巧恐生後患也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

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必有由也甚閑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徑據吾東必苟曜與之連結耳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成者欲使苟曜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耳果大敗之 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匡復皇家以盩厔尉魏思恭爲謀主問計於思恭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縶少主志在匡復兵貴拙速宜早渡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欲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請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爲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良策也敬業以爲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恭密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并力渡淮率山東之衆以合洛陽必無能成事果敗 張預曰但能取勝則寧拙速而無巧久若司馬宣王伐上庸以一月圖一年不計死傷與糧競者斯可謂欲拙速也

夫兵久而國利者(御覽作國利非)未之有也

杜佑曰兵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圍趙逾年不歸卒爲襄子所擒身死國分故新序傳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也 李筌曰春秋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賈林曰兵久無功諸侯生心 梅堯臣曰力屈貨殫何利之有 張預曰師老財竭於國何利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杜佑曰言謀國動軍行師不先慮危亡之禍則不足取利也若秦伯見襲鄭之利不顧崤函之敗吳王矜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禍也 李筌曰利害相依之所生先知其害然後知其利也 杜牧曰害之者勞人費財利之者吞敵拓境苟不顧己之患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安能取利於敵人哉 賈林曰將驕卒惰貪利忘變此害最甚也 梅堯臣曰不再籍不三載利也百姓虛公家費害也苟不知害又安知利 王晳曰久而能勝未免於害速則利斯盡也 張預曰先知老師殫貨之害然後能知擒敵制勝之利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通典及御覽籍作藉按此與曹注合後作籍者字之譌)糧不三載(御覽作再載)

曹公曰籍猶賦也言初賦民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後遂因食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迎之也 杜佑曰藉猶賦也言初賦人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遂因食於敵還方入國因糧而動兼惜人力舟車之運不至於三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籍書也不再籍書恐人勞怨生也秦發關中之卒是以有陳吳之難也軍出度遠近饋之軍入載糧迎之謂之三載越境則館穀於敵無三載之義也 杜牧曰審敵可攻審我可戰然後起兵便能勝敵而還鄭司農周禮註曰役謂發兵役籍乃伍籍也比參爲伍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

起役也 陳皡曰籍借也不再借民而役也糧者
往則載焉歸則迎之是不三載也不困乎兵不竭
乎國言速而利也 梅堯臣同陳皡註 王晳同
曹公註 張預曰役謂興兵動衆之役故師卦註
曰任大役重無功則凶籍謂調兵之符籍故漢制
有尺籍伍符言一舉則勝不可再籍兵役於國也
糧始出則載之越境則掠之歸國則迓之是不三
載也此言兵不可久暴也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曹公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 杜佑
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取資用於我
國因糧食於敵家也晉師館穀於楚是也 李筌
曰具我戎器因敵之食雖出師千里無匱乏也
梅堯臣曰軍之須用取於國軍之糧餉因於敵
何氏曰因謂兵出境鈔聚掠野至於克敵拔城得
其儲積也 張預曰器用取於國者以物輕而易
致也糧食因於敵者以粟重而難運也夫千里饋
糧則士有飢色故因糧則食可足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李筌曰兵役數起而賦斂重 杜牧曰管子曰粟
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
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此言粟重物
輕也不可推移推移之則農夫耕牛俱失南畝故
百姓不得不貧也 賈林曰遠輸則財耗於道路
弊於轉運百姓日貧 孟氏曰兵軍轉運千里之
外財則費於道路人有困窮者 張預曰以七十
萬家之力供餉十萬之師於千里之外則百姓不
得不貧

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

曹操曰軍行已出界近師者貪財皆貴賣則百姓
虛竭也 李筌曰夫近軍必有貨易百姓徇財殫
產而從之竭也 賈林曰師徒所聚物皆暴貴人
貪非常之利竭財物以賣之初雖獲利殊多終當
力疲貨竭又云既有非常之斂故賣者求價無厭
百姓竭力買之自然家國虛盡也 杜佑曰言近
軍師市多非常之賣當時貪貴以趨末利然後財
貨殫盡家國虛也 梅堯臣曰遠者供役以轉饋
近者貪利而貴賣皆貧國匱民之道也 王晳曰
夫遠輸則人勞費近市則物騰貴是故久師則爲
國患也曹公曰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貪財皆貴
賣晳謂將出界也 張預曰近師之民必貪利而
貴貨其物於遠來輸餉之人則財不得不竭

財竭則急於丘役

張預曰財力殫竭則丘井之役急迫而不易供也
或曰丘役謂如魯成公作丘甲也國用急迫乃使
丘出甸賦違常制也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

力屈財殫（御覽無財殫二字）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
其七

曹公曰丘十六井也百姓財殫盡而兵不解則運
糧盡力於原野也十去其七者所破費也 李筌
曰兵久不止男女怨曠困於輸輓丘役力屈財殫
而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杜牧曰司馬法曰六尺

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丘蓋十六井也丘有戎馬一匹牛四頭甸有戎馬四匹牛十六頭丘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言兵不解則丘役益急百姓糧盡財竭力盡於原野家業十耗其七也陳皡曰丘聚也聚斂賦役以應軍須如此則財竭於人人無不困也王晳曰急者暴於常賦也若魯成公作丘甲是也如此則民費大半矣要見公費差減故云十七曹公曰丘十六井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何氏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居人上者宜乎重惜張預曰運糧則力屈輸餉則財殫原野之民家產內虛度其所費十無其七也

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御覽費作用罷作疲俗字也又矢弩作弓矢蔽櫓作干櫓丘作兵誤其六作五六一本作十去其七曹公曰丘牛謂丘邑之牛大車乃長轂車也李筌曰丘大也此數器者皆軍之所須言遠近之費公家之物十損於七也梅堯臣曰百姓以財糧力役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七公家以牛馬器仗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六是以竭賦窮兵百姓弊矣役急民貧國家虛矣王晳曰楯干也蔽可以屏蔽櫓大楯也丘牛古所謂匹馬丘牛也大車牛車也易曰大車以載張預曰兵以車馬爲本故先言車馬疲蔽也蔽櫓楯也今謂之彭排丘牛大牛也大車必革車也始言破車疲馬者謂攻戰之馳車也次言丘牛大車者即輜重之革車也公家車馬器械亦十損其六

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

曹公曰六斛四斗爲鍾計千里轉運二十鍾而致一鍾於軍中也原本脫今據太平御覽補萁豆稭也秆禾藁也石者一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一云萁音忌豆也七十斤爲一石當吾二十言遠費也孟氏曰十斛爲鍾計千里轉運道路耗費二十鍾可致一鍾於軍中矣李筌曰遠師轉一鍾之粟費二十鍾方可達軍將之智也務食於敵以省己之費也杜牧曰六石四斗爲一鍾一石一百二十斤萁豆稭也秆禾藁也或言萁秆藁也秦攻匈奴使天下運糧起於黃腄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今校孫子之言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蓋約平地千里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不約道里蓋漏闕也黃腄音直瑞反又音誰在東萊北河即今之朔方郡梅堯臣注同曹公王晳曰曹公曰萁豆稭也秆藁也石者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乃得一晳謂上文千里饋糧則轉輸之法謂千里耳萁今作萁秆故書爲芉當作秆張預曰六石四斗爲鍾一百二十斤爲石萁豆稭也秆禾藁也千里饋糧則費二十鍾石而得一鍾石到軍所若越險阻則猶不啻故秦征匈奴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此言能將必因糧於敵也

故殺敵者怒也

曹公曰威怒以致敵 李筌曰怒者軍威也 杜牧曰萬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勢使然也田單守卽墨使燕人劓降者掘城中人墳墓之類是也 賈林曰人之無怒則不肯殺 王晳曰兵主威怒 何氏曰燕圍齊之卽墨齊之降者盡劓齊人皆怒愈堅守田單又縱反閒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壠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泣涕共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遂破燕師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今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虜使到裁數日而王禮貌卽廢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功成事立矣衆曰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虜衆驚亂衆悉燒死蜀龐統勸劉備襲益州牧劉璋備曰此大事不可倉卒及璋使備擊張魯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强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悋於賞功望士大夫爲出死力戰其可得乎由是相與破璋 張預曰激吾士卒使上下同怒則敵可殺尉繚子曰民之所以戰者氣也謂氣怒則人人自戰

取敵之利者貨也

曹公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 杜佑曰人知勝敵有厚賞之利則冒白刃當矢石而樂以進戰者皆貨財酬勳賞勞之誘也 李筌曰利者益軍寶也 杜牧曰使士見取敵之利者貨財也謂得敵之貨財必以賞之使人皆有欲各自爲戰後漢荊州刺史度尚討桂州賊帥卜陽潘鴻等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鴻等黨聚猶衆士卒驕富莫有鬭志尚曰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皆習於攻守當須諸郡併力可攻之令軍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相與從禽尚乃密使人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曰卜陽等財貨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踴願戰尚令秣馬蓐食明晨徑赴賊屯陽鴻不設備吏士乘銳遂破之此乃是也 孟氏同杜牧註 梅堯臣曰殺敵則激吾人以怒取敵則利吾人以貨 王晳曰謂設厚賞耳若使衆貪利自取則或違節制耳 張預曰以貨啗士使人自爲戰則敵利可取故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皇朝太祖命將伐蜀諭之曰所得州邑當與我傾竭帑庫以饗士卒國家所欲惟土疆耳於是將吏死戰所至皆下遂平蜀

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

曹公曰以車戰能得敵車十乘已上賞賜之不言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者賞之而言賞得者何言欲

開示賞其所得車之卒也陳車之法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官卒長一人車十乘乘將吏二人因而用之故別言賜之欲使將恩下及也或云言使自有車十乘已上與敵戰但取其有功者賞之其十乘已下雖一乘獨得餘九乘皆賞之所以率進上七也 李筌曰重賞而勸進也 杜牧曰夫得車十乘已上者蓋衆人用命之所致也若偏賞之則力不足與其所獲之車公家仍自以財貨賞其唱謀先登者此所以勸勵士卒故上文云取敵之利者貨也言十乘者舉其綱目也 賈林曰勸未得者使自勉也 梅堯臣曰偏賞則難周故獎一而勵百也 王晳曰以財賞其所先得之卒 張預曰車一乘凡七十五人以車與敵戰吾士卒能獲敵車十乘已上者吾士卒必不下千餘人也以其人衆故不能偏賞但以厚利賞其陷陳先獲者以勸餘衆古人用兵必使車奪車騎奪騎步奪步故吳起與秦人戰令三軍曰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

而更其旌旗

曹公曰與吾同也 李筌曰令色與吾同 賈林曰令不識也 張預曰變敵之色令與己同

車雜而乘之

曹公曰不獨任也 李筌曰夫降虜之旌旗必更其色而雜其事車乃可用也 杜牧曰士卒自獲敵車任雜然自乘之官不錄也 梅堯臣曰車許雜乘旗無因故 王晳曰謂得敵車可與我車雜用之也 張預曰己車與敵車參雜而用之不可獨任也

卒善而養之

張預曰所獲之卒必以恩信撫養之俾爲我用

是謂勝敵而益强

曹公曰益己之强 李筌曰後漢光武破銅馬賊於南陽虜衆數萬各配部曲然人心未安光武令各歸本營乃輕行其閒以勞之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於是漢益振則其義也 杜牧曰得敵卒也因敵之資益己之强 梅堯臣曰獲卒則任其所長養之以恩必爲我用也 王晳曰得敵卒則養之與吾卒同善者謂勿侵辱之也若厚撫初附或失人心 何氏曰因敵以勝敵何往不强 張預曰勝其敵而獲其車與卒旣爲我用則是增己之强光武推赤心人人投死之類也

故兵貴勝不貴久

曹公曰久則不利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 孟氏曰貴速勝疾還也 梅堯臣曰上所言皆貴速也速則省財用息民力也 何氏曰孫子首尾言兵久之理蓋知兵不可玩武不可黷之深也 張預曰久則師老財竭易以生變故但貴其速勝疾歸

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原本作生民之司命按潛夫論通典御覽皆無生字今改正

國家安危之主也潛夫論作而國安危之主也

曹公曰將賢則國安也 李筌曰將有殺伐之權威欲卻敵人命所繫國家安危在於此矣 杜牧曰民之性命國之安危皆由於將也 梅堯臣曰此言任將之重 王晳曰將賢則民保其生而國家安矣否則民被毒殺而國家危矣明君任屬可不精乎 何氏曰民之性命國之治亂皆主於將將之任難古今所患也 張預曰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繫乎將之賢否

孫子十家註卷二

[seal stamp]

孫子十家註卷三

賜進士出身誥授中議大夫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黃河兵備道孫星衍　賜進士出身署萊州府知府候補同知吳人驥同校

謀攻篇

曹公曰欲攻敵必先謀　李筌曰合陳爲戰圍城曰攻以此篇次戰之下　杜牧曰廟堂之上計算已定戰爭之具糧食之費悉已用備可以謀攻故曰謀攻也　王晳曰謀攻敵之利害當全策以取之不銳於伐兵攻城也　張預曰計議已定然後可以智謀攻故次作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

曹公曰興師深入長驅距其城郭絕其內外敵舉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敗而得之其次也　杜佑曰敵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爲次　李筌曰不貴殺也韓信虜魏王豹擒夏說斬成安君此爲破國者及用廣武君計北首燕路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燕從風而靡則全國也　賈林曰全得其國我國亦全乃爲上　王晳曰若韓信舉燕是也　何氏曰以方略氣勢令敵人以國降上策也　張預曰尉繚子曰講武料敵使敵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破軍殺將乘堙發機會衆奪地此力勝也然則所謂道勝力勝者卽全國破國之謂也夫弔民伐罪全勝爲上爲不得已而至於破則其次也

全軍爲上破軍次之

曹公杜牧曰司馬法曰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何氏曰降其城邑不破我軍也

全旅爲上破旅次之

曹公曰五百人爲旅

全卒爲上破卒次之

曹公曰一旅已下（原本作一校已上字之譌也今改正）至一百人也　杜佑曰一校下至百人也　李筌曰百人已上爲卒

全伍爲上破伍次之

曹公曰百人已下至五人　李筌曰百人已下爲伍　杜牧曰五人爲伍　梅堯臣曰謀之大者全得之　王晳曰國軍卒伍不問小大全之則威德爲優破之則威德爲劣（按此注北堂書鈔引之蓋非王晳注也）　何氏曰自軍之伍皆次序上下言之此意以策略取之爲妙不惟一軍至於一伍不可不全　張預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自軍至伍皆以不戰而勝之爲上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陳皞曰戰必殺人故也　賈林曰兵威遠振全來降伏斯爲上也詭詐爲謀摧破敵衆殘人傷物然後得之又其次之　梅堯臣曰惡乎殺傷殘害也　張預曰戰而能勝必多殺傷故曰非善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曹公曰未戰而敵自屈服　孟氏曰重廟勝也　杜牧曰以計勝敵　陳皞曰韓信用李左車之計馳咫尺之書不戰而下燕城也　王晳曰兵貴伐不務戰也　何氏曰後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旣戰歸營賊復聚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曰茂已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

兵善之善也茂乃引退　張預曰明賞罰信號令完器械練士卒暴其所長使敵從風而靡則爲大善若吳王黃池之會晉人畏其有法而服之者是也

故上兵伐謀

曹公曰敵治有謀伐之易也　孟氏曰九攻九拒是其謀也　杜佑曰敵方設謀欲舉衆師伐而抑之是其上故太公云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也（通典理於作慮其勝敵作保勝勝於作出於）　李筌曰伐其始謀也後漢寇恂圍高峻峻遣謀臣皇甫文謁恂詞禮不屈恂斬之報峻曰軍師無禮已斬之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即日開壁而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取謀者留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所謂上兵伐謀諸將曰非所知也　杜牧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往觀之景公觴之酒酣范昭請君之樽酌公曰寡人之樽進客范昭已飲晏子徹樽更爲酌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奏成周之樂乎吾爲舞之太師曰瞑臣不習范起出景公曰晉大國也來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觀范昭非陋於禮者且欲慙於國臣故不從也太師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仲尼曰不越樽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春秋時秦伐晉晉將趙盾禦之上軍佐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任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返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夫晏子之對敵也將謀伐我我先伐其謀故敵人不得而伐我士會之對是我將謀伐敵敵人有謀拒我我乃伐其謀敵人不得與我戰斯二者皆伐謀也故敵欲謀我伐其未形之謀我若伐敵敗其已成之計固非止於一人　梅堯臣曰以智勝　王晳曰以智謀屈人最爲上　何氏曰敵始謀攻我我先攻之易也揣知敵人謀之趣向因而加兵攻其彼心之發也　張預曰敵始發謀我從而攻之彼必喪計而屈服若晏子之沮范昭是也或曰伐謀者用謀以伐人也言以奇策祕算取勝於不戰兵之上也

其次伐交

曹公曰交將合也　孟氏曰交合強國敵不敢謀　杜佑曰不令合（原本無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伐其始交也蘇秦約六國不事秦而秦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山東也　杜牧曰非止將合而已合之者皆可伐也張儀願獻秦地六百里於楚懷王請絕齊交

隨何於黥布坐上殺楚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語以疑馬超高洋以蕭深明請和於梁以疑侯景終陷臺城此皆伐交權道變化非一途也 陳皞曰或云敵已興師交合伐而勝之是其次也若晉文公敵宋攜離曹衛也 梅堯臣曰以威勝 王晳曰謂未能全屈敵謀當且間其交使之解散彼交則事鉅敵堅彼不交則事小敵脆也若何氏曰杜稱已上四事乃親而離之之義也伐交者兵欲交合設疑兵以懼之使進退不得因來屈服旁鄰既爲我援敵不得不孤弱也 張預曰兵將交戰將合則伐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兩軍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敖之敗晉師廚人濮之破華氏是也或曰伐交者用交以伐人也言欲舉兵伐敵先結鄰國爲犄角之勢則我強而敵弱

其次伐兵

曹公曰兵形已成也 李筌曰臨敵對陳兵之下也 賈林曰善於攻取舉無遺策又其次也故太公曰爭勝於白刃之先者非良將也 梅堯臣曰以戰勝 王晳曰戰者危事 張預曰不能敗其始謀破其將合則犀利兵器以勝之兵者器械之總名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爲寶

下政攻城（今本下政作其下詳注意則故書作下政也據通典御覽改正）

曹公曰敵國以收其外糧城以攻之爲下政也 杜佑曰言攻城屠邑政之下者（原本政作攻字之誤據通典改正）所害者多 李筌曰夫王師出境敵則開壁送款舉櫬轅門百姓怡悅政之上也若頓兵堅城之下師老卒憊攻守勢殊客主力倍政之爲下也 梅堯臣曰費財役爲最下 王晳曰士卒殺傷城或未克 張預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所害者多是爲政之下也

攻城之法爲不得已

張預曰攻城則力屈所以必攻者蓋不獲已耳

修櫓轒轀（藝文類聚引作枌櫓）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

曹公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轒轀者轒牀也轒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蜚（古飛字原本作飛今據御覽改正從其初所用字也）樓雲梯之屬距闉者踴土積（原本作稍字之譌今據御覽及杜佑注改正）高而前以附其城也 杜佑曰轒轀上汾下溫修櫓長櫓也轒轀四輪車皆可推而往來冒以攻城器械謂雲梯浮格衝飛石連弩之屬攻城總名言修此攻具經一時乃成也（自修櫓以下原本無據通典補）距闉者踊土積高而前以附於城也積土爲山曰堙以距敵城觀其虛實春秋傳曰楚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也 李筌曰櫓楯也以蒙首而趨城下轒轀者四輪車也其下藏兵數十人填隍推之直就其城木石所不能壞也器械飛樓雲梯板屋本幔之類也距闉者土木山乘城也東魏高歡之圍晉州侯景之攻臺城則其器也役約三月恐兵久而人疲也 杜牧曰櫓卽今之所謂彭排轒轀四輪車排大木爲之上蒙以生牛皮下可容十人往來運土填塹木石所不能傷今所謂木驢是也距闉者積土

爲之卽今之所謂壘道也三月者一時也言修治
器械更其距闉皆須經時精好成就恐傷人之甚
也管子曰不能致器者困言無以應敵也太公曰
必勝之道器械爲寶漢書志曰兵之技巧一十有
三家習手足便器械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夫攻
城者有橦車劉鉤車飛梯蝦蟇木解合車狐鹿車
影車高障車馬頭車獨行車運土豚魚車　陳暭
曰杜稱櫓爲彭排非也若是彭排卽當用此楯字
按櫓楯音訓同楯也又城上有櫓樓所以立亦扞禦之義也釋名云櫓露也露上無屋覆也今陳氏
不達字義妄生區別謬已曹云大楯庶或近之蓋言候器械全
具須三月距闉又三月已計六月將若不待此而
生忿速必須殺士卒故下云將不勝其忿而蟻附
之災也　梅堯臣曰威智不足以屈人不獲已而
攻城則治攻具須經時也曹公曰櫓大楯也轒轀
者轒牀也其下四輪從中推至城下也器械機關
攻守之總名蜚梯之屬也謂櫓爲大楯非也兵之
具甚衆何獨言修大楯耶今城上守禦樓曰櫓櫓
是轒牀上革屋以蔽矢石者歟　張預曰修櫓大
楯也傳曰晉侯登巢車以望楚軍註云巢車車上
爲櫓又晉師圍偪陽魯人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甲
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註云櫓大楯也
以此觀之修櫓爲大楯明矣轒轀四輪車其下可
覆數十人運土以實塹者器械攻城總名也三月
者約經時成也或曰孫子戒心忿而亟攻之故權
言以三月成器械三月起距堙其實不必三月也
城尚不能下則又積土與城齊使士卒上之或觀
其虛實或毀其樓櫓欲必取也土山曰堙楚子反
乘堙而窺宋城是也器械言成者取其久而成就
也距堙言已者以其經時而畢工也皆不得已之
謂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
此攻之災通典其忿作心之忿殺士作則殺士卒又攻字下有城字御覽其忿作心怒
曹公曰將忿不待攻城器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
蟻之緣牆殺傷士卒也　杜佑曰守過二時敵人
不服將不勝心之忿多使士卒蟻附其城殺傷我
士民三分之一也言攻取不拔還爲己害故韓非
曰一戰不勝則禍鬡矣原本鬡訛作鬡據通典改　李筌曰將
怒而不待攻城而使士卒肉薄登城如蟻之所附
牆爲木石所殺之者三有一焉而城不拔者此攻
城災也　杜牧曰此言爲敵所辱不勝忿怒也後
魏太武帝率十萬衆寇宋臧質于盱眙太武帝始
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大怒遂攻城乃命
肉薄登城分番相待墜而復昇莫有退者尸與城
平復殺其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祖聞彭
城斷其歸路見疾病甚衆乃解退傳曰一女乘城
可敵十夫以此校之尚恐不啻　賈林曰但使人
心外附士卒內離城乃自拔　何氏曰將心忿急
使士卒如蟻緣而登死者過半城且不下斯害也
已　張預曰攻逾二時敵猶不服將心忿躁不能
持久使戰士蟻緣而登城則其士卒爲敵人所殺
三分之一而堅城終不可拔玆攻城之害也已或
曰將心忿速不俟六月之久而亟攻之則其害如

此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杜佑曰言伐謀伐交不至於戰故司馬法曰上謀不鬬（按此條杜佑語見通典原本作何氏非今改正） 李筌曰以計屈敵非戰之屈者晉將郭淮圍麴城蜀將姜維來救淮趨牛頭山斷維糧道及歸路維大震不戰而遁麴城遂降則不戰而屈之義也 杜牧曰周亞夫敵七國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使輕兵絕吳餉道吳梁相弊而食竭吳遁去因追擊大破之蜀將姜維使將句安李韶守麴城魏將陳泰圍之姜維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諸軍各守勿戰絕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遂降 梅堯臣曰戰則傷人 王晳曰若李左車說成安君請以奇兵三萬人扼韓信於井陘之策是也 張預曰前所陳者庸將之為耳善用兵者則不然或破其計或敗其交或絕其糧或斷其路則可不戰而服之若田穰苴明法令拊士卒燕晉聞之不戰而遁亦是也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孟氏曰言以威刑服敵不攻而取若鄭伯肉袒以迎楚莊王之類 李筌曰以計取之後漢酇侯臧宮圍妖賊於原武連月不拔士卒疾癘東海王謂宮曰今擁兵圍必死之虜非計也宜撤圍開其生路而示之彼必逃散一亭長足擒也從之而拔原武魏攻壺關亦其義也 杜牧曰司馬文王圍諸葛誕於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文王以誕城固衆多攻之力屈若有外救表裏受敵此至危之道也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制也誕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十六國前燕將慕容恪率兵討段龕於廣固恪圍之諸將勸恪急攻之恪曰軍勢有緩而克敵有急而取之若彼我勢既均外有強援力足制之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終克廣固曾不血刃也 梅堯臣曰攻則傷財 王晳曰若唐太宗降薛仁杲是也 張預曰或攻其所必救使敵棄城而來援則設伏取之若耿弇攻臨淄而撓西安脇巨里而斬費邑是也或外絕其強援以久持之坐俟其斃若楚師築室反耕以服宋是也茲皆不攻而拔城之義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曹公曰毀滅人國不久露師也 杜佑曰若誅理暴逆毀滅敵國不暴師衆也 李筌曰以術毀人國不久而斃隋文問僕射高熲伐陳之策熲曰江外田收與中國不同伺彼農時我正暇豫徵兵掩襲彼釋農守禦候其聚兵我便解退再三若此彼農事疲矣南方地卑舍悉茅竹倉庫儲積悉依其閒密使行人因風縱火候其營立更為之行其謀陳始病也 杜牧曰因敵有可乘之勢不失其機如摧枯朽沛公入關晉降孫皓隋取陳氏皆不久之 賈林曰兵不可久久則生變但毀滅其國不傷殘於人若武王伐殷殷人稱為父母 梅堯臣

曰久則生變。王晳同梅堯臣註。何氏曰善攻者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毀非勞久守而取之也。張預曰以順討逆以智伐愚師不久暴而滅敵國何假六月之稽乎。

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曹公曰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勝於天下不頓兵血刃也。李筌曰以全勝之計爭天下是以不頓收利也。梅堯臣曰全爭者兵不戰城不攻毀不久皆以謀而屈敵是曰謀攻故不鈍兵利自完。張預曰不戰則士不傷不攻則力不屈不久則財不費以完全立勝於天下故無頓兵血刃之害而有國富兵強之利斯良將計攻之術也。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通典十作什非）

曹公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不用十也（按杜佑作通典每全引曹注義有未了輒以己意增釋之不用十也四字據通典補）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杜佑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勁不用十也曹公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若敵堅壘固守依附險阻彼一我十乃可圍也敵雖盛所據不便未必十倍然後圍之。李筌曰愚智勇怯等十倍於敵則圍之攻守殊勢也。杜牧曰圍者謂四面壘合使敵不得逃逸凡圍四合必須去敵城稍遠占地既廣守備須嚴若非兵多則有闕漏故用兵有十倍也呂布敗是上下相疑侯成執陳宮委布降所以能擒非曹公力而能取之若上下相疑政令不一設使不圍自當潰叛何況圍之固須破滅孫子所言十則圍之是將勇智等而兵利鈍均不言敵人自有離叛曹公稱倍兵降布蓋非圍之力窮也此不可以訓也。梅堯臣曰彼一我十可以圍。何氏曰圍者四面合兵以圍城而校量彼我兵勢將才愚智勇怯等而我十倍勝於敵人是以十對一可以圍之無令越逸也。張預曰吾之衆十倍於敵則四面圍合以取之是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不必十倍然後圍之尉繚子曰守法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言守者十人而當圍者百人與此法同。

五則攻之。（通典五作伍非）

曹公曰以五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原本二作一二術者譌據杜牧張預注改正）。杜佑曰若敵并兵自守不與我戰彼一我五乃可攻戰也或無敵人內外之應未必五倍然後攻。李筌曰五則攻之攻守勢殊也。杜牧曰術猶道也言以五敵一則當取己三分為三道以攻敵之一面留己之二候其無備之處出奇而乘之西魏末梁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城東北信親帥將士襲其西南遂克之也。陳皥曰兵既五倍於敵自是我有餘力彼之勢分也豈止分為三道以攻敵此獨說攻城故下文云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梅堯臣同杜佑註。王晳曰謂十圍而取五則攻者皆勢

力有餘不待其虛懈也此以下亦謂智勇利鈍均耳　何氏曰愚智勇怯等量我五倍多於敵人可以三分攻城二分出奇以取勝　張預曰吾之衆五倍於敵則當驚前掩後聲東擊西無五倍之衆則不能爲此計曹公謂二術爲正二術爲奇不其然乎若敵無外援我有內應則不須五倍然後攻之

倍則分之

曹公曰以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　杜佑曰己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彼一我二不足爲變故疑兵分離其軍也故太公曰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　李筌曰夫兵者倍於敵則分半爲奇我衆彼寡動而難制苻堅至淝水不分而敗王僧辯至張公洲分而勝也　杜牧曰此言非也此言以二敵一則當取己之一或趣敵之要害或攻敵之必救使敵一分之中復須分減相救因以一分而擊之夫戰法非論衆寡每陳皆有奇正非待人衆然後能設奇項羽於烏江二十八騎尚不聚之猶設奇正循環相救況其於他哉　陳皞曰直言我倍於敵分兵攻其所必救即我倍中更倍以擊敵之中分也杜雖得之未盡其說也　梅堯臣曰彼一我二可分其勢　王晳曰謂分者分爲二軍使其腹背受敵則我得一倍之利也　何氏曰兵倍於敵則分半爲奇我衆彼寡足可分兵主客力均善戰者勝也　張預曰吾之衆一倍於敵則當分爲二部一以當其前一以衝其後彼應前則後擊之應後則前擊之茲所謂一術爲正一術爲奇也杜氏不曉兵分則爲奇聚則爲正而遽非曹公何誤也

敵則能戰之

曹公曰己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伏奇以勝之　李筌曰主客力敵惟善者戰　杜牧曰此說非也凡己與敵人兵衆多少智勇利鈍一旦相敵則可以戰夫伏兵之設或在敵前或在敵後或因深林叢薄或因暮夜昏晦或因隘阨山阪擊敵不備自名伏兵非奇兵也　陳皞曰料己與敵人衆寡相等先爲奇兵可勝之計則戰之故下文云不若則能避之杜說奇伏得之也　梅堯臣曰勢力均則戰　王晳曰謂能感士卒心得其死戰耳若設奇伏以取勝是謂智優不在兵敵也　何氏曰敵言等敵也唯能者可以戰勝耳　張預曰彼我相敵則以正爲奇以奇爲正變化紛紜使敵莫測以與之戰茲所謂設奇伏以勝之也杜氏不曉凡置陳皆有揚奇備伏而云伏兵當在山林非也

少則能逃之

曹公曰高壁堅壘勿與戰也　杜佑曰高壁堅壘勿與戰也彼之衆我之寡不可敵則當自逃守匿其形　李筌曰量力不如則堅壁不出挫其鋒待其氣懈而出擊之齊將田單守即墨燒牛尾即殺騎劫則其義也　杜牧曰兵不敵且避其鋒當俟隙便奮決求勝言能者謂能忍忿受恥敵人求挑不出也不似曹咎汜水之戰也　陳皞曰此說非

也但敵人兵倍於我則宜避之以驕其志用爲後圖非謂忍忿受恥太宗辱宋老生以虜其衆豈是兵力不等也 賈林曰彼衆我寡逃匿兵形不令敵知當設奇伏以待之設詐以疑之亦取勝之道又一云逃匿兵形敵不知所備懼其變詐全軍亦逃 梅堯臣曰彼衆我寡去而勿戰 王晳曰逃伏也謂能倚固逃伏以自守也傳曰師逃于夫人之宮或兵少而有以勝者蓋將優卒强耳 何氏曰兵少固壁觀變潛形見可則進 張預曰彼衆我寡宜逃去之勿與戰是亦爲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則敵雖衆亦可以合戰若吳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萬衆謝元以八千卒敗苻堅一百萬豈須逃之乎

不若則能避之

曹公曰引兵避之也 杜佑曰引兵避之强弱不敵勢不相若則引軍避之待利而動 杜牧曰言不若者勢力交援俱不如也則須速去之不可遷延也如敵人守我要害發我津梁合圍於我則欲去不復得也 梅堯臣曰勢力不如則引而避 王晳曰將與兵俱不若遇敵攻必敗也 張預曰兵力謀勇皆劣於敵則當引而避之以伺其隙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曹公曰小不能當大也 孟氏曰小不能當大也言小國不量其力敢與大邦爲讎雖權時堅城固守然後必見擒獲春秋傳曰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敗也 李筌曰小敵不量力而堅戰者必爲大敵所擒也漢都尉李陵以步卒五千人衆對十萬之軍而見殁匈奴也 杜牧曰言堅者將性堅忍不能逃不能避故爲大者之所擒也 梅堯臣曰不逃不避雖堅亦擒 王晳註同梅堯臣 何氏曰如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將兵三千餘人與大將軍衛青分行獨逢單于兵數萬力戰一日漢兵且盡前將軍信胡人降爲翕侯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餘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遂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自歸大將軍問其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爲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一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重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獨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人無歸意也 張預曰小敵不度强弱而堅戰必爲大敵之所擒息侯屈於鄭伯李陵降於匈奴是也孟子曰小固不可以敵大弱固不可以敵强寡固不可以敵衆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强

曹公曰將周密謀不泄也 李筌曰輔猶助也將才足則兵强 杜牧曰才周也 賈林曰國之强弱必在於將將輔於君而才周其國則强不輔於君內懷其貳則弱擇人授任不可不慎 何氏曰周謂才智具也得才智周備之將國乃安强也

輔隙則國必弱

曹公曰形見於外也 李筌曰隙缺也將才不備兵必弱 杜牧曰才不周也 梅堯臣曰得賢則

周備失士則隙缺。王晳曰周謂將賢則忠才兼備隙謂有所缺也。何氏曰言其才不可不周用事不可不周知也故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行五權之用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衆外料戰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尸三軍之上矣張預曰將謀周密則敵不能窺故其國强微缺則乘釁而入故其國弱太公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

孟氏曰已下語是 梅堯臣曰患君之所不知。張預曰下三事也。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

曹公曰縻御也。杜佑曰縻御也縻爲反（按通典縻爲反作又縻收）君不知軍之形勢而欲從中御也故太公曰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故太公曰已下據通典補）。李筌曰縻絆也不知進退者軍必敗如絆驥足無馳驟也楚將龍且逐韓信而敗是不知其進秦將苻融揮軍少卻而敗是不知其退。杜牧曰猶駕御縻絆使不自由也君國君也患於軍者爲軍之患害也夫受鉞凶門推轂閫外之事將軍裁之如趙充國欲爲屯田漢宣必令決戰孫皓臨滅賈充尚請班師此不知進退之謂也。賈林曰軍之進退將可臨時制變君命內御患莫大焉故太公曰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梅堯臣曰君不知進退之宜而專進退是縻繫其軍六韜所謂軍不可以從中御。王晳曰縻繫也去此患則當託以不御之權故必忠才兼備之臣爲之將也。張預曰軍未可以進而必使之進軍未可以退而必使之退是謂縻絆其軍也故曰進退由內御則功難成。

不知三軍（通典作軍中）之事而同（通典作而預同下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

曹公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杜佑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據通典補）夫治國尚禮義（通典作禮讓）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教化不同而君不知其變軍國一政以用治民則軍士疑惑不知所措故兵經曰在國以信在軍以詐也。李筌曰任將不以其人也燕將慕容評出軍所在因山泉賣樵水貪鄙積貨爲三軍帥不知其政也。杜牧曰蓋謂禮度法令自有軍法從事若使同於尋常治國之道則軍士生惑矣至如周亞夫見天子不拜漢文知其勇不可犯魏尚守雲中上首級爲有司所劾馮唐所以發憤也。陳皡曰言不知三軍之事違衆沮議左傳稱晉彘季不從軍師之謀而以偏師先進終爲楚之所敗也。梅堯臣曰不知治軍之務而參其政則衆惑亂也曹公引司馬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是也。何氏曰軍國異容所治各殊欲以治國之法以治軍旅則軍旅惑亂。張預曰仁義可以治國而不可以治軍權變可以治軍而不可以治國理然也虢公不修慈愛而爲晉所滅晉侯不

守四德而爲衆所克，是不以仁義治國也。齊侯不射君子而敗於晉，宋公不擒二毛而衄於楚，是不以權變治軍也。故當仁義而用權譎則國必危，晉號是也；當變詐而尚禮義則兵必敗，齊宋是也。然則治國之道固不可以治軍也。

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通典作軍覆疑矣。按杜佑注直以覆敗釋之。）

曹公曰：不得其人意也。　杜佑曰：不得其人也。君之任將當精擇焉，將若不知權變，不可付以勢位，苟授非其人，則舉措失所，軍覆敗也。若趙不用廣武君而用成安君。　杜牧曰：謂將無權智，不能銓度軍士，各任所長，而雷同使之，不盡其材，則三軍生疑矣。黃石公曰：善任人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　陳皥曰：將在軍，權不專制，任不自由，三軍之士自然疑也。　梅堯臣曰：不知權謀之道而參其任用，其衆疑貳也。　王晳曰：政也，權也，使不知者同之，則動有違異，必相牽制也。是則軍衆疑惑矣。裴度所以奏去監軍平蔡州也。此皆由君上不能專任賢將，則使同之，故通謂之三患。　何氏曰：不知用兵權謀之人，用之爲將，則軍不治而士疑。　張預曰：軍吏中有不知兵家權謀之人，而使同居將帥之任，則政令不一而軍疑矣。若邲之戰，中軍帥荀林父欲還，裨將先縠不從，爲楚所敗是也。近世以中官監軍，其患正如此。高崇文伐蜀，因罷之，遂能成功。

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曹公曰：引，奪也。　孟氏曰：三軍之衆疑其所任，惑其所爲，則鄰國諸侯因其乖錯作難而至也。太公曰：疑志不可以應敵。　李筌曰：引，奪也。兵，權道也，不可謬而使處。趙上卿藺相如言：趙括徒能讀其父書，然未知合變。王今以名使括，如膠柱鼓瑟。此則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者。趙王不從，果有長平之敗，諸侯之難至也。　杜牧曰：言我軍疑惑，自致擾亂，如引敵人使勝我也。　梅堯臣曰：君徒知制其將，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任，俾衆疑惑，故諸侯之難作，是自亂其軍，自去其勝。　王晳曰：引諸侯勝己也。　何氏曰：士疑惑而無異則亂，故敵國得以乘我隙釁而至矣。　張預曰：軍士疑惑，未肯用命，則諸侯之兵乘隙而至，是自潰其軍，自奪其勝也。

故知勝有五。

李筌曰：謂下五事也。　張預曰：下五事也。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孟氏曰：能料知敵情，審其虛實者勝也。　李筌曰：料人事逆順，然後以太一遁甲算三門遇奇五將，無關格迫脅主客之計者，必勝也。　杜牧曰：下文所謂知彼知己是也。　梅堯臣曰：知可不可之宜。　王晳曰：可則進，否則止，保勝之道也。　何氏曰：審己與敵。　張預曰：可戰則進攻，不可戰則退守，能審攻守之宜，則無不勝。

識衆寡之用者勝。（通典御覽識作知。）

杜佑曰言兵之形有衆而不可擊寡或可以覊制强而能變之者勝也故春秋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是也 李筌曰量力也 杜牧曰先知敵之衆寡然後起兵以應之如王翦伐荆曰非六十萬不可是也 梅堯臣曰量力而動 王晳曰謂我對敵兵之衆寡圍攻分戰是也 張預曰用兵之法有以少而勝衆者有以多而勝寡者在乎度其所而不失其宜則善如吳子所謂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是也

上下同欲者勝

曹公曰君臣同欲 杜佑曰言君臣和同勇而欲戰者勝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李筌曰觀士卒心上下同欲如報私仇者勝

陳皡曰言上下共同其利欲則三軍無怨敵可勝也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也 梅堯臣曰心齊一也 王晳曰上下一心若先穀剛愎以取敗呂布違異以致亡皆上下不同欲之所致

何氏曰書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商滅而周興 張預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人人欲戰則所向無前矣

以虞待不虞者勝

孟氏曰虞度也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待敵之可勝也 杜佑曰虞度也以我有法度之師擊彼無法度之兵故春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是也（故春秋傳曰以下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杜牧曰有備預也

陳皡曰謂先爲不可勝之師待敵之可勝也

梅堯臣曰慎備非常 王晳曰以我之虞待敵之不虞也 何氏曰春秋時城濮之後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後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已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加晉又周末荆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雨十日夜不見星左史倚相謂大將子期曰雨十日甲輯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而吳人至見荆有備而反左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外小人爲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之遂破吳軍魏大將軍南征吳到積湖魏將滿寵帥諸軍在前與敵隔水相對寵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預爲之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又春秋衞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人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 張預曰常爲不可勝以待敵故吳起曰出門如見敵士季曰有備不敗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曹公曰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也 杜佑

曰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據通典御覽補）將既精能曉練兵勢君能專任事不從中御故王子曰指授在君決戰在將也　李筌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者勝真將軍也吳伐楚吳公子光弟夫槩王至請擊楚子常不許夫槩曰所謂見義而行不待命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敗之審此則將能而君不能御也晉宣帝拒諸葛於五丈原天子使辛毗仗節軍門曰敢問戰者斬亮聞笑曰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假言天子不許示武於衆此是不能之將　杜牧曰尉繚子曰夫將者上不制乎天下不制乎地中不制乎人故兵者凶器也將者死官也　梅堯臣曰自閫以外將軍制之　王晳曰君御能將者不能絕疑忌耳若賢明之主必能知人固當委任以責成効推轂授鉞是其義也攻戰之事一以專之不從中御所以一威且盡其才也況臨敵乘機間不容髮安可遙制之乎　何氏曰古者遣將於太廟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操斧持其柄授與刃曰從是以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故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周亞夫之軍細柳軍中唯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也蓋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而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爆燼久矣曰有監軍焉是作舍道邊也謀無適從而終不可成矣故御能將而責平猾虜者如絆韓盧而求獲狡兔者又何異焉

張預曰將有智勇之能則當任以責成功不可從中御也故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

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曹公曰此上五事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原本有者字今據通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改正又通典引作知己知彼者誤）

孟氏曰審知彼己強弱之勢雖百戰實無危殆　李筌曰量力而拒敵有何危殆乎　杜牧曰以我之政料敵之政以我之將料敵之將以我之衆料敵之衆以我之食料敵之食以我之地料敵之地校量已定優劣短長皆先見之然後兵起故有百戰百勝也　梅堯臣曰彼己五者盡知之故無敗　王晳曰殆危也謂校盡彼我之情知勝而後戰則百戰不危　張預曰知彼知己者攻守之謂也知彼則可以攻知己則可以守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苟能知之雖百戰不危也或曰士會察楚師之不可敵陳平料劉項之長短是知彼知己也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杜佑曰雖不知敵之形勢恃己能克之者勝負各半　李筌曰自以己強而不料敵則勝負未定秦主苻堅以百萬之衆南伐或謂曰彼有人焉謝安桓沖江表偉才不可輕之堅曰我有八州之衆士馬百萬投鞭可斷江水何難之有後果敗績則其義也　杜牧曰恃我之強不知敵不可伐者一勝一負王猛將終諫苻堅曰晉氏雖在江表而正朔所稟謝安桓沖江表偉人不可伐也及堅南伐曰

吾士馬百萬投鞭可濟遂有淝水之敗也 陳皞曰杜說恃强之兵無名而有罪所以敗也非一勝一負之義 梅堯臣曰自知己者勝負半也 王晳曰但能計己不知敵之强弱則或勝或負 張預曰唐太宗曰今之將臣雖未能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不利乎所謂知己者守吾氣而有待焉者也故知守而不知攻則勝負之半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北堂書鈔作必敗非通典御覽俱作必殆）

杜佑曰外不料敵內不知己用戰必殆（御覽作必危也） 李筌曰是謂狂寇不敗何待也 梅堯臣曰一不知何以勝 王晳曰全昧於計也 張預曰攻守之術皆不知以戰則敗

孫子十家註卷二

賜進士及第署山東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黃河兵備道陽湖孫星衍　賜進士出身署山東泰安府知府蒙陰縣知縣吳人驥同校

形篇

曹公曰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　李筌曰形謂主客攻守八陳五營陰陽向背之形　杜牧曰因形見情無形者情密有形者情疏密則勝疏則敗也　王晳曰形者定形也謂兩敵強弱有定形也善用兵者能變化其形因敵以制勝　張預曰兩軍攻守之形也隱於中則人不可得而知見於外則敵乘隙而至形因攻守而顯故次謀攻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

張預曰所謂知己者也。

以待敵之可勝。

梅堯臣曰藏形內治伺其虛懈　張預曰所謂知彼者也。

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曹公曰自修理以待敵之虛懈也　杜佑曰先咨之廟堂慮其危難然後高壘深溝使兵練習以此守備之固待敵之闕則可勝之言制敵在我自修理以候敵之虛懈已見敵有闕漏之形然後可勝。　李筌曰夫善用兵者守則深壁多具車食善其教練攻其城則尚橦棚雲梯土山地道陳則左川澤右丘陵原本作在山川丘陵誤據下文注改正背孤向虛從疑擊閒善戰者掎角勢連首尾相應者爲不可勝也夫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無此數者以爲可勝也。　杜牧曰自整軍事長有待敵之備閉跡藏形使敵人不能測度因伺敵人有可乘之便然後出而攻之。　王晳曰不可勝者修道保法也可勝者有所隙耳。　張預曰守之故在己攻之故在彼。

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

杜牧曰不可勝者上文註解所謂修整軍事閉形藏跡是也此事在己故曰能爲　張預曰藏形晦跡居常嚴備則己能焉。

不能使敵必可勝。原本作之可勝按注則故書正作必也從通典御覽改正又按呂氏春秋云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是其證

杜佑曰若敵曉練兵事原本作在己故練兵士按杜佑注本釋必可勝句後人臆改之以牽合上句今從通典御覽改正策與道合深爲備者亦不可強勝之。　杜牧曰敵若無形可窺無虛懈可乘則我雖操可勝之具亦安能取勝敵乎。　賈林曰敵有智謀深爲己備不能強令不己備。　梅堯臣曰在己故能爲在敵故無必　王晳曰在敵不在我也　張預曰若敵強弱之形不顯於外則我豈能必勝於彼。

故曰勝可知。

曹公曰見成形也　杜牧曰知者但能知己之力可以勝敵也　陳皡曰取勝於形勝可知也。

而不可爲。

曹公曰敵有備故也　杜佑曰敵有備也己料敵見敵形者則勝負可知若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強使爲敗故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　杜牧曰言我不能使敵人虛懈爲我可勝之資　賈林曰敵若隱而無形不可強爲勝敗　梅堯臣曰敵有闕則可知敵無闕則不可爲　何

氏曰可知之勝在我我有備也不可爲之勝在敵敵無形也 張預曰己有備則勝可知敵有備則不可爲

不可勝者守也

曹公曰藏形也 杜佑曰藏形也若未見其形彼衆我實則自守也 杜牧曰言未見敵人有可勝之形己則藏形爲不勝之備以自守也 梅堯臣曰且有待也 何氏曰未見敵人形勢虛實有可勝之理則宜固守 張預曰知己未可以勝則守其氣而待之

可勝者攻也御覽一引作不可勝則守可勝則攻非

曹公曰敵攻己乃可勝 杜佑曰敵攻己乃可勝也己見其形彼實我衆原本作彼衆我寡互誤據杜佑作通典引用曹注下附己意此云敵攻己乃可勝者引曹注也己下云云杜佑語也後人以其義不相比又下文有己攻則有餘之言故臆改爲彼衆我寡誤也據御覽改正則可攻 李筌曰夫善用兵者守則高壘堅壁也攻其城則尚橦棚雲梯土山地道原本無城則尚三字據上文注補陳左川澤右邱陵背孤向虛從疑擊閑識辨五令以節衆犄角原本無犄角三字勢連首尾相應者爲不可勝也無此數者以爲可勝也 杜牧曰敵人有可勝之形則當出而攻之 梅堯臣曰見其闕也 王晳曰守者似於勝不足攻者似於勝有餘 張預曰知彼有可勝之理則攻其心而取之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曹公曰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 李筌曰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也 梅堯臣曰守則知力不足攻則知力有餘 張預曰吾所以守者謂取勝之道有所不足故且待之吾所以攻者謂勝敵之事已有其餘故出擊之言非百勝不戰非萬全不鬥也後人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者非也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曹公曰因山川邱陵之固者藏於九地之下因天時之便者動於九天之上 杜佑曰善守備者務因其山川之阻邱陵之固使不知所攻言其深密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務因天時地利水火之變使敵不知所備言其雷震發動若於九天之上也 李筌曰天一遁甲經云九天之上可以陳兵九地之下可以伏藏常以直符加時干後一所臨宮爲九天後二所臨宮爲九地地者靜而利藏天者運而利動故魏武不明於遁以九地爲山川九天爲天時也夫以天一太一之遁幽微知而用之故全也經云知三避五魁然獨處能知三五橫行天下以此法出不拘諸咎則其義也 杜牧曰守者韜聲滅跡幽比鬼神在於地下不可得而見之攻者勢迅聲烈疾若雷霆如來天上不可得而備也九者高深數之極 陳皥曰春三月寅功曹爲九天之上申傳送爲九地之下夏三月午勝先爲九天之上子神后爲九地之下秋三月申傳送爲九天之上寅功曹爲九地之下冬三月子神后爲九天之上午勝先爲九地之下也 梅堯臣曰九地

言深不可知九天言高不可測蓋守備密而攻取迅也。 王晳曰守者為未見可攻之利當潛藏其形沈靜幽默不使敵人窺測之也攻者為見可攻之利當高遠神速乘其不意懼敵人覺我而為之備也九者極言之耳。 何氏曰九地九天言其深微尉繚子曰治兵者若祕於地若邃於天言其祕密邃遠之甚也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小城我可不煩兵動眾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眾疲弊果自解去。 張預曰藏於九地之下喻幽而不可知也動於九天之上喻來而不可備也尉繚子曰若祕於地若邃於天是也守則固是自保也攻則取是全勝也。

見勝不過眾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曹公曰當見未萌。 孟氏曰當見未萌言兩軍已交雖料見勝負策不能過絕於人但見近形非遠形未萌也。 太公曰智與眾同非國師也。 李筌曰知不出眾知非善也韓信破趙未餐而出井陘曰破趙會食時諸將嘸然佯應曰諾乃背水陳趙乘壁望見皆大笑言漢將不便兵也乃破趙食斬成安君此則眾所不知也。 杜牧曰眾人之所見破軍殺將然後知勝我之所見廟堂之上罇俎之閒已知勝負者矣。 賈林曰守必固攻必克能自保全而常不失勝見未然之勝善知將然之敗謂實微妙通元非眾人之所見也。 梅堯臣曰人所見而見故非善。 王晳曰眾常之人見所以勝而不知制勝之形。 張預曰眾人所知已成已著也我之所見未形未萌也。

戰勝而天下曰善（御覽作曰軍善）非善之善者也。

曹公曰交爭勝也（原本作爭鋒也據御覽改正）太公曰爭勝於白刃之口非良將也（據御覽補）李筌曰爭鋒力戰天下易見故非善也。 杜牧曰天下猶上文言眾也言天下人皆稱戰勝者故破軍殺將者也我之善者陰謀潛運攻心伐謀勝敵之日曾不血刃。 陳皡曰潛運其智專伐其謀未戰而屈人之兵乃是善之善者也。 梅堯臣曰見不過眾戰雖勝天下稱之猶不曰善。 王晳曰以謀屈人則善矣。 張預曰戰而後能勝眾人稱之曰善是有智名勇功也故云非善若見微察隱取勝於無形則真善者也。

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

曹公曰易見聞也 李筌曰易見聞也以爲攻戰勝而天下不曰善也夫智能之將人所莫測爲之深謀故孫武曰難知如陰也 王皙曰衆人之所知不爲智力戰而勝人不爲善 何氏曰此言衆人之所見所聞不足爲異也昔烏獲舉千鈞之鼎爲力離朱百步覩纖芥之物爲明師曠聽蚊行蟻步爲聰也兵之成形而見之誰不能也故勝於未形乃爲知兵矣 張預曰人皆能也引此以喻衆人之見勝也秋毫謂兔毛至秋而勁經言至輕也

古之所謂善戰者勝勝易勝者也（原本作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此後人所改今據御覽訂正）

曹公曰原微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 杜牧曰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以能攻之用力既少制勝既微故曰易勝也 梅堯臣曰力舉秋毫明見日月聰聞雷霆不出衆人之所能也故見於著則勝於難見於微則勝於易 何氏曰言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已能攻之用力既少制敵甚微故曰易勝也 張預曰交鋒接刃而後能制敵者是其勝難也見微察隱而破于未形者是其勝易也故善戰者常攻其易勝而不攻其難勝也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曹公曰敵兵形未成（原本作未形今从御覽改）勝之無赫赫之功也 李筌曰勝敵而天下不知何智名之有 杜牧曰勝於未萌天下不知故無智名曾不血刃敵國已服故無勇功也 梅堯臣曰大智不彰大功不揚見微勝易何勇何智 何氏曰患銷未形人誰稱智不戰而服人誰言勇漢之子房唐之裴度能之 張預曰陰謀潛運取勝於無形天下不聞料敵制勝之智不見搴旗斬將之功若留侯未嘗有戰鬥功是也

故其戰勝不忒

李筌曰百戰百勝有何疑貳也此筌以忒字爲貳也 陳皞曰籌不虛運策不徒發 張預曰力戰而求勝勝雖善者亦有敗時既見於未形察於未成百戰百勝而無一差忒矣

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

曹公曰察敵有可敗不差忒也 李筌曰置勝於已敗之師何忒焉師老卒惰法令不一謂已敗也 杜牧曰措措置也忒差忒也我能置勝不忒者何也蓋先見敵人已敗之形然後攻之故能制必勝之功不差忒也 賈林曰讀措爲錯錯雜也取敵之勝理非一途故雜而料之也常於勝未形已見敵之敗 梅堯臣曰睹其可敗勝則不差 何氏曰善料也 張預曰所以能勝而不差者蓋察知敵人有必可敗之形然後措兵以勝之云耳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李筌曰兵得地者昌失地者亡地者要害之地秦軍敗趙先據北山者勝宋師伐燕過大峴而勝皆得其地也 杜牧曰不敗之地者爲不可爲之計使敵人必不能敗我也不失敵人之敗者言窺伺敵人可敗之形不失毫髮也 陳皞註同李筌

杜佑註同杜牧　梅堯臣曰善候敵隙我則常勝　何
　王晳曰常為不可勝待敵可勝不失其機
氏曰自恃有備則無患常伺敵隙則勝之不失也
立於不敗之地利也言我常為勝所　張預曰審
吾法令明吾賞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是立於不
敗之地也我有節制則彼將自潰是不失敵之敗
也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曹公曰有謀與無慮也　李筌曰計與不計也是
以薛公知黥布之必敗田豐知魏武之必勝是其
義也　杜牧曰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
然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道計必先定於內然後
兵出乎境不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人之
積不能約也不明敵人之將不見先軍不明敵人
之士不見先陳故以衆擊寡以理擊亂以富擊貧
以能擊不能以教士練卒擊毆衆白徒故能百戰
百勝此則先勝而後求戰之義也衛公李靖曰夫
將之上務在於明察而衆和謀深而慮遠審於天
時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達權變及臨機赴敵
方始趑趄左顧右盼計無所出信任過說一彼一
此進退狐疑部伍狼籍何異趣蒼生而赴湯火驅
牛羊而啗狼虎者乎此則先戰而後求勝之義也
　賈林曰不知彼我之情陳兵輕進意雖求勝而
終自敗也　梅堯臣曰可勝而戰戰則勝矣未見
可勝勝可得乎　何氏曰凡用兵先定必勝之計
而後出軍若不先謀而欲恃強勝未必也　張預
曰計謀先勝然後興師故以戰則克尉繚子曰兵
不必勝不可以言勝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謂危
事不可輕舉也又曰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
勝於此則弗勝彼矣此之謂也若趙充國常先計
而後戰亦是也不謀而進欲幸其成功故以戰則
敗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曹公曰善用兵者先自修治為不可勝之道保法
度不失敵之敗亂也　李筌曰以順討逆不伐無
罪之國軍至無虜掠不伐樹木汙井竈所過山川
城社陵祠必滌而除之不習亡國之事謂之道法
也軍嚴肅有死無犯賞罰信義將若此者能勝敵
之敗政也　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法者法制也善
用兵者先修理仁義保守法制自為不可勝之政
伺敵有可敗之隙則攻能勝之　賈林曰常修用
兵之勝道保賞罰之法度如此則當為勝不能則
敗故曰勝敗之政也　梅堯臣曰攻守自修法令
自保在我而已　王晳曰法者下之五事也　張
預曰修治為戰之道保守制敵之法故能必勝或
曰先修飾道義以和其衆後保守法令以戰其下
使民愛而畏之然後能為勝敗
兵法一曰度
賈林曰度土地也　王晳曰丈尺也
二曰量
賈林曰量人力多少倉廩虛實　王晳曰斟斛也
三曰數

賈林曰算數也以數推之則衆寡可知虛實可見
王晳曰百千也

四曰稱

賈林曰旣知衆寡兼知彼我之德業輕重才能之長短 王晳曰權衡也

五曰勝

曹公曰勝敗之政用兵之法當以此五事稱量知敵之情 張預曰此言安營布陳之法也李衛公曰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

地生度

曹公曰因地形勢而度之 李筌曰旣度有情則量敵而禦之 杜牧曰度者計也言度我國土大小人戶多少征賦所入兵車所籍山河險易道里迂直自度此事與敵人如何然後起兵夫小不能謀大弱不能擊强近不能襲遠夷不能攻險此皆生於地故先度也 梅堯臣曰因地以度軍勢 王晳曰地人所履也舉兵攻戰先計於地由地故生度度所以度長短知遠近也凡行軍臨敵先須知遠近之計 何氏曰地者遠近險易也度計也未出軍先計敵國之險易道路迂直兵甲孰多勇怯孰是計度可伐然後興師動衆可以成功

度生量

杜牧曰量者酌量也言度地已熟然後能酌量彼我之强弱也 梅堯臣曰因度地以量敵情 王晳曰謂量有大小言旣知遠近之計則須更量其地之大小也 何氏曰量酌彼己之形勢

量生數

曹公曰知其遠近廣狹知其人數也 李筌曰量敵遠近强弱須備知士卒軍資之數而勝也 杜牧曰數者機數也言强弱已定然後能用機變數也 賈林曰量地遠近廣狹則知敵人人數多少也 梅堯臣曰因量以得衆寡之數 王晳曰數所以紀多少言旣知敵之大小則更計其精劣多少之數 曹公曰知其人數 何氏曰數機變也先酌量彼我强弱利害然後爲機數 張預曰地有遠近廣狹之形必先度知之然後量其容人多少之數也

數生稱

曹公曰稱量敵孰愈也 李筌曰分數旣定賢智之多少得賢者重失賢者輕如韓信之論楚漢也須知輕重別賢愚而稱之錙銖則强 杜牧曰稱校也機權之數已行然後可以稱校彼我之勝負也 梅堯臣曰因數以權輕重 王晳曰稱所以知重輕喻强弱之形勢也能盡知遠近之計大小之度多少之數以與敵相形則知重輕所在 何氏同杜牧註

稱生勝

曹公曰稱量之數知其勝負所在 李筌曰稱知輕重勝敗之數可知也 杜牧曰稱校旣熟我勝敵敗分明見也 陳皡杜佑同杜牧上五事註
梅堯臣曰因輕重以知勝負 王晳曰重勝輕也
何氏曰上五事未戰先計必勝之法故孫子引

古法以踈勝敗之要也。張預曰：稱宜也。地形與人數相稱，則踈密得宜，故可勝也。尉繚子曰：無過在於度數。度謂尺寸，數謂什伍。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勝。五者皆因地形而得，故自地而生之也。李靖五陳隨地形而變是矣。

故勝兵若以鎰稱銖，

梅堯臣曰：力易舉也。

敗兵若以銖稱鎰。

曹公曰：輕不能舉重也。李筌曰：二十兩爲鎰，銖之於鎰，輕重異位，勝敗之數亦復如之。梅堯臣曰：力難制也。王晳曰：言銖鎰者，以明輕重之至也。張預曰：二十兩爲鎰，二十四銖爲兩，此言有制之兵對無制之兵，輕重不侔也。

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曹公曰：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勢疾也。御覽注：仞七尺也。其勢疾也。原本云其高勢疾也，衍，從御覽。李筌曰：八尺曰仞，言其勢也。杜預伐吳，言兵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自解，則其義也。杜牧曰：夫積水在千仞之谿，不可測量，如我之守，不見形也。及決水下，湍浮奔注，如我之攻，不可禦也。梅堯臣曰：水決千仞之谿，莫測其迅，兵動九天之上，莫見其跡，此軍之形也。王晳曰：千仞之谿，至隋絕也。喻不可勝對可勝之形，乘機攻之，決水是也。張預曰：水之性避高而趨下，決之赴深谿，固湍浚而莫之禦也。兵之形象水，乘敵之不備，掩敵之不意，避實而擊虛，亦莫之制也。或曰：千仞之谿，謂不測之淵，人莫能量其淺深，及決而下之，則其勢莫之能禦。如善守者，匿形晦跡，藏於九地之下，敵莫能測其强弱，及乘虛而出，則其鋒莫之能當也。

孫子十家註卷四

孫子十家註卷五

賜進士及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黃河兵備道孫星衍 賜進士出身萊州府知府吳人驥同校

勢篇 曹公曰用兵任勢也 李筌曰陳以形成如決建瓴之勢故以是篇次之 王晳曰勢者積勢之變也善戰者能任勢以取勝不勞力也 張預曰兵勢以成然後任勢以取勝故次形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曹公曰部曲爲分什伍爲數 孟氏曰分隊伍也數兵之大數也分數多少制置先定 李筌曰善用兵者將鳴一金舉一旗而三軍盡應號令既定如寡焉 杜牧曰分者分別也數者人數也言部曲行伍皆分別其人數多少各任偏裨長伍訓練昇降皆責成之故我所治者寡也韓信曰多多益辦是也 陳皥曰若聚兵既衆即須多爲部伍部伍之內各有小吏以主之故分其人數使之訓齊決斷遇敵臨陳授以方略則我統之雖衆治之益寡 梅堯臣曰部伍奇正之分數各有所統 王晳曰分數謂部曲也偏裨各有部分與其人數若師旅卒兩之類 張預曰統衆既多必先分偏裨之任定行伍之數使不相亂然後可用故治兵之法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爲伍五人爲列二列爲火五火爲隊二隊爲官二官爲曲二曲爲部二部爲校二校爲裨二裨爲軍遞相統屬各加訓練雖治百萬之衆如治寡也

鬭衆如鬭寡形名是也

曹公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 杜牧曰旌旗鐘鼓敵亦有之我安得獨爲形名鬭衆如鬭寡也夫形者陳形也名者旌旗也戰法曰陳閒容陳足曳白刃故大陳之中復有小陳各占地分皆有陳形旗者各依方色或認以鳥獸某將某陳自有名號形名已定志專勢孤人自爲戰敗則自敗勝則自勝戰百萬之兵如戰一夫此之是也 陳皥曰夫軍士既衆分布必廣臨陳對敵遞不相知故設旌旗之形使各認之進退遲速又不相聞故設金鼓以節之所以令之曰聞鼓則進聞金則止曹說是也 梅堯臣曰形以旌旗名以采章指麾應速無有後先 王晳曰曹公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晳謂形者旌旗金鼓之制度名者各有其名號也 張預曰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故爲旌旗今用兵既衆相去必遠耳目之力所不聞見故令士卒望旌旗之形而前卻聽金鼓之號而行止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故曰此用衆之法也

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曹公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 李筌曰當敵爲正傍出爲奇將三軍無奇兵未可與人爭利漢吳王濞擁兵入大梁吳將田伯祿說吳王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不從遂爲周亞夫所敗此則有正無奇 杜牧曰解在下文 賈林曰當敵以正陳取勝以奇兵前後左右俱能相應則常勝而不敗也 梅堯臣曰動爲奇靜爲正靜以待之動以勝之 王晳

曰以當作畢字誤也奇正還相生故畢受敵而無敗也　何氏曰兵體萬變紛紜混沌無不是正無不是奇若兵以義舉者正也臨敵合變者奇也我之正使敵視之爲奇我之奇使敵視之爲正正亦爲奇奇亦爲正大抵用兵皆有奇正無奇正而勝者幸勝也浪戰也如韓信背水而陳以兵循山而拔趙幟以破其國則背水正也循山奇也信又盛兵臨晉而以木罌從夏陽襲安邑而虜魏王豹則臨晉正也夏陽奇也由是觀之受敵無敗者奇正之謂也尉繚子曰今以鏌鋣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　張預曰三軍雖衆使人人皆受敵而不敗者在乎奇正也奇正之說諸家不同尉繚子則曰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曹公則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李衛公則曰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此皆以正爲正以奇爲奇曾不說相變循環之義唯唐太宗曰以奇爲正使敵視以爲正則吾以奇擊之以正爲奇使敵視以爲奇則吾以正擊之混爲一法使敵莫測茲最詳矣

兵之所加如以碫按碫當爲碬從段唐以後多遐音者以字之譌而作音也至王晳又以冶鐵之鍛當之更謬投卵者虛實是也

曹公曰以至實擊至虛　孟氏曰碫石也兵若訓練至整部領分明更能審料敵情委知虛實後以兵而加之實同以碫石投卵也　李筌曰碫實卵虛以實擊虛其勢易也　梅堯臣曰碫石也音遐以實擊虛猶以堅破脆也　王晳曰鍛冶鐵也　何氏曰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　張預曰下篇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此虛實彼我之法也引致敵來則彼勢常虛不往赴彼則我勢常實以實擊虛如舉石投卵其破之必矣夫合軍聚衆先定分數分數明然後習形名形名正然後分奇正奇正審然後虛實可見矣四事所以次序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曹公曰正者當敵奇兵從傍擊不備也　杜牧曰正者當敵奇者從傍擊不備以正道合戰以奇變取勝也　李筌曰戰無其詐難以勝敵　梅堯臣曰用正合戰用奇勝敵　何氏曰如戰國廉頗爲趙將秦使閒曰秦獨畏趙括耳廉頗易與且降矣會頗軍多亡失數敗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閒之言使括代頗至則出軍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絕趙軍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閒趙兵分爲二糧道絕括卒敗又唐突厥犯塞煬帝令唐高祖與馬邑太守王仁恭率衆備邊會虜寇馬邑仁恭以衆寡不敵有懼色高祖曰今主上遐遠孤城絕援若不死戰難以圖全於是親選精騎四千出爲遊軍居處飲食隨逐水草一同於突厥見虜候騎但馳騁遊獵耳若輕之及與虜相遇則掎角置陳選善射者爲別隊持滿以待之虜莫能測不敢決戰因縱奇兵擊走之獲其特勒所乘駿馬斬首千餘級又太宗選精銳千餘騎爲奇兵皆黑衣元甲分爲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

鷸金等分統之每臨寇太宗躬被元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殄常以少擊之賊徒氣懾又五代漢高祖在晉陽郭進往依之漢祖壯其材會北虜屠安陽城因遣進攻拔之戎人遁去授坊州刺史虜主道斃高祖出奇兵井陘進以閑道先入洺北因定河北此皆以奇勝之迹也 張預曰兩軍相臨先以正兵與之合戰徐發奇兵或擣其旁或擊其後以勝之若鄭伯禦燕師以三軍軍其前以潛軍軍其後是也

故善出奇者北堂書鈔作善出兵按作兵者義長也後人以其如天地如江河之言臆改爲奇耳宋時諸本則皆作奇故鄭友賢云不言正闕文也無窮如天地

李筌曰動靜也

不竭如江河

杜佑曰言應變出奇無窮竭 李筌曰通流不絕

張預曰言應變出奇無有窮竭

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

杜佑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王興而復廢言奇正變化或若日月之進退四時之盛衰也

李筌曰奇變如日月四時虧盈寒暑不停 張預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互盛而復衰喻奇正相變紛紜渾沌終始無窮也

聲不過五

李筌曰宮商角徵羽也

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

李筌曰變入八音奏樂之曲不可盡聽

色不過五

李筌曰青黃赤白黑也

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北堂書鈔觀作視味不過五

李筌曰酸辛鹹甘苦也

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

曹公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以喻奇正之無窮也 李筌曰五味之變庖宰鼎飪也 杜牧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喻八陳奇正也 張預曰引五聲五色五味之變以喻奇正相生之無窮

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李筌曰邀截掩襲萬途之勢不可窮盡也 梅堯臣曰奇正之變猶五聲五色五味之變無盡也

王晳曰奇正者用兵之鈐鍵制勝之樞機也臨敵運變循環不窮窮則敗也 何氏曰六韜云奇正發於無窮之源原本作孟氏按合注之例孟氏在前今置於此當是何氏注傳寫誤耳故從何氏 張預曰戰陳之勢止於奇正一事而已及其變而用之則萬途千轍烏可窮盡也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李筌曰奇正相依而生如環團圓不可窮倪也 梅堯臣曰變動周於不極 王晳曰敵不能窮我也 何氏曰奇正生而轉相爲變如循歷其環求首尾之莫窮也 張預曰奇亦爲正正亦爲奇變化相生若循環之無本末誰能窮詰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

孟氏曰勢峻則巨石雖重不能止 杜佑曰言水性柔弱石性剛重至於漂轉大石投之洿下皆由急疾之流激得其勢 張預曰水性柔弱險徑要

路激之疾流，則其勢可以轉巨石也。

鷙鳥之疾（御覽作鷙鳥之擊按當作擊詳注意惟李筌本作疾呂氏春秋云若鷙鳥之擊也搏攫則殪），至於毀折者節也。

曹公曰發起擊敵。 杜佑曰發起討敵如鷹鸇之攫搏也（鸇通典作鷂搏原本作擢）必能挫折禽獸者皆有伺候之明邀得屈折之節也王子曰鷹隼一擊百鳥無以爭其勢猛虎一奮萬獸無以爭其威。 李筌曰柔勢可以轉剛況於兵者乎彈射之所以中飛鳥者善於疾而有節制。 杜牧曰勢者自高注下得險疾之勢故能漂石也節者節量遠近則攫之故能毀折物也。 梅堯臣曰水雖柔勢迅則漂石鷙雖微節勁則折物。 王晳曰鷙鳥之疾亦勢也由勢然後有搏擊之節下要云險故先取漂石以喻也。 何氏曰水能動石高下之勢也鷙能搏物能節其遠近也。 張預曰鷹鸇之擒鳥雀必節量遠近伺候審而後擊故能折物尉繚子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鷙擊李靖曰鷙鳥如擊卑飛斂翼皆言待之而後發也。

是故善戰者，其埶險（原本埶并作勢按鶡冠子云埶急節短不作勢者古無勢字也今改正篇內并同），

曹公李筌曰險猶疾也。 杜牧曰險者言戰爭之勢發則殺人故下文喻如彍弩。 王晳曰險者所以致其疾如水得險隘而成勢。

其節短。

曹公李筌曰短近也。 杜佑曰短近也節斷也短近言能因危取勝以遠擊近也。 杜佑曰言以近節也如鷙鳥之發近則搏之力全志專則必獲也。 梅堯臣曰險則迅短則勁故戰之勢當險疾而短近也。 王晳曰鷙之能搏者發必中來勢遠而所搏之節至短也兵之乘機當如是耳曹公曰短者近也。 孟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險疾短近也。言善戰者先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然後立陳使部伍行列相去不遠其進擊則以五十步爲節不可過遠故勢迅則難禦節近則易勝。

埶如彍弩，節如發機。

曹公曰在度不遠發則中也。 杜佑曰在度內不遠發則中彍張也言形勢之彍如弩之張奔擊之易如機之發也故太公曰擊之如發機所以破精微也（原本無今據通典補）。 李筌曰弩不疾則不遠矢不近則不中勢尚疾節務速。 杜牧曰彍張也如弩巳張發則殺人故上文云其勢險也機者固須以近節量之然後必能中故上文云其節短短乃近也此言戰陳不可遠逐敵人恐有隊伍離散斷絕及爲敵所乘也故牧野誓曰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以近也。 陳皡曰弩之發機近則易中戰之遇敵疾則易捷若趨馳不速奮擊不近則不能克敵而全勝。 賈林曰戰之勢如弩之張兵之勢如機之發。 梅堯臣曰彍音霍彍張也如弩之張勢不遠巡如機之發節近易中也。 王晳曰戰勢如弩之張者所以有待也待其有可乘之勢如發其機。 何氏曰險疾也短近也此言擊戰得形便如張弩發機勢宜疾速仍利於便近不得追擊過差也故

太公曰鷙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　張預曰如弩之張勢不可緩如機之發節不可遠言趨利尙疾奮擊貴近也故太公曰鷙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

紛紛紜紜鬥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曹公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車騎（原本作卒騎者誤從通典改正）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　杜佑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紛紛旌旗像紜紜士卒貌言旌旗翻轉一合一離士卒進退或往或來視之若散擾之若亂然其法令素定度幟（原本譌作識從通典改）分明各有分數擾而不亂者也車騎齊轉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渾渾車輪轉行沌沌步驟奔馳視其行陳縱橫圓而不方然而指趨各有所應故王子曰將欲內明而外暗內治而外混所以示敵之輕己者也渾胡本反沌陟損反（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紛紜而鬥示如可亂旌旗有部鳴金有節是以不可亂也渾沌合雜也形圓無向背也示敵可敗而不可敗者號令齊整也　杜牧曰此言陳法也風后握奇文曰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音機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此之是也奇者零也陳數有九中心有零者大將握之不動以制四面八陳而取準則焉其人之列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進退疾徐疏密之節一如戰陳表乃旗也旗者蓋與民期於下也握奇文曰先出遊軍定兩端蓋遊軍執本方旗先定地界然後軍士赴之兵於旗下乃出奇正變爲陳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此則八陳遺制握奇之文止此而已其餘之詞乃後之作者增加之以重難其事耳夫五兵之利無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五兵同致天獨有弧矢星聖人獨言弧矢能威天下不言他兵何也蓋戰法利於弧矢者非得陳不見其利故黃帝勝於蚩尤以中夏車徒制夷虜騎士此乃弧矢之利也在於近代可以驗之者晉武時羌陷涼州司馬督馬隆請募勇士三千平之募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軍西渡温水虜樹機能以衆萬計遏隆隆依八陳法且戰且前弓矢所及人皆應弦而倒誅殺萬計涼州遂平隋時突厥入寇楊素擊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虞胡騎奔突皆戎車徒步相參舁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內素至悉除舊法令諸軍各爲步騎突厥聞之以手加額仰天曰天賜我也大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一戰大破之此乃以徒制騎士若非有陳法知開闔首尾之道安能制勝也曲禮曰行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司農云以四獸爲軍陳象天也孔疏曰此言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但不知作之何如耳何徹云畫此四獸於旌旗上以標先後左右之陳也急繕其怒言其卒之勁利威怒如天之怒也招搖北斗杓第七星也舉此則六星可知也陳象天文卽北斗也復曰進退有度鄭司農註曰度謂伐與步數也孔疏曰如牧

野誓云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也復曰左右有局鄭司農註曰局是部分孔疏曰言軍之左右各有部分進則就敵退則就列不相差濫也下文復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返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此言讎辱至於戰爭期在必勝故不可不知陳法也其文故相次而言乃聖賢之深旨矣軍志曰陳閒容陳足曳白刃隊閒容隊可與敵對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迴軍轉陳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奔迸退無違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亦與曲禮之說同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今夔州州前諸葛武侯以石縱橫八行布爲方陳奇正之出皆生於此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也諸葛出斜谷以兵少但能正用六數今盩厔司竹園乃有舊壘司馬懿以十萬步騎不敢決戰蓋知其能也　梅堯臣曰分數已定形名已立離合散聚似亂而不能亂形無首尾應無前後陽旋陰轉欲敗而不能敗　王晳曰曹公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矣晳謂紛紜鬥亂之貌也不可亂者節制嚴明耳又曹公曰車騎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晳謂渾沌形圓不測之貌也不可敗者無所隙缺又不測故也　何氏曰此言鬥勢也善將兵者進退紛紛似亂然士馬素習旌旗有節非亂也渾沌形勢乍離乍合人以爲敗而號令素明離合有勢非可敗也形圓無行列也　張預曰此八陳法也此黃帝始立邱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井字之形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閑地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紜聚散鬥雖亂而法不亂渾沌交錯形雖圓而勢不敗所謂分而成八復而爲一也後世武侯之方陳李靖之六花唐太宗之破陳樂舞皆其遺制也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

曹公曰皆毀形匿情也　李筌曰恃治之整不撫其下而多怨其亂必生秦幷天下銷兵焚書以列國爲郡縣而秦自稱始皇都關中以爲至萬代有之至胡亥矜驕陳勝吳廣乘弊而起所謂亂生於治也以勇陵人爲敵所敗秦王苻堅鼓行伐晉勇也及其敗聞風聲鶴唳以爲晉軍是其怯也所謂怯生於勇也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陵晉於黃池陵越於會稽是其彊也爲越所敗城門不守兵圍王宮殺夫差而幷其國所謂弱生於彊也　杜牧曰言欲僞爲亂形以誘敵人先須至治然後能爲僞亂也欲僞爲怯形以伺敵人先須至勇然後能爲僞怯也欲僞爲弱形以驕敵人先須至彊然後能爲僞弱也　賈林曰恃治則亂生恃勇彊則怯弱生　梅堯臣曰治則能僞爲亂勇則能僞爲怯彊則能僞爲弱　王晳同梅堯臣註　何氏曰言戰時爲奇正形勢以破敵也我兵素治矣我士素勇矣我勢素彊矣若不匿治勇彊之勢何以致

敵須張似亂似怯似弱之形以誘敵人彼惑我誘之之狀破之必矣。張預曰能示敵以紛亂必己之治也能示敵以懦怯必己之勇也能示敵以羸弱必己之强也皆匿形以誤敵人

治亂數也

曹公曰以部曲分名數爲之故不亂也。李筌曰歷數也百六之災陰陽之數不由人興時所會也。杜牧曰言行伍各有分畫部曲皆有名數故能爲治然後能爲僞亂也夫爲僞亂者出入不時樵採縱橫刁斗不嚴是也。賈林曰治亂之分各有度數。梅堯臣曰以治爲亂存之乎分數。王晳曰治亂者數之變數謂法制。張預曰實治而僞示以亂明其部曲行伍之數也

勇怯勢也

李筌曰夫兵得其勢則怯者勇失其勢則勇者怯兵法無定惟因勢而成也。杜牧曰言以勇爲怯者也見有利之勢而不動敵人以我爲實怯也。陳皡曰勇者奮速也怯者淹緩也敵人見我欲進不進即以我爲怯也必有輕易之心我因其懈惰假勢以攻之龍且輕韓信鄭人誘我師是也。孟氏註同陳皡。梅堯臣曰以勇爲怯示之以不取。王晳曰勇怯者勢之變。張預曰實勇而僞示以怯因其勢也魏將龐涓攻韓齊將田忌救之孫臏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使齊軍入魏地日減其竈涓聞之大喜曰吾素知齊怯乃倍日幷行逐之遂敗於馬陵

彊弱形也

曹公曰形勢所宜。杜牧曰以彊爲弱須示其形匈奴冒頓示婁敬以羸老是也。陳皡曰楚王毀中軍以張隨人用爲後圖此類也。梅堯臣曰以彊爲弱形之以羸懦。王晳曰彊弱者形之變。何氏曰形勢暫變以誘敵戰非怯非弱也示亂不亂隊伍本整也。張預曰實彊而僞示以弱見其形也漢高祖欲擊匈奴遣使覘之匈奴匿其壯士肥馬見其弱兵羸畜使者十輩皆言可擊惟婁敬曰兩國相攻宜矜誇所長今徒見老弱必有奇兵不可擊也帝不從果有白登之圍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曹公曰見羸形也。李筌曰善誘敵者軍或彊能進退其敵也晉人伐齊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輿曳柴從之齊人登山而望晉師見旌旗揚塵謂其衆而夜遁則晉弱齊爲彊也齊伐魏將田忌用孫臏謀滅竈而趨大梁魏將龐涓逐之曰齊虜（原本作齊魯今改正）何其怯也入吾境亡者半矣及馬陵爲齊人所敗殺龐涓虜魏太子而旋形以弱而敵從之也。杜牧曰非止於羸弱也言我强敵弱則示以羸形動之使來我弱敵强則示之以强形動之使去敵之動作皆須從我孫臏曰齊國號怯三晉輕之令入魏境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魏龐涓逐之曰齊虜何怯入吾境士亡者大半因急追之至馬陵道狹臏乃斫木書之曰龐涓死

此樹下。伏弩於側。令曰。見火始發。涓至。鑽燧讀之。萬弩齊發。龐涓死。此乃示以羸形。能動龐涓。遂來從我而殺之也。隋煬帝於鴈門爲突厥始畢可汗所圍。太宗應募救援。隸將軍雲定興營。將行。謂定興曰。必多齎旗鼓以設疑兵。且始畢可汗敢圍天子。必以我倉卒無援。我張吾軍容。令數十里。晝則旌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以爲救兵雲集。覩城而遁。不然。彼衆我寡。不能久矣。定興從之。師次崞縣。始畢遁去。此乃我弱敵強。示之以強。動之令去。故敵之來去。一皆從我之形也。 梅堯臣曰。形亂弱而必從。 王晳曰。誘敵使必從。 何氏曰。移形變勢。誘動敵人。敵昧於戰。必落我計中而來。力足制之。 張預曰。形之以羸弱。敵必來從。晉楚相攻。苗賁皇謂晉侯曰。若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果敗楚師。又楚伐隨。羸師以張之。季良曰。楚之羸。誘我也。皆此二義也。

予之。敵必取之。

曹公曰。以利誘敵。敵遠離其壘。而以便勢擊其空虛孤特也。 杜牧曰。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公營南阪下。馬解鞍。時白馬輜重在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紹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繼至。或分趨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人。遂大破之。斬文醜。 梅堯臣曰。示畏怯而必取。 王晳曰。餌敵使必取。予與同。 張預曰。誘之以小利。敵必來取。吳以囚徒誘越。楚以樵者誘絞是也。

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曹公曰。以利動敵也。 李筌曰。後漢大司馬鄧禹之攻赤眉也。赤眉佯北。棄輜重而遁。車皆載土。覆之以豆。禹軍乏食。競趨之。不爲行列。赤眉伏兵奄至。擊之。禹大敗。則其義也。 杜牧曰。以利動敵。敵既從我。則嚴兵以待之。上文所解是也。 梅堯臣曰。以上數事動誘敵而從我。則以精卒待之。 王晳曰。或使之從。或使之取。必先嚴兵以待之也。 何氏曰。敵貪我利。則失行列。利既能動。則以所待之卒擊之。無不勝也。如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爲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渡。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分擊破之。十六國南梁禿髮傉檀守姑臧。後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傉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採掠。傉檀分兵擊。大破之。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折敷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乜列河等歸附。必來邀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乜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邀擊。破乜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

賊遂大敗悉收得乜列河之衆。　張預曰形之既從予之又取是能以利動之而來也則以勁卒待之李靖以卒爲本以本待之者謂正兵節制之師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

杜佑曰言勝負之道自圖於中不求之下責怒師衆強使力進也若秦穆悔過不替孟明也

故能擇人而任勢

一作故能擇人而任之諸家作任勢者多矣　曹公曰求之於勢者專任權也不責於人者權變明也　杜佑曰權變之明能節置於人任己之形勢也　李筌曰得勢而戰人怯者能勇故能擇其所能任之夫勇者可戰謹慎者可守智者可說無棄物也　杜牧曰言善戰者先料兵勢然後量人之材隨短長以任之不責成於不材者也曹公征張魯於漢中張遼李典樂進將一千餘人守合淝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吳孫權十萬人衆圍合淝乃共發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戰遼曰公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威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舉典與遼同出果大破孫權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攻城十日不拔乃退孫盛論曰夫兵詭道也至於合淝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衆者必懷貪惰我以致命之師擊貪惰之師其勢必勝而後守則必固矣是以魏武雜選武力參以異同爲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也　陳皥曰善戰者專求於勢見利速進不爲敵先專任機權不責成於人苟不獲已而用人即須擇而任之　賈林曰讀爲擇人而任勢言示以必勝之勢使人從之豈更外責於人求其勝敗擇勇怯之人任進退之勢　梅堯臣曰用人以勢則易責人以力則難能者當在擇人而任勢　王晳曰謂將能擇人任勢以戰則自然勝矣人者謂偏裨與　何氏曰得勢自勝不專責人以力也　張預曰任人之法使貪使愚使智使勇各任自然之勢不責人之所不能故隨材大小擇而任之尉繚子曰因其所長而用之言三軍之中有長於步者有長於騎者因能而用則人盡其材又晉侯類能而使之是也

任勢者（通典無任字）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

曹公曰任自然勢也　杜佑曰言投之安地則安投之危地則危不知有所回避也任勢自然也方圓之形猶兵勝負之形　李筌曰任勢御衆當如此也　梅堯臣曰木石重物也易以勢動難以力移三軍至衆也可以勢戰不可以力使自然之道也　何氏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木石之性置之安地則靜置之危地則動方正則止圓斜則行自然之勢也三軍之衆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不得已則鬥亦自然之道

故善戰人之勢（通典無善字）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杜佑曰言形勢之相因（原本無據通典補）　李筌曰劘通以為坂上走丸言其易也　杜牧曰轉石於千仞之山不可止遏者在山不在石也戰人有百勝之勇強弱一貫者在勢不在人也杜公元凱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能并強齊今兵威已成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自解無復著手此勢也勢不可失乃東下建業終滅吳此篇大抵言兵貴任勢以險迅疾速為本故能用力少而得功多也　梅堯臣曰圓石在山屹然其勢一人推之千人莫制也　王晳曰石不能自轉因山之勢而不可遏也戰不能妄勝因兵之勢而不可支也　張預曰石轉於山而不可止遏者由勢使之也兵在於險而不可制禦者亦勢使之也李靖曰兵有三勢將輕敵士樂戰志勵青雲氣等飄風謂之氣勢關山狹路羊腸狗門一夫守之千人不過謂之地勢因敵怠慢勞役飢渴前營未舍後軍半濟謂之因勢故用兵任勢峻坂走丸用力至微而成功甚博也

孫子十家註卷五

孫子十家註卷六

賜進士及第署山東布政使司督糧道兼管德州新城黃河兵備道孫星衍　賜進士出身萊州府知府候補同知吳人驥同校

虛實篇　曹公曰能虛實彼己也　李筌曰善用兵者以虛爲實善破敵者以實爲虛故次其篇　杜牧曰夫兵者避實擊虛先須識彼我之虛實也　王晳曰凡自守以實攻敵以虛也　張預曰形篇言攻守勢篇說奇正善用兵者先知攻守兩齊之法然後知奇正先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知虛實蓋奇正自攻守而用虛實由奇正而見故次勢

孫子曰凡先處御覽作處下同戰地而待敵者佚

曹公李筌並曰力有餘也　賈林曰先處形勝之地以待敵者則有備豫士馬閑逸　杜佑同賈林註　王晳同曹公註　張預曰形勢之地我先據之以待敵人之來則士馬閑逸而力有餘

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孟氏曰若敵已處便勢之地己方赴利士馬勞倦則不利矣　李筌曰力不足也太一遁甲云彼來攻我則我爲主彼爲客主易客難也是以太一遁甲言其定計之義故知勞佚事不同先後勢異　杜牧曰後周遣將帥突厥之衆逼齊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而下去城二里諸將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佚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前鋒盡殪自餘遁矣　賈林曰敵處便利我則不往引兵別據示不敵其軍敵謂我無謀必來攻襲如此則反令敵倦而我不勞　梅堯臣曰先至待敵則力完後至趨戰則力屈　何氏曰戰國秦師伐韓圍閼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　後漢初諸將征隗囂爲囂所敗光武令悉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漢邑漢將馮異卽馳馬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此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方盛臨境狃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佚待勞非所以爭鋒也遂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而大破之　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過蒲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周文步將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陳合戰大破之　張預曰便利之地彼已據之我方趨彼以戰則士馬勞倦而力不足　或謂所戰之地我宜先到立陳以待彼則己佚矣彼先結陳我後至則我勞矣若宋人已成列楚師未既濟之類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杜佑曰言兩軍相遠彊弱俱敵彼可使歷險而來我不可歷險而往必能引致敵人己不往從也　李筌曰故能致人之勞不致人之佚也　杜牧曰致令敵來就我我當蓄力待之不就敵人恐我勞

也後漢張步將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耿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塡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趨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攻之弇喜謂諸將曰吾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大破之遂臨陳斬費邑 梅堯臣曰能令敵來則敵勞我不往就則我佚 王晳曰致人者以佚乘其勞致於人者以勞乘其佚 何氏曰令敵自來 張預曰致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往赴戰則我勢常實此乃虛實彼我之術也耿弇先逼巨里以誘致費邑近之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曹公曰誘之以利也 李筌曰以利誘之敵則自遠而至也趙將李牧誘匈奴則其義也 杜牧曰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大喜率衆來入牧大破之殺匈奴十萬騎單于奔走歲餘不敢犯邊也 梅堯臣曰何能自來示之以利 何氏曰以利誘之而來我佚敵勞 張預曰所以能致敵人之來者誘之以利耳李牧佯北以致匈奴楊素毀車以誘突厥是也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曹公曰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 杜佑曰出其所必趨（原本作至其所必走字之誤也按杜注每先引曹注下附己意故上之所釋下或不同也今據曹注及下文改正）攻其所必救能守其險害之要路敵不得自至故王子曰一貓當穴萬鼠不敢出一虎當溪萬鹿不得過 李筌曰害其所急彼必釋我而自固也魏人寇趙邯鄲乞師於齊齊將田忌欲救趙孫臏曰夫解紛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解爾今二國相持輕銳竭於外疲老殆於內我襲其虛彼必解圍而奔命所謂一舉存趙而弊魏也後魏果釋趙而奔大梁遭齊人於馬陵魏師敗績 杜牧曰曹公攻河北師次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武陽曹公乃引兵西入山攻毒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曹公要擊於內大破之也 陳皞曰子胥疲楚師孫臏走魏將之謂也 梅堯臣曰敵不得來當制之以害 王晳曰以害形之敵患之而不至 張預曰所以能令敵人必不得至者害其所顧愛耳孫臏走大梁而解邯鄲之圍是也

故敵佚能勞之

曹公曰以事煩之（御覽作以利煩之者非） 李筌曰攻其不意使敵疲於奔命 杜牧曰高熲言平陳之策於隋祖曰江北寒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兵上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於是陳人始病 梅堯臣曰撓之使不得休息 王晳曰巧致之也 何氏曰春秋時吳王闔閭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彼必道

弊、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遂入郢、 張預曰、爲多方以誤之之術、使其不得休息、或曰、彼若先處戰地以待我、則是彼佚也、我不可起而與之戰、我既不往、彼必自來、卽是變佚爲勞也、

飽能飢之、（原本作饑之者、後人臆改也、今據通典御覽正之）

曹公曰、絕糧道以饑之、 李筌曰、焚其積聚、芟其禾苗、絕其糧道、但能饑之、我爲主、敵爲客、則可以絕糧道而饑之、如我爲客、敵爲主、則如之何、荅曰、饑敵之術、非止絕糧道、但能饑之、則是隋高熲平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屋、有蓄積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待敵修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遂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困、三國時、諸葛誕文欽據壽春、及招吳請援、司馬景王討之、謂諸將曰、彼當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二者、當多方以亂之、因命合圍、遣羸疾寄穀淮北、廩軍士豆人三升、誕欽聞之、果喜、景王愈羸形以示之、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糧盡、攻而拔之、隋末宇文化及率兵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少、因僞和之、以弊其衆、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其後食盡、其將王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前後相繼、化及以此遂敗、 陳皥曰、饑敵之術、在臨事應機、 梅堯臣曰、要其糧、使不得饋、 王皙曰、謂敵人足食、我能使之饑耳、曹公曰、絕其糧道、皙謂火積亦是也、 何氏曰、如吳楚反、周亞夫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亞夫會兵滎陽、吳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使輕騎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兵乏糧饑、欲退、數挑戰、終不出、乃引兵去、精兵追擊、大破之、王莽末、天下亂、光武兄伯升起兵討莽、爲莽將甄阜梁丘賜所敗、復收會兵衆、還保於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餘萬人、南渡橫臨泚水、阻兩山閒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晨自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乏食陳潰、遂斬阜賜、唐輔公祏遣其僞將馮惠亮陳當世領水軍屯於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率步騎軍於青州山、河閒王孝恭至、堅壁不與鬥、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漸餒、夜薄我營、孝恭安臥不動、明日、縱羸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尙率精騎列陳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出追奔數里、遇祖尙軍、與戰大敗、正通棄營而走、 張預曰、我先舉兵、則我爲客、彼爲主、爲客則食不足、爲主則飽有餘、若奪其蓄積、因糧於彼、館穀於敵、則我反飽、彼反饑矣、則是變客爲主也、不必焚其積聚、廢其農時、然後能饑敵矣、或彼客則絕其糧道、廣武君欲請奇兵以遮絕韓信軍後是也、

安能動之、

曹公曰、攻其所必愛、出其所必趨、則使敵不得不相救也、 李筌曰、出其所必趨、擊其所不意、攻其

所必愛使不得不救也　杜牧曰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於遼東阻遼水以拒魏軍宣王曰賊堅營高壘以老我師攻之正入其計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我今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來邀之乃縱擊大破之竟平遼東　陳皥曰左傳楚伐宋宋告急於晉晉先軫曰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遂破楚師　孟氏註同曹公　梅堯臣曰趨其所顧使不得止　王晳同李筌註　何氏曰攻其所愛豈能安視而不動哉　張預曰彼方安守以爲自固之術不欲速戰則當攻其所必救使不得已而須出臾騈堅壁秦伯挑其裨將遂皆出戰是也

出其所必趨（原本作不趨按上文諸家注則作不趨者誤也從御覽改）趨其所不意

曹公曰使敵不得不相往而救之也　何氏曰令敵人須應我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曹公曰出空擊虛避其所守擊其不意　李筌曰出敵無備從孤擊虛何人之有　杜牧曰梁元帝時西蜀稱帝率兵東下將攻元帝西魏大將周文帝曰平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多有異同文帝謂將軍尉遲迥曰伐蜀之事一以委公然計將安出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餘年矣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甲銳騎星夜奔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攻其腹心必向風不守竟以平蜀言不勞者空虛之地無敵人之虞行止在我故不勞也　陳皥曰夫言空虛者非止爲敵人不備也但備之不嚴守之不固將弱兵亂糧少勢孤我整軍臨之彼必望風自潰是我不勞苦如行無人之地　梅堯臣曰出所不意　何氏曰曹公北征烏桓謀臣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得以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公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公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又唐吐谷渾寇邊以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輕途二千里行空虛之地平吐谷渾而還故太宗曰且李靖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古今未有也　張預曰掩其空虛攻其無備雖千里之征人不疲勞若鄧艾伐蜀由陰平之徑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李筌曰無虞易取　杜牧曰警其東擊其西誘其前襲其後後漢張步都劇使弟藍守西安又令別將守臨淄去臨淄四十里耿弇引軍營其閒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其實易攻弇令軍吏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夜半弇勤諸將蓐食及明至臨淄城下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弇曰西安聞吾欲攻日夜爲備臨淄出其不意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卽西安勢孤所謂

擊一得兩盡如其策後漢末朱儁擊黃巾賊帥韓忠於宛儁作長圍起土山以臨其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　陳皥曰國家征上黨王宰知劉稹恃天井之險不爲固守之計宰悉力攻奪而後守稹失其險終陷其巢穴也　梅堯臣曰言擊其南實攻其北　王晳曰攻其虛也謂將不能兵不精壘不堅備不嚴救不及食不足心不一爾　張預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使敵人莫之能備則吾之所攻者乃敵之所不守也耿弇之克臨淄朱儁之討黃巾但其一端耳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杜牧曰不攻尙守何況其所攻乎漢太尉周亞夫擊七國於昌邑也賊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其西北俄而賊精卒攻西北不得入因遁去追破之　陳皥曰無慮敵不攻慮我不守無所不攻無所不守乃用兵之計備也　梅堯臣曰賊擊我西亦備乎東　王晳曰守以實也謂將能兵精壘堅備嚴救及食足心一爾　張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使敵人莫之能測莫之能測則吾之所守者乃敵之所不攻也周亞夫擊東南而備西北亦是其一端也

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曹公曰情不泄也　李筌曰善攻者器械多也東魏高歡攻鄴是也善守謹備也周韋孝寬守晉州是也　杜牧曰攻取備禦之情不泄也　賈林曰教令行人心附備守堅固微隱無形敵人猶豫智無所措也　梅堯臣曰善攻者機密不泄善守者周備不隙　王晳曰善攻者待敵有可乘之隙速而攻之則使其不能守也善守者常爲不可勝則使其不能攻也云不知者攻守之計不知所出耳　何氏曰言攻守之謀令不可測　張預曰夫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所謂不足者非力弱也蓋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也所謂有餘者非力彊也蓋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也情不外泄精乎攻守者也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通典作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御覽作微乎微乎故能隱於常形神乎神乎故能爲敵司命又通典本作故能爲變化司命

杜佑曰言其微妙所不可見者言變化之形倏忽若神故能料敵死生如天之司命也　李筌曰言二遁用兵之奇正攻守微妙不可形於言說也微妙神乎敵之死生懸形於我故曰司命　杜牧曰微者靜也神者動也靜者守動者攻敵之死生悉懸於我故如天之司命　梅堯臣曰無形則微妙不可得而窺無聲則神速不可得而知　王晳曰微密則難窺神速則難應故能制敵之命　何氏曰武論虛實之法至於神微而後見成功之極也吾之實使敵視之爲虛吾之虛使敵視之爲實敵之實吾能使之爲虛敵之虛吾能知其非實蓋敵不識吾虛實而吾能審敵之虛實也吾欲攻敵也知彼所守者爲實而所不守者爲虛吾將避其堅

而攻其脆批其亢而擣其虛敵欲攻我也知彼所攻者爲不急而所不攻者爲要吾將示敵之虛而鬥吾之實彼示形在東而吾設備於西是故吾之攻也彼不知其所當守吾之守也敵不料其所當攻攻守之變出於虛實之法或藏九地之下以喻吾之守或動九天之上以比吾之攻滅跡而不可見韜聲而不可聞若從地出天下倏出闇入星耀鬼行入於無間之域旋乎九泉之淵微之微者神之神者至於天下之明目不能窺其形之微天下之聰耳不能聽其聲之神有形者至於無形有聲者至於無聲非無形也敵人不能窺也非無聲也敵人不能聽也虛實之變極也善守兵者通於虛實之變遂可以入於神微之奧不善者安然尋微窮神而泥其用兵之跡不能泯其形聲而至於聞見者是不知神微之妙固在虛實之變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安得無形與聲哉但敵人不能窺聽耳 張預曰攻守之術微妙神密至於無形之可覩無聲之可聞故敵人生死之命皆主於我也

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御覽速作遠按此與李筌本同）

曹公曰卒往進攻其虛懈退又疾也 杜佑曰衝突其空虛也 李筌曰進者襲空虛懈怠退必輜重在先行遠而大軍始退已者以不可追後趙王石勒兵在葛陂苦雨欲班師於鄴懼晉人躡其後用張賓計令輜重先行遠而不可及也此筌以速字爲遠者也 杜牧曰既攻其虛敵必敗敗喪之後安能追我我故得以疾退也 陳皥曰杜說非也曹公之圍張繡也城未拔力未屈而去之繡兵出襲其後賈詡止之繡不聽果被曹公所敗繡謂詡曰公既能知其敗必能知其勝詡曰復以敗卒襲之繡從之曹公果敗豈是敗喪之後不能追之哉蓋言乘虛之進敵不知所禦逐利而退敵不知所追也 梅堯臣曰進乘其虛則莫我禦退因其弊則莫我追 何氏曰兵進則衝虛兵退則利速我能制敵而敵不能制我也 張預曰對壘相持之際見彼之虛隙則急進而擣之敵豈能禦我也獲利而退則速還壁以自守敵豈能追我也兵之情主速風來電往敵不能制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曹公李筌曰絶其糧道守其歸路攻其君主也 杜牧曰我爲主敵爲客則絶其糧食守其歸路若我爲客敵爲主則攻其君主司馬宣王攻遼東直指襄平是也 梅堯臣曰攻其要害 王晳曰曹公曰絶糧道守歸路攻君主也晳謂敵若堅守但能攻其所必救則與我戰也若耿弇欲攻巨里以致費邑亦是也 何氏曰如魏將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汎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長圍非所以示衆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古人言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窟穴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

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唐馬燧討田悅時軍糧少悅深壁不戰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眞李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兗三軍爲首尾計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兵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彼且當戰也燧爲諸軍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道逾洹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恆州兵以軍少懼爲燧所幷引軍合於悅悅與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燧乃引諸軍半夜皆食先鷄鳴時擊鼓吹角潛師傍洹水徑赴魏州令曰聞賊至則止爲陳又令百騎吹鼓角皆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鼓角匿其傍伺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乃率淄青兗州步騎四萬餘人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甲令無動命前除草斬荊棘廣百步以爲陳募勇力得五千餘人分爲前列以候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衰乃縱兵擊之悅軍大敗悅走橋橋以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淄青軍殆盡　張預曰我爲客彼爲主我兵强而食少彼勢弱而糧多則利在必戰敵人雖有金城湯池之固不得守其險而必來與我戰者在攻其所顧愛之地使救相援也若楚人圍宋晉將救之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衞若伐曹衞楚必救之則宋免矣從之而解又晉宣帝討公孫文懿忽棄城而走襄平討其巢穴賊果出邀之遂逆擊三戰皆捷亦其義也

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

曹公曰軍不欲煩也　孟氏曰以物畫地而守喻其義也蓋我能戾敵人之心不敢至也　李筌曰拒境自守也若入敵境則用天一遁甲眞人閉六戊之法以刀畫地爲營也

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曹公曰乖戾也戾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之我未修壘塹敵人不以形勢之長就能加之於我者不敢攻我也（自我未修壘以下據御覽補）　李筌曰乖異也設奇異而疑之是以敵不可得與我戰漢上谷太守李廣縱馬卸鞍疑也　杜牧曰言敵來攻我我不與戰設權變以疑之使敵人疑惑不決與初來之心乖戾不敢與我戰也曹公爭漢中地蜀先主拒之時將趙雲守別屯將數十騎輕出卒遇大軍雲且門且卻公軍追至圍雲入營使大開門偃旗息鼓曹公軍疑有伏引去諸葛武侯屯於陽平使魏延諸將幷兵東下武侯惟留萬人守城候白司馬宣王曰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亮時意氣自若勑軍中悉臥旗息鼓不得輒出開四門掃地卻洒宣王疑有伏於是引去趨北山亮謂參佐曰司馬懿謂吾有設伏循山走矣宣王後知頗以爲恨曹公與呂布相持公軍出收麥布領衆卒至公營止有千人出陳半隱於堤下呂布遲疑不敢進曰

曹公多詐勿入伏中遂引兵去 陳皞曰左傳楚令尹子元伐鄭入自純門至於逵市縣門不發子元曰鄭有人焉乃還 賈林曰置疑兵於敵惡之所屯營於形勝之地雖未修壘壍敵人不敢來攻於我也 梅堯臣曰畫地喻易也乖其道而示以利使其疑而不敢進也 王晳曰畫地言易且明制之必有道也 張預曰我爲主彼爲客我糧多而卒寡彼食少而兵衆則利在不戰雖不爲營壘之固敵必不敢來與我戰者示以疑形乖其所往也若楚人伐鄭鄭縣門不發效楚言而出楚師不敢進而遁又司馬懿欲攻諸葛亮亮偃旗臥鼓開門卻洒懿疑有伏兵遂引而去亦其義也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原本作忽今從通典改正）

杜佑曰我專一而敵分散 梅堯臣曰他人有形我形不見故敵分兵以備我 張預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形人者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紛紜使敵莫測無形者也敵形既見我乃合衆以臨之我形不彰彼必分勢以防備

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共其一也（原本作以敵攻其一也誤今據通典御覽改正）

杜佑曰我料見敵形審其虛實故所備者少專爲一屯以我之專擊彼之散是爲十共擊一也 梅堯臣曰離一爲十我常以十擊一分

則我衆而敵寡

杜佑曰我專爲一故衆敵分爲十故寡 張預曰見敵虛實不勞多備故專爲一屯彼則不然不見我形故分爲十處是以我之十分擊敵之一分也

故我不得不衆敵不得不寡

能以衆擊寡者（通典御覽擊作敵）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杜佑曰言約少而易勝 杜牧曰約猶少也我深壍高壘滅跡韜聲出入無形攻取莫測或以輕兵健馬衝其空虛或以彊弩長弓奪其要害觸左履右突後驚前晝日誤之以旌旗暮夜惑之以大鼓故敵人畏懼分兵防虞譬如登山瞰城垂簾視外敵人分張之勢我則盡知我之攻守之方敵則不測故我能專一敵則分離專一者力全分離者力寡以全擊寡故能必勝也 梅堯臣曰以專擊分則我所敵少也 王晳曰多爲之形使敵備己其實攻者則無備也故我專敵分矣專則衆分則寡十攻一者大約言耳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夫勢聚則彊兵散則弱以衆彊之勢擊寡弱之兵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

杜佑曰言舉動微密情不可見使彼知所出而不知吾所舉知所舉而不知吾所集 張預曰無形勢故也

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

梅堯臣曰敵不知則處處爲備

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曹公曰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備我也言少而易擊也 王晳曰與敵必戰之地不可使敵知之知

則幷力得拒於我。曹公曰：形藏敵疑。　張預曰：不能測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故分離其衆，所在輒爲備，遂致衆散而弱，勢分而衰，是以吾所與接戰之處，以大衆臨孤軍也。

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杜佑曰：言敵之所備者多，則士卒無不分散而少。

梅堯臣曰：所備皆寡也。

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

曹公曰：上所謂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以備我也。

孟氏曰：備人則我散，備我則彼分。　杜佑曰：敵散分而少者，皆先備人也；敵所以備己多者，由我專而衆故也。　李筌曰：陳兵之地，不可令敵人知之，彼疑則謂衆離而備我也。　杜牧曰：所戰之地，不可令敵人知之，我形不可測，左右前後遠近險易，敵人不知，亦不知我何處來攻，何地會戰，故分兵徼衞，處處防備，形藏者衆，分多者寡，故衆者必勝也，寡者必敗也。　梅堯臣曰：使敵愈備則愈寡也。　王晳曰：左右前後俱備則俱寡。　何氏同諸註。　張預曰：左右前後無處不爲備，則無處不兵寡也。所以寡者，爲分兵而廣備於人也；所以衆者，爲專而使人備己也。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曹公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　孟氏曰：以度量知空虛，先知戰地之形，又審必戰之日，則可千里期會，先往以待之；若敵先己至，可不往以勞之。

杜佑曰：夫善戰者，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知戰之地，度道設期，分軍雜卒，遠者先進，近者後發，千里之會，同時而合。若會都市，其會地之日，無令敵知，知之則所備處少，不知則所備處多，備寡則專，備多則分，分則力散，專則力全。　李筌曰：知戰之地，則舟車步騎之所便也。魏武以北土未安，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强，是以有黃蓋之敗；吳王濞驅吳楚之衆，奔馳於梁鄭之閒，此不知戰地日者。故太一遁甲曰：計法三門五將，主客成敗，則可知也，於是千里會戰而勝。　杜牧曰：宋武帝使朱齡石伐譙縱於蜀，宋武曰：往年劉敬宣出內水向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往外水來，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向內水，此則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知虛實，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函邊書曰：至白帝乃開。諸軍未知應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譙縱果以重兵備內水，齡石滅之。　陳皥曰：杜註止言知戰之地，未敘知戰之日。我若伐敵，至期不得與我戰；敵來侵我，我必預備以應之。項羽謂曹咎曰：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與將軍會。苟不知必戰之日，安能爲約。　梅堯臣曰：若能度必戰之地、必戰之日，雖千里之遠，可剋期而與戰。　王晳曰：必先知地利敵情，然後以兵法之度量，計其遠近，知其空虛，審敵趣應之所

及戰期也。如是則雖千里可會戰而破敵矣。故曹
公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是也。 張預曰。凡
舉兵伐敵。所戰之地。必先知之。師至之日。能使人
人如期而來。以與我戰。知戰地日。則所備者專。所
守者固。雖千里之遠。可以赴戰。若蹇叔知晉人禦
師必於殽。是知戰地也。陳湯料烏孫圍兵五日必
解。是知戰日也。又若孫臏要龐涓於馬陵。度日暮
必至是也。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
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
乎。
杜佑曰。敵已先據形勢之地。己方趣利欲戰。則左
右前後疑惑。進退不能相救。況數十里之閒也。
杜牧曰。管子曰。計未定而出兵。則戰而自毀也。
梅堯臣曰。不能救者寡也。左右前後尚不能救。況
遠乎。 張預曰。不知敵人何地會兵。何日接戰。則
所備者不專。所守者不固。忽遇勍敵。則倉遽而與
之戰。左右前後猶不相援。又況首尾相去之遼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
曹公曰。越人相聚。紛然無知也。或曰。吳越讎國也。
李筌曰。越過也。不知戰地及戰日。兵雖過人。安
知勝敗乎。 陳皥曰。孫子爲吳王闔閭論兵。吳王
越讎。故言越。謂過人之兵。非義也。 賈林曰。不知
戰地。不知戰日。士衆雖多。不能制勝敗之政。亦何
益也。 梅堯臣曰。吳越敵國也。言越人雖多。亦爲
我分之而寡也。 王皙曰。此武相時料敵也。言越
兵雖多。苟不善相救。亦無益於勝敗之數。 張預
曰。吾字作吳字之誤也。吳越鄰國。數相侵伐。故下
文云。吳人與越人相惡也。言越國之兵雖曰衆多。
但不知戰地戰日。當分其勢而弱也。
故曰。勝可爲也。御覽作勝可知而不可爲也。按此因形篇語致誤。
孟氏曰。若敵不知戰地期日。我之必勝可常有也。
杜牧曰。爲勝在我。故言可爲之。 梅堯臣同杜
牧註。 王皙何氏同孟氏註。 張預曰。爲勝在我
故也。形篇云。勝可知而不可爲。今言勝可爲者。何
也。蓋形篇論攻守之勢。言敵若有備。則不可必爲
也。今則主以越兵而言。度越人必不能知所戰之
地日。故云可爲也。
敵雖衆。可使無鬭。
孟氏曰。敵雖多兵。我能多設變詐。分其形勢。使不
得併力也。 杜牧曰。以下四事度量之。敵兵雖衆
使其不能與我鬭勝也。 賈林曰。敵雖衆多。不知
己之兵情。常使急自備。不暇謀鬭。 梅堯臣曰。苟
能寡。何有鬭。 王皙曰。多益不救。奚所恃而鬭。
張預曰。分散其勢。不得齊力同進。則焉能與我爭。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孟氏曰。策度敵情。觀其施爲。則計數可知。 杜佑
曰。策度敵情。觀其所施。計數可知。 李筌曰。用兵
者取勝之兵法。可制太一遁甲五將之計。以定關
格掩迫之數。得失可知也。 賈林曰。樽俎帷幄之
閒。以策籌之。我得彼失之計。皆先知也。 梅堯臣
曰。彼得失之計。我以算策而知。 王皙曰。策其敵

情以見得失之數。張預曰籌策敵情知其計之得失若薛公料黥布之三計是也。

作之（通典御覽幷作候之按此與李筌本同又鄭友賢遺說亦作候之）而知動靜之理。

杜佑曰喜怒動作察其舉止則情理可得故知動靜權變爲其勝負也。李筌曰候望雲氣風鳥人情則動靜可知也王莽時王尋征昆陽有雲氣如壞山當營而墜去地數尺沒光武知其必敗梁王僧辯營上有如堤之氣候景知其必勝風鳥貪豺之類也此筌以作字爲候字者也。杜牧曰作激作也言激作敵人使其應我然後觀其動靜理亂之形也魏武侯曰兩軍相當不知其將如何吳起曰令賤勇者將銳而擊交合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退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奔北不追見利不取此將有謀若其悉衆追北旗旛雜亂行止縱橫貪利務得若此之類將令不行擊而勿疑。陳皡曰作爲也爲之利害使敵赴之則知進退之理也。賈林曰善覘候者必知其動靜之理。梅堯臣曰彼動靜之理因我所發而見。王晳曰候其理當動以否。張預曰發作久之觀其喜怒則動靜之理可得而知也若晉文公拘宛春以怒楚將子玉子玉遂乘晉軍是其躁動也諸葛亮遺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司馬宣王宣王終不出戰此是其安靜也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孟氏曰形相敵情觀其所據則地形勢生死可得而知。李筌曰夫破陳設奇或偃旗鼓形之以弱或虛列竈火旛幟形之以彊投之以死致之以生是以死生因地而成也韓信下井陘劉裕過大峴則其義也。杜牧曰死生之地蓋戰地也投之死地必生置之生地必死言我多方誤撓敵人以觀其應我之形然後隨而制之則死生之地可知也陳皡曰敵人既有動靜則我得見其謀有謀者所處之地必生無謀者所投之地必死也。賈林曰見所理兵勢則可知其死所。梅堯臣曰彼生死之地我因形見而識。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形之以弱則彼必進形之以彊則彼必退因其進退之際則知彼據之地死與生也上文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是也死地謂傾覆之地生地謂便利之地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通典作不足有餘）

曹公曰角量也。杜佑曰角量也角量彼我軍馬之數則長短可知也（原本無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角量也量其力精勇則虛實可知也。杜牧曰角量也言以我之有餘角量敵人之有餘以我之不足角量敵人之不足管子曰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食不存不攻備不存不攻司馬宣王伐遼東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穩愚切惑焉王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命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雨水乃爾功力不設

賊糧垂盡當示無能以安之既而雨止晝夜攻之竟平遼東　梅堯臣曰彼有餘不足之處我以角量而審　王晳曰角謂相角也角彼我之力則知有餘不足之處然後可以謀攻守之利也此而上亦所以量敵知戰　張預曰有餘彊也不足弱也角量敵形知彼彊弱之所唐太宗曰凡臨陳常以吾彊對敵弱常以吾弱對敵彊苟非角量安得知之

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閒不能窺知者不能謀

李筌曰形敵之妙入於無形閒不可窺智不可謀是謂形也　杜牧曰此言用兵之道至於臻極不過於無形無形則雖有閒者深來窺我不能知我之虛實彊弱不泄於外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謀我也　梅堯臣曰兵本有形虛實有路是以無形此極致也雖使閒者以情僞智者以謀料可得乎　王晳曰制兵形於無形是謂極致孰能窺而謀之哉　何氏曰行列在外機變在內因形制變人難窺測可謂知微　張預曰始以虛實形敵敵不能測故其極致卒歸於無形既有形可覩無迹可求則閒者不能窺其隙智者無以運其計

因形而錯勝於眾（御覽錯勝作作勝非）眾不能知

曹公曰因敵形而立勝（御覽敵形作地形按下文云兵因敵而制勝作地者非）　李筌曰錯置也設形險之勢因士卒之勇而取勝焉軍事尚密非眾人之所知也　杜牧曰窺形可置勝敗非智者不能固非眾人所能得知也　梅堯臣曰眾知我能置勝矣不知因敵之形　何氏曰因敵制勝眾不能知　張預曰因敵變動之形以制勝非眾人所能知

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曹公曰不以一形之勝萬形或曰不備知也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制勝也　李筌曰戰勝人知之制勝之法幽密人莫知　杜牧曰言已勝之後但知我制敵人使有敗形本自於我然後我能勝也上文云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彊而避之怒而橈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斯皆制勝之道人莫知之也　陳皡曰人但知我勝敵之善不能知我因敵之敗形　梅堯臣曰知得勝之跡而不知作勝之象　王晳曰若韓信背水拔幟是也人但知水上軍殊死戰不可敗及趙軍驚亂遁走不知吾能制使之然者以何道也　張預曰立勝之迹人皆知之但莫測吾因敵形而制此勝也

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曹公曰不重復動而應之也　杜佑曰死官也（按此句疑有脫誤）　李筌曰不復前謀以取勝隨宜制變也　杜牧曰敵每有形我則始能隨而應之以取勝　賈林曰應敵形而制勝乃無窮　梅堯臣曰不執故態應形有機　王晳曰夫制勝之理惟一而所勝之形無窮也　何氏曰已勝之後不再用也敵來斯應不循前法故不窮　張預曰已勝之後不復更用前謀但隨敵之形而應之出奇無窮也

夫兵形象水。

孟氏曰兵之形勢如水流遲速之勢無常也。

水之行原本行作形誤今從劉晝子及通典御覽改正避高而趨下。

梅堯臣曰性也。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梅堯臣曰利也。張預曰水趨下則順兵擊虛則利。

水因地通典御覽上有故字而制流。通典兩引皆作制形御覽一作制形一作制行鄭友賢作制流

杜牧曰因地之下。梅堯臣曰順高下也。張預曰方圓斜直因地而成形。

兵因敵而制勝。

杜佑曰言水因地之傾側而制其流兵因敵之虧闕而取其勝者也。李筌曰不因敵之勢何以制之哉夫輕兵不能持久守之必敗重兵挑之使出怒兵辱之彊兵緩之將驕宜卑之將貪宜利之將疑宜反閒之故因敵而制勝。杜牧曰因敵之虛也。賈林曰見敵盛衰之形我得因而立勝。梅堯臣曰隨虛實也。王晳曰謂隄防疏導之也。何氏曰因敵彊弱而成功。張預曰虛實彊弱隨敵而取勝。

故兵無常勢。

梅堯臣曰應敵爲勢。張預曰敵有變動故無常勢。

水無常形。

孟氏曰兵有變化地有方圓。梅堯臣曰因地爲形。張預曰地有高下故無常形。

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通典因作隨

曹公曰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取勝若神。李筌曰能知此道謂之神兵也。杜牧曰兵之勢因敵乃見勢不在我故無常勢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水故無常形水因地之下則可漂石兵因敵之應則可變化如神也。梅堯臣曰隨而變化微不可測。王晳曰兵有常理而無常勢水有常性而無常形兵有常理者擊虛是也無常勢者因敵以應之也水有常性者就下是也無常形者因地以制之也夫兵勢有變則雖敗卒尚復可使擊勝兵況精銳乎。何氏曰行權應變在智略智略不可測則神妙者也。張預曰兵勢已定能因敵變動應而勝之其妙如神。

故五行無常勝。

杜佑曰五行更王。王晳曰迭相克也。

四時無常位。

杜佑曰四時迭用。王晳曰迭相代也。

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曹公曰兵無常勢盈縮隨敵。杜佑曰兵無常勢盈縮隨敵日月盛衰猶兵之形勢或弱或強也。據通典補李筌曰五行者休囚王相遞相勝也四時者寒暑往來無常定也日月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百刻者春秋二分則日夜均夏至之日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之日晝四十刻夜六十刻長短不均也月初爲朔八日爲上弦十五日

爲望。二十四日爲下弦。三十日爲晦。則死生義也。孫子以爲五行四時日月盈縮無常。況於兵之形變安常定也。 梅堯臣曰。皆所以象兵之隨敵也。 王晳曰。皆喻兵之變化。非一道也。 張預曰。言五行之休王。四時之代謝。日月之盈昃。皆如兵勢之無定也。

孫子十家註卷六

(seal)

孫子十家註卷七

賜進士及第署山東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黃河兵備道孫星衍　賜進士出身知州銜候補同知吳人驥同校

軍爭篇　曹公曰兩軍爭勝　李筌曰爭者趨利也虛實定乃可與人爭利　王晳曰爭者爭利得利則勝宜先審輕重計迂直不可使敵乘我勢也　張預曰以軍爭爲名者謂兩軍相對而爭利也先知彼我之虛實然後能與人爭勝故次虛實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

李筌曰受君命也遵廟勝之算恭行天罰　張預曰受君命伐叛逆。

合軍聚衆。

曹公曰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爲軍陳　梅堯臣曰聚國之衆合以爲軍　王晳曰大國三軍總三萬七千五百人若悉舉其賦則總七萬五千人此所謂合軍聚衆　張預曰合國人以爲軍聚兵衆以爲陳。

交和而舍。

曹公曰軍門爲和門左右門爲旗門御覽作期旗以車爲營曰轅門以人爲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爲交和　李筌曰交間和雜也合軍之後彊弱勇怯長短向背間雜而仵之力相兼後合諸營壘與敵爭之　杜牧曰周禮以旌爲左右和門鄭司農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旗表之以敘和出入明次第也交者言與敵人對壘而舍和門相交對也　賈林曰舍止也士衆交雜和合而止於軍中趨利而動　梅堯臣曰軍門爲和門兩軍交對而舍也　何氏曰和門相望將合戰爭利兵家難事也　張預曰軍門爲和門言與敵對壘而舍其門相交對也或曰與上下相交和睦然後可以出兵爲營舍故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

莫難於軍爭。

曹公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　杜佑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軍門謂之和門兩軍對爭交門而止先據便勢之地最其難者相去促近動則生變化據通典補　杜牧曰於爭利害難也　梅堯臣曰自受命至此爲最難　張預曰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

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

曹公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也　杜佑曰敵途本迂患在道遠則先處形勢之地故曰以患爲利　杜牧曰言欲爭奪先以迂遠爲近以患爲利誑紿敵人使其慢易然後急趨也　陳皥曰言合軍聚衆交和而舍皆有舊制惟軍爭最難也苟不知以迂爲直以患爲利者即不能與敵爭也　賈林曰全軍而行爭於便利之地而先據之若不得其地則輸敵之勝最其難也　梅堯臣曰能變迂爲近轉患爲利難也　王晳曰曹公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晳謂示以遠者使其不虞而行或奇兵從間道出也　何氏曰謂所征之國路由山險迂曲而遠將欲爭利則當分兵出奇隨逐鄉導由直路乘其不備急擊之雖有陷險之患得利亦速也如鍾會伐蜀而鄧艾出奇先至蜀蜀無備而降故下云不得鄉導不能得地利是也　張預曰

變迂曲爲近直轉患害爲便利此軍爭之難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通典知上有先字非）

曹公曰迂其途者示之遠也後人發先人至者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也　杜佑曰已外張形勢迴從遠道敵至於應爭從其近皆得敵情詐之以利（據通典補）　李筌曰故迂其途示不速進後人發先人至也用兵若此以患爲利者　杜牧曰上解曰以迂爲直是示敵人以迂遠敵意已怠復誘敵以利使敵心不專然後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得所爭之要害也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令趙奢往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來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秦人聞之悉甲而至有一卒曰先據北山者勝奢使萬人據之秦人來爭不得奢因縱擊大破之閼與遂得解　賈林曰敵途本近我能迂之者或以羸兵或以小利於他道誘之使不得以軍爭赴也　梅堯臣曰遠其途誘以利款之也後其發先其至爭之也能知此者變迂轉害之謀也　何氏曰迂途者當行之途也以分兵出奇則當行之途示以迂變設勢以誘敵令得小利縻之則出奇之兵雖後發亦先至也言爭利須料迂直之勢出奇故下云分合爲變其疾如風是也　張預曰形勢之地爭得則勝凡欲近爭便地先引兵遠去復以小利啗敵使彼不意我進又貪我利故我得以後發而先至此所謂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也趙奢據北山而敗秦軍郭淮屯北原而走諸葛是也能後發先至者明於度數知以迂爲直之謀者也

故軍爭爲利軍爭爲危（通典作衆爭爲危鄭友賢同按注云本作衆爭爲危是故書正作軍也）

曹公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　杜佑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也言兩軍交爭有所奪取得之則利失之則危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夫軍者將善則利不善則危　杜牧曰善者計度審也　賈林曰我軍先至得其便利之地則爲利彼敵先據其地我三軍之衆馳往爭之則敵佚我勞危之道也　梅堯臣曰軍爭之事有利也有危也　又一本作軍爭爲利衆爭爲危　何氏曰此又言出軍行師驅三軍之衆與敵人相角逐以爭一日之勝得之則爲利失之則爲危不可輕舉　張預曰智者爭之則爲利庸人爭之則爲危明者知迂直愚者昧之故也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原本舉作故誤今據通典改正按鄭友賢亦云衆爭爲危者下所謂舉軍而爭利也）

曹公曰遲不及也　杜佑曰遲不及也舉軍悉行爭赴其利則道路悉不相逮　李筌曰輜重行遲

賈林曰行軍用師必趨其利遠近之勢直以舉

軍往爭其利難以速至可以潛設奇計迂敵途程敵不識我謀則我先而敵後也　梅堯臣曰舉軍中所有而行則遲緩　王晳曰以輜重故　張預曰竭軍而前則行緩而不能及利

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曹公曰置輜重則恐捐棄也　杜佑曰委置庫藏輕師而行若敵乘虛而來抄絕其後則己輜重皆悉棄捐　李筌曰委棄輜重則軍資闕也　杜牧曰舉一軍之物行則重滯遲緩不及於利委棄輜重輕兵前追則恐輜重因此棄捐也　賈林曰恐敵知而絕我後糧也　梅堯臣曰委軍中所有而行則輜重棄　王晳同曹公註　何氏同杜佑註　張預曰委置重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為敵所掠故棄捐也

是故卷甲而趨（通典趨下有利字者衍）日夜不處

曹公曰不得休息罷也

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杜佑曰若不慮上二事欲從速疾卷甲束仗潛軍夜行若敵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為敵所擒也若秦伯襲鄭三帥皆獲是也

勁者先罷（原本作疲非也杜佑云罷音疲是其初所用字）者後其法十一而至（通典作十而一至）

曹公曰百里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以為擒　杜佑曰百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為擒也彊弱不復相待卒十有一人至軍也罷音疲（原本復作伏卒作率今改正）　李筌曰一日行一百二十里則為倍道兼行行若如此則勁健者先到疲者後至軍健者少疲者多且十人可一人先到餘悉在後以此遇敵何三將軍不擒哉魏武逐劉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諸葛亮以為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言無力也是以有赤壁之敗龐涓追孫臏死於馬陵亦其義也　杜牧曰此說未盡也凡軍一日行三十里為一舍倍道兼行者再舍晝夜不息乃得百里若如此爭利眾疲倦則三將軍皆須為敵所擒其法什一而至者不得已必須爭利凡十人中擇一人最勁者先往其餘者則令繼後而往萬人中先擇千人平旦先至其餘繼至有巳午時至者有未申時至者各得不竭其力相續而至與先往者足得聲響相接凡爭利必是爭奪要害雖千人守之亦足以拒抗敵人以待繼至者太宗以三千五百騎先據武牢竇建德十八萬眾而不能前此可知也　陳皞曰杜說別是用兵一途非什一而至之義也蓋言百里爭利勁者先疲者後十中得一而至九皆疲困一則勁者也　賈林曰路遠人疲奔馳力盡如此則我勞敵佚被擊何疑百里爭利慎勿為也　梅堯臣曰軍日行三十里而舍今乃晝夜不休行百里故三將軍為其擒也何則涉途既遠勁者少罷者多十中得一至耳三將軍者三軍之帥也　王晳曰罷羸也此言爭利之道宜近不宜遠耳夫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苟日夜兼行百里趨利縱使一分勁者能至固已困乏矣即敵人以佚擊我之勞自當不戰而敗故司

馬宣王曰吾倍道兼行此曉兵者之所忌也或曰趙奢亦卷甲而趨二日一夜卒勝秦者何也曰奢久幷氣積力增壘遣閒示怯以驕之使秦意其至兵又堅奢又去閼與五十里而軍比秦聞之又發兵至非二三日不能也能來是彼有五十里趨敵之勞而我固已二三日休息士卒不勝其佚且又投之險難先據高陽奇正相因曷爲不勝哉何氏曰言三將出奇求利委軍衆輜重卷甲務速若晝夜百里不息則勁者能十至其一我勞敵佚敵衆我寡擊之未必勝也敗則三將俱擒以此見武之深戒也　張預曰卷甲猶悉甲也悉甲而進謂輕重俱行也凡軍日行三十里則止過六十里已上爲倍道晝夜不息爲兼行言百里之遠與人爭利輕兵在前輜重在後人罷馬倦渴者不得飲饑者不得食忽遇敵則以勞對佚以饑敵飽又復首尾不相及故三軍之帥必皆爲敵所擒若晉人獲秦三帥是也輕兵之中十人得一人勁捷者先至下九人悉疲困而在後況重兵乎何以知輕重俱行下文云五十里而爭利則半至若止是輕兵則一日行五十里不爲遠也焉有半至之理是必重兵偕行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通典半至上有以字

曹公曰蹶猶挫也　杜佑曰蹶猶挫也前軍之將已爲敵所蹶敗　李筌曰百里則十人一人至五十里十人五人至挫軍之威不至擒也言道近不至疲　杜牧曰半至者凡十人中擇五人勁者先往也　賈林曰上猶先也　梅堯臣曰十中得五猶遠不能勝　王晳曰罷勞之患滅於太半止挫敗而已　張預曰路不甚遠十中五至猶挫軍威況百里乎蹶上將謂前軍先行也或問曰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亦能克勝者何也答曰此形同而勢異也且金剛旣敗衆心已沮迫而滅之則河東立平若其緩之賊必生計此太宗所以不計疲頓而力逐也孫子所陳爭利之法蓋與此異矣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通典此下有以是知軍爭之難云

曹公曰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也　杜佑曰道近則至者多故不言死敗勝負未可知也古者用師日行三十里步騎相須今徒而趨利三分之二至　李筌曰近不疲也故無死亡　杜牧曰三十里內凡十人中可以六七人先往也不言其法者舉上文可知也　梅堯臣曰道近至多庶或有勝　王晳曰計彼我之勢宜須爭者或亦當然雖三分二至蓋其精銳者之力未至勞乏不可決以爲敗故不云其法也　張預曰路近不疲至者大半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庶幾可以爭勝上三事皆謂舉軍而爭利也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曹公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　杜佑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委積芻草之屬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無輜重者闕所供也袁紹有十萬之衆魏武用荀攸計焚燒紹輜重而敗紹於官渡無糧食者雖有金城

不重於食也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故漢赤眉百萬衆無食而君臣面縛宜陽是以善用兵者先耕而後戰無委積者財乏闕也漢高祖無關中光武無河內魏武無兗州軍北身遁豈能復振哉 杜牧曰輜重者器械及軍士衣裝委積者財貨也 陳皥曰此說委軍爭利之難也 梅堯臣曰三者不可無是不可委軍而爭利也 王晳曰委積謂薪鹽蔬材之屬軍特此三者以濟不可輕離也 張預曰無輜重則器用不供無糧食則軍餉不足無委積則財貨不充皆亡覆之道此三者謂委軍而爭利也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曹公曰不知敵情謀者不能結交也 李筌曰預備也知敵之情必備其交也 杜牧曰非也豫先也交交兵也言諸侯之謀先須知之然後可交兵合戰若不知其謀固不可與交兵也 陳皥曰曹說以爲不先知敵人之作謀卽不能預結外援二說並通 梅堯臣曰不知敵國之謀則不能預交鄰國以爲援助也 張預曰先知諸侯之實情然後可以結交不知其謀則恐翻覆爲患其鄰國爲援亦軍爭之事故下文云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是也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曹公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樹所聚者爲林坑塹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通典作堆者爲險水草坑塹者爲沮餘同按此通典誤也御覽 梅堯臣曰山林險阻之形沮澤滀淖之所必先審知塹作坎與張預注同 張預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木聚者爲林坑坎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凡此地形悉能知之然後可與人爭利而行軍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通典無者字御覽導作道

杜佑曰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 李筌曰入敵境恐山川隘狹地土泥濘井泉不利使人導之以得地利易曰卽鹿無虞則其義也 杜牧曰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邱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出入之相錯者盡藏之然後不失地利衛公李靖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林密其聲晦其跡或刻爲獸足而卻履於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藂薄然後傾耳以遠聽竦目而深視專智以奪事機注心而視氣色覩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辨來寇之驅馳故烽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若齊而一賞罰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敵之動靜而我有備也敵之機謀而我先知也 陳皥曰凡此地利非用鄉人爲導引則不能知地利也 梅堯臣曰凡邱陵原衍之向背城邑道路之迂直非人引導不能得也 何氏曰鄉導略曰從禽者若無

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能獲鹿矣出征者若無彼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於境外終不能獲寇矣夫以奉辭致討趨未歷之地聲教未通音驛所絕深入其阻不亦艱哉我孤軍以往彼密嚴而待客主之勢已相遠矣況其專任詭譎多方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躋險則有壅決之害醉行則有暴來之鬭夜止則有虛驚之憂倉卒無備落其彀中是乃擁熊虎之師自投於死地又安能摩逆壘蕩狡穴乎故敵國之山川陵陸邱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邑落之寬狹田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乘之衆寡器械之堅脆必能盡知之則虜在目中不足擒也昔張騫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利善水草處其軍得以無饑渴玆亦能獲其便利也凡用鄉導或軍行虜獲其人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爲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爲準厚其頒賞使之懷恩豐其家室使之係心卽爲吾人當無翻覆然不如素畜堪用者但能諳練行途不必主人亦可任也仍選腹心智勇之士挾而偕往則巨細必審指蹤無失矣　張預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可知其所利而爭勝吳伐魯郈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

故兵以詐立

杜牧曰詐敵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後能立勝也　梅堯臣曰非詭道不能立事　王晳曰謂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也　何氏曰張形勢以誤敵也　張預曰以變詐爲本使敵不知吾奇正所在則我可爲立

以利動

杜牧曰利者見利始動也　梅堯臣曰非利不可動　王晳曰誘之也　何氏曰量敵可擊則擊　張預曰見利乃動不妄發也傳曰三軍以利動

以分合爲變者也

曹公曰兵一分一合以敵爲變也　孟氏曰兵法詭詐以利動敵心或合或離爲變化之術　李筌曰以詭詐乘其利動或合或分以爲變化之形　杜牧曰分合者或分或合以惑敵人觀其應我之形然後能變化以取勝也　陳皥曰乍合乍分隨而更變之也　梅堯臣王晳同曹公註　張預曰或分散其形或合聚其勢皆因敵動靜而爲變化也或曰變謂奇正相變使敵莫測故衛公兵法云兵散則以合爲奇兵合則以散爲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焉

故其疾如風

曹公曰擊空虛也　杜佑曰進退應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進退也其來無跡其退至疾也　梅堯臣曰來無形跡　王晳曰速乘虛也　何氏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其來疾暴所向皆靡

其徐如林

曹公曰不見利也　孟氏曰言緩行須有行列如

林以防其掩襲。杜佑曰不見利不前如風吹林。小動而其大不移。李筌曰整陣而行。杜牧曰徐緩也言緩行之時須有行列如林木也恐爲敵人之掩襲也。梅堯臣曰如林之森然不亂也。王晳曰齊肅也。張預曰徐舒也舒緩而行若林木之森森然謂未見利也尉繚子曰重者如山如林輕者如炮如燔也。

侵掠如火。

曹公曰疾也。杜佑曰猛烈也據通典補。李筌曰如火燎原無遺草。杜牧曰猛烈不可嚮也。賈林曰侵掠敵國若火燎原不可往復。張預曰詩云如火烈烈莫我敢遏言勢如猛火之熾誰敢禦我

不動如山。

曹公曰守也。杜佑曰守也不信敵之誑惑安固如山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駐軍也。杜牧曰閉壁屹然不可搖動也。賈林曰未見便利敵誘誑我我因不動如山之安。梅堯臣曰峻不可犯。王晳曰堅守也。何氏曰止如山之鎮靜。張預曰所以持重也荀子議兵篇云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言不動之時若山石之不可移犯之者其角立毀。

難知如陰。

杜佑曰莫測如天之陰雲不見列宿之象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其勢不測如陰不能覩萬象。杜牧曰如玄雲蔽天不見三辰。梅堯臣曰幽隱莫測。王晳曰形藏也。何氏曰暗祕而不可料。張預曰如陰雲蔽天莫覩辰象。

動如雷霆。原本作雷震按鶡冠子曰動如雷霆本此據通典御覽改正。

杜佑曰疾速不及應也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疾電不及瞑目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盛怒也。杜牧曰如空中擊下不知所避也。賈林曰其動也疾不及應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梅堯臣曰迅不及避。王晳曰不虞而至。何氏曰藏謀以奮如此。張預曰如迅雷忽擊不知所避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

掠鄉分衆。通典御覽作指嚮按諸家俱作掠鄉注云一本作指向又王晳云鄉音向則所見本異耳。

曹公曰因敵而制勝也。杜佑曰因敵而制勝也旌旗之所指向則分離其衆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抄掠必分兵爲數道懼不虞也。杜牧曰敵之鄉邑聚落無有守兵六畜財穀易於剽掠則須分番次第使衆人皆得往也不可獨有所往如此則大小強弱皆欲與敵爭利也。陳皥曰夫鄉邑村落固非一處察其無備分兵掠之。掠鄉一作指向賈林曰三軍不可言遣故以旌旗指向隊伍不可語傳故以麾幟分衆故因敵陣形可爲勢此尤順訓練分明師徒服習也。梅堯臣曰以饗士卒。王晳曰指所鄉以分其衆鄉音向。何氏曰得掠物則與衆分。張預曰用兵之道大率務因糧於敵然而鄉邑之民所積不多必分兵隨處掠之乃可足用。

廓地分利。

曹公曰分敵利也　李筌曰得敵地必分守利害　杜牧曰廓開也開土拓境則分割與有功者韓信言於漢王曰項王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刓忍不能與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以天下城邑封功臣天下不足取也三略曰獲地裂之　陳皞曰言獲其土地則屯兵種蒔以分敵之利也　賈林曰廓度也度敵所據地利分其利也　梅堯臣曰與有功也　王晳曰廓視地形以據便利勿使敵專也　張預曰開廓平易之地必分兵守利不使敵人得之或云得地則分賞有功者今觀上下之文恐非謂此也

懸權而動

曹公曰量敵而動也　李筌曰權量秤也敵輕重與吾有銖鎰之別則動夫先動爲客後動爲主客難而主易太一遁甲定計之算明動易也　杜牧曰如衡懸權秤量已定然後動也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如懸權於衡量知輕重然後動也尉繚子曰權敵審將而後舉言權量敵之輕重審察將之賢愚然後舉也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李筌曰迂直道路勞佚餒寒生於道路　杜牧曰言軍爭者先須計遠近迂直然後可以爲勝其計量之審如懸權於衡不失錙銖然後可以動而取勝此乃軍爭勝之法也　梅堯臣曰稱量利害而動在預知遠近之方則勝　王晳曰量敵審輕重而動又知迂直必勝之道也　張預曰凡與人爭利必先量道路之迂直審察而後動則無勞頓寒餒之患而且進退遲速不失其機故勝也

軍政曰

梅堯臣曰軍之舊典　王晳曰古軍書

言不相聞故爲鼓鐸（原本作金鼓通典亦作鼓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皆二引作鼓鐸鄭友賢同按周官大司馬云鼓鐸鐲鐃之用其作金鼓者後人依下文改之也今訂正）

杜佑曰鐸金鉦也（原本云金鉦鐸也按鉦鐸皆軍用形制相近故杜取以況鐸也後人既改鐸爲金鼓故并[illegible]注改之今訂正）聽其音聲以爲耳候　梅堯臣曰以威耳也耳威於聲不可不清　王晳曰鼓鼙鉦鐸之屬坐作進退疾徐疏數皆有其節

視不相見故爲旌旗

杜佑曰瞻其指麾以爲目候　梅堯臣曰以威目也目威於色不得不明　王晳曰表部曲行列齊整也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原本作人避諱改也當從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作民下同）之耳目也

杜佑曰齊一耳目之視聽使知進退之度（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鼓進鐸退旌賞而旗罰耳聽金鼓目視旌旗故不亂也勇怯不能進退者由旗鼓正也　張預曰夫用兵既衆占地必廣首尾相遼耳目不接故設金鼓之聲使之相聞立旌旗之形使之相見視聽均齊則雖百萬之衆進退如一矣故曰鬭衆如鬭寡形名是也

民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杜佑曰齊之以法教使强弱不得相踰（據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旌以出令旗以應號蓋旗者即今之信旗也軍法曰當進不進當退不退者斬之吳起與秦人戰戰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返吳起斬之軍吏進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信材士非令也乃斬之　梅堯臣曰一人之耳目者謂使人之視聽齊一而不亂也鼓之則進金之則止麾右則右麾左則左不可以勇怯而獨先也　王晳曰使三軍之衆勇怯進退齊一者鼓鐸旌旗之爲也　張預曰士卒專心一意惟在於金鼓旌旗之號令當進則進當退則退一有違者必戮故曰令不進而進與令不退而退厥罪惟均尉繚子曰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將者之過也言不可賞先登獲雋者恐進退不一耳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民之耳目也原本民作人從御覽改通典變作便非

李筌曰火鼓夜之所視聽旌旗晝之所指揮　杜牧曰令軍士耳目皆隨旌旗火鼓而變也或曰夜戰多火鼓其旨如何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刻期而戰也軍襲敵營鳴鼓然火適足以警敵人之耳明敵人之目於我返害其義安在荅曰富哉問乎此乃孫武之微旨也凡夜戰者蓋敵人來襲我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之法與陳小同故志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陳蓋大陳之中必包小陳大營之內必包小營蓋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環遶大將之營居於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鉤聯曲折相對象天之壁壘星其營相去上不過百步下不過五十步道徑通達足以出隊列部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每於十字路口必立小堡上致柴薪穴爲暗道胡梯上之令人看守夜黑之後聲鼓四起即以燔燎是以賊夜襲我雖入營門四顧屹然復有小營各自堅守東西南北未知所攻大將營或諸小營中先知有賊至者放令盡入然後聲鼓諸營齊應衆堡燎火明如晝日諸營兵士於是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彊弓四向俱發敵人雖有韓白之將鬼神之兵亦無能計也唯恐夜不襲我來則必敗若敵人或能潛入一營即諸營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賊若出走皆在羅網矣故司馬宣王入諸葛亮營壘見其曲折曰此天下之奇才也今之立營通洞豁達雜以居之若有賊夜來斫營萬人一時驚擾雖多致斥候嚴爲備守晦黑之後彼我不分雖有衆力亦不能用　陳皞曰杜言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人刻期而戰非也天寶末李光弼以五百騎趨河陽多列火炬首尾不息史思明數萬之衆不敢逼之豈止待賊斫營而已　賈林曰火鼓旌旗可以聽望故晝夜異用之　梅堯臣曰多者欲以變惑敵人耳目　王晳曰多者所以震駭視聽使慹我之威武聲氣也傳曰多鼓鈞聲以夜軍之　張預曰凡與敵戰夜則火鼓不息晝則旌旗相續所以變亂敵人之耳目使不知其所以備我之計越伐吳夾水而陳越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

之遂爲越所敗是惑以火鼓也晉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惑以旌旗也

故三軍可奪氣

曹公曰左氏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李筌曰奪氣奪其銳勇齊伐魯戰於長勺齊人一鼓公將戰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乃戰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奪三軍之氣也　杜牧曰司馬法戰以力久以氣勝齊伐魯莊公將戰於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晉將毋邱儉文欽反諸軍屯樂嘉司馬景王銜枚徑造之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既而三譟之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去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鴦小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鴦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果引去　王晳曰震懾衰惰則軍氣奪矣　何氏曰淮南子曰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吳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故奪氣者有所待有所乘則可矣　張預曰氣者戰之所恃也夫含生稟血鼓作戰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下同怒則其鋒不可當故敵人新來而氣銳則且以不戰挫之伺其衰倦而後擊故彼之銳氣可以奪也尉繚子謂氣實則鬬氣奪則走者此之謂也曹劌言一鼓作氣者謂初來之氣盛也再而衰三而竭者謂陳久而人倦也又李靖曰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所謂守其氣者常養吾之氣使銳盛而不衰然後彼之氣可得而奪也

將軍可奪心

李筌曰怒之令憤撓之令亂間之令疎卑之令驕則彼之心可奪也　杜牧曰心者將軍心中所倚賴以爲軍者也後漢寇恂征隗囂囂將高峻守高平第一軍峻遣將軍皇甫文出謁恂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今來辭氣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後燕慕容垂遣子寶率衆伐後魏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帝斷其來路父子問絕道武乃詭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父已死何不遽還寶兄弟聞之憂懼以爲信然因夜遁去道武襲之大破於參合陂　梅堯臣曰以鼓旗之變或奪其氣軍既奪氣將亦奪心　王晳曰紛亂諠譁則將心奪矣　何氏曰先須己心能固然後可以奪敵將之心故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司馬法曰本心固新氣

勝者是也　張預曰心者將之所主也夫治亂勇怯皆主於心故善制敵者撓之而使衆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懼故彼之心謀可以奪也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奪其本心之計也又李靖曰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所謂攻其心者常養吾之心使安閑而不亂然後彼之心可得而奪也

是故朝氣銳

孟氏曰司馬法曰新氣勝舊氣新氣即朝氣也

陳皞曰初來之氣氣方勝銳勿與之爭也　王晳曰士衆凡初舉氣銳也

晝氣惰

王晳曰漸久少怠

暮氣歸

孟氏曰朝氣初氣也晝氣再作之氣也暮氣衰竭之氣也　梅堯臣曰朝言其始也晝言其中也暮言其終也謂兵始而銳久則惰而思歸故可擊

王晳曰怠久意歸無復戰理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通典治作理此避諱改也下同）

陳久人倦則衰故善用兵者當其銳盛則堅守以避之待其惰歸則出兵以擊之此所謂善治己之氣以奪人之氣者也前趙將游子遠之敗伊餘羌唐武德中太宗之破竇建德皆用此術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李筌曰伺敵之變因而乘之　杜牧曰司馬法曰本心固言料敵制勝本心已定但當調治之使安靜堅固不爲事撓不爲利惑候敵之亂伺敵之譁則出兵攻之矣　陳皞曰政令不一賞罰不明謂之亂旌旗錯雜行伍輕囂謂之譁審敵如是則出攻之　賈林曰以我之整治待敵之撓亂以我之清淨待敵之諠譁此治心者也故太公曰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元默也　梅堯臣曰鎮靜待敵衆心則寧　王晳同陳皞註　何氏曰夫將以一身之寡一心之微連百萬之衆對虎狼之敵利害之相雜勝負之紛揉權智萬變而措置之胸臆之中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亂豈能應變而不窮處事而不迷卒然遇大難而不驚案然接萬物而不惑吾之治足以待亂吾之靜足以待譁前有百萬之敵而吾視之則如遇小寇亞夫之禦寇也堅臥而不起欒箴之臨敵也好以整又好以暇夫審此二人者蘊以何術哉蓋其心治之有定養之有餘也

張預曰治以待亂靜以待譁安以待躁忍以待忿嚴以待懈此所謂善治己之心以奪人之心者也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通典佚作逸案本書勞佚字皆作佚御覽亦作佚）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

杜佑曰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閑佚待彼之疲勞以我之充飽待彼之飢虛此理人力者也

李筌曰客主之勢　杜牧曰上文云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　梅堯臣曰無困竭人力以自弊　王晳曰以餘制不足善治力也　張預曰近以待遠

佚以待勞飽以待飢誘以待來重以待輕此所謂
善治己之力以困人之力也
無要正正之旗（要原本作邀案兵書要訣曰孫子稱無要正正之旗謂行軍前後正治故不可要而擊之也左氏曰更戍斷前後擊之盡殪其義可互證又案王晳注云本可要擊亦作要從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改正）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曹公曰正正齊也堂堂大也　杜佑曰正正者整
齊也堂堂者盛大之貌也正正者孤特象也言敵
前有孤特之兵後有堂堂之陳必有倚伏詐誘之
謀審察以待勿輕邀截也此理變詐（據通典御覽補）　李
筌曰正正者齊整也堂堂者部分也　杜牧曰堂
堂者無懼也兵者隨敵而變敵有如此則勿擊之
是能治變也後漢曹公圍鄴袁尚來救公曰尚若
從大路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此成擒耳尚果循
西山來逆擊大破之也　梅堯臣曰正正而來堂
堂而陳示無懼也必有奇變　王晳曰本可要擊
以視整齊盛大故變　何氏曰所謂強則避之
張預曰正正謂形名齊整也堂堂謂行陳廣大也
敵人如此豈可輕戰軍政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又曰強而避之言須識變通此所謂善治變化之
道以應敵人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邱勿逆（御覽背作倍）
孟氏曰敵背邱陵為陳無有後患則當引軍平地
勿迎擊之　杜佑曰敵若據山陵依附險阻（原本改為）
（依據邱陵險阻按此注釋高陵勿向句也下背邱勿逆句又有注合注者刪之今據通典御覽補正）
陳兵待敵勿輕攻趨也既地（原本作馳从御覽改）勢不便有
礙石之衝也敵背邱陵為陳無有後患則當引置
平地勿迎而擊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地勢也　杜
牧曰向者仰也背者倚也逆者迎也言敵在高處
不可仰攻敵倚邱山下來求戰不可逆之此言自
下趨高者力乏自高趨下者勢順也故不可向迎
梅堯臣曰高陵勿向者敵處其高不可仰擊背
邱勿逆者敵自高而來不可逆戰勢不便也　王
晳曰如此不便則當嚴陳以待變也　何氏曰秦
伐韓趙王令趙奢救之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
許歷請以軍事諫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
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今先據北
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從之即發萬人趨之秦兵
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後周遣
將伐高齊圍洛陽齊將段韶禦之登邙坂聊欲觀
周軍形勢至太和谷便值周軍即遣馳告諸營與
諸將結陳以待之周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
以彼步我騎且卻且引待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
短兵始交周人大潰並即奔遁　張預曰敵處高
為陳不可仰攻人馬之馳逐弧矢之施發皆不便
也故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敵從高而來
不可迎之勢不順也引至平地然後合戰
佯北勿從
杜佑曰北奔走也敵方戰氣勢未衰便奔走而陳
卻（原本作兵今从通典改）者必有奇伏勿深入從之故太公
曰夫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欲以為變也（通典作從卒亂
所以多為變）　李筌杜牧曰恐有伏兵也　賈林曰敵
未衰忽然奔北必有奇伏要擊我兵謹勒將士勿

令逐追。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勢不至北。必有詐也。則勿逐。何氏曰。如戰國秦師伐趙。趙奢之子括代廉頗將。拒秦於長平。秦陰使白起爲上將軍。趙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刼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閒。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發卒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陰相殺食。括中箭而死。蜀劉表遣劉備北侵至鄴。曹公遣夏侯惇李典拒之。一朝備燒屯去。惇遣諸將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不聽。惇等果入賊伏裏。典往救。備見救至乃退。西魏末。遣將史寧與突厥同伐吐谷渾。遂至樹敦。即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其主先已奔賀真城。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攻之。僞退。吐谷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奔門。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擒其征南王。俘獲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北齊高澄立。侯景叛歸梁。而圍彭城。澄遣慕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衆之撓也。召將帥而語之曰。我當佯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其背。申明誡之。景又命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敗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爲信。爭掩擊。遂大敗之。唐安祿山反。郭子儀圍衛州。僞鄭王慶緒率兵來援。分爲三軍。子儀陳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誡之曰。俟吾小卻。賊必爭進。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逼之。旣戰。子儀僞退。而賊果乘之。乃開壘門。遽聞鼓譟。矢注如雨。賊徒震駭。整衆追之。遂虜慶緒。張預曰。敵人奔北。必審真僞。若旗鼓齊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不可從之。若旗靡轍亂。人囂馬駭。此真敗卻也。

銳卒勿攻。

李筌曰。避强氣也。杜牧曰。避實也。楚子伐隨。隨臣季良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隨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績。陳皥曰。此說是避敵所長。非銳卒勿攻之旨也。蓋言士卒輕銳。且勿攻之。待其懈惰。然後擊之。所謂千里遠鬬。其鋒莫當。蓋近之爾。梅堯臣曰。伺其氣挫。何氏曰。如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至。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必大。今但有獎勵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賊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

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備因夜遁魏末吳將諸葛恪圍新城司馬景王使毋邱儉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景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日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景王乃令欽督銳卒趣合榆斷其歸路恪懼而遁前趙劉曜遣將討羌大酋權渠率衆保險阻曜將劉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中曰往年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而出遲明設覆而戰生擒伊餘於陳唐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觀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爭令衆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暗與我合後賊食盡夜遁一戰敗之又太宗征薛仁杲於折墌城賊十有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請戰太宗曰我卒新經挫衄銳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鬭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攜貳其將相繼來降太宗

知仁杲心腹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令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驕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冀逞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將遲明合戰令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先餌之羅睺併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羅睺氣奪於是大潰又李靖從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宏率精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宏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出荆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與賊戰孝恭果敗奔於南岸　張預曰敵若乘銳而來其鋒不可當宜少避之以伺疲挫晉楚相持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以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又唐太宗征薛仁杲賊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當且閉壘以折之待其氣衰可一戰而破也果然

餌兵勿食（通典作勿貪食按李筌杜牧本皆作食御覽亦作食又陳皞云食字疑或為貪則正本故作食也）

杜佑曰以小利來餌己士卒勿取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秦人毒涇上流　杜牧曰敵忽棄飲食而去先須嘗試不可便食慮毒也後魏文帝時庫莫奚侵

擾。詔濟陰王新成率衆討之。王乃多爲毒酒。賊既漸逼。使棄營而去。賊至喜。競飲酒。酣毒作。王簡輕騎縱擊。俘獲萬計。 陳皞曰。此之獲勝。蓋非偶然。固非爲將之道。垂後世法也。孫子豈以他人不能致毒於人腹中哉。此言喻魚若見餌。不可食也。敵若懸利。不可貪也。曹公與袁紹將文醜等戰。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卽知餌兵非止謂寘毒也。食字疑或爲貪字也。 梅堯臣曰。魚貪餌而亡。兵貪餌而敗。敵以兵來釣我。我不可從。 王晳曰。餌我以利。必有奇伏。 何氏曰。如春秋時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又如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載土。以豆覆其上。鄧宏取之。爲赤眉所敗。曹公未得濟而放牛馬。馬超取之。而公得渡。又如曹公棄輜重。文醜劉備分取之。而爲公所破。又如後魏廣陽王元深以乜列河誘拔陵。竟來抄掠。拔陵爲于謹伏兵所破。此皆餌之之術也。 張預曰。三略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言魚貪餌則爲釣者所得。兵貪利則爲敵人所敗。夫餌兵非止謂寘毒於飲食。但以利留敵。皆爲餌也。若曹公以畜產餌馬超。以輜重餌袁紹。李矩以牛馬餌石勒之類。皆是也。

歸師勿遏。

孟氏曰。人懷歸心。必能死戰。則不可止而擊也。

杜佑曰。若窮寇退還。依險而行。人人懷歸。故能死戰。徐觀其變而勿遏截之。原本注云人人有室家歸圍之往不可遏截之徐觀其變而制之按此似後人所改從通典御覽訂正 李筌曰。士卒思歸。志不可遏也。 杜牧曰。曹公自征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表與繡復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縱自奇兵以下十五字原本脫今補正奇兵步騎夾原本作來攻。大破之。公謂荀文若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 梅堯臣曰。敵必死戰。 王晳曰。人自爲戰也。勿遏塞之。若獨有他處則可要而擊。曹公攻鄴。袁尚來救。諸將以爲歸師。不如避之。公曰。尙從大道來則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蓋大道來則鬭衆全。循山來則賴負險。且有懼心也。 何氏曰。如魏初。曹公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衆。繡與表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與吾死地。是以知勝。齊建武二年。魏圍鍾離。張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也。前秦苻堅征晉至壽春。兵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于華澤。堅將苻叡竇衡姚萇討之。苻叡

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傉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傉弗從戰于華澤傉敗績被殺後涼呂宏攻段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宏所敗　張預曰兵之在外人人思歸當路邀之必致死戰韓信曰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克曹公既破劉表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吾是以知勝又呂宏攻段業不勝將東走業欲擊之或諫曰歸師勿遏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不從率衆追之爲宏所敗古人似此者多不可悉陳

圍師必闕

曹公曰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　杜佑曰若圍敵平陸之地必空一面以示其虛故使戰守不固而有去留之心若敵臨危據險彊救在表當堅固守之未必闕也此用兵之法　李筌曰夫圍敵必空其一面示不固也若四面圍之敵必入守不拔也項羽坑外黃魏武圍壺關即其義也　杜牧曰示以生路令無必死之心因而擊之後漢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劫掠吏人自稱將軍光武遣臧宮將北軍數千人圍之賊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明帝時爲東海王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小挺緩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即勅令開圍緩守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大唐天寶末李光弼領朔方軍與史思明戰于土門賊衆退散四面圍合光弼令開東南角以縱之賊見開圍棄甲急走因追擊之盡殲其衆是開一面也　梅堯臣同曹公註　何氏曰如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總兵討之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晨攻城未日中而拔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又朱雋與徐璆共討黃巾餘賊韓忠據宛乞降不許因急攻之連城不克雋登山觀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急逼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今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則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破之又魏太祖圍壺關下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曹仁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開城遂降又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尒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同會鄴南士馬精彊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是時神武馬二千步卒不滿三萬人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歸道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　張預曰圍其三面開其一角示以生路使不

堅戰後漢朱儁討賊帥韓忠於宛急攻不克因謂軍吏曰賊今外圍周固所以死戰若我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果如其言又曹公圍壺關謂之曰城破皆坑之連攻不下曹仁謂公曰夫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許之必死令人自守非計也公從之遂拔其城是也

窮寇勿迫

杜牧曰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走及淸發闔閭復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漢宣帝時趙充國討先零羌羌覩大軍棄輜重欲渡湟水道阸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萬於是大破之也　陳皞曰鳥窮則搏獸窮則噬　梅堯臣曰困獸猶鬬物理然也　何氏曰前燕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衆討之將軍傅顏言之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則未易卒圖也今圍之於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於十旬弊之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哉此謂兵不血刃而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五代晉將苻彥卿杜重威經略北鄙遇虜於陽城戎人十萬圍晉師於中野乏水軍人鑿井取泥衣絞而吮之人馬渴死甚衆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我今窮蹙乃率勁騎出擊之會大風揚塵乘勢決戰戎人大潰此彥卿爲虜十萬所圍乃窮蹙之寇遂致死力以求生戎人不悟之致敗也　張預曰敵若焚舟破釜決一戰則不可逼迫來蓋獸窮則搏也晉師敗齊于鞍齊侯請盟晉人不許齊侯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晉人懼而與之盟吳夫槩王謂曰困獸猶鬬漢趙充國言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蓋亦近之

此用兵之法也鄭氏遺說法字下有妙字并述其義按妙字衍通典御覽皆無妙字

孫子十家註卷七

孫子十家註卷八

魏武帝　梁孟氏　唐李筌　杜牧　陳皥　賈林　宋梅堯臣　王晳　何延錫　張預　註　孫星衍　吳人驥　同校

九變篇曹公曰變其正得其所用九也王晳曰晳謂九者數之極用兵之法當極其變耳逸詩云九變復貫不知曹公謂何爲九或曰九地之變也張預曰變者不拘常法臨事適變從宜而行之之謂也凡與人爭利必知九地之變故次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

張預曰。已解上文。

圮地無舍。

曹公曰。無所依也。水毀曰圮。　孟氏曰。太下則爲敵所囚。　杜佑曰。擇地頓兵。當趨利而避害也。　李筌曰。地下曰圮。行必水淹也。　陳皥曰。圮。低下也。孔明謂之地獄。獄者。中下四面高也。　梅堯臣曰。山林險阻沮澤之地。不可舍止。無所依也。　何氏曰。下篇言圮地則吾將進其塗。謂必固之地。宜速去之也。　張預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爲圮地。以其無所依。故不可舍止。

衢地合交。原本作交合今從北堂書鈔改正

曹公曰。結諸侯也。　李筌曰。四通曰衢。結諸侯之交地也。　賈林曰。結諸侯以爲援。　梅堯臣曰。夫四通之地。與旁國相通。當結其交也。　何氏曰。下篇云。衢地吾將固其結。言交結諸侯使牢固也。　張預曰。四通之地。旁有鄰國。先往結之。以爲交援。

絕地無留。

曹公曰。無久止也。　李筌曰。地無泉井畜牧采樵之處。爲絕地。不可留也。　賈林曰。谿谷坎險。前無通路。曰絕。當速去無留。　梅堯臣曰。始去國。始出境。猶不居輕地。是不可久留也。　張預曰。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危絕之地。過於重地。故不可淹留久止也。

圍地則謀。

曹公曰。發奇謀也。　李筌曰。因地能通。　賈林曰。居四險之中曰圍地。敵可往來。我難出入。居此地者。可預設奇謀。使敵不爲我患。乃可濟也。　梅堯臣曰。往返險迂。當出奇謀。　何氏曰。下篇亦云圍地則謀。言在艱險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謀。不至於害也。　張預曰。居前隘後固之地。當發奇謀。若漢高爲匈奴所圍。用陳平奇計得出。茲近之。

死地則戰。

曹公曰。殊死戰也。　李筌曰。置兵於必死之地。人自爲私鬭。韓信破趙。此是也。　梅堯臣曰。前後有礙。決在死戰。此而上。舉九地之大約也。　王晳註上之五地。竝同曹公。　何氏曰。下篇亦云死地則戰者。此地速爲死戰則生。若緩而不戰。氣衰糧絕。不死何待也。　張預曰。走無所往。當殊死戰。淮陰背水陳是也。從圮地無舍至此。爲九變。止陳五事者。舉其大略也。九地篇中說九地之變。唯言六事。亦陳其大略也。凡地有勢有變。九地篇上所陳者。是其勢也。下則敘者。是其變也。何以知九變爲九地之變。下文云。將不通九變。雖知地形。不能得地利。又九地篇云。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不可不察。以此觀之。義可見也。下既說九地。此復言九變者。孫

子欲敘五利故先陳九變蓋九變五利相須而用故兼言之

塗有所不由

曹公曰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故爲變　杜佑曰阨難之地所不當從也不得已從之故爲變也道雖近而中不利則不從也道雖近已下原本無者脫　李筌曰道有險狹懼其邀伏不可由也也據通典補　杜牧曰後漢光武遣將軍馬援耿舒討武陵五谿蠻軍次下雋今辰州也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路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咽喉則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乃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濕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耿舒與兄好時侯書曰舒前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　賈林曰由從也途且不利雖近不從　梅堯臣曰避其險阨也　王晳曰途雖可從而有所不從慮奇伏也若趙涉說周亞夫避殽黽阨陜之間慮置伏兵請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是也　張預曰險阨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故不可由也不得已而行之必爲權變韓信知陳餘不用李左車計乃敢入井陘口是也

軍有所不擊

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　杜佑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利薄也窮困之卒隘陷之軍不可攻爲死戰也當固守之以待隙也　杜牧曰蓋以銳卒勿攻歸師勿遏窮寇勿迫死地不可攻或我彊敵弱敵前軍先至亦不可擊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皆不可擊斯統言爲將須知有此不可擊之軍卽須不擊益爲知變也故列於九變篇中　陳皞曰見小利不能傾敵則勿擊之恐重勞人也　賈林曰軍可威懷勢將降伏則不擊寇窮據險擊則死戰可自固守待其心惰取之　梅堯臣曰往無利也　王晳曰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晳謂餌兵銳卒正正之旗堂堂之陳亦是也　張預曰縱之而無所損克之而無所利則不須擊也又若我弱彼彊我曲彼直亦不可擊如晉楚相持士會曰楚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義相近也

城有所不攻

曹公曰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　杜牧曰操捨華費不攻故能兵力完全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蓋言敵於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爲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宋順帝時荊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士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

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攸之攸之盡銳攻之不克衆潰走入林自縊後周武帝欲出兵於河陽以伐齊吏部宇文㢸進曰今用兵須擇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之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師竟無功復大舉伐齊卒用㢸計以滅齊國家自元和三年至于今三十年間凡四攻寇魏滹攻寇之南宮縣上黨攻寇之臨城縣太原攻寇之河星鎮是寇三城池淺壁堅芻粟米石金炭麻貴凡城守之資常爲不可勝之計以備官軍攀虜攻既不拔兵頓力疲寇以勁兵來救故百戰百敗故三十年閒困天下之功力攻數萬之寇四圍其境通計十歲竟無尺寸之功者蓋常墮寇計中不能知變也　賈林曰臣忠義重稟命堅守者亦不可攻也　梅堯臣曰有所害也　王晳曰城非控要雖可攻然懼於鈍兵挫銳或非堅實而得士死力又剋雖有期而救兵至吾雖得之利不勝其所害也　張預曰拔之而不能守委之而不爲患則不須攻也又若深溝高壘卒不能下亦不可攻如士匄請伐偪陽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是也

地有所不爭

曹公曰小利之地方爭得而失之則不爭也　杜牧曰言得之難守失之無害伍子胥諫夫差曰今我伐齊獲其地猶石田也東晉陶侃鎭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鎭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諸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有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也　梅堯臣曰得之無益者　王晳曰謂地雖要害敵已據之或得之無所用若難守者　張預曰得之不便於戰失之無害於己則不須爭也又若遼遠之地雖得之終非己有亦不可爭如吳子伐齊伍員諫曰得地於齊猶獲石田也不如早從事於越不聽爲越所滅是也

君命有所不受通典上有將在軍三字按蜀諸葛武侯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嘗是意謂成文杜佑沿襲其辭所以承誤也

曹公曰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通典拘作徇故曰不從中御據通典補　孟氏曰無敵於前無君於後閫外之事將軍制之　李筌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是也　杜牧曰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　賈林曰決必勝之機不可推於君命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梅堯臣曰從宜而行也此而上五利也　張預曰苟便於事不從君命夫槩王曰見義而行不待命是也自塗有所不由至此爲五利或曰自圮地無舍至地有所不爭爲九變謂此九事皆不從中覆但臨時制宜故統之以君命有所不受

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原本利上有地字鄭氏遺說謂衍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皆無地字今從鄭說）
杜佑曰九事之變皆臨時制宜不由常道故言變
也　李筌曰謂上之九事也　賈林曰九變上九
事將帥之任機權遇勢則變因利則制不拘常道
然後得其通變之利變之則九數之則十故君命
不在常變例也　梅堯臣曰達九地之勢變而為
利也　王晳曰非賢智不能盡事理之變也　何
氏曰孫子以九變名篇解者十有餘家皆不條其
九變之目者何也蓋自圮地無舍而下至君命有
所不受其數十矣使人不得不惑愚熟觀文意上
下止述其地之利害爾且十事之中君命有所不
受且非地事昭然不類矣蓋孫子之意言凡受命
之將合聚軍衆如經此九地有害而無利則當變
之雖君命使之舍留攻爭亦不受也況下文言將
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其君命豈得與地形而同算也況下之地形篇云
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
戰無戰可也厥旨盡在此矣　張預曰更變常道
而得其利者知用兵之道矣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賈林曰雖知地形心無通變豈惟不得其利亦
恐反受害也將貴適變也　梅堯臣曰知地不知
變安得地之利　張預曰凡地有形有變知形而
不曉變豈能得地之利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曹公曰謂下五事也九變一云五變　賈林曰五
利五變亦在九變之中遇勢能變則利不變則害
在人故無常體能盡此理乃得人之用也五變謂
途雖近知有險阻奇伏之變而不由軍雖可擊知
有窮蹙死鬭之變而不擊城雖勢孤可攻知有糧
充兵銳將智臣忠不測之變而不攻地雖可爭知
得之難守得之無利有反奪傷人之變而不爭君
命雖宜從之知有內御不利之害而不受此五變
者臨時制宜不可預定貪五利者途近則由軍勢
孤則擊城勢危則攻地可取則爭軍可用則受命
貪此五利不知其變豈惟不得人用抑亦敗軍傷
士也　梅堯臣曰知利不知變安得人而用　王
晳曰雖知五地之利不通其變如膠柱鼓瑟耳
張預曰凡兵有利有變知利而不識變豈能得人
之用曹公言下五事為五利者謂九變之下五事
也非謂雜於利害已下五事也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曹公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　李筌
曰害彼利此之慮　賈林曰雜一為親一為難言
利害相參雜智者能慮之慎之乃得其利也　梅
堯臣同曹公註　王晳曰將通九變則利害盡矣
張預曰智者慮事雖處利地必思所以害雖處
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變之謂也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曹公曰計敵不能依五地為我害所務可信也
杜牧曰信申也言我欲取利於敵人不可但見取

敵人之利，先須以敵人害我之事，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我所務之利乃可申行也。　賈林曰：在利之時則思害以自慎。一云：以害雜利，行之威令以臨之，刑法以戮之，己不二三，則衆務皆信，人不敢欺也。　梅堯臣曰：以害參利，則事可行。　王晳曰：曲盡其利，則可勝矣。　張預曰：以所害而參所利，可以伸己之事。鄭師克敵，國人皆喜，惟子產懼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果伐鄭，此是在利思害也。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曹公曰：既參於利，則亦計於害，雖有患可解也。　李筌曰：智者爲利害之事，必合於道，不至於極。　杜牧曰：我欲解敵人之患，不可但見敵能害我之事，亦須先以我能取敵人之利，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有患乃可解釋也。故上文云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也。譬如敵人圍我，我若但知突圍而去，志必懈怠，即必爲追擊，未若勵士奮擊，因戰勝之利以解圍也。舉一可知也。　賈林曰：在害之時則思利而免害，故措之死地則生，投之亡地則存，是其患解也。　梅堯臣曰：以利參害，則禍可脫。　王晳曰：周知其害，則不敗矣。　何氏曰：利害相生，明者常慮。　張預曰：以所利而參所害，可以解己之難。張方入洛[illegible]連戰皆敗，或勸方宵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夜潛進逼敵，遂致克捷，此是在害思利也。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

曹公曰：害其所惡也。　李筌曰：害其政也。　杜牧曰：惡音一路反。言敵人苟有其所惡之事，我能乘而害之，不失其機，則能屈敵也。　賈林曰：爲害之計，理非一途。或誘其賢智，令彼無臣；或遺以姦人，破其政令；或爲巧詐，間其君臣；或遺工巧，使其人疲財耗；或饋淫樂，變其風俗；或與美人，惑亂其心。此數事若能潛運陰謀，密行不洩，皆能害人，使之屈折也。　梅堯臣曰：制之以害，則屈也。　王晳曰：窮屈於必害之地，勿使可解也。　張預曰：致之於受害之地，則自屈服。或曰：間之使君臣相疑，勞之使民失業，所以害之也。若韋孝寬閒斛律光，高熲平陳之策是也。

役諸侯者以業，

曹公曰：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　杜佑曰：能以事勞役諸侯之人，令不得安佚，韓人令秦鑿渠之類是也。或以奇技藝業淫巧，功能令其耽之，心日內役，諸侯若此而勞。　李筌曰：煩其農也。　杜牧曰：言勞役敵人，使不得休，我須先有事業，乃可爲也。事業者，兵衆國富，人和令行也。　梅堯臣曰：撓之以事則勞。　王晳曰：常若爲攻襲之業，以弊敵也。田常曰：吾兵業已加魯矣。　張預曰：以事勞之，使不得休。或曰：壓之以富強之業，則可役使。若晉楚國強，鄭人以犧牲玉帛奔走以事之是也。

趨諸侯者以利。

曹公曰：令自來也。　孟氏曰：趨，速也。善示以利，令

志變而速至我作變以制之亦謂得人之用也

李筌曰誘之以利　杜牧曰言以利誘之使自來至我也墮吾畫中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曰趨敵之閒當周旋我利也　張預曰動之以小利使之必趨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通典御覽作恃吾有能以待之也）

梅堯臣曰所恃者不懈也

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通典作無恃其不攻吾也恃吾不可攻也御覽兩引並同）

曹公曰安不忘危常設備也　杜佑曰安則思危存則思亡常有備　李筌曰預備不可闕也　梅堯臣曰所賴者有備也　王晳曰備者實也　何氏曰吳略曰君子當安平之世刀劍不離身古諸侯相見兵衛不徹警蓋雖有文事必有武士況守邊固圉交刃之際歟凡兵所以勝者謂擊其空虛襲其懈怠苟嚴整終事則敵人不至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昔晉人禦秦深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久楚爲陳而吳人至見有備而返程不識將屯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虜不得犯朱然爲軍師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使敵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是謂能外禦其侮者乎常能居安思危在治思亂戒之於無形防之於未然斯善之善者也其次莫如險其走集明其伍候愼固其封守繕完其溝隍或多調軍食或益修戰械故曰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又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常使彼勞我佚彼老我壯亦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不戰而屈人之師也若夫莒以恃陋而潰齊以狎敵而殲虢以易晉而亡魯以果邾而敗莫敖小羅而無次吳子入巢而自輕斯皆可以作鑒也故吾有以待吾有所不可攻者能豫備之之謂也　張預曰言須思患而預防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故將有五危

李筌張預曰下五事也

必死可殺也

曹公曰勇而無慮必欲死鬬不可曲撓可以奇伏中之　李筌曰勇而無謀也　杜牧曰將愚而勇者患也黃石公曰勇者好行其志愚者不顧其死吳子曰凡人之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將也　梅堯臣同李筌註　何氏曰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責其謀勝也　張預曰勇而無謀必欲死鬬不可與力爭當以奇伏誘致而殺之故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將無策略止能以死先士卒則不勝也

必生可虜也

曹公曰見利畏怯不進也　孟氏曰見利不進（原本無案書內孟氏注每先引曹注下增釋之今據御覽補）將之怯弱志必生返意不親戰士卒不精上下猶豫可急擊而取之新訓曰爲將怯懦見利而不能進太公曰失利後時反受其殃　李筌曰疑怯可虜也　杜牧曰晉將

劉裕泝江追桓元。戰于峥嶸洲。于時義軍數千。元兵甚盛。而元懼有敗衂。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鬬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衆是以大敗也。 梅堯臣曰。怯而不果。 王晳曰。無鬬志。曹公曰。見利怯不進也。晳謂見害亦輕走矣。 何氏曰。司馬法曰。上生多疑。疑爲大患也。 張預曰。臨陳畏怯。必欲生返。當鼓譟乘之。可以虜也。晉楚相攻。晉將趙嬰齊令其徒先具舟於河。欲敗而先濟是也。

忿速可侮也。

曹公曰。疾急之人。可忿怒而侮致之也。原本作侮而致之也今从御覽改正 杜佑曰。疾急之人。可忿怒而致死。忿速易怒者。狷戇疾急。不計其難。可動作欺侮。 李筌曰。急疾之人。性剛而可侮致也。太宗殺宋老生而平霍邑。 杜牧曰。忿者。剛怒也。速者。褊急也。性不厚重也。若敵人如此。可以凌侮使之輕進而敗之也。十六國姚襄攻黃落。前秦苻生遣苻黃眉鄧羌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襄怒出戰。黃眉等斬之。 梅堯臣曰。狷急易動。 王晳曰。將性貴持重。忿狷則易撓。 張預曰。剛愎褊急之人。可凌侮而致之。楚子玉剛忿。晉人執其使以怒之。果從晉師。遂爲所敗是也。

廉潔可辱也。

曹公曰。廉潔之人。可汙辱致之也。 李筌曰。矜疾之人可辱也。 杜牧曰。此言敵人若高壁固壘。欲老我師。我勢不可留。利在速戰。揣知其將多忿急。則輕侮而致之。性本廉潔。則汙辱之。如諸葛孔明遺司馬仲達以巾幗。欲使怒而出戰。仲達忿怒欲濟師。魏帝遣辛毗仗節以止之。仲達之才。猶不勝其忿。況常才之人乎。 梅堯臣曰。徇名不顧。 王晳同曹公註。 張預曰。清潔愛民之士。可垢辱以撓之。必可致也。

愛民可煩也。

曹公曰。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則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救之則煩勞也。 李筌曰。攻其所愛。必卷甲而救。愛其人。乃可以計疲。 杜牧曰。言仁人愛民者。惟恐殺傷。不能捨短從長。棄彼取此。不度遠近。不量事力。凡爲我攻。則必來救。如此可以煩之。令其勞頓而後取之也。 陳皡曰。兵有須救不必救者。項羽救趙。此須救也。亞父委梁。不必救也。 賈林曰。廉潔之人。不好侵掠。愛人之人。不好鬬戰。辱而煩之。其動必敗。 梅堯臣曰。力疲則困。 王晳曰。以奇兵若將攻城邑者。彼愛民。必數救之。煩勞也。 張預曰。民雖可愛。當審利害。若無微不救。無遠不援。則出其所必趨。使煩而困也。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

陳皡曰。良將則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隨事而用。不忿速。不恥辱。見可如虎。否則閉戶。動靜以計。不可喜怒也。 梅堯臣曰。皆將之失。爲兵之凶。 何氏曰。將材古今難之。其性往往失於一偏爾。故孫子

首篇言將者智信仁勇嚴貴其全也　張預曰庸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故取則於己爲凶於兵智者則不然雖勇而不必死雖怯而不必生雖剛而不可侮雖廉而不可辱雖仁而不可煩也

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賈林曰此五種之人不可任爲大將用兵必敗也　梅堯臣曰當愼重焉　張預曰言須識權變不可執一道也

孫子十家註卷八

孫子十家註卷九

[illegible]

行軍篇 曹公曰擇便利而行也王晳曰行軍當據地便察敵情也張預曰知九地之變然後可以擇利而行軍故次九變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御覽處作據敵

王晳曰處軍凡有四相敵凡三十有一 張預曰自絶山依谷至伏姦之所處則處軍之事也自敵近而靜至必謹察之則相敵之事也相猶察也料也

絶山依谷

曹公曰近水草利便也 李筌曰軍我敵彼也相其依止則勝敗之數彼我之勢可知也絶山守險也谷近水草夫列營壘必先分卒守隘縱畜牧收樵採而後寧 杜牧曰絶過也依近也言行軍經過山險須近谷而有水草之利也吳子曰無當天竈大谷之口言不可當谷但近谷而處可也 賈林曰兩軍相當敵宜擇利而動絶山跨山依谷傍谷也跨山無後患依谷有水草也 梅堯臣曰前爲山所隔則依谷以爲固 王晳曰絶度也依謂附近耳曹公曰近水草便利也 張預曰絶猶越也凡行軍越過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草一則負險固後漢武都羌爲寇馬援討之羌在山上援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窮困悉降羌不知依谷之利也

視生處高

曹公曰生者陽也 杜佑曰向陽也原本作高揚也誤從御覽改正視謂目前生地處軍當在高 李筌曰向陽曰生在山曰高生高之地可居也 杜牧曰言須處高而面南也 陳皥曰若地有東西其法如何荅曰然則面東也 賈林曰居陽曰生視生爲無蔽冒物色 處軍當在高 梅堯臣曰若在陵之上必向陽而居處高乘便也 張預曰視生謂面陽也處軍當在高阜

戰隆無登通典御覽隆作降按全注云一本作降是也

曹公曰無迎高也 杜佑曰無迎高也降下也原本無降下也三字脫今據通典御覽補謂山下也戰於山下敵引之上山無登逐也 李筌曰敵自高而下我無登而取之 杜牧曰隆高也言敵人在高我不可自下往高迎敵人而接戰也一作戰降無登降下也 賈林曰戰宜乘下不可迎高也 梅堯臣曰敵處地之高不可登而戰 張預曰敵處隆高之地不可登迎與戰一本作戰降無登迎謂敵下山來戰引我上山則不登迎

此處山之軍也通典御覽山下有谷字

梅堯臣曰處山當知此三者 張預曰凡高而崇者皆謂之山處山拒敵以上三事爲法

絶水必遠水通典上有敵若二字案絶水必遠水者謂我過水而處軍則必遠於水也下云客絶水而來始就敵人言之吳起書曰敵若絶水半渡而薄之正用此下文語杜佑沿襲其文而不察所以致誤也

曹公李筌曰引敵使渡 杜佑曰引敵使寬而渡之據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

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旣列陳。備疑不敢渡。　梅堯臣曰。前爲水所隔。則遠水以引敵。　王皙曰。我絶水也。曹說是也。　張預曰。凡行軍過水。欲舍止者。必去水稍遠。一則引敵使渡。一則進退無礙。郭淮遠水爲陳。劉備悟之而不渡是也。

客絶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通典御覽）（幷作半度。）

杜佑曰。半度勢不幷。故可敵。（據通典補。）　李筌曰。韓信殺龍且於濰水。夫槩敗楚子於淸發是也。　杜牧曰。楚漢相持。項羽自擊彭越。令其大司馬曹咎守成皐。漢軍挑戰。咎涉汜水戰。漢軍候半涉擊。大破之。水內乃汭也。誤爲內耳。　梅堯臣曰。敵之方來。迎於水濱。則不渡。　王皙曰。內當作汭。迎於水汭。則敵不敢濟。遠則趨利不及。當得其宜也。　何氏曰。如春秋時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旣成列。楚人未得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旣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旣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旣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宋公違之故敗也。吳伐楚。楚師敗。及淸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時諸將等議曰。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則示弱而不足以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旣陳。備疑不敢渡。唐武德中。薛萬均與羅藝守幽燕。竇建德率衆十萬寇范陽。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鬭。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爲陳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公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從之。建德渡水。萬均擊破之。　張預曰。敵若引兵渡水來戰。不可迎之於水邊。俟其半濟。行列未定。首尾不接。擊之必勝。公孫瓚敗黃巾賊於東光。薛萬均破竇建德於范陽。皆用此術也。

欲戰者。（通典御覽俱無者字。）無附於水而迎客。

曹公曰。附近也。　杜佑曰。附近也。近水待敵。不得渡也。　李筌曰。附水迎客。敵必不得渡而與我戰。　杜牧曰。言我欲用戰。不可近水迎敵。恐敵人疑我不渡也。義與上同。但客主詞異耳。　梅堯臣曰。必欲戰。亦莫若遠水。　王皙曰。我利在戰。則當差遠使敵必渡而與之戰也。　張預曰。我欲必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不欲戰。則阻水拒之。使不能濟。晉將陽處父與楚將子上夾泜水而軍。陽子退舍。欲使楚人渡。子上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皆不戰而歸。

視生處高。

曹公曰。水上亦當處其高也。前向水。後當依高而處之。　梅堯臣曰。水上亦據高而向陽。　王皙曰。曹公曰。水上亦當處其高。皙謂謂近水之地下。曹注云。恐漑我也。疑當在此下。　何氏曰。視生向陽遠視也。軍處高遠。見敵勢。則敵人不得潛來出我

不意也。張預曰，或岸邊爲陳，或水上泊舟，皆須面陽而居高。

無迎水流。

曹公曰，恐漑我也。杜佑曰，恐漑我也。逆水流在下流也，不當處人之下流也，爲其水流漑灌，人若投毒藥於上流也。據通典補。李筌曰，恐漑我也。智伯灌趙襄子，光武潰王尋，迎水處高，乃敗之。杜牧曰，水流就下，不可於卑下處軍也，恐敵人開決灌浸我也。上文云視生處高也。諸葛武侯曰，水上之陳不逆其流，此言我軍舟船亦不可泊於下流，言敵人得以乘流而薄我也。賈林曰，水流之地，可以漑吾軍，可以流毒藥。迎，逆也。一云逆流而營軍，兵家所忌。梅堯臣曰，無軍下流，防其決灌，救艫之戰，逆亦非便。王晳曰，當乘上流，魏曹仁征吳，欲攻濡須洲中，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謂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而敗。何氏曰，順流而戰，則易爲力。張預曰，卑地勿居，恐決水漑我，舟戰亦不可處下流，以彼沿我泝，戰不便也。兼慮敵人投毒於上流，楚令尹拒吳，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果勝，是軍須居上流也。

此處水上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水上當知此五者。張預曰，凡近水爲陳，皆謂水上之軍，水上拒敵，以上五事爲法。

絕斥澤，惟亟去無留。

陳皡曰，斥，鹹鹵之地，水草惡，漸洳，不可處軍。新訓曰，地固斥澤，不生五穀者是也。賈林曰，鹹鹵之地，多無水草，不可久留。梅堯臣曰，斥，遠也。曠蕩難守，故不可留。王晳曰，斥，鹵也，地廣且下而無所依。張預曰，刑法志云，山川沈斥。顏師古註曰，沈，深水之下；斥，鹹鹵之地。然則斥澤，謂瘠鹵漸洳之所也。以其地氣濕潤，水草薄惡，故宜急過。

若交軍於斥澤之中，通典御覽若作爲，譌。必依水草而背衆樹。御覽背作倍。

曹公曰，自此至上兩水沫至節杜佑注，原本誤於衆草多障節下。不得已與敵會於斥澤中。杜佑曰，言不得已與敵戰，而會斥澤之中，當背稠樹以爲固守，蓋地利兵之助也。李筌曰，急過不得，戰必依水背樹，夫有水樹，其地無陷溺也。一本作背衆木。杜牧曰，斥鹵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鋒，言於此忽遇敵，即須擇有水草林木而止之。梅堯臣曰，不得已而會敵，則依近水草，背倚衆木。王晳曰，猝與敵遇於此，亦必就利而背固也。張預曰，不得已而會兵於此地，必依近水草，以便樵汲，背倚林木，以爲險阻。

此處斥澤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斥澤當知此二者。張預曰，處斥澤之地，以上二事爲法。

平陸處易。

曹公曰，車騎之利也。杜牧曰，言於平陸必擇就其中坦易平穩之處以處軍，使我車騎得以馳逐。王晳同曹公註。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平原廣野，車騎之地，必擇其坦易無坎陷之處以居

軍所以利於馳突也。

而右背高，御覽背作倍前死後生。

曹公曰：戰便也。李筌曰：夫人利用皆便於右，是以背之。前死，致敵之地；後生，我自處。杜牧曰：太公曰：軍必左川澤而右丘陵，死者下也，生者高也，下不可以禦高，故戰便於軍馬也。賈林曰：岡阜曰生，戰地曰死，岡阜處軍穩，前臨地用兵便，高後在右，回轉順也。梅堯臣曰：擇其坦易，車騎便利，右背丘陵，勢則有憑，前低後隆，戰者所便。王皙曰：凡兵皆宜向陽，既後背山，即前生後死，疑文誤也。張預曰：雖是平陸，須有高阜，必右背之，所以恃爲形勢者也，前低後高，所以便乎奔擊也。

此處平陸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平陸當知此二者。張預曰：居平陸之地，以上二事爲法。

凡此四軍之利，

李筌曰：四者山水斥澤平陸也。張預曰：山水斥澤平陸之四軍也。諸葛亮曰：山陸之戰不升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

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曹公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御覽作亦稱帝，按王皙張預同以此四地勝之也。李筌曰：黃帝始受兵法於風后，而滅四方，故曰勝四帝也。梅堯臣曰：四帝當爲四軍，字之誤歟，言黃帝得四者之利，處山則勝山，處水上則勝水上，處斥澤則勝斥澤，處平陸則勝平陸也。王皙曰：四帝，或曰當作四軍。曹公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一本無作亦。何氏曰：梅氏之說得之。張預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按史記黃帝紀云：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北逐葷粥。又太公六韜言黃帝七十戰而定天下，此即是有四方諸侯戰也。兵家之法，皆始於黃帝，故云然也。

凡軍喜高而惡下，原本喜作好，按御覽引注云：喜一作好，則故書正作喜也，今從通典御覽改正。

梅堯臣曰：高則爽塏，所以安和，亦以便勢；下則卑濕，所以生疾，亦以難戰。王皙曰：有降無登，且遠水患也。張預曰：居高則便於覘望，利於馳逐；處下則難以爲固，易以生疾。

貴陽而賤陰，

杜佑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據通典御覽補。梅堯臣曰：處陽則明順，處陰則晦逆。王皙曰：久處陰濕之地，則生憂疾，且弊軍器也。張預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

養生而處實，

曹公曰：恃滿實也，養生向水草，可放牧養畜，乘實猶高也。梅堯臣曰：養生便水草，處實利糧道。王皙曰：養生謂水草糧糒之屬，處實者，倚固之謂。張預曰：養生謂就善水草放牧也，處實謂倚隆高之地以居也。

軍無百疾，是謂必勝。通典云：是謂必勝，軍無百疾。御覽同。按梅氏張氏注皆與通典

〔本同〕
李筌曰夫人處卑下必癘疾惟高陽之地可居也
杜牧曰生者陽也實者高也言養之於高陽則無卑濕陰翳故百疾不生然後必可勝也 梅堯臣曰能知上三者則勢勝可必疾氣不生 張預曰居高面陽養生處厚可以必勝地氣乾燥故疾癘不作

邱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

杜佑曰隄者積土所作皆當處其陽而右背之戰之便也 杜牧曰凡遇邱陵隄防之地常居其東南也 梅堯臣曰雖非至高亦當前向明而右依實 王晳曰處陽則人舒以和器健以利也 張預曰面陽所以貴明顯背高所以爲險固

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梅堯臣曰兵所利者得形勢以爲助 張預曰用兵之利得地之助

上雨水沫至〔通典水上有下字御覽同〕欲涉者待其定也

曹公曰恐半涉而水遽漲也 杜佑曰恐半渡水而遂漲上雨水當清而反濁沫至此敵人權遏水之占也欲以中絶軍凡地有水欲漲沫先至皆爲絶軍當待其定也 李筌曰恐水暴漲 杜牧曰言過溪澗見上流有沫此乃上源有雨待其沫盡水定乃可涉不爾半涉恐有暴水卒至也 梅堯臣曰流沫未定恐有暴漲 王晳曰水漲則沫涉步濟也曹說是也 張預曰渡未及畢濟而大水忽至也沫謂水上泡漚

凡地有絶澗

前後險峻水橫其中

天井〔通典御覽天井上有遇字者衍〕

四面峻坂澗壑所歸

天牢

三面環絶易入難出

天羅

草木蒙密鋒鏑莫施

天陷

卑下汙濘車騎不通

天隙〔通典隙作郄御覽同又御覽下有大害二字〕

兩山相向洞道狹惡六害皆梅堯臣註

必亟去之勿近也

曹公曰山深水大者爲絶澗四方高中央下爲天井深山所過若蒙籠者〔通典作深水大澤葭葦蘢所隱蔽者御覽作深水所居縢鬱茂〕爲天牢可以羅絶人者爲天羅地形陷者〔通典上有險澗泥濘四字御覽無〕爲天陷山澗〔原本澗下有道字者衍據通典御覽攷正〕迫狹地形深數尺長數丈者爲天隙〔案通典長數丈者下有邱陵坑坎地形墝埆者天郄也御覽無〕 杜牧曰軍讖曰地形坳下大水所及謂之天井山澗迫狹可以絶人謂之天牢澗水澄闊不測淺深道路泥濘人馬不通謂之天陷地多溝坑坎陷木石謂之天隙林木隱蔽蒹葭深遠謂之天羅 賈林曰兩岸深闊斷人行爲絶澗下中之下爲天井四邊澗險水草相兼中央傾側出入皆難爲天牢道路崎嶇或寬或狹細澀難行爲天羅地多沮洳爲天陷兩邊險絶形狹長

而數里中閒難通人行可以絕塞出入爲天隙此六害之地不可近背也　梅堯臣曰六害尙不可近況可留乎　王晳曰晳謂絕澗當作絕天澗脫天字耳此六者皆自然之形也牢謂如獄牢羅謂如網羅也陷謂溝坑淤濘之所隙謂木石若隙罅之地軍行過此勿近不然則脫有不虞智力無所施也　張預曰谿谷深峻莫可過者爲絕澗外高中下衆水所歸者爲天井山險環繞所入者隘爲天牢林木縱橫葭葦隱蔽者爲天羅陂池泥濘漸車凝騎者爲天陷道路迫狹地多坑坎者爲天隙凡遇此地宜遠過不可近之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曹公曰用兵常遠六害令敵近背之則我利敵凶　李筌曰善用兵者致敵之受害之地也　杜牧曰迎向也背倚也言遇此六害之地吾遠之向之則進止自由敵人近之倚之則舉動有阻故我利而敵凶也　梅堯臣曰言六害當使我遠而敵附我向而敵倚則我利敵凶　張預曰六害之地我既遠之向之敵自近之倚之我則行止有利彼則進退多凶也

軍旁（原本作軍行按此言處軍之地必謹覆索之故篇首云凡處軍相敵是也從通典御覽作旁又史記云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有險阻蔣潢（原本無蔣字通典御覽俱有之按唐李靖兵法云蔣潢翳薈則必索其伏是用此語也無者脫）井生葭葦（原本無生字按後人因既脫蔣字故并生字删之也今據通典及御覽補又御覽一作并生葭葦）山林翳薈（御覽山林作小林汁）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藏處也（原本無藏字據通典御覽補）

曹公曰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也蔣者水草之蘩生也（蔣者以下原本無杜佑通典及御覽有之按杜佑注例先引曹注後附己意此所云乃用曹注語也後人妄删之）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御覽又引注云并生葭葦者無并者下也句）衆草所聚山林者衆木所居也翳薈者可屏蔽之處也此以上論地形也以下相敵情也　杜佑曰此言伏姦之地當覆索也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地也蔣者水草之蘩生也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衆草所聚也山林者衆木所居也翳薈者可以屏蔽之處也此以上相地形也此以下察敵情也翳薈草木之相蒙蔽可以藏兵處必覆索之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以下恐敵之奇伏誘詐也　梅堯臣曰險阻隘也山林之所產潢井下也葭葦之所生皆翳薈足以蒙蔽當掩搜恐有兵伏　張預曰險阻邱阜之地多生山林潢井卑下之處多產葭葦皆翳薈可以蒙蔽必降索之恐兵伏其中又慮姦細潛隱覘我虛實聽我號令伏姦當爲兩事

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

梅堯臣曰近而不動倚險故也　王晳曰恃險故不恐也

遠而挑戰者（通典作敵遠而挑人者御覽同）欲人之進也

杜牧曰若近以挑我則有相薄之勢恐我不進故遠也　陳皥曰敵人相近而不挑戰恃其守險也若遠而挑戰者欲誘我使進然後乘利而奮擊也　梅堯臣同陳皥註　王晳曰欲致人也挑謂擿驍敵求戰　張預曰兩軍相近而終不動者倚恃險固也兩軍相遠而數挑戰者欲誘我之進也尉

繚子曰分險者無戰心言敵人先得分險地則我勿與之戰也又曰挑戰者無全氣言相去遠則挑戰而延誘我進卽不可以全氣擊之與此法同也

其所居者易利也通典作其所處者居易利也御覽同原本作其所居者易利也按杜佑賈林諸家皆以此承上文言之不別爲一事則者字應在易字上後人以上下文比例之臆改在下耳又按注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也者字亦在上從通典御覽改

曹公曰所居利也 杜佑曰所居利也言敵去我遠但遣輕捷欲使我前就之其所處者平利也挑徒弔反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居易之地致人之利 杜牧曰言敵不居險阻而居平易必有以便利於事也一本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也 陳皞曰言敵人得其地利則將士爭以居之也 賈林曰敵之所居地多便利故挑我使前就己之便戰則易獲其利愼勿從之也 梅堯臣曰所居易利故來挑我 王晳同曹公註 張預曰敵人捨險而居易者必有利也或曰敵欲人之進故處於平易以示利而誘我也

衆樹動者來也

曹公曰斬伐樹木除道進來故動 梅堯臣同曹公註 張預曰凡軍必遣善視者登高覘敵若見林木動搖者是斬木除道而來也或曰不止除道亦將爲兵器也若晉人伐木益兵是也

衆草多障者疑也

曹公曰結草爲障欲使我疑也 杜佑曰結草多障欲使我疑稠草中多障蔽者敵必避去恐追及多作障蔽使人疑有伏焉 杜牧曰言敵人或營壘未成或拔軍潛去恐我來追或爲掩襲故結草使往往相聚如有人伏藏之狀使我疑而不敢進也 賈林曰自此至無約而請和節李筌注原本誤於辭不重也注下結草多爲障蔽者欲使我疑之於中兵必不實欲別爲攻襲宜審備之 張預曰或敵欲追我多爲障蔽設留形而遁以避其追或欲襲我叢聚草木以爲人屯使我備東而擊西皆所以爲疑也

鳥起者伏也

曹公曰鳥起其上下有伏兵 杜佑曰下有伏兵往藏觸鳥而驚起也 李筌曰藏兵曰伏 張預曰鳥適平飛至彼忽高起者下有伏兵也

獸駭者覆也

曹公曰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 李筌曰不意而至曰覆 杜牧曰凡敵欲覆我必由他道險阻林木之中故驅起伏獸駭逸也覆者來襲我也 陳皞曰覆者謂隱於林木之內潛來掩我候兩軍戰酣或出其左右或出其前後若驚駭伏獸也 梅堯臣曰獸驚而奔旁有覆 張預曰凡欲掩覆人者必由險阻草木中來故驚起伏獸奔駭也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杜佑曰車來行疾塵相衝故高也 杜牧曰車馬行疾仍須魚貫故塵高而尖 梅堯臣曰蹄輪勢重塵必高銳 張預曰車馬行疾而勢重又轍迹相次而進故塵埃高起而銳直也凡軍行須有探候之人在前若見敵塵必馳報主將如潘黨望晉塵使騁而告是也

卑而廣者，徒來也。

杜牧曰：步人行遲，可以竝列，故塵低而闊也。梅堯臣曰：人步低，輕塵必卑廣。王晳曰：車馬起塵猛，步人則差緩也。張預曰：徒步行緩而迹輕，又行列疏遠，故塵低而來。

散而條達者，樵採也。通典御覽并作薪採也。案此與李筌本同。

杜佑曰：塵散衍而條達，各行所求。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煙塵之候，晉師伐齊，曳柴從之，齊人登山望而畏其衆，乃夜遁。薪來即其義也。此筌以樵採二字爲薪來字。杜牧曰：樵採者各隨所向，故塵埃散衍，條達縱橫斷絕貌也。梅堯臣曰：樵採隨處，塵必縱橫。王晳曰：條達，纖微斷續之貌。張預曰：分遣廝役，隨處樵採，故塵埃散亂而成遂道。

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杜佑曰：原本作杜牧，字誤耳，今從通典改正。欲立營壘，以輕兵往來爲斥候，故塵少也。梅堯臣曰：輕兵定營，往來塵少。張預曰：凡分栅營者，必遣輕騎四面近視其地，欲周知險易廣狹之形，故塵微而來。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曹公曰：其使來辭卑，使閒視之，敵人增備也。杜牧曰：言敵人使來，言辭卑遜，復增壘堅壁，若懼我者，是欲驕我使懈怠，必來攻我也。趙奢救閼與，去邯鄲三十里，增壘不進。秦閒來，必善食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果大喜曰：閼與非趙所有矣。奢既遣秦閒，乃倍道兼行，掩秦不備，擊之，遂大破秦軍也。梅堯臣曰：欲進者，外則卑辭，內則益備，疑我也。張預曰：使來辭遜，敵復增備，欲驕我而後進也。田單守卽墨，燕將騎劫圍之，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使妻妾編行伍之閒，散食饗士，乃使女子乘城約降，燕大喜。又收民金千鎰，令富豪遺使遺燕將，書曰：城卽降，願無虜妻妾。燕人益懈，乃出兵擊，大破之。

辭詭而強進驅者，退也。原本作辭強而進驅者。案曹注，詭詐也，杜佑注同，是古本有詭字，今據通典改正，其御覽同。今本蓋宋以後人改之也。

曹公曰：詭詐也。杜佑曰：詭詐也。示驅馳無所畏，是知欲退也。杜牧曰：吳王夫差北征，會晉定公於黃池，越王句踐伐吳，吳晉方爭長未定，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必會而先之。吳王曰：先之若何？雒曰：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乃能至也。於是吳王以帶甲三萬人去晉軍一里，聲動天地。晉使董褐視之，吳王親對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吳將毒我，不可與戰。乃許先歃。吳王既會，遂還焉。梅堯臣曰：欲退者使既詞壯，兵又彊進，脅我也。王晳曰：辭彊示進形，欲我不虞其去也。張預曰：使來辭壯，軍又前進，欲脅我而求退也。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來日請相見。晉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宵遁。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通典無出字。按下文杜牧注引此亦有出字，御覽同。無者脫。

曹公曰：陳兵欲戰也。杜佑曰：陳兵欲戰也。輕車，

馳車在陳側〔據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出輕車先定戰陳疆界也 賈林曰輕車前禦欲結陳而來也 張預曰輕車戰車也出軍其旁陳兵欲戰也按魚麗之陳先偏後伍言以車居前以伍次之然則是欲戰者車先出其側也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杜佑曰未有要約而使來請和有間謀也 李筌曰無質盟之約請和者必有謀於人田單詐騎劫紀信誑項羽即其義也 杜牧曰貞元三年吐蕃首領尚結贊因侵掠河曲遇疫癘人馬死者大半恐不得回乃詐與侍中馬燧款懇因奏請盟會燧乃盟之時河中節度使渾瑊奏曰若國家勒兵境上以謀伐為計蕃戎請盟亦騁信之今吐蕃無所求於國家遽請盟會必恐不實上不納渾瑊率衆二萬屯涇州平涼縣盟壇在縣西三十里五月十三日瑊率三千人會壇所吐蕃果衷甲劫盟焉 陳皞曰因盟相劫不獨國朝晉楚會於宋楚人衷甲欲襲晉晉人知之是以失信也今言無約而請和蓋總論兩國之師或侵或伐彼我皆未屈弱而無故請好和者此必敵人國內有憂危之事欲為苟且暫安之計不然則知我有可圖之勢欲使不疑先求和好然後乘我不備而來取也石勒之破王浚也先密為和好又臣服於浚知浚不疑乃請修朝覲之禮浚許之及入因誅浚而滅之 梅堯臣曰無約請和必有姦謀 王晳曰無故驟請和者宜防他謀也 張預曰無故請和必有姦謀漢高祖欲擊秦軍使酈食其持重寶啗其將賈豎秦將果欲連和高祖因其怠而擊之秦師大敗又晉將李矩守滎陽劉暢以三萬人討之矩遣使奉牛酒請降潛匿精兵見其弱卒暢大饗士卒人皆醉飽矩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

杜佑曰自與偏將期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戰有期及將用是以奔走之 杜牧曰上文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蓋先出車定戰場界立旗為表奔走赴表以為陳也旗者期也與民期於下也周禮大蒐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 賈林曰尋常之期不合奔走必有遠兵相應有晷刻之期必欲合勢同來攻我宜速備之 梅堯臣曰立旗為表奔以赴列 王晳曰陳而期民將求戰也 張預曰立旗為表與民期於下故奔走以赴之周禮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

半進半退者誘也

李筌曰散於前 杜牧曰偽為雜亂不整之狀誘我使進也 梅堯臣曰進退不一欲以誘我 王晳曰詭亂形也 張預曰詐為亂形是誘我也若吳子以因徒示不整以誘楚師之類也

倚仗而立者〔原本作杖而立者按杜佑注云倚仗矛戟而立又梅氏張氏俱云倚兵而立是故書作倚仗也從通典御覽改正〕飢也

杜佑曰倚仗矛戟而立者飢之意 李筌曰困不能齋 杜牧曰不食必困故杖也 梅堯臣曰倚兵而立者足見飢弊之色 王晳曰倚杖者困餒

之相　張預曰凡人不食則困故倚兵器而立三軍飲食上下同時故一人飢則三軍皆然

汲而先飲者（通典作汲役先飲者御覽作汲設飲者按御覽誤）渴也

李筌曰汲未至先飲者士卒之渴　杜牧曰命之汲水未汲而先飲者渴也覩一人三軍可知也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曰以此見其衆行驅飢渴也　張預曰汲者未及歸營而先飲水是三軍渴也

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通典見利上有向人二字御覽同）

曹公曰士卒之疲勞也　杜佑曰士疲勞也敵人來見我利而不能擊進者疲勞也　李筌曰士卒難用也　梅堯臣曰人其困乏何利之趨　張預曰士卒疲勞不可使戰故雖見利將不敢進也

鳥集者虛也

杜佑曰敵大作營壘示我衆而鳥集止其上者其中虛也　李筌曰城上有鳥師其遁也　杜牧曰設留形而遁齊與晉相持叔向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後周齊王憲伐高齊將班師乃以柏葉爲幕燒糞壤去高齊視之二日乃知其空營追之不及此乃設留形而遁走也　陳皥曰此言敵人若去營幕必空禽鳥既無畏乃鳴集其上楚子元伐鄭將奔諜者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則知其設留形而遁也是此篇蓋孫子辯敵之情僞也　梅堯臣曰敵人既去營壘空虛鳥無猜來集其上　張預曰凡敵潛退必棄營幕禽鳥見空鳴集其上楚伐鄭鄭人將奔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又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此乃設留形而遁也

夜呼者恐也（通典呼上有喧字）

曹公曰軍士夜呼將不勇也　杜佑曰軍士夜喧呼將不勇也相驚無備者恐懼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士卒怯而將懦故驚恐相呼　杜牧曰恐懼不安故夜呼以自壯也　陳皥曰十人中一人有勇雖九人怯懦恃一人之勇亦可自安今軍士夜呼蓋是將無勇曹說是也　孟氏同陳皥註　張預曰三軍以將爲主將無膽勇不能安衆故士卒恐懼而夜呼若晉軍終夜有聲是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

李筌曰將無威重則軍擾　杜牧曰言進退舉止輕佻率易無威重軍士亦擾亂也　陳皥曰將法令不嚴威容不重士因以擾亂也　梅堯臣同陳皥註　張預曰軍中多驚擾者將不持重也張遼屯長社夜軍中忽亂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士安坐遼中陳而立有頃即定此則能持重也（自遼中陳以下至下文惟無武進注舊以正原本誤於依水草而背衆樹下今改正）

旌旗動者亂也（通典御覽俱無旌字）

杜佑曰旌旗謬動抵東觸西傾倚者亂也　杜牧曰魯莊公敗齊于長勺曹劌請逐之公曰若何對曰視其轍亂而旗靡故逐之　梅堯臣曰旌旗輒動偃亞不次無紀律也　張預曰旌旗所以齊衆也而動搖無定是部伍雜亂也

吏怒者倦也

杜佑曰，軍吏悉怒將者，疲倦也。（據通典御覽補）杜牧曰，衆悉倦弊，故吏不畏而忿怒也。陳皞曰，將興不急之役，故人人倦弊也。賈林曰，人困則多怒。梅堯臣曰，吏士倦煩，怒不畏避也。張預曰，政令不一，則人情倦，故吏多怒也。晉楚相攻，晉裨將趙旃魏錡怒而欲敗晉軍，皆奉命于楚，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是也。

粟馬肉食，軍無懸缻，（今本通典作缶，按注云，缻即缶之類，則通典故作缻，以形近譌爲缶耳。御覽作罋，亦字誤，當爲缻。又按缻者，缶之或體字也。）不返（通典御覽俱作不及）其舍者，窮寇也。

杜佑曰，殺馬食肉，不復積蓄，無懸缻（舊作罌，誤，今改正）之食，欲死戰，窮寇也。缻，即缶之類也。（據通典御覽補。按御覽云，缻即罌之類也，缻罌二字皆誤。）一云，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李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竈也。杜牧曰，粟馬，言以糧穀秣馬也。肉食者，殺牛馬饗士也。軍無懸缻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其舍者，晝夜結部伍也。如此皆是窮寇，必欲決一戰爾。缻，音府，炊器也。梅堯臣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饗乎士，棄缻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決戰而取勝也。王晳曰，粟馬肉食，所以爲力且久也。軍無缻，不復飲食也。不返舍，無回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敵如此者，當堅守以待其弊也。張預曰，捐糧穀以秣馬，殺牛畜以饗士，破釜及缻，不復炊爨，暴露兵衆，不復反舍，茲窮寇也。孟明焚舟，楚軍破釜之類是也。

諄諄翕翕，徐言入入者，（原本作徐眞人言者，按入入譌，如如安徐之貌，故杜云徐言入入者，安徐之貌也。據通典御覽改正。）失衆也。

曹公曰，諄諄，語貌；翕翕，失志貌。杜佑曰，諄諄，語貌，又不足貌；翕翕者，不眞也，其上失卒之心，少氣之意。徐言入入者，與之言，安徐之貌也。此將失其衆也。諄，章倫反；翕，許及反。（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諄諄翕翕，竊語貌，士卒之心恐上，則私語而言，是失衆也。杜牧曰，諄諄者，乏氣聲促也；翕翕者，顛倒失次貌。如此者，憂在內，是自失其衆心也。賈林曰，諄諄竊議貌，翕翕不安貌，徐與人言，遞相問貌，如此者必散失部曲也。梅堯臣曰，諄諄，吐誠懇也；翕翕，曠職事也；緩言，彊安，恐衆離也。王晳曰，諄諄，語誠懇之貌；翕翕者，患其上也。將失人心，則衆相與語，誠懇而患其上也。何氏曰，兩人竊語誹議主將者也。張預曰，諄諄，語也；翕翕，聚也；徐，緩也。言士卒相聚私語，低緩而言，以非其上，是不得衆心也。

屢賞者，窘也。

孟氏曰，軍實窘也，恐士卒心怠，故別行小惠也。杜佑曰，軍不素敵，數行賞，欲士卒之力戰者，此恐窘也。渠殞反。（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窘則數賞以勸進。杜牧曰，勢力窮窘，恐衆爲叛，數賞以悅之。梅堯臣曰，勢窮憂叛離，屢賞以悅衆。王晳曰，衆窘而不和裕，則數賞以悅之。張預曰，勢窘則易離，故屢賞以撫士。

數罰者，困也。

杜佑曰數行刑罰者教令廢弛是困軍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困則數罰以勵士　杜牧曰人力困弊不畏刑罰故數罰以懼之　梅堯臣曰人弊不堪命屢罰以立威　王晳曰衆困而不精勤則數罰以脅之也　張預曰力困則難用故數罰以畏衆

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通典作不情之至也御覽同按注意則杜佑本作不情也

曹公曰先輕敵後聞其衆則心惡之也　杜佑曰先行卒暴於士卒而後欲畏己者此將不情之極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先輕後畏是勇而無剛者不精之甚也　杜牧曰料敵不精之甚　賈林曰教令不能分明士卒又非精練如此之將先欲彊暴伐人衆悖則懼也至懦之極也　梅堯臣曰先行乎嚴暴後畏其衆離訓罰不精之極也　王晳曰敵先行刻暴後畏其衆離爲將不精之甚也　何氏曰寬猛相濟精於將事也　張預曰先輕敵後畏人或曰先刻暴御下後畏衆叛己是用威行愛不精之甚故上文以數賞數罰而言也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杜佑曰戰未相伏而下意氣相委謝者欲休息也
李筌曰餘前而疾後曰委謝　杜牧曰所以委質來謝此乃勢已窮或有他故必欲休息也　賈林曰氣委而言謝者欲求兩解　梅堯臣曰力屈欲休兵委質以來謝　王晳曰勢不能久　張預曰以所親愛委質來謝是勢力窮極欲休兵息戰也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曹公曰備奇伏也　孟氏曰備有別應　杜佑曰備奇伏也此必有間諜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是軍必有奇伏須謹察之　杜牧曰盛怒出陳久不交刃復不解去有所待也當謹伺察之恐有奇伏旁起也　梅堯臣曰怒而來逆我久而不接戰且又不解去必有奇伏以待我此以上論敵情　張預曰勇怒而來既不合戰又不引退當密伺之必有奇伏也

兵非益多也

曹公曰權力均一云兵非貴益多　賈林曰不貴衆擊寡所貴寡擊衆　王晳曰晳謂權力均足矣不以多爲益　張預曰兵非增多於敵謂權力均也

惟無武進

曹公曰未見便也　賈林曰武不足專進專進則暴　王晳曰不可但恃武也當以計智料敵而行
張預曰武剛也能用剛武以輕進謂未見利也

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

曹公曰廝養足也　李筌曰兵衆武用力均惟得人者勝也　杜牧曰言我與敵人兵力皆均惟未能用武前進者蓋未得見其人也但能於廝養之中揀擇其材亦足并力料敵而取勝不假求於他也　陳皡曰言我兵力不多於敵又無利便可進不必他國乞師但於廝養中併力取人亦可破敵也　賈林曰雖我武勇之力而輕進足以智謀料

敵并力而取敵人也 梅堯臣曰武繼也兵雖不足以繼進足以并給役厮養之力量敵而取勝也

王晳曰晳謂善分合之變者足以併力乘敵閒取勝人而已故雖厮養之輩可也況精兵乎曹說是也 張預曰兵力既均又未見便雖未足剛進足以取人於厮養之中以并兵合力察敵而取勝不必假他兵以助己故尉繚子曰天下助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天下先戰此言助卒無益不如己有兵法也

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杜佑曰已無智慮而外易人者必爲人所擒據通典補

杜牧曰無有深謀遠慮但恃一夫之勇輕易不顧者必爲敵人所擒也 陳皞曰惟猶獨也此言殊無遠慮但輕敵者必爲其所擒不獨言其勇也左傳曰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則小敵亦不可輕

王晳曰唯不能料敵但以武進則必爲敵所擒明患不在於不多也 張預曰不能料人反輕敵以武進必爲人所擒也齊晉相攻齊侯曰吾姑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爲晉所敗是也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

杜牧曰恩信未洽不可以刑罰齊之 梅堯臣曰傳上世德以至之恩以親之恩德未敷罰則不服故怨而難使 王晳曰恩信非素浹洽於人心未附也 張預曰驟居將帥之位恩信未加於民而遽以刑罰齊之則怒恚而難用故田穰苴曰臣素卑賤士卒未附百姓不信又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是也

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

曹公曰恩信已洽若無刑罰則驕惰難用也 梅堯臣曰恩德既洽刑罰不行則驕不可用 王晳曰所謂若驕子也 張預曰恩信素洽士心已附刑罰寬緩則驕不可用也

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

曹公曰文仁也武法也 李筌曰文仁恩武威罰

杜牧曰晏子舉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也 王晳曰吳起云總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是謂必取

杜牧曰文武既行必也取勝 梅堯臣曰令以仁恩齊以威刑恩威竝著則能必勝 張預曰文恩以悅之武威以肅之畏愛相兼故戰必勝攻必取或問曰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言先威也孫武先愛何也曰書之所稱仁人之兵也王者之於民恩德素厚人心已附及其用之惟患乎寡威也武之所陳戰國之兵也霸者之於民法令素酷人心易離及其用之惟患乎少恩也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通典作令素行以教其人者也令素行則人服御覽同

梅堯臣曰素舊也威令舊立教乃聽服 張預曰將令素行其民已信教而用之人人聽服

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通典作令素不行則人不服御覽同

王晳曰民不素教難卒爲用 何氏曰人既失訓

安得服。教令素信著者，原本作素行者，按其意則故書當爲信著者，從通典御覽改正。與衆相得也。

杜牧曰：素，先也。言爲將居常無事之時，須恩信威令先著於人，然後對敵之時，行令立法，人人信伏。韓信曰：我非素得拊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也，所以使之背水，令其人人自戰，以其非素受恩信威令之從也。　陳暭曰：晉文公始入國，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此言欲令民不苟其生也。於是出定襄王，此言示以事君之大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又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此言在往年伐原，不貪其利，而守其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此言人無貪詐也。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大蒐以示之禮，及戰之時，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此五者，教人之本也。夫令要在先申，使人聽之不惑，法要在必行，使人守之無輕信者也。三令五申，示人不惑也。法令簡當，議在必行，然後可以與衆相得也。　梅堯臣曰：信服已久，何事不從。　王晳曰：知此者，始可言其并力勝敵矣。　張預曰：上以信使民，民以信服上，是上下相得也。尉繚子曰：令之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言號令一出，不可反易，自非大過大疑，則不須更改申明，所以使民信也。諸葛亮與魏軍戰，以實對衆卒有當代者，不留而遣之，曰：信不可失，於是人人願留，一戰遂大敗魏兵，是也。

孫子十家註卷九

孫子十家註卷十

魏武帝 梁孟氏 唐李筌 杜牧 陳皞 賈林 宋梅堯臣 王晳 何氏 張預 注　宋吉天保 輯　清孫星衍 吳人驥 同校

地形篇

曹公曰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李筌曰軍出之後必有地形變動王晳曰地利當周知險隘支挂之形也張預曰凡軍有所行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乃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故行師越境審地形而立勝故次行軍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　梅堯臣曰道路交達

有挂者通典作掛非　梅堯臣曰網羅之地往必掛綴

有支者　梅堯臣曰相持之地

有隘者　梅堯臣曰兩山通谷之間

有險者　梅堯臣曰山川邱陵也

有遠者　曹公曰此六者地之形也　杜佑曰此六地之名教民居之得便利則勝也　梅堯臣曰平陸也　張預曰地形有此六者之別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　杜佑曰俱謂在平陸往來通利也　張預曰俱在平陸往來通達

通形者通典作居通地先居高陽通典先下有據其地三字利糧道以戰則利　曹公曰寧致人無致於人　杜佑曰寧致人無致於人己先據高地分爲屯守於歸來之路無使敵絕己糧道也　李筌曰先之以待敵　杜牧曰通者四戰之地須先據高陽之處勿使敵人先得而我後至也利糧道者每於津阨或敵人要衝則築壘或作甬道以護之　賈林曰通形者無有岡坡亦無要害故兩通往來處高易于望候向陽視生通糧道便易轉運於此利於戰也　梅堯臣曰先據高陽利糧通阨敵人來至我戰則利　王晳同曹公註　何氏同杜佑註　張預曰先處戰地以待敵則致人而不致於人我雖高居面陽坐以致敵亦慮敵人不來赴戰故須使糧餉不絕然後爲利

可以往難以返曰挂　杜佑曰掛者牽掛也

挂形者通典者作曰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通典無若字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　李筌曰往難以返曰挂　杜牧曰挂者險阻之地與敵共有犬牙相錯動有挂礙也往攻敵敵若無備攻之必勝則雖與險阻相錯敵人已敗不得復邀我歸路矣若往攻敵人敵人有備不能勝之則爲敵人守險阻邀我歸路難以返也　陳皞曰不得已陷在此則須爲持久之計掠取敵人之糧以伺利便而擊之　杜佑曰敵無備出攻之勝可也有備不得勝之則難還返也　梅堯臣曰出其不意往則獲利若其有備往必受制　張預曰察知敵情果爲無備一舉而勝之則可矣若其有備出

而弗克欲戰則不可置欲歸則不得返非所利也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
杜佑曰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 張預曰各守險固以相持
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杜佑曰利利我也佯背我去我無出逐待其引而擊之可敗也 李筌曰支者兩俱不利如挂之形故各分其勢 杜牧曰支者我與敵人各守高險對壘而軍中有平地狹而且長出軍則不能成陳遇敵則自下禦上彼我之勢俱不利便如此則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敵若躡我候其半出發兵擊之則利若敵人先去以誘我我不可出也 陳皥曰此說理繁而語倒但彼此出軍地形不便敵若設利誘我而去我慎勿追之我若引去敵止則已若來襲我候其半出則急擊之 賈林曰支者隔險阻可以相要截足得相支持故不利先出也 梅堯臣曰各居所險先出必敗利而誘我我不可愛僞去引敵半出而擊 王晳曰敵不肯至則設奇伏而退且詭之令必出 張預曰利我謂佯背我去也不可出攻我捨險則反爲所乘當自引去敵若來追伺其半出行列未定銳卒攻之必獲利焉李靖兵法曰彼此不利之地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擊之
隘形者通典作曰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
杜佑曰盈滿也以兵陳滿隘形欲使敵不得進退也
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曹公曰隘形者兩山閒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我也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敵若先居此地齊口陳便從也卽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也 杜佑曰謂齊口亦滿也如水之滿器與口齊也若我居之平易險阻皆制在我然後出奇以制敵若敵人據隘之半不知齊口滿盈之道我則入隘以從之蓋敵亦在隘我亦在隘俱得地形勝敗在我不在地形也夫齊口盈滿之術非惟隘形獨解有口譬如平坡迴澤車馬不通舟楫不勝中有一逕亦須據其路口使敵不得進也諸可知矣 李筌曰盈平也敵先守隘我去之趙不守井陘之口韓信下之陳豨不守漳水高祖下之是也 杜牧曰盈者滿也言遇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須當山口爲營與兩山口齊如水之在器而盈滿也 陳皥曰隘口言陳是也言營非也 賈林曰從逐也盈實也敵若實而滿之則不可逐討若虛而無備則入而討之 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同曹公註 張預曰左右高山中有平谷我先至之必齊滿山口以爲陳使敵不得進也我可以出奇兵彼不能以撓我敵若先居此地盈塞隘口而陳者不可從也若雖守隘口俱不滿齊者入而從之與敵共此險阻之利吳起曰無當天竈天竈者大谷之口言不可迎隘口而居之也
險形者通典作曰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

杜佑曰居高陽之地以待敵人敵人從其下陰而來此之則勝

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

曹公曰地形險隘尤不可致於人 杜佑曰地險先據不可致於人也 李筌曰若險阻之地不可後於人 杜牧曰險者山峻谷深非人力所能作爲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人先據之必不可以爭則當引去陽者南面之地恐敵人持久我居陰而生疾也今若於崤澠遇敵則先據北山此乃是面陰而背陽也高陽二者止可捨陽而就高不可捨高而就陽孫子乃統而言之也 梅堯臣曰先得險固居高就陽待敵則強敵苟先之就戰則殆引去勿疑 王晳曰此亦爭地若唐太宗先據虎牢以待竇建德是也 張預曰平陸之地尙宜先據況險阨之所豈可以致於人故先處高陽以佚待勞則勝矣若敵已據此地宜速引退不可與戰裴行儉討突厥暮際晚下營壍壘方周忽令移就崇岡將士不悅以謂不可勞衆行儉不從速令徙之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以此觀之居高陽不惟戰便亦無水潦之患也

遠形者通典作夫通形勢均通典作均勢難以挑戰戰而不利

曹公曰挑戰者延敵也 孟氏曰兵勢既均我遠入挑則不利也 杜佑曰挑迎敵也遠形去國遠也地勢均等無不便利先挑之戰不利也 李筌曰力敵而挑則利未可知也 杜牧曰譬如我與敵壘相去三千里若我來就敵壘而延敵欲戰者是我困敵銳故戰者不利若敵來就我壘延我欲戰者是我佚敵勞敵亦不利故延勢均然則如何曰欲必戰者則移相近也 陳皞曰夫與敵營壘相遠兵力又均難以挑戰戰則不利故下文云勢均以一擊十曰走是也夫挑戰先須料我兵衆強弱可以加敵則爲之不然則不可輕進自取敗也 梅堯臣曰勢既均一挑戰則勞致敵則佚 王晳曰以遠致我勞也 張預曰營壘相遠勢力又均止可坐以致敵不宜挑人而求戰也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此地形之勢也將不知者以敗 賈林曰天生地形可以目察 梅堯臣曰夫地形者助兵立勝之本豈得不度也 張預曰六地之形將不可不知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

賈林曰走弛陷崩亂北皆敗壞大小變易之名也 張預曰凡此六敗咎在人事

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曹公曰不料力 李筌曰不量力也若得形便之地用奇伏之計則可矣 杜牧曰夫以一擊十之道先須敵人與我將之智謀兵之勇怯天時地利飢飽勞佚十倍相懸然後可以奮一擊十若勢均力敵不能自料以我之一擊敵之十則須奔走不能返舍復爲駐止矣 梅堯臣曰勢雖均而兵甚寡以寡擊衆必走之道也 王晳曰不待鬬而走

也　張預曰勢均謂將之智勇兵之利鈍一切相敵也夫體敵勢等自不可輕戰況奮寡以擊衆能無走乎

卒强吏弱曰弛

曹公曰吏不能統故弛壞　杜牧曰言卒伍豪强將帥懦弱不能驅率故弛坼壞散也國家長慶初命田布帥魏以伐王廷湊布長在魏魏人輕易之數萬人皆乘驢行營布不能禁居數月欲合戰兵士潰散布自剄身死　賈林曰令之不從威之不服見敵則亂不壞何爲　梅堯臣曰吏無統率者則軍政弛壞　王晳同曹公註　何氏曰言卒伍豪强將帥懦弱不能驅領故弛坼壞散也　張預曰士卒豪悍將吏懦弱不能統轄約束故軍政弛壞也吳楚相攻吳公子光曰楚軍多寵政令不一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果大敗楚師也

吏强卒弱曰陷

曹公曰吏强欲進卒弱輒陷敗也　李筌曰陷敗也卒弱不一則難以爲戰是以强陷也　杜牧曰言欲爲攻取士卒怯弱不量其力强進之則陷沒於死地也　陳皡曰夫人皆有血氣惟無鬬敵之心若將乏刑德士乏訓練則人皆懦怯不可用也　賈林曰士卒皆羸鼓之不進吏强獨戰徒陷其身也　梅堯臣曰吏雖强進不能激之以勇故陷於死　王晳曰爲下所陷　張預曰將吏剛勇欲戰而士卒素乏訓練不能齊勇同奮苟用之必陷於亡敗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曹公曰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而不厭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則必崩壞　李筌曰將爲敵所怒不料强弱驅士卒如命者必崩壞　杜牧曰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師救之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無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挑戰不許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隨會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先縠曰不可隨會使鞏朔韓穿師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而中軍下軍果敗七覆七處伏兵也敖山名也　陳皡曰此大將無理而怒小將使之心內懷不服因緣怨怒遇敵便戰不顧能否所以大敗也　賈林曰自上墮下曰崩大吏小將不相壓伏崩壞之道將又不量己之能否不知卒之勇怯强與敵鬬自取賊害豈非自上而崩乎　梅堯臣曰小將心怒而不服遇敵怨懟而不顧自取崩敗者蓋將不知其能也　王晳曰謂將怒不以理且不知裨佐之才激致其兇懟如山之崩壞也　何氏曰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則勝也　張預曰大凡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則能勝敵今小將恚怒而不服於大將之令意欲俱敗逢敵便戰不量能否故必崩覆晉伐秦荀偃行令是也曰雞鳴而駕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怒曰晉

國之命未是有也遂棄之歸又趙穿惡臾駢而逐
秦魏錡怒晉師而乘楚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

曹公曰爲將若此亂之道也 李筌曰將或有一於此亂之道也 杜牧曰言吏卒皆不拘常度故引兵出陳或縱或橫皆自亂之也 賈林曰威令既不嚴明士卒則無常稟如此軍幕不亂何爲謂將無嚴令賞罰不行之故 梅堯臣曰懦而不嚴則士無常檢教而不明則出陳縱橫不整亂之道也 王晳曰亂者不勝其敗 張預曰將弱不嚴謂將帥無威德也教道不明謂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謂將臣無久任也陳兵縱橫謂士卒無節制也爲將若此自亂之道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强兵無選鋒曰北

曹公曰其勢若此必走之兵也 李筌曰軍敗曰北不料敵也 杜牧曰衛公李靖兵法有戰鋒隊言揀擇敢勇之士每戰皆爲先鋒司馬法曰選良次兵益人之强註曰勇猛勁捷戰不得功後戰必選於前當以激致其銳氣也東晉大將軍謝元北鎮廣陵時苻堅强盛元多募勇勁劉牢之何謙諸葛侃高衡劉軌田洛孫無終等以驍猛應募元以牢之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所向必克也 賈林曰兵鋒不選利鈍士卒不知勇怯如此用兵自取北道也 梅堯臣曰不能量敵情以少當衆不能選精銳以弱擊强皆奔北之理也 何氏曰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爲一一則勇士不勸疲兵因有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昔齊以伎擊强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漢有三河俠士劍客奇材吳謂之解煩齊謂之決命唐謂之跳盪是皆選鋒之別名也兵之勝術無先於此凡軍衆既具則大將勒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趫健出衆武藝軼格者部爲別隊大約十人選一人萬人選千人所選務寡要在必當擇腹心健將統率自大將親兵前鋒奇伏之類皆品量配之也 張預曰設若奮寡以擊衆驅弱以敵强又不選驍勇之士使爲先鋒兵必敗北也凡戰必用精銳爲前鋒者一則壯吾志一則挫敵威也故尉繚子曰武士不選則衆不强曹公以張遼爲先鋒而敗鮮卑謝元以劉牢之領精銳前拒苻堅是也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

陳皡曰一曰不量寡衆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於訓練四曰非理興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果此名六敗也

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張預曰已上六事必敗之道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孟氏曰地利待人而險 杜牧曰夫兵之主在於仁義節制而已若此地形可以爲兵之助所以取勝也助一作易又陳皡曰天時不如地利 賈林曰戰雖在兵得地易勝故曰兵之易也山可障水可灌高勝卑險勝平也 王晳曰兵道則在人

張預曰能審地形者兵之助耳乃末也料敵制勝者兵之本也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通典作計極險易利害遠近御覽同）上將之道也

杜牧曰饋用之費人馬之力攻守之便皆在險阨遠近也言若能料此以制敵乃爲將臻極之道

王晳曰料敵窮極之情險阨遠近之利害此兵道也　何氏曰知敵知地將軍之職　張預曰既能料敵虛實强弱之情又能度地險阨遠近之形本末皆知爲將之道畢矣

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杜牧曰謂知險阨遠近也　梅堯臣曰將知地形又知軍政則勝不知則敗　張預曰既知敵情又知地利以戰則勝俱不知之以戰即敗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孟氏曰寧違於君不逆士衆　李筌曰得戰勝之道必戰可也失戰勝之道必無戰可也立主人者發其行也　杜牧曰主者君也黄石公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故聖主明王跪而推轂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　梅堯臣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張預曰苟有必勝之道雖君命不戰可必戰也苟無必勝之道雖君命必戰可不戰也與其從令而敗事不若違制而成功故曰軍中不聞天子之詔

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王晳曰皆忠以爲國也　何氏曰進豈求名也見利於國家士民則進也退豈避罪也見其蹙國殘民之害雖君命使進而不進罪及其身不悔也

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

李筌曰進退皆保人非爲身也　杜牧曰進不求戰勝之名退不避違命之罪也如此之將國家之珍寶言其少得也　陳皥曰合猶歸也　梅堯臣曰寧違命而取勝勿順命而致敗　王晳曰戰與不戰皆在保民利主而已矣　張預曰進退違命非爲己也皆所以保民命而合主利此忠臣國家之寶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李筌曰若撫之如此得其死力也故楚子一言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也　杜牧曰戰國時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吳起吮之其卒母聞而哭之或問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疽何爲而哭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不旋踵而死於敵今復吮此子妾不知其死所矣　梅堯臣曰撫而育之則親而不離愛而㝡之則信而不疑故雖死與死雖危與危　王晳曰以仁恩結人心也　何氏曰如後漢段熲爲破羌將軍以征西羌行軍仁愛士卒傷者親自瞻省手爲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也晉王濬爲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舉

瀦乃嚴其科條寬其徭役課其產育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及後伐吳先在巴郡之所全活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故吳子有父子之兵 張預曰將視卒如子則卒視將如父未有父在危難而子不致死故荀卿曰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如子弟之事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夫美酒泛流三軍皆醉溫言一撫士同挾纊信乎以恩遇下古人所重也故兵法曰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

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曹公曰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若驕子之喜怒對目還害而不可用也 孟氏曰唯務行恩恩勢已成刑之必怨唯務行刑刑怨已深恩之不附必使恩威相參賞罰幷用然後可以爲將可以統衆也 李筌曰雖厚愛人不令如驕子者有悖逆之心不可用也 杜牧曰黃石公曰士卒可下而不可驕夫恩以養士謙以接之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驕陰符曰害生於恩吳起曰夫鼓鼙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章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得不清目威於色不得不明心威於形不得不嚴三者不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衛公李靖曰古之善爲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一十殺其三威振於敵國十殺其一令行於三軍是知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善無細而不賞惡無微而不貶馬謖軍敗葛亮對泣而行誅鄉人盜笠呂蒙垂涕而後斬馬逸犯禾曹公割髮而自刑兩掾辭屈黃蓋請問而俱斬故能威克其愛雖少必濟愛加其威雖多必敗 梅堯臣曰厚養而不使愛寵而不教亂法而不治猶如驕子安得而用也 王晳曰恩不以嚴未可濟也 何氏曰言恩不可純任純任則還爲己害 張預曰恩不可以專用罰不可以獨行專用恩則卒如驕子而不能使此曹公所以割髮而自刑臥龍所以垂涕而行戮楊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笑自若李靖所以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獨行罰則士不親附而不可用此古將所以投酒楚子所以挾纊吳起所以分衣食闔閭所以同勞佚也在易之師初六曰師出以律謂齊衆以法也九二曰師中承天寵謂勸士以賞也以此觀之王者之兵亦德刑參任而恩威並行矣尉繚子曰不愛悅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故善將者愛與畏而已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

梅堯臣曰知己而不知彼或有勝耳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

杜牧曰可擊者勇敢輕死也不可擊者頻弊怯弱也 陳皥曰此說非也可擊不可擊者所謂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也 梅堯臣曰知彼而

不知己，或有勝耳。王晳曰：知己不知彼，知彼不知己，皆未可以決勝也。張預曰：或知己而不知彼，或知彼而不知己，則有勝有負也。唐太宗曰：吾嘗臨陳，先料敵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我可得而知焉；察敵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言料心審治亂，察氣見強弱形也，可戰與不可戰也。

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

曹公、李筌曰：勝之半者，未可知也。杜牧曰：地形者，險易遠近出入迂直也。梅堯臣曰：知彼知己，而不知地形，亦或不勝。王晳曰：雖知彼己，可以戰，然不可虧地利也。張預曰：既知己而又知彼，但不得地形之助，亦不可全勝。

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通典不窮作不頓，御覽同。按注曰一云不頓是也。

杜牧曰：未動未舉，勝負已定，故動則不迷，舉則不窮也。一云動而不困，舉而不頓。陳皞曰：窮者，困也。我若識彼此之動否，量地形之得失，則進而不迷，戰而不困者也。梅堯臣曰：無所不知，則動不迷闇，舉不困窮也。王晳曰：審計者不迷，審軍者不窮。張預曰：不妄動，故動則不誤；不輕舉，故舉則不困。識彼我之虛實，得地形之便利，而後戰也。

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

張預曰：曉攻守之術，則有勝而無危。

知地知天，原本作知天知地。按上文云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故此云知彼知己也。上文又云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蓋地形者兵之助，故孫子重言之也。依通典及杜佑注改正。勝乃可全。原本作勝乃不窮。按舉而不窮者，謂窮困也。此云勝不可以窮言也。上文諸言勝之半也，故此云可全，以足其義，所謂全勝。全字與天爲韻。依通典及杜佑注改正。

杜佑曰：知地之便，知天之時。地之便，依險阻，向高陽也；天之時，順寒暑，法刑德也。既能知彼知己，又按地形，法天道，勝乃可全，又何難也。李筌曰：人事、天時、地利，三者同知，則百戰百勝。梅堯臣曰：知彼利，知此利，故不危；知天時，知地形，故不極。王晳同梅堯臣註。張預曰：順天時，得地利，取勝無極。

孫子十家註卷十

孫子十家註卷十一

[illegible]

九地篇

曹公曰欲戰之地有九 李筌曰勝敵之地有九故次地形之下 王晳曰用兵之地利害有九也 張預曰用兵之地其勢有九此論地勢故次地形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

曹公曰此九地之名也 張預曰此九地之名

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

曹公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 杜佑曰戰其境內之地士卒意不專有潰散之心故曰散地 李筌曰卒恃土懷妻子急則散是爲散地 杜牧曰士卒近家進無必死之心退有歸投之處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同曹公註 何氏曰散地士卒恃土懷戀妻子急則散走是爲散地一曰地無關鍵士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又曰地遠四平更無要害志意不堅而易離故曰散地吳王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爲家專志輕鬬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陳則不堅以鬬則不勝當集人合衆聚穀蓄帛保城備險遣輕兵絶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 張預曰戰於境內士卒顧家是易散之地也鄭人將伐楚師門廩曰鄭人軍其郊必不誠恃近其城莫有鬬志果爲楚所敗是也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

曹公曰士卒皆輕返也 杜佑曰入人之地未深意尚未專輕走謂之輕地據通典補 李筌曰輕於退也 杜牧曰師出越境必焚舟梁示民無返顧之心 梅堯臣曰入敵未遠道近輕返 王晳曰初涉敵境勢輕士未有鬬志也 何氏曰輕地者輕於退也入敵境未深往輕返易不可止息將不得數動勞人吳王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驍騎啣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又曰軍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騎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 張預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是輕返之地也尉繚子曰征役分軍而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言民兵四集分屯占地使北來者當北道則多逃以其鬬之耳

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

曹公曰可以少勝衆弱勝強 杜佑曰謂山水阸口有險固之利兩敵所爭 李筌曰此阸喉守險

地先居者勝是爲爭地也　杜牧曰必爭之地乃險要也前秦苻堅遣大將呂光討西域堅敗績後光自西域還師至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拒之高昌太守楊翰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銳其鋒不可當若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險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困竭人自然投戈如以爲遠不可守伊吾之關亦可拒之若度此二要雖爲計矣地有所必爭真此機也熙不從竟爲光所滅也　陳皞曰彼我若先得其地者則可以少勝衆弱勝強也　梅堯臣曰無我無彼先得則利　王晳同陳皞註　何氏曰爭地便利之地先居者勝是以爭之吳王問孫武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先據爲利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鬥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　張預曰險固之利彼我得之皆可以少勝衆弱勝強者是必爭之地也唐太宗以三千人守成皋之險坐困竇建德十萬之衆是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

曹公曰道正相交錯也　杜佑曰交地有數道往來交通無可絕　杜牧曰川廣地平可來可往足以交戰對壘　陳皞曰交錯是也言其道路交橫彼我可以來往如此之地則須兵士首尾不絕切宜備之故下文云交地吾將謹其守其義可見也　梅堯臣同陳皞註　何氏曰交地平原交通也一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絕之絕之致隙又曰交通四遠不可遏絕吳王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絕通路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　張預曰敵有數道往來通達而不可阻絕者是交錯之地也

諸侯之地三屬

曹公曰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也　孟氏曰若鄭界於齊楚晉是也

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

曹公曰先至得其國助也　杜佑曰先至其地交結諸侯之衆爲助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對敵之傍有一國爲之助先往而通之得其衆也　杜牧曰衢地者三屬之地我須先至其衢據其形勢結其旁國也天下猶言諸侯也　梅堯臣曰彼我相當有旁國三面之會先至則諸侯之助也　王晳曰曹公云先至得其國助晳謂先至者結交先至也言天下者謂能廣功則天下可從　何氏曰衢地者地要衝控帶數道先據此地衆必從之故得之則安失之則危也吳王問孫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三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所謂

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
衆已屬矣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犄角震鼓齊
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　張預曰衢者四通之地
我所敵者當其一面而旁有鄰國三面相連屬當
往結之以爲己援先至者謂先遣使以重幣約和
旁國也兵雖後至已得其國助矣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通典城邑多下有難以返三字）
曹公曰難返之地　杜佑曰難返還也背去也背
與倍同多道里多也遠去己城郭深入敵地心專
意一謂之重地也　李筌曰堅志也白起攻楚樂
毅伐齊皆爲重地　杜牧曰入人之境已深過人
之城已多津梁皆爲所恃要衝皆爲所據還師返
旆不可得也　梅堯臣曰乘虛而入涉地愈深過
城已多津要絶塞故曰重難之地　王晳曰兵至
此者事勢重也　何氏曰重地者入敵已深國糧
難應資給將士不掠何取吳王問孫武曰吾引兵
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絶塞設欲歸還勢不可
過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
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
於上多者有賞士無歸意若欲還出即爲戒備深
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
輕車銜枚而行揚其塵埃以牛馬爲餌敵人若出
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
知也　張預曰深涉敵境多過敵城士卒心專無
有歸志此難退之地也司馬景王謂諸葛恪卷甲
深入其鋒不可當是也

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
曹公曰少固也　杜佑曰少固也沮洳之地圮音
皮美反（據通典補）　賈林曰經水所毀曰圮沮洳圮地
不得久留宜速去也　梅堯臣曰水所毀圮行則
猶難況戰守乎　何氏曰圮地者少固之地也不
可爲城壘溝隍宜速去之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圮
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
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
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
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
會中道倦而乃止　張預曰險阻沮洳之地進退
艱難而無所依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
圍地
杜佑曰所從入阨險歸道遠也持久則糧乏故敵
可以少擊吾衆者爲圍地也　李筌曰舉動難也
杜牧曰出入艱難易設奇伏覆勝也　梅堯臣
曰山川圍繞入則隘歸則迂也　何氏曰圍地入
則隘險歸則迂迴進退無從雖衆何用能爲奇變
此地可由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
有險難敵絶我糧道利我走勢敵鼓譟不進以觀
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
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
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
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
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鬭後拓左右掎

角也。又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紜若亂，不知所之，柰何？武曰：千人操旌，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

張預曰：前狹後險之地，一人守之，千人莫向，則以奇伏勝。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

曹公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礙。　杜佑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不得前，退則有阻礙，又乏絕糧，故為死地。在死地者，當及士卒尚飽，強志殊死戰，故可以俱免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阻山背水，食盡，利速不利緩也。　杜牧曰：衛公李靖曰：或有進軍行師，不因鄉導，陷於危敗，為敵所制，左谷右山，東馬懸車之逕，前窮後絕，鴈行魚貫之巖，兵陳未整，而強敵忽臨，進無所息，退無所固，求戰不得，自守莫安，駐則日月稽留，動則首尾受敵，野無水草，軍乏資糧，馬困人疲，智窮力極，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皆據之，如此之利，我已失守，縱有驍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乎？若此死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當須上下同心，併氣一力，抽腸濺血，一死於前，因敗為功，轉禍為福，此乃是也。　陳皞曰：人在死地，如坐漏船，伏燒屋。　賈林曰：左右高山，前後絕澗，外來則易，內出則難，誤居此地，速為死戰則生，若待士卒氣挫，糧儲又無，而持久不死何待。　梅堯臣曰：前不得進，後不得退，旁不得走，不得不速戰也。　何氏曰：死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吳王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眾，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為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吳子曰：若吾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逃出，必無鬬志，因而擊之，雖眾必破。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氣勇，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絕其糧道，恐有奇兵，隱而不覩，使吾弓弩俱守其所。　張預曰：山川險隘，進退不能，糧絕於中，敵臨於外，當此之際，勵士激戰，而不可緩也。

是故散地則無以戰，

杜佑曰：士卒顧家，不可輕戰。據通典補　李筌曰：恐走散。　杜牧曰：已具其上。　賈林曰：地無關鍵，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地形之說，一家之理，若號令嚴明，士卒愛服，死且不顧，何散之有。　梅堯臣曰：我兵在國，安土懷生，陳則不堅，鬬則不勝，是不可以戰。　王晳曰：決於戰則懼散。　張預曰：士卒懷生，不可輕戰。吳王問孫武曰：散地不可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專志輕鬬，吾兵安土，陳則不堅，戰則不勝。

當集人聚穀保城備險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陰晦出其不意襲其懈怠

輕地則無止

杜佑曰志未堅不可遇敵 李筌曰恐逃 杜牧曰兵法之所謂輕地云者出軍行師始入敵境未背險要士卒思還難進易退以入爲難故曰輕地也當必選精騎密有所伏敵人卒至擊之勿疑若是不至踰之速去 梅堯臣曰始入敵境未背險阻士心不專無以戰爲勿近名城勿由通路以速進爲利 王晳曰無故不可止也 張預曰士卒輕返不可輒留吳王曰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則如之何武曰軍在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精騎銜枚先入掠其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

爭地則無攻

曹公曰不當攻當先至爲利也 杜佑曰三道攻當先至得其地者不可攻（據通典補） 李筌曰敵先居地險不可攻 杜牧曰無攻者謂敵人若已先得其地則不可攻 王晳曰敵居形勝之地先據乎利而我不得其處則不可攻 張預曰我欲往而爭之而敵已先至也吳王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讓之者得求之者失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鬥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

交地則無絕（通典作無相絕）

曹公曰相及屬也 杜佑曰相及屬也俱可進退不可以兵絕之 李筌曰不可絕間也 杜牧曰川廣地平四面交戰須車騎部伍首尾聯屬不可使斷絕恐敵人因而乘我 賈林曰可以交絕不可杜絕絕之致隙 梅堯臣曰道既錯通恐其邀截當令部伍相及不可斷也 王晳曰利糧道也交相往來之地亦謂之通地居高陽以待敵宜無絕糧道 張預曰往來交通不可以兵阻絕其路當以奇伏勝也吳王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絕通道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吾既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則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

衢地則合交（原本作交合從通典改正）

曹公曰結諸侯也 孟氏曰得交則安失交則危也 杜佑曰交結於諸侯（據通典補） 李筌曰結行也 杜牧曰諸侯之交又云旁國也 梅堯臣曰地處四通何以得天下之助當以重幣合交 王晳

曰：四通之境，非交援不強。 張預曰：四通之地，先結交旁國也。吳王曰：衢地貴先，若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得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三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犄角，敵人莫當。

重地則掠。

曹公曰：畜積糧食也。 孟氏曰：因糧於敵也。 杜佑曰：蓄積糧食，入深，士卒堅固，則可掠取財物。（據通典補） 李筌曰：深入敵境，不可非義失人心，如漢高祖入秦，無犯婦女，無取寶貨，得人心也。此筌以掠字爲無掠字。 杜牧曰：言居於重地，進未有利，退復不得，則須運糧爲持久之計，以伺敵也。 梅堯臣曰：去國既遠，多背城邑，糧道必絶，則掠畜積以繼食。 王晳曰：深入敵境，則掠饒野以豐儲也。難地食少則危。 張預曰：深入敵境，饋餉不繼，當勵士掠食以備其乏也。吳王曰：重地多逾城邑，糧道絶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若欲還出，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乃令輕車銜枚而行，揚其塵埃，餌以牛馬，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

圮地則行。

曹公曰：無稽留也。 杜佑曰：無稽留，不可止。（據通典補） 李筌曰：不可爲溝壍，宜急去之。 梅堯臣曰：既毀圮，不可依止，則當速行，勿稽留也。 王晳曰：合聚軍衆，圮無舍止。 張預曰：難行之地，不可稽留也。吳王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

圍地則謀。

曹公曰：發奇謀也。 杜佑曰：發奇謀也。居此則當權謀詐譎，可以免難。 李筌曰：智者不困。 杜牧曰：難阻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計。 梅堯臣曰：前有隘，後有險，歸道又迂，則發謀慮以取勝。 張預曰：難以力勝，易以謀取也。吳王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絶我糧道，利我走勢，彼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鬥，後拓，左右犄角。

死地則戰。

曹公曰：殊死戰也。 李筌曰：殊死戰，不求生也。 陳皞曰：陷在死地，則軍中人人自戰，故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也。 賈林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 梅堯臣曰：前後左右無所之，示必死，人人自戰也。

張預曰陷在死地則人自爲戰吳王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安靜勿動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塡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砥甲礪刃幷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

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

梅堯臣曰設奇衝掩

衆寡不相恃

梅堯臣曰驚撓之也

貴賤不相救

梅堯臣曰散亂也

上下不相扶（原本作救後御覽改正）

梅堯臣曰倉惶也

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孟氏曰多設疑事出東見西攻南引北使彼狂惑散擾而集聚不得也　李筌曰設變以疑之救左則擊其右惶亂不暇計　杜牧曰多設變詐以亂敵人或衝前掩後或驚東擊西或立僞形或張奇勢或則無形以合戰敵則必備而衆分使其意攝離散上下驚擾不能和合不得齊集此善用兵也

梅堯臣曰或已離而不能合或雖合而不能齊

王晳曰將有優劣則然要在於奇正相生手足相應也　張預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驍兵銳卒猝然突擊彼救前則後虛應左則右隙使倉皇散亂不知所禦將吏士卒不能相赴其卒已散而不復聚其兵雖合而不能一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曹公曰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動兵而戰　李筌曰撓之令見利乃動不亂則止　梅堯臣曰然能使敵若此當須有利則動無利則止　張預曰彼雖驚擾亦當有利則動無利則止

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

曹公曰或問也　梅堯臣曰此設疑以自問言敵人甚衆將又嚴整我何以待之耶　張預曰前所陳者須兵衆相敵然後可爲故或人問於我而又整肅則以何術待之也

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曹公曰奪其所恃之利若先據利地則我所欲必得也　李筌曰孫子故立此問者以此爲秘要也所謂愛謂敵所便愛也或財帛子女吾先困辱之則敵進退皆聽也　杜牧曰據我便地略我田野利其糧道斯三者敵人之所愛惜倚恃者也若能俱奪之則敵人雖强進退勝敗皆須聽我也　陳皥曰愛者不止所恃利但敵人所顧之事皆可奪也　梅堯臣曰當先奪其所顧愛則我志得行然後使其驚撓散亂無所不至也　王晳曰先據利地以奇兵絕其糧道則如我之謀也　張預曰武曰敵所愛者便地與糧食耳我先奪之則無不從我之計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曹公曰孫子應難以覆陳兵情也　李筌曰不虞不戒破敵之速　杜牧曰此統言兵之情狀以乘敵閒隙由不虞之道攻其不戒之處此乃兵之深情將之至事也　陳皥曰此言乘敵人有不及不虞不戒之便則須速進不可遲疑也蓋孫子之旨言用兵貴疾速也　梅堯臣曰兵機貴速當乘人之不備乘人之不備者行不虞之道攻不戒之所也　王晳曰兵上神速奪愛猶當然也　何氏曰如蜀將孟達之降魏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達復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司馬宣王秉政恐達速發以書紿達以安之達得書猶預不決宣王乃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構宜審察而後動宣王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往討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宣王分諸將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一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侯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下為木柵以自固宣王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遂斬達李靖征蕭銑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阻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徵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遂降蕭銑衛公兵法曰兵用上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明號令曉其目以麾幟習其耳以鼓金嚴賞罰以誡之重芻豢以養之浚溝壍以防之指山川以導之召才能以任之述奇正以教之如此則雖敵人有雷電之疾而我則有所待也若兵無先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失於機則後於事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矣故呂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雖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敵將多謀戎卒輯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堅氣銳而嚴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邪荅曰若此則當卷跡藏聲蓄盈待竭避其鋒勢與其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進是也　張預曰復謂或人曰用兵之理惟尚神速所貴乎速者乘人之倉卒使不及為備也出兵於不虞之徑以掩其不戒故敵驚擾散亂而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待也

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李筌曰夫為客深入則志專主人不能禦也　杜牧曰言大凡為攻伐之道若深入敵人之境士卒有必死之志其心專一主人不能勝我也克者勝也　梅堯臣曰為客者入人之地深則士卒專精

主人不能克我。張預曰。深入敵境。士卒心專。則爲主者不能勝也。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故趙廣武君謂韓信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是也。

掠於饒野。三軍足食。

王晳曰。饒野多稼穡。

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

曹公曰。養士併氣運兵。爲不可測度之計。李筌曰。氣盛力積。加以謀慮。則非敵之可測。杜牧曰。斯言深入敵人之境。須掠田野。使我足食。然後閉壁守之。勿使勞苦。氣全力盛。一發取勝。動用變化。使敵人不能測我也。陳皥曰。所處之野。須水草便近。積蓄不乏。謹其來往。善撫士卒。王翦伐楚。楚人挑戰。翦不出。勤於撫御。并兵一力。聞士卒投石爲戲。知其養勇思戰。然後用之。一舉遂滅楚。但深入敵境。未見可勝之利。則須爲此計。梅堯臣曰。掠其富饒。以足軍食。息人之力。并兵爲不可測之計。王晳曰。謹養。謂撫循飲食。周謹之也。并銳氣。積餘力。形藏謀密。使敵不測。俟其有可勝之隙。則進之。張預曰。兵在重地。須掠糧於富饒之野。以豐吾食。乃堅壁自守。勤撫其士卒。勿任以勞苦。令氣盛而力全。常爲不可測度之計。伺敵可擊。則一舉而克。王翦伐荆。常用此術。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

李筌曰。能得其力者。投之無往之地。杜牧曰。投之無所往。謂前後進退。皆無所之。士以此皆求力戰。雖死不北也。梅堯臣曰。置在必戰之地。知死而不退走。張預曰。置之危地。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守戰至死。而不奔北矣。

死焉不得。

曹公曰。士死安不得也。孟氏曰。士死無不得也。杜牧曰。言士必死。安有不得勝之理。梅堯臣曰。兵焉得不用命。張預曰。士卒死戰。安不得志。尉繚子曰。一賊仗劒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必死與必生。不侔也。

士人盡力。

曹公曰。在難地心并也。梅堯臣曰。士安得不竭力以赴戰。王晳曰。人在死地。豈不盡力。何氏曰。獸困猶鬭。鳥窮則啄。況靈萬物者人乎。張預曰。同在難地。安得不共竭其力。

兵士甚陷則不懼。

杜牧曰。陷於危險。勢不獨死。三軍同心。故不懼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陷之難地。則不懼。不懼則鬭志堅也。張預曰。陷在危亡之地。人持必死之志。豈復畏敵也。

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

曹公曰。拘。縛也。李筌曰。固。堅也。杜牧曰。往。走也。言深入敵境。走無生路。則人心堅固。如拘縛者也。梅堯臣曰。投無所往。則自然心固。入深則自然志專也。張預曰。動無所之。人心堅固。兵在重地。走無所適。則如拘係也。

不得已則鬭。

曹公曰。人窮則死戰也。李筌曰。決命。杜牧曰。

不得已者，皆疑陷在死地，必不生，以死救死，盡不得已也。則人皆悉力而鬥也。　梅堯臣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勢不獲已，須力鬥也。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

曹公曰：不求索其意，自得力也。　孟氏曰：不求其勝，而勝自得也。　李筌曰：投之必死，不令而得其用也。　杜牧曰：此言兵在死地，上下同志，不待修整而自戒懼，不待收索而自得心，不待約令而自親信也。　梅堯臣曰：不修而兵自戒，不索而情自得，不約而衆自親，不令而人自信，皆所以陷於危難，故三軍同心也。　王晳曰：謂死難之地，人心自然故也。　張預曰：危難之地，人自同力，不修整而自戒慎，不求索而得情意，不約束而親上，不號令而信命，所謂同舟而濟，則吳越何患乎異心也。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曹公曰：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　一本作至死無所災。　李筌曰：妖祥之言，疑惑之事，而禁之，故無所災。　杜牧曰：黃石公曰：禁巫祝不得為吏士卜問軍之吉凶，恐亂軍士之心，言既去疑惑之路，則士卒至死，無有異志也。　梅堯臣曰：妖祥之事不作，疑惑之言不入，則軍士必不亂，死而後已。　王晳曰：災祥神異，有以惑人，則禁止之。　張預曰：欲士死戰，則禁止軍吏不得用妖祥之事，恐惑衆也。去疑惑之計，則至死無他慮。司馬法曰：滅厲祥，此之謂也。倘士卒未有必戰之心，則亦有假妖祥以使衆者，田單守即墨，命一卒為神，每出入約束必稱神，遂破燕是也。

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

曹公曰：皆燒焚財物，非惡貨之多也，棄財致死者，不得已也。　杜牧曰：若有財貨，恐士卒顧戀，有苟生之意，無必死之心也。　梅堯臣曰：不得已竭財貨，不得已盡死戰。　王晳曰：足用而已，士顧財富，則偷生，死戰而已，士顧生路，則無死志矣。　張預曰：貨與壽，人之所愛也，所以燒擲財寶，割棄性命者，非憎惡之也，不得已也。

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

曹公曰：皆持必死之計。　李筌曰：棄財與命，有必死之志，故感而流涕也。　杜牧曰：士皆以死為約，未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為禽獸所食也。　梅堯臣曰：決以死力，牧說是也。　王晳曰：感勵之使然。　張預曰：感激之，故涕泣也。未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為禽獸所食。或曰：凡行軍饗士，使酒拔劍，起舞作朋角，抵伐鼓叫呼，所以爭其氣，若令涕泣，無乃挫其壯心乎？荅曰：先決其死力，後決其銳氣，則無不勝。倘無必死之心，其氣雖盛，無由克之，若荆軻與易水士皆垂淚涕泣，及復為羽聲忼慨，則皆瞋目，髮上指冠是也。

投之無所往者，諸劌之勇也。

李筌曰：夫獸窮則搏，鳥窮則啄，令急迫則專諸曹劌之勇也。　杜牧曰：言所投之處，皆為專諸曹劌之勇。　梅堯臣曰：既令以必死，則所往皆有專諸

曹劌之勇。張預曰。人懷必死。則所向皆有專諸曹劌之勇也。專諸吳公子光使刺殺吳王僚者。劌當爲沬。曹沬以勇力事魯莊公。嘗執匕首劫齊桓公。

故善用兵。譬如率然。

梅堯臣曰。相應之容易也。

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御覽一引作擊其腰）則首尾俱至。（初學記引此文微有異）

梅堯臣曰。蛇之爲物也。不可擊。擊之則率然相應。 張預曰。率猶速也。擊之則速然相應。此喻陳法也。八陳圖曰。以後爲前。以前爲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

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

梅堯臣曰。可使兵首尾率然相應如一體乎。

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梅堯臣曰。勢使之然。 張預曰。吳越仇讎也。同處危難。則相救如兩手。況非仇讎者。豈不猶率然之相應乎。

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

曹公曰。方。縛馬也。埋輪。示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故曰。設方馬埋輪。不足恃也。 李筌曰。投兵無所往之地。人自鬭。如蛇之首尾。故吳越之人同舟相救。雖縛馬埋輪。未足恃也。 杜牧曰。縛馬埋輪。使爲方陳。使爲不動。雖如此。亦未足稱爲專固而足爲恃。須任權變。置士於必死之地。使人自爲戰。相救如兩手。此乃守固必勝之道。而足爲恃也。 陳皥曰。人之相惡。莫甚吳越。同舟遇風。而猶相救。何則。勢使之然也。夫用兵之道。若陷在必死之地。使懷必死之憂。則首尾前後。不得不相救也。有吳越之惡。猶如兩手相救。況無吳越之惡乎。蓋言貴於設變使之。則勇怯之心一也。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曰。此謂在難地自相救耳。蛇之首尾。人之左右。皆喻相救之敏也。同舟而濟。在險難也。吳越猶無異心。況三軍乎。故其足恃。甚於方馬埋輪。曹公說是也。 張預曰。上文歷言置兵於死地。使人心專固。然此未足爲善也。雖置之危地。亦須用權智。使人令相救如左右手。則勝矣。故曰。雖縛馬埋輪。未足恃固以取勝。所可必恃者。要使士卒相應如一體也。

齊勇若一。政之道也。

李筌曰。齊勇者。將之道。 杜牧曰。齊正勇敢。三軍如一。此皆在於爲政者也。 陳皥曰。政令嚴明。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三軍之士。如一也。 梅堯臣曰。使人齊勇如一心而無怯者。得軍政之道也。 王晳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既置之危地。又使之相救。則三軍之衆。齊力同勇如一夫。是軍政得其道也。

剛柔皆得。地之理也。

曹公曰。強弱一勢也。 李筌曰。剛柔得者。因地之勢也。 杜牧曰。強弱之勢。須用地形而制之也。 梅堯臣曰。兵無強弱。皆得用者。是因地之勢也。

王晳曰剛柔猶強弱也言三軍之士強弱皆得其用者地利使之然也曹公曰強弱一勢是也 張預曰得地利則柔弱之卒亦可以克敵況剛強之兵乎剛柔俱獲其用者地勢使之然也

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曹公曰齊一貌也 李筌曰理衆如理寡也 杜牧曰言使三軍之士如牽一夫之手不得已故順我之命喻易也 賈林曰攜手翻迭之道便於回運以後為前以前為後以左為右以右為左故百萬之衆如一人也 梅堯臣曰用三軍如攜手使一人者勢不得已自然皆從我所揮也 王晳曰攜使左右前後率從我也 張預曰三軍雖衆如提一人之手而使之言齊一也故曰將之所揮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曹公曰謂清淨幽深平正 杜牧曰清淨簡易幽深難測平正無偏故能致治 梅堯臣曰靜以幽邃人不能測正而自治人不能撓 王晳曰靜則不撓幽則不測正則不媮治則不亂 張預曰其謀事則安靜而幽深人不能測其御下則公正而整治人不敢慢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曹公曰愚誤也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 李筌曰為謀未熟不欲令士卒知之可以樂成不可與謀始是以先愚其耳目使無見知 杜牧曰言使軍士非將軍之令其他皆不知如聾如瞽也 梅堯臣曰凡軍之權謀使由之而不使知之 王晳曰杜其見聞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士卒懵然無所聞見但從命而已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

李筌曰謀事或變而不識其原 杜牧曰所為之事所有之謀不使知其造意之端識其所緣之本也 梅堯臣曰改其所行之事變其所為之謀無使人能識也 王晳曰已行之事已施之謀當革易之不可再也 何氏曰將術以不竊為奇也 張預曰前所行之事舊所發之謀皆變易之使人不可知也若裴行儉令軍士下營訖忽使移就崇岡初將吏皆不悅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士驚服因問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李筌曰行路之便衆人不得知其情 杜牧曰易其居去安從危迂其途捨近即遠士卒有必死之心 陳皥曰將帥凡舉事一切委曲而致之無使人得計慮者 賈林曰居我要害能使自移途近於我能使迂之發機微路人不能知也 梅堯臣曰更其所安之居迂其所趨之途無使人能慮也 王晳曰處易者將致敵以求戰也迂途者示遠而密襲也 張預曰其居則去險而就易其途則捨近而從遠人初不曉其旨及取勝乃服太白山人曰兵貴詭道者非止詭敵也抑詭我士卒使由而不使知之也

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
杜牧曰使無退心孟明焚舟是也一本帥與之登
高 梅堯臣曰可進而不可退也
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
陳皥曰發其心機 賈林曰動我機權隨事應變
梅堯臣曰發其危機使人盡命 王晳曰皆勵
決戰之志也機之發無復迴也賈詡勸曹公曰必
決其機是也 張預曰去其梯可進而不可退發
其機可往而不可返項羽濟河沈舟之類也
焚舟破釜若驅羣羊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曹公曰一其心也 李筌曰還師者皆焚舟梁堅
其志既不知謀又無返顧之心是以如驅羊也
杜牧曰三軍但知進退之命不知攻取之端也
梅堯臣曰但馴然從驅莫知其他也 何氏曰士
之往來唯將之令如羊之從牧者 張預曰羣羊
往來牧者之隨三軍進退惟將之揮
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
曹公曰險難也 梅堯臣曰措三軍於險難而取
勝者爲將之所務也 張預曰去梯發機置兵於
危險以取勝者此將軍之所務也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曹公曰人情見利而進見害而退 杜牧曰言屈
伸之利害人情之常理皆因九地以變化今欲下
文重舉九地故於此重言發端張本也 梅堯臣
曰九地之變有可屈可伸之利人情之常理須審
察之 王晳曰明九地之利害亦當極其變耳言

屈伸之利者未見便則屈見便則伸言人情之理
者深專淺散圍禦之謂也 張預曰九地之法不
可拘泥須識變通可屈則屈可伸則伸審所利而
已此乃人情之常理不可不察
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
梅堯臣曰深則專固淺則散歸此而下重言九地
者孫子勤勤於九變也 張預曰先舉兵者爲客
入深則專固入淺則士散此而下言九地之變
去國越境而師者絶地也
梅堯臣曰進不及輕退不及散在二地之間也
王晳曰此越鄰國之境也是爲鄰絶之地當速決
其事若吳王伐齊近之留如此者鮮故不同九地
之例 張預曰去己國越人境而用師者危絶之
地也若秦師過周而襲鄭是也此在九地之外而
言之者戰國時間有之也
四達者衢地也
梅堯臣曰馳道四出敵當一面 張預曰敵當一
面旁有國四屬
入深者重地也
梅堯臣曰士卒以軍爲家故心無散亂
入淺者輕地也
梅堯臣曰歸國尚近心不能專
背固前隘者圍地也
梅堯臣曰背負險固前當阨塞 張預曰前狹後
險進退受制於人也
無所往者死地也

梅堯臣曰窮無所之 張預曰前後左右窮無所
之也
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
李筌曰一卒之心 杜牧曰守則志一戰則易散
梅堯臣曰保城備險可一志堅守候其虛懈出
而襲之 張預曰集人聚穀一志固守依險設伏
攻敵不意
輕地吾將使之屬（通典之作其鄭氏遺說同今本）
曹公李筌曰使相及屬 杜佑曰使相仍也輕地
還師當安道促行然令相屬續以備不虞也 杜
牧曰部伍營壘密近聯屬蓋以輕散之地一者備
其逃逸二者恐其敵至使易相救 梅堯臣曰行
則隊校相繼止則營壘聯屬脫有敵至不有散逸
也 王晳曰絕則人不相恃 張預曰密營促隊
使相屬續以備不虞以防逃遁
爭地吾將趨其後
曹公曰利地在前當速進其後也 杜佑曰利地
在前當進其後爭地先據者勝不得者負故從其
後使相及也 李筌曰利地必爭益其備也此筌
以趨字爲多字 杜牧曰必爭之地我若已後當
疾趨而爭況其不後哉 陳皥曰二說皆非也若
敵據地利我後爭之不亦後據戰地而趨戰之勞
乎所謂爭地必趨其後者若地利在前先分精銳
以據之彼若恃衆來爭我以大衆趨其後無不尅
者趙奢所以破秦軍也 梅堯臣曰敵未至其地
我若在後則當疾趨以爭之 張預曰爭地貴速

若前驅至而後不及則未可故當疾進其後使首
尾俱至或曰趨其後謂後發先至也
交地吾將謹其守（通典作固其結按此通典本誤也）
杜佑曰交結諸侯固其交結（從通典增補） 杜牧曰嚴
壁壘也 梅堯臣曰謹守壁壘斷其通道 王晳
曰懼襲我也 張預曰不當阻絕其路但嚴壁固
守候其來則設伏擊之
衢地吾將固其結（通典作謹其市按通典本誤）
杜佑曰衢地四通交易之地市變事之端也方與
諸侯結和當謹約使勿殆使諸侯爭（從通典增補） 杜
牧曰結交諸侯使之牢固 梅堯臣曰結交諸侯
使之堅固勿令敵先 王晳曰固以德禮威信且
示以利害之計 張預曰財帛以利之盟誓以要
之堅固不渝則必爲我助
重地吾將繼其食
曹公曰掠彼也 杜佑曰將掠彼也深入當繼其
糧不可使絕也 李筌曰館穀於敵也繼一作掠
賈林曰使糧相繼而不絕也 梅堯臣曰道既
遐絕不可歸國取糧當掠彼以食軍 張預曰兵
在重地轉輸不通不可乏糧當掠彼以續食
圮地吾將進其塗
曹公曰疾過去也 杜佑曰疾過去也疾行無留
李筌曰不可留也 梅堯臣曰無所依當速過
張預曰過圮塗之地宜引兵
圍地吾將塞其闕
曹公李筌曰以一士心也 孟氏曰意欲突圍示

以守固。杜佑曰。以一士心也。塞其闕。不欲走之意。杜牧曰。兵法圍師必闕。示以生路。令無死志。因而擊之。今若我在圍地。敵開生路以誘我卒。我返自塞之。令士卒有必死之心。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于河北。爾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會于鄴南。士馬精強。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時神武馬二千。步軍不滿三萬。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之。于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四將也。梅堯臣曰。自塞其旁。使士卒必死戰也。王晳曰。懼人有走心。張預曰。吾在敵圍。敵開生路。當自塞之。以一士心。齊神武繫牛馬以塞路。而士卒死戰是也。

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曹公李筌曰。勵士也。杜佑曰。勵士也。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示之無活。必殊死戰也。杜牧曰。示之必死。令其自奮以求生也。賈林曰。焚財棄糧。塞井破竈。示必死也。梅堯臣曰。必死可生。人盡力也。王晳同梅堯臣註。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示以無活。勵之死戰也。

故兵之情。圍則禦。

曹公曰。相持禦也。杜佑曰。相禦持也。窮則同心守禦。李筌曰。敵圍我則禦之。杜牧曰。言兵在圍地。始乃人人有禦敵持勝之心。梅堯臣同杜牧註。張預曰。在圍則自然持禦。

不得已則鬭。

曹公曰。勢有不得已也。杜佑曰。勢有不得已也。言鬭太過。戰不可以惡勝。走不能脫。恐其有降人之心。〔據通典補〕李筌曰。有不得已則戰。梅堯臣曰。勢無所往必鬭。王晳曰。脫死者唯鬭而已。張預曰。勢不可已。須悉力而鬭。

過則從。

曹公曰。陷之甚過。則從計也。孟氏曰。甚陷則無所不從。李筌曰。過則審蹊。又云。陷之於過。則謀從之。梅堯臣同孟氏註。張預曰。深陷于危難之地。則無不從計。若班超在鄯善。欲與麾下數十人殺虜使。乃諄諭之。其士卒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是也。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曹公曰。上已陳此三事而復云者。力惡不能用兵。故復言之。李筌曰。三事。軍之要也。梅堯臣曰。已解軍爭篇中。重陳此三者。蓋言敵之情狀地之利害。當預知焉。王晳曰。再陳者。勤戒之也。張預曰。知此三事。然後能審九地之利害。故再陳於此也。

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

曹公曰。謂九地之利害。或曰上四五事也。張預曰。四五謂九地之利害。有一不知。未能全勝。

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御覽敵下有家字下同〕則其交不得合。

孟氏曰。以義制人。人誰敢拒。李筌曰。夫并兵震

威則諸侯自顧不敢預交。杜牧曰權力有餘也。能分散敵也。陳皥曰雖有霸王之勢伐大國則衆不得聚要在結交外援若不如此但以威加於敵逞己之強則必敗也。梅堯臣曰伐大國能分其衆則權力有餘也權力有餘則威加敵威加敵則旁國懼旁國懼則敵交不得合也。王晳曰能知敵謀能得地利又能形之使其不相救不相恃則雖大國豈能聚衆而拒我哉威之所加者大則敵交不得合。張預曰恃富强之勢而亟伐大國則己之民衆將怨苦而不得聚也甲兵之威倍勝於敵國則諸侯懼而不敢與我交合也或曰侵伐大國若大國一敗則小國離而不聚矣若晉楚爭鄭晉勝則鄭附晉敗則鄭叛也小國既離則敵國之權力分而弱矣或我之兵威得以爭勝於彼是則諸侯豈敢與敵人交合乎。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御覽不爭作不事、不養天下之權信音伸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

曹公曰霸王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交權者也絕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以威德伸己之私。李筌曰能絕天下之交惟得伸己之私志威而無外交者。杜牧曰信伸也言不結鄰援不蓄養機權之計但逞兵威加於敵國貴伸己之私欲若此者則其城可拔其國可隳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必先頓甲兵修文德正封疆而親四鄰則可矣於是復魯衛燕所侵地而以好成四鄰大親乃南伐楚北伐山戎東制令支折孤竹西服流沙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乃率諸侯而朝天子吳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闕溝於商魯會晉於黃池爭長而反威加諸侯諸侯不敢與爭勾踐伐之乞師齊楚齊楚不應民疲兵頓爲越所滅越王勾踐問戰於申包胥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遂伐吳滅之。陳皥曰智力既全威權在我但自養士卒爲不可勝之謀天下諸侯無權可事也仁智義謀己之私有用以濟衆故曰伸私威振天下德光四海恩霑品物信及豚魚百姓歸心無思不服故攻城必拔伐國必隳也。賈林曰諸侯既懼不得附聚不敢合從我之智謀威力有餘諸侯自歸何用養交之也。不養一作不事。梅堯臣曰敵既不得與諸侯交合則我言不爭其交不養其權用己力而已爾威亦爭勝於敵矣故可拔其城可隳其國此謂霸王之兵也。王晳曰結交養權則天下可從申私損威則國城不保。張預曰不爭交援則勢孤而助寡不養權力則人離而國弱伸一己之私忿暴兵威於敵國則終取敗亡也或曰敵國衆既不得聚交又不得合則我當絕其交奪其權得伸己所欲而威倍於敵國故人城可得而拔人國可得而奪之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曹公曰言軍法令不應預施懸也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作賞此之謂也。此注原本脫今據通典補正　賈林曰欲拔城隳國之時故懸國外之賞罰行政外之

威令。故不守常法常政。故曰無法無政。 梅堯臣曰。賞功行賞。法不預設。臨敵作誓。政不先懸。 王晳曰。杜姦諭也。曹公曰。軍法令不預施懸之。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行賞。此之謂也。 張預曰。法不先施。政不預告。皆臨事立制。以勵士心。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行賞。

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曹公曰。犯。用也。言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也。 李筌曰。誓用兵者。爲法作攻。而人不知。懸事無令。而人從之。是以犯衆如一人也。 梅堯臣曰。犯。用也。賞罰嚴明。用多若用寡也。 張預曰。賞功不逾時。罰罪不遷列。賞罰之典。既明且速。則用衆如寡也。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

梅堯臣曰。但用以戰。不告以謀。 王晳曰。情泄則謀乖。 張預曰。任用之於戰鬬。勿諭之以權謀。人知謀則疑也。若裴行儉不告士卒以徙營之由是也。

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曹公曰。勿使知害。 李筌曰。犯。用也。卒知言與害。則生疑難。 梅堯臣曰。用令知利。不令知害。 王晳曰。慮疑懼也。 張預曰。人情見利則進。知害則避。故勿告以害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曹公曰。必殊死戰。在亡地無敗者。孫臏曰。兵恐不投之死地也。 李筌曰。兵居死地。必決命而鬬以求生。韓信水上軍。則其義也。 梅堯臣曰。地雖曰亡。力戰不亡。地雖曰死。死戰不死。故曰亡者存之基。死者生之本也。 何氏曰。如漢王遣將韓信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萆山而觀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遥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軍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走水上軍。趙空壁逐信。信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攻信。既不得。還壁。見漢幟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陳餘泜水上。擒趙王。諸將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梁將陳慶之守渦陽城。與後漢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諸將恐腹背受敵。議退師。慶之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並無鬬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鈔暴耳。蓋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必捷。諸

將壯其計。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度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佯鼓噪而攻。遂大奔潰。斬獲略盡。後魏末。齊神武與義兵於河北。時爾朱兆等四將兵馬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時神武士馬不滿三萬。以衆寡不敵。遂於韓陵山爲圓陳。繫牛驢以塞道。於是將士皆死戰。四面奮擊。大破之。齊神武兵少。天光等兵十倍。圍而缺之。神武乃自塞其缺。士皆有必死之志。是以破敵也。高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請降後周。周將楊忠與柱國達武援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各乘馬一匹。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豫州二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四面峭絕。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齊鎮城將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陴。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到洛南。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於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以當吾鋒。食畢。齊兵佯若渡水。忠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退。　張預曰。置之死亡之地。則人自爲戰。乃可存活也。項羽救趙。破釜焚廬。示以必死。諸侯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遂虜秦將是也。

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

梅堯臣曰。未陷難則士卒心不專。既陷危難。然後勝。勝敗在人爲之耳。　張預曰。士卒用命。則勝敗之事在我所爲。

故爲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

曹公曰。佯愚也。或曰。彼欲進。設伏而退。欲去。開而擊之。　李筌曰。敵欲攻我。以守待之。敵欲戰。我以奇待之。退伏利誘。皆順其所欲。　杜牧曰。夫順敵之意。蓋言我欲擊敵。未見其隙。則藏形閉迹。敵人之所爲。順之勿驚。假如強以陵我。我則示怯而伏。且順其強以驕其意。候其懈怠而攻之。假如欲退而歸。則開圍使去。以順其退。使無鬬志。遂因而擊之。皆順敵之旨也。　陳皞曰。順敵之旨。不假多說。但強示之弱。進示之退。使敵心不戒。然後攻而破之必矣。　梅堯臣曰。佯怯佯弱。佯亂佯北。敵人輕來。我志乃得。　張預曰。彼欲進。則誘之令進。彼欲退。則緩之令退。奉順其旨。設奇伏以取之。或曰。敵有所欲。當順其意以驕之。留爲後圖。若東胡遣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千里馬。冒頓與之。復遣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又與之。及其驕怠而擊之。遂滅東胡是也。

并敵一向。千里殺將。

曹公曰。并兵向敵。雖千里能擒其將也。　杜牧曰。上文言爲兵之事。在順敵之意。此乃未見敵人之隙耳。若已見其隙。有可攻之勢。則須并兵專力以向敵人。雖千里之遠。亦可以殺其將也。　賈林曰。能以利誘敵人。使一向趨之。則我雖遠千里。亦可擒殺其將。　梅堯臣曰。隨敵一向。然後發伏出奇。

則能遠擒其將。王晳曰。順敵意。隨敵形。及其空虛不虞。并兵一力以向之。可以覆其軍。殺其將。則明如晉頓滅秦胡之事是也。

此謂巧能成事者也。

曹公曰。是成事巧者也。一作是謂巧攻成事。梅堯臣曰。能順敵而取勝。機巧者也。何氏曰。能如此者。是巧攻之成事者也。張預曰。始順其意。後殺其將。成事之巧也。

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

曹公曰。謀定則閉關折符。無得有所沮議。恐惑衆士心也。杜牧曰。其所不通。豈敵人之使乎。苦敵人之使不受。則何必夷關折符。然後爲不通乎。荅曰。夷關折符者。不令國人出入。蓋恐敵人有間使潛來。或藏形隱跡。由危歷險。或竊符盜信。假託姓名而來窺我也。無通其使者。敵人若有使來聘。亦不可受之。恐有智能之士。如張孟談覆敵之屬。見其微而知著。測我虛實也。此乃兵形未成。恐敵人先事以制我也。兵形已成。出境之後。則使在其間。古之道也。梅堯臣曰。夷。滅也。折。斷也。舉政之日。滅塞道梁。斷毀符節。使不通者。恐泄我事也。張預曰。廟算已定。軍謀已成。則夷塞關梁。毀折符信。勿通使命。恐泄我事也。彼有使來。則當納之。故下文云。敵之開闔。必亟入之。

勵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

曹公曰。誅。治也。杜牧曰。勵。揣厲也。言廊廟之上。誅治其事。成敗先定。然後興師。一本作以謀其事。梅堯臣曰。嚴整於廊廟之上。以計其事。言其密也。何氏曰。磨勵廟勝之策。以責成其事。張預曰。兵者大事。不可輕議。當惕勵於廟堂之上。密治其事。貴謀不外泄也。

敵人開闔。必亟入之。

曹公曰。敵有間隙。當急入之也。孟氏曰。開闔。間者也。有間來。則疾內之。李筌曰。敵開闔未定。必急來也。梅堯臣同孟氏註。張預曰。開闔。謂間使也。敵有間來。當急受之。或曰。謂敵人或開或闔。出入無常。進退未決。則宜急乘之。

先其所愛。

曹公曰。據利便也。李筌曰。先攻其積聚及妻子。利不擇其用也。杜牧曰。凡是敵人所愛惜倚恃以爲軍者。則先奪之也。梅堯臣曰。先察其便利愛惜之所也。何氏同杜牧註。

微與之期。

曹公曰。後人發。先人至。杜牧曰。微者。潛也。言以敵人所愛利便之處爲期。將欲謀敵之故。潛往赴期。不令敵人知也。陳皥曰。我若先奪便地。而敵不至。雖有其利。亦奚用之。是以欲取其愛惜之處。必先微與敵人相期。誤之使必至。梅堯臣曰。微露之期。使間歸告。然後我後人發。先人至也。後發者欲其必赴也。先至者奪其所愛也。王晳曰。權譎也。微者所以示密也。公曰。先敵至也。張預曰。兵所愛者便利之地。我欲先據。當微露其意。與之相期。敵方趨之。我乃後發而先至也。所以使敵先

趨者。恐我至而敵不來也。故曰爭地吾將趨其後。

踐墨隨敵。以決戰事。

曹公曰。行踐規矩無常也。 李筌曰。墨者。出道也。出遲道而從之。恐不及。 杜牧曰。墨規矩也。言我常須踐履規矩。深守法制。隨敵人之形。若有可乘之勢。則出而決戰。 陳皞曰。兵雖要在迅速以決戰事。然自始及末。須守法制。縱獲勝捷。亦不可爭競擾亂也。城濮之戰。晉文公登有莘之墟以望其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踐墨一作剗墨。 賈林曰。剗除也。墨繩墨也。隨敵計以決戰事。惟勝是利。不可守以繩墨而爲。 梅堯臣曰。舉動必踐法度。而隨敵屈伸。因利以決戰也。 王晳曰。踐兵法如繩墨。然後可以順敵決勝。 張預曰。循守法度。踐履規矩。隨敵變化。形勢無常。乃可以決戰取勝。墨。繩墨也。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是也。

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曹公李筌曰。處女示弱。脫兔往疾也。 杜牧曰。言敵人初時謂我所能爲。如處女之弱。我因急去攻之。險迅疾速。如兔之脫走。不捍拒也。或曰。我避敵走。如脫兔。曰。非也。 梅堯臣曰。始若處女。踐規矩之謂也。後若脫兔。應敵決戰之謂也。 王晳曰。處女隨敵也。開戶。不虞也。脫兔。疾也。若田單守卽墨而破燕軍是也。 張預曰。守則如處女之弱。令敵懈怠。是以啓隙。攻則猶脫兔之疾。乘敵倉卒。是以莫禦。太史公謂田單守卽墨。攻騎劫。正如此語。不其然乎。

孫子十家註卷十一

[illegible]

火攻篇

曹公曰以火攻人當擇時日也 王晳曰助兵取勝戒虛發也 張預曰以火攻敵當使姦細潛行地里之遠近途徑之險易先熟知之乃可往故次九地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

杜佑曰與敵陳師敵傍近草因焚燒之戰之助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焚其營殺其士卒也 杜牧曰焚其營柵因燒兵士吳起曰凡軍居荒澤草木幽穢可焚而滅蜀先主伐吳吳將陸遜拒之於夷陵先攻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敵之術矣乃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破四十餘營死者萬數備因夜遁軍資器械略盡遂歐血而殂 梅堯臣曰焚營柵荒穢以助攻戰也 何氏曰魯桓公世焚邾婁之咸邱始以火攻也後世兵家者流故有五火之攻以佐取勝之道也如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餘衆悉燒死又皇甫嵩率衆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大破之又五代梁太祖乾寧中親領大軍由鄆州東北次於魚山朱宣覘知即以兵徑至且圖速戰帝軍出砦時宣瑾已陳於前須臾東南風大起帝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帝即令騎士揚鞭呼嘯俄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帝因令縱火既而煙燄亘天乘勢以攻賊陳宣瑾大破餘衆擁入清河因築京觀于魚山之下又後唐伐蜀工部任圜以大軍至漢州康延孝來逆戰圜命董璋以東川懦卒當其鋒伏精兵於其後延孝擊退東川之軍急追之遇伏兵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圜合勢攻之漢州四面樹竹木為柵三月圜陳于金雁橋即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燄亘空延孝危急引騎出陳于金雁橋又大敗之 張預曰焚彼營舍以殺其士火攻之先也班超燒匈奴使者是也

二曰火積

杜佑曰燒其積蓄據通典補 李筌曰焚積聚也 杜牧曰積者積蓄也糧食薪芻是也高祖與項羽相持成皋為羽所敗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修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楚軍乏食隋文帝時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可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 梅堯臣曰焚其委積以困芻糧 張預曰焚其積聚使芻糧不足故曰軍無委積則亡劉

賈燒楚積聚是也

三曰火輜四曰火庫

杜佑曰燒其輜重使奸人入敵營燒其兵庫(據通典補) 李筌曰燒其輜重焚其庫室 杜牧曰器械財貨及軍士衣裝在車中上道未止曰輜在城營壘已有止舍曰庫其所藏二者皆同後漢末袁紹相許攸降曹公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車屯軍不嚴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焚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公大喜選精騎五千皆用袁氏旗幟銜枚縛馬口從間道出入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公抄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因大破之輜重悉焚之矣 陳皞曰夫敵有愛惜之物亦可以攻之彼若出救是我以火分其勢也更遇其心神撓惑自可破軍殺將也 梅堯臣曰焚其輜重以窘貨財焚其庫室以空蓄聚 何氏曰如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評率兵四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遣將郭慶率步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于晉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因而滅之 張預曰焚其輜重使器用不供故曰軍無輜重則亡曹公燒袁紹輜重是也焚其府庫使財貨不充故曰軍無財則士不來

五曰火隊(按通典本隊又作墜)

杜佑曰墜墮也以火墮敵營中也火墜之法以鐵籠火着箭頭頸强弩射敵營中一曰火道燒絕其糧道(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焚其隊仗兵器 杜牧曰焚其行伍因亂而擊之 賈林曰隊道也燒絕糧道及轉運 梅堯臣曰焚其隊仗以奪兵具隧一作隊 何氏同賈林註 張預曰焚其隊仗使兵無戰具故曰器械不利則難以應敵也

行火必有因

曹公曰因姦人 杜佑曰因姦人也又因風燥而焚之(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因姦人而內應也 陳皞曰須得其便不獨姦人 賈林曰因風燥而焚之 張預曰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聚糧居近草莽因風而焚之

煙火必素具

曹公曰煙火燒具也 杜佑曰燒具也先具燧之屬(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薪芻蒿艾糧糞之屬 杜牧曰艾蒿荻葦薪芻膏油之屬先須修事以備用兵法有火箭火簾火杏火兵火獸火禽火盜火弩凡此者皆可用也 梅堯臣曰潛姦伺隙必有便也秉秆持燧必先備也傳曰惟事事有備乃無患也 張預曰貯火之器燃火之物常須預備伺便而發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梅堯臣曰不妄發也 張預曰不可偶然當伺時日

時者天之燥也

曹公曰燥者旱也 梅堯臣曰旱熯易燎 張預曰天時旱燥則火易燃

日者宿在箕壁翼軫也(原本宿作月從通典御覽改正又箕壁通典御覽皆作戊)

箕東壁

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杜佑曰：戊翼參曰月宿此宿之日風起。蕭世誠曰：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也。吾勘太乙中有飛鳥十精知風雨期五子元運式也，各候其時，可以用火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天文志月宿此者多風。玉經云：常以月加日，從營室順數十五至翼，月宿在於此也。杜牧曰：宿者，月之所宿也。四宿者，風之使也。梅堯臣曰：箕龍尾也，壁東壁也，翼軫鶉尾也，宿在者，謂月之所次也。四宿好風，月離必起。張預曰：四星好風，月宿則起，當推步躔次，知所宿之日，則行火。一說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又占風法，取雞羽重八兩，掛於五丈竿上，以候風所從來。四宿，即箕壁翼軫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

梅堯臣曰：因火為變，以兵應之。張預曰：因其火變，以兵應之。五火，即人積輜庫隊也。

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御覽早作軍，誤）

曹公曰：以兵應之也。杜佑曰：以兵應之，使間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李筌曰：乘火勢而應之也。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聞火初作即攻之，若火闌眾定而攻之，當無益，故曰早也。梅堯臣曰：內若驚亂，外以兵擊。張預曰：火纔發於內，則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敵易驚亂。

火發而其兵靜者，（原本無而其二字，從通典補）待而勿攻。

杜牧曰：火作不驚，敵素有備，不可遽攻，須待其變者也。梅堯臣曰：不驚撓者，必有備也。王晳曰：以不變也。何氏曰：火作而敵不驚者，必有備也，我往攻則反或受害。張預曰：火雖發而兵不亂者，敵有備也，復防其變，故不可攻。

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

曹公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杜佑曰：見利則進，知難則退。極，盡也。盡火力，可則應，不可則止，無使敵知吾所為。李筌曰：夫火發兵不亂，不可攻。杜牧曰：俟火盡已來，若敵人擾亂則攻之，若敵終靜不擾，則收兵而退也。梅堯臣曰：極其火勢，待其變則攻，不變則勿攻。王晳曰：伺其變亂則乘之，終不變亂則自治而蓄力。何氏曰：如魏滿寵征吳，敕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我營，宜為之備。諸軍皆警。夜半果來燒營，寵掩擊破之者是也。張預曰：盡其火勢，亂則攻，安靜則退。

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李筌曰：魏武破袁紹於官渡，用許攸計，燒輜重萬餘，則其義也。杜牧曰：上文云五火變須發於內，若敵居荒澤草穢，或營柵可焚之地，即須及時發火，不必更待內發作，然後應之，恐敵人自燒野草，我起火無益。漢時李陵征匈奴，戰敗，為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葭葦，用絕火勢。陳皞曰：以時發之，所謂天之燥，月之宿在四星也。賈林曰：火可發於外，不必待內應，得時即應發，不可拘於常勢也。梅堯臣同杜

牧註。張預曰，火亦可發於外，不必須待作於內，但有便則應時而發。黃巾賊張角圍漢將皇甫嵩於長社，賊依草結營，嵩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遂敗走。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曹公曰，不便也。杜佑曰，不便也，燒之必退，退而逆攻之，必為所害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隋江東賊劉元進攻王世充於延陵，令把草東方，因風縱火，俄而迴風悉燒元進營，軍人多死者。杜牧曰，若是東則焚敵之東，我亦隨以攻其東，若火發東面，攻其西，則與敵人同受也，故無攻下風，則順風也。若舉東可知其他也。梅堯臣曰，逆火勢非便也。敵必死戰。王晳曰，或擊其左右可也。張預曰，燒之必退，退而逆擊之，必死戰，則不便也。

晝風久，夜風止。

曹公曰，數當然也。杜佑曰，數常也，陽風也，晝風則火氣相動也，夜風卒欲縱火，亦當知風之長短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不知始也。杜牧曰，老子曰，飄風不終朝。梅堯臣曰，凡晝風必夜止，夜風必晝止，數當然也。王晳同梅堯臣註。張預曰，晝起則夜息，數當然也，故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杜佑曰，既知起五火之變，當復以數消息其可否。杜牧曰，須筭星躔之數，守風起日，乃可發火，不可偶然而為之。梅堯臣曰，數星之躔，以候風起之日，然而發火，亦當自防其變。張預曰，不可止知以火攻人，亦當防人攻己，推四星之度數，知風起之日，則嚴備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

杜佑曰，取勝明也。據通典補。梅堯臣曰，明白易勝。張預曰，用火助攻，灼然可以取勝。

以水佐攻者強。

杜佑曰，水以為衝，故強。梅堯臣曰，勢之強也。張預曰，水能分敵之軍，彼勢分則我勢強。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曹公曰，火佐者取勝明也，水佐者但可以絕敵道，分敵軍，不可以奪敵蓄積。杜佑曰，水但能絕其敵道，分敵軍耳，不可以奪敵蓄積及計數也。據通典補。李筌曰，軍者必守術數，而佐之水火，所以明強也。光武之敗王莽，魏武之擒呂布，皆其義也。以水絕敵人之軍，分為二則可，難以奪敵人之蓄積。杜牧曰，水可絕敵糧道，絕敵救援，絕敵奔逸，絕敵衝擊，不可以水奪險要蓄積也。王晳曰，強者取其決注之暴。張預曰，水止能隔絕敵軍，使前後不相及，取其一時之勝，然不若火能焚奪敵之積聚，使之滅亡者。韓信決水斬楚將龍且，是一時之勝。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以敗，是使之滅亡也。水不若火，故詳於火而略於水。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曹公曰，若水之留，不復還也。或曰，賞不以時，但費留也，賞善不踰日也。李筌曰，賞不踰日，罰不踰

時若功立而不賞有罪而不罰則士卒疑惑曰有費也　杜牧曰修者舉也夫戰勝攻取若不藉有功舉而賞之則三軍之士必不用命也則有凶咎　賈林曰費留惜費也徒留滯費耗終不成事也　梅堯臣曰欲戰必勝攻必取者在因時乘便能作為功也作為功者修火攻水攻之類不可坐守其利也坐守其利者凶也是謂費留矣　王晳曰戰勝攻取而不修功賞之差則人不勸不勸則費財老師凶害也已　張預曰戰攻所以能必勝必取者水火之助也水火所以能破軍敗敵者士卒之用命也不修舉有功而與之凶咎之道也財竭師老而不得歸費留之謂也

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

杜牧曰黃石公曰夫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為用　賈林曰明主慮其事良將修其功　梅堯臣曰始則君發其慮終則將修其功　張預曰君當謀慮攻戰之事將當修舉尅捷之功

非利不動　御覽作不起按此與李筌杜牧本皆同

李筌曰明主賢將非見利不起兵　杜牧曰先見起兵之利然後兵起　梅堯臣曰凡兵非利於民不興也一作非利不起也

非得不用

杜牧曰先見敵人可得然後用兵　賈林曰非得其利不用也

非危不戰

曹公曰不得已而用兵　李筌曰非至危不戰　梅堯臣曰凡用兵非危急不戰也所以重凶器也　張預曰兵凶器戰危事須防禍敗不可輕舉不得已而後用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　通典御覽皆引作興軍

王晳曰不可但以怒也若息侯伐鄭　張預曰因怒興師不亡者鮮若息侯與鄭伯有違言而伐鄭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

將不可以慍而致戰　御覽一引作合戰

王晳曰不可但以慍也若晉趙穿　張預曰因忿而戰罕有不敗若姚襄怒苻堅黃眉壓壘而陳因出戰為黃眉所敗是也怒大於慍故以主言之慍小於怒故以將言之君則可以興兵將則可言戰

合於利而動　通典御覽兩引動皆作用按九地篇亦云合於利而動也　不合於利而止

曹公曰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　杜佑曰人主聚衆興軍以道理勝負之計不可以己之私怒將舉兵則以策不可以慍恚之故而合戰也　賈林曰慍怒內作不顧安危固不可也　梅堯臣曰兵以義動無以怒興戰以利勝無以慍敗　張預曰不可因己之喜怒而用兵當顧利害所在尉繚子曰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

張預曰見於色者謂之喜得於心者謂之悅

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

杜佑曰凡主怒興軍伐人無素謀明計則破亡矣

將慍怒而鬭倉卒而合戰所傷殺必多怒慍復可以悅喜言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者言當慎之 杜牧曰亡國者非能亡人之國也言不度德不量力因怒興師因慍合戰則其兵自死其國自亡者也 梅堯臣曰一時之怒可返而喜也一時之慍可返而悅也國亡軍死不可復已 王晳曰喜怒無常則威信去矣 張預曰君因怒而興兵則國必亡將因慍而輕戰則士必死

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通典及御覽無全軍二字 杜牧曰警言戒之也 梅堯臣曰主當慎重將當警懼 張預曰君常慎於用兵則可以安國將常戒於輕戰則可以全軍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

[illegible]

用間篇曹公李筌曰戰者必用間諜以知敵之情實也張預曰欲素知敵情者非間不可也然用間之道尤須微密故次火攻也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兵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御覽無怠於道路句脫也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曹公曰古者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李筌曰古者發一家之兵則鄰里三族共資之是以不得耕稼者七十萬家而資十萬之衆矣杜牧曰古者一夫田一頃夫九頃之地中心一頃鑿井樹廬八家居之是爲井田怠疲也言七十萬家奉十萬之師轉輸疲於道路也梅堯臣曰輸糧供用公私煩役疲於道路廢於耒耜也曹說是也張預曰井田之法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興兵十萬則輟耕作者七十萬家也或問曰重地則掠疲於道路而轉輸何也曰非止運糧亦供器用也且兵貴掠敵者謂深踐敵境則當備其乏故須掠以繼食非專館穀於敵也亦有磧鹵之地無糧可因得不餉乎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李筌曰惜爵賞不與間諜令窺敵之動靜是爲不仁之至也杜牧曰言不能以厚利使間也梅堯臣曰相守數年則七十萬家所費多矣而乃惜爵祿百金之微不以遺間鈎情取勝是不仁之極也王晳曰恡財賞不用間也張預曰輟耕作者七十萬家財力大困不知恤此而反愛惜爵賞之細不以昭間求索知敵情者不仁之甚也

非人之將也

梅堯臣曰非將人成功者也

非主之佐也

一本作非仁之佐也梅堯臣曰非以仁佐國者也

非勝之主也

梅堯臣曰非致勝主利者也張預曰不可以將人不可以佐主不可以主勝勤勤而言者嘆惜之也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李筌曰爲間也杜牧曰知敵情也梅堯臣曰主不妄動動必勝人將不苟功功必出衆所以者何也在預知敵情也王晳曰先知敵情制如神也何氏曰周官士師掌邦諜蓋異國間伺之謂也故兵家之有四機二權曰事機曰智權皆善用間諜者也故能敵人動靜我預知矣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之動靜朝廷皆先知之時有主帥許盆孝寬委以心膂令守一戍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又李達爲都督義州宏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每厚

撫境外之人使爲閒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爲悔其得人心也如此 張預曰先知敵情故動則勝人功業卓然超絕羣衆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張預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以禱祀而取

不可象於事

曹公曰不可以禱祀而求亦不可以事類而求也 李筌曰不可取於鬼神象類唯閒者能知敵之情 杜牧曰象者類也言不可以他事比類而求 梅堯臣曰不可以卜筮知也不可以象類求也 張預曰不可以事之相類者擬象而求

不可驗於度

曹公曰不可以事數度也 李筌曰度數也夫長短闊狹遠近小大即可驗之於度數人之情僞度不能知也 梅堯臣曰不可以度數驗也言先知之難也 張預曰不可以度數推驗而知

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曹公曰因人也 李筌曰因閒人也 梅堯臣曰鬼神之情可以筮卜知形氣之物可以象類求天地之理可以度數驗唯敵之情必由閒者而後知也 張預曰鬼神象類度數皆不可以求先知必因人而後知敵情也

故用閒有五有因閒有內閒有反閒有死閒有生閒

梅堯臣曰五閒之名也 張預曰此五閒之名因閒當爲鄉閒故下文云鄉閒可得而使

五閒俱起莫知其道是爲神紀（通典御覽爲作綱）人君之寶也

曹公曰同時任用五閒也 李筌曰五閒者因五人用之 杜牧曰五閒俱起者敵人不知其情泄形露之道乃鬼神之綱紀人君之重寶也 賈林曰紀理也言敵人俱莫知我以何道如通神理也 梅堯臣曰五閒俱起以閒敵而莫知我用之之道是曰神妙之綱紀人君之所貴也 張預曰五閒循環而用人莫能測其理茲乃神妙之綱紀人君之重寶也

因閒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杜佑曰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 杜牧曰因敵鄉國之人而厚撫之使爲閒也晉豫州刺史祖逖之鎮雍邱愛人下士雖疏交賤隸皆恩禮而遇之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有異圖輒密以聞前後尅獲蓋由於此西魏韋孝寬使齊人斬許盆而來猶其義也 賈林曰讀因閒爲鄉閒 梅堯臣曰因其國人利而使之 何氏曰如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弊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 張預曰因敵國人知其底裏就

而用之可使伺候也韋孝寬以金帛啗齊人而齊人遙通書疏是也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杜佑曰因其在官失職者若刑戮之子孫與受罰之家也因其有隙就而用之　李筌曰因敵人失職之官魏用許攸也　杜牧曰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亦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己之材能者有飜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問遺厚貺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和同也　梅堯臣曰因其官屬結而用之　何氏曰如益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爲內應以火爲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此用內間之勢也又隋陰壽爲幽州總管高寶寧舉兵反壽討之寶寧奔于磧北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輕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靺鞨之衆來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購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衆降寶寧復走契丹爲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又唐太宗討竇建德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凌敬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王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銳此天贊我矣因此決戰必然大捷已依衆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扶出焉於是悉衆進逼武牢太宗按甲挫其銳建德中槍竄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又王翦爲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也　張預曰因其失意之官或刑戮之子弟凡有隙者厚利使之晉任析公奐納子胥皆近之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杜佑曰敵使間來視我我知之因厚賂重許反使爲我間也蕭世誠曰言敵使人來候我我佯不知而示以虛事前卻期會使師相語是曰反間[illegible]御覽　李筌曰敵有間來窺我得失我厚賂之而令反爲我間也　杜牧曰敵有間來窺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賂誘之反爲我用或佯爲不覺示以僞情

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爲我用也陳平初爲漢王護軍尉項羽圍於滎陽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勿聽平曰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卽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疽發而死卒用陳平之計滅楚也 梅堯臣曰或以爵事給之或以厚利啗之 王晳曰反敵間反爲我間也或留之使言其情又或示以詭形而遣之 何氏曰如燕昭王以樂毅爲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樂毅有隙齊將田單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燕人從之卽墨人激怒請戰大破燕師所亡七十餘城悉復之又秦師圍趙閼與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間來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以爲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隨而卷甲趨秦師擊破之又范雎爲秦昭王將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廉頗堅壁以待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雎使人持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趙括耳廉頗軍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亡失數敗又反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聞括將以白起爲上將軍射殺括及坑降卒四十萬 張預曰敵有間來或重賂厚禮以結之告以僞辭或佯爲不知疎而慢之示以虛事使之歸報則反爲我利也趙奢善食秦間漢軍佯驚楚使是也

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通[illegible][illegible]覽傳[illegible]

作待按此與李筌本同也

死 杜佑曰作誑詐之事於外佯漏泄之使吾間知之吾間至敵中爲敵所得必以誑事輸敵敵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云敵間來聞我誑事以持歸然皆非所圖也二間皆不能知幽隱深密故曰死間也蕭世誠曰所獲敵人及己叛亡軍士有重罪繫者故爲貸免相勑勿泄佯不祕密令敵間竊聞之吾因縱之使亡亡必歸敵必信焉往必死故曰死間 李筌曰情詐爲不足信吾知之令吾動此間而待之此筌以待字爲非傳也 杜牧曰誑者詐也言吾間在敵未知事情我則詐立事跡令吾間憑其詐跡以輸誠於敵而得敵信也若

吾進取與詐跡不同間者不能脫則爲敵所殺故
曰死間也漢王使酈生說齊下之齊罷守備韓信
因而下之田横怒烹酈生此事甚近 梅堯臣曰
以誑告敵事乖必殺 王晳曰詐而間使敵得之
間以吾詐告敵事決必殺之也 何氏曰如戰國
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吾欲
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武公怒而戮
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
爲親己不備鄭襲而取之此用死間之勢也又班
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二國揚言兵少不
敵罷散乃陰緩生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超
即潛勒兵馳赴莎車大破降之斯亦同死間之勢
又李靖伐突厥頡利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和
親突厥不備靖因掩擊破之 張預曰欲使敵人
殺其賢能乃令死士持虛僞以赴之吾間至敵爲
彼所得彼以誑事爲實必俱殺之我朝曹太尉嘗
貸人死使僞爲僧吞蠟彈入西夏至則爲其所囚
僧以彈告即下之開讀乃所遺彼謀臣書也戎主
怒誅其臣幷殺間僧此其義也然死間之事非一
或使吾間詣敵約和我反伐之則間者立死酈生
烹於齊王唐儉殺於突厥是也

生間者反報也

杜佑曰擇己之有賢材智能能自開通於敵之親
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所爲已知其實還以報我
故曰生間 李筌曰往來之使 杜牧曰往來相
通報也生間者必取內明外愚形劣心壯趫健勁
勇閑於鄙事能忍饑寒垢耻者爲之 賈林曰身
則公行心乃私覘往反報復常無所害故曰生間
梅堯臣曰使智辨者往覘其情而以歸報也
何氏曰如華元登子反之牀而歸又如隋達奚武
爲東秦刺史時齊神武趣沙苑太祖遣武覘之武
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
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
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
焉遂破之 張預曰選智能之士往視敵情歸以
報我若婁敬知匈奴之強以告高祖之類然生間
之事亦多或已欲退告敵以戰或己欲戰告敵以
退若秦行人夜戒晉師曰來日請相見臾駢曰使
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夜遁又呂延攻乞伏
乾歸大敗之乾歸乃遣間稱東奔成紀延信而追
之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延不從遂
爲所敗是也

故三軍之親（原本作事從通典御覽改正）莫親於間

杜佑曰若不親撫重以祿賞則反爲敵用洩我情
實 杜牧曰受辭指蹤在於臥內 梅堯臣曰入
幄受詞最爲親近 王晳曰以腹心親結之 張
預曰三軍之士然皆親撫獨於間者以腹心相委
是最爲親密也

賞莫厚於間

杜佑曰厚賞之賴其用 梅堯臣曰爵祿金帛我
無愛焉 王晳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 張預曰
非高爵厚利不能使間陳平曰願出黃金四十萬

斥間楚君臣。

事莫密於間。

杜佑曰。間事不密。則爲己害。杜牧曰。出口入耳也。密一作審。梅堯臣曰。幾事不密則害成。王晳曰。獨將與謀。張預曰。惟將與間得聞其事。非密與。

非聖智不能用間。

杜佑曰。不能得間人之用也。（使通典御覽補）杜牧曰。先量間者之性。誠實多智。然後可用之。厚貌深情。險於山川。非聖人莫能知。梅堯臣曰。知其情僞。辨其邪正。則能用。王晳曰。聖通而先識。智明於事。張預曰。聖則事無不通。智則洞照幾先。然後能爲間事。或曰。聖智則能知人。

非仁義不能使間。

孟氏曰。太公曰。仁義著則賢者歸之。賢者歸之則其間可用也。陳皞曰。仁者有恩以及人。義者得宜而制事。主將者既能仁結而義使。則間者盡心而覘察。樂爲我用也。梅堯臣曰。撫之以仁。示之以義。則能使。王晳曰。仁結其心。義激其節。仁義使人。有何不可。張預曰。仁則不愛爵賞。義則果決無疑。既啗以厚利。又待以至誠。則間者竭力。

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通典本微妙作微密御覽同）

杜佑曰。精微用意。密不泄漏。杜牧曰。間亦有利於財寶。不得敵之實情。但將虛辭以赴我約。此須用心淵妙。乃能酌其情僞虛實也。梅堯臣曰。防間反爲敵所使。思慮故宜幾微臻妙。王晳曰。謂間者必性識微妙。乃能得所間之事實。張預曰。間以利害來告。須用心淵微精妙。乃能察其眞僞。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杜牧曰。言每事皆須先知也。梅堯臣曰。微之又微。則何所不知。王晳曰。丁寧之。當事事知敵之情也。張預曰。密之又密。則事無巨細皆先知也。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通典作先聞其間者與所告者皆死御覽同）

杜牧曰。告者非誘間者。則不得知間者之情。殺之可也。陳皞曰。間者未發其事。有人來告。其聞者所告者。亦與間者俱殺。以滅口。無令敵人知之。梅堯臣曰。殺間者。惡其泄。殺告者。滅其言。王晳曰。間敵之事。泄者當誅。告人亦殺。恐傳諸衆。張預曰。間敵之事。謀定而未發。忽有聞者來告。必與間俱殺之。一惡其泄。一滅其口。秦已間趙。不用廉頗。秦乃以白起爲將。令軍中曰。有泄武安君將者斬。此是已發其事。尚不欲泄。況未發乎。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

杜佑曰。守。謂官守職任者。謁。告也。主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必先知之。爲親舊有急則呼之。則不見呵止。亦因此知敵之情。李筌曰。知其姓名。則易取也。杜牧曰。凡欲攻戰。必須知敵所用之人。賢愚巧拙。則量材以應之。漢王遣韓信曹參灌嬰擊魏豹。問曰。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漢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

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
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
陳皞曰此言敵人左右姓名必須我先知之或
敵使來間我當使間去若不知其左右姓名則不
能成間者之說漢高伐秦至嶢關張良曰吾聞其
將賈豎爾可以利啗之又曰其將雖曰欲和其軍
士未肯不如因其懈而擊之乃進兵擊破之又宋
華元夜登子反之牀以告宋病若非素知門人舍
人左右姓名先使開導之又何由得登其牀也
梅堯臣曰凡敵之左右前後之姓名皆須審省而
令吾間先知則吾間可行矣 王晳曰不可臨事
求也 張預曰守將守官任職之將也謁者典賓
客之將也門者閽吏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凡欲擊
其軍欲攻其城欲殺其人必先知此左右之姓名
則可也欲潛入其軍則呼其名姓而往若華元夜
登子反之牀以告宋病杜元凱註引此文謂元用
此術得以自通是也又漢高祖入韓信臥內取其
印亦近之

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通典御覽無必索二字
杜佑曰舍居止也令吾人還以重利復導而舍止
之則可令詭其辭

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曹公曰舍居止也 杜佑曰故能取敵之間而用
之 杜牧曰敵間之來必誘以厚利而止舍之使
爲我反間也 梅堯臣曰必探索知敵之來間者
因而利誘之引而舍止之然後可爲我反間也
王晳曰此留敵間以詢其情者也必謹舍之曲爲
辯說深致情愛然後啗以大利威以大刑自非至
忠於其君王者皆爲我用矣 張預曰索求也求
敵間之來窺我者因以厚利誘導而館舍之使反
爲我間也言舍之者謂稽留其使也淹延既久論
事必多我因得察敵之情下文言四間皆因反間
而知非久留其人極論其事則何以悉知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今本通典鄉間作因間後人衆故也
杜佑曰因反敵間而知敵情鄉間內間者皆可得
使 杜牧曰若敵間以利導之尚可使爲我反間
因此乃知厚利亦可使鄉間內間也此言使間非
利不可故上文云相守數年爭一日之勝而愛爵
祿百金不知敵情者不仁之至也下文皆同其義
也 陳皞曰此說疎也言敵使間來以利啗之誘
令止舍因得敵之情因間內間可使反間誘而使
之 梅堯臣曰其國人之可使者其官人之可用
者皆因反間而知之 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鄉
人之貪利者官人之有隙者誘而使之

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通典下有因是可得而功也句御覽同
杜佑曰因誑事而知敵情生間往反可使知其敵
之腹心所在據通典御覽補 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可
誑之事使死間往告之

因是而知之故生間有使如期

杜牧曰可使往來如期 陳皞曰言五間皆循環
相因惟生間可使如期 梅堯臣曰令吾間以誑
告敵者須因反間而知敵之可誑也生間以利害
覘敵情須因反間而知其疎密則可往得實而歸
如期也 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之情故生間可
往復如期也
五間之事主必知之
李筌曰孫子殷勤於五間主切知之
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杜佑曰人主當知五間之用厚其祿豐其財而反
間者五間之本事之要也故當在厚待 杜牧曰
鄉間內間死間生間四間者皆因反間知敵情而
能用之故反間最切不可不厚也 梅堯臣曰五
間之始皆因緣於反間故當厚遇之 張預曰人
主當用五間以知敵情然五間皆因反間而用則
是反間者豈可不厚待之耶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
曹公曰伊摯伊尹也
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曹公曰呂牙太公也 梅堯臣曰伊尹呂牙非叛
於國也夏不能任而殷任之殷不能用而周用之
其成大功者爲民也 何氏曰伊呂聖人之耦豈
爲人間哉今孫子引之者言五間之用須上智之
人如伊呂之才智者可以用間蓋重之之辭耳
張預曰伊尹夏臣也後歸於殷呂望殷臣也後歸
於周伊呂相湯武以兵定天下者順乎天而應乎
人也非同伯州犂之奔楚苗賁皇之適晉狐庸之
在吳士會之居秦也
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
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李筌曰孫子論兵始於計而終於間者蓋不以攻
爲主爲將者可不慎之哉 杜牧曰不知敵情軍
不可動知敵之情非間不可故曰三軍所恃而動
李靖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於天地在乎因人以
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即有間其君者
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
者有間其鄰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
故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而成
功也且間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
致辭焉有因其仕子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
之使矯其辭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使覘彼向背
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漏我偽情浮計
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秘重之以賞密之
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
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旁誘之敵有重臣失
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採其情
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辭誇誕好論利害者
我則使間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間而反間
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
矯致慇懃偽相親暱朝夕慰諭倍供珍味觀其辭
色而察之仍朝夕令使獨與己伴居我遣聽耳者
潛於複壁中聽之使既遲違恐彼怪責必是竊論

心事我知事計遣使用之且夫用間間人人亦用間以間己已以密往人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人來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佯為不覺舍止而善飯之微以我偽言誑事示以前卻期會則我之所須為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我虛以為實我即乘之而得志矣夫水所以能濟舟亦有因水而覆沒者間所以能成功亦有憑間而傾敗者若束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為利雖有善間其可用乎　陳皞曰晉伯州犁奔楚楚苗賁皇奔晉及晉楚合戰於鄢陵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伯州犁侍於楚王二人各言舊國長短之情然則晉所以勝楚者楚所以敗者其故何也二子則有優劣也是知用間之道間敵之情得不慎擇其人深究其說也故上文云非聖智莫能用間者夫聖智知人人即附之賢者受知則戮力為效非聖非智必猜必忌公道不啓仁義不施則義士賢人因而銜憤此將上天不祐幽有鬼神設無人事之變必有陰誅之禍豈上智之士為其用哉故上文云非仁義莫能使間然則湯武之聖伊呂宜用伊呂獲用事宜必濟聖賢一會交泰時乘道合乾坤功格寰宇當其耕夫於野釣叟於渭濱知我者誰能無念也

賈林曰軍無五間如人之無耳目也　王皙曰未知敵情也不可動也　張預曰用師之本在知敵情故曰此兵之要也未知敵情則軍不可舉故曰三軍所恃而動也然處十三篇之末者蓋非用兵之常也若計戰攻形勢虛實之類兵動則用之至於火攻與間則有時而為耳

孫子十家註卷十三

孫子十家註遺說序（鄭樵通志藝文略孫子遺說一卷鄭友賢撰）

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備法也叩之而不窮者天下之能言也為法立言至於益深不窮而後可以垂教於當時而傳諸後世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為書其道深遠而不可窮學兵之士嘗患武之為說微妙而不可究則亦儒者之易乎蓋易之為言也兼三才備萬物以陰陽不測為神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為法也包四種籠百家以奇正相生為變是以謀者見之謂之謀巧者見之謂之巧三軍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師百氏之說興而益見大易之義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其輝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為神之深十家之註出而愈見十三篇之法如五聲五色之變惟詳其耳目之所聞見而不能悉其所以為變之妙是則武之意不得謂盡於十家之註也然而學兵之徒非十家之說亦不能窺武之藩籬尋流而之源由徑而入戶於武之法不可謂無功矣頃因餘暇撫武之微旨而出於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數十事託或者之問具其應答之義名曰十註遺說學者見其說之有遺則始信益深之法不窮之言庶幾大易不測之神矣滎陽鄭友賢撰

孫子十家註遺說序

孫子十家註遺說

或問死生之地何以先存亡之道曰武意以兵事之大在將得其人將能則兵勝而生兵生於外則國存於內將不能則兵敗而死兵死於外則國亡於內是外之生死繫內之存亡也是故兵敗長平而趙亡師喪遼水而隋滅大公曰無智略大謀彊勇輕戰敗軍散衆以危社稷王者愼勿使爲將此其先後之次也故曰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或問得算之多得算之少況於無算何以是多少無之義曰武之文固不汗漫而無據也蓋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彼我之算盡於此矣五事之經得三四者爲多得一二者爲少七計之校得四五者爲多得二三者爲少五七俱得者爲全勝不得者爲無算所謂冥冥而決事先戰而求勝圖乾沒之利出浿戰之師者也

或問計利之外所佐者何勢曰兵法之傳有常而其用之也有變常者法也變者勢也書者可以盡常之言而言不能盡變之意五事七計者常法之利也詭道不可先傳者權勢之變也常而求勝如膠柱鼓瑟以書御馬趙括所以能書而不能戰易言而不知變也蓋法在書之傳而勢在人之用武之意初求用於吳恐吳王得書聽計而棄己也故以此辭動之乃謂書之外尚有因利制權之勢在我能用耳

或問因糧於敵者無遠輸之費也取用必於國者何也曰兵械之用不可假人亦不可假於人器之於人固在積習便熟而適其長短重輕之宜與夫手足不相鉏鋙而後可以濟用而害敵矣吾之器敵不便於用敵之器吾不習其利非國中自備而習慣於三軍則安可一旦倉卒假人之兵而給己之用哉易曰萃除戎器以戒不虞太公曰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此皆言取用於國不可因於人也

或問兵以伐謀爲上者以其有屈人之易而無血刃之難伐兵攻城爲之次下明矣伐交之智何異於伐謀之工而又次之曰破謀者不費而勝破交者未勝而費帷幄樽俎之閒而揣摩折衝心戰計勝其未形已成之策不煩毫釐之費而彼奔北降服之不暇者伐謀之義也或遣使介約車乘騁辭之奏或使閒諜出土地金玉之資張儀散六國之從陰厚者數年尉繚子破諸侯之援出金三十萬如此之類費已廣而敵未服非加以征伐之勞則未見全勝之功宜乎次於晏嬰子房寇恂荀彧之智也

或問武之書皆法也獨曰此謀攻之法也此軍爭之法也曰餘法類論兵家之術惟二篇之說及於用誠其易用而稱其所難夫告人以所難而不濟之以成法則不足爲完書蓋謀攻之法以全爲上以破次之得其法則兵不鈍而利可全非其法則有殺士三分之災軍爭之法以迂爲直以患爲利得其法則後發而先至非其法則至於擒三將軍此二者豈用兵之易哉乃云必以全爭於天下又云莫難於軍爭難之之辭也欲濟其所難者必詳其法凡所謂屈人非戰拔城非攻毀國非久者乃謀攻之法也凡所謂十一

而至先知迂直之計者乃軍爭之法也見其法而知其難於餘篇矣

或問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後魏太武命將出師從命者無不制勝違教者率多敗失齊神武任用將帥出討奉行方便罔不克捷違失指教多致奔亡二者不幾於御之而後勝哉曰知此而後可以用武之意既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則其意固謂將不能而君御之則勝也夫將帥之列才不一槩智愚勇怯隨器而任用者付之以閫寄不能者授之以成算亦猶後世責曹公使諸將以新書從事殊不識公之御將因其才之小大而縱抑之張遼樂進守闢之偏才也合淝之戰封以函書節宣其用夏侯惇兄弟有大帥之略假以節度便宜從事不拘科制何嘗一槩而御之邪傳曰將能而君御之則為縻軍將不能而君委之則為覆軍惟公得武之法深而後太武神武庶幾公之英略耳非司馬宣王安能知武之蘊哉

或問勝可知而不可為者以其在彼者也佚而勞之親而離之佚與親在敵而吾能勞且離之豈非可為歟曰傳稱用師觀釁而動敵有釁不可失蓋吾觀敵人無可乘之釁不能彊使為吾可勝之資者不可為之義也敵人既有可乘之隙吾能置術於其閒而不失敵之敗者可知之義也使敵人主明而賢將智而忠不信小說而疑不見小利而動其佚也安能勞之其親也安能離之有楚子之暗與囊瓦之貪而後吳人亟肆以疲之有項王之暴與范增之隘而後陳平以反間疏之夫釁隙之端隱於佚親之前勞離之策發於釁隙之後者乃所謂可知也則惟無釁隙者乃不可為也

或問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其義安在曰謂吾所以守者力不足吾所以攻者力有餘者曹公也謂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者李筌也謂非強弱為辭者衛公也謂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者太宗也夫攻守之法固非己實強弱亦非虛形視敵也蓋正用其有餘不足之形勢以固己勝敵夫所謂不足者吾隱形於微而敵不能窺也有餘者吾乘勢於盛而敵不能支也不足者微之稱也當吾之守也滅迹於不可見韜聲於不可聞藏形於微妙不足之際而使敵不知其所攻矣所謂藏於九地之下者是也有餘者盛之稱也當吾之攻也若迅雷驚電壞山決塘作勢於盛強有餘之極而使敵不知其所守矣所謂動於九天之上者是也此有餘不足之義也

或問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受敵無敗二義也其於奇正有所主乎曰武論分數形名奇正虛實四者獨於奇正云云者知其法之深而二義所主夫曰也復曰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正合者正主於受敵也奇勝者奇主於無敗也以合為受敵以勝為無敗不其明哉

或問武論奇正之變二者相依而生何獨曰善出奇者曰闕文也凡所謂如天地江河日月四時五色五味皆取無窮無竭相生相變之義故首論以正合奇勝終之以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相生如循環之無端

豈以一奇而能生變交相無已哉宜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也

或問其勢險者其義易明其節短者其旨安在曰力雖甚勁者非節量短近而適其宜則不能害物魯縞之脆也强弩之末不能穿毫末之輕也衝風之衰不能起鷲鳥雖疾也高下而遠來至於竭羽翼之力安能擊搏而毀折哉嘗以遠形爲難戰者此也是故魏義破公孫瓚也發伏於數十步之內周訪敗杜曾也奔赴於三十步之外得節短之義也

或問十三篇之法各本於篇名乎曰其義各主於題篇之名未嘗泛濫而爲言也如虛實者一篇之義首尾次序皆不離虛實之用但文辭差異耳其意所主非實即虛非虛即實非我實而彼虛則我虛而彼實不然則虛實在於彼此而善者變實而爲虛變虛而爲實也雖周流萬變而其要不出此二端而已凡所謂待敵者佚者力實也趨戰者勞者力虛也致人者虛在彼也不致於人者實在我也利之也者役彼於虛也實之也者養我之實也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者佚飽安實也勞飢動虛也彼實而我能虛之也行於無人之地者趨彼之虛而養我之實也攻其所不守者避實而擊虛也守其所不攻者措實而備虛也敵不知所守者闚敵之虛也敵不知所攻者犯我之實也無形無聲者虛實之極而入神微也不可禦者乘敵備之虛也不可追者畜我力之實也攻所必救者乘虛則實者虛也乘其所之者能實則虛者實也形人而敵分者見彼虛實之審也無形而我寡者示吾虛實之妙也所與戰約者彼虛無以當吾之實也寡而備人者不識虛實之形也衆而備己者能料虛實之情也千里會戰者預見虛實也左右不能救者信人之虛實也越人無益於勝者越將不識吳之虛實也策之候之形之角之者辨虛實之術也得也動也生也有餘也者實也失也靜也死也不足也者虛也不能窺謀者外以虛實之變惑敵人也莫知吾制勝之形者內以虛實之法愚士衆也水因地制流兵因敵制勝者以水之高下喻吾虛實變化不常之神也五行勝者實也內者虛也四時來者實也往者虛也日長者實也知者虛也月生者實也死者虛也皆虛實之類不可拘也以此推之餘十二篇之義皆倣於此但說者不能詳之耳

或問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軍之與衆也利之與危也義果異乎曰武之辭未嘗妄發而無謂也軍爭爲利者下所謂軍爭之法也夫惟所爭而得此軍爭之法然後獲勝敵之利矣衆爭爲危者下所謂舉軍而爭利也夫惟全舉三軍之衆而爭則不及於利而反受其危矣蓋軍爭者案法而爭也衆爭者舉軍而趨也爲利者後發而先至也爲危者擒三將軍也

或問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立也動也變也三者先後而用乎曰先王之道兵家者流所用皆有本末先後之次而所尚不同耳蓋先王之道尚仁義而濟之以權兵家者流貴詐利而終之以變司馬法以仁爲本孫武以詐立司馬法以義治之孫武以利動司馬法以正不獲意則權孫武以分合爲變蓋本

仁者治必爲義，立詐者動必爲利。在聖人謂之權，在兵家名曰變。非本與立，無以自修；非治與動，無以趨時；非權與變，無以勝敵。有本立而後能治動，能治動而後可以權變，權變所以濟治動，治動所以輔本立，此本末先後之次，略同耳。

或問：武所論舉軍動衆，皆法也，獨稱此用衆之法者，何也？曰：武之法，奇正貴乎相生，節制權變兩用而無窮。既以正兵節制自治其軍，未嘗不以奇兵權變而勝敵。其於論勢也，以分數形名居前者，自治之節制也；以奇正虛實居後者，勝敵之權變也。是先節制而後權變也。凡所謂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勝者，皆相生兩用先後之術也。蓋鼓鐸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人既專一，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何法也？是節制自治之正法也，止能用吾三軍之衆而已，其法也固未及於勝人之奇也。款兵之流，往往至此而止矣。武則不然，曰此用吾衆之法也。凡所謂變人之耳目而奪敵之心氣，是權謀勝敵之奇法也。

或問：奪氣者必曰三軍，奪心者必曰將軍，何也？曰：三軍主於鬬，將軍主於謀。鬬者乘於氣，謀者運於心。夫鼓作鬬爭，不顧萬死者，氣使之也；深思遠慮以應萬變者，心生之也。氣奪則怯於鬬，心奪則亂於謀。下者不能鬬，上者不能謀，敵人上下怯亂，則吾一舉而乘之矣。傳曰：一鼓作氣，三而竭者，奪鬬氣也；先人有奪人之心者，奪謀心也。三軍將軍之事異矣。

或問：自計及關上下之法皆要妙也，獨云此用兵之法妙者，何也？曰：夫事至於可疑而後知不疑者爲明，機至於難決而後知能決者爲智。用兵之法，出於衆人之所不可必者，而吾之明智了然不至於猶豫者，其所得固過於衆人，而通於法之至妙也。所謂高陵勿向，背邱勿逆，蓋亦有可向可逆之機；佯北勿從，銳卒勿攻，亦有可從可攻之利；餌兵勿食，歸兵勿遏，亦有可食可遏之理；圍師必闕，窮寇勿追，亦有不闕可追之勝。此兵家常法之外，尚有反覆微妙之術，智者不疑而能決，所謂用兵之法妙也。

或問：九變之法，所陳五事者，何也？曰：九變者，九地之變也。散、輕、爭、交、衢、重、圮、圍、死，此九地之名也。一其志，使之屬，趨其後，謹其守，固其結，繼其食，進其塗，塞其闕，示不活，此九地之變也。九而言五者，闕而失次也。下文曰：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是九變主於九地明矣。故特於九地篇曰：九地之變，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然則既有九地，何用九變之文乎？曰：武所論將不通九變之利，又曰治兵不知九變之術。蓋九地者，陳變之利，故曰不知變不得地之利；九變者，言術之用，故曰不知術不得人之用。是故六地有形，九地有名，九名有變，九變有術。知形而不知名，決事於冥冥；知名而不知變，驅衆而浪戰；知變而不知術，臨用而事屈。此所以六地九地九變皆論地利而爲篇異也。李筌以塗有所不由而下五利兼之爲十變者，謬也。復指下文爲五利，何嘗有五利之義也。絕地無留，當作輕地，蓋輕有無止之辭。

或問凡軍好高而惡下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為敵所棲豈好高之義乎曰武之高非太公之高也太公所論天下之絕險也高山盤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蓋無草木則乏芻牧樵採之利面面受敵則絕出入運饋之路可上而不可下可死而不可久此固有棲之之害也武之所論假勢利之便也處隆高邱陵之地使敵人來戰則有高隆向陵逆邱之害而我得因高乘下建瓴走丸轉石決水之勢加以養生處實先利糧道戰則有乘勢之便守則有處實之固居則有養生足食之利去則有便道向生之路雖有百萬之敵安得棲我於高哉太武棲姚興於天渡李先計令遣奇兵邀伏絕柴壁之糧道此與犯處高之忌而先得棲敵之法明矣學孫武者深明好高之論而不悟處於太公之絕險知其勢利之便者後可與議其書矣

或問六地者地形也復論將有六敗者何也曰後世學兵者泥勝負之理於地形者故曰地形者兵之助非上將之道也太公論主帥之道擇善地利者三人而委之則地形固非將軍之事也所謂料敵制勝者上將之道也知此為將之道者戰則必勝不知此為將之道者戰則必敗凡所言曰走曰弛曰崩曰陷曰亂曰北者此六者敗之道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是勝敗之理不可泥於地形而繫於將之工拙也至於九地亦然曰剛柔皆得地之理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驅三軍之衆如羣羊往來不知其所之者將軍之事也特垂誡於六地九地者孫武之深旨也

或問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釋為二句者何也曰夫人之情就其甚難者不顧其甚易捨其至大者不吝其至微死難於生也甘其萬死之難則況出於生之甚易者哉身大於力也棄其一身之大則況用於力之至微者哉武意以謂三軍之士投之無所往則白刃在前有所不避也死且不避況於生乎身猶不慮況於生乎故曰死且不北夫三軍之士不畏死之難者安得不人人用力乎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斷為二句者非武之本意也

或曰方馬埋輪諸家釋為方縛或謂縛馬為方陳者何也曰解方為縛者義不經據縛而方之者非武本謂蓋方當為放字武之說本乎人心離散則雖強為固止而不足恃也固止之法莫過於柅其所行古者用兵人乘車而戰車駕馬而行今欲使人固止而不散不得齊勇之政雖放去其馬而牧之陷輪於地而埋之亦不足恃之為不散也噫車中之士轅不得馬而駕輪不得轍而馳尚且奔走散亂而不一則固在以政而齊其心也

或問兵情主速又曰為兵之事夫情與事義果異乎曰不可探測而蘊於中者情也見於施為而成乎其外者事也情隱於事之前而事顯於情之後此用兵之法隱顯先後之不同也所謂兵之情主速者蓋吾之所由所攻欲出於敵人之不虞不戒也夫以神速之兵出於人之所不能虞度而戒備者固在中情祕密而不露雖智者深閒不能前謀先窺也所謂為兵之事者蓋敵意既順而可詳敵釁已形而可乘一向

幷敵之勢千里殺敵之將使陳不暇戰而城不及守者彼敗事已顯而吾兵業已成於外也故曰所謂巧能成事者此也是則情事之異隱顯先後也

或曰九地之中復有絕地者何也曰興師動衆去吾之國中越吾之境土而初入敵人之地疆場之限所過關梁津要使吾踵軍在後告畢書絕者所以禁人內顧之情而止其還遁之心也司馬法曰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尉繚子踵軍令曰遇有還者誅之此絕地之謂也然而不預九地者何九地之法皆有變而絕地無變故論於九地之中而不得列其數也或以越境爲越人之國如秦越晉伐鄭者鑿也

或問不知諸侯之謀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不能行軍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重言於軍爭九地二篇者何也曰此三法者皆行師爭利出沒往來遲速先後之術也蓋軍爭之法方變迂爲直後發先至之爲急也九地之利蓋言爲客深入利害之爲大也非此三法安能舉哉噫與人爭迂直之變趨險阻之地踐敵人之生地求不識之迷途若非和鄰國之援爲之引軍明山川林麓險難阻阨沮洳濡澤之形而爲之標表求鄉人之習熟者爲之前導引動而必迷舉而必窮何異卽鹿無虞惟入於林不行其野强違其馬欲爭迂直之勝圖深入之利安能得其便乎稱之二篇不亦旨哉

或問何謂無法之賞無政之令曰治軍御衆行賞之法施令之政蓋有常理今欲犯三軍之衆使不知其利害多方悞敵而因利制權故賞不可以拘常法令不可以執常政噫常法之賞不足以愚衆常政之令不足以惑人則賞有時而不以令有時而不執者將軍之權也夫進有重賞有功必賞賞法之常也吳子相敵北者有賞馬隆募士未戰先賞此無法之賞也先庚後甲三令五申政令之常也若曰若驅羣羊往來莫知所之李愬襲元濟初出衆請所向曰東六十里止至張柴諸將請所止復曰入蔡州此無政之令也

或問用閒使閒聖智仁義其旨安在曰用閒者用閒之道也或以事或以權不必人也聖者無所不通智者深思遠慮非此聖智之明安能坐以事權閒敵哉使閒者使人爲閒也吾之與閒彼此有可疑之勢吾疑閒有覆舟之禍閒疑我有害己之計非仁恩不足以結閒之心非義斷不足以決己之惑主無疑於客客無猜於主而後可以出入於萬死之地而圖攻矣秦王使張儀相魏數年無效而陰厚之者恩結閒之心也高祖使陳平用金數十萬離楚君臣平楚之亡虜也吾無問其出入者義決己之惑也

或問伊摯呂牙古之聖人也豈嘗爲商周之閒耶武之所稱豈非尊閒之術而重之哉曰古之人立大事就大業未嘗不守於正正不獲意則未嘗不假權以濟道夫事業至於用權則何所不爲哉但處之有道而卒反於正則權無害於聖人之德也蓋在兵家名曰閒在聖人謂之權湯不得伊摯不得悉夏政之惡伊摯不在夏不能成湯之美武不得呂牙不能審商王之罪呂牙不在商不能就武之德非此二人者不

能立順天應人伐罪弔民之仁義則非爲閒於夏商而何惟其處之有道而終歸於正故名曰權兵家之閒流而不反不能合道而入於詭詐之域故名曰閒所謂以上智成大功者眞伊呂之權也權與閒實同而名異

或問閒何以終於篇之末曰用兵之法惟閒爲深微神妙而不可易言也所謂非聖智不能用閒非微妙不能得閒之實者難之之辭也武始以十三篇干吳者亦欲以其書之法教闔閭之知兵也教人之初蒙昧之際要在從易而入難先明而後幽本末次序而導之使不惑也是故始教以計量校算之法而次及於戰攻形勢虛實軍爭之術漸至於行軍九變地形地名火攻之備諸法皆通而後可以論閒道之深矣噫教人之始者務令明白易曉而遠期之以聖智微妙之所難則求之愈勞而索之愈迷矣何異王通謂不可驟而語易者哉或曰廟堂多算非不難也何不列之於終篇也曰計之難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而索其情也夫敵人之情最爲難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求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先知者必在於閒蓋計待情而後校情因閒而後知宜乎以閒爲深而以計爲淺也孫武之蘊至於此而知十家之說不能盡矣

孫子十家註遺說

吴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平津館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吳子卷上

圖國第一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奄戶縵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以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鬬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逮於仁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廟立爲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鈞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所以違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

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内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

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羣臣莫能

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慚色

料敵第二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鬭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鬭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

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陳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冰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閒行驅飢渴務於取遠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祅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匈匈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

勿疑

治兵第三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鐗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又問曰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絶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絶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待之

武侯問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愼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吳子卷上

吳子卷下

論將第四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閒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吳子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閒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

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飈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此將者名爲智將勿與戰矣若其衆讙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

應變第五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之何起對曰凡戰之法晝以旌旗旛麾爲節夜以金鼓笳笛爲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陳矣

武侯問曰若敵衆我寡爲之奈何起對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背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知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閒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歸如是佯北安行疾鬭一

結其前一絶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強之道也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爲之奈何起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彼衆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起對曰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政亂則擊之勿疑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爲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敵若絶水半渡而薄之

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爲之奈何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跡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

兵可覆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勵士第六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廷為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餚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餚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餚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為差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為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吳子卷下

司馬法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平津館
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司馬法卷上

仁本第一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爲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偏告于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會天子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材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患同利以合諸侯比小

事大以和諸侯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天子之義第二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行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師多務威則民詘少威則民不勝上使

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敘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詘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絶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誡命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古者戍軍三年不興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示喜也偃伯靈臺荅民之勞示休也

司馬法卷上

司馬法卷中

定爵第三

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遊士申教詔訊
厥眾求厥技方慮極物變嫌推疑養力
索巧因心之動凡戰固眾相利治亂進
止服正成恥約法省罰小罪乃殺小罪
勝大罪因順天阜財懌眾利地右兵是
謂五慮順天奉時阜財因敵懌眾勉若
利地守隘險阻右兵弓矢禦殳矛守戈
戟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衞短短以救長
迭戰則久皆戰則強見物與侔是謂兩
之主固勉若視敵而舉將心心也眾心
心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教惟豫戰惟
節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拇也凡戰智
也鬬勇也陳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
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凡戰有天有
財有善時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天
眾有有因生美是謂有財人習陳利極
物以豫是謂有善人勉及任是謂樂人
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應
卒是謂行豫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
大軍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因是進退
是謂多力上暇人教是謂煩陳然有以
職是謂堪物因是辨物是謂簡治稱眾
因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
車徒因是謂戰參不服不信不和怠疑
厭懾枝拄詘頓肆崩緩是謂戰患驕驕
懾懾吟曠虞懼事悔是謂毀折大小堅
柔參伍眾寡凡兩是謂戰權凡戰間遠
觀邇因時因財貴信惡疑作兵義作事
時使人惠見敵靜見亂暇見危難無忘
其眾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
以敏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居國見好
在軍見方刃上見信凡陳行惟疏戰惟
密兵惟雜人教厚靜乃治威利章相守
義則人勉慮多成則人服時中服厥次
治物既章目乃明慮既定心乃強進退
無疑見敵無謀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
旗凡事善則長因古則行誓作章人乃
強滅厲祥滅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

臨之以強成基一天下之形人莫不說是謂兼用其人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辭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謂七政榮利恥死是謂四守容色積威不過改意凡此道也唯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人人正正辭辭火火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因懼而戒因欲而事蹈敵制地以職命之是謂戰法凡人之形由衆之求試以名行必善行之若行不行身以將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人生之宜謂之法凡治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義六曰變七曰專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無淫服凡軍使法在己曰專與下畏法曰法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日成行微曰道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若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復自古之政也

司馬法卷中

司馬法卷下

嚴位第四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窕氣欲閑心欲一凡戰之道等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横察名實立進俯坐進跪畏則密危則坐遠者視之則不畏邇者勿視則不散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位逮徒甲籌以輕重振馬譟徒甲畏亦密之跪坐坐伏則膝行而寬誓之起譟鼓而進則以鐸止之銜枚誓糗坐膝行而推之執戮禁顧譟以先之若畏太甚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凡三軍人戒分日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方其疑惑可師可服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以甲固以兵勝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人有勝心惟敵之視人有畏心惟畏之視兩心交定兩利若一兩爲之職惟權視之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爲輕重舍謹兵甲行慎行列戰謹進止凡戰敬則慊率則服上煩輕上暇重奏鼓輕舒鼓重服膚輕服美重凡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上同無獲上專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勝凡人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皆息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執略守微本末唯權戰也凡勝三軍一人勝凡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齊凡戰既固勿重重進勿盡凡進危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俗州異道化俗凡衆寡若勝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堅車不告固馬不告良衆不自多未獲道凡戰勝則與衆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罰若使不勝取過在己復戰

則誓己居前無復先術勝否勿反是謂正則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鬬以信專以利勸以功勝故心中仁行中義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讓以和人以洽自予以不循爭賢以爲人說其心效其力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窕擊其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

用衆第五

凡戰之道用寡固用衆治寡利煩衆利正用衆進止用寡進退衆以合寡則遠裹而闕之若分而迭擊寡以待衆若衆疑之則自用之擅利則釋旗迎而反之敵若衆則相衆而受裹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凡戰背風背高右高左險歷沛歷圮兼舍環龜凡戰設而觀其作視敵而舉待則循而勿鼓待衆之作攻則屯而伺之凡戰衆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因其不避阻其圖奪其慮乘其懼凡從奔勿息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凡近敵都必有進路退必有返慮凡戰先則弊後則懾息則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懾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棄任節食是謂開人之意自古之政也

司馬法卷下

管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吳郡
趙氏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管子書序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其重複定著爲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近世所傳往往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僅完整而句字復多紕錯乃爲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而闕其疑不可考者尚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爲全書夫五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爲之佐自其事羞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絀以爲權謀功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惟其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隆古沕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啓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綱紀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犂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渾固之俗始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日尋於干戈謀臣智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兢兢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在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猷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攷其說所謂參國爲三軍者卽伍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卽兩造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興賢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並及於魚鹽鍼鐵亦圜府之舊章也它如五勢三准諸說不過積餘藏羨待之於國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以率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之爲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法意也夫白刃捍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有所先也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井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權鹽鐵不踰時而國且餒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伸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決勝故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由俗革吾以爲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

有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當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旦嘗之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北面而事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史蓋稱其通商賈之策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齊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彊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無所昉襲而創爲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誇詐之習其末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爲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礉少恩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歸之柰何躋鞅於仲也余覵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以善用周公者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爲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大略於篇首云

萬歷壬午春三月前史官吳郡趙用賢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

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愼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上

管子凡例

一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吳兢書目凡三十卷今據舊本詮次其王言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共七十篇列爲二十四卷其吳兢所次卷目今不可考

一管子注出房玄齡或云出唐國子博士尹知章其訛謬穿鑿日抄論之甚詳矣盧泉劉氏續間爲補定簡明貫穿多所發明第宋本俱不載而近刻舛錯每每至不可句今據宋本校定而劉續所注其最切當者列之篇首皆冠以按字其間有愚見所標注者亦雜見篇首得百一耳

一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摶忒作貣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爲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爲恩澤之命甚陋不可偏舉書既雅奧難句而爲之注者復繆於訓釋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知今悉從宋本刊定不敢輕加更易其古文字間有不可考者皆爲標識篇首以俟有識者共訂正焉

一管子新本每遇長篇文字至更端處皆別爲一行其間不能無分析太過之弊今皆按宋本校正其文義當隔別者止爲一　其處以識章目所分其新本應合而分應分而合今悉爲釐正

一管子書文辭古奧既不易讀而近板數家皆承訛襲謬雜亂支離讀者至一二卷後往往厭棄幾成廢書今按宋本更正比次無下數千百餘處其間尚有一二闕文誤字不可解不可句者第疏之篇首不敢強爲附益俟海內藏書家或更有善本重加輯定實此書之幸也

一按張巨山紹興己未寫本云從人借得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尚十二三則是書之訛謬難讀其來久矣詳者定句讀悉通融上下文義間有房註誤句而盧泉氏所更正者皆列疏於上使覽者易以研解也

管子目錄

第一卷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第二卷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第三卷
幼官第八　幼官圖第九
五輔第十
第四卷
宙合第十一　樞言第十二
第五卷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第六卷
法法第十六　兵法第十七
第七卷
大匡第十八
第八卷
中匡第十九　小匡第二十
王言第二十一
第九卷
霸形第二十二　霸言第二十三
問第二十四　謀失第二十五
第十卷
戒第二十六　地圖第二十七
參患第二十八　制分第二十九
君臣上第三十
第十一卷
君臣下第三十一　小稱第三十二
四稱第三十三　正言第三十四
第十二卷
侈靡第三十五
第十三卷
心術上第三十六　心術下第三十七
白心第三十八
第十四卷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第十五卷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第十六卷
內業第四十九　封禪第五十
小問第五十一

第十七卷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藏第五十三
第十八卷
入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桓公問第五十六　度地第五十七
第十九卷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言昭第六十　修身第六十一
問霸第六十二　牧民解第六十三
第二十卷
形勢解第六十四
第二十一卷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第二十二卷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第二十三卷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準第七十九　輕重甲第八十
第二十四卷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右二十四卷
凡八十六篇 内十篇亡

管子目錄終

管子卷第一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牧民第一 國頌四維四順十一經六親五法　經言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成萬物也。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盡也。言地盡闢則人留而安居處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食者人之天也。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感恩而結固之。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罰所由生。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敬畏之。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菅當為姦。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為章。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者刑簡。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育尊卑之異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登封降禪祇祀山川，則威令遠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尊，人亦效之。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右國頌 頌，容也。謂陳為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

劉績曰：按維，網罟之綱。此四者張之，所以立國，故曰維。

按予謂佚樂富貴存安生育也，取謂憂勞貧賤危墜滅絕也。

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由薦舉也。廉不蔽惡，蔽，隱其惡，非貞廉也。恥不從枉。羞謂邪枉無羞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右四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君於平康能佚樂人，及其危，人必為之憂勞。下三順皆然。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眾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謂興之生全，取其死難也。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涸，竭也。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順而悅，故不爭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

接鄉大於家言以爲家者爲鄉則鄉必不治等而上之皆然故才有大小而治隨之故治天下者不拘于同家同鄉同國而量如天地日月然後能治天下匿之指好惡也

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重也欺民之事不可重行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右士經士事也經常也謂陳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言有家之親斥以爲鄉之疏必生怨故不可爲也下三事同此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以家爲家一親也以鄉爲鄉二親也以國爲國三親也以天下爲天下四親也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謂家也言有家之親而謂之曰不與安同家而生用此以相疏遠者必不聽下同此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五親也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六親也天地日月取其照臨言人君親下當如天地日月之無私也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言人從上之所貴若馬之從轡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上所先行人必行之其從之若由門矣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稱求之臣已先家得之也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一法也毋蔽汝惡毋異汝度汝君也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二法也言堂室事而令備取其露見不隱也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

此注多非當依後形勢解自明

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言城郭兵甲博地不足以固守應敵有衆其固守應敵有衆更在有道者也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三法也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四法也緩者後於事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五法也

右六親五法

形勢第二

自天地以及萬物關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夫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勢必直狀危者勢必傾觸類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

受辭謂君出言順理而民受之無異也名運謂聲名彰于四方也蜀音獨

經言二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興雨之祥故羊玉而所祭享羊以祭故曰祈羊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今之天地即古之天地今之四時即古之四時故曰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至德處盛位天下可平載行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鄉方也既無方所故無從而怨怒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貴而行令令乃行賤而忘卑卑可移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在焉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則名必運運行也上無事則民自試試用也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祠器也君人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修理矣鴻鵠鏘鏘唯民歌之感德化也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戒紂之失故化文王飛蓬之問不在所賓

三子按名世必有所以致之非在弓矢操縱斲削之末

譕音無顧憂謂慮後患也

必得之事二句釋皆非觀解自明

按謂使人器之不求備也矜伐二句謂自用則小之

燕雀之集道行不顧（燕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譬猶朋主所不實故燕雀翔集事之常也故行道之人忽而不顧顧小事非大人所宜知）犧牲圭璧不足以饗鬼神（鬼神享德不在圭幣）主功有素寶幣奚爲（主能立功可觀有素有素則諸侯不敢犯寶玉幣帛何所爲乎）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羿之射貴其肆武服成不在其落鳥中鵠造父之馭貴其軍容致遠不在馳逐編天下也奚仲之巧貴其九事以微不在斲削成光鑑也）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遠使無爲所以懷遠方也親於近者貴於恩厚不在於虛言夜行謂陰行其德則人不與之爭故獨有之也）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喻人有大失小善不成其實隰下卑也）大山之隈奚有於深（隈山曲也言山既大矣雖有小隈不成深喻人有高行雖有小過非不肖也）訾讆之人勿與任大（訾毀賢讆毀惡也如此之人則亂大邦也）譕臣者可以遠擧（言行莫先謂之譕臣有大言行者可與圖國之遠也）顧憂者可與致道（顧憂謂忠事勤臣道有如此者可致於道者也）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小人之計得之擧遠謂敗事至則憂及之此人親近推之令去不須召也）擧長者可遠見也（擧用長利衆皆見之故曰遠見）裁大者衆之所比也（裁斷也能斷大事衆必比之）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欲令人實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言人於事莫爲好動言必得應諾如此虛疑者耳不足賴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言人無弘量但有小謹不能大立也訾惡也惡食之人憂嫌敢宰故不能肥體）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言無可棄動爲法則若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參之天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猨猱飲焉故曰伐矜好專擧事之禍也（猨遇墜岸而能飲喻智者違禍而能息也）不行其野不違其馬（馬有識道之性不違馬而自得塗喻未經其事問其所經）能

弊

按言怠情則不能及時成事操要則怒然成事故曰疑神若能審內外立操要之神則怠情不及者亦從而能矣

道往莫來道來莫往謂人從上所好

釋一作澤

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天地施生不求所報而不取可以配天地也）怠倦者不及（倦怠之人觸望廢滯故多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無得以己及不及廣神不神神雖無形常在於內故曰在內也不及外見故曰在門也）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觀備己也待觀）（須自厲以待）曙戒勿怠後穉逢殃（等曙而戒所以戒此日之事以待晦戒戒勿爲倦怠也）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樂人及其有難人必哀之也）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危人必死之）往者不至來者不極（此往情不至則彼來意不極也）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道之所言其理不二但用之不同其事遂異也）有聞道而好爲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一家之人耳言無廣道）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此亦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此則君子體斯道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道者均彼我忘是非故無來往之體然道之所設身必與之化也）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能持滿者則與天合能安危者則與人合不合於天雖滿必涸不合於人雖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

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言人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不敢怨及他人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母便操箠而怒之喻人主過由己作雖大而不吝聲過發他人雖小而振怒也天道之極遠者自親天道平分遠近無二故遠者自親也人事之起近親造怨人事則愛惡相攻故有近親造怨也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動物則有識而無知植物則有生而無識故於人也無私遠近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萬物既無私於人故巧者用之有餘拙者用之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狡雖善不親校謂精也言烏鳥之性多精初雖相善後終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特之也與親與也見哀之役幾於不結役而哀之雖有惻然見而不忘故彼不結也見施之德幾於不報雖有恩施之德然見而不忘故彼不報也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心行能不見則四方歸之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王謂無四鄰之援也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親必無嫌故可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而不易也山高無不見假令不見是地多險阻不平易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謂臣有忠言不可復言者則由君不言故也臣有善行不可再行者則由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

按出於理曰天道出於欲曰人事
按當作為巢之交
見與當作見愛之交
獨王一作蜀王
按此注非觀釋自見

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權修第三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國可為故須修權 經言三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所主則無所統一也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屬於墾闢百姓殷眾官不可以無長無長則無所稟令也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眾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主故無所取則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國號萬乘及其兵用不滿於千如此者權必自輕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眾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眾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己不可得也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為矜惜之也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往謂亡去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人雖留處無畜牧之道故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眾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徵驗也必有恩賜以徵驗見喜無空然矣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所見之處賞罰既信則所不見處而彼徵不敢為非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

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凡所欲教人在上必身自行之所以率先於下也）審度量以閑之（所以防閑其姦僞也）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振整也）故百姓皆說爲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閒（度量不生則賦役無厭也）則上下相疾也（上疾下之不供下疾上之無窮）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民務本業則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所寶惟穀故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故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

二者賢不肖能察也

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惡交游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待謂辦治之言身既不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若桓靈之賣官也）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婦者所以亂其讒譏此之不爲亂言人事婦人之性險詖故賞罰不信矣）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閒欺（閒隔也有所隔閡而欺詐也）臣下賦斂競得使民偷壹（偷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本事謂農）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祟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爲之患者三（苟功不立名不章必爲三患下獨王貧賤日不足是也）有獨王者（謂無黨也）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有日不足之費也）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樹人謂育而成立之）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果木過十年漸就枯悴故曰十年穫也）一樹百穫者人也

我苟種之，如神（人有百年之壽，雖使無百年，子孫亦有嗣之而報德者，故曰百穫也）用之，（一舉百穫，近識者莫能知其由，故曰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王者貴神，道微微也）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所角反）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閒其治。民閒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閒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立政第四（三本 四固 五事 首憲 首事 省官 服制 九敗 七觀）

經言四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三謂三本也。治亂法各有三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四謂四固）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五謂五事）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首三本上篇其耳）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

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捐棄，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illegible]之[illegible]行[illegible]），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illegible]心大[illegible]而不仁可不授至國誠柄苟）；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斂，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鄣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右五事

（[illegible]也。）

（計，上計也。及，坐及也。著，標著也。使備書著其名。）

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長；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分里以為十游，游為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illegible]），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閈，慎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illegible]白）。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illegible]羊豕之[illegible]也）群徒（[illegible]作[illegible]），不順於常者（[illegible]役也），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illegible]而[illegible]從[illegible]命[illegible]），一再則宥（事可自則是教令行），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儁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illegible]上），使能不兼官（賢雖[illegible]才過其用[illegible]能[illegible]），罰有罪不獨及（有罪必[illegible]），賞有功不專與（從及[illegible]與也）。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

按侈曰專制，謂增之；不足曰虧令，謂損之。

敬，同儆，戒也。

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入籍者，入於太府也）。憲籍分于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憲所以察時令，籍所以視功過）。憲既布，乃反致令焉（致令于君），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五屬之都），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歲朝之憲）既布，然後可以布憲（憲謂月朝之憲）。

右首憲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為，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右首事

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于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秎（扶問反）穫，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墝，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于鄉，工師之事也。

右省官

此有闕文誤字。

鬈音權。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鬈（求圓反）貂，刑餘戮民不敢服絻（一本作絲），不敢畜連乘車。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言事者輒陳寢兵，其說見用而得勝，則武衛以偃，雖有險阻，不能守矣）。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兼愛之說勝，則餘優窮而行仁，宋襄感而慕古也）。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全生之說勝，則王孫自奉千金，何侯日食一萬）。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觀樂玩好之說勝，則貨作以奉前異，而居顯位畫賢，以柔曼而處朝謁也）。請謁任舉之說

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爲心者，教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君將行令，始獨獲於心，故不足見；終則功成事遂，故不可及也。未之令而爲，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君既盡心於俗，以能期於心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君之好惡纔形於心，百姓已化於天下。爲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君能奉順天道，所以能期於此。爲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被合也，謂俗與憲合。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右七觀

乘馬第五 立國、大數、陰陽、爵位、務市事、士農工商、聖人、失時、地里 經言五

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右立國

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爲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政從地生。朝者，義之理也。義因朝起。市者，貨之準也。市所以準貨之輕重。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爲之有道。

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平可以正政。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不均平和調，則地利或欺於惠，故不可不正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

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夏秋推陽以生陰，冬春推陰以生陽。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必長短相摩，然後成陰陽之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晝熱夜寒，此陰陽之交易其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假令時有盈縮，不正則百大之。天地莫之能損益也。運數當然也，雖有堯湯之聖，不能免之，故不可損益也。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天地亦準陰陽，不可損益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謂天地之正不正，官不可得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爲之有道。

右陰陽 按此釋地者政之本也。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皆貴則無爲事者，故事不成也。爲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爲之有道。

右爵位 按此釋朝者義之理也。

按此釋貨金者用之量也

按此釋諸侯之地千乘之國器之制也

鐮刈劃器纏細縛索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謂不得過當之利也)，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慮事則事生也)，成於務(事務則事成也)，失於傲(輕傲則失事也)。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為之有道。

右務市事(按此釋市者貨之準也)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一宿有定準則百宿可知也)，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鐮纏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

按此一節言土地就中論不可食者而除之紀其可食之實不可徒論廣狹也

按此一節言官邑事器之制

按此一節言既立制而遂定賦也

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為一離，五離為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捍車馬)。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三等其下者日等)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㪷(一本作升)，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命出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為一篋，其貨一穀籠為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也。十仞見水不大潦(大潦一本作大潦潦也謂時水也)，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征稅也)，十分去二三(謂去十仞之二三)，二則去三四(謂去十仞之三)，四則去四(謂去十仞之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言平地五仞見水同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八尺曰仞分九仞則屬華分有二仞二尺去其三賦)

（按此言士賈工雖習其業不在官者正月亦與耕公田三日借民以盡地利　按此言教人當使智愚皆知）

（餘有一丈八尺）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鑛曰言地高則難滂故曰十仞見水不大滂地低則難旱故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當滂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當征十分中免二三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四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灌溉可以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汙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灌溉可以比於澤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爲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此人學以爲君之臣也然以高尚其事而不爲若此言預食農收之功而不受力作之分也）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爲工則視貸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教民必以有智者）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教人爲工必以巧者）（欲令愚智之人盡曉知之然後可以教人也）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爲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爲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爲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爲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爲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爲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右士農工商（按此篇言均地立制定賦之法率民盡地力之以人君出令之事末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知時爲下三節之綱謂之士農工商不知何說）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善分民也（善令人知分故名爲聖人）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不能）（令人知分則己尚不足何名爲聖人）是故有事則用（用謂人也）無事則歸之於民（謂令人退歸而居也）唯聖人爲善託業於民（謂託人以成功）業也）民之生也辟則愚（縱其淫辟則昏愚也）閉則類（類善也閉其淫辟則）（自善）上爲一下爲二（下之效上必倍之也）

右聖人（按此釋上分力）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至則爲之不可藏而捨息也）故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貨（言不爲則失時）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言日既往不還來也）

右失時（按此釋上使民知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

右地里（按此釋上均地）

管子卷第一

管子卷第二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七法第六謂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
經言六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其人而用之言之非
不能廢其人而遐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
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
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能此四者可以安治矣而猶未者則以未具下
事故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
械具四者備治矣四者謂立是廢非賞功誅罪不能治其民而
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民然後能彊兵能治其民矣而
不明于為兵之數猶之不可雖能治民而欲彊兵必須明於為兵之數然
後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
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雖能彊兵其欲
勝敵國必須明審其理理之不明猶是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
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
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國有
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即下之七法也則象法化決塞心術
計數此七法之目也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
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
變也謂之則根元也生萬物者天地之元氣也義也名也時也似
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義者所以合宜也名者所以命事也時者名有
所當也似類比狀皆立法者必有所倣像不徒然也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

謂反用左手書右手不動也

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角亦器量之名凡此十二事皆立取
者所以為法也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謂漸
事物書以漸也順也靡也謂物順教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教命之久予奪也
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
凡此十二事皆為政者所以決斷而窒塞也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
恕也謂之心術凡此六者皆自心術生也剛柔也輕重也大小
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凡此十二事必計之以知
其數也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則然後可以出號令猶立朝
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
東西也今鈞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檐搖也夫欲定末者必先辯其本今既搖竿之本其末不定也
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為短續短以
為長斷歷非所斷免歷非所續也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眾猶
左書而右息之息止也左手為書右手從而止之則無時成書矣不明於
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
決塞而欲敺眾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
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倍叛而招之者必有以慰悅之
令其處服今反拘留之則彼逾叛矣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
舟檝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
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眾不知法不可
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敺眾移民不知決塞不可
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
可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百百官也言百官皆匿情為私則上威傷姦吏傷官法姦

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盜賊之人常欲撓敗於物也)威傷則重在下(君威傷則臣反得尊重)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官者既不以德進但以貨成故官徒毀徒事也)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謂為盜者用盜致富故處重民謂務農者為盜破產故散)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厲奮也)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謂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為政之經四者既敗則是君泄其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僞不竭于上(下皆隱實)(言虛則是國情不竭于上)世主所貴者寶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寶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重寶而全命則當棄是令貴於寶)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社稷者身之存亡故弃親而存社稷)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法者崇替所由故弃所愛而存其法)不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威者人君所以服海內必不得已寧散爵祿不可分其威也)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不違於四者用非其國故曰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治水潦者必謹其隄防也)養人如養六畜(養六畜者必致其閑皁堅其圈牢)用人如用草木(用草木者時入山林輪藪不失其宜撫藪各得其所)居身論道行理則羣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君之於民其猶居身治之畫之用之三者各得其宜論道而行理則無私不服也)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罪不妄加故不怨)愛賞者無貪心(賞不踰等故塞其貪也)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賞罰不濫則立功要功之士赴矣不誣故競而為之)本兵之極也(為兵之本其極要者在於明賞罰也)

右四傷百匿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者無財士不來故存意於聚財則彼國之財不能敵也)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造軍之器用者也)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軍中號令)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便也謂便習武藝)存乎偏知天下而偏知天下無敵(偏知天下謂偏知其地形險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機者發內而動外為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為之不知其所以為有數存焉於其閒故曰機數也)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謂貨財不能蓋天下則無以正天下也)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雖蓋天下而工與器不能蓋則無以正天下餘皆做此)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偏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偏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

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者征伐能立大功者在於合天時也至小者捷勝亦在人計謀也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大寶之位神器也古今所共備非有實廢而天下莫敢窺審者以王者審業推之適廢天人之正衡庫者天子之禮也衡者所以平輕重庫者所以藏寶物不令外知者也言王者用心常審準平天下既知輕重審用於心無令長耳目者所得此則天子之禮然也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選謂簡其精練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貴謂貴兵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立少謂興亡國雖少天下共觀之故曰觀多桓公救邢遷衛用此術也或曰觀當為勸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為右右上也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兵器雖成未經課試則不用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圉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右為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制雖委曲順天而舉不失天時也毋壙地利壙空也天之所壙空地謂山河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陂澤所以譬作而興利者也必計數其多少之要然後度材而用之故凡攻伐之為道也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自勝謂自勝於己其敵可知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於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政未可加兵不明於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敵情未可約士約誓不明於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於敵人之士不先陳也是故以眾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毆眾白徒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既無備無主故敵來攻不能先知之野不辟地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功謂堅利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僥倖以偷生也故蚤知敵人如獨行蚤知敵人則有以備之敵人望風自退故曰獨行也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地圖謀十官地圖謂敵國險易之形軍之部置十官以伍什則有長故曰十官又須謀得其人也日量蓄積齊勇士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行疾如風雨故不以道里為遠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輕捷如飛鳥故不以山河為險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雷電天之威怒故莫敢為之敵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謂其功可以為彼水旱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謂上下同心其猶一體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懼雷電之威故彼士不齊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穫也能令彼有水旱故不得使收穫

也。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貨財所以養敢死之士，耳目所以聽鄰國之動，謂令必知之。）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奇說謂詭詐之言，雕俗謂浮僞之俗。）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雖有權與之國，不顧而恃之。權與，謂權為親與也。）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治民一眾矣。

右選陳

按此當依後版法解，法自明。

版法第七（選擇政要，載之於版，以為常法。）

經言七

凡將立事，（立事，經國之事。）正彼天植，（謂順天道以權植，必令得其正。）風雨無違，（君道不虧，則風雨無違也。）遠近高下，各得其嗣。（高下猶多少也。謂君之賦稅因其遠近之別以多少之差，輕重合宜，故可嗣之以常行嗣續也。）三經既飭，君乃有國。（三經謂上天植、風雨、高下也，是三者既以飭整，故君可以有國也。）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有外叛之心也。）外之有徒，禍乃始牙。（徒謂黨與也。外叛者有黨與，禍由是生，故曰始牙。）眾之所忿，置不能圖。（眾忿難犯，故必置之，難能圖之。）

按當依解作寡不能圖。

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凡人之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須觀之。）廢所惡必計其所窮，（蜂蠆有毒，故必計其所窮知，困獸猶鬭，其所窮將何為也。）慶勉敦敬以顯之，（人有敦敬則慶勉以顯之也。）富祿有功以勸之，（人之有功，則富貴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賢者有名，則爵貴以休之。）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上之教教有功名之士，必爵祿順而與之，所以教之急也，如此則民鄉風而從化。）旦暮利之，眾乃勝任。（有功名之士既旦暮得利，來自屬而勝任。）取人以己，成事以質。（將欲取人，必先審己才略能用，使不實謂準的；將欲成事，必先立其準的，事不違實，然後為審。）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嗇於用財，不以賞賜，則立功之士懈怠，敵人來侵，其費更多寶械。）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民不足則令不行，故辱也。）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謀為叛已。）正法直度，罪殺不赦，（夫正直之法，度罪殺有過，終不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卒猶困苦，其有怠倦不勤，則困苦以辱。）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言執法者必當搖植而固守，則不可。）倚邪乃恐。（動務若乃頓倚而邪，則法亂而身危，故可恐也。）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既能正倚，化邪歸於正直，如此化出令纔往，則民移。）法天合德，（天之資始，無有私德。）象法無親。（地之資生，無所親私。）參於日月，（日月無私耀也。）佐於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悅在施有，（將悅於下，在於施無令有。）眾在廢私，（將欲齊眾，在於廢私。）召遠在修近，（修近則遠者至。）閉禍在除怨，（除怨則禍端塞。）修長在乎任賢，（任賢則國祚長。）高安在乎同利。（與下同利，則高位安。）

按當作悅眾在愛施，有眾在廢私，有字屬下為是，上句有脫字。

管子卷第二

後中圖作處虛守靜淮南子有夜行高誘注讀陰行也陰行化故有天下則夜字為是人物字疑衍物事皇大也言人君能處虛守靜則發之人事盛大也按行對藏而言謂行於身也下放此按當理字為句

按後作致之以言

管子卷第三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幼官第八　幼官圖第九　五輔第十

幼官第八

幼始也謂從始輔官齊政之法

經言八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言欲候氣聽聲以知凶吉必因夜虛之時守其安靜以聽候人物此時人物則皇服故吉凶之驗不妄五和時節土生數五土氣和則君順時節而布政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此土王之時故服黃味甘聽宮也然土寄均王四季而正位在六月也治和氣土主和故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中央井也以倮獸之火爨倮獸謂淺毛之獸虎豹之屬藏溫濡藏謂包之在心君之所藏者溫和濡氣所以助土氣行敺養謂會獸之屬能為苗害者時敺逐之所以養嘉穀也坦氣修通坦平也平土政則其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凡土王之時所生之物但開通安靜則其形自生既循理之常則無殘盡於所賦之命也尊賢授德則帝帝者之臣其實節也故尊賢授德則可為帝也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服行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章明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生者安定之死者處置之斂葬其柩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有材者爵之有能者祿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凡謂都數也付終謂財日月既終付之後人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常謂五常也備能謂才能之士備有之同異分官則安同異之職分官而治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官攻治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謂初會諸侯上下得終其禮自此至九舉說九合諸侯之所致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成謂諸侯

倗音朋

圖明堂圖也即月令太廟太室居類

自盟要不事於齊至三則諸侯散其成而朝齊會四舉而農佚粟十四會之後徭役減省故農人佚業而粟得十全五舉而務輕金九五會之後兵戰既息事務轉輕而金得九分以一供官也六舉而絜知事變絜圖度也胡結反七舉而外內為用外謂諸侯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會之後威行海內雖居侯伯帝王之事既以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自九本已下管氏但舉其目或有數在於他篇但此書多從散逸無得而知然九本所以搏舉強大故人主守之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強動弱必從強靜弱必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倗署倗猶曹也凡上之諸數既已精練然後散之於衆使倗曹署著其名以司之凡數財署數謂國用之數使財者署殺僇以聚財或因亡國或因滅家莫不籍沒其財故曰殺僇以聚財也勸勉以選衆使二分具本使上之備署財署分知其事各具其名籍本則財署知聚財備署知選衆之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發審謂行賞執威謂行刑此居圖方中此立時之政管氏別五其圖謂之方圖而土位居中春行冬政肅肅寒也冬乘之故也氣行秋政雷春陽秋陰陰乘陽故雷行夏政閹春既陽夏又陽陽氣張升故掩閉也十二地氣發戒春事自此以下陰陽之數日辰之名子時國異政家殊俗此但書備行不及天下且經秦焚書或為燬燼無得而詳焉闕之以待能者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謂三卯所用事同他皆做此八舉時節木成數八木氣舉君則順時節布政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此木王之時故服青味酸聽角治燥氣

春多風而旱故治燥氣用八數八亦木成數也飲於青后之井東方井以羽獸之火爨羽獸南方朱鳥用南方之火故曰羽獸之火藏不忍行毆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春主仁故所藏者不忍之理合聚於內出空於外強國為圈弱國為屬強國所以禁禦弱國弱圖圈然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強動弱必從強靜弱必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強國舉發必當以禮時也禮也必得其宜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鄰國和好不基貴賤之位無司存如此則事變日至無甫居基漸此居於圖東方方外夏行春政風春其宿多風也行冬政落寒氣肅殺故凋落也重則雨雹冬災重則雨雹水寒所致行秋政水秋畢宿多霖雨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火成七火氣寒君則數時節而布政君服赤色味苦味此火王之時故服赤味苦也聽羽聲羽北方聲也火王之時不聽徵而聽羽者所以抑盛陽治陽氣用七數七亦火之成數飲於赤后之井南方井也以毛獸之火爨毛獸西方白虎之用西方之火故曰毛獸之火藏薄純盛陽之性失在奢縱故所藏者省薄純素也行篤厚陽性寬和故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物形既生自然修理而長育也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秋行夏政葉盛陽氣乘之故卉木生葉行春政華少陽氣乘之故卉木更生華行冬政耗盛陰肅殺故虛耗也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節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

周當依後作審

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金成數九金氣和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此金王之時故服白味辛聽商治溼氣秋多霖雨水故治溼用九數九亦金之成數飲於白后之井西方井以介蟲之火爨介蟲北方玄武之用北方之火故曰介蟲之火藏恭敬金性廉潔故所藏者恭敬也行摶銳兌金性勁銳時方肅殺故曰以勁銳摶擊所以順殺氣也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閒男女之畜男女之畜有內外之異故須閒之也修鄉閭之什伍殺氣方至可以出御征伐故修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老少異權故其養勿通信利周而無私申布秋利既令周徧無得有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冬行秋政霧秋多陰霧行夏政雷盛陽乘盛陰故雷也行春政烝泄少陽乘陰故烝泄也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水成數六水氣行君則順時節而布政也君服黑色味鹹味此水王之時故服黑味鹹聽徵聲不聽羽而聽徵者亦所以抑盛陰也治陰氣不治則盛陰太過太過則治陰氣也用六數六亦水之成數飲於黑后之井北方井也以鱗獸之火爨鱗獸東方青龍也用東方之火故曰鱗獸之火藏慈厚君人者好生惡殺故於刑殺之時藏於慈厚所以示其不忍也行薄純冬物朴素故行省薄純儉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冬行刑之時故成僇器也教行於鈔鈔末也冬為四時之末歲之齊藏也動靜不記行止無量記動靜則行止可量戒審四時以別息息生也四時生物各有不同故須別之異出入以兩易出入既異又並令無差故曰兩易也明養生以解固固謂護惜也生既須養則物不可惜故曰解固審取予以總之又慈所養適時故審取寡之多少以總統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玄帝

校謂大命諸侯出常來朝會之命即下文是

北方之帝齊桓初會命諸侯不使非時出師故令曰若非玄帝有命之時毋得有一日之師役一日尚不可況多乎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百分取五分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偕同也稱斤兩也數多少也藪澤以時禁發之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修澤梁也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常所祭常所食各有時物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玄官主禮天之請四輔四輔卿三公四輔也所以助祭行禮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官處謂處官也處官位而四體無禮者謂之莠命而流放焉莠命者謂穢亂教命若莠之穢苗也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尚之于玄官聽于三公四義者謂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諸侯能順命而無異議者則尚之于天子玄官聽三公之錄命尚上也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為幣為常禮九會大命焉出常至謂上九會既出大令故天下諸侯常至非此之外則朝聘之數遠近各有差也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因朝而習教命二年三卿使四輔諸侯三卿使天子四輔以受節制也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習所受於三公命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因會而至以習命也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重適謂承重也適諸侯之世子也五年大夫請受變請所變更之教令也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道路既遠故世一至置大夫以為廷安其遠國大夫則為置廷館每來於此以安之也入共受命焉入共國所因以受命有此居於圖北方

校別本注立謀能有實效不使衰故也

方外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習勝敵者必得文德之威武善之官與之練習士卒則可以勝之務時因勝之時是也務是因修不逆於理可以得勝也終無方勝之從始至終計出無方者勝幾行義勝之應幾行義者可以勝理名實勝之整理名實不謀安可以得勝急時分勝之敗敵所得之物應受分者急分與之可以得勝事察伐勝之伐功行賞之事必察有功不令無功者妄受可以得勝行備具勝之行師用兵必備其攻財之具可以得勝原無象勝之奇計若神無象可原者勝本定獨威勝用師之本定能獨威者勝定計財勝計謀財用先審定者勝定聞知勝聞知敵謀能審定者勝定選士勝精選士卒能審定者勝定制祿勝制祿亦與有功能審定者勝也定方用勝異方所用各有不同能審定者勝也定綸理勝經綸之理能審定者勝也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所依奇策能審定者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發舉兵機誠得其要則敵不能量也用利至誠則敵不校用兵便利又能至誠則敵不敢校也明名章實則士死節明忠義之名章功勞之實士則死節不求苟生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彼不意則士樂為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交實之物因方之有則器械備具也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因彼所能所利而以備之則所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執所營之務明所為之本則士不苟且備具無常無方應也其所備具無有常者所以應敵無方聽於鈔故能聞未極鈔深遠也所聽在於深遠故能聞於極理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未形者新事將起所視者在新故見未形也思於濬故能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浚者所思在深故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發舉可驚敵不能量故動於昌故能得其實舉動昌盛故敵懼而輸實也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其所建立皆用深謀故常堅實不復衰故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器用完成教令堅守故欲往則至不俾道里之遠也號審教施則不

按鈇鉗械人足也恐當作□鈇

險山河號令審悉教命施行則走湯火而不顧豈險難於山河也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德博而一行純而固則仰我如時雨澈我如椒蘭雖能敵之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慎號令審旗章則攻者爭先登豈顧後而相待乎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權謀明略必能勝敵則慈仁者猶致勇奮況惡少哉器無方則愚者智器用無方應卒必備則愚者習而成智況不愚乎攻不守則拙者巧我攻既妙彼不能守則拙者習而成巧況不拙乎數也動慎十號兵既數動必慎十號九章等此有數在他篇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軍之主將既必有常軍之計謀亦須先定求天下之精材精材可以為軍之器用者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稱材謂材稱其所用也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此中圖之副也旗物尚青木用事故尚青兵尚矛象春物之芒銳刑則交寒害釱其行刑戮則於初日夜遠之交其時尚寒主春人不得已而行刑故難害而釱禁釱或為鍛器成不守器用既成則敵不能圍守也經不知經法也用兵之教習不著法敵不能知也我之教習敵不能著著猶明著發不意其所舉發出敵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圍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四機鄉上不守不知不著不意也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閒障塞者所以防守要路也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由守所由而防守者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詭禁所以禁詭常也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死亡者不享食鬼神必怨怒故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此東圖之副也旗物尚赤火用事故尚赤兵尚戟象夏物之森竦刑則燒交疆郊其用刑則於疆郊楚燒而交也必明其一一謂號令不二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用兵之善者其唯不戰乎其次一之其次善者雖戰而號令一大勝者積眾積眾然後可以大勝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為大勝所以勝皆大義故成大勝也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此南圖之副也旗物尚白金用事故尚白兵尚劍象金性之利也刑則紹昧斷絕其用刑則繼盡之昧斷絕而戮之也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眾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為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兩者謂道德也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謂同為其事偕習以悉悉盡也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此西圖之副也旗物尚黑水用事故尚黑兵尚脅盾象時物之閉盾或署之於脅故曰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其用刑則游纖之所使仰藥死而既乃投之於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宗廟存則男女育也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擇才授官四面分設至善之為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至善之兵不求其地所以君可罰人若紂桀之人比屋可誅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既獲敵人之國而守之然後修其法制如此則強勝之心可以焚灼於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利除害則人從也立為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既九會之後天子加命立為侯伯面各三千里四方相距六千里大人卿天子三公四輔也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國君

按兵法作和合故能諧故能輯諸輯以悉莫之能傷習或輯之誤

按別本注緩急之事已有定計雖危其可危終無所難也

謂天下盟諸侯同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謂郊祀天地神祇使之合德則四氣和可知故生物從之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緩急之事皆已計定則二者之危無所難緩急之事皆有可危之理故曰危危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謂不惱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此北圖之副也

幼官圖第九 中方本圖 中方副圖 東方本圖 東方副圖 南方本圖 南方副圖 西方本圖 西方副圖 北方本圖 北方副圖

經言九

攻作攷

若因處虛守靜人物則皇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以倮獸之火爨藏溫濡行敺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計凡付終務本飾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十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內外爲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七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傰署凡數財署殺僇以聚財勸勉以選衆使二分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此居圖方中

右中方本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定計財勝定知聞勝定選士勝定制祿勝定方用勝定綸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校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無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實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搏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求

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
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
此居於圖方中

右中方副圖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則闈十二地氣發
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
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
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
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
羽獸之火爨藏不忍行毆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
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強國爲圈弱國爲屬動而無
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
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本圖

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則交寒害釱器成不守經不
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圉發不意
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圉
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
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閒由守不慎不過
七日而內有讒謀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
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
方方外

右東方副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

按上無前第二字

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
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
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
聲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
藏薄純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
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
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
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本圖

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
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
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
危國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
義者焉可以爲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
方方外

右南方副圖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
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
理賜予十二始前節第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
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白色
味辛味聽商聲治溼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
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搏銳坦氣修通凡物開靜
形生理閒男女之畜修鄉里之什伍量委積之多
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害而無私

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本圖
旗物尙白兵尙劍刑則紹昧斷絕始乎無端卒乎
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
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
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
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
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
外
右西方副圖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盡
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
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
事六行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
六數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藏慈厚行薄
純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教行於
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
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審取與以總之一會諸侯
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
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
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
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毋征藪澤以
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
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

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祀上帝七會諸侯令曰
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
立四義而無議者尙之于玄官聽於三公九會諸
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九會大
令爲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
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
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
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
七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變三千里之外
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共受命焉此居
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本圖
旗物尙黑兵尙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
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
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
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
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
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
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
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
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
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
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
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愼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

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副圖

五輔第十（謂六興七體八經五務三度此五者可以輔成國政也）

外言一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不得於人而能使名譽顯當時）[illegible]羣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不失人而能使國覆宗者亦未嘗聞）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言諸侯欲大利則王天下欲小利則霸諸侯也）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不務得人故必致亡小則地削大則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當務得之於人）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爲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賤苟得之利也）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惡[illegible]食之[illegible]用則）於是財用足（好耕農故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省費則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解放也舍免也）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爲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小人競進故兇）而官府亂（小人用法故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

按茍字乃苟字之誤

伏利謂人所未發之利也

按列子水之溢洄曰潘

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苟而無解舍（居上位者小人故賤苟且也）下愈覆鷙而不聽從（覆察也鷙疑也上既賊苟而不舍故下伺察而懷疑鷙動更反）上下交引而不和同（上引下以供御下引上以恩二俱不得故不和同也）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壇基也）修樹蓺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上六者可以養其生也）發伏利（利人之事積久隱伏者發而用之）輸墆積（墆謂儲也）修道途便關市（謂所置關市皆令要便也）慎將宿（將送貨財必慎止宿）此謂輸之以財（上五者皆生財之[illegible]故曰輸財於民）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潘溢也渚[illegible]）（者疏決之令通潘音翻）潰泥滯（泥塗之滯者亦潰決之令通也）通鬱閉（[illegible]）（川瀆有通塞者）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以上六者所以遺利於民）薄徵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上之五者所以寬裕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以上五者所以救民之急）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illegible]者有以振救之）資乏絕此謂振其窮（上之五者所以振民之窮）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爲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行即七義）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

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比合也行既中正而又合宜也整齊撙詘
以辟刑僇撙節也言自節而卑屈也纖嗇省用以備飢饉纖細也嗇
惜也既細又惜故財用省也敦懞純固以備禍亂懞厚也音莫江反和
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
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
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
不行也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
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
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
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倍乖戾也貧富無
度則失失其節制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
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導其
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爲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爲人
臣者忠信而不黨爲人父者慈惠以教爲人子者
孝悌以肅爲人兄者寬裕以誨爲人弟者比順以
敬比和爲人夫者敦懞以固爲人妻者勸勉以貞夫
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
不閒親新不閒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
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
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
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曰民
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
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辯明也能
明所任之事也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材謂藝能士既修身必盡

藝能有功也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
亂大夫任官辯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
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
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
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
故曰力不可不務也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
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
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
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饑饉人道不順則有
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時則天祥
地宜人順之時也得其時則事可成以事動民事成則民可動以民動國民昌
則國可動以國動天下國強則天下可動也天下動然後功名可
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權謂能知三度舉錯得則
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
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偽屏讒慝而毋
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爲淫辭作
爲淫巧以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
民務者其刑死流大罪死小罪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
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
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諂淫者未之嘗聞也何以
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
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
曰實壙虛墾田疇修牆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撙衣
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

姦人詰詐僞去讒慝則姦人止修饑饉救災害振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强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本事謂農桑也無用謂末作也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毋苟於民謂無苟取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君悅玩好則民務末作故備用不足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於前方丈陳前則役所廣故農勞而不免於飢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君悅文繡則女工傷故天下寒是故博帶棃棃博帶以就狹也棃割也大袂列列大袂以從小文繡染染文繡爲純色刻鏤削削刻鏤爲純素雕琢采采雕琢爲純漫關幾而不征幾察也但使察非常而不征賦也市鄽而不稅鄽市中置物處但籍知其數不稅斂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爲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或爲無用物守法者必得而誅之不使漏失也

管子卷第三

十一舉目當在人不一事下。十二舉目當在則擊下。

管子卷第四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宙合第十一　樞言第十二

宙合第十一

古往今來曰宙也所謂之道既通往古又合來今無不苞羅也

外言二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第一舉目 懷繩與準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第二舉目 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第三舉目 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第四舉目 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第五舉目 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第六舉目 毋訪于佞，毋蓄于諂，毋育于凶，毋監于讒。不正廣其荒。第七舉目 不用其區區，鳥飛準繩。第八舉目 讂火縣反 充末衡易政利民。第九舉目 毋犯其凶，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第十舉目 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第十一舉目 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第十二舉目 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宅耕反 擿丁歷反 擋，丁用反 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第十三舉目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左陽君道右陰臣道故曰君臣之分也 君出令佚，故立于左。君但出令故曰佚凡右為用事故左佚而右勞 臣任力勞，故立于右。臣則任力故曰勞 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五音雖有不同樂御盡能調之聲百度雖各有別君則盡能調之故所出無妄 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君出令皆順事之則政成 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

按別本注成軸既多因物施宜體大小而用之也

之所任力無妄也。五味宰夫能和之百職臣守任之而無妄也 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臣能任職得宜務而財必多也 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民欲既異常隨其欲而教之也 一其愛而無獨與，是王臣其愛宜一率土同之無所獨與獨與則是愛不一毋獨與是也 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妒，則夫婦和勉矣。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謂蕩散 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臣離味百職曠故百姓不養也 百姓不養則衆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懷繩與準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為正，準壞險以為平，準必壞高峻而後以為平也 鉤入枉而出直，工人所鉤則就枉取直也 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言制以舉賢之法用鉤也 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所舉既博則枉直咸盡故無所失雖為[illegible]益無所不取皆育所長故能備之 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亂亡，湯武以治昌。湯之國人亦桀之國人武之國人亦紂之國人桀紂以之亡亂之故也湯武以之昌治之故也 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湯武之昌教化[illegible]也人之興善[illegible][illegible]也 多備規軸者，成軸也。規者正圓器輕者轉規大小[illegible]須識故多備方主[illegible][illegible]圓主柔 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和今所規者欲施恩引物也 究窮也大軸所大處小所小窮因物施宜故有大小也 猶迹求履之憲也。迹者履之所出善者恩之所生憲法也蹤迹而求履法履法可得施恩而求善心善心可生也 夫焉有不適善，以恩驅善無不適也 故適善，備也，僊也，是以無乏。僊輕順貌既皆適善能備以恩為善者輕順人君善既備順何所乏哉則求者無不善也 故諭教者取辟焉。辟法也取為規矩也 天清陽無計

量地化生無法崖清古育宇天以陽氣育生萬物物生不可計量地以陰氣化萬
物物之生化無有崖畔君之恩法天地之厚廣也所謂是而無非非而無
是亦既行恩又須順物當順而是之不得有非當順而非之不得有是也是非有必
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是非既有必使二者俱來得以驗之
是既信之有矣非則不可掩故先以恩義令息沒也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
卒而不戒不可識謂其非謀隱伏意在不測或苞藏禍必故必有以防慮之如其事將然
卸必當陰備待之不可戒告於彼也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
以道待物無不容也物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對配也物至夫以多少之
恩配大小之形如此則均平普在於恩而無遺失也滅盡也溜發也言徧環
畢莫不備得故曰滅溜大成滅溜盡發君既均施以恩故物盡發於會
亦既盡善君救不偏滅順圖圖之周無不備得也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巨大
也功大成大獲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
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德既周時又審二者遇會若合符契則何
功而不成也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
之動靜開闔詘信涅弋程反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
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
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有意濟世時亂方殷未可陽論故日理代
之言陰愁而藏之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
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侔取也辟之也猶夏之就清
七告反冬之就温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夏不就清
冬不就温更以寒暑致災禍無益也賢者不避亂世更招刑戮何異之可得哉非為畏
死而不忠也賢人之避亂世豈畏死而不忠哉但以無益而徒死也夫強言
以為僇而功澤不加時非所言必致刑僇既刑僇矣何功澤之加哉進傷
為人君嚴之義臣進而遇傷人君因此益加其嚴驕也退害為人臣

者之生退而不遇害而人臣因此轉更偷生也其為不利彌甚不避亂世
而遇害則君益其嚴驕臣亦偷生不利彌甚也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
版版牘也以待清明賢者雖復退身終不捨其端操不息修業亦不息其版籍所以
俟亂世清明候風雲以舉翼也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
以為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
可久可大則賢人之德業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
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琅音浪湯音湯凌轢人人
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筴傳以告後進
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
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有道者則湯武
也所以不平稱滿量依業致度者所以騁其樂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
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
故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為人怨其來久所以絕四鄰之奸杜賓客之交惡其名實之
閑也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名實
不可兩守故但存其一怨謗此而息所以安然而無憂也毒而無怒此言止忿
速濟沒法也毒者陰為賊害徙而怒之彼知其所以行毒怨恨續赴其行毒之法沒而
不用今不為怒者所以止此忿速濟斷沒法也怨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
言不周密反傷其身言怨怒但可藏之在心不言之口以泄其恨陰懷他計反
發傷身也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菑極既欲
其事方始圖之無使謀泄泄謀災必至故曰災極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
言輕謀泄菑必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怒怨而無言
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言人君材賢雖不叢但大
揆度儀法有疑則闇之賢若覺而臥若從晦而視明可以成大也言淵色以自詰
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君有所未曉當淵寂其色以自窮詰靜默

其神以害恩處有所不隱使實以聞之故其為可用也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聞於仁良其事既明見利害之理則遂隨循而用之其蒙自覺明也故曰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敖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敖敖在堯時雖凡下材但以聖人在上賢人在下位動而履規矩常自禮法竟以改邪為明故實處朝儀輩后書曰無若丹朱敖毋訪于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行毋蓄于謟言毋聽謟聽謟則欺上毋育于凶言毋使暴使暴則傷民毋監于讒言毋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為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為名譽為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筴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為怨也深是以威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動陼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鳥飛準繩此言大人之義也鳥飛準繩曲以為直大人之義權而合道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為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鳥意將集南北亦隨山谷而曲飛苟遂南北之大意不以曲飛

按易致謂平易近民也。

按梁紀切。

小缺為議聖人行權亦猶是也苟得義之大致不以反經小過而為傷也合故聖人美而著之美鳥飛之事著之簡策也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繩直千里路必窮也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平準萬家居必塞也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守常違變道必窮也故為上者之論其下也議欲理也不可以失此術也此術權道譣火斂反遺也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耳之所聞既順且審故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目之所視曰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心之所慮既順且得故謂之智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惛所以易政也聰也明也智也三者既博故事無過舉得中可制禮作樂易先古政乃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民既勸勉故可以禮樂告之聽不順不審不聽不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昏則憂憂則所以伎苛伎苛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譣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邇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吝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斂于百姓則萬民懟怨遠其憂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邇其樂立優美而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亡其國家矣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言君主衰盛處己以賢自許以為英雄予許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

心怨。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故曰：毋遍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也。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凡此淺深曲直，諸事皆可詳之。言之指意要必得，此然可以成功。）天不一時，（春夏秋冬，各有其時。）地不一利，（五土十地，各有其利。）人不一事。（士農工商，各有其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天時地利猶有不一，況於人之所著事業及其名位？豈得不多而殊乎？）方明者察於事，故不官（官主也。）於物而旁通於道。（方謂法術，言法術通明之士，察於天地，知不可事一，故云不主一物，功用無方，旁通於道也。）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諸物由道而生。）是故辯於一言，察於一治，攻於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言寡能之人，但辯一言，察一理，攻一事，知此者唯可以示一曲之說，未足以廣舉也。）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為之治而計其意。（知一言不可兼舉，言故博為理衆言，而復計度所言之意，以告諭之也。）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為之說，而況其功。（又知一事不足以兼衆事，故每事皆立名而為之說；又恐未明其功，故比況而譬告之。）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星半謂半見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此以上略舉天時不一。半星辰序，言其星辰晝闇夜出常見，半至於次序有司，以為法也。）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踰瀷而不盡，（瀷，湊漏之流也。）薄承瀷而不滿，（泉適而前，瀷隨而後。）高下肥磽，物有所宜，（谿其流不盡，至谿谷小既停瀦，至而泄，雖承瀷而常不滿之流也。）故曰地不一利。（此以上略言地利不一也。）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準，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以上舉人之事不一也。）此各

按山乃止字誤。

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此天地人三者之儀，但略舉之，故其詳不盡也。）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為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桴當為響。）擿擋則擊。（險易謂否泰，夫天地否泰應德而王者，鼓之含響，應擊而鳴者也。）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唱則擊也，小則小，知大則大和，故曰和聲而不差，應擊應響，象天地應德[illegible]否泰也。）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形曲則影曲，聲惡則響惡，亦況天道福善禍淫，隨事而至也。）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惡聲往則惡響來應。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天地萬物之橐也。（君子知善惡必報，繩繩戒慎，先天地以類善，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善在先，應在後，如橐之成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宙合之道，故以先天地行善，故橐天。）天地苴（子余反）萬物，故曰萬物之橐。（苴裹萬物在天地之中，故為橐也。）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裹。（宙合廣積審，以通天上入地下，包絡天地，為一裹也。）散之至于無閒，不可名而山。（宙合之裹，故散其終上能無偷，觀猶不可得其名，若山然也。）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其義不可妄傳也。）一典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典，常也。宙合之道，事一而能當，行則不有窮；若乃輕薄不能業重，則此道或幾乎息矣。常品之人，不能重理也。）多內則富，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

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敢忿（當謂行賞以當功當功所以錯而不用者則以變不至也故難不用物不敢忿怒也）故言而名之曰宙合（尋古遺言之立名名曰宙合也）

樞言第十二（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者也言則應心而發口變而無主者也其用若樞故曰樞言）

外言三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日者萬物由之以煦萬象由之以顯功莫大焉故謂之道也）其在人者心也（心者萬物由之以慮萬理由之以斷云為莫大焉故謂之道）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日實心以生成氣之而生成以氣為主此言氣者也之用也尤宜重也）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物既生成須立法以治之在於名實相副故實稱其名則治名重其失則亂）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四者從道而生故曰道之出也）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民者君之天君者民之天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得也）先貴與驕則失矣（貴而不已則驕驕而不已則亡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慎三則尊以重忽三則卑以輕）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城郭完險阻修則寇盜息蓄藏積民無飢故為寶也）聖智器也（聖無不通智無遺策二者可操以成事故曰器）珠玉末用也（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實多而益少故為末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為天下生而不死者二（謂寶與器）立而不立者四（人君雖欲自立而重珠玉則不令得立者四謂喜怒惡欲）喜也者怒也者惡

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為善者非善也（非善此珠玉也）故善無以為也故先王貴善（貴善蓄藏）王主積于民（無不足）霸主積于將戰士（卒勇畜）衰主積于貴人（益其驕）亡主積于婦女珠玉（速其亡也）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為之為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加名于人者人亦加之也）人眾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患難于人者人亦患難之）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謙受益也）如此者制人者也（下人者在人上）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眾兵不強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言恃黨與之國又不為推讓每輒幸其名利也）如此者人之所制也（陵人者人反陵之息侵伐鄰之比）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胥視也常視人與之俱進退勞佚也）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愛甚不利生其怨心）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憎甚不害生其賊心）故先王貴當（愛必利憎必害）貴周（深密不興則周也）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則為龍一則為蛇喻人行藏）一日五化之謂周（行藏五變故曰五化）故先王不以一過二（以少喻多眾所驚也）先王不獨舉不擅功（獨舉擅功人之所疾）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有束故可得而解）結紐則絕（有紐故可得而絕）故親不在約束結紐（相親從心生也）先王不貨交（貨交則人心有親疏）不列地（列地則人心有向背）以為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親疏向背是其改也改為分別）而

可以觀鑒使也（若乃不改而以觀鑒獄之則無恩不厭）時也利也出
爲之也（先王有所出爲必上得天時下盡地利）餘目不明餘耳不聰
（祈非時利雖目視有餘不用其期耳聽有餘不用其聽也）是以能繼天子之容
（天子之容時利而已）官職亦然（亦時利也）時者得天義者得人（義歸
利也）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爲邊
竟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
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爲之法法出于禮禮出
于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
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爲
卑卑不可得以尊爲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
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
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
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
饑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
無疇類盡死矣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
（信誠者所以結固天下之心也）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權坦
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爲用（坦坦謂平平非有超而異者故
不能立功而成用也）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閒耳聖人
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門（一本作沌乎博
而圜豚豚乎莫得而闚也）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從治故
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
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之
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欲知我知
之人謂我慜戒之戒之微而異之（人心不同其齊而殊令就順欲）

（積失時無所收）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
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
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
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
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賤者貴
之充也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
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
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
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亡量
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
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敕乎能隱而伏乎
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
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
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
矣無親矣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
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
中野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
古及今未嘗之有也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
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
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
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
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
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
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恥也者有事也

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爲人臣者之廣道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爵尊而主卑。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而貴富者。其唯尚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愛盡而憎德者怨之本也。德竭而怨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賢者有始有卒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爲。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爲善者有福。爲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爲。故先王重爲。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祕。愛惡重閉必固。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管子卷第四

管子卷第五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橫通謂從旁而通也）閭閈不可以毋闔。（閈閭也）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閈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愨愿。（禁繫周固。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為愨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眾。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為善。猶入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為芳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閉出非之門。又塞生淫之塗。成罪之迹。莫不掩匿。知此則自然端直。欲接淫非之地。其路無由也）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計其野。（猥眾也。以人眾之多少。計其野之寡狹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眾。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眾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眾散而不收。則國為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薦（子見反）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莊周曰。麋鹿食薦）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征賦）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若閉門然）故曰。時貨不遂。（時貨謂蠶帛畜產也）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眾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囷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囷倉所藏不足以供臺榭之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氓家謂民家也）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本資謂穀帛）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

按方一本作百

按前作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謂興師役一分則相遠者衆而爲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無事農之人而亡稅三

之一矣按別本十三之稅三年不解弛若非蓄積有餘又遇凶歲則民必鬻子矣

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以就山澤逐便利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就源陸而山澤有禁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若臣好貨利則妨農功故其野不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則賦重則粟賤故人遠行而糴之感遠人來糴也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亡其一時有凶災故也故謂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比三年不熟故曰大凶也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時既大凶無復畜積雖相振殍但苞裹升斗以相遺也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師法也十一而稅周禮之通法今乃十三而稅無事於農稼亡三之一也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蓄積也則道有損瘠矣既已亡三之一又無故積則道行之人有餓損瘠者也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既師十一三年而不解此蓄有餘食而不糶則以遇歲凶故也所以人有鬻子者故曰山林雖近草木

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凡此必資衆力則妨農事故宮室須有度禁發須有時也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小大之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必多財然後成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生穀物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天下所以存其生各由用力也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財從力生故用財不已則用力不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上怨下不供下怨上多稅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民飢貧則爲盜賊故禁不止也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戰士飢則力屈故戰不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損瘠則死期將至故守不固也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斯作姦人胥效矣故人莫不化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無闌鬲也閭閈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自從也既不設備則盜賊無從而勝食谷水巷鑿井谷水巷井則出汲者生其淫放場圃接鄰家子女易得交通樹木茂淫非易爲者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

矣鄉毋長游什長謂宗也里毋士舍士謂里尉每里當置舍使尉居焉時無會同鄉里每時當有會同所以結恩好也喪烝不聚烝冬祭名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鄉里長躬當以當也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弒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上祿賞為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曰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衆上及行祿賞翻在衆下故不務盡力也治行為上爵列為下則豪桀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則百姓非但疾怨又非上輕賤爵祿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不論志行使之在爵祿之位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桀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僞盡在於敵矣竭盡也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但能害疏遠而不行親近故曰虛立也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是令不行賤爵祿而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有功者貧也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輕令則有無君之心故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所以賞戰士不賞則士無戰志故兵弱也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宗廟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黨與之國不恃己以為親也而敵國不畏其彊寇敵之國不畏己以為彊也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囷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為變不改常而更化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豪傑不安其位兵士不用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故也囷倉空虛民偷處而不事積聚故也而外有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自致滅毀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

按別本注君既失德則人臣必作福作威以射人心使之歸己也

國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人奉公，不相與為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有罪必誅，則善惡明，故不為苟且之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假人，則人知君我者必賢德，故不亂於上。）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強而治矣。（三者謂法刑爵也。藏於官，謂下不得擅其用。如此則法施治成，自斯之外，雖不勉彊，莫不從理矣。）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既廢上之制，故競道其所聞，冀遂其私說。）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下謂庶人，上謂權臣，列亦分也。）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負猶被也，廢法制者，必被之以恥辱也。）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禮經以示之，其人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己者，聖王之禁也。（賜賞若人君所獨用也，臣為君事，故須禁之也。）聖王既沒，受之者衰。（嗣君不德。）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為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總攬行恩，君之事也，今臣為之，故曰贅。臣之作福，所以射人心，必使歸己也。）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眾矣。（徑謂邪行以趣疾也。）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姦人之雄也。）泰誓曰：紂有臣億

按王官既私君事去矣

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有廣地眾民，猶不能以為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亡黨，（為叛亡之黨也。）行公道以為私惠，（假公以樹私也。）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容受博也。）聚徒威羣，（蓄黨以威眾。）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求人附己。）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力事務者，但屬意於私。）王官私君事去，（王之官私事則營之，君事則去之也。）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臣既非其人，故其人但為私行，所以禁之也。）修行則不以親為本，（節孝歡也。）治事則不以官為主，（盡虛譽也。）舉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為己賜，（臣或下交於人，恃之以為己之恩賜。）舉人則以為己勞，（為國舉賢，恃之以為己之功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薦人令仕，得祿與共分者。）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貪利末業，則農桑廢，故致於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下取於人，輕然不難；上致於君，偽飾成重。）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削上威用附下成恩，枉君上公法求人私悅也。）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列，業也。臣有用少而家業富，祿寡而資財多，則以枉法取於人故也。）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為行，非上以為名，常反上

按隱卽案隱也辟倚背邪不正

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操法非上反遵法觸以貴遵用遵亦所蠲殺人之逆也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內貧而外勤於貴富內進而外致於飾勞可以致勞而權於貧寵也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閒議言為民者聖王之禁也居身生也既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之閒其有言職等無為人以求名譽非特辯之道故聖王禁之也壹士以為亡資修田以為亡本奪以壹婦論士以為士去之貴若趨孟之為又修田業以為亡去之本也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所備說則叔養其生士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為市者自特其備然後君失必備其有不借則示以去就之形而要之故日真上為市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約虛審也時言大事以動上示君以不謂也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類假高爵感本朝也虛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不顯像新隱行辟倚倚依也自隱其行以避所依也側入迎遠隱身而入國遠出而迎遠遁上而遁民者卑身所以遁上以行遊遁所以遁民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大為言審以為法使人遊行也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錯量也聖王之禁也守委閒居博分以致眾守其委積以閒居博分其財以致眾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施其貨財以悅於人濟人以買譽濟施人貨財以買其譽所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靜而多財故人求之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所順習者惡事飾之令有光澤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為友以蔽惡為仁朋黨有惡相為蔽用此為仁以數變為智以重斂為忠以遂忿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等國自有其本臣無境外之交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今雖身務歸於上而心有異託外深附於諸侯

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從容貴民謂之緩行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謂詐以約君利謂之漁利因少功多謂之蘇功蘇生惠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羣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能如上事止而循常也故踰其官而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絕邪辟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殺無赦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令當行而故留之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殺令者必不赦此五死也故曰令重而下恐為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不明之君雖日出令至於可否必與下論而後定如此者臣反制君何令之為夫倍上令以為威則行恣於己以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倍公則得成私惠令而喜不亦宜乎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

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可否定於下，則是威下繫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下亂則上危也。）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敬也。留者不誅，是教不敬。）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人之不聽，上教之然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官謂百官。可否定於百官，則是威下分也。）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益謂增令者，損謂虧令者，二者不罪，人為邪途，上教之然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爲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凡此皆上開其隙，則下得姦隙而成姦也。）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則五衢塞，生之則五衢開。）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五衢開故也。）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末生謂以末業為生者也。）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稺也，謂之逆。（稺，驕也。人有飢色，不息末以殺之，反以雕文相驕，故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稺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稺也，謂之逆。（社稷有危，人皆當效死，今反以無分役相驕，故謂之逆。）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節。（爵不論能，故不為行制；祿不論功，故不為死節也。）而群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諂事便辟，以得貴富。）為榮華以相稺也，謂之逆。（不義富貴，志士所以恥，反以為榮華而相驕，故以為逆。）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也。）何謂朝之經臣？察身

能而受官，不誣於上，（無能受官，謂之誣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撓法從私，謂之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不貴苟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致身授命。）受祿不過其功，（不以少求多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小居大也。）不以毋實虛受者，（有功勞而後受祿。）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從君欲也。）所貴賤不逆於令，（遵法制也。）毋上拂之事，（拂，違也。）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養，（節而適也。）毋踰等之服，（禮而度也。）謹於鄉里之行，（信而悌也。）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行君令也。）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畜長謂畜產也。）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姦邪得行，毋能上通。（賤經臣則邪臣進。）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俗無常故也。）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經本務故也。）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姦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小人好事。）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人心不一。）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人飢則逃散也。）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見一而制，況兼有乎。）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先勝服近習，令乃得行。）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

按此言自諸侯而爲天子
按此言自天子而取滅亡

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彊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立威者）兵有與分爭，（征伐有自諸侯出）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爲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所以與危亡爲鄰，則以天道數終，人心變易故也）天道之數，至則反，（終於下者則反於上）盛則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人心之變，有餘則驕，（不足者必謙）驕則緩怠。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天子驕則諸侯叛）緩怠者民亂於內，（緩怠必輕於治，故民亂）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驕怠者必失外亂內，此天之道）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不攘奪；人雖衆，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爲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益，能自有其國，兼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亂王既不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減此三者，縱有天下之大，而遂滅亡也）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言六攻能敗三器者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謂親貴也）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色也）雖毋功而可以得富者。（謂巧佞玩好也）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既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故人不自用其力也）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爲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爲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爲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管子卷第五

管子卷第六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法法第十六　　兵法第十七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不法法則事毋常（不數法以法下故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雖復設法不得法之宜故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以修令者未審之故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修令者既審而猶不行則以上輕於賞罰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以雖賞罰而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則以身不先自行其法也）故曰禁勝於身（身從禁也）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賢不舉不若不聞所以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危人不能不若不危）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起或發其宿嫌）可而不為殆（可為而不為多生後悔）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怨疾必生）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則害成）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所謂君不密則失臣）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策謀毋自入也）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也）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君不密之過）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有大過然後有重罪）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不赦則懼而修德）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以成高大）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有罪不誅則安用敎）惠行則過日益（恃恩不恭非過而何）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遺姦以待赦也）故曰邪莫如蚤禁之（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赦過遺善則民不勵（善無惠也）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無厭則難供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瀆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貪冒莫知非損而何）禁而不止則刑罰侮（愈禁愈犯非侮而何）令而不行則下凌上（不稟其命非凌而何）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為人上者衆謀矣為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數理也國無常經人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必自恃為貴也）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雜俗有常禮士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易令謂變令錯儀謂別置儀畫制謂更畫制凡此盡以法誅之）故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僇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從此之後令不復行）故

按雎當疽或壞字

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立私說尚能卑主況其倨傲易風俗而猶有立者乎）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爲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但率意自爲易國之俗故曰不牧之民言其不可養也）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鬭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鬭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則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犯法漸廣轉欲危君故曰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人初不悅故曰小害而修備故曰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家正而天下定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犇馬之委轡（必致覆僨也）毋赦者痤（但禾切癰也）雎之礦石也（疾可瘳也）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爲未可以求之也（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祿既與之尊爵重祿則可與之圖難犯危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胥相也）文有三侑（侑寬也）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惠者生其禍故爲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者生其福故爲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能追悔也）雖有過亦不甚矣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爲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溼寒暑不求其大爲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無閒游之日）財無砥墆（墆久積也）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爲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未布而爲所謂先時者也當刑而賞故曰妄與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令而罰）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羣人興（輕生故爲羣亂）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彊者立彊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爲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爲之用者寡也然則爲之用者衆則尊爲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爲己用也使民衆爲己用柰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

接言愛人不足以用民及至能用民者反殺危勞善飢渴之以至此極民違為之用而無謀害上者盡以法業行民皆舍好之私而行此惡之公也

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經國毋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為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用人者當以法令以愛人廢法而用之則人不可用也）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己者（王害也夫害用）（人者必以法其不從法甚者危殺之其大勞苦飢竭之備欲用之必致此極則姦者不敢為非害者）（悅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己者其可得哉）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好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儗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所許儗不因上有私憾妄以斧鉞有所誅戮也）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轉猶避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猶衆也）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其削亡也則以臣主有失故也）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言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其有功名也則以臣主有得故也）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先身）（無害而有利然後可以及物今君獨立無與則是有害故甚可傷所以然者則由先令之失也）人主失令而蔽（失令則為下所蔽塞也）已蔽而劫已劫而弒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奪無如之何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亦無如之何）故春秋之記（春秋卽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其事適在堂上耳而君遂十日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為通於下其事遂消滅也）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出而不入此則左右不為通於上其事遂斷絕也）入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入不得至於君此則左右侵君事故也）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則左右壅君事故也）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政之不行自致侵壅）

按倍古背字餘倣此按此乃集舊者再述異聞

非由杜門守戶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當與人故君之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由正而定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德精而不過其正自生也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正者中立故過者令止之不及者令逮之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正在於中立非正則傷國一也過猶不及故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不及於勇故傷兵也仁而不法傷正不及於仁故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不義則失宜故軍敗法之侵也生於不正不正則入邪故法侵也故言有辨而非務者言辯而浮誕則非要務也行有難而非善者行難而詭怪故非正善也故言必中務不苟爲辯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規矩者方圜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圜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圜也一曰管氏稱古言故曰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人君之德行雖當威嚴既不能事事盡賢亦須納賢而自輔故曰能自得御者王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人曰此人君也謂其道備德成不察其是非卑從而貴之豈敢更論其高卑乎有故爲其殺生急於司命也乘人君之勢怒則伏尸流血喜則軒冕塞路故急於司命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人君富人亦可貧人亦可使以富畜貧亦可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貴人亦可賤人亦可使人以貴臣賤亦可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

臣六者謂生殺富貴貧賤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人臣事君亦望操此大者以臨下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君臣所以相合皆欲操此六者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令臣子得此六者是君父之不智也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左右令入而不至謂之瑕君臣相隔故曰瑕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矜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矜謙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

李同理。

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而權功也 古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簡行難曰成而乃遠 古卑人則是事無資若遇有道之時其賤必見簡其業如此者可謂愚士 鈞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脩實而成名 鈞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 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不能已而後動 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賢明之君必公誠於國以一其民人之心 忠臣直進以論其能，忠臣必直道而求進 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唯賢是與 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量能而受祿也 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治雖未大足成正民之經 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誣能之人功名所以不濟易可知起下文也 臣度之先王者，臣管氏自謂 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陶為李，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官 后稷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一事也 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結上文也 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德不足以其位也 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直以勢利官大故每事必從之 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三代無能殺於有能者尚失之易武傳之今之天下卻古之天下豈有二 天下而行其刑殺殺 貪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兵有四患則害廢也五材致用則不害廢與之理難則故惑也 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二者不當廢不廢既不廢矣又欲廢之則亦惑也 此二者傷國一也。廢之則寇來無以禦固傷國不廢則費財 兩主亦傷國也故曰一也 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資用也舉士之擯其非王臣故曰制在一人 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三帝之時天下皆服不須用兵 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擅事也君之所專務在於國家治民務積聚也 動與靜，此所患也。動靜失宜則患生也 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殆 正故道正之士不安 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偽為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智者知道正之亡從此亡之敵國既知我情必為敵謀我所以外難至也 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難為誅罰 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君美揚君惡 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一者氣實未分至者也德者道由以成者也夫皇帝王道隨世立名者也其實則一也 謀得兵勝者霸。所謀必得用兵

必勝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於道則未備於德則未至然用之上可以輔王下可以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既不知兵權則失輕重之節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令得勝死者已多得地而國敗雖復得地既貧且死所以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內貧不勝多死國敗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一舉兵而國四禍則何爲而不危矣大度之書曰謂大陳法度之書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爲此四者若何四者謂不貧得勝不死不敗也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則號制有發也號令制度因彼而發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有制則能備利法度審則有守也有所守則法度審計數得則有明也有明則計數得察數而治衆有數自治其衆有數存焉勝敵有理勝於勝敵有理存焉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器備利則敵可勝也明理而勝敵勝敵者在於明理也定宗廟寇寧則宗廟定遂男女人安則男女遂官四分既定宜事則四分官以守之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一衆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兵無主則人懷苟且故不能知敵野無吏則無蓄積野無田吏則人惰本業故無蓄積官無常則下怨上官無常則徵賦不節故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器械不巧則寇敵見凌故朝無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賞罰不明則人無勸生故輕其產故曰早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

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危窮窮皆重有其事故能致遠以數縱彊以制有數則遠可致有制則彊可繼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任謂戰也謂令之徵裝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春尚青夏尚赤之類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遠用長近用短也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貪賞畏罰士乃自厲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負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韓輯也謂輯其章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敵不意彼不能測知也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彊不能圖不可數則僞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指故敵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準利而行教無常教既因便故無常也行無常行既準利故亦無常也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兩者謂教與行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擊刺若

續曰寶疑實字誤讀雖曰獨入實與衆俱入非獨也故不能入下倣此

雷電絕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險固可恃故不守恃固不拔拔恃固之守必多費而無功也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用兵之道常能處可否之中則彼遭而不能敵有令必行而不留也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匱匱竭也一氣專定則傍通而不疑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匱士既厲械之利故不匱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為用既無疑匱敵乃服從而為己用凌山阬不待鉤梯習山故也歷水谷不須舟檝習水故也歷謂遠歷而處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見其寶故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恃厲實玉必還精勇實俱故曰不獨入也寶不獨見寶精勇俱見之故莫之能斂實玉所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之不嫌也無名之至盡其取實玉也潛伏不名能盡獲而不匱也至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既盡實玉皆非使所意故不能疑度覆之為神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我之軍士悉以諧輯故敵不能傷也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自一至已下管氏不言其數無得而知也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彼大勝謂遍服諸國無守也故能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數故能常守其勝也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服之以德其次一之雖勝不勝破大勝彊一之至也不以勝為勝故能破大勝強也亂之不以變亂敵不計變也敵乘之不以詭乘敵不以詭計勝之不以詐勝敵不以詐謀一之實也凡此皆至一之實也近則用實遠則施號謂號十力不可量彊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原本也凡此皆我守

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其一彼不能知用衆寡群審故若時雨之衆用寡貴機速故若飄風之卒至皆以一為本故能終致此道利適器之至也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用敵教之盡也士卒用命而適者則敵嫌之盡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器既不利教又不盡敵則服豈能用之哉不不能用敵者窮既不能用敵則反侵故窮也不能致器者困既不能致器則以應敵故困也無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兵遠用所以絕其反顧之心故必勝出入異塗則傷其敵出入異塗或有所復也有迷而失道故為敵所傷也深入危之則士自修深入敵國其處又危所謂置之死地故士自修以求生也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為兵也使敵若據虛居常畏懼若搏景擊無所獲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策可以設無形可以尋向皆無故不可以成功也所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無形可以觀無計可以為所在皆無故不可以變化也此之謂道矣無形迹可尋詰者道之謂若士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善用兵者體道以為變化者也故若亡者而乃存若後者而乃先今以威武命之去之遺矣

管子卷第六

大匡等三篇是當時記敘之文

接言子固辭傳稱疾不出君不信我權保子以死亡則君不疑必免子之傳矣

管子卷第七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大匡第十八　內言一

大匡第十八（謂以大事匡君）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以小白年幼又不肖而賤故難為之傅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困至於死亡此可以免子之身）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言必免也）管仲曰：不可。（以召忽言非）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讓難事而廣求閒安）將有國者未可知也。（於三公子未可的知其人）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子糾言二子既不能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即是更無所用譎小白必得立矣）將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言雖無小智能惕懼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必乖迕於俗人故非夷吾莫能容）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糾既不濟大在小白輔小白而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子謂召忽）

兄古況字後倣此言犯命廢糾雖得天下尚不生況定齊社稷一國之政乎

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等也君命謂僖公之命使立子糾今而奪焉我當致死）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召忽謂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知政也令受君令而立子糾不改其所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為臣之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言己立君臣之義與召忽異）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言當為宗廟社稷致死不死於一糾）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柰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白有所依故曰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傅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君當何所行）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為君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之所行）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桓公）申俞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之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

除之謂除此恥也

怒襄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于車豎曼曰豎曼齊大夫也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寓寄託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智者既盡理而謀慮又長故免於危亡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輔君而使之於淫故曰二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無盡言謂不忠諫襄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恃其多力拉殺魯君故曰力成吾君之禍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禍敗之理屬於彭生夫君以怒遂禍君怒魯桓彭生則遂成其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長此事遠聞而容忍之然此昏愚之生於不讓其類故曰昏生無醜醜類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如也禍由彭生則彭生力能之今而成禍故魯誅之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誅責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劫謂興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傳小白將立之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恐其將為魯害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能無二心如是乎君謂桓公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糾也言管仲親糾多於小白也糾之不死而況君乎親尚不死疏則可知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多長則念慮深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殺公曰諾從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難之事與小白爭國其事既不濟故來在魯可因此事而致政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為害欲殺之有若與齊同怒如此猶賢於不殺也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

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庸猶何也)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猶就也就令能用之管子之事必濟矣)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强鮑叔賢故不能待待猶禦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待)今既定矣(謂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糾)子爲生臣忽爲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死成忠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既成生名不可又成死名必致身受命乃謂之行也)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能霸諸侯)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成九合之功)或曰明年(集書者更閔異公之言或曰期年襄公立之期年也)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則不亂今亂是不得行其智)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不與召忽圖我)小白曰夫雖不得行

(按及謂所從黨與也)

其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召忽雖不得衆若及獨能圖我)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智人作內事則其國理)朋友不能相合摎而國乃可圖也(摎交入也朋友不能相交合則黨窮故乃可圖)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則致死拒我故不可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己致死公子猶可得免脫)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人國十乘後令衛公子)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佐小白者不忍違老臣故相後)(中心實疑)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濟故以二十乘先行塞道)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爲上死者爲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距路不令子糾之黨得及小白)鮑叔乃爲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爲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既不死糾空食齊政之豫亦不定社稷臣則不敢辭致死)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

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必欲令霸王而不已我將勉力而求霸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臣貪承命故趨立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百姓困病當先賦與之而兵事且可藏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人厚兵自強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諸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彌亂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為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廢故曰奪人用士所勸者唯勇則輕敵故為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故為人所怨為義之士不入齊國君為不義故士不歸也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政侈之侈謂過常也謂重其稅斂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士勇則與之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誨智多則可誡誨之也姑少胥其自及也胥待也待其自能及道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

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為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為則未至亂可特君自及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之佐既無有如我二人故不敢犯我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裚領而刎頸者不絕裚謂斷之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眾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未能自為害也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為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為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亂亡立至故可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隣於是其救宋也疾疾謂先諸侯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何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甲謂宍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於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故曰以小兵而服大兵也內失吾眾謂數擾動之則眾疲而散諸侯設備數見侵伐故設備吾人設詐力不足則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更立國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服請從服於齊供其徵求比於齊之關內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

樣音枕擫擊也史記七首樣之

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不如止而不盟也。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忌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侯又以貪名加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為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盟取信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劌亦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左手擎劍將揕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曰。齊迫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矣自殺。故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拔劍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將欲改先者之所圖。今不當有進者也。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竟。桓公許諾。以汶為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圍辟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圍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救宋何。夫杞明王之後也。杞夏之後。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後無辭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謂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競之則危。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令罷杞兵。使之而不可。謂宋不從令。君受而封之。受杞告命而遷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宋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予車百乘。甲一千。謂輿杞也。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以告急。桓公築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城。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虛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桓公且封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小國之亡。理則然矣。不當封也。今君繫封亡國。國盡若何。國之車盡於封。亡國其若之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為之。安得有其富實乎。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更問以所行之政也。管仲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弛關市之征。為賦祿之制。既已。謂已行上事。管仲又請曰。問病臣。臣有病者。君當慰問之。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傅。行此五年。可令諸侯親附。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請諸侯交聘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往重報輕。所謂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桓公許諾行之。

按小匡作公子舉博聞而知禮糧字疑禮字誤也按蒙孫小匡作曹孫宿

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列士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璽問之以信驗其所諫之言為善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東國謂自齊東之國令隰朋理之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西土齊西之土令胥無之國與士交兵衛國之教危傅以利謂其教既高危且任傳以利謂以利成俗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曰樂始使此人游於衛請動之令諸於齊也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飾說故曰好邇邇近也季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謂楚糧謂多委積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厚往輕報所以服小侯游三人於三國所以附大侯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謂入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先者使卒戍緣陵今有狄難故致之戰於後故敗狄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所得車甲及貨盡與小侯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大侯則以齊縣分之縣不踐其國以優之北州侯莫來謂不來教齊北州謂北之州卯當州管州等桓公

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楚盟於召陵也曰狄為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齊自謂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以救伐天命救齊伐狄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令支國名下鳧之山斬孤竹孤竹國名斬其君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兵然後可以加之政也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有三年食然後可安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不足書引其事之斷者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隄所以無障谷也毋貯粟毋禁材山澤之材書奧人共之也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都後以封管仲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竭至盡來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齊都之師未至而吳人逃也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故可以加之政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妻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實良也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一尚可誅況無三乎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

善則與其賞有過則不與其罰蓋以他國故不連及也

按縣吏進諸侯士有

也。(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近齊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事)兵車之會六，(兵車之會謂興兵有所伐)乘車之會三，(乘車之會謂結好息民之會也)饗國四十有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征賦也)五十而取一。(取其貨賄五十之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壤墝而稅之)二歲而稅一。(率二歲一稅之)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謂時歲饑飢故不稅)歲飢弛而稅。(此歲飢謂有飢者有不飢者故弛飢而稅不飢)桓公使鮑叔識(音志)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子未仕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為李，(李獄官也)隰朋為東國，賓胥無為西土，弗鄭為宅。(為宅掌修除宮室)凡仕者近宮，(仕者有公事務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於外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遽今之郵驛也。委謂當有儲擬以供通者立官以主之)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欲通於齊)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遽之有司當令一人以車為負載其行裝)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其客若宿即以所委食之)客與有司別契，(別契謂分別其契以知真偽也)至國八契，(自郊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相距為五百里此周之大國也)費義數而不當，有罪。(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事經七日者則囚其吏鞫劾其所以也)出欲通，(出謂欲適他國)吏不通，五日囚。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

按處華句照上處不華下交謂以貴凌人使友居下也照友有長少好飲食照出不

之賞，有過無罪。(賞雖過能亦不罪也)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升進大夫令之勉營國家之事)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得此大夫故有成功)(雖然尤當無有可悔如此者舉善之上)從政治為次；(所進大夫從政而能理者次上成功也)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勉農人開闢荒野皆為原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恪不為驕傲此又其次也)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貴人之子，(晏子平仲之先)出不仕，(不仕則樂道深)處不華，(不華則無過失)而友有少長，(友有少長則遵禮經)為上舉；(全此三者故為上)得二為次；(得三之二也)得一為下。士處靖，(靖卑敬貌)敬老與貴，(敬老近於親敬貴近於君)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不惰)應於父兄，(孝且義)事賢多，(擇善而從故能多)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奉君敬而從之也)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定罪罰者貴得其罪)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三大夫謂鮑叔晏子高子)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所選舉者此言選舉者國子主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如此管仲所進者君舉用之也)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告發)訟驕，(既訟而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下則淫佚)交好飲食，(重交好則挾朋黨嗜飲食則遺情薄)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

佐 接當人皆稱其賢而吏舉善者後有善過而舉不賞罰以其出於衆人同然也若吏以賞而無與己罰不舉則而察其意廉罪之至於人不稱其賢而吏舉者後有其過賞罰其舉者以其出於一人獨見也

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危傾險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里吏進此人君必用之）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有害不能賞有過不能罰吏則苟免而已故不進廉意也）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雖無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吏進此人君承用之其人善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貴而子賤也）出與師俱（師貴而貴賤也）上與君俱（君貴而臣賤）凡三者過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言人於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三知一今賊將害此三過者之而不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不臣不子也故無赦也）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斷獄者所以止罪邪止罪邪所以與禮義今犯罪者非以乖辟易以義則以姦偽易祿也）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姦偽易祿者既當罰其罪可無斂其祿然今所有罪必無赦之也）

管子卷第七

管子卷第八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中匡第十九　小匡第二十

王言第二十一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費太半，故以白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以吾子為賢，當以供賓之義為急務，尚懼而白之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入見禮而悅者，出必為延譽也)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污名滿天下。壤可以為粟，(播壤則生粟)木可以為貨，(破木成器則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有財則失名，故不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兵以贖之也)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脅盾也。既出盾，又令出一戟也)過罰以金，(過誤致罰，出金以贖之)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令出束矢以平其罪。成，平也)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士致死，故可以惡竟外之不善)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卿大夫家安，則大臣盡力，故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弒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弃。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為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尊老之稱。桓公欲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酒禮以尊顯之)掘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柴蓋之，欲以潔清示敬之)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為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謂不辭而出，所以怒)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傳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憂博)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為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言俱至於衰老，故一朝樂飲而為安)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

求長年是因桓公以責而急於求安故欲其長心長德而不責效旦夕也且桓之好內亦具徵誓矣

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萃集也君柰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此爲身也公曰請問爲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孤謂死王事者子孫薄稅斂輕刑罰此爲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淩不虐惸獨菀濁困滯皆法度不亡鬱濁謂蘊塞不潔清者也困滯謂疲羸繼隱者也有如此者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亡也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不御來而退而人以此自得行於世也此爲天下也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國柄者賞罰之紀要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枹擊鼓椎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

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爲之柰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戮以狗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賢知其材故以國政授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成平也與魯平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illegible]使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狗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狗於國爲羣臣僇戮之以誡羣臣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言親吾賊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柙以予齊柙檻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

按言鮑叔知齊無他讎為後患恐其君讎故勤管仲使君戒省不佚且以顯仲之功則國眾必歸之勤致孜也 按言常人有為國得死力者功猶可貴今叔為桓得生仲功無以加矣

之笑其讎也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僇賢人言多所容忍必不僇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使魯敗而齊克也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為得天於魯為失天至於能成人事則一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既得管仲則知後無禍難之事也必將勸管仲以勞其君必探管仲本敗魯勝齊之意以成其功勤而尉勞其君也願以顯其功眾必予之願君試用管仲以顯其定齊之功如此眾必與之與許也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假令管仲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耳猶尚可加況不恥垢辱忍而生全齊將得之而覇以驕其本謀之功何善如之乎言不可加也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以為君之副貳鮑叔之知不是失也以鮑叔之智能及此圖必不失也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祓而浴之三祓謂除其凶邪之氣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插衽示將就戮使人操斧而立其後操斧者將受斧鉞之誅也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斧者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況生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罼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天子九嬪諸侯六也陳妾數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後以為戎車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後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

國齊語作宴 按設象卽周禮縣法象魏也本謂上之所設末謂下之所行業分也孟子百畝之業王制作分是也旄老人國語作班序言合羣宴比校民之有道必先設象刑以為民法其從而相應者比合連綴干書推象刑之意而究其是非合有慶賞違有刑罰干中又分異其老而賜予以鎮撫之終始猶言常行也 按官官府也此言士之鄉下四句則商工農之鄉也

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校試其人有道者與之數法象而為人紀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應然後次比緝綴書之簡策故能原其本窮其末無下錯綠也勸之以慶賞糾之以刑罰糞除其顛旄顛謂高之項人或不墾闢者所以皆勸兵士言能務農息兵故糞其顛而除其旄賜予以鎮撫之以為民終始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秉也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置之官也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已下每皆置其官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為政者聽於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

按當作權節其用備其器械乃字誤亂注非齊語作權節其用是也

按襏音鉢釋

言哤其事亂（哤亂也）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閒燕則謀講審）處農必就田壄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每州之士羣萃共處閒燕謂學校之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旦昔從事於此（旦昔猶朝夕也）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異事非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為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量其節之早晚）具備其械器用（械器皆為田器）比耒耜穀芨（比偶其耒耜及穀芨穀芨小於耒耜一人執之以隨耒耜之後重治其關遺芨音捶）及寒擊稾除田以待時乃耕（冬寒之月擊去其草之稾者脩除其田以待春之耕也）深耕均種疾耰（耰謂覆種既均種當疾耰之）已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在掖曰挾槍槍也刈鎌也耨鋤鏤也鎛鉏也）以旦暮從事於田壄稅衣就功（脫其常服以就功役便事而省費）別苗莠列疏遬（遬密也謂苗之疏密當均列之）首戴苧蒲（苧蒲也編苧與蒲以為笠）身服襏襫（襏襫謂麤堅之衣可以任苦著者也）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慝（農人之子朴實而野不為姦慝）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為士者所謂生而知之不習而成者也故其賢足可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以農民能致粟又秀材生焉故聖王敬畏農而戚近之）今夫工羣萃而

比計齊語論比協材

按齊語作政不旅舊則民不偷旅舊弃故舊不用如旅也

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苦謂濫惡）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裁斷為器貴於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器用之事相高）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監視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賈知物價相與陳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為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瘠以差其政則人安其沃瘠而不移衰差也音楚危反）正旅舊則民不惰（閭之軍旅正之以從舊貫則衆令而不惰）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入山澤也）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過用謂之勞）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時時見曰會欲求天下諸侯修時見之會）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慣狎相及以祿則恩情生故有親也）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放舊）

（異則全人命修舊宗則收散親立無後則繼絶世故人殖殖生也）省刑罰薄賦斂
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
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
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
（謂財舉而長之民則慕而不費用矣）陳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祟上之）
（民則勸而舉知矣）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
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
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
其可乎（欲從會事）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
之柰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
慈於民予無財（貧無財者當施與之）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
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
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
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
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
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軍政寓之）
（田獵故曰政有所寓）公曰為之柰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
軍令焉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齊
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為君）鄉有
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過）
（行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
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
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
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

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
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
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
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
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蒐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
（順殺氣因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
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
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
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
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
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
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誅無道以定周
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正月之朝鄉長復
事（復白也）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
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
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
有司已於事而竣（既舉於上事而竣退）公又問焉曰於子之
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
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
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
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比而掩蓋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
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
使役之官（謂授之官而役之所以歷試其材能）公令官長期而書伐

按齊語作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則肉乃疚之誤

以告伐功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端愨以待時使以愨善待時特可用之時而使之也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此人所稱之言可以補不善之政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宣遍也遍問其鄉里之人以考其所行皆有事驗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既有考驗召而與坐更省視其實體以參驗其所成功之事也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人既可辯立之又時設問國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其骨肉而已肉者所謂皮肉也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為卿大夫之佐名之曰三選名此人曰三大夫之選高子國子退而修鄉朝事既畢二大夫又如前退修於鄉鮑叔在朝故不言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人不義之衆恥以為伍也罷女無家罷女猶罷士衆恥娶之故無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出妻所謂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為政者之所忌故逐於境外也女三嫁入於春穀三見出而嫁是不貞順者也故入於春穀是故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家善則鄉善矣所謂居家治理可移於官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議皆有終身之功修政則人無苟且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彊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

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為之柰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蘭即所謂蘭錡兵架也鞈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小罪入以金鈞三十金曰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其首犯而寬宥之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為訟者正當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令入束矢也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木土夷鋤類也鋸欘鑺類也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

季勞即季友

國語作弭渠弭禪瀦之名皆齊有高山大瀦軍士可依之為險阻

柒齊語作漆

牙為大諫。所以諫正君王子城父為將。弦子旗為理。理獄官。甯戚為田。教以農事。自此已上理內。已下理外。隰朋為行。行謂行人也。所以通諸侯。使曹孫宿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匽尚處燕。審友處晉。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者。所以觀動之令齊齊也。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以政正也。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柰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以極聘覜於諸侯。覜見也。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為征伐之主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地名。使海於有蔽。或謂水處教令灌於海使有蔽蓋也。渠彌於河陼。使教之穿渠彌亙於河陼。綱山於有牢。教之立國城必依山以為綱紀而有牢固。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皆地名。使海於有蔽。渠彌於有陼。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也。使海於有蔽。渠彌於有陼。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謂岱山之北。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于紀隨。紀隨地名。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

齊語厲作庶

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之半。存魯蔡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之國以為親援也。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時渡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望文山。楚山也。使貢絲于周室。使貢楚絲即所謂厭絲者也楚為琴瑟絃。成周反胙於隆嶽。有事歸胙于齊齊太嶽之後故言隆嶽。荊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始服。北狄以騎為寇。北伐山戎。制泠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石沈地名。縣車束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拘秦夏之不服者。西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為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策。以誓要于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為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謂盾之屬。不解。甲於壘不解兵於翳言不用也。弢無弓。服無矢。弢弓衣也。無矢亦言不用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武王之廟也。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以爾自卑而勞襲。實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為君不君。君命臣無下拜。是不君也。為臣不臣。臣承命而不讓是不臣也。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

言人君德之不修故諸祥瑞不至鬼神不事守龜不告之以吉凶反不如民閒握粟以筮術多靈驗也

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牁𠊳不庾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使我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皇鸞鳥不降而鷹隼鴟梟豐庶神不格（庶神）守龜不兆（不至則未歆其祭享）（守龜國之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識告之）握粟而筮者屢中（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傳曰龜長筮短詩曰握粟出卜）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藋（徒弔反）並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日昌明先德義乃可以日昌也）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假至）也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坤利牝馬之貞故從地出若漢之渥洼神馬之比）今三祥未見有者（三祥謂龍圖龜書乘黃也）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渠門旗名）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弒死（慶父魯莊公夫人姜氏弒子般又弒閔公）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淫亂雜也）馬牛選具（選擇其善者以成具凡欲以貢齊也）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謂為齊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旅客也客居曹也）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繫馬在閑廄繫養之言其良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公之為己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疲謂羸也）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謂四分其鹿皮）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攟（丘粉反）載而歸（垂橐言其空也攟收拾也）故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己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為憂者為之憂可為謀者為之謀可為動者為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而不正壥而不稅（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征稅）以為諸侯之利諸侯稱寬焉築蔡鄢陵培夏靈父丘（皆邑名）以衛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行地滋遠得人彌眾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車馬人皆有革甲曰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乘車之會朝服濟河以與西諸侯盟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慚媿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加其尊禮）小

國諸侯不卑（不以國小而卑其數）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懾於是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給君子傳其功用故不失成功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周給小人懷德而歸故不失成命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既以朝服濟河故不稱甲兵文德成也大國長威事如臣僕武功立也）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言何功而不成）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要領（屬連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輔我我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興晦夜之時已至禽之側辟也）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白事）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

辭結作辭給苛徼細也

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汙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以為可豈更有不可於此者）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謂遊闇不斷）優則亡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可言之時正與夷吾不可待他日）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為人也小廉而苛忕（音逝苛密忕習也言多所慣習也）足恭而辭結（其辭能與人定交結）正荊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荊俗同使之游荊必得其歡心上二人亦然）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行出然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大行大使之官）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眾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廣適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橈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以五子之能易夷吾於五子各不如其一之德則夷吾所不能）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

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王言第二十一 闕

內言四

管子卷第八

管子卷第九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霸形第二十二　　霸言第二十三

問第二十四　　謀失第二十五

霸形第二十二陳霸言之形容

內言五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閒，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為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當言令寡人有所歸向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何以自度得至於霸王哉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敢專擅自發此命將進之宗廟告先君而後行所謂以神道設教者也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方謂版牘也凡

此欲書其所定令也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因朝廟而定百吏之令也使稅者百一鍾，假令百石而取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縱人入不禁採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書籍錄其名籍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胸稱疾，紉猶摩也自摩其胸若有所痛患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榬，于元反榬所以縣編之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虡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脫出也遊鍾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伐謂所斷也併歌舞之樂，併除也宮中虛無人。不令人掌守之桓公曰：寡人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為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爭於疆

者勿與分於彊（若救三國，是分於彊。）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居處也。）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男女之偶），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壅塞之，故水不得東流，兩川盡雖沐也），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垝，毀牆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己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以其君臣為明賢，故願事之）。誰能為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若不報善，是違於道也）。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己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以寶幣聘齊，而自服，故曰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日會曰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取其畢百代而無敢毀者也）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汶音岷，山江水所從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自伐秦而遂存晉於晉之南，故曰東存），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鐘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霸言第二十三（霸此言足以成霸道）　內言六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霸象天明，則地義），化人易代（霸實載化務興）

伐。創制天下，(其文更數)等列諸侯，(列爵惟五，各得其宜)賓屬四海，(賓禮四夷，以恩屬之)時匡天下，(時一會而正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彊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雜其威權)暴王殘之，僇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其王之凶暴者，則殘誅之，於國戮其首惡，卑其爵列，維持其人衆)夫豐國之謂霸，(但自豐其國者霸也)兼正之國之謂王。(兼能正僞國者王)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能王天下者，必有獨見之明，衆物之所不達)(若彼德與我共，彼道與我同，則不取而且不王)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若以兵威易彼危亂，此固暴王之常也，非霸王之道也)君人者有道，(有常道也)霸王者有時。(必遇其時，然後霸王)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我修而彼暴，可以取亂侮亡，故曰資也)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雖存而國小弱，必事鄰國以爲安，故曰鄰國有焉)國之亡也，鄰國有焉。(因其亡而取之)鄰國有事，鄰國得焉；(鄰國有征伐之事，因而敗績，故鄰國得焉)鄰國有事，鄰國亡焉。(或有征伐之事，大勝而多驕逸，亡鄰國)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國危則聖人知矣。(覩微見之，明故先知)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不當也。(舉事皆當，則我無因爲功)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意也。(不當所以資我，故得意也)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諸侯懷德而歸，欲求無德，其可得乎)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所謂將欲取之，必始與之)有所詘，有所信，(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妙於前四事，故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兵幸在於有權，權從在於得地，幸得權也)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惟邦本)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

按以我明威之振征伐人者可合天下之權而纘之也遂德之行猶成德之行也如此者諸侯親之

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釣天下之衆而臣之。(既王有地，均分其禄，用此以引天下之衆，故可得而臣之也)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得地均分，可以臣衆，地自利使於我，何貪？此其大計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利天下之人，還用天下之財於我，無所損費，更可以明威權之振，所謂惠而不費者也)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合天下之權，皆令在己，權總則德遂，德遂則親成也)以姦佞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懲一而勸百)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因天下所欲亡而亡之，則明王之伐自廣)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賞加一人而天下勸，罰加一人而天下畏，故曰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術，(非術則無以取天下也)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以取天下，故曰大德，然術之所歸，在於令物得利也)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神聖則多所成致)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明聖則不失事機)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賞謂業勸也)夫一言而壽國，(用其言故壽也)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謂獨斷可以自營而自定，故曰營壘)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近火方知熱，履冰乃知寒，故曰畏明也)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知心腹之姦謀，故憎惡內)

按聖人將動先知其安危者愚人則至危之時方改易平素之言

埊古地字

（愚人兵在頸方懼故懼愚外也）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辭（聖人之動必關知愚者至危不知禍之將至尚有變易之辭然後變武之節起也）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聖人能因時來輔成其事不能違時而立功不有桀紂之暴則無湯武之功）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其兵超絕而又堅利故能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標末也本大而末小則難崩）埊近而攻遠（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輔若高光之有關中河內也）以大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爲天下正理也（修正理而動故能成天下之功也）按彊助弱（按拊也）圉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德義如此故爲天下所戴）諸侯之所與也（與親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天下樂推以爲王）知蓋天下繼最一世（其繼敗續亡能成天下之功也）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也天下皆理己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皆從霸者之令）己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己獨易（易平易不牢固謂無守禦之備也）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徵也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小政建國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大政開國故國益大）大而不爲者復小（大而不爲則日損故復小）彊而不理者復弱（彊而不理則綱紀亂故復弱也）衆而不理者復寡（衆而不理則人散故復寡）貴而無禮者復賤（貴而無禮則位奪故復賤也）重而凌節者復輕（重而凌節則威喪故復輕）

擅事也君不能事命則國不聽也

富而驕肆者復貧（富而驕肆則財竭故復貧也）故觀國者觀君（君爲化主）觀軍者觀將（將爲兵本）觀備者觀野（野有障塞則國不傾）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外明而內暗）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外賢而內愚）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雖耕而鹵莽）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三守謂明賢耕既失謂是而非）地大而不爲命曰土滿（謂土廣而功狹也）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政少）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所謂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也）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三端不止敗亡立至）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地大不耕則無所獲）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卿貴不臣化爲敵也謂勢大夫）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人衆不親欲亡者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土欲富猶緣木而求魚故憂也）無德而欲王者危（無德而王懲欲進而御行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施薄求厚人必不應故孤）夫上夾而下苴（苴包裹也上既狹故爲下所苴也）國小而都大者弒（此二者常有篡弒之禍）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凡此所謂兩權必爭亂之本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摶不聽（摶聚也君命不高不聚而聽之）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而理）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效之而亂）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爲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說霸王之形容）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有此五勝故可以王）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彊

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凡大彊重皆國之盈虛者也然盈者有時而虛虛者有時而盈故因其盈虛之勢大者小之彊者弱之重者輕之）彊國眾合彊以攻弱以圖霸（謂時彊國眾多吾國雖彊亦可圖霸）彊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謂時彊國既少我則合眾聚小以攻彊大之國如此者可以圖王）彊國眾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之時）彊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施霸之時）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彊國眾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彊國眾先舉必為彊者所圖故危）彊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眾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未為其最）列不讓賢（雖列爵位不讓賢後）賢不齒弟擇眾（雖稱為賢無優劣齒弟又非選眾而舉也）是貪大物也（大物謂大寶之位有此數者是定貪大位之利無得位之實也而）是以王之形大也（不可以小數得）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心方而最故可以爭天下也）其立之也以整齊（整而齊之故可立也）其理之也以平易（平而易之故可理）立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合人心）施爵祿用地道（地道平而無私）舉大事用天道（心應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伐其過者太）四封之內以正使之（以正使之則人無怨）諸侯之會以權致之（以權致之則不敢不來）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侵削其地則自服）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興師以征之）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務賞御伐之此其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綏之以德此其文也）文武具滿德也（唯文武諸功可以備其德）夫輕重彊弱之形諸侯合則彊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彊最一伐

按制節謂事大國受其法令

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彊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彊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制度合節故得）其失之也以離彊（離彊則眾者也故失節）夫國小大有謀彊弱有形服近而彊遠（謂用彊兵威遠國故曰彊遠）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謂以彊夷攻彊夷彊夷負海以為國故曰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言無此事）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以臣伐君若湯武之於桀紂也）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謂當下事業）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其用斷必加於暴亂）相形而知可（謂相其亂亡之形）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眾以攻眾（量我眾寡可敵彼眾然後攻餘倣此）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眾攻眾眾存不攻（彼眾存則我不能亡之故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知其實而避之）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摶國不在敦古（在於合令時之宜摶聚也）理世不在善攻（在於權宜）霸王不在成曲（在於全大體）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則權柄倒錯）謀易而禍反（謀事數易禍必反來）計得而彊信（音申）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數猶理也）夫爭彊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先此三爭然後爭彊）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謀得則喜謀失則怒）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怒刑則重喜刑則輕）令兵

此篇文法累變而不窮真天下之奇也

一進一退者權也（權輕重則進退）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彊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兵攻所憎之國而以攻備為利備攻不施）（鄰國必怨而不親）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彊（其威權能動權所惡而實）（義之實少為人所歸如此但彊而已不能至霸王也）擅破一國彊在後世者王（今能專破一國常守其霸傳之後世如此者王也）擅破一國彊在鄰國者亡（就破一國不能守其彊令鄰國得之如此者亡也）

問第二十四（謂為國所當察問者）

內言七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有根本綱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上崇其士所為者皆人之所戴仰故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有能然後得事故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易謂交也）（所刑皆當其犯故人不交相訟）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社稷宗廟）（各得其正則人知所宗）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臣非國老則君親）（令不遺忘故不怨）舉知人急則眾不亂行此道也（急謂困難也事）（因難之事以示人則人不復行此道）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國有常經則人知其終始所歸如此者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先問大功則勞臣悅）政自小始（為政先小從微而至著）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未有則給與之死事謂死王事之子孫）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知其數則有所準）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謂問其實餼廩言給其餼廩餼生食廩米粟之屬）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欲如其材之所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其風俗所好尚）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欲知其優賞厚薄）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事斷能決固有常科當事而行之此不可改易者也今乃久留）（其事辯如之何）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謂總諸司者也五官各有職度官都復自有常斷今乃稽其事而不行辯）（何待乎）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人數當有所餼廩）問國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弃人謂有過不當投之四裔者）（也問如其族欲有所收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存良家全活之如其所養之數欲有所復除也）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債而食謂從富者出息以供食如其家數）（欲有所矜免也）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或從公族當有所收恤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以貧故從昆弟以求養者貧之從者各有幾家也）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收入其稅者）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在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惡此等當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此人身為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貸大夫責者有幾人）官賤行書身士以

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職自行文書身任士職以家臣自代亦須知其數也）官承吏之無田饑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餉而空理事）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羣臣自有位事乃左官於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外國人）鄉子弟力田爲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又能率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禮交者）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別券謂分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貨利潤藏不見若鑄鐵山及瀆可決而灌溉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人之爲害者何物）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能操女工之事謂紡織之屬也）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作冗開口偷食）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軶家車者幾何乘（牽家馬言直有馬軶家車言直有車相配以成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衆莅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可以急難使者）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人既有技巧出用則能利軍居處則可以修城補備也）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行由經也城粟謂守城之粟軍糧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畫也飾）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車畫其）疏藏器（疏畫而可以藏者）弓弩之張（弓弩之可以張者）衣夾鋏（鋏兩刃鈹也衣

夾謂衣也其）鉤弦之造（以鉤挽弦所設）戈戟之緊（緊謂其堅強者）其厲何若（其淬厲可用何如）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比物）（宜修者於故物何比）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謂貯庫而爲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有防藏可以重載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堅故不可伐材其伐材必以冬也）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方有餘兵不用且詭而陳之以爲行伍當慎而職命遵國之常令也）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膌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統帥常時簡選稽考之以知其能不而有勞至於馬牛之肥膌及老而死者皆舉之以知其數也）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薦草之美者）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其數）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幾察也君必察知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器物遇雨不藏必致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先後者當知其數相導前後曰先後詩曰予曰有先後）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爲福也（必合於時義然後爲福）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其教人及選人者問以何事欲知其勤且觀其材用也）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及執事幷建立之年數）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問知是何物也）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牆閉）

閉築備有所塞閉雖通路而為防禦者絶塞之說關空之具亦當絶之凡此守地者所以當其功實故曰登地守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

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為首，當制地之時君為此言故言曰注地以為政故曰地德為首君臣之禮，地有高下君臣之禮也父子之親，地高下覆下地上承父子之親也覆育萬人，百貨出於地人得以生焉故曰覆育萬人官府之藏，彊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謂國之四鄉也自官府已下井地則無所容居具取之地，凡此皆因地而成故曰具取之地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求天地之財不登山不入海於市求而得之故曰天地之財具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和謂交易也萬人因市交易而得利正是道也，言市正道之理合民荒無苛，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欲理荒人無得苟虛但使盡地之職皆餘齊一而保國也各主異位，毋使讒人亂普而德營九軍之親，自君以下其位既異當各主之無使讒人交亂普慶其德如此則九軍之親自營也關者諸侯之陬隧也，關陬隔之道也而外財之門戶也，四國之財因之而入萬人之道行也。諸因此出入明道以重告之，當明道路之令再重而告之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關謂行商征於市者勿征於關，征於市謂坐賈虛車勿索，索虛車益其煩擾徒負勿入，徒負貨既寡勿令入其征故以來遠人，關征如此可以來遠人十六道同，謂國凡有十六道皆置關並同此令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謂出入於關者身之外事既謹而從令皆當聽其名之虛偽也視其名，視其色，既知其名又須視其色之是非是其事，稽其德，既知其色又須是正其事以考合其德也以觀其外，既知其德又觀其外以校量之則無敖於權人，以困貌德，教猶厚也校察如此則權詐之人無以成其厚校察行則困厚姦非因而不生故曰以困貌德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國無姦人所以不惑凡此常行者之職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邊人失信故傷德也厚和構四國，教厚而和可以構結四國四國之來皆以構信故曰以順貌德以順貌德，后鄉四極，既結四國然後向四極而撫安之令守法之官日行，又令守法之官日行邊鄙無闕塞度必明，無失經常。其越行之時必明其制度無得失於經常

謀失第二十五 闕

內言八

管子卷第九

管子卷第十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戒第二十六　地圖第二十七

參患第二十八　制分第二十九

君臣上第三十

戒第二十六　內言九

按此或是轉附朝之誤也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言我之游必有所濟，猶轉斛之轉輪石）南至瑯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春而南行，故司馬正令之為先王之游，而公未達其意，故問管仲）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原，察也。農事不後本務者，原察之）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秋謂西成，尚有不足者補之）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師行無成，功空費糧）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食者如此，必以亡）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出言門庭，其法可寶也）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千里必應，故曰無翼而飛）無根而固者情也，（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知其情也，故曰無根而固）無方而富者生也。（生全則萬方輻湊，生盡則鴻毛不振，故曰無方而富也。莫如生所在，故曰無方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情謹聲嚴其尊，防禦以尊其生）此謂道之榮。（謂此三者，道而光榮）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若者也）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身不事事，故曰行非重任）途之畏者莫如口，（口榮辱之權）期而遠者莫如年。（積年天日，聞期，故曰遠期也）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

按云周旋也

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非物則聰明，故曰當物）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所以養其生）御正六氣之變，（所以節其變也，即好惡喜怒哀樂六氣）禁止聲色之淫，（所以成其德）邪行亡乎體，（體無邪行）違言不存口。（口言必順）靜然定生，聖也。（欲靜則生定，如此者聖也）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自心生，故曰中出；義因事斷，故曰外作）仁，故不以天下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若以天下為名利，則非仁義也）仁，故不代王；（不以道輔君而代之王者，非仁也）義，故七十而致政。（老而不致政，貪冒者耳，非義也）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物謂名利之事）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身苟有道德，豈名利之物能惑哉）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道德為之體，何懾之有）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神器儀來，何驕之有）如此而後可以為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德必冥通，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出戶牖，以知天下）不為而成，（無為而無不為）不召而至，是德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如此）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天常無為，故曰不動）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君者亦可謂至德也。然四時云下，故萬物化，云運動貌也。然君常無為，故曰不動，政令陳列而下，故萬物成也）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心亦當無為，故曰不動，然四肢耳目自心使，萬物莫不得其情也）寡交多親，謂之知人。（以其知人，故交寡而親多）寡事成功，謂之知用。（以其知用，故事寡而功成）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以其知道，故能聞一言而得物貫一也）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故曰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多言為賢）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博學而不反修，於其身心憂衍者，故必有邪行）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弟生，故為仁祖）忠信者交

之慶也(有忠信之心故能慶交友之舊)內不考孝弟(言不仁)外不正忠信(言不友)擇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四經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經流澤使爲誦學者即四經可以亡身也)桓公明日弋在廩(廩所以盛米粟倉鳥或多集焉故於此弋也)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脫釬(釬所以扞弦)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二子不能爲羽翼所以爲憂)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上重斂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親冶容)而遠有德(疏賢俊)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不飛雖羽翼無登不濟雖舟楫徒廣不能舉濟言空徵斂日其辯若君何)桓公蹵然逡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上薄斂焉則人不患飢矣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乘自御管仲爲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里官閭里尉也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尉始故令里官進二子於里尉而用之)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謂以其所言以薦祖廟)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君能如此可以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此雖臣言必君用之然後成教故曰君之教)於是管仲與桓公盟誓爲

接此言己不事人未嘗得人布織而衣縕君不下小國故諸侯不至也意者或有不審致諸侯之道耶

令曰老弱勿刑參宥而後斃(老弱犯罪者無即刑之必三寬宥而後斷三宥即周禮三宥一曰不識二曰過誤三曰遺忘也)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布謂錢也即其物而正之不必分錢)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獺祭魚然後入澤梁豺祭獸然後入山林)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草封澤謂澤多草刈積咸封可用賣鹽者也其處既多鹽故歸者譬若市人言)(不殺禁也)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爲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傅施城(施城楚城名謂附至其下)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蔥戎菽今伐之故其物布天下戎叔胡豆)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鼎饋食言其儉不盛也)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諸子內官之號君將)(有行何不出乎盡何不也)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本不與汝及此謀今汝言乃能至於此謀能知我謀也)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爲之柰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乃不至今欲令其至如何乎)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爲接與也言妾身在深宮之中未嘗得出與人相持而接對)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又不得外人之布織言此者既昧於人事不審勅以軍謀畫訖不知以止君之行也故言更審容我思其不審之事)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謂中婦諸子止君不行此合聖人之言也令君行之)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
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
對桓公曰鮑叔之爲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
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負千乘之國不以其道
彼必不受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
甚已猶太也言惜惡惡人太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
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
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
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人
人亦生勝己之心故不服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
有所不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若皆知之則事
雖於己有不勝任而敗朋能有所不知不敢可以移政且朋之爲人也居其家
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
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
大仁也哉其朋乎握持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大而
且易顧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不干預而強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
大仁哉其朋乎已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
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矍已謂有
所鑿體而問未止也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
也好善甯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
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弁而臣
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有超能之材無人能過其上今吾併得臣
之國尚不事何也對曰鮑叔之爲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
不能爲國以屈其直也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

接臣仲自賴也言江黄近楚己死僕君必歸二國於楚使楚知服己而不伐若不歸
楚爲齊私國楚必伐之齊不救固不可若救則遠與師旅而致亂矣

詘甯戚之爲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甯戚善於農植貪於殖聚
不能知足而息也孫在之爲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嗛言
既見信用尚不能默況此四子皆矜能太過不能眞時屈伸故國不事也臣聞之消息
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
乎朋之爲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
歎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
哉言朋亦將隨己早亡不得久理齊政故哀歎也以先知未然夷吾所以稱聖也管仲曰
夫江黄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二國既近於楚必臣於楚豈爲齊臣
而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然則楚不得爲私而齊猶
有望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
則亂自此始矣楚既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一爲不救則不可救此救彼不臣
則亂總矣故曰亂自此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嗤
嗤旦暮欲齧我猴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
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狗喻易牙言其人殘忍
同於狗矣毆觸以木逢狗取聲爲叛噬國家也言易牙殺能亡國滅家此不當使必須去之也管
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嗤嗤旦暮欲齧我猴而不使
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
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嗤嗤旦暮欲齧我猴
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
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
開方在衛當嗣君之位今弃而事齊則所望不只千乘也其意必得齊國然後滿所望也君必
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
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
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

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奔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于甗，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謂路形若轘而又轘曲，緱氏東南有轘轅道是也。)濫車之水，(其水深淤能泛車。)名山通谷經川，(經川謂常川也。)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苴草謂其草深茂，能有所覆藏。)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困謂其地境埆不可以蓺，殖謂墾田可播殖者也。)必盡知之。(凡此皆兵主所當知。)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藏謂苞蘊在心。)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之形。)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明知能三者合，故謂之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宿猶先也。)使羣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事之成敗，明主獨斷於心，故其臣不能議。)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不敢蔽隱賢能。)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求，若竇嬰、李牧之為也。)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為教服，(設教令，使士服習。)連什伍，(使其什伍各相連，有所統屬。)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

參患第二十八(太強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驗彊弱之中，自致於無患也。)　短語二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辠。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辠，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能士去亡，必構鄰來伐，故有外難也。)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羣臣朋黨，則狗變為虎，篡殺常因是生，故有內亂也。)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無兵誅暴，暴必內侵，故地虧。)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無刑禁邪，邪必上侵，故國亂。)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三至當一軍，(師之三至，可當一軍之用。)三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成一戰之功。)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師行一期，能盡十年之蓄積。)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傾國一戰，能盡累代之功。)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交刃接兵，必卒費刃折，貨財空耗，雖未徹敵勝，先已自勝。)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主人食子爨骸，攻者必智窮力

俴音踐，詩云俴駟孔羣。

驚夫智謀驚衆之夫，游夫才辯游說之人也。

（竭財殫士費城難未攻先已自故凡此皆庸主之術非聖計者）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国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正天下既合天時又得地利用吉日夢吉夢其數從何而生皆出於計謀也）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得其心與敵士至故與獨行同實也）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俴謂無甲單衣者）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俴者同實，（徒人謂無兵甲者俴單也人雖衆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矢至而短兵不能應則坐而受死也）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謂戰之器其器既成敵往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生心與戰也）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二器謂軍之器其器既成驚敵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守城而衆也）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三器謂一國之器其器既成游務之夫又具則天下之衆懼而自散也）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爭，（謂欲用兵所當先而爭為者謂下事）聖人賢士不為愛尊爵，（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道術知能不為愛官職，（有道術智能則以官職加之）巧佞勇力不為愛重祿，聽耳明目不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由前行多修故死後有名）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善故甲子之朝一戰大勝）故小征，千里徧知之，（小征謂以諸侯之衆有所征古者諸侯大國有五百里者今既舉衆而征己國與敵國皆嘗知之故徧知千里）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間之，（間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日五候之況成事之大可以不知哉）

從讀屬上句。

徧大征，徧知天下，（大征謂以天下之衆有所征伐天子以天下為家故徧知天下也）日一間之，散金財，用聰明也。（夫戰衆當令主者日一間候之其間候之也或散金財有所慕賞或用聽明度其不虞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禦小耳目視聽遠）兵不呼儆，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儆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無事徒聚衆必不用若周之偽烽也）幽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軔牢固之名也所攻既堅則軔而難入）乘瑕則神。（瑕謂虛脆也所乘既脆觸然瓦解故若神）攻堅則瑕者堅，（所攻雖堅能令脆者則以士卒堅強故也）乘瑕則堅者瑕，（所乘雖脆卻為堅者則以士卒脆弱故也）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強卒攻堅弱卒攻脆）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莫猶削也）則刃游閒也。（刃游理間故刃不虧）故天道不行，屈不足，（用兵者必順天道若及天道之不行必屈竭而不足）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敵國人事既荒且亂故十可破百）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故此雖半可以擊彼之倍）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行謂先覘之也欲以軍爭而行其城池彼則知而備之也）有道者不行於無君，（覘彼無君亦恐知而有備）故莫知其將至也。（既不先覘以潛襲所以不）

按待卽上圉意注非當待字爲句

知其將至至而不可圉莫知其將去也不可圉者必厲而近故不知其將去有爲楚之慕比去而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去既不可止雖衆何能止待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有所待而治其道當富而未必能富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爲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爲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爲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爲參疑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爲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之止是亦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明君也象法也謂能本道而立法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慕以爲法也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吏嗇夫任事吏嗇夫謂檢束羣吏之官也若今鄉之比也人嗇夫任教人嗇夫亦謂檢束百姓之官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謂百姓有不從教論其罪罰不撓法以行赦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既賞信罰必君臣合體莫不至誠故人可以守城出可以野戰也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訾限也程准也事律謂每事據律而行也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爲正辟刑也文劾言據文而事狀謂論法刑已下皆據事以爲正不曲從其私也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愨忠信者不得善也人嗇夫之教既成則人皆忠信故無有獨得善者也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吏嗇夫之律既成人皆懼法不敢爲非雖有豫怠不得爲敗也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爲人君者因其業謂因人嗇夫之業也乘其事謂乘吏嗇夫之事而稽之以度又以國之法度考此二者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善自應賞故不善者不敢横慕有過者罰之以廢亡之辱僇死之刑而民不疾也過自應罰故人不敢疾怨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或罰而殺之或賞而生之皆不違其理則人如主之有常不輕爲去就故人不遺其親也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懸象著明不改其貞地有常形山澤通氣不改其靜人有常禮尊君父卑臣子其儀不易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人君無官兼統衆官故曰兼而一之分而職之各有司存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代更也謂上明下審更相序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

而莫相德也(君以職業下下以禮供上各有所供故不相德)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愿則上下體(上下各得其體也)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三族謂農商工也言因上下有體內外有別故此三族各得其體也)夫為人君者蔭德於人者也(君者以德蔭人)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臣者仰君而生)為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量其功之多少制祿以食之各得足也)為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受任者以徹教)布政有均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以勞受祿則民不幸生(有勞者必得祿人則致死以立功不徼倖而偷生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稱名職分明則人於道不惑也)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德從君出)制令傳於相(令因相傳)事業程於官(官各以其事業程於君也)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胥視也視令而動則所事不妄)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無所事令故言最貴也)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宜力事君故其力最可愛也)言下力上(君言下於臣臣力上於君也)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畫謂分別其所教事君既畫其事相則守而行之也)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官既畫之人則役力以行其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筴籍以相揆也(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筴籍所以示之制也凡此可以考其真偽定其是非故曰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謀知其德然後事用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以職事為勞苦)下之事也為人

積曰此言臣奉君職供其事令

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下及官中之事則君事臣職故有司不任也)為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臣當上供從君之命今乃專上之權故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謂用下之智能聰明)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故曰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知善則能臨眾遠故可以為人君也)身善人役也(身善則財能可任故為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君身善則智勞故不公人也)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不公則不識理之正故惠賞而不忍刑也)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偽誅視聽者眾也是以為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教諸生之官而任之以職也生謂知學之士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得人則福多故不可勝收)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不勝任則敗廣故不可勝救)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心制而後用故曰官者耳目之制)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立身正德而已)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及猶預也矯偽也上預下)

（事偏有餘而實不足也）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預上事則威權勝君故也）為上而矯悖也。為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迕之行。（迕背）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順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為人臣者援私以為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為公者乃是私也名曰不違公道使不違私道也）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寖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既久行私而不知則是姦心之積也故言姦心豈無積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偪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君意委曲於女若食之无口故曰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假因也因女之能食主意以規度主之情也）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婦人既得君之嬖寵又因大臣之權以引其外權則何為而不成也）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女寵既隆又挾大臣之勢故夫人被外太子見危）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眾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橫謂糾察之官衡入人察者也五官各有其橫曰五橫）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illegible]）衣服緷絻盡有法度。（[illegible]古[illegible]字）則君體法而立矣。（[illegible]從[illegible]也）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為常。（著明而且久習而為常也）犯俗離教者。眾共姦之。（眾以離教為姦而異之也）則為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所謂同律度量衡也綧古准字准節律度量也制丈尺各有准限也）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眾皆從順而有獨逆者眾皆從正而有獨辟者必為順正者所伏也）姦偽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諸侯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讓為主）是故歲一言者。君也。（謂正歲之朝布之象魏）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命）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為常具。以給之。（其論衆官之法制也）相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總統百吏之要）官謀士。量實義美。匡請所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當量實官其有矣善者用匡於所疑必謀而論之也）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吏所居之官曹也立府必有則法故曰明府之法瑞君所賞臣事信者注體之屬也又必合其實以考之也）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君之要所謂有三階要謂百吏之目也）是以上有餘日。（唯上要故有餘日）而官勝其任。（各理其職故能勝任）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illegible]其[illegible]而供上）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按將與之二句是留賞留罰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生人之所從出故非在人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言也聖王善知道理故言而相告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爲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僞之心。不敢殺也。不敢殺君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善應故曰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前茲是謂其道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得道之真以理身緒餘以理國家故重道而輕國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道可爲君故君一國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道可王故王天下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其道足以臨國實天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君之所欲人則順之令得其所惡者。能除諸民。君之所惡亦順之而除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僞省。如冶之於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廢置之由君若金埴之由工也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雖有惠厚之意財不能供將殺之。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罪然而嚴威銷縮不能振起也嚴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閑也。威有聲無實或有賞無聲聲實閒也故不供不振也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善必得賞私利何爲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宿猶留也罰得其過則人不疾其威疾怨也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欲罰而罰之故不踰於人也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上降潤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之官而不自官授人之事而不自事獨立於無爲之地臣下莫得而稽之如此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別而聽之則各信其一方睹莫之發故愚合而聽之則聖。合而聽之則得失相轉可否相濟衆見之言賢聖不能易故聖也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聚謂同所歸湊是以令出而不稽。稽留也刑設而不用。人不犯法故無所用刑先王善與民爲一體。以百姓心爲心故曰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一國同一意萬人同一心然則民不便爲非矣。爲非則失利故不便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耳聽有所際閒之堵牆。窺而不見也。目視有所窮而名爲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君能善用臣能善納則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見耳目不壅非明而何也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繼之君善而臣傳之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以事者必擇其可否君之舉臣亦猶是也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謂知君之短長及其身力所不至也若量能而授官。夫授人官者亦擇其可否臣之擇事亦猶是也上以此畜下。擇其可畜而畜之下以此事上。擇其可事而事之上下交期於正。君有賢臣臣有令主欲求不正其可得乎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君臣正則百姓無自爲淫僻也

管子卷第十

按反復還也言民有所趣向則反道按處名物為是違名物為非

管子卷第十一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君臣下第三十一　小稱第三十二

四稱第三十三　正言第三十四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居力強者征於弱也於是智者詐愚強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眾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智者即聖王也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正人之邪德而民師之師智者也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賢人知道術德行者也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道術既出故其不俟義而順理理之極則無疵僻之事始見於人心則人無不道矣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人既反道故以正其昏惡之物處其背理之事則為是非者自分矣是非既分故行賞罰以當其功過也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既設人則生其體體之禮故國都立也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賞罰成禮方乃為國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無賞罰則君不足貴致賞則匱致罰則虐罰而無節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故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賞用多故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令虐則人無所措手足故不信也是故明君飾食飲弔傷之禮飲食謂享燕傷謂喪祭也而物屬之者也禮行則物親也是故厲之以八政八政謂洪範之八政旌之以衣服衣服所以表貴賤也富之以國裹裹謂財貨所苞裹而藏也貴之以王禁禁令行然後知賞者之可貴也則民親君可用也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君得名道則天下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言水波蕩而上既盡其勢還復蕩歸下而止此自然之勢惟人懷德而來畏威不去者也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束謂帛也布謂錢也古者罰刑威令出錢布也一畝之賦盡可知也賢人為之視聽故無不知治斧鉞者不敢讓刑讓猶拒也當其罪不敢讓刑也治軒冕者不敢讓賞賞當其功故不讓也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墳順貌或刑賞之莫敢違逆若子之從父家之從長如此者禮義明故也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上下不交則賢人隱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無賢人則不知所歸故百姓不用也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百姓不用則天下無邦何至哉故曰德侵則君危君德見侵不危何待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功過不賞故有功者危令侵則官危令侵則法不行故官危也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無辜受戮故百姓危也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異幸之心矣為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騰謂變詐於君亂至則虐騰至則北騰至則權降故敗北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四者謂上之四危也則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言施恩厚舍罪罰二者優厚雖非用法猶能濟亂故百姓悅之也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偽止遂達要淫佚別男女

則通亂隔旻備嫌止之也言能止淫佚制男女則雖先亂亂令能隔既也貴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隱謂伏而不行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國之所有也民所君也民者己之所君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言民惡君之制己此亦君之過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三務謂春夏秋務農人不務三則饑饉成變故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穆猶悅也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也巧言令色委曲從君至於亂也則漸以勝之其與或至於篡殺故曰阿而勝之也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為倒君臣為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群臣群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謂給上之役也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謂設上四法固而守之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辯得其根而止之也然則躁作姦邪偽詐之人不敢試也不敢為非以嘗君此禮正民之道也制禮者用此道以正人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襲入也謂狡婦妖蠱人主遊行請謁所請既從外資遊說為姦慝者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淪賤然賤者必思貴常伺君怨以賞禍故謂之伏寇也

按言刑罰數加於近侍故便嬖不能食其意比黨者必誅之故大臣不能侵其勢明字疑衍

按威當作為謂能易賢不肖而可以為朋黨于下有能有字當作又按爵謂前不肖之知而加爵位也制謂前財力之貢而有定制也中人既皆罔上輕下以成其私是人主爵制不加於人失其柄

明君在上便辟不能食其意便辟者不能諂君以得意故曰不能食其意也刑罰亟近也既不能得君意故刑罰數也大臣不能侵其勢不能侵君之勢比黨者誅明也君明故比黨者誅之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謂食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也左右與君和之也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左右之人在臣主之間參會其事者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日緩左右行之乃為急故能取威也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日急左右行之為緩故能惠人威惠遷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實賢謂之不肖實不肖謂之賢故曰易賢不肖也黨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啗其主而可以為勞於下用人財力上以啗主即於下以為勞兼上下以環其私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財力上下之利皆用逸身故曰環其私也爵制而不可加則為人上者危矣勢既逼君故爵制不能加也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君行善則是侵君之賞奪君之當賞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假說妖妄之言以惑眾如此者欲脅君也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鬱塞也君之令而不出行者謂欲幽君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質主也能通於天道人情者可以為主其不能通但寵之者可以為從謂臣也言臣主數因此通而立

而危矣按始于患不與其事卽下患而不勞也觀其事不規其道卽下勞而不患也按以人役上自君臣言以力役明自等類言以刑役心以一身言刑作形下同此赶巨言切走也

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初始謀患而勞患者乃行其事令人為之而不自預此觀君也）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人謂百姓百姓勞其勞佚上之役也）以力役明（謂臣勤力役用其身而理職位）以刑役心（刑法也君則役心以出法制也）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心謂度量可不故進退也）而刑道滔赶（滔謂先也赶謂速進曲也設法有當不故有合成也）進退者主制（君心進退所以主為制令）滔赶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君臣之道主得制者其事必有方有圓也）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圓謂君道也圓而不滯必運而無滯通者必暢故和之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方謂臣道也方而有常故執而不舍則固固而不妄則信也）君以利和（君道和則利也）臣以節信（臣則守節）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戒愼之心成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心正然後德明）知得諸己知得諸民從其理也（於己既不失於人必不妄如此者從理故也）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己反其本也（有失於人必修己自責如此者反其本也）所求於己者多故德行立（求己多者必進德修業故德行立也）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求人者少必謂賦斂故人輕於給也）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於上天故紀要天時務全人力也）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發興地利足於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所用輔佐皆得其宜）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

按言庶子為兄弟者雖有才有

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君則臣忠則國理國理則人重生故人皆以養其形而牽於衣食之利也）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易用法止也）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食道力不同故曰分民也）威無勢也無所立（必有勢然後有所立）事無為也無所生（必有為然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人復無所立生故國平而姦省）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不審則無所食也）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矣（國既明禮義倫等不踰雖有大夫偏獨出伏罪而怨不敢有幸亂心）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草木必得時然後生）故民迂則流之（人太迂曲不行則流通之）民流通則迂之（人太流蕩則迂屈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人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備具而成體）頃時而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肢謂手足也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官謂五行之官也）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

寵亦不以逆嫡子而傷義故禮愛隆而不最並適子爵位尊而亦事適子也

子傷義明立正嫡設其貴寵子不令逆而廢之故不傷義也禮私愛驩勢不並倫嫡子者所以傳重也故禮許私愛驩勢之超異可也餘子之勢謀不得與之並倫也爵位雖尊禮無不行言嫡子爵位雖使尊異必須行之以禮也選為都佼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所立之嫡必選其都雅佼好者又以美衣麗服覆冒之章表旗幟旌異之兄此皆所以重嫡子之威也然則兄弟無間郄讒人不敢作矣嫡威重則兄弟和故讒人無所作其讒矣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其謂國相則功德兩兼勢法贊美於此四者參伍偶相與俱得其事既周然後舉用之既用之尊勢而明信之也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誋君明相賢必從說如流故無諫死之忌也而聚立者無鬱怨之心聚立謂天下會同也若得其所故無怨望也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慝矣慝姦惡者也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有德者以就列位不以無德之人為類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弇勞不以傷年有德者超於上列使在有功勢者之前故曰有德擢勞苟有德雖年未至而亦辭用之不以年少為之傷也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有功能必賞用之故人不以苟生為幸也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無別為妻妾嫡庶等不分別也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國亡則宗族隨之故曰失族也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謂國之幾臣下陰為要謀其所謀者閉而不泄以此相待人必懷疑而不相親矣故失其援也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中民謂百吏之屬也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為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妬紛言嬪妬紛然所以亂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強弱相陵故亂也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己德之長而不相讓則亂也中民亂曰譖諱謂以智詐譽恐諱實則亂小民亂曰財匱賦稅重則財匱故亂財匱生薄財不供則禮義息故薄也譖諱生慢不重諱實而智詐恐譖之此其慢也稱述黨偏妬紛生變此三者或生篡君弒主能為大變也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黨數取其偏近者而刑殺之如此則黨偏妬紛之變息故內定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則國豐矣三者各得其所順故國豐也審天時天時各有宜也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雕鏤文刻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者皆令得職也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考其定數以命之也下十伍以徵既得其定數下其什伍名以徵之也近其罪伏以固其意曰期既近尚有不伏者則加之罪以權伏之所以固供者之意鄉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官以遂之也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有年矣則舉其功過而考察之如此則皆反其行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以社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其功則其材能不可不知矣既知其能順而考之或使之苞衆以立風化其材能尤高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者也若此則士反於情矣有能必任之以職故士反於情也

小稱第三十二

稱舉也小舉其過則當權而改之

短語六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言但患身之不善耳無患人不知己也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

按以爲不善句言人之觀我甚明豈可逃遁以爲不善也

按別本注聖人託之而可行善故好我託之所行皆可惡又安能美名招徠乎

按別本注百姓見惡人之所忌

取之（丹青寶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人猶知而取之況在於人體善而不知乎）是以我有過爲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爲人必知而名之毋有過人而安命者也）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有過必知故不可以遁逃）以爲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己之善惡彰矣故不復問家問家則左右佞嬖者善擁其過而飾其非也）故先王畏民（民之毀譽必書其過善故）操名從人無不強也（謂君自行善持名使之美善故強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君既行惡卑是持名去人無善可稱故棄）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遁惡日聞人共棄之故棄其地而走也）故先王畏民（無善名遁棄之走故畏人）在於身者孰爲利氣與目爲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覩見其理爲功用美大焉故最爲利也）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聖人之聖精而又神託而行善則善滿天下故人重而名遂也）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我雖託氣而不神所行皆可惡用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愛且不能爲我能也（託氣既爲雖令人之愛猶不得美名況於惡人之乎）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嬙施雖美而面有怨氣亦不能爲可好憎）（聖人外見其惡亦不得美名）我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所往去於人者皆以惡事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言人君既內無聖德外皆行惡必無美之名也）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更有餘忌）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溢虛也長者人所忌故或斷之或洫之短者人之所好故或續之或實之也）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成湯罪己故人不罪之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桀紂罪人故人罪之）故稱身

之過者強也（稱身之過卑是謙受益也）治身之節者惠也（儉之人然後治身節儉曰惠）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事歸之於人如此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過反於身則懼而修德也）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民得善故喜也）往喜民（善往則人喜也）來懼身（過來則懼身也）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人以惡聲懼己耳聞而感則心不敢念非）懼氣以感目（人以惡氣懼己目見而感則身不敢造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繩可得斷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筴故遬獸可及遠道可致（彀謂射實棲皮者也感謂深得其妙有應於心者也）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君人內外盡善感之於人也）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迎也謂用此）則不失於人矣（恭遜等以相迎接也有遜以接人何失乎）嘗試多怨爭利相爲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爲不遜身尚不得況於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祭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足以理天下更不須益）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用恭遜敬愛理之纔可足耳亦不須損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爲治亂（有恭遜敬愛則理無之則亂也）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恭遜敬愛身之澤也故在身則榮去身則辱也）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

民可化而使之愛，寡能之人爲戾凶暴，苟以恭遜敬愛化之，可使生愛。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父母兄弟恩情皆固，苟無恭遜，故之身者使之愛惡，之是也閒是此身有恭遜敬愛則愛，名者使之榮辱。閒是此身之名，有恭遜敬愛則榮，無之則辱也。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言恭遜敬愛可以變化愛惡，榮辱名物之審焉，如天地之生也。教故先王曰道。道者貴作變化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闕有所告之也。雖然，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以此言物之。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閒，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爲不久，務時爲事久必賤揚之也。蓋虛不長。覆蓋虛妄不得長掩蔽上三士皆務爲蓋虛者其誠情與書彰露也。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右之行所長之性其至於死必將改復本情未有能終其壽也。言三士之忠皆僞忠耳，必將復其不忠。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聽也巫管令既逐之，而公有煩苛之病起兵妄征伐無使虛之也。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

國有悖乎。四子既逐而有闕，故以管仲爲悖。乃復四子者。處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圍之，故不得出也。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難，故國之道塗行歲日不得通也。十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謂以社數書於簿籍，用此七百之書社降下于衛也。食將不得矣。作亂欲公之死，故不給之食。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見者遠。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絕。幭所以覆斂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以揜屍也。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爲寡人壽乎？奉觴者酒。祝令增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四稱第三十三　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言己能不曾盡之於君無所闕，令何勞辱君令而使己言之乎。桓

嗇所力切

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憊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今以忠誠收聚而賙恤之令其大富也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鄰國以幣帛來聘者取之以懷來有德其或以制令來告者則君受之以為法式乎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宣通官又合於美道修而行之自可為理何須聞於惡事乎以此拘桓公欲觀其意也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繪緣繡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於其旁寔之近也有家不治借人為圖言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之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言其昏闇之甚也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為生不相統屬故無朝處也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狂者失其性不分善惡也眾所怨詛詛祝之也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

按別本註盡己之能發揮於政事

慧作辭

臣敖其婦女唯與婦女為敖從也獵畢弋暴遇諸父其所遭遇諸父惟以凶暴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輕刑罰則烈言其法式之政既已輕曲至於刑罰惟益酷烈內削其民以為攻伐反以削生為伐功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漏釜則江海不能滿故必有竭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為臣不賓事左右賓敬也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良臣皆私其所有必能於國家及其發又普徧之也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服行之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斷亡已執佞說以進於君事固寵位無求去也遂進不退所謂知進而不知退假寵鬻貴假因也因君之寵必能鬻其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未必能貴其爵位但尊其貨賄而已進曰輔之退曰不可進於君則言已能為輔弼退而私議則曰君不可輔以敗其君皆曰非

賊一本作賤。趣一本作通。詔一本作訟。

我（由斯之人不肖故君有敗乃更推過於君云此非我）不仁羣處以攻賢者（小人所忌者君子故其羣處常有闇賢之見）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欽恭之心反欲規）（利若求貨然）見賤若過（其見賤人無矜恤之心藐然不顧若行者之過）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人有曲而事己與之交也）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鬭，不彌人爭（其人見爭則恣令鬭）（無禍繼之心）唯趣人詔（人有制命不問可不則向而順之言其佞諛）湛湎於酒，行義不從（從順也）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爲令，迷或其君，生奪之政（生猶奪政況於死後乎）保貴寵矜（寵寵而矜）（奪者則保依而貴重）遷損善士（善士則遷改而損棄之）捕援貨人（其所捕道）（而援引者唯財貨之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人與之入國則同乘）（而等至其出也又朋黨而駢並）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奉身自潔推過於君也）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善哉。

正言第三十四　闕

短語八

管子卷第十一

按此篇多錯簡不可讀

言山不童而材木不可勝用也

按踦音奇物體不具也

言古者刑不加大夫若諸侯犯罪令其一足有履一足無履以恥辱可以當死也今周公之刑法雖詳有斷指之罪斷首之罪斷足之罪

管子卷第十二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侈靡第三十五

侈靡第三十五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既無所異故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澆古實而今浮故不同也）可與政其誅（言今雖不同古可為政誅其不法以復古）俈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俈帝俈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此亦言非有出人之道修古而已謂同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山無草木曰童澤竭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貢故天下平有時而賦曰良）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則不相及也）人民之俗不相知（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來者所求足故也）故卿而不理靜也（雖立公卿不理事以人靜故）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雙屨以恥之可以當死刑）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稽考也罪滿而斷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而考之應斷足所罪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為慎審也罪定者死之然人尚不服罪豈人性之然乎時爽故也其）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載生也今地利既重人之生植數物若則從而毀奪變疊之所以養有不足人既情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末作）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諸下但有農作之名不得自用而實皆歸于上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富壽之域則倦先以節為然也）大昏也博夜也（夜謂晦昧之行也令人主至於大昏者則以博為夜事故也）問曰興時化若何

充滿手掌使不致枉法雖善而民猶不服畫謂古人法簡而治今人法詳不治也大昏昧甚昏昧也博夜後夜也謂長不明也所以甚言今人之昏昧

（謂度時與化其理若何也）莫善於侈靡（侈靡謂珠玉之用也管氏以為寶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時共貴之若若不重不重則賤者守之以招人故度時與化莫若重珠玉以為侈靡）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有實謂粟帛可貴而賤之無用謂珠玉可賤而敬之若此則人之實不肖可刑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人之敬珠玉末業常人貴之賢人賤之今則賢者之好禮業如常人貴末業若此者可謂務本之始）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珠生於水而有光鑒故為陰之陽以向日則火烽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玉生於山而藏於山故為陰之陰以向月則水流故勝水）其化如神（言珠玉能致水火故曰如神也）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賤所貴而貴所賤（粟米可貴而賤之珠玉可賤而貴之）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君不貴而藏之則利積於強貧雖矜鰥寡獨老無所與之今藏之者所以賑貴乏故為均之始）政與教孰急（政者立法以齊物教者訓誘以處心用二者何先也）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摽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摽高舉貌秋雲悽慘有愁悴之容高置且遠能生人之悲心愴教者要人之不令見其威容人亦為之傷悼之）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膈然若謞之靜（謞油潤貌膈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潤將降其澤及人之體去除熱氣而和順雖有藕縣之人亦皆恬靜愉教者和之溫辭而強樂者亦能感服之）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教者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意既動則自怨而蕩搖自怨而蕩搖則從教若流水也）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教者若夏雲之順適故其人使人思之人既思之則生其善心教人之始必備此二者然後可也）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教者既若秋雲始見而哀儆之又若夏雲之起而潤悅之則天下之賢實不肖無不化為）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

祭之既從聖化人則敬而來待愛而後使尊衛其君若嶽神山敬祭而祈福者也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賢與不肖皆徽而使之則不得不化也今夫政則少則卑皆從教則人無所犯故於為政少用為則也若夫成形之徽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徽徽者全能去則而使人嫌太平之先兆也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之中適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故不可使甚貧不知恥甚貧則濫窮故不知恥也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遬竭平而不流謂水也停水無源必遬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遬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之其雨必遬已上二事爲下有此喻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則爲政者威以爲本也愛而無親則流但行況愛無所偏親則其愛流漫賢智不盡力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為有兆怨雖日富有所親而用親之理辟左則有為用者不為用者辟猶言有中不中此但為怨兆而已親之無益也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或使上得短而下能持長其役用之不以度如此者或懷怨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而祀譚次祖犯詛渝盟傷言譚延也國敗綿祀之事延及文祖之更有犯詛渝盟傷言之罪敬祖禰尊始也祖禰人之始也齊約之信論行也詛盟欲為整齊要束之信所以論行也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冬肅殺雷震電耀為威為政者以所取則故威不可遂之也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凡尊始論行論威為政者當行德論之君皆囊而藏之故有所敗士之德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王事之成形論考於人事此為政所行也違而勿失故可以王也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何如也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尊卑恩威之序故功之然後可以立功名也辨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戚戚親也賞珠玉以賞士故士可親也君親自好事謂好為政之事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以斷是非仁以好任所謂悅以使用人君壽以

按荊本註德化可以服人則必死于化矣

按龍至樂

政年君所以壽考由乘政以順年之四時令也百姓不夭厲厲疫疾也六畜遮育五穀遮熟遮猶繁也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力全可用也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若俱賢則不可得而制難以王矣俱賢若何問之曰忽然易卿而移黜不肖立仁賢忽然易事而化去故而取新變而足以成名革變舊弊故成名承弊而民勸之承先代之弊而成能名故民勸勉之也慈種而民富施慈以勉種故人富應言待感與物俱長應物而後言待感而後動所謂應天順人者也故與物俱長也故日月之明所謂與日月齊其明應風雨而種風時雨若則以君禮不失故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君人者德苞天地首出庶物有生莫能臨故曰人之良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不有上事而又醜惡天地之化此非天子之事民變而不能變是稅之稅反之傳革稅桎也革皮也稅之傳革則外革而內不革也今人變而君不能變亦外革而內不革之獺故取喻為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可革而不革則人有輕君之心故不服也民死信人無信不立故死在信也諸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不化則剝竭故死請問諸侯之化弊弊謂久行而無益者弊也者家也言國之弊則以家習不革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非人所重則當革也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君好虎豹皮故來獵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玉為幣故用功力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宅然後可以充甲兵之賦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君之於人必足欲贍願然後可用也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士既乏於衣食則君之不能用也傷心者不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窮悴而不足則傷心矣傷心則無聊而苟且故不能致功故嘗至味而罷至

謂耳僞蘇付也

樂（謂富者先秦王業及食玉味而罷之）而雕卵然後瀹（以灼反）之，雕橑（力道反）然後爨之（皆富者所爲也。橑，薪也）。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謂丹穴而求利，故不處也）。富者靡之，貧者爲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則重幷貧者而爲之也）。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爲也（百姓既爲富者所靡，則怠於作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富成此侈靡，亦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爲乎），爲之畜化用（今欲爲此畜貧富之法，當變化富者之用也）。其臣者予而奪之（謂臣富者今欲化之使貧，或先少與而後多奪之也），使而輟之（既使之多所費用，然後成其功），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今得富，且取其物奪之也），父繫而伏之（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伏而破產以贖父也），予虛爵而驕之（或空集爵名而無其位，以驕此人，令有所賞用也），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先貯物以射春秋之利，今則官自收而消也），有襍禮我而居之（或有費用財物襍禮於我，若此者順其意而居之），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富而又強，則爲之作譽，或令其有所統率）。強而可使服事（服，行也。強者服事，事以成），辯以辯辭（其有辯明者，則令辯繁辭），智以招請（富而多智，則使招來而請謁也），靡以摽人（富而清廉，則使爲人標式），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若能堅意強力以乘上之大者，可以廣其德，又可以分其上之任，故位輕者也），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亡之郄（若不能使任上之大者，乃流移而徙之漸，亡國之郄也）。故法而守常（謂古法得其法者，則守常故而不革也），尊禮而變俗（流通之俗，則當變之），上信而賤文（文虛而寡用，故賤之），好緣而好駔（子朗反。緣卑捐也。駔，馬之壯健者。法惡者必亂，故弃之。循姦人之儈亦亂國，當絶），此謂成國之法也。爲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戚，親也。反者冥也。順其性欲必敗亡，若能反之然後有成，可與之親也）。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耕，譽則有功），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寇，則有功也。難），勞教定而國富（積財故也），死教定而威行（致死則莫敢當其鋒，故威行也）。聖

人者陰陽理（言法陰陽之理），故平外而險中（此則合陰於內，發陽於外）。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情盛則神滅也），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故化美也），變其美者應其時（事應其時，故變美也）。不能兆其端者，菑及之（來事之端，不知其兆者，當失於幾，故災及之也）。故緣地之利（緣，順也），承從天之指（指，意也。當承順天之意也），辱舉其死（辱謂逆也。逆地天以辱舉事，則死也），開國閉辱（若能開國以納善言，則辱可閉也）。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知能順地之利，則能參天地之吉綱）。承從天之指者，動必明；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天舉事，故與失人同也）。公事則道必行（公事則無擁，故其道必行也）。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可玩，故開國以納之也）。柰其斝辱（亦既有辱，當柰之何？唯執斝爵祭神以謝過耳），有知神次者（當令巫祝知神之次秩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斝（操牲及珪璧，執斝爵以禱神，而謝逆罪之罪也）。家小害，以小勝大（祭祀之費家難，有小損，因此小攘以勝大災）。員其中，辰其外（既以謀遲，又當員中心無，所事固有害，則從無失外。事之時也，辰時也），而復畏強長其虛（其有強大於己者，則當長其謙虛之心而敬畏之也），而物正以視其中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可信，又當視其中情以歆之）。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警衛，而雖敢敖者，事至於此，如何敬而可）？擇天下之所宥（謂不爲天下之所疾者），擇鬼之所當（謂爲神所福助者也），擇人天之所戴（謂爲人所戴仰者也），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三德之人，付其身而任之，雖有寇賊，無若我何，故安）。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謂寇賊既持強弓，又執短兵，列陣而立以攻齊，區若之何禦之，此亦公問之辭）？高子之名而舉之（高舉其名，則數悅也），重予之官而危之（寘之重官，則不避危亡也），因責其能以隨之，猶儼則疏之，毋使人圖之（責知其能，隨而任之，則自

謀屬而無所圖望啓龍鵝俺使人圖之也猶疏則數之毋使人曲之因不寵任而疏已者則數加恩義以悅之無使人見鄉陰謀曲求已隙者也此所以為之也據人若此可以禦上強實短兵之寇也大有臣甚大將反為害謂大臣富有既臣且甚大甚大則過若故辭反為害吾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為之奈何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害每見其小能則察如其大欲為此事如何公辭之亦問也潭根之毋伐潭深也此以大樹喻惡也譬若大樹深根不可伐大臣根黨盤亦末可辛誅固事之毋入既未能誅且固事之無得入同其惡也深黶之毋涸黶謂探其深情常令見之無使其潤竭也不儀之毋助儀善也彼為不善無得助任之也章明之毋滅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知之無使昧滅也生榮之毋失謂生為殺之心若果木之生榮此其可誅之時必不得失之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令他事有十言之善不如此一言也雖凶必吉忍而容之屈而事之凶也惡愁易誅吉也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為之若何縣謂收積也故使國家從平安之時備積其財以無事之時收積至時散其積而用也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積謂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美車多醴財有所散因其散而收之千歲毋出食此謂本事雖侈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使他外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縣人有主縣謂繫屬也言欲繫屬於人必有所主主於財人此治用官既積財人則於官取之以理其器用也然而不治積之市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器乃積之於市使高價得其利也一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財既入市則公私其積之上雖積一分下亦積一分可謂利無常也百姓無寶以利為首百姓無他寶唯以利為寶之首一上一下唯利所處利積多者百姓則從而歸之也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無利而不通則國亡也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而不化者則由所出不變故也觀而移變之視其不可使因以為民等等謂率而齊之不可使謂其人非有文武之材又不

任作役若此者使之率與利之人而齊之也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虛譽之名者則擇之使為與利者之長好而不已是以為國紀好名不已財乃謂積故為國紀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則無獨與之名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衆共言此人有名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酢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可以至於承君之酢報也先其士者之為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為先今反自先之是為自犯其過也後其民者之為自贍人能興利亦當先之先國今乃後之是自為其其贍不憂困也輕國位者國必敗輕國位則有散居之心故國敗也疏貴戚者謀將泄疏貴戚則有外顧之意故謀泄毋仕異國之人是為失經異國之人所謂非我族類者也今而仕之其心異此謂失國之經也毋數變易是為敗成數變易則事繁而無功故日敗成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為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為使國大消飲酒於臣家則威權移焉物不所盛故臣強則國消也三堯在臧於縣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儡亡乎雖使三堯在臧但縣其物而不散施之於亦不能守其物亡必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得之自用樹私則國從是儡敗而亡乎儡卿與守也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亡流而下譚延也雖堯守藏不施必亡猶如尊位將反而未能勝其本此位既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不平令苟下不治凡始理下者必先能平令既不平令難下而不理者也高下者不足以相待自處其高欲下待上必不待之也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此謂殺君之事其存既立而後壞如此者何也卸兵遠而畏何也以德不素積故也民已聚而散何也人不歸無道故輟安而危何也神不祐故皆謂鬼敬也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欲求遠者兵不信欲來遠者必謹於附近然後遠者來信也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略禮稍不繁也言於近則略之於遠則合

桉則本注宗族國之藩屏若毀之則國弱兵寇遠而不長也

之若此者則可以立功亡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長先自毀國之宗族斬以至三者若此則兵皆逃遠無兵則國危故不長也國小而修大

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是也不量國之小好修遠大雖復行仁不務其利而務其名國爭名是必自累者也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強以

待其害雖聚必散好自勉以聚力欲兼他人之強用此以聚危害如是者先雖聚後必散大王不恃衆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後利之

成而無害大王亶父為狄所攻乃去豳之岐杖策而往百姓曰仁君也不可失扶老攜幼而從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言大王雖有衆不恃恒自恃其德故百姓歸而聚之供

其所獨而利之遂至於成功而無危害者也疏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謀言自疏己親而好交外人雖企慕於仁而所謀多

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泄謂既賤且寡好奢迂大凡此皆危敗之道也衆而約謂與衆為約束也實取而

言讓謂實取彼物於言更實成遜讓行陰而言陽於行實為陰密在言更成顯陽

利人之有禍謂因禍而生利言人之無患人雖實禍於言乃為無患吾

欲獨有是若何凡此獨君之事也問獨有之何如自衆而約已下公問之辭是

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

之身然後行管氏言此乃古之陳散致財之道亦可行衆於今然利散於下人則察而知之量之於身勿令下知然後可以行故置之言也公曰謂何問所以行之長喪

以觀其時難斷也居喪者毀屑之息謂增長數居喪之禮使人皆毀斷之敗也重送

葬以起身財重送葬則費用廣備慢則不及事由人習為備屬廣事不怠故能起身之

財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謂一親往死一親來生親無絕時故

日合親此謂衆約人皆親散之重葬可以起財故曰衆要之也問用之若

何問用衆要巨瘞培所以使貧民也瘞培謂葬中埋藏處深暗也貴人難

無財而有力故教之巨瘞培以役其力也美壟墓所以文明也壟墓高美文明

而不藏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人皆為棺槨則增長木之工也多衣

衾所以起女工也皆為衣衾則增長女工也猶不盡故有次浮

也謂上之理壙有不盡也又浮謂棺槨壘墓之外遊飾也有差樊樊蕃也謂壟墓之外

樹以蕃其樹事卑之外此壟之文浮也有瘞藏謂古之葬者或藏以金玉或以器物此棺

謂之文浮也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方喪

之時孝子荒迷或不至火紲里為食以相飼如此則喪相衛親恩情結固至左守戰之時必識力齊

敵而不能當之矣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流移也俗禮殊異則

人各得其所安故不流移也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覯

誅流散則人不眺丘大也大老者各足於其所不相交通也流散於其鄉則誅之今

其觀見如此則人安其本不眺望他所而歸之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

號者皆誅所以留民俗也皆令安樂鄉宅享祭先祖其有謳吟思於他所

者則誅之或有稱舉號詠於他鄉者誅之凡此皆欲留止人俗不令轉移皆斷方井田

之數謂分人之地每斷定其方而立之田數屋三為井也乘馬甸之衆每一甸之

衆數賦長轂一乘四馬四匹謂之乘馬十六井曰丘四丘為甸制之陵谿立鬼神

而謹祭每大陵深谿皆有靈焉立鬼神之祠使人祭之皆以能別以為食

數示重本也人之大小皆各有材能多者食衆能少者食寡故曰以能別為食數凡此

皆重人本之事也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

言不修祭以餘地與飼也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從謂艾當受封者艾

謂減創也言修祭之君受地與他同故若一者則創減其地與次受封之君也曰君始者

謂始為君者也艾若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者言始受封之君

本既無地故取先受君者彼或不與從而殺之彼或自取與受而殺之彼自取與于始封者今與先

受封者地均若一也從者艾艾若一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

者從無封始王事者上王者言從者先無封令始王事故艾取他國之

地與先者均齊若一則止也上事霸者生功言重本言諸侯既受地分則

上事霸主隨政命以生其功凡此皆為重本也立是為十禺分免而不爭

按此以下至雖有聖人惡用之皆錯簡也

言先人而自後也禹猶區也十禹謂十里之地每里為一禹故曰十禹若他國來分明勸勉而與之不敢交爭如此者所以先他人自取其後官禮之司言國官禮各有私昭穆之離離謂大位之別也先後功器事之治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各定其先後之差也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享祭之禮也故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戰士雖有高下之殊各令死其本事也食功而省利勸臣餉其有功省其無功則臣勸也上義而不能與小利上當操大義而主勸不可顧小利而移也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聞官爭理職則國治故君名聞於天下祭之時上賢者也謂助祭之時賢者居上為儀而已非能有所益故君臣掌祭者掌禮以行事所用其智謀成君有故使臣攝之事亦無贊故曰君臣掌也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故曰上下均也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亡茲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庸臣亦能行君之事無損於令主人雖云上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無益旣不賢則動皆違理故茲適於危上賢者亡謂空上之而已不能用之也而役賢者昌役賢則功成故國昌上義以禁暴義者所以除去不宜故禁暴也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立祖廟所以敬始封之君也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為主也謂聚會也小之封宗以朝於君而有親疏之殺凡此為主之重者也載祭明置載行也言公將為行祭至明而置之欲人不知也高子聞之以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寢諸子諸侯諸子之居中寢者中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饋常禮退朝常鼎饋而食今不然故致怪之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也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朝不鼎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論此言也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言至謂盡聖吾欲致諸

按污殺之事人尤害居己下人也雖有聖人惡用之害不下人則諸侯不至雖聖人亦無用也

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illegible]人無[illegible]於外政故不明於致諸侯之理自吾不為污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污殺言然人必有所污殺染殺者所以伏遺而來近今旣為人雖縱不為己用故有市不得面衣言此者欲相公立威以服諸侯也故雖有聖人惡用之服者寡也后不用威聖人亦何能用之先為匹夫不能服三家御其事也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謂新其事也故道謂先王之典刑新道制度時而制法言能摩故道以成新道定國安家然後可以化時也國貧而鄙富苴美於朝市國言國[illegible]貧而邊鄙富[illegible]若此者邊鄙之邑必苞苴財貨好遺賄以市權利也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財故富鄙[illegible]貧故貨其取半反也其物莫如盡入於市以市人不虛取故鄙人不虛實故也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勸而不怠故能起本也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侈謂饒多也末事不饒多農事不給故本事不得立選賢舉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欲伐不服用必待賢能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之長無人為之千乘有道不可修也雖千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則不可修曾而伐之也夫紂在上惡得伐不得紂在上位萬人離之鬼神惡之離其旅若林莫不倒干自伐故無有伐而不得者也鈞則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鈞則與之野戰城守則固而攻之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紂人苟且雖有千聚之夫不立一社以統之如此者為政之陋也故武王一舉取天下而有之此萬代一時之事也萬諸侯鈞萬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鈞引於人人必不聽此言王者貴上位不能為功更制其能王乎居上位不能立其功不更共制之若此者必不能王也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于君之子也其能緣故常修理法制為政不進於道若此者可共謀更修子之不謹立者吾君所以取寃吾為替者為有此道也公曰何若問何以為取寃吾也對曰以同以其[illegible]智同故

（取地）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神不明，（闇若子不書立，闇[illegible]久[illegible]其位）囊橐之食無報，明厚德也。（危亡可立而待，其事然。鬼神之禮又不能其則也）（此論相公之讓，辭以囊橐之食，遠人不求其報，所以明厚德也）沈浮，示輕財也。（其微）（施於人不願其報，所以示輕財也。[illegible]曰就，得報曰浮，成曰祭川曰沈浮也）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其人定期，人則率服，皆順從也）故為禱（[illegible]先）（人所[illegible]祈神）朝縷綿明輕財而重名。（[illegible]縷綿也，言每於[illegible]所[illegible]，量錦以賞[illegible]）（重者名，輕者財也）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諭者也。（所謂臣[illegible]同，君者能先後於其危也，智謀變而通之，待所謂予曰有先後者也）鈞同財，爭依則說，（則[illegible]令[illegible]財，與人於己，人若[illegible]則[illegible]若）十則從服，（則十倍[illegible]多倍而使之，則[illegible]化[illegible]）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illegible]不如意者，故可以成之，[illegible]而[illegible]）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illegible]）臨矣。（言心以人名，期前以所為主，相與人臨業之推，以然後為成君，形矣）請問為邊若何？（問所以防邊境）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知觀也。（邊者[illegible]敵國交[illegible]，故守寇不可以常備，日有[illegible]）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illegible]未變者之人[illegible]，今未當變，而且[illegible]為變，此[illegible]）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illegible]先時為變自亂，其亂也[illegible]故曰是[illegible]）（諸變然後以事任之，四變之也，因其參所謀而用之，其知委之變此亂已）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百里之國，自邊相望，至於邊境，有寇則立其表，使國[illegible]相望，高險之地，丈夫走之則）（走而以奔備，備食以給之，令走禦寇也，人則以拒寇，外以防內，故曰內相備）內外相備。也（[illegible]）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二時農事尤重，[illegible]此而為[illegible]）（有[illegible]國者必經書一日之費，本數千金，而動也）故候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illegible]）（[illegible]人入國[illegible]必誠[illegible]賞[illegible]，入國[illegible]）（不可使重之，不有能其上交必定，唯事國之可辭其邊境之[illegible]）行人可不有

私，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行人使人不得私，[illegible]若有私，[illegible]何[illegible]可）（此能使[illegible]事[illegible]，有使人所主其國[illegible]所必）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主[illegible]者之[illegible]事，不[illegible]能成[illegible]萬世[illegible]之實）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必因天地之道。（[illegible]以天地之道者也）無使其內使其外，（失[illegible]內外[illegible]也外，[illegible]失大小事[illegible]）使其小毋使其大，弃其國寶。（[illegible]之大，故曰國之寶也。今[illegible]使[illegible]）使其大，貴一與而聖稱其實。（[illegible]之一事[illegible]）使其小，可以為道。（其[illegible]事必其[illegible]大臣[illegible]事，[illegible]之則一事）（有[illegible]能立其實，聖人之能，則專事，則佚，必使得其事能以功於成）能則專，專則佚。（故佚[illegible]也[illegible]能[illegible]踰，凡[illegible]，[illegible]路[illegible]，[illegible]必[illegible]因[illegible]）椽能踰，則椽於踰。（後能[illegible]踰若不因[illegible]成直，功[illegible]必有之，則臣不能佐，然後事[illegible]而因）（而踰若，矣此[illegible]，[illegible]欲[illegible]則不實[illegible]佐[illegible]使[illegible]事[illegible]）名（立）能宮則不守而不散。（[illegible]宮能有四國之宮，則不有也；[illegible]防[illegible]之國四[illegible]）（寇之難，其若眾無必宮，散直也。欲[illegible]）眾能伯，不然將見對。（伯材能之士，[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君子者勉於

糺人者也，（糺君子人者[illegible]）非見糺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輕重[illegible]，[illegible]臣所以能相[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若[illegible]相[illegible]也[illegible]）（能事重重自能在制[illegible]，然後慈惠之心，油然生矣，今[illegible]）（自在[illegible]重，重[illegible]或前後，或[illegible]不相交，[illegible]否之[illegible]也）凡輕者操實也，（何慈之[illegible]，[illegible]臣操君實，故以[illegible]）（有乎[illegible]必操[illegible]君[illegible]，[illegible]）以輕則可使。（輕而可使，操實也）重不可起輕，（[illegible]重[illegible]不可起，則輕[illegible]）（則可使[illegible]，重不可實，起則[illegible]）輕重有齊，重以為國，（則重以國不[illegible]）輕以為死。（[illegible]以[illegible]使可以死，輕死）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illegible]以[illegible]用，下[illegible]則不足[illegible]也而去）（人欲全賞，故其[illegible]不賞[illegible]而[illegible]）毋全賞，好德惡亡使常。（所[illegible]使日者好，乃[illegible]常全人賞，若而[illegible]此不[illegible]者，[illegible]士之[illegible]士曰）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illegible]推[illegible]故天下無私合[illegible]同也，人皆）犯強而無私害，（私害[illegible]犯[illegible]於[illegible]強，乃[illegible]以[illegible]公之[illegible]比故也，無[illegible]）為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強令必忠，[illegible]以之義也）國雖弱

兄古況字

令必敬以哀令敬以哀畢則必免也強弱不犯則人欲聽矣
犯強輕弱則人違之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仁也先人自後大國禮之
何仁之為也加功於人而勿得施功而不求於報也所橐者遠矣
橐貨而置民者當遠之也所爭者外矣交爭無禮者當遠之外也明無私交
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偏故內怨起之與大則勝能親與大國故得勝私
交眾則怨殺夷吾也使君私交者夷吾之由故恐眾怨而殺之如以予
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
事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此謂無外內之患事故也財食
足則內外之患亡也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肉之親但以禮義相接也禮義
者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萬人以尊故曰神且君臣之屬
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
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予同求其愛敬矣故事也臣雖屬君當以事親之故事君使
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以義際君無愛敬故也不
可不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為仇讎故不可不謹之也賢不可威威賢則邦國殄
瘁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可留之於使身杜事之於前易也
水鼎之汨也凡凶之事先其未然而杜塞之則甚易猶水之在鼎以烹之食事亦不慢
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聚之也人死之若江
湖之大也人所以為君致死者則君量若湖水之大無不容納故也求珠貝者
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節擇若求珠貝之為也人必去而不令之逐神而遠熱
交解者不處兄遺利君之於人也使欲之若逐神長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解
祭祀不敬留真其遺肅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事嚴莫與大嫌敢窺覦之哉夫事
左佐人君行事不得正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
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見危國過君
不能用賢取為己用如此則過君之社主近於危也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

可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之所在故長敬事之所謂陰陽不測之者也天
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施地化日夜不息故能生成不已以天地變
不可留傳故動化其故以就其新然亦循故之四時周而復始無所易之也是故得天
者高而不崩謂得天變化日新之理故能常保其尊高而不崩壞者也得人者
卑而不可勝得人則眾歸之故雖卑不可勝是故聖人重之謂重天也
人君重之謂重君也故至貞生至信至貞正也謂正心生則至信生而
也應之言往至絞生故謂急言私已今空以言往無其實則至絞已言生而應而
至自有道正生則信至言往則效來皆有因而然故曰至自有道不務以文
勝情以文勝情情彌虛也不務以多勝少少是能正眾者故多不能勝之不
動則望有廥君子儼然不動則望者如歸焉旬身行旬均也君子身行必令均
平正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理國之常器也執故義道畏
變也君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者長輕變之人安有所變也天地若夫神之
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祀神而動化變流變天地之極理會其大
稱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若能隨神化而起王
有天下其所運用則不可以常道稱之其富擬取擬於山也仁者善用智者善
用非其人則與神往矣非其人尚能用之則與無不用如此者可謂通靈合
契與神往來也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一日違衣食生
理或幾乎不全也親戚可以時大也謂時大聚會之以結其恩意是故
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人者雖靜而易擾故聖人處立其上常有艱難之心
長難之也人死則易云死者無所為不憂其為亂故易云也生則難合也
生者有利欲之心合而無防或生姦謀故難合故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
然謂一時行其賜人則欣賴以為賞賞頻再為之則人以為常賴至此時必當有賞頻三為之則以
為理固當然無礙德之心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其賞則人習之以為俗無過
厚之恩也久之則禮義久而一行厚賞則人稱德而懷恩此禮義之正者也故無

使下當上必行之（謂使下人每至時承當若上必行之實也）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下賈不者上貴則專處於市故商人當賞來入國也）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唯間利往來故不擇鄉又不擇君）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商人出國唯從利其入國猶寇雖則往他而利不為君城守也）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商人雖不為國用亦有利於國猶山林也國取而得其利）（則當容受而取其利也）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市則聚聚喧塵尤多塵埃）（今使工商二族依之以為本此亦處物之宜也）故上侈而下靡（得商賈之利故上侈下靡）而君臣相上下（得商工之用故依之幸者上下之儀）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相親則情公故不私藏財）然則貧動枳而得食矣（积賤者所為賤塞也農人食商賈而動者則多积塞其幸者但得食食而已無餘利也）徙邑移市亦為數一（其有田邑之人今移於市此亦為費數而得一移耳也）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理可言不）對曰魚鼈之不食咡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霜雪不能殺是不聽於天也）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能自理者則有餘不從聖人而求之也）豈云哉（能自理則雖聖人不能致自斯之外何可云者）夷吾之聞之也不欲強能（材能之士心不慕已勿強引之也）不服智而不牧（工之材智上不服則勿費之）若旬虛期於月津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匯一月日期律朔閏晚若人之道當若每旬之虛而任數自期以來日既至津然後出一朔矣如此虛而）（任數理足自明人但虛懷接物賢才自至亦猶是也）故阨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士之道舊則能脫而服之至人所與則舊而少之如此則必自來其理可言也）不擇人而予之謂之好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遇人則與無所擇擇可謂多所愛所愛多不當）審此兩者以為處行則云矣（兩者謂不擇而與不擇而取實用此以為處身之行則其理可云矣）不方之政不可以為國（不方之政謂邪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為

雜一作離

道（謂謀也）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必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行（守正不動以為道齊謂然以此為行也）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時期謙用若無所能故不可進取）陽者進謀幾者應感（應感其事者欲進而為謀幾理之動唯應所感也）再殺則齊（一殺猶有參差必再殺然後可齊文王再為伐崇武王再伐紂也）然後運可請也（既齊則天下服故請問歷數之運帝位也陽者進謀已下公問之辭也）對曰夫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言歷運之謀集替相因若天地之有滿虛合離乃理之不可已者也春夏為合秋冬為離）春秋冬夏之勝也（若無春秋冬夏之變則不能相勝而成歲有道之伐無道亦猶是也）然有知強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絕也謂應運而王者必有智而強殊於衆然後應諸侯可以取天下之交）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謂以神禮事也）以神事鬼（謂依時而事鬼也）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殺智運謀而雜欒刃焉（雖用智運謀亦須威以成之故曰雜欒刃也）其滿為感（感則物應故滿也）其虛為亡（亡則物散故虛也）滿虛之合有時而為實（滿時為實也）時而為動（虛時為動散也）地陽時貸（地在陽時假貸萬物精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於寒熱冬有極寒夏有極熱夏有極熱冬有極寒）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夏至也當知二至之寒熱也）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為政令（知其寒熱之虛為時令以順之）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有肅殺其萌芽內發欲生也然其時方寒合而未散時可以決斷刑罪之事也）將合可以鬬其隨行以為兵（隨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末初秋之時寒涼方至肅凝）（合初見其時隨此時而行可以為兵威也）分其多少以為曲政（兵之所由各有多少隨其多少要曲為致）請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吉凶之變可知）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於吉則有甘草生）

甘是地定於凶則苦草生草盡是也從其宜則酸鹹和焉謂從四時之宜以酸鹹之味和而食焉若春多酸冬多鹹是也而形色定焉以為聲樂酸色青鹹色黑青聲角黑聲羽吉定色而生聲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為歲言陰陽滿虛散合可視知歲之豐荒也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審識滿虛之所在故奪有餘者補於不足以通政事以贍民常或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通達政事贍足於人人使修常道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所出之處設法以禳之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則當應之以精誠其祥不弭當受之者須預有所防備之也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唯守正以應之也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謂五行之時也其時之氣不能必則為沮敗也其亟而反其重陔動毀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也其為沮敗也或纏育形而違反者或遷重滯凝久而不去者或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作進作退皆凡此皆災敗之數難得而知之者此形之時變也謂歲年之形有變也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和之陽氣默至而無形聲如辭言之靜者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得而治動災之餘氣潛然發動愛憐之氣已潛然而哀則氣候之動難知者也故曰胡得而治動自沮平已下公問之辭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得其沮氣衰敗之時立分位而觀察之佁美然後有煇佁深思貌謂深得其美理然後情魂悅而貌輝然也修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災氣之所召則修德於心以禳之其凶殺之至必有以待之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當察災而德禳或滿而樂或虛而哀也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無位不能相用問運之合滿安藏易之所序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書之所記三王夏殷周然於八帝之中神農所存事迹獨少則以不為位以觀災處氣又不用公問自今之後運之合備何所藏隱可得知之乎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管氏對曰從今之後二十歲天下安寧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衰亂而備其廣又百歲之後天下分崩鬼神之祀絕矣周鄭之禮移矣禮移則俗變也則周律之廢矣周之法則壞矣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戰爭廢於農事穢穢之地荆棘生焉故草之屬移變於不通之野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聲謂樂聲衆亂則聲服俱變則臣有依駟之祿依駟也代賣則臣富故臣多畜驅馬及其受祿又以轉之婦人為政鐵之重反旅金君幼則毋后為攻鐵者所以為兵器當重之謂下流卑議不重鐵及旅陳於金而玩之者也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謂聲之下而悲者食多鹹苦之味者婦人之所好則人君日退亟既使婦人為政則百度昏人君之退衰也豈不速急哉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改也國衰則神之祀改其所應祭國之稱號亦更矣市朝謂變後聖既作故改其國號視之亦變旌麾之屬目視而取節今變矣觀之風氣古之祭有時而星或祭星以祈風氣之和者也有時而星熺熺星之明者或有祭明星者有時而熅熅熱甚也謂旱熱甚而祭有時而朐朐遺也或遺而為來歲祈福而祭之也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此皆君之憂人故廣為所祈福祥而祭之謂陰陽為物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為物作美號若花落之蒞物益其光輝是故天子之為國圖具其樹物也

管子卷第十二

管子卷第十三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心術上第三十六　心術下第三十七
白心第三十八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運為者心之所使故象君位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君嗜欲充益動違道則九竅失其司故目有所不見耳有所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下事得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鳥也今不任鳥馬之飛走而欲以人代之雖盡力弊翼而終竟不能盡以喻君代臣亦然故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皆欲神則入而舍之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不潔亦喻情欲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所以智者虛心以循理也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遠投海外虛心之猶毋從而奪之也用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將欲求之智終不知其處而得之也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故人亦無從而求之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有宜也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僇禁誅謂之法簡擇於物末有能與道為一者乃殺戮禁防之此法之用也大道可安

按此以上管經下釋其義

而不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則有理存焉如欲說之無端可言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直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亦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理又不見於色言理既辨四海之人雖有能知其則者鮮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靈天而虛順地而靜則道德全備故不可伐也潔其宮宮者心之宅謂靈臺也開其門門謂口也開口使順理而言下解中門謂耳目也去私毋言謂無私言神明若存宮潔無私則神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亂但靜而順之則自理也強不能偏立智不能盡謀忘強與智然後所謀立能得而盡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立名當物所以稱聖故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無事為紀殊形異埶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始若人者必殊形異埶與物同理故可以為天下主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若不惡死雖殺無益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利之亦無懸也是以君子不休乎好休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下解中作悔不迫乎惡不迫移人惡死之意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智則事自去過在自用自用不順理則生過罪在變化小聰明變舊章則成罪也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寂泊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然而合也靜因之道也凡此皆虛靜循理之道也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此已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解豈有故作難書而復從而解之前修之辭皆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之勢之屬皆簡不倫處非其第據此則割向編殺之由曰謂為錯管氏之辭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非之論而雜有解老之篇擬此解老之類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

按言人求知彼必先修己設心以待人一設心則非虛矣謂之虛者以其無藏也必去知無藏然後不求

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心無嗜欲之爲故能制於九竅)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頭於下之誠凡爲其所能無不誠)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趮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爲躁君故人主立於陰也)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君亦能制臣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形故曰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以而生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宣通也去欲則虛自行故通而靜)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有此然後知彼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無此其具則不得知彼)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此既修則彼不能虛謂者無能藏隱故也)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也無知則循理而自求也)無藏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策謀可以施設也)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屈竭也)無形則無所位迕(迕逆也)無所位迕故徧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與之同故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謂道因德以生物故德爲道舍)生知得以職道之精(得其生者生由稟道之精也)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得道之精而然)以無爲之謂道(無爲自然者道也)舍之之謂德(道之所舍之謂德也)

不設心無慮而虛矣注非

按事至則應非先設故曰不宜言即前義也注非

按此釋知道之紀

故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外內先後之異故曰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能不別)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德之理可聞者則有所舍所以舍之異也)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也)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督察也謂以法察事)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權道者事從之而出)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人無能言者理之至也)不宜言應也(有時宜言則應物故)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不顧言因也(無所顧思者因舊故)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爲故無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囿也(不知深機之圍域也)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虛延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耳於我無言)應也者以其爲之人者也(人有所爲故聖人得不應)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則所務自成斯應物之道)無爲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損益者生有爲)以其形因

（按後作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

爲之名此因之術也（見形而後名非因而可）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名以紀之也）人者立於强（必强然後有所立也）務於善（必善然後成人也）未於能（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謂無宰物之心也）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故異也）異則虛（異於有故虛也）虛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無形也）故曰可以爲天下始（聖人體虛故爲天下始也）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入於惡故失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爲好所怵故忘其惡）非道也（二者皆非）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爲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知貪言奢從虛素生則無邪欲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舍己）爲法者也（而隨物故曰因）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仵於物矣變化則爲生（謂有爲於譬生）爲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就能而用故曰因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按能止能已皆不外求也）

（纂一作慕慕遲緩也選懦弱也示遲懦之形所以待事機之至等猶待也）

（按內業作唯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形自正詩云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主之謂也中能誠主心事自理）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化矣）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故萬物盡得其理也因物之義可以逆順故能昭知天下）（自近以及遠通達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貪賄則官亂也）毋以官亂心（健美太甚則心亂也）此之謂內德（官貪兩忘則內德也）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故能反正也）氣者身之充也（氣以實身故曰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之宜者也）充不美則心不得（充不美則氣邪故心亂而不自得也）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邪枉故人不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實故天下之理不傷也）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反萬物皆有理存焉直莫之亂則是理矣）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自端謹知遠事也）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惠迪吉從逆凶豈勞卜筮而後知乎）能止乎能已乎（謂能止於己分）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己乎（誠己自通問人致惑故不問而自得也）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誠己思而不得必有鬼神來教）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者令有精極唯思之極則鬼神不得不教豈鬼神能致其力也）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鬼神來教謂之精）一事能變曰智（能專一其事能變而動之謂智也）纂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來助或占纂之或選擇之欲令其事齊等也）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變而通之我之所由令極變通之理應物者也）纂選而不亂（纂選則齊潔故不亂）極變而不煩（極變以順物宜故不煩也）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一謂精專也既精且專故能君萬物也）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所謂與天地合其德實日月合其明）聖人裁物不爲物使（聖人者裁斷於物而使物不爲裁而使己也）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是國安）心治是國治也（聖心治是國治）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

按言但治心在內則治言出口治事加民有功民從而國治矣

按內業體作履

按內業作全心在中不可敝匿

（理與安一在於心然後國從也）治心在於中（理心在於適中也）治言出於口（則無口過）治事加於民（則無枉事）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功成人服非理而何）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刑雖能操怒雖能危此之於道猶爲末功物不能離道無不操違道必危是無不危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人皆操道然後百姓理如此則道爲人本豈不至歟）至不至無（無虛也所謂至者虛之道也）非所人而亂（非至虛而爲天下主必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常弃本逐末滯於刑敗非道也）聖人之道若存若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故曰若存若亡也）援而用之歿世不亡（道無形也無形則無盡時故歿世不亡也）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形則無變移之時）人能正靜者筋肕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故筋骨肕強也）能戴大圜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後能戴大圜）鏡大清者視乎大明（必視大明然後能鏡大清）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理順而功立故其德日新）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知天下則遠通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爲物精明心之爲用精明故比心於金中苟有如金之心則徹見於外不可隱匿之也）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形容或在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道之君常言之言則人無不聞故同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金心無不耀無不知故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知子無若於父母）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以言焉）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爲心本也故貨刑爲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常則失其主）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樂主和故能節怒）守禮莫若敬（禮者敬而已矣故敬能守禮也）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循察故能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有利事安處賤不足貴也）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中又有靜正之心也）意以先言（意慮而得言）意然後形（意慮其事然後呈形）形然後思（有形則理可尋故思之也）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故能知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慮猶泉之有源其可竭哉）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道安泰無擁故若泉之不涸而四支堅固也）能令用之被服四固（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徹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解則無不通物故能窮於上下）

按此合內業定心在中一節而論文當有誤

按內業作窮天地被四海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凡所建必建其當立者也）有以靖爲宗（靜則思慮審爲建事之宗）以時爲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爲事寶也）以政爲儀（政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爲儀）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非吾儀雖利不爲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利非吾儀也當也道也故皆不爲之也）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順人也）人不倡不和（人倡而和事無不成也）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時則事無不隨也）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者當原其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則其形可索也）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情自見）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名自形）故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

（物皆稟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生理或有不全）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冬不為松柏不彫嚴其霜雪夏不為薺麥枯死止其雨露也）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周公不以管蔡之親休其誅放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露故萬物利也）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賞於善人行罰於凶人故天下清而百姓衆利也）是故萬物均既誇衆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蒙其利既大而且衆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正音飢）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名正法備則事無闕焉故聖人無事也）不可常居也（居必有時而遷）不可廢舍也（廢舍則百度隳紊也）隨變斷事也（居變則不壅塞也）知時以為度（事非其時則不成也）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局則不足）物有所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平理均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為兵本）其人入入於身（兵而有功入其賞賜必反於身）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所謂師克在和也）德之來從於身（修身則德立也）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於人者則鬼祐之以福祥也）兵不義不可（兵不義而還自害故不可）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亡（違禮而驕無施而可弱而驕者則又其戾為死之違不亦宜乎）強而卑義信其強（信音申）弱而卑義免於罪是故驕之餘卑（於驕有餘則弱弱則卑也）卑之餘驕（於卑有餘則強強則又驕）道者一入用之不聞有餘（理纔用於一人）天下行之不聞不足（無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少皆足者道也）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故人反背之而賊害也）左者出者也（左為陽陽主生故為出也）右者入者也（右為陰陰主死故為入也）

按去乃云字誤云善言為善事反無名即下文能者無名也

按此即前心之中又有心意

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害傷人違而傷人是還自傷）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往不計日月事已從而成也）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則吉違道則凶豈煩卜筮而知乎）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身寬閑徒然而居能致令名）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若能去言善直能為善事其事之成顧反之者默然無名也）能者無名從事無事（深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然閑暇若無事然也）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載之所堪然後當量而出之也）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凡此皆謂為而忘之者也）故曰美哉弟弟（弟弟興起貌謂能為而不為有契於道如此則功美日興故曰美哉弟弟）故曰有中有中（舉事雖得其中而不為中乃是有中也）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得於中之樞折中者其唯忘中乎）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弃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君弃功名則與衆不異同於物者誰能害之也）孰能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弃功名則無所成名）無成有貴其成也（能貴無成乃是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若其貴成乃是無成）日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謂月）巨之徒滅（謂能立大功也）孰能己無己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形者也能效天地者其唯忘己乎）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譽之不勸非之不沮）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淑然和美）（善惡自清也）無以旁言為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無以旁譽之言以為事成功無聽其利口之辯言悅之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善順而容之其美之與惡然自顯見也）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發於上地發於下自古及今而不

按或者指上或搖之或言天地尚有所以維載之者況人豈无治之者故閒治之者狀下遂詳无聲无臭之妙而口耳目手足本之注非

耳一讀屬上句為是

沈聖者必有神靈維識之故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雷鼓之動也必有以而動也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無識之物皆不能自搖有時而動則物搖之也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時搖動雖使然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謂風灑乎天下滿風之灑散滿天下也不見其塞風無塞塞時也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熱者遇之則清也知於肌膚推肌膚能覺風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則不得其正時薄乎其方也謂遇方則為方韕乎其圜也韕復貌謂遇圜則為圜也韕乎莫得其門雖復圜轉終不見其門也故口為聲也耳為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夫口手目足各有其在非徒然也必精神之比夫事物之動搖則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得語神亦不見之也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神為之主亦言有西有東各死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於死各死其鄉則無不均也置常立儀能守貞乎人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儀則而勿失者可謂正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有能守其常事隨時變通不違於道如此者可以官於人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官以主之猶有恐講而不立化者則書而隙之居上者然後化而通之也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口之習也手之指也縱不從然必以事物之至或以手指之或以口命之耳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名聲之至耳聽之內流於心外凝結於體色如此者性之斂惠故可以儀義告諭也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不發不凝所謂頑嚚者也故不可告諭也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謂人可誘令至於所欲至如此者存亡教故教存亦可教亡亦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和靜無有波須則能濟舟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相宜則神與之福祥也事有適而無適事雖有所適可常者若無適然若有適觿解不可解而後解雖時有適觿解周密人莫知其由結必待觿而後解觿所以解結也然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周密若結故不能知其解為善乎毋提提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欲為善乎則人以我讒退無所舉欲為不善又恐陷於刑罰也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為物所信則止夫此言可以為善不善之取也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其正而止若能常得中則名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也愕愕者不以天下為憂愕愕守正者忘天下故不憂也刺刺者不以萬物為筴刺刺謀求自謂智謀之士能忘智當謀求物理而經營切為策也孰能弃刺刺而為愕愕乎智者勞而失患忘慮者佚而歸之也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為法必重難須眾人然後出之矣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審而為之又曰何謀此慎密之至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難知之事曰何知難謀常曰何謀此慎密之至之審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必於彼故自來同自知曰稽自知則能考彼矣知人曰濟知人則能可以濟同不以和濟同也知苟適可為天下周自知能稽知人能濟所謂適也若此可為天下之周慎也內固之一可為長久適可以知內固之則長久自論而用之可以為天下王既固於心度時論用如此可以為天下王天之視而精既可王天下則於天適故視天能精之也四璧而知請四璧周禮所謂四珪有邸者也祭天所謂也同所於璧故曰四璧既能知天則祭以四璧所請其福祥也而壞土而與生天既降福故壤為之生百穀也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大小唯所欲適天地之應聖人亦猶是也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臣代於君必篡奪而取也是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武王以臣代君則非篡也篡之篡之豈能使紂之眾前歌後歸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眾人同道武王代紂所以不為篡者則以紂特其辯巧自

異於物逆天悖理毒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辯巧與衆同道何武王之敢竊哉雖欲代之故得其纂名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思索太精則矜名故王道狹也臥名利者寫生危臥猶息也寫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爲阻也周其智於大合則神傷竭故於其生有阻難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奮覆故危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於天下則華揚而實喪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未有能名身俱進者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則敗亡故不可任其仕也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之家則與之俱亡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交於驕暴則危亡及己也道之大如天無不覆也其廣如地無不載也其重如石萬人之力不能舉也其輕如羽一人載之不爲重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也弃近而就遠何以費力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己而望之於人終無得時故曰費力也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知己情則能自保其身君親六合以考內身遍大合之禮一一考之於身身皆備之則何須弃身而遠之也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於身知象乃知可行之情既知行情乃知養生知行情則不違理不違理則生全故曰乃知養生也左右前後周而復所行身之道或從左右或從前後行之既周還復本所也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執常儀行常象將來可行之理敬而迎之今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理必從道而來也無遷無衍命乃長久理既從道而來但遵而行之無遷移無寬行動而爲之則命久長也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事既安和反歸中理如此則形全性順故能相保也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守則道自行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若責生之往來則期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爲期求性命之理於天則期時可知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實不失期則性命之理得也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之極謂天也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愛惜也非有所隱惜於人而不與之也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反則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

管子卷第十三

管子卷第十四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菀園域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言水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分流地上若脈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淖和也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之則白如此者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以概注於器備則止不可加剩如此者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不可增高如此者義也）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以卑為室王以卑為器也）而水以為都居。（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故為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為五色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五味不得不平也故為五味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故曰準也）諸生之淡也，（能濟諸生以適中故曰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水生焉故為得失之質）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雨從天降而亦有河瀆故水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據金於水山石之穴或有溜泉為）集於諸生，（諸合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莫不有水不知其所故）集於草木，（謂之神也）根得其度，（得其生之度）華得其數，（得其榮落）實得其量，（得其生熟之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以適有也）反其常者，（常謂長育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潤潤之度也）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玉文相邇近理各自通如此知也）堅而不蹙，義也；（蹙屬聚也如此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瑕適玉病也以其精神故不掩瑕適）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子之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為符瑞九德之故）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流布成形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胚渾初凝類口所嚼食也）曰五藏。（五味出於五藏後也）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隔，（隔在脾上也）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革皮膚也）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粗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蹇停也言精液凝停則為人也）而九竅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九竅五慮是身之精）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亡也）

文子肺發為竅下有心發為舌一句宜補

按此言水之精粗濁蹇能存而

不能亡者生人與玉註俱非

蟡與危切又音詭

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言龜龍稟氣微眇悠遠而晦冥故能存亡而為變化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於萬物識禍福之正也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得水不測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蠋蠶中蟲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闔覆天下欲尚則凌於雲氣尚上也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期於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徙水不絕之地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絕生蟡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蟡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之中有谷有水谷不徙而水不絕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蟡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闇能存而亡者蓍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蟡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用水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知水法則也人皆有之莫不有水而管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無理不具也萬物莫不以生得水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者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正於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遒運復故令人貪以其躁速故令人麤勇也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佻清則明察故人果賊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也濁重故愚浸則多所漸入故疾垢也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最絕也稽停留也謂秦水絕甘而味停留又泥淤沈滯與水相雜也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泔而稽故貪戾以其滯雜故誣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慘瀝而無光也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旱故葆詐以其樸雜故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沈故愚戇而好貞萃雜故輕疾而易死也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閑易而好正輕故易清勁故好正也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正書水而知故水一則人心正一謂不雜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汚人心既一故欲不汚穢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於人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必有其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察其所致改革以順天道之來也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漫漫寬適貌惛惛微暗貌五謂每時之政其理難適六謂陰陽四時其理微暗既漫且惛故知之者少也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而行之者曰明曰聖也四時曰正順行四時之令曰正也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

按獘宜作幣

也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實材之人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則為與也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天福也使不能為惛既使不能所以為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惛忘則動皆違理故受天殃也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貴賞其功是上能以恩接人事故雖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上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恃其功勞故肆直也為人上者驕不恤下功則以驕矜故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陽為生成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之間為肆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為星星亦不定於陰陽也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蠢而生也其氣曰風陽動而陰寒為風也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揚骨亦木之類也其德喜嬴而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悅長嬴為發生之節也時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獘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獘敗梗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正陽為宗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春預修隄防耕芸樹藝正津梁謂正橋梁也修溝瀆甃屋行水甃者使之行水也修屋甃時方漑灌依次行而用解怨赦罪通四方并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柔風甘雨乃至柔和也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為德也星者掌發為風掌主也主以風發生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肅殺之氣乘之故雕落也行秋政則霜秋霜降時也行夏政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之三時也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也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亡人人之逃亡者還復之四政曰

按後作毋天英毋拊竿必有一誤

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修封疆正千伯千伯即阡陌也五政曰無殺麑夭毋蹇華絕芋蹇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死不絕之也五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南方太陽故為日也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也其氣曰陽夏之氣也陽生火與氣陽為鬱熱歟蒸故為火氣也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適昇修樂謂作樂以修輔也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土俗之宜也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恩賞以助之也九暑乃至九暑謂九夏之暑也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以順育為德也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火之後以土火之子故也而繼於夏所以與火同章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王在四時之季與之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適益其生植之力土生皮肌膚土所生木實成皮與肌膚其德和平用均土無不載無不生故和而用均也中正無私位居中正無偏私實輔四時春嬴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上之四時皆土之所輔成也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土輔四時使均成然後寒極而成歲國昌民服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歲之德也曰掌賞賞為暑得賞則熱熱故為暑歲掌和和為雨和則陰陽交故為雨夏行春政則風風主春故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故凋落也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久墳塞之處開通之也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貸辟開也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令人無盛陽之氣毋扱免禁扱袒免袒者亦不欲人罷盛陽之氣也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漏之不欲人罷盛陽之氣也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罝設禽獸謂設罝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

曰辰。辰星日交會也。秋陰陽適中，故為辰。其時曰秋。秋揫也。時物成熟揫斂之。其氣曰陰。秋之氣也。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堅實，生金為爪甲也。故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悽愴，故以憂悒哀悽為德。靜正，陰之性也。嚴順，謂德莊嚴然順時而為之也。居不敢淫佚。順秋氣而靜居，不敢為淫適過失也。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聚而收之也。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衆人有武幹，當賞之。聚彼羣材。材謂可以充兵器之材，當收聚之。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時云收斂出師故聚發人無懈怠。故所惡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方而伐之，則得其所欲也。我信則克。我既誠信，故能克敵。此謂辰德。辰以收斂殺姦邪為德也。辰掌收，收為陰。收聚冬閉藏，故為陰。秋行春政則榮。春發榮也。行夏政則水。夏多行水潦也。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損耗也。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姦邪，故禁之。圉小辯，鬬譯跽。小辯則利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疾忌為亂訟者，皆當禁圉之也。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師掩襲，藏五兵之刃也。故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坼。師旅與農，當慎收之。秋方閉藏，故令補缺塞坼也。五政曰修牆垣，周門閭。亦所以助閉藏之氣。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曰月。北方太陰，故為月也。其時曰冬。冬中也，言藏收萬物於中也。其氣曰寒。冬之氣也。寒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血亦水之類。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淳質為德。越，散也，冬既閉藏，時則入於悋嗇，故令散施為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溫。周密者，聚陰之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私徙，令為靜止也。地乃不泄。冬令行，故地不泄也。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刑致罪以符之。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罰罪為德也。月掌罰，罰為寒。罰則殺物，故為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發泄也。行夏政則雷。夏雷行。行秋政則旱。謂冬氣旱早也。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鐵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珠玉之屬，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為賊害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遬至，賊氣遬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而習武也。作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馨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唯此三者而已。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類而興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熱，旱災成。夫方生之物皆枯悴，夫此失生德也，故失生之國惡也。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生天地也。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為，故能生賢也。道生德，法道則成德也。德生正，德修則理自正。正生事。正直則事幹。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

衖猶通也
註非

行舞也方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三旬政異故日三政也王事必理以為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之理然後可以長久不中者死失理者亡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死違失其理必敗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令得其所三政執輔執月之三政輔行己德也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桑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桑之具也三者充也充謂人力能兼本與器也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治以理之也教者五也人既奉法則以禮義教之守者六也人既奉法從教則設官以守之立者七也既設官以守之則能立事前者八也既能立功立事可與前王比隆終者九也既能與前王比隆可謂王道之終也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分掌六府也五聲於六律也謂播五聲於六律也六月日至陽生至六爲夏至陰生至六爲冬至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爲純陽之多也陰至六爲純陰之多也衆陰陽之純生故曰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地也街猶陰陽多也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制天所以君長之也地理以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地欲以生息也人道以六制六者兼三才之數人稟天地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開乎萬物父母開通以生萬物以總一統總持其本統萬物也以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為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已下可謂明天子修槩水上以待乎天董董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修以槩自平上待天藏也反五藏以視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視知何者不親也以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理於祭祀之時於其所祭之下觀知地位之尊卑也貨曋神廬合於精氣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隔日曋言祭神廬之時或曋珍貨雖已奠於地復以日次隔之所以爲精祥也如此者所以招合鬼神精氣之道也已合而有常神既合稟而變號則鳳雨得其常也有常而有經鳳雨有常百貨成而常經不失也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律人情不失其經則庶績咸通故可審合理世之聲以成安業之音然後十二鍾以播其音音之高下皆法人情律法也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得人情則物理極極於物理可謂有德也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天又經緯日月之時候使人用之也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然後能事地又經緯星曆之節氣視知其離經也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上陰陽天地之道然後所行不失也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爲卜兆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使參問日澤以得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謂知天時之所當也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廩給也謂開廩以給人也奢龍辯乎東方故使為土師土師即司空也祝融辯乎南方故使為司徒謂主徒衆使務農也大封辯於西方故使為司馬主兵馬以出征后土辯乎北方故使為李李獄官也取象水之平也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調政理之緩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大音東方鍾名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則未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

纂音襍纂

子。接自甲子。起周一甲子六十日。又零十二日得丙子。故曰七十二日而畢。盡五七三百五十日。又五二爲十日。通三百六十日。一年之數也。注非。

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美謂甘露醴泉之類也。日至。睹甲子木行御。謂春日齊至睹甲子用木行御時也。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之官也。總別列爵。謂緣別等列之爵也。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之賢與不肖。當有所黜陟也。賦秘賜。秘藏之物出而賦賜之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故粟陳也。以田數多少用陳粟給人。使得務農。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冰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萌芽區別而生也。贖蟄蟲卵菱。贖猶去也卵免菱芡也皆早春而生也。春辟勿時。春當耕闢。無得不及時也。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土擁其本。不癘雛鷇。癘殺也。雛隨母食者。不夭麑麌。毋傅速。麑鹿子也。言夭傷之。亡傷繈褓。繈褓之嬰孩。無得傷損也。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繁茂而不凋枯也。七十二日而畢。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之官也。令掘溝澮津舊塗。舊塗謂先時濟水處。當設其津梁也。發臧任君賜賞。任委也藏中委積物當發用之卽以充君之賞賜也。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戲馳馬也。出皮幣。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春秋二時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蟄氣息。謂蟄蒸之氣止息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命司徒御理夏致也。不誅不貞。貞正也。太陽用事時方長育。故無所誅戮。無責正以助養氣也。農事爲敬。夏時農事尤盛。順而敬之也。大揚惠言。言大舉仁惠之事也。寬刑死。緩罪人。皆所以助養氣也。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靜居以還也。而農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爲粵宛。粵厚也。宛順也。天爲厚順。不逆時氣。

也。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牛圈所養犧供祭祀也。五穀之先熟者。先熟則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戶竈中霤。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爲伍。謂立什人之長爲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諛悅譬觀有事謂出御以伏不服象天地殺斂也。然則晝炙陽。夕下露。地競環。環實實貌方秋之時晝則暴炙夕則下寒露而成之陰陽更生故地氣交競而皮實。五穀鄰熟。鄰緊也陰陽氣足故緊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其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不足。則發撊瀆盜賊。撊謂進禁也羣聚之謂其閉藏之氣不足則撊防盜賊以助其閉藏之氣也。數剝竹箭。言數剝削竹箭以爲矢也。伐檀柘。伐檀柘所以爲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貴天地閉藏。故收獵取禽以助也。然則羽卵者不段。段謂毈數不成。毛胎者不贕。贕謂胎敗瀆也。腫婦不銷弃。腫古孕字銷弃毀數婦也。草木根本美。閉藏實堅則根本美充此皆順冬閉藏之政所致也。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政所致災禍也。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不然則長子死。如無家人夫人死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七十二日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札夭死也厲疫死時害寬

穀而乃急故有旱札疫之災也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亂土之故君有危亡之禍外築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危故其臣死七十二日而畢。土王在六月而得七十二日者則每季得十八故也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石故致兵器之禍也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殰腜，婦銷弃，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管子卷第十四

管子卷第十五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爲水所澹而滅亡也）小事不從，大事不吉。（苟懼水禍則事無小大未見其福也）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險難進退莫知所從故曰迷中言在迷惑之中）分其師衆，人既迷芒，必其將亡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滅其衛衆夫又況迷惑芒然乎若是者必亡其衆凡此二事皆滅亡之道也）動靜者比於死，（比近也用節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則靜者勝矣故我近於死亡也）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靜者我必無功故近於醜）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自申以敵我如此者近於見距也）動詘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服者近於見避）夫靜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爲主人其失度者則爲客也）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又安靜二者能修則居然自獲其利也）知作之從，每動有功。（知其所作常能從理如此者動必有功也）故曰：無爲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爲任理之自然如此者帝王之道也）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言辯爲禦殺凶逆之節雖萌牙而生然天地寂泊不見微應無從己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違之故其事不成則致誅戮受其刑罪也）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不作勿爲客，（不因天時而動者乃爲客矣）人事不起勿爲始。（不因人事而起可謂先事爲始）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辯[illegible]大事必慕和其衆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先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後順之形聖人則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全其素質無所留者）與地同極。（能行正靜已下可謂與地同極也）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則隱而修德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得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若湯之升聞武王牧野是也）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從順地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逆取順守者也則人何能代之乎）成功之道，嬴縮爲寶。（嬴縮嬴行縮也所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道乃著故以爲實）毋亡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則止而勿爲）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形謂常形也守常修始事遵有成也）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機候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而應也）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也）嬴嬴縮縮，因而爲當。（必行嬴縮時然後事當重言之殷勤其事也）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死生猶隱顯也聖人隨顯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形則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小無不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以下物）中靜不留，（中心安靜無所留者）裕德無求，（道德饒裕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者）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闘處常能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濱作也。（雖復爲政行德常能謙讓不與物爭濱動亂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後有所與爲也）行於不敢，（則人不能與我爭勇）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我爭功）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節而堅明以自處也）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所犯）

知所倚伏，力其功而致其權。

（則也）乘時養人（持四時之政以養其人）先德後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於天微度人（則順於天又微度人之所宜以合之）善周者明不能見也（此審於周密則衆莫之能見也人不能見之則無所至矣如）善明者周不能蔽也（人審於明則自照蔽必也為如此者則審其所如也周之）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周勝大明則衆能為大周者人則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凡此皆大明勝大周則衆欲為大明者人則在大君也）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之德在物起之初先言既則有可以大周在君也起而有事）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物有大祖則如此之可以代天下也下位而無君道之取其）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天之下者神明時藏而置欲索之則可之也則不能斗杓之星時得若而求之招搖之下者也）獸厭走而有伏網罟（故獸厭所以不敢走其直道者恐有伏網罟故聖人以不敢直走取天下也大者）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側取天下猶知倚伏云云也聖人文武之伏天如位其不可不得然也則）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大武三曾則武道行也故能偃其武力）

正第四十三

按當作毋使民徑。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不怨也）善人不驚（故不驚也）曰刑（此刑者當所以不驚也）正之（如所以正也）服之（所以服也）勝之（所以勝也）飾之（修飾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嚴令則人作法之政也）如四時之不貸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常有晝宵）如陰如陽（常有陰陽）如日月之明曰法（法用之守）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以利及人不為德也）天下親之曰德（德用之萬物親之）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不貳之道者用）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道以明之（物資而成道德明則是非也）刑以弊之毋失民命（刑斷人命不合失理也）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所以行令正道不使人邪之徑欲也）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使用法人有正非人分之志意也不幸）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身先為善化惡也則）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生有察理）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用也刑用蔽用則不以心）致政其民服信以聽（服信聽理也用政於人）致德其民和平以靜（以德及人和靜也）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以道付任相人而不爭也）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之刑也）出令時當曰政（令當時也）當故不改曰法（故不改法正當之法也）愛民無私曰德（愛民無私則德也）會民所聚曰道（聚會所宜道之聚也）立常（立常君道也）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行常立也）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能中和慎敬則日新也）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一靜則能守慎也）廢私立公能舉人乎（能公則舉人也）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能後其身則官人也）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服信行正紀也）能服日新此謂行理（能日新行之理也）守慎正名偽詐自止（能慎則詐偽止也）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臣皆德咸道也）能後其身上佐天子（能後身則上佐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謂人之情有九變）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守或戰雖至死不敢德其上者以有數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也）不

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皆任於人，人無所出，故能得人之致死，四變）。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厚，故亦自有死心，而不德於君，九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區言一

任法第四十五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圉也（宮中之樂所以安性，故不禁以悅之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數，故身安體利也），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不勞，壽命長而天下自理也）。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謂法則，公正大道，上下法之），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囷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彊，群臣無詐僞，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

（不以禮義以持其身，言衷行以持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埏，和也，音羶），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比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則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一法所以齊民也）。周書曰：國法（有國者有法也），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一法則不亂，故祥）。民不道法則不祥（道，從也）。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言能觀宜改法以主於人，則國理故祥也）。群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廢行也）。故曰：法者不可恆也（法數變，故不可恆也），存亡治亂之所從出（從法則存治，違則亂亡），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之為儀表天下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君臣不敢取行於法也），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必循古者），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法則無請謁，以法保取人），無閒識博學辯說之士（閒識之士謂說人，不敢行法則亂，以博學辯議事也），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者，今皆止息，以越法故也），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囊者所以藏也，藏於法以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恆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收謂以法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恆也（廢此二者則亂）。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閒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擊，謂姦詐之人託於物者也）。

於權以毁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士故此等莫能亂也衆彊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違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珍怪奇物比正法為怪僻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於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謂侵陵於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特權能廢置君之子擅立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百姓使附也翦公財以祿私士謂翦公財以祿私士此皆以君不守法故也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使國不可得理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湊謂各得自通於君如輻之湊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道從也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而行法於法者民也人則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罰之為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教之正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閒臣愛惡則威德皆在

按失字當作以謂聖君以度量置儀法也

於臣故曰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故有為枉法有為毁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毁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解見下文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敗亡莫及故恐奇音羈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纔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如天地之堅堅謂專聽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不見天星有虧敗也如日月之明無私燭臨如四時之信寒暑之氣來必以時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莅上之四事故令往人從也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毁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妄希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侵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所幸則怨產日生也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專顧望其臣而為之也離法而聽貴臣貴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貴而威之也

匈胸臆也注非

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玉求事主也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約謂屈服卑約也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事謂君賤之近者以偪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謂近而親之也言近者特親以要君君則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匈恐懼貌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敗非己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

執當作埶勢古字技識當作百官論職乃字有闕誤

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賞不從令是教妄爲舉措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事立故國亂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知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故曰共道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專不合衆心而專之亦爲失也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令求不出則下無所稟故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止故曰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隔絕故曰塞也君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爲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遊也不爲惠於法之內也不屈法以成私惠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也威不兩錯臣行君威爲兩置政不二門臣出政是爲二門也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不行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非法度不廢則詐僞何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以權衡稱之輕重立見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所以求譽

按是下脫故字譽字為句

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交合則自進官何煩求用）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以毀譽為賞罰則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用公道而求乎）比周以相為匿，是（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眾者譽多，（為交友致死其譽自進）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朋黨共譽之故忠臣非罪而死）而邪臣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邪臣非功而起）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禍故重私而輕公）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交私朋黨者也）不一至於庭；（謂君之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眾，非以尊君也；（所屬之數舉日眾多不黨私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務私故不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能則與無人同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以法量功之條故不勞人自舉自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術有材能則法自舉之不可匿蔽也）敗而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故不可飾也）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之而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循實不自有功者各明自而分別也）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儔罪故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為，（謂不身為其事）而守法為之可也。（但守法則法自為之不勞身也）

正世第四十七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人力疲也）財竭則不能毋侵奪，（人財竭則侵奪以共上稅也）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倪謂懈倦也墮而傲從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愨，反本而儉力。（謂廉嗇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賞也）威必足以勝，（謂勝人姦邪也）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曰明君故曰非一）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民躁而僻則難化）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厚賞以勸之重禁以威之）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

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長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眾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故多反傷人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愛實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良人為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則止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當謂守隨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共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徵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償息貸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糴當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糶價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足也）

按別本註佰者或不能廣積蓄故有時而竭王者之民積之廣而生之不已也

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糶三也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府庫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閒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嚮於農工雖農亦通於士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粟生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復致死者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敺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謂寄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治國之道也

管子卷第十五

唐司空房玄齡注

內業第四十九　封禪第五十
小問第五十一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明貌也）杳乎如入於淵淖（女教反）乎如在於海（淖約潤也）卒乎如在於己（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己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敬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氣德自成）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也）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宜）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安心之法也）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而無虧也）自生自成（生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常以亂於心則失矣）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心和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忽忽乎如將不得（及其求之則忽忽然而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遠如欲窮之則無其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虛者皆道）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反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不復雖其有來氣慮可舍）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於道則不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近於心心之方寸虛道之君乎）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道故曰與我俱生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靜心則氣自調理故道來止也）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以生則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常在而不離）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跡似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及欲窮之則眇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外形自正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興者也故）命之曰道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爲而無不爲人之安靜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爲地之枝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聖本不化）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聖本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聰明四枝自堅固者也）可以爲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爲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有生）生乃思（生則有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生也）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安心之法）

按，當作意以先言。

（智過其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爲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苟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爲有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爲物使。（無心故能使物，而物不能使也。）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心自治矣。）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則無狂事。）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理心之謂。）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貌也。）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照智者，神明之極理。）中義守不忒。（若當守中，則無差忒。）不以物亂官，（貪物則官亂。）不以官亂心，（貪官則心亂也。）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中心自得也。）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自在身也。）一往一來，莫之能思，（神不測者也，故往來不能思也。）失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也。）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想思之則）寧念治之，（寧靜思念，則心自治。）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精至而定也。）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耳目不淫，心無他慮也。）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遇事，故萬物得度也。）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不能自知耳。）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天極地，而中藏於九州，蟠委地也。）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安，皆從心生也。）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治之與安，無不由心。）心以藏心，（言心亦藏於心也。）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故心中又有心。）彼心之心，（謂心中藏之心。）音以先言，（言從音生，故音先言。）音然後形，（有音然後見也。）

按，和當作知。

形然後言，（有形則是言也。）言然後使，（有言則出命，故有所使令。）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使而違理，故亂。）亂乃死。（亂則凶禍至，故死也。）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至於外形，體而榮茂也。）內藏以爲泉原，（內藏於精，則無窮竭，若水之原。）浩然和平，以爲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則能生氣，故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生氣之淵不有竭，稠故四體固也。）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故九竅通也。）乃能窮天地，被四海。（體固竅通，故能窮畢天地，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邪菑生於惑意，故內無惑意，則邪菑自歸也。）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中全則外完。）不逢天菑，不遇人害，（天菑人害，能爲不全者也。）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耳目自聰明，筋骨自申強。）乃能戴大圜，（天也。）而履大方，（地也。）鑒於大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謂道也。）是謂內得，（發行於道，故內得也。）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若不反守於道，則生有差謬也。）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慎不漏。）必寬必舒，（寬舒則博而密。）必堅必固，（堅固則精不解。）守善勿舍，（勿舍則善自成。）逐淫澤薄，（既逐淫邪，肆澤辟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當道自歸。）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有諸內必形於外也。）和於形容，（心和者容睟也。）見於膚色。（內暢者體澤。）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遍天下，故疾於雷鼓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耀，無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也。）賞不足以勸善，（慕賞乃善，非本爲善。）刑不足以懲過，（畏刑懲過，非本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得，此誠善也，故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則，故天下聽也。）

摶氣如神萬物備存(摶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能摶乎能一乎(摶結則自一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逆順故不煩卜筮而知也)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諸己也)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求人者或自得者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求已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思之而不通則或致鬼神爲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蓋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摶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一心摶耳目之用不有淫過事雖遠可以近速而成也大)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其知自生)慢易生憂(疏慢輕易必致凶禍故生憂)暴傲生怨(殘暴傲虐傷害必多故生怨也)憂鬱生疾(憂悲鬱塞懷不通暢故生疾也)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謂彌留而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於內形骸薄於外也)不蚤爲圖生將巽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生將巽遁其舍而至於死期也)食莫若無飽(飽食者害閉塞)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竭)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齊中也言能節食適思當莫過中則生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於天也)地出其形(地出衣食以養成其形)合此以爲人(言合天地精氣以成人)和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見至於徵驗又不知其類也)平正擅匈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精類雖不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獨擅於匈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如此則可以益算而長壽也)忿怒之失度乃爲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當圖而去之)節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能爲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既平且正獨擅於胸中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慰故能止怒)去

雜篇已下多非管子書語意甚不類

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充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沍(大攝謂過於飢血沍謂血消減而凝沍)充攝之間此謂和成(間謂中也充攝得中則和暢而有所成也)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舍於和成)飢飽之失度乃爲之圖(圖之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饋)飢則廣思(飢而廣思則忘其飢)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遺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四末四支)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也)老不長慮困乃遬竭(令老則益困而速竭)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又能勇敢)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弃萬苛(守一則惡煩能弃萬苛也故)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意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當則失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害道故道無所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亂則當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理盡)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謂腠理丞達也聚泄散故匈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封禪第五十(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雜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

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東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牟陰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上山懸東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卑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鄗上山也鄗音麗鄗上北里皆地名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西海致比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雜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勤力於地利其所動作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爲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亡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也公曰然則取之若何謂取其士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恩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精材謂實材可爲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爲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貴其一分不可爲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此也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謂工匠之庸直常三倍他處則工人不以千里爲遠皆至矣桓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用貨爲反間則知其先後察彼國圖則不失地利也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奇謂權譎以勝敵也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見齊其所不識則知天下遍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公曰守戰遠見有患爲國者必入守出戰今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可出也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人必誠信然後爲君視聽故知外事也夫恃不死之民而

澤作釋舍也

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謂不死不信則守闇戰闇外闇故曰三闇）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戀本而哀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苦也）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役則止而不來）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爲其寡也。（謂四言雖善然以之理國恐其太少）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不能行不在寡少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爲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爲少）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疾謂憎疾之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謂詐以避罪也）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劇其力役之苦）來者鷙距。（鷙疑也距止也闇其役煩則疑而止也）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不但如是而已更有何事以行此四言也）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謂主能得信又極忠也）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渝變如此者信也）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遜讓如此信又能者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

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爲人害。涸旱不爲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止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故）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爲民害。涸旱爲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實對故推令問叔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王也）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遁繆然遠。（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遁繆妄之事無所比可謂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於二三子但當徐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我欲勝民言欲勝服於民爲之柰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直用刑勝也勝民爲易夫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錄獄囚謁告有罪者則償之也數省而嚴誅數省有過嚴其誅罪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故也禍亟及於身二世嚴刑身戮望夷雖能不久雖能嚴人不可久安則人持莫之弑也危哉持謂見劫執也弑謂殺親也君之國岌乎

桓公觀於廄問廄吏曰廄何事最難廄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圉養馬者傅馬棧最難謂編次之先傅曲木機馬所立木也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次還須曲木求其類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棧敗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也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四封之內見愛則人致死可以惡竟外之不害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鄰大夫之家既定則國強故可以危鄰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後廢他國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能利己國然後可以害他國也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釁社祝鳧已疵獻胙祝祝史鳧疵其名也胙祭肉也祝曰除君苛疾祝令除君煩苛之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桓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復猶告也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祝史諷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駁馬而洀桓迎日而馳乎洀古盤字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駁象也駁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恥也臣使官無滿其禮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滿之意纔彊之則爭之以死是不智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卷若城苗之藏芒在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謹促之名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胡絹切眴目搖也眴乎何其孺子也眴眴柔順貌穀苗始則柔順故似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莊謂苗轉長大莊莊矜直貌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貌勉謂益有謹勵天下得之則安人以穀爲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

視闚謂往視立觀。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袪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教法。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干江邊地也。未齔不得入軍門。齔毀齒也。國子擿其齒。遂入。為干國多。戰功曰多。言於干戰國子功多也。百里徯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浩浩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欲之配。匹與之居乎也。為甯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目上視。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如吾謀也。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令不令相代。彼亦知若覺己。必當來也。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儐者延而上。儐謂贊引賓客者也。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縗絰之色也。漻然豐滿。心壯兵武形氣盛。故其貌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鬭。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莒。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管子卷第十六

管子卷第十七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藏第五十三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雜篇三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意虛心也七主據下唯有六者皆過主能無此六者則爲一是主也過主六是主一故曰七主也)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得六過則爲一是以自鑒得失可知也)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嗚呼美哉成事疾(疾美也繩謂舉正也言以六過繩七臣令臣無六過是故爲一君臣咸有一德故能成一美也)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申謂陳用法令)周聽近遠以續明(遠近之事周而聽之則其明不絕)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事皆得要而詳審則法令固賞罰必而下皆服其法度也)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謂以道德理世之君至仁感物德和自此而至故人皆反於朴素今申主不能然故以爲過也)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闓故曰泰則反敗矣(謂爲惠太過故反成敗也)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越法行事謂之侵所好所惡皆反於法故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決難知則理不當故須塞也)從狙而好小察(狙伺也謂既任臣有所爲必從而伺之)事無常而法令申(合也言雖申布法令於事合法既不行所以失勢也)不許則國失勢(許古伍字謂偶)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芒謂芒然不曉識之貌伸謂放恣也)四鄰不計(四鄰與己爲隣不計度而知之也)司聲不聽(司聲之官隨君所好不爲聽其理亂之音也)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許則所惡及身(所爲既不合理故惡還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言失任臣之理勞而無功故曰勞主)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臣主同勢則俱齊威權故刑罰大振而且豐多刑豐而又妄振非刻而何也)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權臣振主君以去之必亂任而臨之必危殆既罰且危敵亡及故後代無得也)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動殺威嚴謂之振也)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故爲失君之理)不許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事措既不合理故數衰而國失固)芒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既不自曉故下通人情以問所疑則臣下無所取信皆自任附臆以理其事人生事故事多也)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植立也既昏而不暇故緩急之事俱可立)不許則見所不善(所爲既不合理故其所見之事皆不善)餘力自失而罰(尚有執權於力己不自責乃遷怒而罰之)故主虞而安(虞度也主能度宜而行故安但主能度而安則致下數事)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用此皆主虞而安故也)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在其心之邪正)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存其主之智愚)天下得失道一人出(道從也一人爲主也明主得闇主失)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本謂農桑也)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爲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緇(緇謂黑繒)工技力於無用(謂勤力於無用之器物也)而欲土地之毛(毛謂嘉苗)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不足則怨怒逆上之氣生)故逆氣生則令不行然彊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謂善爲計謀)何以效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

申當作中

按許從午聲或作悟覺悟之悟也下倣此

是戰國後文字

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餔不足處玉餔猶玉食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謂有材能之女樂也鐘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死言不為君致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為周氏之禽為周所禽獲也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物謂臺榭車音所為後靡者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踣謂斃亡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夫倉庫非虛空也必侈費無度故空商宦非虛壞也必弃本逐末故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必上替下陵故亂國家非虛亡也必創道背理故亡也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政急物輕政緩物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歲既敗凶雖有義事不足以行其禮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春穀貴秋穀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淫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上當收散以調之此之不為故游商得什伯之贏以弃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訾限也皆從調淫而作也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道從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溼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割謂掘徙之也倮大衍倮謂焚燒令蕩然俱盡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凡此春之禁也夏無遏水達名川謂偃

塞小水合大水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凡此夏之禁秋毋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穀五穀之藏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漂流謂壞溢於隄防故漂流城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燋草旱甚則草燋天冬雷地冬霆霆震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螣蟇苴謂草之螣蟇山多蟲螟蟲鄭蚊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道猶召也言馳車所以召寇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窰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彼謂節用愛民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音申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有罪者吏必能決決之故理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下慎罰上執權各有其分也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主不好本則私生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本謂道德之政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好利則傾巧故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為用雖曰好善及其有功則不能賞故曰士不為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

有字疑衍。

按自此以下舉六臣

按佞反疑作交友

爲止(克謂勝伏)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以譬招來之易也)，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言亦爲臣立法)斷名決無誹譽(依名而斷決則理當而事愜故無誹譽)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則其言順而澤)，飾臣克親貴以爲名(虛名求實之飾克勝也謂不求親貴以自克勝特此爲名)，恬爵祿以爲高(佯弃爵祿以自安恬以此爲高)，好名則無實(美名外揚內實必受)，爲高則不御(恬爵祿者君不能御也)，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勢必以實生)，失轡則馬焉制(制馬必以轡制臣必以祿)，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枉法行事謂之侵)，好佞反而行私請(佞謂佷詐背理爲反也)，故私道行則法度侵(不侵法度則無以成其私)，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惽上，故上惽則隟不計，而司聲直祿(上既惽暗雖有危亡之釁不能計度而知之其司聲之官直得祿而已不憂其職務也)，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諂貴法賤則危亡日至故其君衰微而孤獨)，愚臣深罪厚罰以爲行(深文入罪厚致其罰此愚臣之行)，重賦斂，多兌道以爲上(兌悅也謂多賦斂以悅道於君)，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厚罰多斂人必憎之)，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愚臣雖有忠於主乃此之讒賊)。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痛甚極之辭)，開罪黨以爲讎(開引罪黨上聞於君與之爲讎)，除讎則罪不辜(彼但讎耳未必皆有罪今而除之則罪不辜之人也)，罪不辜則與讎居(既殺不辜則人皆讎己故所與居者莫非讎也)，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好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此求君之信己也君果信之則失其所親也)。亂臣自爲辭功祿，明爲下請厚賞(己有功當得祿則佯辭之以爲名其下未必當賞則明然爲之請以求衆心也)，居爲非，毋動爲善棟(其居也與衆非者爲毋其動也眞佯爲善者爲棟梁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其所以買名者用非道雖日爲之必傷於上)，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言爲僞善漸攻於君)。

禁藏第五十三　雜篇四

禁藏於胸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言度己以察彼則無闚情故姦謀叢於胸脅姦叢禍患故遠避於萬里之外彼不能與姦生禍則我能制之凡此皆以己知人故也)。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濫謂泛冰於水以求寒所謂濫凝)，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冬之水夏之火皆於身體不適便)。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鍾鼓，非惡樂也，爲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美宮室聽鍾鼓則傷事而妨教)，故先慎於己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內則本務外則末業君愼之則臣劾)，民亦務本而去末(官愼之則民劾也)，居民於其所樂(居其所樂則數土而不遷)，事之於其所利(事其所利則不勸而自勵)，賞之於其所善(賞其所善則皆悅而立功)，罰之於其所惡(罰其所惡則忌愼而無犯)，信之於其所餘財(若人者莫不有餘財期賞而必故曰信)，功之於其所無誅(必勝殘息誅然後可以爲成功)，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罪必誅故能息所謂以刑止刑以殺止殺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有罪不必誅故誅不息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刑甚無赦人不敢犯故曰以有刑至無刑若此者其法簡易而民完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緩誅宥死人則輕而犯之故曰無刑至有刑若此者其刑繁漫而姦人多)。夫

先易者後難無刑至有刑故曰先易而後難先難而後易有刑至無刑故曰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皆同之於用扶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為人致利除害也賞不遷非喜與誅不赦非樂殺然必其誅賞則為人致利除害故也於以養老長弱完活萬民莫明焉言養老活人無明於必誅賞夫不法法則治言不法者必以法正之故治法者天下之儀也儀謂表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刑罰一差人無所措手足故曰縣命故明王慎之不為親戚故貴易其法故謂恩舊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危謂變敗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所謂君無欲焉雖賞之不竊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不為親戚易法故法嚴吏之舉令敬於師長不為御長危令故令敬也民之承教重於神寶不為重寶犯禁故教重大寶有靈故曰神寶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無犯之人則無所用其刑法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為用者少施功謂施恩於有功者為恩不均則有功者怨故雖有高位人不為用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赦罪不一則毒流不事雖有厚德人難譽之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方冬植禾雖勤從后穫不能成其嘉苗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為歡行法不道衆民不能順有道之人必順於道舉錯不當衆民不能成衆尚不成況無衆乎不攻不備夫設備者必防攻也當今為愚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不費於宮室車輿則庫藏自實也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本謂農桑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

營惑亂也

交必親矣移無益無補之費而行禮故黨多交親也夫衆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營物過分故勞而不贍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謂所好之物遠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各以所欲行之而安危異焉適理而欲則安背理而欲則危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賢者欲寡不肖者欲多也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賢者意多成不肖者意多敗也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賢者能進不肖者唯退也故立身於中謂多寡成敗進退之中也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溼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道識其處各有記也不作無補之功雖曰有功於身無補不為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穀善也謂聰明不衛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禍福兩無乃會之至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禍福兩有乃禍之至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觀絕理者致禍故恐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隱度也度己有不及之事當努之也故曰譽不虛出必出於行善而患不獨生必生於為惡福不擇家雖貧家行善福亦來矣禍不索人雖貴人行惡禍亦至矣此之謂也凡此欲令修己以致福無恃貴以招禍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聞目所瞻皆能審察其是非如此則無事不明矣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道從

也事明則理反是則亂也故善者圍之以害牽之以利有害則圍有利則牽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己則避害而取利取利則財多避害故過寡矣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疾至則得利故達行而不倦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謂海潮起則水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勢利在身則人美而安之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凡此皆勢利之所致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勢利致人若鳥之覆卵爲雖無形聲但見其成也夫爲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爲經經所以本之也得人之心而爲紀紀所以綱之也法令爲維綱維綱所以張也吏爲網罟網罟所以苞之什伍以爲行列行列所以開具之也賞誅爲文武賞則文誅則武繕農具當器械農具既繕則器械可修也耕農當攻戰耕農之不怠若攻戰之不退也推引銚耨以當劍戟用銚耨者必推引之若劍戟擊刺被蓑以當鎧鑐蓑雨衣蔽著之所以禦雨露若武備之有鎧鑐著甲周身若褐衣故曰鑐蒩笠以當盾櫓取蒩澤草以爲笠若武備之有盾櫓也故耕器具則戰器備具耕器則備戰用也農事習則功戰巧矣習農則當功戰當春三月萩室熯造熯謂以火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溫疫萩木鑽臭以辟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被也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四時易火至春則取榆柳之火春時之井又當復杼之以易其水凡此皆去時滋長之毒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爲牲以蘗爲酒相召久禱而未報者當享塞之相召謂因此時召親賓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拊謂擊剝之也毋伐木

毋夭英英謂草木之初生也毋拊竿竿筍之初生也所以息百長也所以生息百物之長也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謂勸勉貧弱之人也發五正正謂五官正也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仇讎者和解令反去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謂及時立農功施力爲生穀凡此皆春令夏賞五德五德謂五常之德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賢而有功賞復脩之此皆夏令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凡此皆秋令冬收五藏五穀之藏最萬物最聚所以內作民也凡此皆冬令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於四時事皆備故人有百倍之功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生者仁也長者忠也殺當急也藏當閉也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忠猶稱也事循人理則和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人多材藝而順上命故令行也內無煩擾之政外無彊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必不失財然後富也民不虛治必不失法然後治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昌必國理亡必國亂反之者古今所未有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私勇則怯公戰故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私智則營己背公故多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私利則殖家故國貧也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博厚則感人深故死之也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謂什長伍長伍無非其人雖伍長亦選能者爲之也人無非其里謂無容寄里無非其家言不雜居他人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有什伍司之不容他寄也不求而約不召而來亡徙無所容匿故不求召而自來故民無流

士之意，吏無備追之憂。人不流亡，何所備而追之。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謂繫屬於主。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人之從法，若埴金之從陶冶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火水之就燥下，猶人之就利。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果蓏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奇餘言不在五十石之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每年人有五十石，故藏皆餘也。夫敘鈞者，所以多寡也。敘鈞謂敘比其均平。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謂每戶置籍，每田結其多少，則貧富不依訾限者可知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多則人多，田少則人少。田備然後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謂深知敵之內情而伐者帝也。以事伐者王，見其於事有失而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見其政有失而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謂計謀可以成功。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令敵國之所愛者各權，則其威分也。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威分則心二，心二則每人各欲力，不齊，故內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臣既不為君用力，故其國可危。二曰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深。視敵所憎者多實賂，令以國情告己，故深得其情。身內情外，其國可知。謂所憎者身在國內，情乃告外，其國可知也。三曰聽其淫樂，以廣其心，使之聽淫樂，心廣於聲欲。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溺於竽瑟美女，則心惑亂，故其內閉塞也。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耳惑於諂臣，目惑於文馬，則耳目塞矣，故其外蔽也。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內外蔽塞，則理擁而見惑，故莫不敗。四曰必深親之，如典之同生。典當也，若當與之同生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私使辯士，令與敵國圖計。內勇士，使高其氣。彼得勇士，則恃而氣高也。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更納人於他國，令背絕，使兩國之意相違也。是必士鬬。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亦既相疑，其士必鬬，兩國敵，則小傷大困。以承其弊，乃有一舉兩獲之功也。五曰深察其謀，欲知其謀得失也。謹其忠臣，欲知其臣之用不。揆其所使，欲知其所使賢不肖。令內不信，使有離意。內既不信相疑，則使其君臣之意絕。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君臣意離別，不可使令，既不令，則自相殘殺。忠臣已死，故政可奪。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其政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管子卷第十七

管子卷第十八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入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桓公問第五十六　度地第五十七

入國第五十四（謂始有國入而行化）

雜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旬即遍也謂四面五方行而施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謂置掌老之官）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不役國之征役）三月有饋肉（謂官饋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問老者何所欲求訪其所以嗜欲而供也）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爲累者（勝堪也謂不堪自養故爲累）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葆今之保母）受二人之食（官給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幼者漸長能自營事然後止其養）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既無父母又無所養之親也）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膌胜而哀憐之（膌瘦也胜脆也）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遞（遞著也謂兩手相拱著而不申者謂之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既養之療疾）又官而衣食之（謂官給之衣食）殊身而後止（殊絕）（謂離身也疾離而後止其養）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事謂供國之役也）此之謂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訾疾也厲病也）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資謂財用）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主位　主明　主聽　主賞　主問　主因　主周　主參　督名）

雜篇六

安徐而靜（人君居位當安徐而又靜默）柔節先定（以和柔爲節先能定己然後可定人）虛心平意以待須（虛其心平其意以待臣之諫說須亦待也）

右主位（人主居位當如此）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塞矣（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

（任之天下故明君爲之視聽者爲之聰智者爲之讒慝並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主明在於用天下耳目視聽之）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言之術必須審察不可望風則有所距有所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既未審察輒有距而許之故成失守成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審察者爲彼所知故戒之當令高山深淵不可極而測之）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既如山淵則其德配神明而正且靜如此者其有窮極矣）

右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僞也（既暢天地通神明故有姦僞必能見之）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言三才之道曲盡深遠必問於賢者而後行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有逆順之宜故須問之）熒惑其處安在（又須知法星所在也）

右主問

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心任九竅九竅自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君任五官五官自治故）爲善者君予之賞爲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自來而又得賞何勞之有）聖人因之故能掌之（掌主也因來而賞物皆屬己故能主之）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謹密也）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不周則泄其機事故臣下交爭而亂也）寂乎其無端也（慎密者當如是）外內不通安知所怨（外內不通則不泄故無怨）關閉不開善否無原（既不開其關閉故善之與不善不得知其原矣）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illegible]其[illegible]然動姦[illegible]自然變更）

右主參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爲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桓公問第五十六　雜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人有所惡己行之非）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訊問也唉驚問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復謂白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謂議論者言語讙嘖）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非之可謂正士）內

此篇制法周密非管子不能作

於嘖室之議。(納正士之言著爲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爲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七　　雜篇八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爲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爲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言其處深厚岡原，複壯者謂之不傾。)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其國都或在山左或向山右，及緣水澤，然後建。)內爲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謂於都內更爲落水之渠，以注於大川。)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材謂五穀之屬，因天時而植者也。)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惠，順。)乃別制斷之，(乃分別其地而斷之。)州者謂之術，(地數有爲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不成術而爲者謂之里。)故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州十爲都，都十爲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不成於霸。)以奉天子。(國者諸侯之國也。霸國宰諸侯以奉天子也。)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所處之地自然不傾，故曰因之。)歸地之利，內爲之城，城外爲之郭，郭外爲之土閬。(閬謂隍。)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荊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爲固也。(穡鉤也，謂荊棘刺條相鉤連也。)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福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謹置國都，繕修城郭，此人君所保全而守。)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爲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宰謂執君之政者也。)故善爲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厲，疾病也。)蟲一害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爲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言爲衆水之經。)水別於他水，(謂從他水分流。若江別爲沱。)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言爲之枝。)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謂因地之勢導引以瀦。)因而扼之可也。(扼，塞也。恐其泛溢而塞之，亦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謂卒有暴溢，亦能漂沒居人，故危殆也。)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漂石。(謂能漂浮於石。)而下向高，卽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領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上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欲壯下取勢也。瓴謂瓴甒也。言欲令水上高，必大爲瓴甒，私空其中，使前後相去以尺爲分，每領而有十尺，卽長一丈也。分之於三里閒之，每里滿此四十九，如此則水可走上矣。)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迂曲也，謂迂曲水道，遠張其勢而以行水。)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謂水至處，必既而卻退，其處既滿，則後水推前水令去。)地下則平行，地高卽控。(謂控頓也，言水頓挫而卻。)杜曲則擣毀。(杜猶衝也，擣觸也，言水行至曲則衝，而衝有所毀傷。)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排也，謂前後相排也。)倚則環，環則中。

（前後栝拼則圍流生空若環之中所謂涵）中則涵（圍流集所通則相涵滯也）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塞亦控也）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所謂與天地合其德）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為始請為置水官令習水者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財謂祿廩）（其）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為都匠水工（為水工之都匠）令之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卒謂所當治水者財其權用也）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閱謂省視）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案家人比地有十口五口之數當受地若干）別男女大小其不為用者輒免之（謂其幼小不任役者則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著其名於疾者之數有以賙恤之也）可省作者半事之（謂疾者雖不任役可以省視作者取其半功）以幷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因力役之際幷行視之強壯者即定之以為甲士而發兵之數既而上其名籍於國都也）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都既臨下視其兵不足之處則甲士下之於水官水官既得甲士還以備兵數也）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具備水之器（謂水官與三老伍長等行視其里因其家之父母案之閱其備水之器）以冬無事之時籠臿板築各什六（謂什人共財大具下準此）土車什一雨輂什二（車輂所以禦雨故曰雨輂）食器兩具（每人兩具）人有之錮藏里中以給喪器（謂人既有財器當錮藏於里中繇得給凶喪之用）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

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其器既弊而久有苦惡者除去之）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謂將領之無得後時）其積薪也以事之已（已畢也農事既畢然後益薪）其作土也以事未起（謂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為之囊大者為之隄小者為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荊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為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藝殺草薉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湊汐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日把百日餔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郄繕邊城

接衣謂以物覆其上

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廥倉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工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家起火爲溫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爲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衝

如所謂賛城之類

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爲固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濁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爲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爲寡人教側臣

管子卷第十八

按蚖恐作杬，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壞。菕恐作棆，杜木名，言居是土之名，其語音合於角聲。

管子卷第十九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地員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雜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也，其長七尺。）瀆田悉徙，（瀆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其木宜蚖菕與杜松，（蚖菕，二木名也。）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五七三十五而至於泉也。）呼音中角，（謂此地數呼之聲，其音中角。）其水倉，其民彊。赤壚歷彊肥，（歷，疏也。彊，堅也。）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雚，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唐，虛脆也。）唯宜黍秫也。宜縣澤，（當宜縣注而澤。）行廧落，（廧音牆。土既虛脆，不堪版築，故為行廧及籬落也。）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廧，（其地過潤，則數頹毀，故不可立邑置廧也。）其草宜黍秫與茅，其木宜櫄擾桑，（櫄，木名。擾，柔，又曰柔桑也。）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糗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曰流徙也。）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蕒雚，其木宜杞，（杞，木名也。）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苹蓨，（苹蓨，草名也。）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

按此言呼以聽土地之音，非謂他音皆然。

勢音敖，吾高切，廣韻後健也。陛音堆。

音中徵，其水黑而苦。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五。）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音九也，又九九之為八十一也。）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宮八十一數，生黃鐘之宮，而為五音之本。）為徵。（黃鐘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二十七，通前為百有八，是為徵之數。）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也。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十四，合為九十六，是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六十四，是角之數。）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下皆此類。）陝之芀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庚，續，其處既有青龍居，又沙泥相續，故不可得泉也。）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清商，神怪之名。）陛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言有石駢密，故不可得泉。）徙山十

肕如振切堅也。

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木乃橘(橘木名)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蕕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材猶旁也)其草競與薔(音嗇草名)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葍與蔞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某草宜某穀造成也)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鑿(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鑿之下鑿即鬱也莊周所謂鬱西也)鑿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各有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肕剛而不觳(觳薄)不濘車輪(濘泥)不汚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隫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麋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氣)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

扶音無。檽音春。木似樗。

按纇作類。纇節也。言大蘇疏美無纇節。小蘇條理易治。故如練絲也。各一本作名。

泉黃白其人夷姤(夷平也姤好也言均善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格謂堅垎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處言常潤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忞橐土蟲易全處(剽堅也忞密也橐土謂其土多竅穴若橐多竅故蟲處之易全)剽忞橐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故常濕潤而不乾白此乃葆澤之地也)其種大苗細苗𧎷(音形)莖黑秀箭長(𧎷即赤也箭長謂若箭竹之長也)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扶檽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棃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雚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欲有麻異則以麻之大而類也)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言細麻既治揣而藏故若練絲)五臭疇生(疇隴也謂為隴而種也)蓮與蘪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痟酲(痟首疾也酲酒病也)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鹵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塥不灰(塥謂堅不相著)青忞以落(音苦)及(謂色青而細密和落以相及也)其種大葦無細葦無𧎷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隫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黽(求黽亦竹類也)楢檀其山之淺有蘢與斥(蘢斥地古草名)羣木安逐條長數大(安和易逐競長數謂速長)其桑

苑鬱同

其松其杞其茸茸木名種木胥容榆桃柳楝音楝羣藥
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蒙藥名其山之梟梟山顛也多
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亩
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圉民殃其林其
漉其槐其楝其柞其穀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施謂有以
爲生既有麋麃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
少食言其性廉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
之次曰五蘟五蘟之狀黑土黑菭菭地衣也青怵以肥
芬然若灰芬然壤起貌其種櫑葛秫莖黃秀恚目恚目謂蠹
實怒開也其葉若苑苑謂蘊結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三土謂五
粟五沃五位以十分之二言於三土十分已不如其二分餘做此是謂蘟
土蘟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
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爲堆故曰屯土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秫莖黃
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忍耐蓄殖果木不若三土
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
狀捍然如米捍堅貌其土屑碎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坼其種
忍蘟忍蘟草名忍葉如蘿葉以長狐茸草之狀若狐也黃莖黑
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
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㤩
五㤩之狀廩焉如壏壏猶瘠也潤溼以處其種大稷細
稷秫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其粟美若麻也蓄殖果
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㤩土之次曰五纑纑音盧五
纑之狀彊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邯鄲草名莖葉如
扶櫄扶櫄亦草名其粟大言其粒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

十分之三纑土之次曰五壏五壏之狀芬焉若糠
以肥謂其地色黃而盧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
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壏土之次曰五剽五剽
之狀華然如芬以脹謂其地色青葉若脹然也其種大秬細秬
秬黑黍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
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果
碎以若屑塵厲厲蹄起也之其種大蕢細蕢蕢草名白莖青秀以
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
五塥五塥之狀累然如僕累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
水旱其種大櫐杞細櫐杞木名黑莖黑秀蓄殖果木
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
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草名白
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
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
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
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埆其種鴈膳草名
黑實朱跗黃實跗花足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
之六五殖之次曰五觳五觳之狀婁婁然婁婁疏也不
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
土以十分之六觳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
不骼雖堅不同骨之骼也其種陵稻陵稻謂陸生稻黑鵝馬夫皆草名也
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
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爲下其種白稻長狹
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

韻語。

按弟子供給使令，不敢亢禮也。

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雜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必虛其心，然後有所容也。）所受是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驕而恃力，則羝羊觸藩。）志毋虛邪，（虛謂虛偽。）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掃席前曰拚，盥潔手，漱滌口。）執事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謂既盥而徹盥器也。）汎拚正席，（汎拚謂汎水而拚之。）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怍謂變其容貌。）受業之紀，必由長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一周則從長始，一周之外則不然。）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致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然。）

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思合中和，以為綱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必先中和，然後可興。）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求雖不得，必當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奉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饋謂選具其食。）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鱉，必先菜羹。（先菜後肉，食之次也。）羹胾中別，（胾謂肉而細切。）胾在醬前，（遠胾近醬，食之便也。）

按齒次序也。如菜肉同盡，則先益菜後益肉也。

按總，束也。古者束薪蒸以為燭，故謂之總。其未然者。

其設要方，（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是為卒。（既飯而食則卒也。）左酒右醬。（左酒右醬，陰陽也。）告具而退，奉手而立。三飯二斗，（三飯食必二斝斗也。）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匕者所以載鼎實，故曰挾匕也。）周還而貳，（貳謂再益。）唯嗛之視，（食盡曰嗛。）同嗛以齒，（齒類也。謂食者則以其所盡之類而進。）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此是再益之綱紀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既食畢，掃席前，并捷斂所祭也。）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坐盡前。）飯必奉擥，羹不以手。（當以挾也。）亦有據膝，毋有隱肘。（隱肘則大伏也。）既食乃飽，循咡覆手。（咡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振衽掃席。（謂振其底衽，以掃席之污。）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既徹并器，乃還而立。（并謂藏去也。）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水用泛涌。）攘臂袂及肘。（恐壅其袂，且不便於事也。）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上寬，故播散而灑；室中隘，故握手為掬以灑。）執箕膺揲，厥中有帚。（揲，舌也。既灑水將掃之，故執箕以舌自當，置帚於其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于戶側。（謂倚箕於戶側也。）凡拚之紀，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拚前而退，（謂從前掃而卻退也。）聚於戶內。（謂聚其所掃之穢壞於戶內也。）坐板排之，（板穢時以手排之也。）以葉適己，（適己猶向己也。）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也。）坐執而立，（坐執，謂獨坐執箕也。）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謂合考書義也。）暮食復禮。（謂復朝之禮也。）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總謂燭之束也。）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近，更以燭承取火也。）乃居句如矩。（句謂著燭處，言居燭於句如前燭之

則橫于坐之所也句曲也舊燭盡以新燭繼之一橫一直其兩端相接之處詘曲如矩蒸細薪也言稍寬其束使其蒸閒可以各容一蒸以通火氣又使已然者居上未然者居下則火易然也

法矩法也蒸閒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閒必令容蒸然燭者必處下以令焚也奉椀以為緒緒然燭燼也所以貯緒也椀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櫛燭者有墮則令其次代之也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有否俶始也謂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言昭第六十亡　雜篇十一

修身第六十一亡　雜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亡　雜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亡　管子解一

管子卷第十九

管子卷第二十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形勢解第六十四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忮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疏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

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為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惰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為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為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冤暴之令加於百姓憯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為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

遷之聞不在所實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

主之所以為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為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為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為車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為器也主之所以為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為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疏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偽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為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為主而賊為父母而暴為臣下而不忠為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為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為主而惠為父母而慈為臣下而忠為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為不肖

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限不以爲深故曰大山之限奚有於深

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譽爲則切訾譽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譽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譣臣譣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譣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

饕疾饕切嫌食貌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饕食則不肥故曰饕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弃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

按謂操其要而不迮求也

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蝚蝯（上如由切下于元切）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蝚蝯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蝚蝯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蝚蝯飲焉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己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爲方圜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凝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汙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則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

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御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

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僇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曠地故天予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絶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

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管子卷第二十

管子卷第二十一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强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幷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敺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為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閒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為下智者不為謀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是則敺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按易謂易金玉貨財以官爵也）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敺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為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佼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

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
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
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
曰：諂謏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
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
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
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
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
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
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
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讕；事
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
微賤者無所告讕，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
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疏遠。不
私近親，不孽疏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
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
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
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
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
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
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
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
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
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
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
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禍
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
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
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
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
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
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
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弃之；人輕弃之，
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
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
終始，為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
利害。為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
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
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
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
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愼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阤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旣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柰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弃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

在愛施

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隳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當一作常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爲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況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

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强。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爲非。是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鬲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鬲君臣之閒。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聽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

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强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並進，筴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

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强不爲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佼而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不求用矣

佼同交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污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私佼以進其譽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己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

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佼而不以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佼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

者不國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為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為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為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群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群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

按陽凍地上也陰凍地下也秇同蓺音七十日陰凍釋蓺稷若百日則過時不蓺矣是秇種惟在二十五

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閒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閒明別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群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眾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

日之內

櫎音晃

萬畝不乘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於時君之衡籍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籍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爲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爲之柰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準幣國穀之櫎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籍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準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閒而

櫎價同

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泆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饘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準與天下齊準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鬭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圓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柰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閒

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闔，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

問乘馬第七十亡

管子輕重三

管子卷第二十一

按此言上用之則下為之

按委委積也無食則人欲圖而

管子卷第二十二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贏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泰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

取之脆不堅也衝衝車也城不堅則人思毀之

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毆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税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一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絫為一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彊（分彊半彊也令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升加半合為彊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為之彊）釜五十也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率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

禺筴之商曰二百萬禺讀爲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爲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爲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已上爲老男五十已上爲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常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鋤謂之銚羊昭反行服連輂名所以載任器人以挽者軺羊昭反輂居玉反者大車駕馬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令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爲彊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彊而取之五六爲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爲彊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音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

按後輕重乙作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君之所強求也此有缺誤

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讎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糴於吾國爲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糴之釜以百錢也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事本鹽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推謂加五錢之類也推猶度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爲我用之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在工商日租籍所以彊其兩反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日租稅慮計也請求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詘與屈同屈窮也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羊向反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

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一取什）愚者有不賡本之事（賡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錣（錣籌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調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千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貧不給以致匱乏）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羨餘也）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本謂務農趣讀為促）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實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益不能致理也）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繦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櫎（古莫反）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繦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繦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饟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得擅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閒（秩積也食為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是使人毀壞廬室）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救反）

（是使人不牧養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謂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收其利也）。是人君非發號令收嗇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謂斂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斂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慴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格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音虞）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

櫎音晃

萌民也
櫎音晃

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柰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櫎（古晃反）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氾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爲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櫎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櫎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

一本作上且靜循

陰一本作除

之字衍

與糗同

准幣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櫎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與招反）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弁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要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籠纍箕勝籯屑糗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籯屑糗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

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爲之柰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柰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毆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爲師旅戰車毆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櫎而庚子牛馬。爲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下二家一本作立貲。饘章延反。糜也。）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爲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柴楂。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棺椁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椁之租若干。（字疑有誤。）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爲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爲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饘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埊。凶旱水泆。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綪（千見反）絤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柰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

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盈則易益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以阸守豐阸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筴數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筴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閒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有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柰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

袞育同

[illegible]沓同

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蓺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袞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阸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illegible]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驅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閒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筴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棅（[illegible]永反說文與柄同）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棅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柰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

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爲用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之也。平盤者大盤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攜也。使色吏反。）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耳。東海之子者。海神之子也。）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而若也。）勞若以百金。（勞賜也。）之龜爲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貲無價也。）而藏諸泰臺。（泰臺高臺也。）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立龜爲寶。號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嗣。下以意取。行五月。經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音致。下皆同。）以假子之邑粟。（邑家粟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爲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敷也。籍席也。才夜反。）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爲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語多不可解。

傳音恣。立事曰傳。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

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爲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僩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爲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爲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墝、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墝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繦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繦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卽積委之幣）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去藏也丘呂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以收藏之）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爲准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擴、（古莫反）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穀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爲國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穀守穀價不使流散）

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不散出吾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爲無伍失民爲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

桓公曰其會數柰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柰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

特命我者特教我也百音遒勉力也領去也教我如古之天子領去奢泰省嗇其用以散之大夫使大夫不致取民依此而行爲何如

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奢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爲縿綃而貍之於地彼善爲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

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柰何。（卿臣乘馬所謂籃乘馬者臣猶實也儥者以幣為籃而淺重財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資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策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為鄉二千五百家為黨為州賣讎讀國商用周制）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責讀為債）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策出於穀軌，國之策貨幣乘馬者也。（所賁給價皆也實言之應幣合則受穀公之家價之君於上所權用之者其所幣在在鄉下州故有穀其倍數重若其今有官皮曹革簿之帳類人甚有負公家之儥若未粮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實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肯權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貧富羨由數令然可易為理也）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策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策。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策牢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氾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洪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氾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洪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㝏，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策，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為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簿。

管子卷第二十二

管子卷第二十三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准第七十九　輕重甲第八十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黄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黄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鉒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洿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黄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黄金重令徐則黄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税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

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柰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桓公曰：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人憚役而競收粟也。重，文恭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鼓，十二斛也。）民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也。子外反。）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咶鹽，百口之家百人咶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泲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泲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下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其鋒芒，不以示人，行機權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其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以為裘。）卿大夫豹飾，

韝大夫，上大夫也。袖謂之韝。列大夫豹幨，列大夫，中大夫也。幨謂之襜，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用此數。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厭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閑，市朝閑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鹽鐵

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為奇怪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礝碈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柰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

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筴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檀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摲民也、輕重不調、無檀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

摲一作漸、音衫、芟也、

無倍稱之民、

一本施作弛、弛上有殺字、五穀下又有之所生也、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二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己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己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爲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

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窌，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湯以至仁伐暴，何必爲此，是戰國陰謀之說，非管氏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轄也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倳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鏂之數，不得爲侈弇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鏂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偷而爲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如字當作之字，言與死扶傷之孤也，荼首，白首也，寶字或是室字，言持戟死事之害，此三等人，皆所當賞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

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
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
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
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
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
天酸然兩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兩十人之力
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
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
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
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
損民之籍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鞻（若禮鞻也）如者而重籍於民奉繕
工而使弓弩多匡鞻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鵝鶩
之舍近鶤雞鶬䳄鴇（音保）之通遠鶬鶤之所在君請式
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
趨人三月解匃弓弩無匡鞻者召管子而問曰此
何故也管子對曰鶬鶤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
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鶤
雞鶬鴇彼十鈞之弩不得㯿擨不能自正故三月
解匃而弓弩無匡鞻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
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
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
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
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
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
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
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囿大也王
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柰何管
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
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爲脯鯢以
爲殽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
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
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
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
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
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
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
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
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菑
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菑
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燎而行火燒式照反）日光照堂下管子入賀
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
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
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
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

（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轓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甿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蔷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泲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采居反）煮沸水爲鹽正（音征）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而煮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爲權術）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鹽遠饋而食圉與禦同）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

（謂蠶月君以遊財給民之養蠶者口食簡曲之用至蠶熟則去分絓絲以償昔日遊財也）

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簡曲之彊若此則絓絲之籍去分而斂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爲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爲

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甯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能爲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

用食用也言勇於取戰死而不願者爲有重祿而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動於利也

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湩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爲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他臥切落毛也)服而以爲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管子卷第二十三

管子卷第二十四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輕重篇猥瑣之極，是市人所不屑爲者，謬妄甚矣。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爲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佌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准徐疾羡，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夫海出泲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泲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疑有闕文誤字。

佌音此，小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群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柰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阸，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奇休切，鑿屬）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鉥（時橘切，長針也），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埳諸侯畝鍾之國也，嶰（側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埳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埳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

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强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强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强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强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强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

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為之出賂，為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皂，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閒堁壚不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斗為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囷窮之數（囷，丘倫反）

（窮力數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囷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囷窮而不能挹損焉（挹猶酌，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讀曰債。使百姓皆解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囷窮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閒堁壚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乎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中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

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亡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為璧。（刻石，刻其畱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丁仲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illegible]。獨注石璧者，以彤弓者[illegible]藏其[illegible]。）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閒。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

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閒其受息之
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
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
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
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
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
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
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
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
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
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
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
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泲爲鹽梁濟取
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
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
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
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
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
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
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鐻枝蘭鼓則必坐長
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
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
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
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鐻枝蘭鼓其賈中純萬
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
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
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
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
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
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
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
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
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
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
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茈之
於萊純錙緺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
人知之閒纂茈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
有推馬是自萊失纂茈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
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
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
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鏂爲釜）百泉則鏂二十也（斗二升八
合曰鏂烏侯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以
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
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
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
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

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數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智用無窮以匡匡之齊一人臣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衡因機而發非爲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阬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鬭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菽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菑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弃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粖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爲戎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對曰惟繆數爲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謬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表旌也）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貴重之）州通之師執折箓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賚石璧而實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

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契之券謂折毀之所發書之債皆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閒。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閒，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蟁虻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昬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蟁蛇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九游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蠒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大囷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式用）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以石璧聘問也以璧仍存問之）舍其作業而爲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囷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囷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九月斂實，平麥之始也。

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海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墆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

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踐、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穀、一本作子、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虙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虙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鐩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胃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䖟、韘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皁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峜、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弁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柰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蜂螫也、齒之有脣也、蜂古蜂字、螫音尸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爲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綈、徒奚反、繒之厚者謂之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爲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爲服於此、近其境也、

（欲使魯梁人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絏繑而蹥相隨，（絏繑謂連續也。絏息列反，繑丘香反。）車轂齺騎，連伍而行。（齺齧也，士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齧，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趨驟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數斗千錢。）齊糴十錢，（數斗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沐涂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枝，闊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捎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

此策最謬悠，不可欺三尺童子。輕重篇中說多類此，其爲贋書無疑。

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柰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鬭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鬭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

一本涂上有內字

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賈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鉊之姚切鎌也鉿辭理切橿音強繉音魂緤

輕重己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絻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鐩墐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鉊鉿又橿權渠繉緤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

也

沃一本作汏

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入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惢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絻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塤箎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絻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絻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菹人薪雚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也張耜當弩銚耨當劍戟穫渠當脅軻蓑笠當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 亡

管子輕重十九

管子卷第二十四

管子文評

劉勰曰。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

漢志道家管子八十六篇。孝經有弟子職一篇。是管子所作。在管子書。

傅子曰。管子之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

孔穎達曰。輕重篇或是後人所加。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八十六篇。世稱齊管仲撰。杜祐指略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管子將沒。對桓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或曰尹知章也。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旣爲富彊。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諸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天下。致君爲五霸之盛。宜矣。

蘇子瞻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亦種蠡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爲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閒。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紛紛。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設施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旣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嘗親經紀者。豈不足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逕。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斯鞅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詬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爲衰微之苛斂。陳氏因爲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瑣猥爲市人不肯爲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雜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道理名法處。過於餘子。然他篇自語道論法。如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其聚。文子淮南徒聚衆辭。雖成一家。無所收采。

管子褎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閒聲時有可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爲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稱管商豈以其標術用心之故同耶然以爲道家則不類

黄震曰抄曰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爲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爲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牧民篇最簡明其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正經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大匡篇管子行事之日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按而考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誇功若輕重篇要皆多爲之術以成其私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其書所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弊臨死戒勿用豎刁等說皆屢載而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爲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似不出一人之手

又曰管子註釋最多牴牾四傷之篇誤名百匿而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乃衍人物二字不知參對而以夜虛爲句守靜人物自爲句方以人物則皇爲句而曲爲之說曰聽候人物也守靜豈聽候之義也幼官五圖以形生理爲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以比周以相匿爲句而下又云志生死交其後方之明法解可覆也乃缺一故字不知參對而以相爲匿是爲句而曲爲之說曰匿公是而不行也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非爾比周何是之有乎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作下字亦未正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斯有財耳乃釋云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殊非章旨立政之章曰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耳乃釋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爲去聲亦覺不倫版法篇云悅在施有衆在廢私今因缺文而云悅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其他難槩舉

楊忱序曰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辭

張嵲曰管子天下奇文也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篇是其功業所本

慎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守山閣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慎子一卷周慎到撰到趙人中興書目作瀏陽人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慎到趙人見於史記瀏陽在今潭州吳時始置縣與趙南北了不相涉則稱瀏陽者非矣明人刻本又云到一名廣案陸德明莊子釋文田駢下注曰慎子云名廣然則駢一名廣非到一名廣尤舛誤也慎子之學觀莊周天下篇所稱近乎釋氏然漢志列之於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為刑名此其轉關所以申韓多稱之也（語見漢書藝文志）其書漢志作四十二篇唐志作十卷崇文總目作三十七篇書錄解題則稱麻沙刻本凡五篇已非全書此本雖亦分五篇而文多刪削又非陳振孫之所見蓋明人捃拾殘剩重為編次如云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二句前後兩見知為雜錄而成失除重複矣

慎子　　守山閣叢書

周慎到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威德

天有明不憂人之暗也○原刻脫也字依治要補下句同地有財不憂人之貧也聖人有德不憂人之危也○原刻危作厄依治要改天雖不憂人之暗○原刻脫之字依治要補闢戶牖必取己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人之貧○原刻脫之字依治要補伐木刈草必取己富焉則地無事也聖人雖不憂人之危○原刻危作厄依治要改百姓準上而比於下其必取己安焉則聖人無事也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能使人無己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原刻受作愛依治要改非取之也○原刻取上有敢字依治要刪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己也則聖人無事矣○原刻脫矣字依治要補毛嬙西施○文選神女賦注四子講德論注引此文西並作先按二字古通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倛○御覽三百八十一引作褐又類聚十八倛上多褐字則見者皆走易之以元緆則行者皆止由是觀之則元緆色之助也姣者辭之則色厭矣走背跋踚窮谷野走十里藥也走背辭藥則足廢故騰蛇遊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霽○御覽九百三十二又九百四十七引作散後漢書隗囂傳注引作除與蚯蚓同則失其所乘也故賢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使其鄰家○御覽六百二十八引此句作不能使家化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矣故無名而斷者權重也弩弱而矰高者乘於風也○二句又見書鈔百二十五御覽三百四十八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自騰蛇遊霧至此又見韓非子難勢篇文多異古人引書每不屑屑字句既於大義無關可置不論故舉重越高者不慢於藥愛赤子者不慢於保絕險歷遠者不慢於御○二句又見意林兩於字並作其此得助則成釋助則廢矣夫三王五伯之德參於天地通於鬼神周

於生物者，其得助博也。○按自毛嬙西施至此，凡二百四十五字。原刻並脫，依治要補。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事省則易勝。○原刻脫此句，事字依治要補。士不兼官則職寡，職寡則易守。○原刻脫此句職字，依治要補。故士位可世，工事可常。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御覽七百五十二引此文，生下多而字。言有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教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匱，道理匱則慕賢智，慕賢智則國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矣。○自道理匱則慕賢智至此句心字止，凡二十一字，原刻並脫，依治要補。古者立天子而貴之者，○原刻脫之字，依治要補。與御覽七十六引此文合。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長也。○原刻長上有官字，依治要刪。與御覽六百六十六引此文合。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治要以此句為注文。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為均也。○御覽四百二十九引此文，非下有已字，古已與以通。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願望也。○治要願作怨，與御覽六百三十八引此文合。故蓍龜所以立公識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審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自故蓍龜至此，凡五十一字，原刻並脫，依類聚二十二、御覽四百二十九引此文補。明君動事分功必由慧，○原刻脫必字，依治要補。下二句同。又治要慧作惠。定賞分財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禮。故欲不得干時，愛不得犯法，貴不得踰親，○治要作規。祿不得踰位，士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賞，下無羨財。

因循

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矣。○矣字依治要補。是故先王見不受

祿者不臣。○原脫見字，據長短經是非篇補。祿不厚者，不與入難。○難字依治要補。人不得其所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為，不用人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之謂二字原倒，依治要乙轉。

民雜

民雜處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原刻所能二字不重，依治要補。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能去取焉。○原刻去取二字倒，依治要乙轉。是故不設一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不足也。○原刻必執於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一足也，依治要改。大君不擇其下，故足；不擇其下，則易為下矣。○原刻易字在矣上，依治要改。易為下則莫不容，莫不容故多下。○原刻脫此句，莫不二字依治要補。多下之謂太上。君臣之道，臣事事。○原刻作有事，依治要改。治要又有注云：言事其所事。而君無事。○原刻此下有也字，依治要刪。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故事無不治。○原刻脫故字，依治要補。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務為善以先下。○原刻務作獨，依治要改。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為善以先下，則下不敢與君爭為善以先君矣。○原刻脫為字，依治要補。皆私其所知以自覆掩。○原刻私作稱，又脫其字，並依治要補正。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賢於眾也，以未最賢而欲以善盡被下，○原刻欲下脫以字，依治要補。則不贍矣。○原刻則下有下字，依治要刪。若使君之智最賢，○原刻脫使字，依治要補。以一君而盡贍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反於不贍之道也。○原刻於下有人字，依治要刪。此十字作一句讀。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苟任臣而勿自躬，則臣皆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也。

知忠

此篇原刻全脫依治要補

亂世之中亡國之臣非獨無忠臣也治國之中顯君之臣非獨能盡忠也治國之人忠不偏於其君亂世之人道不偏於其臣然而治亂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臣之欲忠者不絕世而君未得寧其上無遇比干子胥之忠而毀瘁主君於闇墨之中遂染溺滅名而死由是觀之忠未足以救亂世而適足以重非何以識其然也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叟桀有忠臣而過盈天下然則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原作義依意林引此文改而忠臣不生聖君之下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過職而職不得過官是以過修於身而下不敢以善驕矜守職之吏人務其治而莫敢淫偷其事官正以敬其業和順以事其上○吏原作史又於和下複衍吏人至正以凡十五字今依文義删正如此則至治已亡國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國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將治亂在乎賢使任職而不在於忠也故智盈天下澤及其君忠盈天下害及其國故桀之所以亡堯不能以為存然而堯有不勝之善而桀有運非之名則得人與失人也故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也粹白之裘○粹原作狐依意林引此文改蓋非一狐之皮也○意林皮作腋按御覽七百六十六又九百九並作皮與治要合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按此六句又見文選盧子諒答魏子悌詩注四子講德論注

德立

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焉○原刻脫者字焉字依治要補下三句並同立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原刻嬖妾作孽妻依治要改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則動○原刻此下有兩動二字依治要删兩則爭雜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而國不亂者君在也恃君而不亂矣失君

必亂。○原刻必作則。又脫而字。並依治要補正。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家不亂者。父在也。恃父而不亂矣。失父必亂。○原刻必作則。又脫而字。並依治要補正。又治要二父字並作親。臣疑其君。無不危之國。○原刻脫其字。又君下有而字。並依治要刪補。下二句倣此。孼疑其宗。無不危之家。

君人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矣。○原刻脫矣字。依治要補。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輕重。○原刻脫而字。依治要補。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鉤。○原刻脫兩者字。依治要補。非以鉤策爲過於人智也。○原刻鉤策二字倒。又脫也字。並依治要補正。長短經適變篇引作非以鉤策爲過人之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原刻脫矣字。依治要補。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賞罰而無望於君也。○原刻脫兩其字及也字。並依治要補。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長短經適變篇引作則怨不生而上下和也。

君臣 此篇原刻全脫。依治要補。

爲人君者。不多聽。據法倚數。以觀得失。無法之言。不聽於耳。無法之勞。不圖於功。○二句又見文選長楊賦注。無勞之親。不任於官。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

慎子逸文

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六帖十一。舟下有故字。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句亦見六帖十一。秦越遠途也。安坐而至者。械也。○御覽七百六十八。

厝鈞石。使禹察錙銖之重。則不識也。懸於權衡。則氂髮之不可差。則不待禹之智。中人之知。莫不足以識之矣。○御覽八百三十。又意林節引。

諺云。不聰不明。不能為王。不瞽不聾。不能為公。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意林。御覽四百九十六。

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有長幼之禮。無勇怯之禮。有親疏之禮。無愛憎之禮也。○類聚三十八。御覽五百二十三。

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議○書鈔四十三。引作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是國之大道也。○類聚五十四。御覽六百三十八。

河之下龍門。○寰宇記四十六。河下有水字。其流駛如竹箭。駟馬追弗能及。○六帖六作追之不及。寰宇記亦有之字。御覽四十。

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偽。○意林。御覽四百二十九。

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書鈔四十四。引作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刖。以艾韠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肢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當世用刑。而民不從。○御覽六百四十五。

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

失言失禮也○御覽七十六
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覩也○文選演連珠注楊荆州誄注類聚十七御覽三百六十六
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爲天子而退爲匹夫○類聚二十一御覽四百二十四
折券契屬符節賢不肖用之○御覽四百三十抄本書鈔百四云折券契節賢不肖日之物以此得而不記于信也按文有脫誤不可讀
魯莊公鑄大鐘曹劌入見曰今國褊小而鐘大君何不圖之○初學記十六御覽五百七十五
公輸子巧用材也不能以檀爲瑟○御覽五百七十六
孔子曰邱少而好學晚而聞道以此博矣○御覽六百七
孔子云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賞且罰罰禁也賞使也○御覽六百二十三
燕鼎之重乎千鈞乘於吳舟則可以濟所託者浮道也○御覽七百六十八
君臣之間猶權衡也權左輕則右重右重則左輕輕重迭相橛天地之理也○御覽八百三十
飲過度者生水食過度者生貪○御覽八百四十九
故治國無其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類聚五十四
一兔走街百人追之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爲未定分也積兔滿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後漢書袁紹傳注又意林及御覽九百七並節引　按呂氏春秋愼勢篇引愼子云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衆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
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淮南道應訓
勁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害無能則亂

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注。

弃道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識識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荀子王霸篇注。

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荀子解蔽篇注。

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意林又御覽五百五十一引作匠人成棺而無憎於人利在人死也。

獸伏就穢。○文選西都賦注。

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文選沈休文遊沈道士館詩注養生論注。

夫道所以使賢無奈不肖何也所以使智無奈愚何也若此則謂之道勝矣。○文選張景陽雜詩注。

道勝則名不彰。○文選張景陽雜詩注。

趨事之有司賤也。○文選謝元暉始出尚書省詩注。

臣下閉口左右結舌。○文選謝平原內史表注。

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文選吳季重答魏太子牋注。

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擾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文選東方朔答客難注。

衆之勝寡必也。○文選夏侯常侍誄注。

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意林。又經義考引此文下云至於易則吾心陰陽消息之理備焉未見所出當考。

兩貴不相事兩賤不相使。○意林。

家富則疏族聚家貧則兄弟離非不相愛利不足相容也。○意林。

藏甲之國必有兵遁市人可驅而戰安國之兵不由忿起。○意林。

蒼頡在庖犧之前。○尚書序疏。

爲毳者患塗之泥也。○書益稷疏。

晝無事者夜不夢。○雲笈七籤二十二。

田駢名廣。○莊子天下篇釋文。

桀紂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亂關龍逢王子比干不與焉而謂之皆亂其亂者衆也堯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治而丹朱商均不與焉而謂之皆治其

治者衆也。○長短經勢運篇注。

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申生孝而不能安晉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按戰國策有此文故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二句又見意林據治要在知忠篇其上文與此大異當考。此下逸文並依原刻附入原刻云載文獻通考今檢通考並無其文存之以質知者

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君而無易民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蹻之民以亂也民之治亂在於上國之安危在於政。

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戒之哉。○按逸周書有此文。

與天下於人大事也煦煦者以爲惠而堯舜無德色取天下於人大嫌也潔潔者以爲汚而湯武無愧容惟其義也。

日月爲天下眼目人不知德山川爲天下衣食人不能感○御覽三以此四句爲任子文感作謝有勇不以怒反與怯均也○二句又見御覽四百三十七及四百九十九。

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二句又見意林及御覽八百四十九先王之訓也故常欲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可知也欲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其不能煖可知也故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究其旨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按墨子有此文。

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合乎人心而已治水者茨防決塞九州四海

○按繹史引此四字作雖在夷狄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自治水者以下又見列子湯問篇注九州四海作雖在夷貊與繹史合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欺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按韓非子有此文

鷹善擊也然日擊之則疲而無全翼矣驥善馳也然日馳之則蹶而無全蹄矣

能辭萬鍾之祿於朝陛不能不拾一金於無人之地能謹百節之禮於廟宇不能不弛一容於獨居之餘蓋人情每狎於所私故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也而愚見於言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按鬻子有此文

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

善爲國者移謀身之心而謀國移富國之術而富民移保子孫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祿之意而求義則不勞而化理成

矣。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爲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爲不樂也，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是以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登千仞之谿，臨蝯眩之岸，不足以淆其知，夫如是，身可以殺，生可以無，仁可以成。

鳥飛於空，魚游於淵，非術也，故爲鳥爲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爲之，則必墮必溺，猶人之足馳手捉，耳聽目視，當其馳捉聽視之際，應機自至，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是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濟。

周成王問鬻子曰，寡人聞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在天乎，鬻子對曰，夫聖王在上位，天下無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鬭也，則民得盡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德化，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民得二生矣，聖人在上，則君積於仁，吏積於愛，民積於順，則刑罰廢，而無夭遏之誅，民則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人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癘疾，民得四生矣。○按賈誼新書有此文

慎子逸文

愼子跋

史記稱愼到著十二論徐廣註云今愼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按漢志本四十二篇徐註一字誤也通志藝文略愼子舊有十卷四十二篇今亡九卷三十七篇是宋本已與今同羣書治要有愼子七篇今所存五篇具在用以相校知今本又經後人刪節非其原書今以治要爲主更據唐宋類書所引隨文補正其無篇名者別附於後雖不能復還舊觀而古人所引搜羅略備矣舊本後有逸文不知何人所輯內有數條云出文獻通考今檢之不可得且鄭漁仲所見已止五篇安得通考中尚有逸文尋其文句蓋雜取鬻子墨子韓非子戰國策諸書以流傳既久姑過而存之己亥七月錫之錢熙祚識

商君書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西吳嚴氏校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商君書新校正序

西吳嚴萬里叔卿譔

商君書二十九篇今二十六篇又亡其二實二十四篇舊刻多舛誤不可讀余參稽衆本又旁搜羣籍勘正其紕繆而疑其不可致者然後焉馬魯魚十去三四乃繕寫一編歸諸插架序之曰太史公爲鞅傳載鞅始見孝公語未合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又說以王道而未入似鞅亦明於帝王之道不得已而重自貶損出於任法之說者及觀所爲商君書而知鞅實帝王之罪人吾不知其始見而再不用者作何等語也夫天之生一治一亂治之極則生亂亂之極則思治帝王者所以撥亂世反之治豈別有迂闊久遠不近情之道哉亦惟是救民於水火與天下更始而已是故輕刑罰薄稅斂使四民各安其業于是爲之興禮樂崇詩書涵育於善化脩其孝弟誠信養其貞廉相與宅乎仁而由乎義蓋拯其所苦予其所樂而人心歸之天命歸之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誅其事不同其道一也由是者治反是者亂故曰學帝不成者王學王不成者霸學霸不成者亡蓋以力服人力竭而變生以惠服人惠成而化盛帝王之道順人之性而相與安之故能享國久長而天下食其福也今鞅之書曰王者刑九賞一又曰六蝨者禮樂詩書脩善孝弟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國有十二者必貧至削於虛是直與帝王之道爲寇讎而已矣彼不計勢之必窮而紐於說之易售其處心積慮偏怙其法之必行束縛之馳驟之招之以告訐羅之以連坐壹之以農戰以坐收其富彊之實而不顧元气盡削胥秦人已化爲虎狼而孝公不悟也數傳至始皇益不悟也席其成業遂能鞭撻九有橫噬六合于是山東戍卒揭竿一呼而秦瓦解矣向使鞅能堅持其帝王之道將不見用用

而其效或不如任法之速而秦久安長治矣然而鞅安知所謂帝王之道也爲也彼不過假迂遠悠謬之說姑嘗試之而因以申其任法之說而詎知亡其身以亡人國乎夫帝王之道無近功亦無流弊故君子斷不舍此而取彼也或曰審若是宜遏絶其說而顧校正之可乎曰是書自漢志以來著錄久矣但使後之君若臣讀是書者談虎色變則鞅之毒輸於秦而功及於後世爲不少矣夫荀卿明王道一傳至李斯而焚書坑儒商鞅語帝王再不用於孝公而滅法亂紀則夫士之抗言高論或不幸而見用於世吾焉保其末路之不至斯極也又誰得盡廢其書哉

乾隆五十八年歲在癸丑仲冬月吉書

商君書總目

第一卷
更法第一
墾令第二
農戰第三
去彊第四
第二卷
說民第五
算地第六
開塞第七
第三卷
壹言第八
錯法第九
戰法第十
立本第十一
兵守第十二
靳令第十三
修權第十四
第四卷
徠民第十五
刑約第十六 篇亡
賞刑第十七
畫策第十八
第五卷
竟內第十九
弱民第二十
□□第二十一 篇亡
外內第二十二
君臣第二十三
禁使第二十四
慎法第二十五
定分第二十六

案隋唐志及唐代註釋家徵引並作商君書不曰商子今復其舊稱又其篇帙漢志二十九篇讀書志今亡者三篇書錄解題今二十八篇又亡其一是宋本實二十六二十七篇余得元鐫本始更法止定分爲篇二十六中間亡篇二第十六第二十一實二十四篇與今所行范欽本正同後又得秦四麟本頗能是

正謬誤最爲善本其篇次亦同因以知宋無鐫本或有之而流傳不廣故元時已有所亡失也舊本缺總目范本有今遂錄爲一篇冠諸卷首云叔卿書

商君書卷第一

西吳嚴萬里叔卿校本

更法第一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秦本范本無求字，元本有）。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張，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史記作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於世（史記作固見非，元本同；秦本范本作必見非。司馬貞索隱云：案商君書非作負，今據改）；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驁於民（元本驁作敖，史記同；索隱引作必見驁於人，今據改。唐避太宗諱，故更民作人。秦本范本作因見毀，作訛）。語曰：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舊本無而字，成下有功字，今依史記增刪）。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舊本作於禮與，文誼不合，今據上文及史記改）。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孰察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元本及史記、李善註文選東京賦引，並作故俗），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史記作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當屬以意刪改），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范本無也字）。三代不同禮而王（舊本作同道，史記作同禮。案此篇禮法並舉，作道訛，今改正），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史記、李善註文選西京賦引無而字）。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

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元本范本作不必古。史記作不法古。今據秦本。）湯武之王也。不脩古而興。（諸本及史記作循古。今據司馬貞索隱改。）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元本作殷夏。史記同。秦本范本作商夏。又史記無之滅也之王也六字。）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史記作反古者不可非。循禮者不足多。）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恠。曲學多辨。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器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令。

墾令第二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則農不敗。（范本作不敝。譌。）農不敗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訾粟而稅。則上壹而民平。（諸本作一。元本作壹。下同。）上壹則信。信則臣不敢為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為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國勉農而不偷。（范本闕國字。諸本有。）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游惰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壹。意壹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建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建繕。則農事不傷。愛子

惰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姦僞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所於食（秦本范本作無以食。此依元本。）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賈少。農不能喜酣奭。大臣不爲荒飽。商賈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奭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鬬。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徙。（秦本范本作擅從。譌。元本作擅徙。）則誅愚亂農農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槩。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辨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爲。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給甲兵。（秦本范本作自拾。此依元本。）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惰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惰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秦本作匿其過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不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

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廝輿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來賫送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民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令送糧無取僦，無得反庸，車牛輿重設必當名。然則往速徠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無得為罪人請於吏而饟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為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農戰第三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為國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彊。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為教者，其國必削。善為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眾，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姦不生。姦不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為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為之者，以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

乘枉木也乘秦本作繩疑誤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以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餘以食親爲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游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善爲國者官法明故不任知慮上作壹故民不偸營秦本作不營私則國力摶案摶古與專通左傳若琴瑟之摶一呂氏春秋不收則不摶註入不專一也史記田齊世家摶三國之兵註握領也秦本范本作搏摶搏形近致訛今從元本下同國力摶者彊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則國治壹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

已矣案外字疑誤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壹辯說之人而無法也案辯說上當有脫文如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聖人明君者非能盡其萬物也秦本范本作非盡能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今爲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易也是以其君惛於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惰而不農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爲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法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遊食者衆故其國貧危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

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爲螟螣蚼蠋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以反之之術也（秦本范本少一之字）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彊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農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衆力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范本土作大訛）則無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也壹則少詐而重居壹則可以賞罰進也壹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旦暮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餬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避農則民輕其居（范本作避農戰不疊避農字）輕其居則必不爲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秦本范本摶作搏與前作博並以形近致訛下同）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彊作壹十歲者百歲彊作壹百歲者千歲彊千歲彊者王君脩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彊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彊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摶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之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摶也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彊聽說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無實用（秦本范本作章無用訛今依元本）主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羣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於國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說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

衆則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僞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庸民以言，則民不畜於農。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彊兵闢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摶之於農而已矣。

去彊第四

以彊去彊者弱，以弱去彊者彊。國爲善，姦必多。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彊。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兵行敵所不敢行，彊；事興敵所羞爲，利。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國多物，削；主少物，彊。千乘之國守千物者削。戰事兵用曰彊，戰亂兵息而國削。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蝨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范本無曰美句，好上有玩字，行下有闕文三字。）六者有樸必削。三官之樸三人，六官之樸一人。以治法者彊，以治政者削。常官治者遷官。（范本治者作法去，訛。）治大國小，治小國大。

彊之重削，弱之重彊。夫以彊攻彊者亡，以弱攻彊者王。（秦本范本作攻弱，此依元本。）國彊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蝨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蝨官，必彊。舉榮任功曰彊。（案榮字疑誤。）蝨官生必削。農少商多，貴人貧，商貧，農貧，三官貧，必削。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國以善民治姦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姦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彊。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國好力，曰以難攻；國好言，曰以易攻。國以難攻者，起一得十；以易攻者，出十亡百。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興國行罰，民利且畏；行賞，民利且愛。（舊本此下有行刑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生重者不來十八字，與下靳合篇語同，而文誼未全，今從秦本。）

删去。國無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勇，勇以死，國無敵者彊，彊必王。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則國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賞一，彊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國作壹一歲，十歲彊；作壹十歲，百歲彊；作壹百歲，千歲彊。千歲彊者王。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爲威者王。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彊。故攻官、攻力、攻敵，國用其二，舍其一，必彊；令用三者，威，必王。十里斷者國弱，九里斷者國彊。案九當作五，下說民篇亦作五。以日治者王，以夜治者彊，以宿治者削。舉民衆口數，生者著，死者削。民不逃粟，野無荒草，則國富，國富者彊。舉民衆以下一切舊本並多譌亂脫誤，今從葉校本乙增。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故曰：行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彊；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刑生力，力生彊，彊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力。舉力

以成勇戰，戰以成知謀。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秦本作粟生而金死，金死而粟生。本物賤，事者衆，買者少，農困而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金一兩生於竟內，粟十二石死於竟外；粟十二石生於竟內，金一兩死於竟外。國好生金於竟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舊本無國弱及下文國彊四字，案楊慎丹鉛別錄文集四十六引並有，今據增。國好生粟於竟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楊慎引作兩盈。國彊。彊國知十三數：竟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士之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秦本無此句。馬牛芻藁之數。欲彊國不知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衆，國愈弱至削。國無怨民曰彊國。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國而國富者王。

商君書卷第一

商君書卷第二

說民第五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佚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舉姦之鼠也亂有贊則行淫佚有徵則用過有母則生姦有鼠則不止八者有羣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彊故國有八者上無以使守戰必削至亡國無八者上有以使守戰必興至王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姦則民親其制合而復者善也別而覵者姦也（案字書無覵字疑誤）章善則過匿任姦則罪誅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彊故曰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姦民治必治至彊國以難攻起一取十國以易攻起一亡百國好力曰以難攻國好言曰以易攻民易為言難為用國法作民之所難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國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難而以言攻者出十必百罰重爵尊賞輕刑威爵尊上愛民刑威民死上故興國行罰則民利用賞則上重法詳則刑繁法繁則刑省民治則亂亂而治之又亂故治之於其治則治治之於其亂則亂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亂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止矣（舊本多作無從至於文義不合至當作止今改正）此謂治之於其亂也故重輕則刑去事成國彊重重而輕輕則刑至而事生國削民勇則賞之以其所欲民怯則殺之以其所惡故怯民使之以刑則勇勇民使之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必王民貧則弱國富則淫淫則有蝨有蝨則弱故貧者益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富者貧國彊（諸本國彊字在貧者富下今案文義乙正秦本與諸本同富者貧下又有國弱字於義悖當屬妄增）三官無蝨國久彊而無蝨者必王刑生力力生彊彊生威威

生惪惪生於刑故刑多則賞重賞少則刑重民之有欲有惡也欲有六淫惡有四難從六淫國弱行四難兵彊故王者刑於九而賞出一刑於九則六淫止賞出一則四難行六淫止則國無姦四難行則兵無敵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則無以致欲（秦本范本則作政誤）故作一作一則力摶力摶則彊彊而用重彊故能生力能殺力曰攻敵之國必彊塞私道以窮其志啟一門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後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則志窮志窮則有私有私則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殺力曰自攻之國必削故曰王者國不蓄力家不積粟國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積粟上藏也國治斷家王斷官彊斷君弱重輕刑去常官則治省刑要保賞不可倍也有姦必告之則民斷於心上令而民知所以應器成於家而行於官則事斷於家故王者刑賞斷於民心器用斷於家（范本作決於家）治明則同治闇則異同則行異則止行則治止則亂治則家斷亂則君斷治國者貴下斷故以十里斷者弱以五里斷者彊家斷則有餘故曰日治者王（范本無日字下同）官斷則不足故曰夜治者彊君斷則亂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國治不聽君民不從官

算地第六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徠開則行倍（案此下當有缺文）民過地則國功寡而兵力少地過民則山澤財物不爲用夫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衆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爲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爲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

小也此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處其民山林藪澤谿谷足以供其利藪澤隄防足以畜案此下當有脫文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今世主有地方數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實倉而兵爲隣敵臣故爲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同秦本范本地下有者字下同民衆而不用者與無民同故爲國之數務在墾草用兵之道務在壹賞私利塞於外則民務屬於農屬於農則樸樸則畏令私賞禁於下則民力摶於敵摶於敵則勝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樸則生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用權利則畏罰而易苦易苦則地力盡樂用則兵力盡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交至秦本范本作竝至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秦本范本作百姓之情人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子之禮元本范本臣作天大誤此據秦本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而益裕廣耳案此句有脫誤非生之常也而爲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案道字疑誤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聖人審權以操柄審數以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數而不危臣主失術而不亂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審數臣欲盡其事而不立術故國有不服之民生有不令之臣故聖人之爲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計戰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而草不荒富彊之功可坐而致也今則

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務者皆非國之急也身有堯舜之行而功不及湯武之略者此執柄之罪也臣請語其過夫治國舍勢而任說說則身脩而功寡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游而輕其君事處士則民遠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藝之士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士佚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加於國用（案加字疑衍）則田荒而兵弱談說之士資在於口處士資在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賈之士資在於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資民資重於身而偏託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聖人非能以世之所易勝其所難也必以其所難勝其所易故民愚則知可以勝之世知則力可以勝之臣愚則易力而難巧世巧則易知而難力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彊而征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傚湯武之時而行神農之事以隨世禁故千乘惑亂（范本惑作式案千乘字疑亦誤）此其所加務者過也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明君慎觀三者則國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國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屬於農出使民壹於戰故聖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窮詐兩者偏用則境內之民壹民壹則農農則樸樸則安居而惡出故聖人之為國也民資藏於地而偏託危於外資於地則樸託危於外則惑民入則樸出則惑故其農勉而戰戢也民之農勉則資重戰戢則鄰危資重則不可負而逃鄰危則不歸於無資歸危外託狂夫之所不為也故聖人之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此臣之所謂過也夫刑者所以奪禁邪也（元本無奪字）而賞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勞苦者民之所惡也顯榮佚樂者民之

所務也故其國刑不可惡而爵祿不足務也此亡國之兆也刑人復漏則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則徼倖於民上徼於民上以利求顯榮之門不一（案則徼下數語當有脫訛）則君子事勢以成名（又范本文句無民字諸本有）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煩君子不設其令則罰行刑煩而罰行者國多姦則富者不能守其財（則元本作故范本缺一字缺上有欲字或此處有脫句也今从秦本作則則上有徼字依文義刪去）而貧者不能事其業田荒而國貧田荒則民詐生國貧則上匱賞故聖人之為治也（元本范本故下有天地設而民生當此之時也十一字迺開塞篇文誤入此今依秦本刪去）刑人無國位戮人無官任刑人有列則君子下其位衣錦食肉則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則羞功小人冀其利則伐姦故刑戮者所以止姦也而官爵者所以勸功也今國立爵而民羞之設刑而民樂之此蓋法術之患也故君子操權一正以立術（案一正字疑有誤）立官貴爵以稱之（范本之作臣誤）論榮舉功以任之（案榮字疑誤范本之下有者字）則是上下之稱平上下之稱平則臣得盡其力而主得專其柄

開塞第七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范本脫一親字）愛私則險民衆（范本險作陰陽民險衆誤）而以別險為務則民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范本務作負）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正（范本無正字誤）設無私而民說仁（范本說作日誤）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為務而賢者以相出為道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為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秦本范本君上有其字）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道相出也（范本道作贏誤）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

以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道有繩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愚則知可以王世知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知不足世知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彊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知而問世知無餘力而服故以王天下者幷刑力征諸侯者退德聖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則後於時脩今則塞於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王故興王有道而持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今世彊國事兼幷弱國務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脩湯武湯武塞故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今日願啟之以效古之民樸以厚今之民巧以僞故效於古者先德而治效於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之民以下元本范本之作時德作得治作防效作治惑作惑並多舛誤今依秦本校正）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好而廢其所惡此其所謂不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名貿實易（案貿易二字疑誤當作同異又禮檀弓貿貿然來釋文貿一音牟則貿或侔字之假借侔亦訓同作名貿實異亦可然無他證可據五經文字貿經典相承隸省作貿）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案出字疑誤）樂則淫淫則生佚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姦無姦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治國刑多而賞少（一切舊本此下並有脫句案文義當補亂國賞多而刑少七字）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

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大小。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終。則姦不去。賞施於民所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姦。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彊。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古者民藂生而羣處亂。（元本范本闕亂字。秦本有。）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也。（元本范本無然則天下句。秦本有。）將以為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以去刑。（范本求過下有闕文五。）

商君書卷第二

壹言第八

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國務不可不謹也事本不可不摶也制度時則國俗可化而民從制治法明則官無邪國務壹則民應用事本摶則民喜農而樂戰夫聖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從事於農也（秦本俗作洽誤范本夕作暮）不可不知也（一切書本知作變此依秦本）夫民之從事死制也以上之設榮名置賞罰之明也不用辯說私門而功立矣故民之喜農而樂戰也見上之尊農戰之士而下辯說技藝之民而賤游學之人也故民壹務其家必富而身顯於國上開公利而塞私門以致民力私勞不顯於國私門不請於君若此而功臣勸則上令行而荒草闢淫民止而姦無萌治國能摶民力而壹民務者彊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夫聖人之治國也能摶力能殺力制度察則民力摶摶而不化則不行行而無富則生亂故治國者其摶力也以富國彊兵也其殺力也以事敵勸民也夫開而不塞則短長長而不攻則有姦塞而不開則民渾渾而不用則力多力多而不攻則有姦蝨故摶力以壹務也殺力以攻敵也治國者貴民壹民壹則樸樸則農農則易勤勤則富富者廢之以爵不淫淫者廢之以刑而務農故能摶力而不能用者必亂能殺力而不能摶者必亡故明君知齊二者其國彊不知齊二者其國削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長亂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長亂也秉權而立垂法而法治以得姦於上而官無不賞罰斷而器用有度若此則國制明而民力竭上爵尊而倫徒舉（案倫徒字當有誤）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以亂（以秦本作於范本作闕文）非樂以為亂也安其故而不闚於時也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令而不時移而不明世俗之變不察治民之情故多賞以致刑

輕刑以去賞夫上設刑而民不服賞匱而姦益多故民之於上也先刑而後賞故聖人之爲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爲之治度俗而爲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宜於時而行之則不干故聖王之治也愼爲察務歸心於壹而已矣

錯法第九

臣聞古之明君錯法而民無邪舉事而材自練賞行而兵彊此三者治之本也夫錯法而民無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舉事而材自練者功分明功分明則民盡力民盡力則材自練行賞而兵彊者爵祿之謂也爵祿者兵之實也是故人君之出爵祿也道明道明則國日彊道幽則國日削故爵祿之所道存亡之機也夫削國亡主非無爵祿也其所道過也三王五霸其所道不過爵祿而功相萬者其所道明也是以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於其勞賞必加於其功功賞明則民競於功爲國而能使其民盡力以競於功則兵必彊矣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同實而相幷兼者彊弱之謂也有地而君或彊或弱者亂治之謂也苟有道里(范本里作理)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容市井財貨可衆也有土者不可以言貧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周氏涉筆引作有地不憂貧有民不憂弱)地誠任不患無財民誠用不畏彊暴德明教行則能以民之有爲己用矣故明主者用非其有使非其民明王之所貴惟爵其實爵其實而榮顯之(秦本無而榮顯之字范本全作闕文幷不疊爵其實字今依元本)不榮則民不急列位不顯則民不事爵爵易得也則民不貴上爵列爵祿賞不道其門則民不以死爭位矣人君而有好惡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審好惡好惡者賞罰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人君設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盡而爵隨之功立而賞隨之人君能使其民信於此如明日

月則兵無敵矣人君有爵行而兵弱者有祿行而國貧者有法立而亂者此三者國之患也故人君者先便請謁而後功力則爵行而兵弱矣民不死犯難而利祿可致也則祿行而國貧矣法無度數而事日煩則法立而治亂矣是以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盡力以規其功功立而富貴隨之無私德也故教流成如此案此句當有闕誤則臣忠君明治著而兵彊矣故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是以不憂不勞而功可立也度數已立而法可修故人君者不可不慎己也夫離朱見秋豪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夫聖人之存體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謂也

戰法第十

凡戰法必本於政勝則其民不爭不爭則無以私意以上為意故王者之政使民怯於邑鬬而勇於寇戰范本邑作私民習以力攻難難故輕死見敵如潰潰而不止則免故兵法大戰勝逐北無過十里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勿與久敵衆勿為客敵盡不如擊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謹論敵察衆則勝負可先知也王者之兵勝而不驕敗而不怨勝而不驕者術明也敗而不怨者知所失也若兵敵彊弱案弱字譌或下有缺文將賢則勝將不如則敗若其政出廟算者將賢亦勝將不如亦勝持勝術者秦本持上有政久字必彊至王若民服而聽上則國富而兵勝行是必久王其過失無敵深入偕險絕塞民倦且饑渴而復遇疾此其道也其過失以下一切舊本並多舛誤今案文義當作兵之過失在深入敵阻險絕塞民倦且饑渴而復遇疾此敗道也故將使民者乘良馬者不可不齊也案使民者下當有缺文

立本第十一

凡用兵勝有三等若兵未起則錯法錯法而俗成而用具此三者必行於境內

而後兵可出也行三者有二勢一曰輔法而法二曰舉必得而法立故恃其衆者謂之葺恃其備飾者謂之巧恃譽目者謂之詐此三者恃一因其兵可禽也故曰彊者必剛鬭其意鬭則力盡力盡則備是故無敵於海內治行則貨積貨積則賞能重矣賞壹則爵尊爵尊則賞能利矣故曰兵生於治而異俗生於法而萬轉過勢本於心而飾於備勢三者有論故彊可立也是以彊者必治治者必彊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彊者必富富者必彊故曰治彊之道論其本也

兵守第十二

四戰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戰四戰之國好舉興兵以距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興事而己四興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舍鉅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守有城之邑不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佚力與罷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城之患患無不盡死而邑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也守城之道盛力也故曰客治簿檄三軍之多分以客之候車之數三軍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此之謂三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案及耕格阱不成文疑耕字誤或有逸脫給從從之不治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彘草水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而慎使三軍無相過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有從謀而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不戰壯男壯女過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彊憐悲憐在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故曰慎使

三軍無相過。此盛力之道。

靳令第十三

靳令則治不留。（秦本靳作飭。）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治曲斷。以五里斷者王。以十里斷者彊。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賞戰。求過不求善。故法立而不革。則顯民變誅。計變誅止。責商殊使。百都之尊爵厚祿以自伐。（案則顯以下一切舊本舛誤相仍。今無從是正。范本商作齊。使作便。亦不成文。）國無姦民。則都無姦示。物多末衆。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糧。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四寸之管無當。必不滿也。授官予爵出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貧而務戰。毒生於敵。無六蝨。必彊。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有六蝨。必弱。國以功授官予爵。此謂以盛知謀。以盛勇戰。以盛知謀以盛勇戰。其國必無敵。國以功授官予爵。則治省言寡。此謂以法去法。以言去言。國以六蝨授官予爵。則治煩言生。此謂以治致治。以言致言。則君務於說言。官亂於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謂失。（案此句疑有缺文。）守十者亂。守壹者治。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蝨者亡。民澤畢農。（案民澤字疑有誤。）則國富。六蝨不用。則兵民畢競勸而樂為主用。其竟內之民爭以為榮。莫以為辱。其次為賞勸罰沮。其下民惡之。憂之。羞之。修容而以言。恥食以上交。以避農戰。外交以備。（案備字誤。或有闕文。）國之危也。有饑寒死亡。不為利祿之故戰。此亡國之俗也。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羣。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蝨勝其政也。十二者成樸。必削。是故興國不用十二者。故其國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毀也。多者不損也。效功而取官爵。雖有辯言。（秦本范本雖上有廷）

字。疑當作朝兵。朝字。今依元本刪去。不能以相先也。范本能作得。此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重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國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國不守。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蝨也。六蝨成羣。則民不用。是故興國罰行則民親。賞行則民利。范本作上利。行罰重其輕者。輕其重者。案輕其重者。句當在下罪重刑輕。上以舊本相承。不敢擅乙。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輕。刑至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聖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執賞罰以壹輔仁者。心之續也。聖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彊。彊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力。聖君獨有之。故能述仁義於天下。

修權第十四

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君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制獨斷於君則威。民信其賞則事功成。信其刑則姦無端。惟明主愛權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故多惠言而克其賞。則下不用。舊本多作不多。於文義悖。今刪去。數加嚴令而不致其刑。則民傲死。案如字疑當作加。如加形近致訛。凡賞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故明主任法。范本任作愼。義長。明主不蔽之謂明。不欺之謂察。故賞厚而利。刑重而威。必不失疏遠。不違親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世之爲治者。多釋法而任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先王縣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爲其不必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議。皆不類者也。不以法論知能賢不肖者。惟堯。而世不盡爲堯。是故先王知自議譽私之不可任

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之毀公者誅之賞誅之法不失其議故民不爭授官予爵不以其勞則忠臣不進行賞賦祿案賦字誤以形求之或當作賜范本作賤尤誤不稱其功則戰士不用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則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則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則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則毀譽之臣在側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疾賢而不肖者不妬功故堯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爲天下位天下也論賢舉能而傳焉非疏父子親越人也明於治亂之道也故三王以義親五霸以法正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爲天下治天下舊本爲天下上有議字當屬衍文故删去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樂其政而莫之能傷也今亂世之君臣區區然皆擅一國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國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秦本范本交作敗誤夫廢法度而好私議則姦臣鬻權以約祿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諺曰蠹衆而木折隙大而牆壞故大臣爭於私而不顧其民則下離上下離上者國之隙也秩官之吏隱下以漁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鮮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國無隙蠹矣

商君書卷第二

商君書卷第四

徠民第十五

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二，良田處什四，（什四，秦本作什一）以此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藪澤谿谷可以給其材，都邑蹊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藪澤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為用，此人不稱土也。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民眾，其宅參居而并處，其寡萌賈息（案此句有脫誤，葉校連下民字讀，亦無誼）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姦務末作以處。人之復陰陽澤水者過半。（案復陰陽未詳，疑亦有誤）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范本似作以）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臣竊以王

吏之明為過見此其所以弱不奪三晉民者，愛爵而重復也。其說曰：三晉之所以弱者，其民務樂而復爵輕也；秦之所以彊者，（舊本秦上有今字，據文義刪）其民務苦而復爵重也。今多爵而久復，是釋秦之所以彊而為三晉之所以弱也。此王吏重爵愛復之說也，而臣竊以為不然。夫所以為苦民而彊兵者，將以攻敵而成所欲也。兵法曰：（范本法作稱）敵弱而兵彊。此言不失吾所以攻，而敵失其所守也。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以來，野戰不勝，守城必拔，小大之戰，三晉之所亡於秦者，不可勝數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奪其民也。今王發明惠，諸侯之士來歸義者，今使復之三世，無知軍事。秦四竟之內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者，於律也足以造作夫百萬。曩者臣言曰：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其田宅而復

之三世此必與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惡也然則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且非直虛言之謂也不然夫實曠土出天寶（一切舊本並作且直言之謂也不然夫實曠什虛出天寶今案文譌移虛于言上增非字改曠土字）而百萬事本其所益多也豈徒不失其所以攻乎夫秦之所患者興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得休息（范本少得休字）此王所不能兩成也故三世戰勝而天下不服（舊本服作能今依文譌改）今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兵雖百宿於外竟內不失須臾之時此富彊兩成之效也臣之所謂兵者非謂悉興盡起也論竟內所能給軍卒車騎令故秦兵新民給芻食天下有不服之國則王以此春圍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內諸侯將無異民而王何為愛爵而重復乎周軍之勝華軍之勝秦斬首而東之東之無益亦明矣而吏猶以為大功為其損敵也今以草茅之地徠

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為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且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秦所亡民者幾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幾何臣竊以為不可數矣假使王之羣臣有能用之費此之半弱晉彊秦若三戰之勝者王必加大賞焉今臣之所言民無一日之繇官無數錢之費其弱晉彊秦有過三戰之勝而王猶以為不可則臣愚不能知已齊人有東郭敞者猶多願願有萬金其徒請賙焉不與曰吾將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此愛於無也故不如以先與之有也今晉有民而秦愛其復此愛非其有以失其有也豈異東郭敞之愛非其有以亡其徒乎且古有堯舜當時而見稱中世有湯武在位而民服此三王者萬世之所稱也以為聖王也然其道猶不能取用於後今復之三世而三晉之民可盡也是非王賢立今時（案此句當有脫誤范本立作力）

（亦非）而使後世為王用乎。然則非聖別說、
而聽聖人難也。
刑約第十六 （篇亡）
賞刑第十七
聖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壹賞則
兵無敵。壹刑則令行。壹教則下聽上。夫
明賞不費。明刑不戮。明教不變。而民知
於民務。國無異俗。明賞之猶至於無賞
也。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明教之猶至
於無教也。所謂壹賞者。利祿官爵摶出
於兵。無有異施也。夫固知愚貴賤勇怯
賢不肖。皆盡其胷臆之知。竭其股肱之
力。出死而為上用也。天下豪傑賢良從
之如流水。是故兵無敵而令行於天下。
萬乘之國不敢蘇其兵中原。千乘之國
不敢捍城。萬乘之國若有蘇其兵中原
者。戰將覆其軍。千乘之國若有捍城者。
攻將凌其城。戰必覆人之軍。攻必凌人
之城。盡城而有之。盡賓而致。雖厚慶賞。
何費匱之有矣。昔湯封於贊茅。文王封
於岐周方百里。湯與桀戰於鳴條之野。
武王與紂戰於牧野之中。大破九軍。卒
裂土封諸侯。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車
休息不乘。從馬華山之陽。從牛於農澤。
從之老而不收。此湯武之賞也。故曰。贊
茅岐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
升。以其錢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錢。故
曰。百里之君而封侯其臣。大其舊。（范本君作
居。秦本其臣作功臣。）自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賞
之所加寬於牛馬者。何也。善因天下之
貨以賞天下之人。故曰。明賞不費。湯武
既破桀紂。海內無害。天下大定。築五庫。
藏五兵。偃武事。行文教。倒載干戈。（秦本范本
作戟戈。）搢笏作為樂。以申其德。當此時也。
賞祿不行。而民整齊。故曰。明賞之猶至
於無賞也。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
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
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
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
不為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

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訐之上者。自免於罪。無貴賤。尸襲其官長之官爵田祿。故曰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民不敢試。故無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殺。斷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姦止過也。故禁姦止過。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國無刑民。故曰明刑不戮。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於是合諸侯大夫於侍千宮。顛頡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焉。吏（案文倒。當作焉用事吏。或云吏字當屬下句。）遂斷顛頡之脊以殉。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以殉。況於我乎。舉兵伐曹五鹿及反鄭之埤。東徵之畝。（案舉兵以下文多脫誤。五鹿衛地。不應屬之伐曹。圍鄭事在戰城濮後二年。不應越次先敘。葉校本作舉兵伐衛。取五鹿。伐曹。教宋。下接勝荊人句。蓋據左傳任意删改。非有原書引證。姑存之。）勝荊人於城濮。三軍之士止之如斬足。行之如流水。三軍之士無敢犯禁者。故一假道重輕於顛頡之脊。而晉國治。（案重輕卽本書所謂行刑重其輕者。秦本作重刑。誤。又而晉國治。秦本作而曰吾國治。亦誤。）

昔者周公旦殺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衆皆曰親昆弟有過不違。而況疏遠乎。故天下知用刀鋸於周庭。而海內治。（舊本作而況疏遠天下內不用云云。脫誤不成文。此依秦本。）故曰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所謂壹教者。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羣黨。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堅者被。銳者挫。雖曰聖知巧佞厚樸。則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富貴之門。要存戰而已矣。（富貴。秦本范本作貴富。下同。存亦作在。存在形近。誼亦通。）彼能戰者踐富貴之門。彊梗焉有常刑而不赦。（舊本作有常道而不禁。誤。彊梗不禁。是纖戰士之殘羣而召亂矣。今依秦本改正。繹其文誼。言人敢有相犯者罪不赦也。）是父兄昆弟知識婚姻合同者。皆曰務之所加。存戰而已矣。（存秦本作有。）夫故當壯者務於戰。老弱者務於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此臣之所謂壹教也。民之欲富貴也。共闔棺而後止。而富貴之門必出於兵。是故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

飲食所歌謠者。戰也。此臣之所謂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此臣所謂參教也。聖人非能通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舉要以致萬物。故寡教而多功。聖人治國也易知而難行也。是故聖人不必加。加范本作王。誤。凡主不必廢。殺人不爲暴。賞人不爲仁者。國法明也。聖人以功授官予爵。故賢者不憂。聖人不宥過。不赦刑。故姦無起。聖人治國也。審壹而已矣。

畫策第十八

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黃帝之世。不麛不卵。官無供備之民。死不得用槨。事不同。皆王者時異也。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沒。以彊勝弱。以衆暴寡。故黃帝作爲君臣上下之義。義秦本作儀。案威儀字古作義。說文義己之威義也。从我从羊。周禮肆師職鄭註。漢書鄒陽傳顏註並云義讀爲儀。今依元本范本。蓋猶古書之末經人改竄者也。又仁義字當作誼。說文誼人所宜也。徐云。史記仁義字作此。漢書董仲舒傳摩民以誼。古文尚書遵王之義本作誼。唐明皇詔改義。據此類推。則古書之傳于今者。半失其舊矣。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故時變也。由此觀之。神農非高於黃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適於時也。故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彊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勝民之本在制民。若冶於金。陶於土也。本不堅。則民如飛鳥禽獸。其孰能制之。案禽字誤。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何故。戰罷者也。不勝而王。不敗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民勇者戰勝。民不勇者戰敗。能壹民於戰者。民勇。不能壹民於戰者。民不勇。聖王見王之致於兵也。故舉國而責之於兵。入其國。觀其治。兵用者彊。奚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凡戰者。民之所惡也。能使民樂戰者王。彊國之民。父遺其子。

兄遺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返又曰失法離令若死我死鄉治之行閭無所逃遷徙無所入入行閭之治連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無所處罷無所生是以三軍之衆從令如流死而不旋踵國之亂也非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國皆有禁姦邪刑盜賊之法而無使姦邪盜賊必得之法爲姦邪盜賊者死刑而姦邪盜賊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尚有姦邪盜賊者刑輕也刑輕者不得誅也必得者刑者衆也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賞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無刑也而民莫敢爲非是一國皆善也故不賞善而民善賞善之不可也猶賞不盜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況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況跖乎勢不能爲姦雖跖可信也勢得爲姦雖伯夷可疑也國或重治或重亂明主在上所舉必賢則法可在賢法可在賢則法在下不肖不敢爲非是謂重治不明主在上所舉必不肖國無明法不肖者敢爲非是謂重亂兵或重彊或重弱民固欲戰又不得不戰是謂重彊民固不欲戰又得無戰是謂重弱明主不濫富貴其臣所謂富者非粟米珠玉也所謂貴者非爵位官職也廢法作私爵祿之富貴凡人主惠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過人也然民雖有聖知弗敢我謀勇力弗敢我殺雖衆不敢勝其主雖民至億萬之數縣重賞而民不敢爭行罰而民不敢怨者法也國亂者民多私義兵弱者民多私勇則削國之所以取爵祿者多塗亡（秦本塗下有人字）國之欲賤爵輕祿不作而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無祿而富無官而長此之謂姦民所謂治主無忠臣慈父無孝子欲無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不能獨爲非而莫與人爲非所謂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飲食有節則出

寡矣女事盡於內男事盡於外則入多矣所謂明者無所不見則羣臣不敢爲姦百姓不敢爲非是以人主處匡牀之上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所謂明者使衆不得不爲所謂彊者天下勝天下勝是故合力是以勇彊不敢爲暴聖知不敢爲詐而慮用兼天下之衆莫敢不爲其所好而避其所惡所謂彊者使勇力不得不爲己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說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勝彊敵者先自勝者也聖人知必然之理必爲之時勢故爲必治之政戰必勇之民行必聽之令是以兵出而無敵令行而天下服從范本無服從字朝字朝下闕一字有黃鵠之飛一舉千里秦本范本舉作日行一有必飛之備也麗麗巨巨秦本作驥驥颿颿范本巨作臣日走千里秦本范本日上有每一字有必走之勢也虎豹熊羆鷙而無敵有必勝之理也聖人見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溼制火故曰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愛秦本范本作相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聖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謂義者爲人臣忠爲人子孝少長有禮男女有別非其義也餓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聖王者不貴義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

商君書卷第四

商君書卷第五

境內第十九

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者著死者削其有爵者乞無爵者以為庶子級乞一人其無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元本范本月字作缺文其役事也隨而養之軍爵自一級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公爵自二級已上至不更命曰卒其戰也五人來簿為伍一人羽而輕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則復夫勞爵其縣過三日有不致士大夫勞爵能五人一屯長百人一將其戰百將屯長不得斬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論百將屯長賜爵一級五百主短兵五十人二五百主將之主短兵百千石之令短兵百人八百之令短兵八十人七百之令短兵七十人六百之令短兵六十人國封尉短兵千人將短兵四千人戰及死吏而□短兵能一首則優能攻城圍邑斬首八千已上則盈論野戰斬首二千則盈論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將盡賞行間之吏也元本范本無也字作缺文故爵公士也就為上造也故爵上造就為簪裹就為不更故爵為大夫爵吏而為縣尉則賜虜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為國治就為大夫故爵大夫就為公大夫就為公乘就為五大夫則稅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皆有賜邑三百家有賜稅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稅邑六百家者受客大將御參皆賜爵三級故客卿相論盈就正卿就為大庶長故大庶長就為左更故四更也就為大良造以戰故暴首三乃校三日將軍以不疑致士大夫勞爵其縣四尉訾由丞尉能得爵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其獄法高爵訾下爵級高爵能無給有爵人隸僕爵自二級以上有刑罪則貶爵自一級以下有刑罪則已小失死以上至大夫其官級一等其墓樹級一樹其攻城圍邑也國司空訾莫

城之廣厚之數。國尉分地。以徒校分積尺而攻之。爲期曰。先已者當爲最啓。後己者訾。訾爲最殿。范本啓後作國家。秦本啓下有國字。並誤再訾則廢。內通則積薪。積薪則燔柱。陷隊之士面十八人。陷隊之士舊本人下有之字。陷隊字倒。今依文誼刪乙。知疾鬬不得。斬首隊五人則陷隊之士人賜爵一級。死則一人後。不能死之。千人環覩。諫黥劓於城下。國尉分地。以中卒隨之。將軍爲木壹。與國正監與正御史參望之。范本下正字作王。其先入者舉爲最啓。其後入者舉爲最殿。其陷隊也。盡其幾者。幾者不足。乃以欲級益之。

弱民第二十

民弱國彊。國彊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樸則彊。淫則弱。弱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彊。故曰。以彊去彊者弱。以弱去彊者彊。民善之則親。利之用則和。用則有任。和則匱。有任乃富於政。上舍法任民之所善。故姦多。民貧則力富。力富則淫。淫則有蝨。故民富而不用。則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則農不偷。農不偷。六蝨無萌。故國富而民治。重彊兵易弱難彊。民樂生安佚。死難難正。案此句有誤字。易之則彊。事有羞。多姦寡賞無失。多姦疑敵。失必利。兵至彊威。事無羞。利用兵久處利勢。必王。故兵行敵之所不敢行彊。事興敵之所羞爲利。法有民安其次主。變事能得齊國守安。主操權利。故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利出一孔則國多物。出十孔則國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亂。治則彊。亂則弱。彊則物來。弱則物去。故國致物者彊。去物者弱。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以刑治民則樂用。以賞戰民則輕死。故戰事兵用曰彊。民有私榮則賤列卑官。富則輕賞。治民羞辱以刑。戰則戰。民畏死事亂而戰。故兵農怠而國弱。范本怠作息。誤。農商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農闢地。商物官法民。三官生蝨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

者有樸必削。秦本必作則。農有餘食則薄燕於歲商有淫利有美好傷器官設而不用志行爲卒六蝨成俗兵必大敗法枉治亂任善言多治衆國亂言多兵弱法明治省任力言息治省國治言息兵彊故治大國小治小國大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彊民弱國彊民彊國弱舊本無民弱國彊四字從秦本增又國弱范本作國羸誤秦本作國羸亦非今依上下文改正。故民之所樂民彊民彊而彊之兵重弱民之所樂民彊民彊而弱之兵重彊故以彊重弱弱重彊王以彊政彊弱弱存以弱政弱彊彊去彊存則弱彊去則王故以彊政弱削以弱政彊王也明主之使其臣也用必加於功賞必盡其勞人主使其民信此如日月則無敵矣今離婁見秋豪之末不能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不能以多力易人聖賢在體性也不能以相易也今當世之用事者皆欲爲上聖舉法之謂也背法而治此任重道遠而無馬牛秦本馬牛字倒。濟大川而無舡楫也今夫人衆兵彊此帝王之大資也苟非明法以守之也與危亡爲鄰故明主察法境內之民無辟淫之心秦本辟淫字倒。游處之士迫於戰陳萬民疾於耕戰有以知其然也楚國之民齊疾而均速若飄風宛鉅鐵鉇范本鉇作拖。利若蜂蠆脅蛟犀兕堅若金石江漢以爲池汝潁以爲限隱以鄧林緣以方城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唐蔑死於垂沙莊蹻發於內楚分爲五地非不大也民非不衆也甲兵財用非不多也戰不勝守不固此無法之所生也釋權衡而操輕重者案此下有佚脫。

□□第二十一　篇亡

外內第二十二

民之外事莫難於戰故輕法不可以使之奚謂輕法其賞少而威薄淫道不塞之謂也奚謂淫道爲辯知者貴游宦者任文學私名顯之謂也三者不塞則民不戰而事失矣故其賞少則聽者無利

也威薄則犯者無害也故開淫道以誘之而以輕法戰之是謂設鼠而餌以狸也亦不幾乎故欲戰其民者必以重法賞則必多威則必嚴淫道必塞爲辯知者不貴游宦者不任文學私名不顯賞多威嚴民見戰賞之多則忘死見不戰之辱則苦生賞使之忘死而威使之苦生而淫道又塞以此遇敵是以百石之弩射飄葉也何不陷之有哉民之內事莫苦於農故輕治不可以使之奚謂輕治其農貧而商富故其食賤者錢重食賤則農貧錢重則商富末事不禁則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衆之謂也（元本秦本無故）（其食賤者云云二十二字范本附注篇末）故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賈技巧之人無繁則欲國之無富不可得也故曰欲農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而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則民不得無田無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貴則田者利田者利則事者衆食貴糴食不利而又加重徵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盡在於地利矣故爲國者邊利盡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邊利歸於兵者彊市利歸於農者富故出戰而彊入休而富者王也

君臣第二十三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制爵位（范本制下有節字秦本位作秩）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衆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衆而姦邪生故立法制爲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愼也處君位而令不行則危五官分而無常則亂法制設而私善行則民不畏刑君尊則令行官修則有常事法制明則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民不從令而求君之尊也雖堯舜之知不能以治明王之治天下也緣法而治按功而賞凡民之所疾戰不

避死者以求爵祿也明君之治國也士有斬首捕虜之功必其爵足榮也祿足食也農不離廛者秦本廛作里足以養二親治軍事故軍士死節而農民不偷也今世君不然釋法而以知背功而以譽故軍士不戰而農民流徙臣聞道民之門在上所先故民可令農戰可令游宦可令學問在上所與上以功勞與則民戰上以詩書與則民學問民之於利也若水於下也四旁無擇也民徒可以得利而爲之者上與之也瞋目扼腕而語勇者得垂衣裳而談說者得遲日曠久積勞私門者得尊向三者無功而皆可以得民去農戰而爲之或談議而索之或事便辟而請之或以勇爭之故農戰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衆則國亂而地削兵弱而主卑此其所以然者釋法制而任名譽也故明主愼法制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爲也言中法則辯之行中法則高之事中法則爲之故國治而地廣兵彊而主尊此治之至也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禁使第二十四

人主之所以禁使者賞罰也賞隨功罰隨罪故論功察罪不可不審也夫賞高罰下而上無必知其道也與無道同也凡知道者勢數也故先王不恃其彊而恃其勢不恃其信而恃其數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探淵者知千仞之深縣繩之數也故託其勢者雖遠必至守其數者雖深必得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離婁不見清朝日䵎則上別飛鳥下察秋豪故目之見也託日之勢也得勢之至不參官而潔陳數而物當今恃多官衆吏官立丞監夫置丞立監者且以禁人之爲利也而丞監亦欲爲利則何以相禁故恃丞監而治者僅存之治也通數者不然也別其勢難其道故曰其勢難匿者雖跖不爲非焉

故先王貴勢．或曰．人主執虛後以應．則物應稽驗稽驗則姦得．臣以爲不然．夫吏專制決事於千里之外．十二月而計書以定事．以一歲別計．而主以一聽．見所疑焉．不可蔽員不足．案此句有闕誤夫物至則目不得不見．言薄則耳不得不聞．故物至則變．言至則論．故治國之制．民不得避罪．如目不能以所見遁心．今亂國不然．恃多官衆吏．吏雖衆．同體一也．夫同體一者相不可．且夫利異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爲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爲棄惡蓋非．而不害於親．民人不能相爲隱．上與吏也．事合而利異者也．今夫騶虞以相監．不可．事合而利異者也．□□□□□□□□□□□□□□若使馬馬能焉．則騶虞無所逃其惡矣．利異也．利合而惡同者．父不能以問子．君不能以問臣．吏之與吏．利合而惡同也．夫事合而利異者．先王之所以爲端也．民之蔽主而不害於蓋．賢者不能益．不肖者不能損．故遺賢去知．秦本去作棄治之數也．

愼法第二十五

凡世莫不以其所以亂者治．故小治而小亂．大治而大亂．人主莫能世治其民．世無不亂之國．奚謂以其所以亂者治．夫舉賢能．世之所治也．而治之所以亂．世之所謂賢者．言正也．所以爲善正也．黨也．聽其言也．則以爲能．問其黨．以爲然．故貴之．不待其有功．誅之．不待其有罪也．此其勢．正使汚吏有資而成其姦險．小人有資而施其巧詐．初假吏民姦詐之本．而求端愨其末．禹不能以使十人之衆．庸主安能以御一國之民．彼而黨與人者．不待我而有成事者也．上舉一與民．民倍主位而嚮私交．民倍主位而嚮私交．則君弱而臣彊．君人者不察也．非侵於諸侯．必劫於百姓．范本劫作却彼言說之勢．愚智同學之士．學於言說之人．則民釋實事而誦虛詞．民釋實事而

誦虛詞則力少而非多君人者不察也以戰必損其將以守必賣其城故有明主忠臣產於今世而散領其國者案散字誤秦本作能亦非不可以須臾忘於法破勝黨任節去言談任法而治矣使吏非法無以守則雖巧不得為姦使民非戰無以效其能則雖險不得為詐夫以法相治以數相舉者不能相益訾言者不能相損民見相譽無益相管附惡見訾言無損習相憎不相害也夫愛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愛惡各以其正治之至也臣故曰法任而國治矣千乘能以守者自存也萬乘能以戰者自完也雖桀為主不肯詘半辭以下其敵外不能戰內不能守雖堯為主不能以不臣諧所謂不若之國自此觀之國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於此二者力本而世主莫能致力者何也使民之所苦者無耕危者無戰二者孝子難以為其親忠臣難以為其君今欲敺其衆民與之孝子忠臣之所難臣以為非劫以刑而敺以賞莫可而今夫世俗治者莫不釋法度而任辯慧後功力而進仁義民故不務耕戰彼民不歸其力於耕即食屈於內不歸其節於戰則兵弱於外入而食屈於內出而兵弱於外雖有地萬里帶甲百萬與獨立平原一貫也元本范本無貫字且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其民之欲為之非如學之所以避害故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境內之民莫不先務耕戰而後得其所樂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彊能行二者於境內則霸王之道畢矣

定分第二十六

公問於公孫鞅曰法令以當時立之者明日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無私奈何公孫鞅曰為法令置官吏樸足以知法令之謂者以為天下正則奏天子天子則各主法令之皆降受命發官各主法令之民敢忘行主法

令之所謂之名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主法令之吏有遷徙物故輒使學讀法令所謂爲之程式使日數而知法令之所謂不中程爲法令以罪之有敢剟定法令損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也於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問之法令明告之各爲尺六寸之符明書年月日時所問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謂也皆以吏民之所問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即以左券予吏之問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謹藏其右券木押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即後有物故以券書從事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爲法令爲禁室有鋌鑰爲禁而以封之內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發禁室印及入禁室視禁法令及禁剟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一歲受法令以禁令諸本以禁令三字並作闕文此據秦本增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諸侯郡縣皆各爲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縣諸侯一受寶來之法令學問幷所謂吏民知法令者皆問法官故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則問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民雖有賢良辯慧不能開一言以枉法雖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銖故知詐賢能者皆作而爲善皆務自治奉公民愚則易治也此所生於法明白易知而必行法令者民之命也爲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爲治而去法令猶欲無饑而去食也欲無寒而去衣也欲東西行也其不幾亦明矣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賣者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

且皆如騖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貪盜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議之其議人異而無定人主爲法於上下民議之於下是法令不定以下爲上也此所謂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堯舜猶將皆折而姦之而況衆人乎此令姦惡大起人主奪威勢亡國滅社稷之道也今先聖人爲書而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故聖人必爲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爲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大詐貞信民皆愿慤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勢治者不可亂世亂者不可治夫世亂而治之愈亂勢治而治之則治故聖王治不治亂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難也夫不待法令繩墨而無不正者千萬之一也故聖人以千萬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後能知之不可以爲法民不盡知賢者而後知之不可以爲法民不盡賢故聖人爲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徧能知之爲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爲天下師令萬民無陷於險危故聖人立天下而無刑死者非不刑殺也行法令明白易知爲置法官吏爲之師以道之知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終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商君書卷第五

商君書附攷

史記商君列傳太史公曰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漢書藝文志法家商君二十九篇（本註曰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

諸葛亮集先主遺詔勅後主曰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知

隋書經籍志法部商君書五卷秦相衛鞅譔

舊唐書經籍志法家商君書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法家商君書五卷商鞅譔或作商子

司馬貞史記索隱曰案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爲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

通志藝文略法家商君書五卷秦相衛鞅撰漢有二十九篇今亡三篇

郡齋讀書志法家類商子五卷右秦公孫鞅撰鞅衛之庶孽好刑名之學秦孝公委以政遂致富彊後以反誅鞅封於商故以名其書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太史公既論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貞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公之言信不誣也

周氏涉筆曰商鞅書亦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辭非本所論著也其精確切要處史記列傳包括已盡今所存大抵汎濫

淫辭無足觀者蓋有地不憂貧有民不憂弱凡此等語殆無幾也此書專以誘耕督戰爲本根今云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糶則窳惰之農勉商無糴則多歲不加樂夫積而不糴不耕者誠困矣力田者何利哉彙□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用之管子謂積多而食寡則民不力不知當時何以爲餘粟地也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則商估少而農不酣然則酒肉之用廢矣凡史記所不載往往爲書者所附合而未嘗通行者也秦方興時朝廷官爵豈有以貨財取者而賣權者以求貨下官者以冀遷豈孝公前事邪

直齋書錄解題雜家類商子五卷秦相衛鞅撰漢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又亡其一

文獻通考經籍雜家商子五卷

宋史藝文志雜家類商子五卷

鄧析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指海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原序

中鄧析書四篇，臣敘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爲一篇。（○漢志作二篇，與今本合，此一字誤。）皆定殺而書可繕寫也。（○殺下脫青字。）鄧析者，鄭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法。記或曰子產起而戮之。于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爲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歂嗣爲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駟歂于是乎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國家，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之（○當依傳文作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況用其道，不恤其人乎。然無以勸能矣。竹刑，簡法也。久遠世無其書。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說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謹上。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鄧析子一卷周鄧析撰析鄭人列子力命篇曰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劉歆奏上其書案高似孫子略誤以此奏為劉向今據書錄解題改正則曰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歂嗣為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然則列子為誤矣其書漢志作二篇今本仍分無厚轉辭二篇而併為一卷然其文節次不相屬似亦掇拾之本也其言如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父於子無厚兄於弟無厚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則其旨同於申韓如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則其旨同於黃老然其大旨主於勢統於尊事覈於實於法家為近故竹刑為鄭所用也至於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一條其文與莊子同析遠在莊周以前不應預有剿說而莊子所載又不云鄧析之言或篇章殘缺後人摭莊子以足之歟

鄧析子　指海本校

周鄧析撰

無厚篇

天于人無厚也，君于民無厚也，父于子無厚也，兄于弟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厲之氣，令夭折之人更生，○原本令作全，無更生二字，依文選安陸昭王碑注引此文補正。使爲善之民必壽，此于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于民無厚也。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此于子無厚也。推此言之，何厚之有。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下不得自擅，上操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惟親所信，一累也。○也字依御覽六百二十補，下並同。以名取士，二累也。近故親疏，○此二字御覽倒。三累也。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也。居大位而不治，二責也。爲理官而不平，○爲字依意林補，御覽作爲理而不平。三責也。御軍陣而奔北，○意林御作在。四責也。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御覽作可謂安國家也。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意林良作馴。民和則輪利。爲國失此，○意林作治國者失此。必有覆車奔馬折策敗輪之患，○原作折輪敗載，依意林改。安得不危。○此句意林作輪敗策折馬奔輿覆則載者亦傾矣十四字。

異同之不可別，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淸濁之不可理，久矣。誠聽能聞于無聲，視能見于無形，計能規于未兆，慮能防于未然，斯無他也。不以耳聽則通于無聲矣，不以目視則照於無形矣，不以心計則達于無兆矣，不以知慮則合于未然矣。爲君者，○爲字依御覽六百二十補。藏形匿影，○御覽藏作滅。羣下無私，掩目塞耳，萬

民恐震。

循名責實，案法立成。（○原作察法立威，依御覽六百二十改。又御覽引此文與上條末四句相屬，則宋初本尚不分段也。）是明王也。（○御覽作是謂明主。）夫明于形者，分不遇于事；察于動者，用不失于利。故明君審一，萬物自定。名不可以外務，智不可以從他，求諸己之謂也。

治世，位不可越，職不可亂，百官有司，各務其刑。上循名以督實，下奉教而不違。所美觀其所終，所惡計其所窮。喜不以賞，怒不以罰，可謂治世。

夫負重者患塗遠，據貴者憂民離。（○一本憂作患。）負重塗遠者，身疲而無功；在上離民者，雖勞而不治。故智者量塗而後負，明君視民而出政。

獵羆虎者，不于外圂。（○御覽九百二十八作獵猛虎者不於後圂。）釣鯨鯢者，不于清池。何則？圂非羆虎之窟也，池非鯨鯢之泉也。（○御覽作圂非虎處，池非鯨淵，蓋約其文也。此淵作泉，則避唐諱。）楚之不泝流，陳之不束麾，長盧之不士，呂子之蒙恥。

夫游而不見敬，不恭也；居而不見愛，不仁也；言而不見用，不信也；求而不能得，無始也；謀而不見喜，無理也；計而不見從，遺道也。因勢而發譽，則行等而名殊；人齊而得時，則力敵而功倍。其所以然者，乘勢之在外。推辯說，非所聽也；虛言向，非所應也；無益亂，非舉也。故談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諭志通意，非務相乖也。若飾詞以相亂，匿詞以相移，非古之辯也。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意林作預整。）不可以當敵。廟算千里，帷幄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

死生自命，貧富自時。怨夭折者，不知命也；怨貧賤者，不知時也。故臨難不懼，（○一本難作敵。）知天命也；貧窮無懾，達時序也。凶

飢之歲，父死于室，子死于戶，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同舟渡海，○意林作同船涉海。又書鈔百三十七、藝文七十一、御覽七百六十八並作涉。惟藝文卷王仲宣贈文叔良詩注引作渡，與今本同。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一本憂作患。張羅而畋，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意林等作同。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意林痛作病。心悅者顏不能不笑。責瘠者以舉千鈞。○瘠原作癥，依御覽六百九十六改。督跛者以及走兔，○督跛者，原作責兀者，依御覽改。驅逸足于庭。○御覽逸足作[illegible][illegible]。求猿捷于檻，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而索領。○御覽作猶倒裳以索領也。事有遠而親，近而疏，就而不用，去而反求，凡此四行，明主大憂也。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而硾之以石，救火而投之以薪。○原脫而字，又硾作錘，依藝文八十、御覽五十二補正。又御覽如作猶。

夫達道者，無知之道也，無能之道也。是知大道不知而中，不能而成，無有而足，守虛責實，而萬事畢。忠言于不忠，義生于不義，音而不收，謂之放；言出而不督，謂之闇。故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若此何往不復，何事不成。有物者意也，無外者德也，有人者行也，無人者道也。故德非所履，處非所處，則失道；非其道，不道，則諂意無賢慮，無忠行，無道言，虛如受實，萬事畢。

夫言榮不若辱，非誠詞也；得不若失，非實談也。不進則退，不喜則憂，不得則亡，此世人之常。真人危斯十者而爲一矣。

所謂大辯者，別天下之行，具天下之物，選善退惡，時措其宜，而功立德至矣。小辯則不然，別言異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伐，使民不知其要。無他故焉，故知淺也。○一本知淺二字倒。君子并物而錯之，兼塗而用

之五味未嘗而辨于口五行在身而布于人故何方之道不從面從之義不行治亂之法不用惔然寬裕蕩然簡易略而無失精詳入纖微也夫舟浮于水十○御覽七百六八浮作行車轉于陸此勢自然者也○原作此自然道也依御覽改與淮南主術訓合有不治者知不豫焉夫木擊折轊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載焉故有知則惑有心則嶮有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爲秦楚緩節○淮南主術訓作變節不爲胡越改容○一本胡作吳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爲爲之也夫自見之明○意林之作則下三句同借人見之闇也自聞之聰借人聞之聾也明君知此則去就之分定矣爲君者○原脫者字依文選褚淵碑注御覽四又六百二十補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御覽四又六百二十並作歸之莫之使也恬臥而功自成○御覽六百二十括作優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搤腕手操鞭朴○操原作摻依御覽二十七改而後爲治與

夫合事有不合者知與未知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疏故遠而親者志相應也○志原作忘依文選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注改近而疏者志不合也○此志字亦誤鬼谷子內揵篇作志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無違行也近而不御者心相乖也遠而相思者合其謀也故明君擇人不可不審士之進趣亦不可不詳

轉辭篇

世間悲哀喜樂嗔怒憂愁久惑于此今轉之在己爲哀在他爲悲在己爲樂在他爲喜在己爲嗔在他爲怒在己爲愁在他爲憂在己若扶之與攜謝之與議○淮南說林訓作讓故之與右○淮南作先諾之與已相去千里也夫言之術與智者言依于

博與博者言依于辯與辯者言依于要
〇原作安依鬼谷子權篇改與貴者言依于勢與富
者言依于豪與貧者言依于利與勇者
言依于敢與愚者言依于說〇鬼谷子作銳此
言之說也不用在早圖不窮在早稼非
所宜言勿言〇此下脫一句非所宜爲勿爲以
避其危非所宜取勿取以避其咎非所
宜爭勿爭以避其聲一言而非〇言原作聲依
意林改與文選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合駟馬不能追〇原作駟
馬勿追依意林文選注藝文十九御覽三百九十改一言而急駟
馬不能及〇原脫能字依意林文選注藝文御覽補故惡言
不出口苟語不留耳〇藝文作苛聲不入耳此謂
君子也夫任臣之法闇則不任也慧則
不從也仁則不親也勇則不近也信則
不信也不以人用人故謂之神怒出于
不怒爲出于不爲視于無有則得其所
見聽于無聲則得其所聞故無形者有
形之本無聲者有聲之母循名責實實

之極也按實定名名之極也參以相平
轉而相成故得之形名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以死
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也〇原脫無字依莊子
胠篋篇補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何以知其然
爲之斗斛而量之則幷與斗斛而竊之
爲之權衡以平之則幷與權衡而竊之
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幷與符璽而竊之
爲之仁義以教之則幷與仁義而竊之
何以知其然彼竊財者誅竊國者爲諸
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是非竊仁義耶
故遂于大盜霸諸侯此重利也盜跖所
不可禁者〇莊子云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乃聖人
之罪也欲之與惡善之與惡四者變之
失恭之與儉敬之與傲四者失之修故
善素朴任惔憂而無失未有修焉此德
之永也言有信而不爲信言有善而不
爲善者不可不察也

夫治之法，莫大於私不行；君之功，莫大於使民不爭。○原脫君之二字，依慎子補。今慎子無此文，見藝文五十四、御覽六百三十八。今也立法而行私，與法爭，其亂也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爭原作愚，依慎子逸文改。與君爭，其亂也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原脫法立二字，依慎子逸文補。君立而賢者不尊。○賢原作愚，依慎子逸文改。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此國之道也。明君之督大臣，緣身而責名，緣名而責形，緣形而責實，臣懼其重誅之至，於是不敢行其私矣。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神原作心，依繹史作神，與鬼谷子本經篇合。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百事傾。治世之禮，簡而易行；亂世之禮，煩而難遵。上古之樂，質而不悲；當今之樂，邪而為淫。上古之民，質而敦朴；今世之民，詐而多行。上古象刑而民不犯；教令墨劓，不以為恥，斯民所以亂多治少也。堯置敢諫之鼓，○文選策秀才文注、御覽七十七，敢並作欲。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此四君者，○四君下原衍子字，依御覽刪。聖人也，而猶若此之勤。至於栗陸氏殺東里子，宿沙氏戮箕文，○御覽四百九十二作宿沙君。桀誅龍逢，紂刳比干，四主者，○御覽七十七作此四君者。亂君，故其疾賢若仇，是以賢愚之相覺，○御覽作較，二字古通。若百丈之谿與萬仞之山，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巔。○天原作山，依文選西征賦注、漢高祖功臣頌注、御覽七十七改。明君之御民，若御奔而無轡，○御覽六十八作乘奔而去轡，又藝文九、文選東京賦注、王元長曲水詩序注並作乘奔。履冰而負重。○意林作負重而履冰。檢文選注、御覽所引與今本同。親而疏之，疏而親之。故畏儉則福生，驕奢則禍起。聖人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原脫之間二字，宰匠作罕匹，並依文選南州桓公九井詩注、宣德皇后令注、策秀才文注、三國名臣序贊注補正。寂然無鞭朴之

罰。漢然無叱咤之聲。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視昭昭。知冥冥。推未運。覩未然。故神而不可見。幽而不可見。此之謂也。

君人者。不能自專而好任下。則智日困而數日窮。迫于下則不能申。行隨于國則不能持。知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無以與下交矣。故喜而便賞。〇便原作使。依意林改。下句同。不必當功。怒而便誅。不必值罪。不慎喜怒。誅賞從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國相繼。弒君不絕。〇一本弒作殺。古人有言。衆口鑠金。三人成虎。不可不察也。

夫人情發言欲勝。舉事欲成。故明者不以其短疾人之長。不以其拙病人之工。言有善者則而賞之。言有非者。顯而罰之。〇一本罰作戮。塞枉邪之路。〇一本枉邪二字倒。蕩淫辭之端。臣下閉口。〇原作閔之。依慎子改。今慎子無此文。見文選謝平原內史表注。左右結舌。可謂明君。為善者君與之賞。為惡者君與之罰。因其所以來而報之。循其所以進而答之。聖人因之。故能用之。用之循理。故能長久。今之為君。無堯舜之才。而慕堯舜之治。故終顛殞乎混冥之中。而事不覺于昭明之術。是以虛慕欲仕之名。無益亂世之理也。

忠怠于宦成。〇原作患生于。宦成依意林改。病始于少瘳。禍生于懈慢。孝衰于妻子。此四者。慎終如始也。富必給貧。壯必給老。快情恣欲。必多侈侮。故曰。尊貴無以高人。聰明無以寵人。資給無以先人。剛勇無以勝人。能履行此。可以為天下君。

夫謀莫難于必聽。事莫難于必成。成必合于數。聽必合于情。故抱薪加火。燥者必先燃。〇燥原作爍。依藝文八十改。又藝文加作爇。燃作著。平地注水。濕者必先濡。故曰。動之以其類。安有不應者。獨行之術也。

明君立法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〇此

下有脫簡此之謂君曰亂君國曰亡國

智者寂于是非故善惡有別明者寂于去就故進退無類若智不能是非明不能審去就斯謂虛妄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智慮則無不知得此三術則存于不爲也

鄧析子終

韓非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吳氏影
宋乾道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韓非子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其爲人吃口不能道說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及急乃遣韓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害之秦王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幷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

翰林前輩夏邑李書年先生好藏古書精槧而宋乾道刻本韓非子尤其善者嘉慶辛未先生方爲吾省布政使察賑鳳潁鼒以後進禮謁於塗次求借是書先生辭以在里中又六年丙子六月余在揚州先生督漕淮上專使送是冊來適屬好手影鈔一本以原本還先生明年丁丑五月攜至江甯孫淵如前輩從慂付梓又明年戊寅五月刻成而淵如已歸道山可痛也是本爲明趙文毅刻本所自出却有以他本改易處元和顧君千里實爲余校刊千里十四年前已見此冊抉摘標舉具道此槧之所以善宋槧誠至寶得千里而益顯矣千里別有識誤三卷出以贈余附刻書後仍歸之千里昔鼒爲朱文正師恭跋

御製文及代擬　進御文屢邀兩朝褒賞文正曾以

奏聞

今上退謂其子錫經必以槀還鼒聽入私集且與鼒書曰一不可掠人之美一不欲亂我之真也鼒老且病然尚思假年居業以期有以自立不敢驟披隼翼鹿蒙虎皮也是年月陽在己己巳朏舊史氏吳鼒序

楚欲置相於秦戰國策作楚王問於范環史記索隱戰國策一作蝝史記甘茂列傳作問於范蜎徐廣義一作蠉韓非作問於干象然宋槧一卷中前作于後作干查姓氏急就篇注楚有干象深寧叟精博定不誤也同日又記

韓非子目錄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第二卷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第三卷
十過第十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弒臣第十四
第五卷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第六卷
解老第二十
第七卷
喩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第九卷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十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第三十三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第十六卷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七卷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第十八卷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第十九卷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韓非子目錄

[seal]

韓非子卷第一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初見秦第一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亡者得天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卻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剋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剋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剋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謂五破國也一戰不剋而無齊爲樂毅破齊於濟西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迹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爲戒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淩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爲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淩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邑謀秦故非議云兩國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人故曰雜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

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河閒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絳上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爲齊矣中山呼沲以北不戰而畢爲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荊東以弱齊強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編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爲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弩戰竦而天下固以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并於孚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尅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爲天下之從幾不能矣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不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谿右飲於洹谿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於行而出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何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蓆薦出貢以供若蓆薦居久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欲贅天下之兵贅綴連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擯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爲內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爲得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若山原然如此則以韓魏

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鋭之卒勲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弱者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人之計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能則同於爲質者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以召士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遇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齊趙則韓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搆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疏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攻伐而使從者閒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子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核然核妨心腹虛也而病爲妨皆秦虛心待韓韓終爲妨核音艾若居溼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疾得令卒然而走必發矣皆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爲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

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闚陛下闚陛下之意因隙而入說以求韓利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重於二國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疑伐己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闚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鴈行以嚮秦軍於闕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

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强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絶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葅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强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强秦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麾下反以禽君掖也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則無軍矣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纚纚然則見以爲華而不實言順於慎比於班洋洋美纚纚有編次也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爲掘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用總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劌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爲譖而不讓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爲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爲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爲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誦說舊事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覊奔陳伯里子道乞傅說轉鬻轉次而傭故曰鬻孫子臏腳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公叔痤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逄斬萇宏分胣磔裂也敷氏反尹子穽於棘投之於穽棘中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爲辜射而殺之宓子賤西門豹不鬬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子

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不少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主謂室主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當疏外斥遠之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王周諸侯秦襄王晉之分也趙魏韓也齊之奪也陳恆弒簡公也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弒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貴賤同以法也質之以備謂薄其賞賜也臣貪則易制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淫散也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散臣威故曰偏威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謂臣自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欲令其樹福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四鄰之國爲私交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故曰始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彰故曰紀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其源可知也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欲雕琢以稱之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其意以稱之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則臣智自明也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臣事自功去勇而有強去君勇則臣武自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爲於上羣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智不窮賢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

君子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君雖不賢爲賢臣之師。不智而爲上智者正。爲臣之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勞以爲己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經常法也。

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情既相猜。則自盡矣。函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能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執柄固則人意望絕也。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權柄不固則簒國之虎因而存矣。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爲姦臣。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爲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明。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爲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韓非子卷第一

韓非子卷第二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有度第六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強為不曲法從私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荆全之時與荆士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士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強弱故也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襲涿方城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謂鄰國得燕為黨者則重反是者則輕也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攻盡陶魏之地陶定陶也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為私都也攻韓拔管管故管叔所都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遁師久為老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兵魏之兵也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死而魏以亡故有荆莊齊桓公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外謂臣之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謂得守法度之臣授之以政位加羣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偽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之聽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比周於下求其虛譽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與也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既多遞相隱蔽雖有大過黨從而知也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臣傷其類故良臣伏也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同氣相求故姦臣進也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私重謂朋黨私相重也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私重也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不移故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臣韓非自謂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

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冊謂成國之舊制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以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不可飾也以法飾人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則君臣之閒明辯而易治明辯謂善惡不相掩故主讎法則可也讎謂校定可否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軍旅辭難則士有偷存之志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為君言也有目不以私視為君視也而上盡制之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之以清凡此皆用手入故曰不得不救入也鏌鋣傅體不敢弗搏利刃近體手必搏之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既任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以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廉也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逆法强諫淩主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仁離俗隱居而以作非上臣不謂義隱居非上揚主之惡如此之臣不可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陂以恐其主曰

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伺危以怨主毀國以利家姦雄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智也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險世所說邀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之於私惟以待君之任耳夫為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言當用法而察之且上用目則下飾觀飾觀則目視不得其真也上用耳則下飾聲飾聲則耳聽不知其僞也上用慮則下繁辭繁辭則慮惑於說也先王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因法數審賞罰用此察之則百官不得混其真僞斯術也先王所守之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郎近侍之官也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雖單微直湊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强不敢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立治之功日尚有餘而功教既已平羣臣既已穆則上之任用之勢不違法教使之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如地形之見耕漸就削滅也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既以漸來故雖至於失端易面而主尚不能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

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不令遊意法外爲惠法
內皆所以防其侵也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
也既使羣臣動皆以法其或凌過遊外卽皆私也嚴
刑所以遂令懲下也所以嚴刑者欲以遂令且懲下
也遂通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當主錯故不貸臣
令錯制當主裁故不共臣同門錯置也威制共則衆
邪彰矣威制共臣則制邪顯用矣法不信則君行危
矣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君危也刑不斷則邪不勝
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匠之目
意雖復中繩而不可用當其規矩爲其度上智捷舉
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君知雖敏而中事不可用
當以先王之法爲其比利也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
而高科削科等也削高等令就下也權衡縣而重益
輕減重益輕權衡乃平斗石設而多益少減多益少
斗石乃滿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舉法而措之治
自平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
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
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絀其徒羨齊其爲
非絀音黜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屬官欲令官
之屬己退淫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
賤不敢以貴勢慢易於賤也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
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傳之
於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
以引喻其臣而制斷之也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
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人臣者畏誅罰而利
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
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
姦臣所惡則巧詐媚惑其主得其威而罪也所愛則
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
得之恩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
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
君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臣
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
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
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
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反爲
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請君爵祿
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下大斗斛而施於百
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
也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子罕謂
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
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
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刑也而簡
公弒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世爲
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
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
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異事也言名也事
則也言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也爲人臣者陳而言
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

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功大震主亦所以爲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寤而覺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當言如此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刦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刦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沮壞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僞外故其內情不效效顯也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眞僞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令噲不受國以讓己因以篡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匿其端避所惡也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欲見用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利君見其好惡則知利其所存故得以爲資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王名也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爲利此以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爲僞其誠素自見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第八 揚權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也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損精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說情也耽之過度則損精賢才所以助理也用之失宜則危君也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爲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四方謂臣民中央謂主君聖人執要四方求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之彼則各自用其能也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四海則四方也藏謂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當導臣之陰以見君子之陽陰陽接則君臣通也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左右謂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之臣斯立如此則類相從同聲相應四方賢才畢來矣君但開門而當之無所適擇也當受也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但令輔弼二臣俱行職事行之不已既行職

事有功而可此皆俱賢之臣不須有所除去無不隨
化而成是謂履理也君能履理故有成功夫物者有
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
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
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一方而成矜而
好能下之所欺居上者矜好其能則下各飾其能以
欺之辯惠好生下因其材居上好生辯惠則下因其
材以入其諛佞材則辯惠也上下易用國故不治上
代下任下操上權則國不治用一之道以名為首一謂
道可以常行古今莫二者唯其正名乎故曰以名為
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
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故事自定也不見其采下故
素正采故皆事也上不見事則下事既素且正因而
任之使自事之因其事而任之彼則自舉其事因而
予之彼將自舉之因具事以與之彼則自舉之正與
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凡事皆使彼自定任
上者從而以名舉之則刑名審矣不知其名復修其
形形事也循事以求名則其名可知也形名參同用
其所生所生為形名所從而出者形名既以參同故
有此人而用之二者誠信下乃貢情二者謂形名也
參同則用其人是謂誠信也貢謂陳見也謹修所事
待命於天君人者能謹修其事天必有符應之命以
命之毋失其要乃為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
不去難以為常夫智巧在必背道而行詐故須去之
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
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上因天之

道下則反形之理二者督巧考參驗鞠盡之其事既
終遂從其始也虛以靜後未嘗用己常當虛靜以後
人未嘗用己而先唱凡上之患必同其端端謂所陳
事之首也臣之陳事不擇可否每皆同之則是偏聽
而致患也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陳事者且當信之
無遂與同然後擇其善者以之施教則萬民齊一而
隨從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
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德不與物寧
而物自寧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言當
因道以考彼報而彼也死生猶廢與也謂其教命時
可廢則廢時可與則與也參名異事通一同情參考
異事之名必令通一而又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
故能生於萬物德不同陰陽故能成於陰陽衡不同
於輕重故能知其輕重繩不同於出入故能正於出
入和不同於燥溼故能均於燥溼君子不同羣於臣
故能制於羣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
生故曰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
之容道以獨為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下當陳其
名言以禱於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
和調也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凡聽言之道或有
未審必出言以難之彼必反求其理以大於此也故
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審察其名則事位自定明
識其分則物類自辯聽言之道溶若甚醉溶閒漫之
貌凡聽言者欲闇以招明愚以求智故闇然若甚醉
者則言者自盡而數奏也脣乎齒乎吾不為始乎齒

乎僭乎愈惛惛乎僭當可以發言語也吾不爲始則彼自爲始吾愈惛惛彼愈昭昭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離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遂知之所陳之言或是或非如輻之湊皆發自下情上不與之爲構也構結也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之以比物之情或五之以合虛之數常令根幹堅植不有移革如此則動之數皆無所失泄也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凡所舉動溶然閑暇雖有所改無爲而爲也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謂臣所陳言君若喜之彼必自媚益爲其事若乃惡之彼必生怨而遂止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去喜惡以虛其心則道來止故爲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謂下之爲事上不與共得則臣得自專其事必成故得受其榮寵也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上固閉內扃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閉內扃謂閉心以察臣也由內以觀外若從室而視庭也八尺曰咫尺寸者所以度長短既閉心以參驗之咫尺以度量之二者以具則大小長短皆之其所不相犯錯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乖謬矣因其所爲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所爲善惡既各自成善必及賞惡必及刑刑賞不差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賞罰規矩既已設於一事二事則人知他事皆然故曰三隅乃列也主上不神下將有因神者隱而莫測其所由者也既不神故可測則可因故曰下

將有因也其事不當下考其常主事不當則下以常理考之所以較其非若天若地是謂累解天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若地若天孰疏孰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故無疏無親也能象天地是謂聖人象天地之高厚而無私也欲治其內置而勿親內謂君之機密也欲令機事不失所置之臣勿私親之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官政不失則每官置一人焉夫兩雄必爭官有二人適足以增其猜競故一人則專而不恣豈有移易并兼之事大臣之門唯恐多人臣門多人威權在之故也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神隱不測故下不能得之治道無踰此者故曰治之極也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刑名不差則其守職此治之至要者也去至要而不用非惑而何也猾民愈衆姦邪滿側亦既大惑故姦衆而邪滿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君之富臣更從臣貸君之貴臣更令臣逼此倒置之徒不識理道者也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專信一人則勢聚焉故失其都腓大於股難以趣走臣重於君難以爲理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失神謂君可測知如臣能爲虎虎隨後以伺其隙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既不知臣之爲虎則臣匿威藏用外若狗然所以陰謀其事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臣既以虎爲狗君不知而止之如此則同事相求皆爲狗益其朋黨無有已時也虎成其羣以弑其母母則君也既朋黨相益即是虎成羣也虎既成羣母必見弑爲主而無臣奚

國之有臣皆為虎故曰無臣也臣無則國亡故曰奚
國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主
既施刑虎則懼而履道故得安寧也法刑狗信虎化
為人復反其真謂君君臣臣也欲為其國必伐其聚
聚謂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散其朋黨也不伐其
聚彼將聚衆欲為其地必適其賜地亦國也欲治其
國必令賜與適宜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
仇人斧亂人求益而與之則是以斧假仇人也假之
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以斧與仇則是假與不可伉
既得斧我之見伐不亦宜哉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
百戰夫上位可實上利可食居下者常有營欲之心
欲靜則不能欲取則不得二者交戰一日有百也下
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下既有營之
心常匿私以試上故上必當操度量以割斷其下也
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度量可以割斷下故為主之
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黨與具可以奪君位故為
臣寶臣之所不弒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
下得尋常四指為扶上於度量少有所失下之得利
已數倍多矣有國之君不大其都大其都臣將據以
叛國有道之臣不貴其家大夫稱家貴其家臣將凌
已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其臣臣將貴勢過己貴之
富之備將代之臣既貴富備必將代君也備危殆
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太子者君之副貳國之重鎮
今欲備其危殆必速置之則禍端自息矣內索出圉
必身自執其度量臣人四面謀君常在圉今自內欲
求出圉但身執度量則可矣厚者虧之薄者靡之厚

謂臣黨與衆勢位高也位如此必虧之使薄也虧靡
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若明之漸虧
也亦取其既盛必衰天之道也靡之若熱若爨火之
取熱不得中急備令謹誅必盡其罰盡刑罰之理也
毋弛而弓一棲兩雄弓以射不當棲之雄猶刑法罰
不當立人官也一棲兩雄其鬬㘖㘖爭鬬貌豺狼在
牢其羊不繁豺狼皆吏之貪殘者一家二貴事乃無
功二貴爭出命廝役者不知誰從故事無功也夫妻
持政子無適從夫唱婦隨者禮之正也今夫妻爭持
其政故子不知所從也為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
枝扶疏木喻臣也披落其枝也數落木枝者喻數
削黜臣之威勢也木枝扶疏將塞公閭謂臣威權覆
王充塞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壅圍也
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拒謂枝之旁生者也木枝
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
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春風所以發生萬
物者也喻君恩賞所以榮益於下者也枝本大矣春
風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實矣
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威重則臣將二一而危君矣公
子既衆宗室憂吟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庶子既衆
勢凌適子故憂吟也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
木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洶淵毋
使水清淵者水之停積水清鑒之者必衆喻雖族和
附之者必多也探其懷奪之威探其懷謂淵其心知
其所欲為主上用之若電若雷威不下分則君命神
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
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姦邪其術有
八也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
好色便僻得嬖美好之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
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乘
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進以燕娛之具
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
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以金玉之寶內事貴夫人愛孺
子等使之惑主主惑則姦謀可成也二曰在旁何謂
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優笑者謂俳優能嘲笑
者侏儒短人也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
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
應皆對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
則俱共退之命之則皆應問之則皆對一辭同軌以
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事比以金玉玩好外為之
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姦臣既以金玉內
事近習之臣外又為行非法漸化其主主既習非則
其位可得而奪也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
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
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畢公子
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
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收
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收大臣之心辭言為作聲譽
又更處置邀共言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心益爵祿
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忤其主主犯則君臣有隙姦
臣可以施謀也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
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
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歛以飾子女狗
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閒此
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
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
塞其主臣行其惠則主澤不下流故曰塞其主而成
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
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君門隔於九
重賢俊希得與接故言談論議希也為人臣者求諸
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
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巧便聽者似若流通而可行
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設施
緣屬浮虛之辭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
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為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
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
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己者必
利不為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
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臣者國小則事大
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
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歛盡府庫虛其國以事
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
歛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
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
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
不行其謁不使私請所以防初姦之同牀也其於左

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防二姦之在
旁也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
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不令妄舉防三姦之父兄其
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所從來不使
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防四姦之養殃也虞度
也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其於德施也縱禁
財發墳倉積粟於倉若墳然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
使人臣私其德防五姦之民萌也其於說議也稱譽
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能察
詳其過不使羣臣相為語防六姦之流行其勇力之
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鬬之勇無赦罪邑鬬勇者
謂恃力與邑人私鬬不使羣臣行私財防七姦之威
强也不使行私則於勇士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
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八姦之四方

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
亡君雖有國非己有之令臣執制而有之令臣以外
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臣自外制內而君不擅
舉手如此者君必亡也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
不聽聽大國則誅求無厭每事皆聽其傾國猶不足
有所不從則有辭而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
故不聽羣臣羣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臣之外交以
君之聽己欲有所搆結今君既不聽則交之外心息
矣諸侯之不聽則不受之臣誣其君矣諸侯知我不
聽用其臣不受彼臣之浮言以罔誣其君也

明主之為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
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
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
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
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位之重也有
所委屬而君用之
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
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有左
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
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
而不勸有功者隳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隳毀也
或本為墮也

韓非子卷第二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絶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絶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言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廄而著之外廄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尅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爲申之命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狎侮之也拘齊慶封中射士中射士官有上中下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爲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有戎有緡皆國名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爲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

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涓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道從也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垝棟端也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神名也並鎋蒲末切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皇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閒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愎昔者智伯瑤知伯名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驁愎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狃習也得地於韓將生心他求也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邑名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規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約知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于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尹鐸安于之屬大夫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也謂閑人音羈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

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
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
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牆
之有楛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
則雖菌簵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柰無金
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
以鍊銅為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
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
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罷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
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
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
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
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為貴智矣
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
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
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
也雖然知伯之為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
禍必至矣為之柰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
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
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襄子迎
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
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怪其色因入見
知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
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
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
晉陽三年今旦暮將拔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心
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復
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
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
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
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柰
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
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
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
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
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
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
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
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擒知伯
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故曰貪愎好利
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
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
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
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
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
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
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
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迹磨其斧迹流漆墨其
上流布也輸之於宮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
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為祭器墨
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為茵蔣席蔣草名頗緣觴

酹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期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閒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懼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獖勢以爲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曰然則公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閒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爲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涖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弒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

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秦害交於楚也公曰善乃警警飭戒也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驅其練甲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爲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信申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强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爲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卽恐爲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君有福未必及己其禍之至當連我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疇等也言馬齊等皆精妙也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爲晉君重耳卽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知不敢違君言非本心也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閒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涖之此所以絶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絶世之勢也

韓非子卷第三

韓非子卷第四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孤憤第十一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卞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爲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爲重人也擅爲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從己況其餘乎此爲重人也言其貴賤國人所共重之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削除也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可兩存所存以相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爲用也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爲之讚寃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爲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爲之匿郎中常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既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爲之匿非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爲之談也談者謂爲重人延譽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重人所仇者法術之士也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臣亦謂法術之臣也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事既久乃慣習故舊也若夫卽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訟卽說也重人舉措常就主心而同其好惡已自進擧之人官爵重之朋黨衆及其有事一國爲之訟寃則君無德而誅之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其數不勝也數理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重人與君同好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重人與一國爲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得見君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法術之士既不得見故當塗之人獨說而稱寃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進則人主何從而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重人則舉以爲罪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客

以劍刺之以窮其命也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
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
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
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為己用者則官爵貴其人也其
可借以美明者以外權重之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
令者威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
爵必重於外權矣趨向也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
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以知其眞僞卽行誅罰不待
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進雖未見功先與之爵祿也故
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
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富兵彊
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越國
爲異國卽敵國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
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大臣專國常有謀君之
心卽己國還爲越國故曰是國爲越也智不類越而
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謂臣專權國變成越
是不自知己國卽與越國不異所以然者良以不察
知己國類於越國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
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
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
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不知收取其柄而
自執之令臣於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與
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
襲迹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襲重也凡法術之
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
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

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
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
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
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絜固身
修士謂修身之士但精絜自固其身其智士且以治
辯進業智者謂智謀之士也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
人旣修身故不以貨事人也恃其精絜而更不能以
枉法爲治旣精絜故不能枉法爲治智士不重說似
鬬文也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請
財貨修智之士不肯聽從也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
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
起矣精謂修士精絜也辯謂智士辯辯也治亂之功
制於近習治亂謂智士材辯能治於亂也精絜之行
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則人主之明塞矣修智之
士能發人主之聽明今旣廢而不用則主明自塞矣
不以功伐決智行決智行當以功伐積功曰伐也不
以參伍審罪過審罪過當參伍之參比驗也伍偶會
也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汚之
吏處官矣近習之人旣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
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者愚汚之人亦旣親愛必
用之在廷舉之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
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公正也正當以此
當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
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
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
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

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
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
故主稱蕃臣於其臣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
言得專授人官與之剖符也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
私也譎詐也設詐謀以詐謀於主也故當世之重臣
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變謂行譎詐以移主
意十中但有二三故曰十無二三也是其故何也人
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
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
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
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姦者也重人
所爲必不軌故智士恐與同之廉士羞與之欺主莫
有從之遊者同惡相濟故上與之爲徒屬者必惡愚
之人也大臣挾愚污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
侵漁朋黨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比周相與
阿黨爲比忠信爲周也比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爲忠
信與親也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雷同是非故曰
一口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
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
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第十二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
招福逆而制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
以此說之所以難也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不知而說雖
忠見疑故曰非吾知之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
吾意之難也吾雖不自辯數則能明吾所說之意如
此者萬不失一有所以則爲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
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敢橫失能盡
此意亦復難有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
當之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唱故所說能當
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
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說
之彼則爲己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亦既賤之必
弃遺而疎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
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之人意在厚利
今以名高說之此則爲己無相時之心而闊遠事情
矣如此則必見棄而不收矣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
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疎之說
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所說之人內陰
爲厚利外陽爲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
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私用其言外
明弃其身以飾其名高也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
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
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泛
語言及所匿似若說者先知其事今以發動之既懷
此疑其身必危矣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
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
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乃託以他故而說者
深知其事既所出入知所爲所說既知情露必有危
己之心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
必以爲己也如此者身危說者爲君規謀異事而智
謀之士當知此者自外揣之遂得其謀因泄於外君

則疑己徧之使以爲不密而加誅也周澤未渥也而
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
如此者身危君之於己周給之澤未有渥厚遂以知
之極妙而以語之行說有功猶忘其德若不行有敗
則羞始生焉此正危身之道也貴人有過端而說者
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身危挑謂發揚也貴人或
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
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不能而
强不已而止必以不許而與怒故危也故與之論大
人則以爲閒己矣閒代也論大人必談以道德宏曠
彼則以爲蔫大人以代之也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
重論細人必談以器斗筲彼則以爲短人而賣重也
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謂爲藉君之所愛以爲己資
論其所增則以爲嘗己也嘗試也論君所增則謂爲
試己也舍怒之深淺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拙之
徑直米鹽博辯則以爲多而交之米鹽之爲物積羣
萃以成斟斛謂博明細碎之物則謂己多合而猥交
之也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略言其事粗陳其
意則謂己怯懦而有所畏懼不敢具言慮事廣肆則
曰草野而倨侮肆陳也所說之事廣有陳說不爲忌
諱則謂草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此說之難不可不
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凡
欲說彼要在知其所矜則隨而光飾之知其所恥則
隨而掩滅之如此則順旨而不忤彼有私急也必以
公義示而强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
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將

欲急爲則示以公義而勉强之彼雖下意從己而不
能止其私此則爲之飾其背私之義而以不能順公
爲少有以濟彼存公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
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若所說心
以公義高而其材實不能及如此者則舉簡私之過
見背公之惡以不行私急爲多所以成其高有欲矜
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
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所說或矜以廣智則
多與舉彼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取之地令其取說於
我而我佯若不知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欲內相存
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彼
內有存恤之言則爲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爲此又
微言成此美名於私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
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
欲爲陳危之事其有毀誹之者則爲之顯言又微毀
誹當爲私患其人必以誠而可試之譽異人與同行
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汙者則必以大飾其無
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說者或延
譽異人與彼同行或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
計行若與彼同汙則大文飾之言此汙何所傷其異
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爲文飾言此敗何所失
如此必以己爲善補過而崇重之也彼自多其力則
毋以其難概之也彼或自多矜其力當就譽之無得
以其所難滯礙之概礙也自勇之斷則無以其謫怒
之彼或自以斷爲勇則無得以其先所罪謫而動怒
之也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彼或自以計謀爲

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因敗而窮屈之凡此皆所以護其短而養其銳者說可以無傷也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繫縻然後極騁智辯焉意無拂忤辭無繫縻其智辯得以極騁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道此術則得親近於君終不見疑其辭又得自盡也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二人自託於宰虜者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加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渥離猶經也謂所經久遠也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斷割亶指是非以飾其身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以寵榮先飾相持其身也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身以輸忠故曰相持如此者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至故大亡也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以戮其所厚欲令胡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其薄者不當爲己同憂也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或見疑或見戮故曰處之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晉人誦取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雖以爲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瑕母病人聞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嬰觸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

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主之害也所獻之寶設令未美亦無害於主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人主之於法術未必如和璧之忠乃更禁其臣人爲卞和之急苟無卞和之忠誰肯犯禁而論其法術亂也然則有道者之不僇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帝王之璞卽法術也有道之士所以不見僇者則以未獻法術也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而游士危於戰陳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然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爲政者亦損其閑冗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使什家伍家相拘連中有犯罪或有告者則弁坐其什伍故曰告坐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於公有勞者不滯其功賞禁游宦之民不守本業游散求官者禁法以禁之也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大臣篤公法而行私惠所以成其重也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俗此篇非未入秦時爲韓著之故得引秦以爲論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此世所亂無霸王也

姦劫弒臣第十四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所有術數以御之也非參驗以審之也必將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爲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爲姦利以弊人主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是猶聾

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爲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爲重人者衆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弒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于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僞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蔽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恃人之以愛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衺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耳必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强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己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讘詼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穽井之陷又妄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於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蟻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

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强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爲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强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以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

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也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衺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爲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衺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捶策之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爲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檝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檝也乘之者遂

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强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爲卿相之處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爲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强故有忠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爲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主使人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黔劓敗其形容以爲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刑殺身以爲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爲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諺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人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美材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爲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的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卓齒之用齊也擢湣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癰腫疕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餓死擢筋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韓非子卷第四

韓非子卷第五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爲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右仗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以待參驗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閒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卽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眾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卽世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眾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褊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臣相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眾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軍馬之府

立功者也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太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慠其鄰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强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湊之變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己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直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慠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傅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

毋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而子疑不爲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毋爲后而子爲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鴆毒扼昧（扼昧謂暗中絞縊也）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爲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王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衆事之端皆相參）而觀之士無幸賞無踰行殺必當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藉假借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鬵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此然守法之臣爲釜鬵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爲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爲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己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人之信矣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偽爲忠信然後不禁）三者惽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惽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

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爲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責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爲之者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心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戇窳墮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謗而輒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戴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能歸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絶趙代先得意於燕後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爲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揄兵而南則鄣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有名趙以其大吉利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筴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于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

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爲用而小國愈亡
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爲攻魏而加兵
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
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
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
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
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過
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上
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
也以主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人偷幸
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
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
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
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
與晉厲公戰于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
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
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爲人
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臥恭王欲復戰而謀
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
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
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
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
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端故也子反也實心
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
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
將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

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
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
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強辟地齊
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
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
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
於鄰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
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
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飾於
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
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
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
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
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
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
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爲明搖衡則不得
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
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
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
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
於道之故佚而則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
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
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
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爲
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
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

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也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
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來親
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
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
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
辭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者禁君之
立法以為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為非者是
邪以智以此思之則知凡官之情皆欲過功法立私
智也過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禁主之道必明
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
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為賞勸不可為
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
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
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
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
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
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
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
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
竭力為法為之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
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
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
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
知之矣

韓非子卷第五

韓非子卷第六

解老第二十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得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衆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疏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

禮者所以情貌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衆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為禮以為其身以為其身故神之為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閒其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

故以曾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天下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于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公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爲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閒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事極者爲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

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鬭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通物所積力唯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

人君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閒苦痛雜於腸胃之閒則傷人也憯憯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憯於欲利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以成其威日月得以恆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遊於四極以為遠乎常在吾側以為暗乎光昭昭以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敗

得之以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卽死渴者適飲之卽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與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者而常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所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爲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昬晨犯山川則兕虎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鬭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動靜不節則痤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害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

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脫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身以積精爲德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修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韓非子卷第六

韓非子卷第七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喻老第二十一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虱鷰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以名號為罪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為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為溲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為常霸其可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為足矣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閒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為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閒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為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越王入宦於吳而觀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閒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

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公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脣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句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詈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儛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于臣上何以調

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頰，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頰之忘，將何爲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座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觀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說林上第二十二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爲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爲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兼官也。」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請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爲臼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若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慶封爲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

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君不如予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大說許救之甚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以我爲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温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闞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彝酒者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睞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睞君奚為不殺君曰不能勿睞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荊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荊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荊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為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巴西以有罪益信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紂為象箸箕子怖以為象箸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王之杯王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即

生倒樹之卽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毋生楊至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衂已衂而灰已灰而土反其土也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衞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令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反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閒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爲則異公孫友自刖而尊百里豎刁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自刑之爲則異慧子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韓非子卷第七

韓非子卷第八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觀第二十九

說林下第二十三

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廏觀馬一人舉踶馬其一人舉踶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踶此自以爲失相其一人子非失相也此其爲馬也踒肩而腫膝夫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任腫膝而不任拙於腫膝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奥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

鳥有翢翢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賁諸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爲其不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

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以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溢焉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荊王者衆騶妒之因曰臣能撽鹿見王王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騶妒之

荊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彊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

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句踐也爲人之如
是其易也己獨何爲密密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
冠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蝨相與訟一蝨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蝨曰爭肥饒
之地一蝨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
患於是乃相與聚嘬其母而食之彘臞人乃弗殺
蟲有蚘者或作虺一身兩口爭相齕也遂相殺因自
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蚘類也
宮有堊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則寡
非矣公子糾將爲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
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
與子爲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
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
去之故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
也遂去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
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
性有恆曲爲曲直爲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
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
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
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
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
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趮謂宮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
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
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
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
也因以有齊魏矣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
也而務名不如令荊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
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
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相
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弒
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
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
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
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荊王伐吳吳使沮衛蹷融犒於荊師而將軍曰縛之
殺以釁鼓問之曰汝來卜乎答曰卜卜吉荊人曰今
荊將欲女釁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
人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
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
爲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
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
之時臣使鼓不鳴荊人因不殺也
知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
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

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以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荊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荊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荊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荊伐陳吳救之軍閒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荊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己乃皆朝魏

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信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為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為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為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為戲靖郭君曰願為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荊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荊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得荊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為我出荊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荊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逆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牆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為智以巷人告者為盜

觀行第二十四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

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樸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斲割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於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令使人去饑寒雖賁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主殺天子也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僞爲貴誅於無罪使傴以天性剖背以詐僞是天性爲非小得勝大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正不亡於遠者無有故

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第二十六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為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賁育中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平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耳可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壽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唶之禍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偽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避曾史也所以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獨恃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為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賁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惑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弱不觳力冰炭不合

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傴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斲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君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恥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謂一身兩役也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快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數以德追禍禍賊嘗誅而反以德報之也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立難爲而罪不及則私怨立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爲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

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
之上則臨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爲天子能
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
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非千金
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
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
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
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持而
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
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
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
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
應而技有餘巧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
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
不稱實者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
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
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
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明久著於
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
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
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
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
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
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
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
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致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
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
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
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
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
壽操鉤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
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
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
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
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
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
上不天則下不偏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不立
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
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
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樸以道爲舍故
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韓非子卷第八

韓非子卷第九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參觀端直也欲求衆直必參驗而聽觀也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下不一能則不明五曰疑詔詭使疑危而制之譎詭而使之則下不敢隱情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或倒其言或反其事則姦情可得而盡此七者主之所用也。觀聽不參則誠不聞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誠者莫告聽有門戶則臣壅塞其聽有所從若門戶然則爲臣所塞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侏儒夢竈言竈有一人煬則後人不見此譏靈公偏聽子瑕哀公之稱莫衆而迷公言謀事無衆故迷孔子對舉國盡黨季孫與之同亂是一國爲一人公之迷宜矣故齊人見河伯齊王專信一人故被誑以大魚爲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疑有半今皆稱不疑則留同朋黨故曰亡其半此上五說皆不參門戶之聽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叔孫專聽豎牛故身餓死而二子戮亡也而江乞之說荊俗也荊俗不言人惡故白公得以爲亂嗣公欲治不知謂不知治之術也故使有敵恐其所貴臣妾擁己故更貴臣妾以敵之彼得敵適足以成其朋黨爲擁更甚也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積鐵爲室盡以備矢則體不傷積疑爲心盡以備臣則姦不生而察一市之患雖一市之人言市有之虎猶未可信況三人乎

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董子至石邑象深澗以立法故趙國治也與子產之教游吉也子產教游吉令法火以嚴斷故仲尼說隕霜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而殷法刑棄灰。將行去樂池將行以樂池不專任以刑賞之柄故去之而公孫鞅重輕罪公孫鞅以謂輕罪尚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竊麗水之金其罪辜磔猶竊而不止則有竊而獲免者故雖重罪不止也而積澤之火不救魯之積澤火焚而人不救則以不行法故也成歡以太仁弱齊國成歡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國卜皮以慈惠亡魏王卜皮以魏王慈惠其必亡其身也管仲知之故斷死人知治國常嚴禁人之厚葬不用命者戮其尸嗣公知之故買胥靡嗣公亦知國當必罰有胥靡逃之以一都買而誅之

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也謾欺也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獸鹿唯就薦草猶人臣之歸恩厚也故越王焚宮室焚其室者欲行賞罰於救火以驗人之用命而吳起倚車轅賞移轅者欲示其信而不欺也李悝斷訟以射欲人之善射故其斷訟與善射者理也宋崇門以毀死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君與之官故多毀死者也句踐知故式怒鼃句踐知勸賞可以詔人故式怒鼃以求勇昭侯知之故藏

蔽袴厚賞之使人爲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以效之拾蠶握鱣而不惱者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直聽一理不反覆參之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下之材能一一責之則人臣不得參雜其說在索鄭魏王以鄭本梁地故索鄭而合之不思梁本鄭地鄭人亦索梁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與吹竽泯商吹竽是不責下也故令得參雜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爲嘗試申子爲請兵先合趙紹韓沓嘗韓君知其意然後說終成其私也故公子汜議割河東韓王欲河東以搆三國此非計也公子汜激君行令而應侯謀弛上黨應侯謀上黨亦非計也秦王從之此上二事皆一聽之患也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雖不任用外人則謂此得主之意終不敢爲姦如鹿之散使人問他則不鬻私謂使此雖知其所爲陽若不知更試以他事或問之他人不敢鬻其私矣鬻猶售是以龐敬還公大夫龐敬使市者不爲姦故還大夫而譬之而戴讙詔視轀車戴讙欲知奉笥者更使視轀車周主亡玉簪周主故亡玉簪以求神明之譽也商太宰論牛矢太宰詭論牛矢以求聽察之名也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挾己所智而有所問則雖不智者莫不皆智也深智一物衆隱皆變於伏一物智之能深則衆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握爪佯亡以驗左右之誠故必南門而三鄉得必審南門之牛犯苗而三鄉之犯者皆得其情實周主索曲杖而羣臣懼私得曲杖羣臣聳懼卜皮事庶子使庶子愛御史使得彼陰懼也西門豹詳遺轄謀遺其轄欲取清明之稱也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倒錯其言反爲其事以試其所疑也故陽山謾樛豎僞謾樛豎知君疑也淖齒爲秦使詐爲秦使知君惡己齊人欲爲亂佯逐所愛令君知而不疑子之以白馬謬言白馬以驗左右之誠子產離訟者分離訟者使得兩訟之情嗣公過關市知過者之輸金使得聽察之稱

倒言七右經

㊀衞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衞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一人不能擁君之明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一人煬則蔽竈之光故後人不見之煬然也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此譏彌子瑕專擁蔽君之明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與衆謀者必迷惑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

故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議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舉國既化爲一則安得論其是非也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之人不免於亂也境內之人亦與季孫爲一故問之無益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遇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閒大魚動因曰此河伯直信一人言故有斯弊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以齊荆爲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爲利而莫爲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爲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爲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爲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可利一國盡以爲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有疑然後謀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今一國盡以爲可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故亡其半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田成趙高成其言篡殺者無人疑故也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以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爲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僇此不參之患也江乞爲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庶無危乎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姦謀故危也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何罪之有

衞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之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

貴賤不得與貴議也下必坐上下得罪必坐於與上議也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今兩受勢重既鈞正可相與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兩受其謀爲壅更甚此嗣君不得衛嗣君之壅乃始

夫矢來有鄉鄉方也有來從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卽甲之不全者也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以防疑則姦絕也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㈡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爲不治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形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肯嚴形鄭少年相率爲盜處於雚澤將遂以爲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勊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人君失道人臣凌之者宜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灰塵播揚善掩翳人也掩人人必怒怒則鬭鬭必三族相殘也因鬭相殘傷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一曰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毅酷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有者以爲將行將主行道之人以爲行位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爲有智而使公爲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人而利足以勸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之少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爲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今

重罪輕輕罪避故能無罪而不生亂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不犯輕自然無重罪也是謂以刑去刑以輕刑去重刑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又設防禁遮擁令人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幸其免脫而輕犯重罪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爲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爲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火勢南靡故曰倚也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輒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賞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仁則縱之驕奢不修德義衆必輕之故威不得重也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蔽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魏襄王之后也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左氏都邑名也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法不立而誅不必當誅而不誅故曰不必也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徒獻雖胥靡不取都金

㊂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爲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人臣歸厚賞故賞罰之利

器不可示於人也
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言小亭能爲田者害政當去之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亭小故也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的所射質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爲慈愛於親擧以爲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爲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則功不立越王慮伐吳慮謀也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爲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明年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人矣譽於勇則人以頭獻
一曰越王勾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人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剄割也故曰王將復吾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人赴火者賞在火也火雖死人赴之必得賞故赴之不懼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進賢可以得賞又無水火之難則人豈不爲哉其所以不進賢者但不賞故也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必憂其不善勸其能善不妄爲也嚬有爲嚬而笑有爲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嚬笑尚不妄爲況弊袴豈可以無功而與也袴之與嚬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孟賁鱣蠶有利故人握拾皆有孟賁之勇
㊃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爲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廩給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

其嗇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欲疑己外市也爲外請兵取其貨利故曰市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許不之貌必有變動可得而知故曰動貌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既爲之請若許其恩固以成不許終以爲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功也三國兵至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講謂有急且與之後寧將復取事疑存終反復若講論故曰講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三城爲送此悔之辭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若不講之三國入而韓必大舉王必悔曰不獻三城之故也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爲我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乃悔寡人斷講矣言講事斷定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困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廢上黨棄一郡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兵臨東陽則邯鄲危如口中虱也王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中傷也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煩劇雖欲弛之恐王不聽王曰必弛易之矣謂移易其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

㊄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大夫亦遣爲市立以間無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俱不測其由也市者以爲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大夫雖告以不命復亦不信故不敢爲姦

戴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輼車至李史門者謹爲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輼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閒李史受笥遣伺輼車故實奉笥本令伺奉笥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閒周主曰吾之吏之不事事也不事於臣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聳懼以爲君神明也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㊅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割割爪不誠韓昭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固有令人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

外黄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爲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爲神明

卜皮爲縣令其御史汙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佯愛御史以知御史陰情

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閒

㊆陽山君相謂聞王之疑己也乃僞謗樛豎以知之樛豎王之所愛令僞謗之必憤而言王之疑己也

淖齒聞齊王之惡己也乃矯爲秦使以知之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齊人有欲爲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爲亂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僞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謂得以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衞嗣公使人爲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爲關吏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而汝因遣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爲明察

韓非子卷第九

韓非子卷第十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爲用則人主壅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鬻懷刷其患在胥僮之權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夫禱祝也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嚭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誅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郄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廥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市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而不僖侯譙其次文公髮繞炙而穰侯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廆爭而哀侯果遇賊田常闞止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而虞虢亡佯遺書而萇弘死用雞猳而鄶桀盡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五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僞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戴

廟攻右經

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

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

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閒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州侯相荊貴而主斷荊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燕人無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李季突之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一云尿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

㊁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來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荊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鄰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爲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魯三桓公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爲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公叔相韓而有攻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爲魏王構之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荊微諷秦荊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衛君荊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君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王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㊂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

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
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
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
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
而謀攻己王使人問濟陽君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
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
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
爰騫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
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見近
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
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
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悖然怒曰劓
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一曰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
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
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爲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
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
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爲妒也因爲新人曰王
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
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
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王強問之對曰
頃嘗言惡聞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
適有言必可從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費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郄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
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爲酒其家令
尹曰善因令之爲具於郄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
甚傲而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
爲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事
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郄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
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
爲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
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廄王以爲賤公子也乃誅
之

魏有老儒而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
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爲其不善君也故爲
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一曰濟陽君有少庶
子有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
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爲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
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閒君之國君殺之是
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
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㊃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
陳需因請爲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
種而糶之甚多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廥窌者而不知其人昭奚
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

人之攻而誚之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尙宰人也。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尙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尙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邪。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臠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財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爲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爲東帝。而不能成也。

㊄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遂立奚齊爲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爲後。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衞州吁重於衞。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一曰。楚成王商臣爲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乃爲其傅潘崇曰。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芊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芊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爲之諸侯乎。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膰而死。不許。遂自殺。

韓廆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廆於朝。韓廆走君而抱之。遂刺韓廆而兼哀侯。田恆相齊。闞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恆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驩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㊅文王資費仲而游於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其心。

荊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荊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諫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荊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

而陰有之荆以爲外用也則必誅之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梨且謂景公
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
公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
諫諫必輕絶於魯景公曰善乃令犂且以女樂六遺
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
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
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聞
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辨也茂事之取
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
不可何也干象曰前事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
越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
秦不亦太亟亡乎王曰然則爲之奈何干象對曰不
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
長爲貴卿被王衣含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
亂秦矣共立一云公子赫
吳攻荆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擧之子常
用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
之遂勝之晉獻公伐虞虢乃遺之屈産之乘垂棘之
璧女樂六以榮其意而亂其政
叔向之讒萇弘也爲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爲我謂
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
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萇弘爲賣周也乃誅萇
弘而殺之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
士盡與姓名擇鄶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
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釁之以雞豭若盟狀
鄶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
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
而先言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
㊆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
惠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蓐而席弊
甚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
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韓非子卷第十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荊王也故墨子爲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

㊁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爲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深闊大而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确非功也故務卞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㊂挾夫相爲則責望自爲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譟取庸作者進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句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瘳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播吾之迹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厄也衛人佐弋卜子妻寫弊袴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其所爲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爲大而世意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㊃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不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錘此三士者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爲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

㊄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傅說之以無衣紫緩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位下走睡臥與去掩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盂鄒君不知故先自僇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㊅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

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

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
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
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
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
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
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
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
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
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
其言多不辯

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
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為車輗者巧也用咫
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
久於歲數今我為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
曰墨子大巧巧為輗拙為鳶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
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
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
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
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己疾
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㊁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者必三月
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王
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
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
以削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
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冶人謂王曰計
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好微巧衛人
曰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
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人主欲觀之必半
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閒而
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
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
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
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
曰善謂衛人曰客為棘削之曰以削吾欲觀見之客
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
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
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
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
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
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
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蒙
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
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
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
不度以功譽其行而不入關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
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
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誅

學者之晩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爲勝耳。

客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以欲弃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虞慶爲屋，謂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虞慶曰：不然。夫濡塗重而生椽橈，以橈椽任重塗，此宜卑。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爲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橈，塗濡則重，以橈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閒，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且張弓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爲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豔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卻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爲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爲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胾，然至日晩必歸饟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㊂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己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

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爲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爲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爲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爲民誅之

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爲稽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爲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爲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爲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游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邪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攐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鬬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裷麾之鳥驚而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釂則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書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

檏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
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
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
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
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
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
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
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
也
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
已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
我將爲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
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
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
絕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
之人弃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之半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
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
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
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
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
士以十數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

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
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陳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
惰於田戰士怠於行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
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
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㊄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一
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
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
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
進者公必曰少卻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
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
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
患紫貴傅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欲欲
民無衣紫者王以自解紫衣而朝群臣有紫衣進者
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
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荊晉之間今城郭不完
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
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
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
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鐘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
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
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
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
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

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陳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陳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宜乎・孔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長纓出以示先民、是先戮以涖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

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至其言以告而知也。惠嗣公使人僞關市。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爲明察。

韓非子卷第十一

韓非子卷第十二

外儲說左第三十三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罪當故不怨也跀危坐子皐皐雖刑之有不忍之心跀者懷恩報德以功受賞臣不德君功當故不以爲德翟璜操右契而乘軒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慚襄王不知不知功當厚賞也故昭卯五乘而履蹻卯西却秦東止齊大矣而王唯賚之五乘功大賞薄猶富人而履蹻也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卽臣將爲失少室周周以勇力事襄王貞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己者卽進之以自代

(二)恃勢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恃信則有時不信故東郭牙議管仲公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雖忠矣黨不忠危必矣公因命仲理外隰朋治內矣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晉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爲原令曰必不叛我軒曰人主不以術御臣而特其不叛其若之何也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駮行必得所利駮行不貞白而駮雜者衞主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駮也趙主以術御之盡其用而趙幾霸哀公問一足問孔子曰夔一足若何曰夔反戾惡心然所以免禍者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卽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左右無可使者是亦失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朝當莊燕當試今季孫一之故終身莊而遇害也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此雖神不行況不神乎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當罪而譽當賞而毀如此雖堯不治況非堯乎夫爲門而不使入門不入不如無門也委利而不使進與利不進不如止也亂之所以產也門不使入利不使進亂所由生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錢鉅費金以齊王用左右故也孱不用璧孱用王以魏主用毀故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奪之後治事之君乃迎而拜據此是知左右能爲國之害猶盜嬰兒之矜裘與跀危子榮衣盜者子不恥其父盜以父所盜衣矜人跀者兒不恥其父跀以不也跀所著衣榮人人所謟媚爲非猶是子綽左右畫左畫圓右畫方必不得俱能成喻用左右言亦不能得賢也去蟻驅蠅以骨去蟻以魚去蠅則蠅蟻愈至喻偏言訓左右愈謟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公聽左右索官無以與之故憂也與先王之患驪馬也王不察掌馬者竊芻豆但患馬驪也

(五)臣以卑儉爲行則爵不足以觀賞寵光無節則臣下侵偪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獻伯爲相妻不衣帛晏嬰亦然故非其太偪下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仲有三歸以其太奢敖有糲餅以其太儉而出入之容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而衞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虎言居齊已有三人反其得罪而三人爲君執逐虎言明己無私簡主應以私臣之事言其舉非之嘗樹枳棘者反得其刺也朋黨相和臣下得

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爲趙武之賢解狐之公此三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親外不避讎虎言已舉亦同之也而簡主以爲枳棘非所以教國也主云所舉害己與枳棘者同此反教人爲私也

㊅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文子之子好直言武子曰夫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也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車爲鄴令其姊犯法刖之趙侯以爲不慈免其官矣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仲不報封人之恩唯賢是用人怨謗也

㊀孔子相衛弟子子皐爲獄吏刖人足所刖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皐從出門刖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皐問刖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刖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憱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刖者行步危故曰刖危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既乘軒車又有輕騎方以爲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翟黃也徒獨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尙薄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荊攻魏卯東說而齊荊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以五乘使爲將軍也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勝而履蹻贏利也謂賈者贏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贏勝之人履草屩也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慤者也爲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爲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爲罪也有蔽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爲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㊁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

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克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强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

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之非一足也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材輕且侮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㊂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韈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王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廢其矜莊也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己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屩以履之屨所履席太美則更無美屨以履之也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衣又當美求美不已則居上彌有所費也妨義之本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為殷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戎昌人

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爲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賢爲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甯使民諂上諂下則朋黨諂上則尊敬

㊃誹者齊之居士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爲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不受豹所納之璽也

齊有狗盜之子與刖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危子曰吾父獨冬不失袴刖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何患焉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爲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爲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墾草仞邑仞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爲大田三軍既成陳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爲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荊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不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

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以絜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辭制當誅之故可與也又何賀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柴車也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燕也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

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也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向武之屬大夫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稱叔向故得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為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其讎以為且幸釋己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

解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日暮安暇語汝

㊅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矣

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韓非子卷第十二

韓非子卷第十三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㈠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矞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而驁鹿薛公知之故與二欒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焉㈡人主者利害之軺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年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戍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巵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㈢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嫗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㈠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邪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已與二弟爭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

景公與晏子游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蠃蚌不貴於海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不知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汝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飡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弒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矞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

却馬於門而狂矞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於其軫也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欒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爲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閒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爲文也立有閒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爲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爲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廄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欒子因相謂曰爲公者必利不爲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爲公因斯競勸而遂爲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烏斷其下頷焉斷其下頷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㊁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故曰然則爲天下何以爲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己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

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之王置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也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爲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諸侯矣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巵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乎千金之玉巵至貴而無當漏不可乘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巵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巵而無當有瓦巵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巵堂谿公曰白玉之巵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邪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巵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

㊂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邪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迓而齕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閒堀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阤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閒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禦明爲己者必利而不爲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閒主之情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

莊氏之酒其狗齕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佗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

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阤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霤者廷理斬其輈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斬其輈戮其御太子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茆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殳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舉殳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窕也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窕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閒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讎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媪也在中請歸與媪計之衛君自請薄媪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媪媪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媪也曰衛君之疑奚與媪媪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媪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媪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請決之於卜者蔡嫗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嫗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爲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詘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

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荊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徧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圍還與荊人戰城濮大敗荊人返爲踐土之盟遂成衡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夫痤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猶解左髀說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韓非子卷第十二

韓非子卷第十四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㈠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既善馭馬又能忍渴及至彘趨欲遂不能制子罕為出彘罕行罰一國畏之因篡君亦威分出彘之類也田恆為圃池擅行賞人歸之因弒簡公亦分圃池之比也故宋君簡公弒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王造誠能御車使共操轡則不進田成信善琴令共操彈則曲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㈡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正賞罰非仁下也爵祿生於功功立則爵生誅罰生於罪罪著則罰生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但當自求理以訾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須曲為愛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二甲而不發五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飢人昭王以為無功受賞因止之也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蓋因不須私忠於上也故教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自富利君身自利也而公儀辭魚以為違法受魚則失魚故不受

㈢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以令燕王專任子之故不專任終不成霸人主鑒於上也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位於益終令啓取之王遂崇子之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方吾知人皆知己不與同服者共車同族者共家恐其因同而擅己況君權可借臣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王圍中虎目而惡之左右或言平陽君之目甚於虎目遂殺言者如周行人之卻衛侯也衛君君名辟彊行人以辟彊天子同號故不令與改名然後納之

㈣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吏雖亂賢人不改操服之三仁夏之龍逢是也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皋以正孰敢不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民治矣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則萬本動引網綱則萬目張吏正則國治也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騖矣是以說在椎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

㈤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問輕重主不自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因以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飢宮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泣也前礙銜後礙錯既不後得前卻遂旁而佚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

右經
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必
隨之也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以轡筴專制之
故馬不違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
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彘亦令馬可畏故
曰威分王子於期爲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擅
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
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
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
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
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擫下而不能成曲亦
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
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
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
父爲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
成也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
期爲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伏溝中王
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
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
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
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彘以
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懼焉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恆
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
田成恆以仁厚爲圃池也以仁濟物猶圃池也一曰
造父爲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
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
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駻
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
成恆利之是田成恆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
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
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
於竇中馬退而却筴不能進前也馬駻而走轡不能
正也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
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
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
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
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爲出彘而田成
常爲圃池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
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
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㊁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公孫述出
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
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毀也罰之也夫非令
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
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
罰二甲而復與爲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
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
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爲
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
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爲之

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
王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爲之訾其里正
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也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
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
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爲之
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
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
此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
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吾適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
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謂草木著地而生也
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
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草者
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
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
曰令發五苑之蓏蔬棗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與
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田
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
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
力故自恃無恃人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
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
嗜魚故不受也夫卽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
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
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卽無受魚而不免於相
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
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㊂子之相燕貴而
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
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
屬鮑叔外事屬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
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
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爲
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
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
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
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曰昔者齊桓
公愛管仲置以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
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
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
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
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
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
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
名而與堯同行也於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大重
一曰潘壽闞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
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
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
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爲子之之人無一人在
朝廷者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
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
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
黨也人主之所以自淺姍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

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號之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輟而觀之盼然環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土者天子之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偪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虛也

㊃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拊擊動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得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術則國之轡策也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為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為戮而為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

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㊄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閒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鉤飾在前約鉤使奮也錯錣在後錣錣也以金飾之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錣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爲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卽有譽故不知其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爲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之文前則有錯飾後有利錣筴進則引之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筴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錣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爲泣也

韓非子卷第十四

韓非子卷第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難三第三十八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禮繁縟故曰繁禮唯忠信可以學禮故曰不厭戰陣之閒不厭詐僞非譎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僞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苟且也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利必以詐僞俗故言復有忠信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問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請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妄歎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畝正相讓故正也河濱之漁者爭坻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苦窳惡也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非大人之事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堯在上三人爲惡仲尼謂堯爲聖者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若堯以舜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

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期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期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子首而進之夫人惟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聞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虛不久(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

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閒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蔽塞也)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

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曰竈生鼃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罰也爲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不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袵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歎息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弒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爲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傳修而隱不爲臣用故宜刑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晉伐齊也靡笄山名）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徇又不辜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

斬之矣而郄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郄子且後
至也夫郄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
之謗徇既不辜益得一謗是子言分謗也昔者紂爲
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
此助爲虐更益謗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
得不得斬謂不辜也且望郄子之得之也望郄子正
韓子之過今郄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君上同
惡更何所望也故曰郄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
郄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
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
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郄子之所以分謗
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
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
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
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
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
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或曰
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
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
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
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
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
都丞都丞官之卑者也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
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即避卑即就
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
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
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
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
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緩翟璜也楚兩用
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
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己利故曰外
市也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
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
湣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
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爲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
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
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
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
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
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
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屨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
景公造七老反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卒
問而對非深思也亂國重典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
耳不在多少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
少苟不當雖少猶以爲多也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
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且不止即治

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尙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胡其善因發倉囷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囷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囷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常望遺冠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君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翦削彌縫隰朋善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干而干亡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里門也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咎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

有司三請皆曰告仲父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優倡優樂者名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于湯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弒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己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窕言苟且也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君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之姑免矣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窕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為窕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多也雖倍人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

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温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窕貨者無術之害也

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簡子以犀爲脅櫓而自臥之櫓楯類也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冑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無弊者但君不能用之耳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士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信必罰未必去櫓親立於矢石間簡子未可以速去脅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救者謂親愛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稀也今以爲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無益況於君百族而行孝哉是誣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失人之行人未知衆之道也

韓非子卷第十五

韓非子卷第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𢤱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龐𢤱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力也聞善聞姦俱當賞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卽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卽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當時君爲蒲翟之人無臣之分則何有焉今公卽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袪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之也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爲有桓文之德是臣讎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爲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非議言也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復爲貞不皆死然後爲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爲治非其難者也夫處世而不能用其有而悖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爲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弒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爲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大臣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侵害己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隅君此則可謂三難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

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謂以大夫之業世賜與爲寢也故曰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誠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爲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爲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智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僇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自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政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使智士之儉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爲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爲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汙穢爲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方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尅於上精廉尅己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伊如上雖侈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韓子以齊桓侈於桀紂猶未虧德形於翰墨著以爲教一何逆理之甚其不得死秦獄未必不由此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

而聽之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翼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必姦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典主也謂其事而責成之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物以治物謂若因龍以治鱗蟲因鳳以治羽鳥也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羿雖善射見雀未必一一得之故曰誣也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況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強與弱奚其擇焉失在不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爲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畏有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爲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曾史之所僂也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

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臣以亡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嶓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謂湯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內服趙咺走山田外僕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奔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閒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赦之謂嚴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予弟而魯桓弑兄五伯兼幷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君明則誅知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

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亹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之故曰懸怒懸怒則臣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飮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郄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句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公父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卽位之後宿罪而誅齊故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爲讎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

衛靈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淺矣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己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主己則賢矣

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葅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可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己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曰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己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己必不危矣

韓非子卷第十六

韓非子卷第十七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難勢第四十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螘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螘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何以異桀之勢也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己而不肖者不用己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為虎傅翼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桀紂為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四行者南面之威為之翼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風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為人笑則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以刑罰為鞭筴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夫聖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禁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

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棄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問辯第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公用爲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令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

智遂之道也今先王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為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子曰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眾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科身者貪鄙之為也臣不忍嚮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勃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万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不踰官雖知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

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万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者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逄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待之以其身雖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田齊恆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侵下以謀上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衰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爲其臣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爲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爲壑谷鬴洧之卑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鬴洧之卑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之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芋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干吳王孫頟晉陽成泄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爲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衆不難爲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

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爲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三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荆吳并於越知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類也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閒或在囹圄緤紲纆索之中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能爲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無數以度其臣者必以其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爲人臣者破家殘賥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爲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以相勸也曰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爲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爲諸侯之寵使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淫說其主微挾私而公議所爲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爲談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君明王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構黨與聚巷族偪上弒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弒其君者也姦臣聞此蹶然舉耳以爲是也故內構黨與外攄巷族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弒其君外以諸侯之權矯易其國隱敦適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弒其君取國者衆矣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主也若夫轉身法易位全衆傳國最其病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畢弋馳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慾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畢弋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筩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

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邵公奭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內不堙汙池臺榭外不畢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為人主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徇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譟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闚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詭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為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為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高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為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愨純信用心怯言則謂之窶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吏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少欲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閑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近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

以爲治也凡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之孤飢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蠱爲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傜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無宅容身死田畝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善剬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閑官之士尊顯上以此爲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危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世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賞賜之所以爲重也而戰鬭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雖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窞路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措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韓非子卷第十七

韓非子卷第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畏死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
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
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僞詐之
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
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
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
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
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
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
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
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而
世少之曰讇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僞
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
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
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
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
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
國之富强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愛棄髮
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痤者痛飲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藥則
身不活病不已矣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
有郄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
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
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
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
求人主之過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
故明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
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國富
則兵强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
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
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
致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
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
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
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
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
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
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
者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積愛
而令窮吏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筴亦可決矣且父
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
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
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
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

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推行也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强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心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智之美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爲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名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輕罪之爲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爲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財貨足用財貨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懦則肆於爲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明矣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爲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爲君天子而桀未必爲天子爲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

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任者而自飾以爲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八說第四十七

爲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謂之得民不棄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必信也爲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爲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爲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爲潔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惛處治事之官而爲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下必坐上決誠以參聽無門戶人莫能測也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爲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行之不可以爲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干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爲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死若木之枯也華角赴河雖不可以爲耕戰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盡其辯焉人主之所尊能士能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

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銛言國軍異器方楯也言搢笏之議干戚之舞與夫方楯鐵銛不相稱適也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强弩趨發干城

距衝衝不若堙穴伏櫜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推車者珧蜃以蜃為銚也卽推輪也上古摩蜃而耨也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推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乘謂其半也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為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為人多少衡不能為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利貨賂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不可先以愛養之也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於外無死虜之禍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為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盡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慮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人柄在大臣

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
鼷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
有土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己
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
曰驕人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
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者
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
遷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僞必
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第四十

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
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
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
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
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力不
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不可測也其用
人也鬼如鬼之陰密天則不非既高不測誰能非之
鬼則不困既陰密誰能困之勢行教嚴逆而不違雖
逆天下不敢違此勢之用也毀譽一行而不議毀譽
一行而天下不敢議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
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
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
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私家不害
公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

因情一曰收智

二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用
君之一人之智力不知任衆而用國也故智力敵而
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在過下君盡己之能中
君盡人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
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
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取一則毋道墮
壑之累故使之諷諷定而怒是以言陳之日必有筴
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成敗成敗有
徵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君
人者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
懸乎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
神則下盡下盡則臣上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主道一曰結智

三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爲同者劫與共事者殺故
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亂之所
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主母君幼稱
制后姬之姓則強庶逼兄弟則公子擅國大臣代主
執物者顯賢則虛名擁君任吏責臣主母不放廢亂
輒責於臣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
不令庶子貳嫡也權籍不失兄弟不侵權柄國籍不
失於下下不一門大臣不擁不令一門專制則不
得權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外內也外曰
畏外臣行威物皆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
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結誅親驅重
帑則外不籍矣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
不籍內不因則姦充塞矣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

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責帑。固也。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姦邪窮於固。忍不制則下上。小不除則大誅。而名實當則徑之。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姦也。翳曰詭。詭曰易。易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僇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儌幸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踦曰卷禍。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脫易不自神曰彈威。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其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之道。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

起亂　一曰亂起。

㈣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參必折。揆伍必怒。不折則瀆上。不怒則相和。折之徵足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而賞異也。誅毋謁而罪同。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官以懼遠使。舉往以悉其前。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握明以問所闇。詭使以絕黷泄。倒言以嘗所疑。論反以得陰姦。設諫以綱獨為。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未見。作鬬以散朋黨。深一以警衆心。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知辟罪以止威。陰使時循以省衰。漸更以離通比。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令約其辟吏。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立道

㈤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鄰。謁過賞。失過誅。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為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參言

㈥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言之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吶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籍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辯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說大而誇則窮端。故姦得而怒。無故而不當為誣。誣而罪臣。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博論以內一。人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

公私之徵衆諫以效智故使君自取一以避罪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語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行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

聽法

㈦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闇也上闇無度則官擅爲官擅爲故奉重無前則徵多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能任事則取之賢於官能守官則贊揚之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任事也毋重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爲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類柄

㈧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狠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賕紋之政務爲貨賂是以法令隳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賕紋以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爲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民能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韓非子卷第十八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五蠹第四十九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在扶世急也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谷水難得故節以水相遺也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澤者苦水故買人功使決竇也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幼弟可惜猶不饟之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大王處豐鎬之閒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爲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顧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勢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也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金銷爛雖多盜跖棄而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有廉隅之人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謂之賢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弱之禍則私行立而功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

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爲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於游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貧民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伐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强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强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强以攻

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舉則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爲强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强則以外權士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矰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强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强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强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爲從期年而舉衡離魏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衡亡於衡也使周衡緩其從衡之計而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强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政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爲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劒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

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眞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鬭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

今夫與人相若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鬭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鬭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

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爲非一國可使齊爲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善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釋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病不治則加痛也不揊痤則寖益謂癰也癰威而潰之披癰也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爲酷修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爲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并力疾鬬所以禽虜也而

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

韓非子卷第十九

山西省图书馆

韓非子卷第二十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忠孝第五十一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於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湯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爲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造慼貌也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然則有道者進不爲臣主退不爲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爲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爲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爲害耳豈得利焉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亂世絶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爲家亂世絶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偏死而願夭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爲烈士者雖衆獨行取異於人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數出於無用者天下謂之察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爲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强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

也爲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誹謗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謂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此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爲忠臣古者黔首悗密蠢愚悗忘情貌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儇詗智慧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爲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爲刑禁也然爲太上士不設賞爲太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止五霸不待從橫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以主之明塞矣昔關龍逄說桀而

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此三子者為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於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飭令第五十三

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王能參驗五里然後斷定其罪如此者王也以九里斷者強既王且強宿治者削宿置也若委置其法則必削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周術行都之過則都無姦市物多者眾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雖受不多然當無則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此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案兵不攻必當朝廷之事小者不毀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是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其能勝其害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莫負乘宮之責於君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輕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者也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與世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眾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治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能越力於地者

富能起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聞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第五十五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祿則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賞好惡以御民力事實不宜失矣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為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為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以異為分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為務是何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奈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則使相闚奈何曰蓋里相坐而已同里有罪罪必相坐禁尚有連於己者理不得相闚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闚者多也如此則慎己而闚彼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任保也同里相保之人則坐之人則任坐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適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畸功之循約者難知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是以刑賞惑乎貳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姦根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為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僇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實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韓非子卷第二十

韓非子識誤序

予之爲韓子識誤也歲在乙丑客於揚州太守陽城張古餘先生許宋槧本太守所借也與予向所得述古堂影鈔正同第十四卷失第二葉以影鈔者補之前人多稱道藏本其實差有長於趙用賢刻本者耳固遠不如宋槧也宋槧首題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亦頗有誤通而論之宋槧之誤由乎未嘗校改故誤之迹往往可尋也而趙刻之誤則由乎凡遇其不解者必校改之於是而并宋槧之所不誤者方且因此以至於誤其宋槧之所誤又僅苟且遷就仍歸於誤而徒使可尋之迹泯焉豈不惜哉予讎勘數過推求彌年既竊得失乃條列而識之不可解者未敢妄說庚午在里中友人王子湑爲之寫錄閒有所論厥後攜諸行篋隨加增定甲戌以來再客揚州値全椒吳山尊學士知宋槧之善重刊以行復舉識誤附於末竊惟智茶學短曾何足云庶後有能讀此書者將尋其迹輒以不敏爲之先道也嘉慶廿一年歲在丙子秋八月元和顧廣圻序

韓非子識誤卷上

韓非子序道藏本無非字今本刪去不載今本趙用賢本以後書同按此即史記列傳耳韓子首必本有劉向序錄而今佚之也漢志韓子五十五篇在法家

卷第一　初見秦第一　張儀說秦王高誘注秦惠王也吳師道曰張儀說當作韓非非以韓王安五年使秦始皇十二年也今按吳依此是也以與秦強爲難秦強當作強秦策無強字世有三亡吳師道引此三作二策作三末多以逆攻順者亡一句或此脫其頓首戴羽頓字有誤吳師道引此同未詳所當作削迹無遺根當從策作削株掘根取洞庭五湖江南湖策作都吳師道曰當從韓今按吳所說非也燕策二云四日而至五渚蘇秦列傳同集解引戰國策取洞庭五渚渚都同字也湖是渚之譌東服於陳服策作伏東以弱齊燕弱策作強高誘注言以強於燕齊也下文同立社稷主稷字策無下文同置宗廟令策讀此以廟字句絕令字屬下下文策亦無令字皆不同天下又比周周當作意下文云天下皆比意甚固策兩意字皆作志也趙危而荊狐疑狐當從策作孤衍疑字策無而不憂民萌萌策作氓本書例用萌字筦山東河閒策無山東二字乾道本河閒作可閒藏本亦作可皆譌踰華當從策作踰羊腸高誘注羊腸塞名也絳上黨當從策作降代上黨代四十六縣四策作三上黨七十縣七十策作十七王渭曰卽趙策今有城市之邑七十今按史記趙世家彼亦作十七拔荊東以弱齊強燕策作挾荊以東弱齊燕無

強字天下編隨而服矣藏本同今本編作徧誤策作徧吳師道引此作編秦甲兵弩戰竦而天下固已量秦力藏本同今本兵作負誤而下有御字策有高誘注御選也吳師道引此無弩策作怒吳引作弩不合軍乃引而復并於孚下藏本同今本復作退孚作李策作退并於李下高誘注李下邑名吳師道引此作孚與戰不能尅之也七字爲一句又不能反運句絕反當作及運讀爲餫罷而去二字爲一句罷讀爲疲策作又交罷御案無不能運而四字不同也幾不能矣策作豈其難矣王渭曰能當作難舊注未譌決水而灌之三月月策作年吳師道曰趙策亦云三年引此作月襄主鑽龜筮占兆筮當從策作數筴二字按本書飾邪篇鑿龜數筴兆曰大吉凡二見可證此爲脫誤於是乃潛於行而出知伯之約藏本同今本無於字知上有反字策同此與天下可兼有也藏本同今本重天下策作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乾道本可作何爲以爲王誅不忠者也當從策作以主爲誅不忠者主謂爲主首也爲誅造誅也此文例言大王不言王王字必誤吳師道引此無也字是重爲字非　存韓第二　功歸於強秦王渭曰秦當作趙見下文聚士卒養從藏本今本從下有徒字趙據齊以爲原原當作厚舊注誤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王渭曰當衍而共二字非所以亡趙之心也趙當作韓亡韓貴人之計也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質如字射的也舊注誤陛下雖以金石相弊王渭曰文選廿九卷注引此以作與以卽與也按七發注亦引者

注誤今賤臣之遇愚計藏本無遇字是也今本作進
誤則韓可以移書定也藏本同今本轉作韓誤此言
定荆魏韓秦强弱韓當作轉攻伐而使從者聞焉聞
當作閒閒反閒也書言韓子之未可舉藏本同今本
無子字虛處返則核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十一字
爲一句以極返走此字衍則發矣虛處平居也與極
對文極困也核說文苦也廣韻云患苦胡槪切舊注
皆誤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王渭曰趙當作秦因令
象武王渭曰象當作蒙蒙武見始皇本紀蒙恬列傳
以嚮秦軍於闕下矣藏本闕作關是也而失攻荆藏
本同今本失作先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藏
本重欲伐秦二字非也臣斯不見藏本今本不下有
得字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敗軍當作軍敗軍
句絶敗下屬城盡則聚散則無軍矣藏本今本重聚
散城固守藏本今本城上有使字左右計之者不用
用當作周周密也願得身因急與陛下有計也藏本
今本因上有見字　難言第三　則見以爲掘而不
倫藏本今本掘作拙　激急親近藏本同今本急作意
誤家計小誤藏本同今本家作纖誤辭不悖逆逆當
作遌詩巧言如流箋云故不悖逆釋文云遌五故反
本亦作逆按本書說難云大意無所拂悟拂悖同字
遌悟同字作逆者形近之誤也又鄭檀弓注嚎弗寤
之聲弗寤卽拂悟正義讀弗如字者非今本因之改
弗作不尤誤列女傳不拂不寤亦用寤字以質信言
藏本信作性是也故文王說紂囚之藏本今本紂下
有而紂二字翼侯炙戰國策史記皆作鄂侯伯里子

道乞伯讀爲百吳起收泣於岸門呂氏春秋仲冬紀
云抿泣恃君覽云雪泣分胣見莊子胠篋尹子穽於
棘未詳田明辜射未詳故君子不少也藏本同今本
不少作難言誤按此句下有脫文　愛臣第四　以
徙其民王渭曰民當作威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此
四美者藏本同今本也下衍十四字　主道第五
去舊去智句失韻有誤漻乎漻讀爲寥正字作廖說
文云空虛也故君子不窮於名藏本無子字是也不
智而爲上智者正藏本無上字是也官有一人本書
揚搉有作疊則萬物皆盡函句絶掩其迹匿其端本
書二柄云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可證舊注讀
函屬下誤絶其能望藏本同今本無望字誤此當衍
能字處其主之側句絶側與下文惑賊韻爲姦臣聞
其主之忒臣聞當作以聞以正字作㠯形相近聞去
聲收其餘餘當作與下文輔虎其韻也同合刑名刑
讀爲形揚搉同則主失明藏本今本明作名是以不
言智應藏本今本言下有而字事以責其功藏本今
本事以作以事按當作以其事臣不陳言而不當此
句下有脫文曖乎曖讀爲愛則雖近愛必誅此句下
有脫文　卷第二　有度第六　莊王之氓社稷也
氓當作民下二句同舊注未諳燕襄王襄當作昭下
同史記年表世家燕無襄王下文云殘齊在昭王二
十八年或一誤襄也襲涿方城句有誤魏安釐王攻
趙救燕當云攻燕救趙年表五年擊燕二十年救邯
鄲二十一年救趙又世家二十年云趙得全也攻盡
陶魏之地魏當作衛見本書飾邪安釐死而魏以亡

藏本盡下有王字是也故有荆莊齊桓公藏本無公
字是也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失當作夫按舊注
未議下文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失亦當作夫加以
羣臣之上加以當作以加案舊注未議則良伏矣藏
本今本良下有臣字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王渭曰
句絕數至能人之門能當作態態人卽荀子之態臣
見臣道篇非所尊君也藏本同今本所下有以字小
臣奉祿養交奉當作持見本書二守晏子春秋問下
云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荀子臣道篇云以之持祿養
交而已耳國賊也又見韓詩外傳能者不可弊弊讀
爲蔽無百里之感感讀爲戚而以作非上藏本今本
無作字先王之法曰此下五句文與洪範有異或別
有所出非引彼也無或作惡藏本同今本無作毋險
躁不得關其佞藏本同今本險作陰誤法所以淩過
遊外私也淩字未詳過當作過衍遊字舊注誤　二
柄第七　則虎反服狗矣服下當有於字故劫殺擁
蔽之主擁當作壅言異事也藏本同今本言下有不
字誤異當作與爲人臣者陳而言藏本同今本陳下
有事字誤按而當作其見本書主道專以其事責其
功當衍專字齊桓公妬外而好內藏本無外字是也
本書十過難一無桓公好味當衍桓公二字此與上
相承也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藏本今本子首作首
子按作首子爲是漢書元后傳有首子可證也十過
及難一同故君子見惡藏本今本無子字桓公蟲流
出尸而不葬藏本尸作戶是也十過戶故曰去好惡
藏本今本惡上有去字　揚權第八權當從劉淵林

蜀都賦注引此作推廣雅曰揚推都凡也舊注誤
甘口而疾形藏本疾作病是也李善七發注引此作
病說情而捐精捐當從七發注引作損故去泰甚去
泰藏本今本無上泰字權不欲見素無爲也句有誤
未詳用一道藏本今本一下有之字因而任之使自
事之句失韻有誤復脩其形脩當作循舊注未議督
參鞠之句有誤未詳與時生死生死當作死生生與
下文情韻舊注未議德不同陰陽藏本今本同下有
於字君子藏本今本無子字不同羣臣藏本同今
本羣於作於羣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同調韻與詩
車攻五章合洛若甚醉洛字未詳下同舊注皆訓爲
聞不見所出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
動泄不失矣動之洛之無爲而改之喜之則多事惡
之則生怨以上皆失韻未詳何句有誤上固閉內扃
上字下當有脫文參咫尺已具當衍尺字舊注以尺
寸釋咫因誤入正文也周合刑名周當依本書主道
作同法刑狗信信讀爲申申與下文人眞韻言申法
刑於狗也上文二云虎將爲狗又二云狗益無已與此相
承必伐其聚聚讀爲藂下句同藂與下文衆韻備將
代之備當作彼舊注誤主將壅圍圍當作困困與下
文拒處韻木數披藏本同今本木下衍枝字按二字
句上文數披其木凡四見黨與乃離披離韻掘其根
三字句與上文同本此字衍木乃不神根神韻塡其
洶淵毋使水淸句失韻有誤不卽有脫文也　八姦
第九　內事比以金玉玩好藏本同今本比作之事
畢公子側室藏本今本無畢字曰君臣者國小藏本

今本臣作人而制斂於內斂字未詳不使擅退羣臣
虞其意王渭曰擅退二字當衍七字爲一句舊注誤
其勇力之士也藏本今本其下有於字所謂士君者
當連前誤提行自此至卷末同故不聽句絕羣臣知
不聽藏本今本重羣臣誤凡此言不聽皆是不聽大
國與上文云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相對舊注全誤
諸侯之不聽王渭曰之當作知則不受之臣輕其君
矣藏本同今本之臣作臣之聽左右之謁乾道本亦
提行誤　卷第三　十過第十　豎穀陽左傳同他
書又作陽穀酒也子反受而飲之藏本也下有穀陽
曰非酒也今本穀上又有豎字案本書飾邪有此句
而無酒字是亡楚國之社稷亡當作忘飾邪同而不
言吾衆也藏本無言字今本作恤按飾邪恤衛惠伐
說之還藏本同今本之作而誤反處三年與兵伐虞
反當在與字上讀下屬公羊傳云還四年反取虞何
休注還復往故言反此出於彼也四年者并伐虢之
年數之穀梁傳云五年不合本書皆老云還反滅虞
亦可證楚靈王爲申之命命當作會中射士諫曰本
書說林上下皆有中射之士射他書又作謝呂氏春
秋去宥云中謝細人也史記張儀列傳索隱云蓋侍
御之官此與左傳昭四年言椒舉不同昔者桀爲有
戎之會戎當從左傳史記楚世家作仍有左傳無史
記有而有緡叛之而左傳無史記有下句同紂爲黎
丘之蒐而戎狄叛之蒐下當依左傳史記補而東夷
叛之幽王爲太室之盟二句此上下兩事各脫其半
也丘史記作山左傳無居未期年句有誤左傳曰不

過十年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史記樂書夷作惠
正義曰一本脫祁之堂靈公起公曰起下有脫字平
公聞師涓曰藏本同今本涓作曠集於郎門之垝垝
他書又作危反而問曰藏本反下有坐字是也樂書
有風伯進掃進當作迅今主君德薄主當作吾平公
之身遂癃病癃當作癃正字作癃說文癃病也好利
而驚愎藏本同今本驚作鶩誤戰國策作驚吳師道
引此亦作驚宣子欲勿與宣上當從策更有魏字陽
規而陰疏規當從策作親夫董閼于本書七術同韓
行閼作安閼安同字策閼安兩有者衍安字耳當依
此訂乃召延陵生生策誤作王當依此訂令將軍車
騎當從策衍軍字藏於臣臣當作民遺有奇人者遺
下有脫文藏本剔遺字非也皆以荻蒿楛楚牆之句
絕蒿讀爲稾荻稾策作狄楛策作苦皆同字有楛當衍
此二字策無今俗本策反依此增入誤甚高至于丈
策作其高至丈餘其堅則雖菌簵之勁藏本簵作簬
是也今本簵誤以策作簵而改耳菌簵策作箘同字因
軍而國之藏本今本因下有爵字策有君失此訂者
失當從策作釋曩中而少親曩策作擴按當讀爲恇
史記王翦列傳夫秦王怚而不信人徐廣曰怚一作
粗即此字人莫之知也藏本之知作知之策同二君
以約遣張孟談以讀爲已今戰國策脫去二君已約
遣五字遂殺肅張孟談於下句當依此訂過智過姚
宏校戰國策曰一云知果而辭其利辭當從策作辭
何常以說苑反質作當何以也下文常以俗得之常
亦作當堯禪天下說苑禪作禪下文亦云舜禪天下

斬山本而財之說苑財作裁同字削鋸脩之迹流漆
墨其上說苑作消銅鐵脩其刃猶漆墨之案此文削
鋸是也淮南子本經訓云無所錯其剞劂削鋸高誘
注剞兩刃句刀也劂鑿頭之鋸其下未詳說苑卽出
於此而傳寫互有譌誤仍各依本書墨染其外說苑無
墨字染作漆縵帛爲茵說苑縵作繒蔣席頗緣藏本
同今本頗作領誤頗緣謂其緣幕裂之說苑無此一
句有褥字連茵字讀當有誤仍各依本書三十二說
苑作三十有二下文亦作五十有二四壁堊墀四當
作白白壁與堊墀對文也說苑作四壁四帷亦未詳
公乃召內史廖他書皆同韓詩外傳作內史王繆繆
廖同字王蓋姓也僻陋而道遠道當依說苑作遼而
後爲由余請期後當依說苑作厚乾道本藏本期作
其誤說苑作期以疏其諫諫說苑作閒史記秦本紀
亦作閒皆當讀閒爲諫乃使史廖史上當有內字以
女樂二八說苑作三九韓詩外傳作二一列史記與此
同奈臣有圖國者何藏本臣作人是也然則公子開
方何如藏本則下有衛字是也乾道本如下有曰字
衍秦之攻宜陽戰國策作秦韓戰於濁澤史記韓世
家同在宣惠王十六年公仲朋朋策誤作明當依此
訂他書又作馮秦得韓之都一藏本同今本一作而
屬下誤當句絕策作今又得韓之名都一史記同上
文皆作以一名都夫以實告我者策同姚校云告一
作困今案告當作苦形近之誤史記作伐宜陽果拔
策作秦果大怒與師與韓氏戰於岸門在十九年其
拔宜陽在襄王之五年後此凡七年也不同與叔瞻

侍於前叔瞻與左傳及本書皆若皆不合嗣子不善
藏本今本嗣上有其字　卷第四　孤憤第十一
此所爲重人也王渭曰爲當作謂舊注未喻故人主
愈弊弊讀爲蔽下文比周以弊主又是以弊主上皆
同同乎好惡藏本同今本無乎字其處世卑賤藏本
今本世作勢與同好爭王渭曰好下當有惡字而又
不得見又當作猶舊注未喻不僇於吏誅藏本同今
本僇作修其不可借以美名者藏本同今本無不字
誤乾道本名作明譌夫越雖國富兵彊藏本今本雖下
有國字智不類越類當作類下句同類利也涉下不
察其類者也句而誤而不智不類其國藏本同今本
智作知誤此及上句二智字皆讀爲知本書屢見其
脩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
爲治脩下當脫智之二字精潔當作精辨下文云則
脩智之士不事左右卽謂貨賂不事請謁卽謂枉法
文相承也下文又云則精辨之功息并言精辨與并
言脩潔同例舊注智士不重說似與文也誤治亂之
功亂當作辨舊注誤則人主之明塞矣藏本同今本
則作而與相異者也與當在相字下　說難第十二
史記列傳有索隱曰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
不同今案各依本書者不悉著　非吾知之有以說
之之難也當依史記不重之字案此文首二句二吾
字皆吾說者也與下文所說相對言在吾者之非難
所以起下文在所說者之難也在吾者必先知之有
以說然後辯之能明吾意又然後敢橫佚而能盡三
者相承舊注全誤史記正義所解亦未諦今正之此

句之義與下文云則非知之難也同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失當依索隱引此作佚史記作失按失佚同字故史記以失為佚劉伯莊說及正義讀失如字又於橫失斷句者非當十二字為一句下文云然後極騁智辯焉即此句之義也舊注亦誤說行而有功則德忘德當依索隱引此作見史記作德亡索隱曰然見忘勝於德亡也如此身危此下當有者字論其所增藏本同今本增作憎史記憎米鹽博辯史記作氾濫博文則以為多而交之史記作而久之正義云時乃承久人主疲倦今案交久二文皆誤當作史本書難言云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有欲矜以智能藏本同今本欲作所誤欲內相存之言內讀為納舊注誤自勇之斷之當依史記作其大意意史記作忠忠字非無所拂悟藏本今本悟作忤史記正義曰拂悟當為咈忤古字假借耳辭言無所繫縻藏本繫縻作擊摩是也索隱引此正作擊摩史記作擊排索隱曰亦別無有所擊射排擯此道所得親近不疑句有誤史記作此所以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盡下當依索隱引此有之字史記作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加如此其汙也藏本無加字以進加史記作而涉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仕當依索隱引此作士史記作仕恥作設而周澤未渥未史記作既則明割利害割史記作計人閑往夜告彌子閑史記作聞柔可狎而騎也柔可史記作可擾柔擾同字

和氏第十三

奉而獻之厲王厲王未詳案此無可考當闕之耳新序云荊厲王武王共王亦不同未為主之害也害字起藏本脫恃帝王之璞未獻耳今本恃作特按新序云直白玉之璞未獻耳此食國稱兵之道也食當作貪絕滅百吏之祿秩絕滅當作纔滅纔裁同字此世所亂無霸王也今本所下有以字

姦劫弒臣第十四

人主所有術數以御之也所當作非二者不可以得安王渭曰句絕亦知方正之不道藏脫止不字按此乃乾道本之第七八兩葉也藏本出於乾道本可知矣能無廢法行私能上當有我安二字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弊藏本今本弊作蔽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愛當作為恃人之以愛我者危矣藏本以下有為字案當補為字於我字上此承上句也耳必不固其勢藏本今本固作因民疾怨而衆過日聞當衍衆字而私姦者衆也私下當有告字智慮不足以避穽井之陷句有誤又妄有術之士藏本今本妄下有非字而實於去千萬也藏本今本於作相聖人為法國者必逆於世圖者當作者固者句絕固下屬藏本聖上有故字非也幾不亦難哉幾當在難字下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按與楚世家春申君列傳皆不合猶可以而害也句有誤然則有術數者之為人也藏本今本人下有臣字夫施貧困者王渭曰施下當有與字夫有施與貧困當衍有字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不外當作外不夫嚴者藏本今本嚴下有刑字託於犀車良馬之上犀字未詳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為卿相之處句有誤故有忠者句有誤上不能說主使人之明法術度數之理藏本今本人字在主字

上豫讓乃自黔劓藏本黔作黯今按當作黥諺曰厲
憐王乾道本藏本提行今本連前誤戰國策以此至
末可也皆作孫子爲書謝春申君韓詩外傳同人無
法術以御其臣人下當依策補主字外傳亦有廢正
的而立不義藏本的作適是也策外傳皆作適卓齒
之用齊也藏本今本卓作淖策外傳皆作淖今按卓
淖同字乾道本未嘗誤改者非也古今人表淖齒顏
師古曰字或作卓未至於絞頸殷也藏本今本殷上
有射字策外傳有下比於近世藏本同今本近世作
勢臣誤未至饑死擢筋也藏本同今本至下有於字
饑作餓策作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外傳無而字餘同
必甚厲矣藏本甚下有於字是也策外傳有　卷第
五　亡徵第十五　小民右仗者句有誤事車服器
玩好句絕器下當有脫字聽以爵以待參驗藏本同
今本下以字作不緩心無而成藏本今本無而作而
無喜淫而不周於法淫淫辭也見本書存韓又呂氏
春秋審應覽有淫辭義同皆可證也別本於此淫下
妄加刑字乃誤之甚者凡別本異同大率類此故略
不復載民信其相句有誤則羣臣易慮者藏本今本
重羣臣易慮知有謂可四字爲一句出君在外而國
置藏本今本國下有更字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民當
作人逆當作近案此言近刑人也時以行雜公藏本
同今本行作私誤案簡行而貴公者韓子之家法也
變褊而心急藏本同今本變作偏誤案當作攣形相
近輕疾而易動發六字爲一句心悁忿而不訾前後
者心當作必簡本欲教藏本今本無欲字藏怨而弗

發藏本今本怨作怒馬府之世藏本同今本世下有
譎字案世下脫字未詳其所當作　三守第十六
使羣臣輻湊之變藏本同今本之變作用事然則羣
臣直莫敢忠主憂國藏本今本無直字案直當作且
則主言惡者主謂爲主首也與初見秦主謀義同三
劫止塞則王矣藏本同今本止塞作者止　備內第
十七　則身死見疏賤藏本今本無死字按以下句
例之此字當作疑下文又云而擅萬乘不疑相承也
故桃左春秋曰藏本桃作挑按皆未詳故日月暈圍
於外戰國策趙四有此下四句暈圍作暉誤當依此
亓偶參五之驗藏本叅作參今本作二十無幸賞句
絕無踰行藏本同今本重賞字誤案本書南面云雖
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卽此無踰行之意則姦邪
無所容其私藏本今本私下有矣字今按此與備役
多不相接私字下當有脫文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此
藏本今本明下有於字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
以下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十一字乃舊注誤
入正文乾道本以末也字作旁注是其迹之未盡泯
者　南面第十八　在已任在臣矣當衍任下在字
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當衍而字以十二
字爲一句　無道得小人之信矣藏本今本人作臣
人主有誘於事者當以此句提行人臣易言事者句
絕少索資迎以事誣主藏本同今本少作必誤如是
者謂之誘誘下當有於事二字事有功者必賞當作
事雖有功不賞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責藏本同今本
責作資誤而以明其欲有爲之者藏本同今本之下

有意字誤不知治者當以此句提行故雖拂於民心
逆立其治藏本今本心作必案拂於民心與上文適
民心相對唯乾道本爲未誤是以愚戇窳墯之民藏
本同今本戇作戅墯作惰案戇或省字也乾道本愚
作遇譌苦小費而忘大利也逆故奮虎受阿謗句而
輾小變而失長便逆案輾字有誤未詳所當作故鄒
賈非載旅句狎習於亂而容於治逆故鄭人不能歸
句絕按此皆未詳自上文說在商君云云以下句例
全與本書內儲說七術六微外儲說左右四篇之經
相同必韓子此下尚有其說亦如四篇之說者而今
佚之耳

飾邪第十九

劇辛之事史記趙世家悼
襄王二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卽其事詳見燕
世家鄒衍之事未詳趙代先得意於燕王渭曰當衍
代字後意於齊藏本今本後下有得字按世家四年
移攻齊取饒安卽其事也國亂節高藏本同今本節
作飾誤本書十過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卽
此節高之義始攻大梁句有誤兵至釐而六城拔矣
至陽城秦拔鄴矣世家九年攻燕取貍陽城兵未罷
秦攻鄴拔之又年表云秦拔我閼與鄴取九城卽其
事也龐援揄兵而南則鄣盡矣援讀爲煖史記燕趙
世家漢書人表藝文志皆作煖援煖同字耳南者兵
自燕返也救燕有有名藏本今本不重有字王渭曰
上有讀爲又利削利當作地亂弱者亡四字爲一句
下治强者王句同與吾戰而不勝藏本同今本吾作
吳按吳吾二字他書亦有相亂者身臣入宦於吳臣
字當衍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二荆字
皆當作邢攻魏荆而韓滅鄭藏本今本攻魏作魏攻
王渭曰戰國策二作魏攻蔡而鄭亡蔡荆異同未詳
孰是今案魏策四又云伐榆關而韓氏亡鄭皆卽其
事蔡入楚者也榆關詳見吳師道補正主慢而聽秦
當補不字於聽秦上此與上諸不聽相承爲文也魏
恃齊荆爲用而小國愈亡魏上當有脫文此複說上
文邢鄭曹許之恃吳魏恃齊荆爲用也故曰而小國
愈亡荆爲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
以存鄭按以上皆有脫誤此荆攻魏削魏當爲不足
以存許言之齊攻任扈當爲不足以存曹言之其不
足以存鄭當言魏攻也則國雖小逆富句絕下文民
雖寡逆強句絕國雖大逆兵句絕其句例同弱者二
字逆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九字爲一句與上文民
雖寡强相對自則國雖小至此今皆失其讀也以主
是過予藏本今本以主作主以其友十過無寡人無
與復戰矣十過無與字則必將赦罪以相愛藏本今
本重赦罪當魏之方明立辟逆從憲令行之時當衍
行字按下文當趙之方明國律逆從大軍之時句當
燕之方明奉法逆審官斷之時句其句例同又下文
云故曰明法者强承此三句之三明字也及法慢三
字爲一句妄予二字爲一句用者弱三字爲一句則
臣飾於智能藏本臣下有下字是也則古者先貴如
令矣藏本同今本先作必按此字有誤未詳明主使
民飾於道之故王渭曰於下當有法知二字案法句
絕知下屬佚而則功今本佚上更有故字則作有藏
本有故字是也亂主使民飾將智藏本同今本將作

於必設詐託物以來親藏本同今本來作求則疾强
諫有辭疾下當有脫字若是禁藏本今本是下有者
字按有者字是也四字爲一句屬上君之立法句絕
以爲是也四字爲一句今人臣多立其私智逗此與
上君之立法句相對以法爲非者句絕與上以爲是
也句對是邪以智過法立智以上當有誤字如是者
禁句絕主之道也四字爲一句禁此字衍也主之道
三字逗屬下自若是者禁至此今皆失其讀也富國
而利臣富當作害爲法爲之藏本今本之下有也字
卷第六　解老第二十　無功則生於德藏本同
今本於作有誤不得藏今本本得作德則在有德當
衍在字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所無當作無所故曰
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德經不作以非唐傳奕校
定本作不與此合皆無也字下二句同下懷上此下
當有宜字衆敬貴宜藏本今本衆作賤今本無宜字
誤藏本有下而疏者外宜同其疾趨卑拜而明之藏
本同今本其作故故曰禮以情貌也當衍曰字按此
及喻老凡故曰之下例必引老子文其不然者卽有
誤也今皆正之君子以爲禮以爲其身藏本同今本
上以字作之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藏
本同今本無上之字誤按此以十四字爲一句故曰
攘臂而仍之經典釋文仍作扔傳本及今德經皆作
仍道有積而德有功德當作積故曰失道而後失德
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下失字下二句同其禮而不明
藏本同今本禮下有樸字按句有誤未詳故曰禮薄
也句有誤人應則輕歡歡當作勸上文云時勸特賞

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也字
下道之華也同而亂之首乎今德經無乎字傳本作
也牛鳴於門外藏本今本牛上有有字是以曰愚之
首也句有誤當衍以曰二字而愚之首也今德經無
也字傳本有與此合首皆作始所謂處其厚不處其
薄者今德經下處字作居非傳本與此合下不處其
華同去貌徑絕去下當有禮字而取緣理好情實也
當衍好字全壽富之謂福藏本富下有貴字是也富
貴至衣食美藏本至下有則字是也則邪僻而動棄
理藏本同今本則下有行字按依下文當補而天下
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藏本今本無天字卜祝未詳
故曰人之迷也今德經人作民無也字傳本人之迷
也與此合其日故以久矣今德經無矣字傳本有與
此合故皆作固皆無以字公心不偏黨也藏本同今
本公作立按當衍此字雖義端不黨藏本同今本義
作異誤按端正也而肯聽習問知王渭曰習當作能
見下文今按下文二能字或本皆作習而後人改之
耳知如字而聖人强以其禍敗適之王渭曰適讀爲
讁而與天下之爲讎藏本同今本無之字按之下當
有人字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句有誤廉而不穢藏
本穢作劌今德經作害傳本作劌經典釋文云劌河
上作害淮南子道應訓引亦作劌今按藏本乃以他
本老子改耳韓子自作穢上文云不以侮罷羞貪卽
不穢之義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傳本及今德經如
皆作若經典釋文作如同此故曰夫謂嗇傳本及今
德經謂皆作惟是以蚤服今德經以作謂經典釋文

服作復傳本是以早服與此合故曰蚤服是謂重積
德今德經及傳本是謂皆作謂之莫見其端藏本今
本端下有末字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能上當有
體道二字則可以有國今德經及傳本皆無則字書
之所謂柢也今德經柢作蔕傳本作柢與此合經典
釋文云柢亦作蔕今按蔕字非此之用木之所持生
也藏本同今本所下有以字按依下文當補故曰深
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傳本及今德經皆無
兩其字也字皆有是謂二字凡法令更藏本連上自
工人數變業至若烹小鮮止通為一條是也故曰治
大國者傳本及今德經皆無者字則血氣治而舉動
理則少禍害藏本今本重舉動理今按當重血氣治
而舉動理七字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痔當作疛說
文云小腹病也小徐本云讀若紂詩小弁釋文云擣
韓詩作疛集韻四十九宥疛㾕云或從壽故曰以道
莅天下傳本此下有者字與各本全異故曰非其鬼
不神也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也字下句同其神不傷
也藏本傷下有人字是也傳本及今德經皆有鬼祟
也疾人王渭曰也字衍鬼祟疾人四字作一句讀與
下文民犯法令同又按人逐除之上邪戮民句例皆
同故曰聖人亦不傷民傳本及今德經民皆作人按
韓子自作民則德交歸焉傳本及今德經則皆作故
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外字當衍又字為一句而民
不以馬遠淫通物藏本同今本淫通作通淫誤所積
力唯田疇藏本下有積力於田疇五字今本於仍作
唯卻走馬以糞也傳本糞作播與各本全異又傳本

及今德經皆無也字按喻老無凡每條末也字矣字
多非老子文人君無道藏本君下有者字乾道本重
道字誤戎馬乏則將馬出將當作牸形近之誤鹽鐵
論未通云當此之時卻走馬以糞其後師旅數發戎
馬不足牸牝入陣故駒犢生於戰地即本於此也他
書又作字史記平準書云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
會下文於將馬近臣誤同戎馬生於郊矣傳本及今
德經皆無矣字喻老無則事經絕事經絕藏本二經
字皆作輕按經當作徑徑上文云必緣理不徑絕也陸
行不緣理為徑周禮云禁徑踰者是也水行不緣理
為絕爾雅云正絕流曰亂是也藏本所改失之故曰
禍莫大於可欲按禍當作罪與上文大罪也相承喻
老不誤傳本及今德經皆作罪按經典釋文王弼老
子無此句非是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
痛雜於腸胃之閒苦痛雜於腸胃之閒藏本不重痛
禍薄外案此疾嬰內則痛為一句禍薄外則苦為一
句苦痛雜於外內之閒為一句多複衍外內誤作腸
胃遂不得其讀今正之故曰咎莫憯於欲利今德經
憯作大非傳本作憯與此合傳本及德經利皆作得
按當作得上文云欲利猶欲得耳又云其欲得之憂
不除也仍作得字可證矣喻老不誤故曰道理之者
也句有誤案自上文道者萬物之所然也以下不見
所解何文詳老子第十四章有云是謂道紀此當解
彼也紀理也萬物各異理藏本今本重萬物各異理
維斗得以成其威藏本同今本得下有之字案依上
下文當補日月得藏本今本得下有之字以為瞎乎

光昭藏本今本光上有其字唯夫與天與地之剖
判也藏本今本無下與字具生藏本同今本具作俱
誤謂常者而常無攸易無定理藏本者字在而常下
是也謂常二字句絕屬上而常者三字逗屬下今本
兩常下各有者字誤無定理非在於常所是以不可
道也藏本無所字王渭曰常句絕強字之曰道傳本
第二十五章云故強字之曰道與此合今道經無故
強二字非也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傳本及今道
經皆無之字也字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傳本及
今德經皆無也字者字案本書之例當作故曰生之
徒十有三也至死也藏本今本至下有其字故曰民
之生生而動當於此句動皆之死地當於此句之十
有三傳本之作亦餘壹與此合今德經作人之生動
之死地十有三非也按上文云凡民之生生而生者
固動又云皆為死死地也生生與死死相對所以解
此文之生生也可見韓子自如此則兕虎之爪角害
之藏本同今本兕虎作風露則虛㽷疽之爪角藏本
今本無虛字凡兵革者乾道本藏本皆提行今本連
誤無害人之心藏本重無害人之心是也入山不恃
備以救害山當作世故曰入軍不備甲兵藏本備作
被今德經作避傳本作被經典釋文云被皮彼反今
案藏本乃以他本老子改耳韓子自作備兵無所害
其刃藏本同今本害作容傳本及今德經皆作容故
曰無死地焉今德經無焉字傳本有與此合務致其
福藏本重務致其福是也故見必行之道藏本今本
重見必行之道五字是以舉之曰之下當有脫文是

以故曰以下當有脫文故能為成事長傳本及今德
經皆無為字事皆作器經典釋文作器按韓子自作
事故曰慈於戰則勝傳本及今德經於皆作以傳本
戰作陣與各本全異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傳本及
今德經第六十七章皆云天將救之此解彼也當是
韓子所引有不同今未詳書之所謂大道也者解第
五十三章行於大道也所謂貌施也者皆作惟施是
畏此未詳所謂徑大也者皆作而民好徑此未詳則
田荒皆作田甚蕪經典釋文蕪音無則府倉虛皆作
倉甚虛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十一字為一句
故曰資貨有餘資貨下文作貨資傳本作貨財今德
經作財貨非大姦作小盜隨藏本同今本作下有則
字故服文采故下當有曰字而貨資藏本作資貨有
餘者是之謂盜竽矣傳本及今德經皆無而者之矣
四字竽皆作夸今按韓子自作竽以守宗廟不滅藏
本今本重宗廟按此不當重之謂祭祀不絕傳本及
今德經絕皆作輟經典釋文不輟張劣反按當老作
輟故曰脩之身今德經之下有於字非傳本無與此
合下四句同按淮南子道應訓引此句亦無於字其
德有餘傳本及今德經有作乃按當作乃涉上下文
而誤故曰脩之邦今德經邦作國非傳本作邦與此
合其德乃普傳本普作溥按普溥同字也以家觀家
藏本下有以鄉觀鄉一句傳本及今德經皆有吾奚
以知天下然也今德經奚作何非傳本作奚與此合
也皆作哉

韓非子識誤卷上

韓非子識誤卷中

卷第七　喻老第二十一藏本與解老同卷非則

曰靜曰當作日則以城與地爲罪藏本同今本無則字誤按則讀爲卽藏本并上句亦添則字非也霸其可也藏本今本霸下有王字故曰知足之爲足矣今德經無矣字傳本有與此合皆作知足之足常足此不以其邦爲收者邦讀爲封故曰善建不拔傳本及今德經不上皆有者字下句同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以其世世四字故曰君子終日行今道經君子作聖人非傳本作君子與此合不離輜重也傳本及今道經皆無也字故曰輕則失臣臣當作本傳本作本經典釋文云本河上作臣按上文云重爲輕根本根也河上非是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傳本及今道經皆無深字人臣乘其威藏本同今本人上有而字按依上句當補而觀之伐齊藏本今本觀作勸按觀示也勸字非故曰將欲翕之傳本作翕與此合經典釋文翕河上本作噏故曰將欲取之傳本及今道經取皆作奪是謂微明是上當有故曰二字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當作而重自卑損之謂弱勝強也損句絕傳本云柔之勝剛弱之勝強今道經云柔弱勝剛強傳本與此爲近之故曰圖難於其易也藏本於字上有乎字傳本有無也字今德經乎也皆無下句同故曰白圭之行隄也曰字當衍扁鵲見蔡桓公史記列傳新序作齊桓侯桓侯又不應扁鵲藏本今本鵲下有出字湯熨之所及藏本同今本及下有也字按依下二句當補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曰字當衍按新序云故聖人早從事矣其明證也故曰其安易持也傳本及今德經無也字下句同而箕子怖怖當作悕下文及說林上同必旄象豹胎旄讀爲芼必不衣短褐藏本同今本短作裋誤按本書說林上亦作短王命論思有短褐之褻文選注云韋昭以短爲裋裋襦也短丁管切依此短褐自有所出不必改爲裋矣爲吳王洗馬洗他書又作先文王見詈於王門王當作玉戰國趙策云而武王羈於玉門又呂氏春秋云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高誘注文王得歸乃築靈臺作玉門相女童武王以此爲恥而不忘也云云王亦當作玉高所說見淮南道應訓彼注玉門以玉飾門可證也武王不當有羈事策羈當卽詈之譌耳故曰守柔曰強今德經曰作日傳本與此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今德經無之字傳本有與此合皆無也字以其不病傳本及今德經皆作以其病病按韓子自作不病是以無病也傳本作是以不吾病今德經作是以不病皆無也字而不貴難得之貨藏本同今本無而字傳本及今德經皆無而字見徐馮於周句絕讀依淮南子道應訓塗馮曰塗淮南子作徐此文上徐下塗未詳孰是知者無常事王渭曰知當作時知者不藏書淮南子無不字復歸衆人之所過也傳本及今德經皆無歸字也字又傳本復上有以字與各本全異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有誤未詳以象爲楮葉者象列子說符作玉豐殺莖柯豐列子作鋒此人遂以功功列子作巧而學一人智藏本同今本人下有之字按依上

文當補故曰恃萬物之自然傳本及今德經恃皆作
以輔而不敢爲也今德經無也字傳本有與此合故
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今德經無可以二字傳本
有與此合皆無於字淮南子道應訓引有以字無於
字下句同可以知天道今德經知作見傳本作知與
此合淮南子道應訓引作見學御於王子期期上當
有於字下文及本書外儲說右下皆同上何以調於
馬藏本同今本上作尚罷朝倒杖而策淮南子道應
訓列子說符作罷朝而立倒杖策銳貫顊道應訓說
符作錣上貫顊按顊卽頤字之別體也玉藻鄭注頤
或爲靈可借證矣將何爲忘哉爲道應訓說符作不
故曰其出彌遠者傳本及今德經皆無者字其智彌
少傳本少作尠與各本全異故曰不見而明傳本及
今德經明皆作名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史記楚世家
新序無不翅餘亦各不同呂氏春秋重言不翅作不
動將以觀長羽翼藏本今本無觀字舉兵誅齊敗之
徐州事未詳史記年表威王七年圍齊於徐州楚世
家同或此莊王卽威王也大音希聲傳本希作稀按
希稀同字也楚莊王欲伐越楊倞注引無莊字按莊
王與莊蹻不同時或此莊王亦謂威王也古今人表
下有嚴蹻與威王相接杜子諫曰楊倞注引此杜作
莊臣愚患之智如目也王渭曰患下有脫字莊蹻蹻
爲盜於境內藏本今本無蹻字按蹻字當衍荀子議
兵篇莊蹻起楚分爲三四楊倞注引此無蹻字史記
西南夷列傳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又云莊
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索隱曰楚莊王弟爲盜者當

是據此耳呂氏春秋介立二云莊蹻之暴郢也高誘注
莊蹻楚成王之大盜成當作威又異用二云跖與企足
高誘注企足莊蹻也皆大盜人名蹻誤作蹻校者旁
改遂致兩有故曰自見之謂明傳本及今道經之謂
二字作者傳本末有也字下自勝之謂強同是謂要
妙傳本是作此與各本全異　說林上第二十二藏
本以此爲第七卷起非　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
藏本同今本下子字作之誤按孔子二字不當更有
爲白里之盟白戰國韓策作九彭喜彭策作房按房
當是旁之誤彭旁同字也謂鄭君曰鄭君策作韓王
按此鄭卽韓也韓策有謂鄭王曰章本書七術魏王
謂鄭王曰又因梁鄭六微公叔因內齊軍於鄭皆可
證也晉人伐邢此與左傳不同其名實矣王渭曰實
字衍子胥出走燕策二云張丑而欲走越左傳二云奔吳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宣策作桓說苑權謀作宣任章
曰說苑權謀作任增按魏策與此同古今人表中中
有任章宋使臧孫子宋衛策無孫字甚歡歡當從策
作勸高誘注勸力也趙刻曰刻趙策作利君必許之
藏本今本重許之策有而大歡歡當從策作勸鴟夷
子皮事田成子墨子非儒二云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
之門卽其事也說苑臣術篇陳成子謂鴟夷子皮乃
相衛貧以越公道藏本今本道下有而行二字按不
當有周不納客句絕閒之曰客耶對曰周策無閒之
曰客四字耶作卽非姚校一本同此者是謂樛留曰
樛韓策作樛按樛樛同字本書韓一作樛其多力者
樹其黨此樹上脫內字策有有內樹黨有策作或按

或有同字以驕主內此衍內字策無而康誥曰毋彝
酒者者字當衍而聖人之智藏本今本而下有聖字
田駟東慢齊侯慢讀爲嫚嚴遂不善周君句絕悉之
上當更有周君二字溺沮曰卽周策之溺且也沮且
同字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與本書六微及韓策不
同居一月自問張譴曰居當作君月當作日文侯謂
堵師贊曰堵魏策作覩姚校云後語作堵乃逐藏本
今本逐下有之字聖人見微以知萌萌當作明將攻
商蓋江徵君聲曰商蓋商奄也懼以失日懼當作懽
陳軫貴於魏王魏策云田需按田陳同字軫當依策
作需已血郟藏本今本血下有而字而自知其益富
知讀爲智其御曰反見藏本同今本反作及公孫友
王渭曰支當作支慧子曰王渭曰慧惠同字　卷第
八　說林下第二十三藏本連前爲卷非　一人舉
蹶馬其一人乾道本此下有舉蹶馬其一人六字今
本無按有者衍也其一人子非失相也今本人下有
曰字而拙於任臃膝乾道本任下有在臃膝而不任
拙於八字按有者衍也爲有翢翢者李善詠懷詩注
引此作周周按翢周同字集韻又云翢弱羽者卽此
桓赫曰桓赫未詳或桓當是杜也爲其不可復者也
王渭曰不字當衍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三讀爲參
高誘注戰國策曰參三人並也季子因說以貴主而
輕國主當作生呂氏春秋有貴生卽其義宋君貴重
其生輕賤其國則太宰長擅宋故參坐而無惡於太
宰矣以富之以涯今本無上以字得千溢焉今本溢
作鎰誤人乃弗殺卷首至此藏本脫非蟲有蚘者蚘

當依顏氏家訓引此作螝云古今字詁此亦古之虺
字舊注當云或作虺藏本今本皆作蚘王渭曰洪興
祖楚辭注引及柳子厚天對亦作螝也爭相齕也藏
本爭下有食字按顏氏家訓引有齕下無也字遂相
殺藏本同今本殺作食誤顏氏家訓殺下有也字是
其實將滿也遂去之故曰勿之矣按此也遂去之故
曰勿之八字衍涉下文而複誤耳是其實將滿矣六
字作一句讀周趮趮魏策作肖按又作齊皆同字因
以有齊魏矣有齊當作齊有策云以齊有魏也可證
相違者相收藏本今本上相字作先養秦醫雖善除
藏本今本無養字按未詳吳使沮衛歷融未詳左傳
云蹶由餘多不同而將軍曰藏本同今本而作荆荅
曰卜卜吉藏本今本此下有乎曰吉二字知伯將伐
仇由戰國策作厹由注或作仇首史記樗里子傳作
仇猶首者曾之誤本書說林上作仇由同此吳師道
引此由作繇呂氏春秋權勳作夙繇高誘注或作仇
酋夙厹之誤也當互正說文云臨淮有厹猶縣漢書
地理志同赤章蔓枝曰蔓呂氏春秋作蔓卒以隨之
藏本今本以作必呂氏春秋作必至於齊七月月當
作日呂氏春秋云至衛七日不如起師與分吳藏本
同今本與作以誤乃劃霤山之陰五百里說苑權謀
云遂取東國雨十日夜星說苑指武云雨十日十夜
晴按星正字作姓說文雨而夜除星見也集韻有姓
晴星三文韓子索兵於魏王渭曰子字衍策無己乃
知文侯以攜於己攜策作講按攜講同字索讒鼎呂
氏春秋審己新序節士云岑鼎使樂正子春來呂氏

春秋新序云柳下季竫郭君曰將城薛藏本同今本
無曰字齊策無新序雜事同將作欲乃輟不城薛策
無不字新序作罷民弗城薛也以鍊金藏本鍊作諫
按當作諫諫鍊同字也百鎰藏本鎰作溢是也則無
逆者藏本今本逆作溺按所改誤也逆當作遂形近
之誤十過云不可遂又云子其使遂之　觀行第二
十四　故以有餘補不足藏本同今本無有字誤聖
賢之樸淺深矣句有誤未詳　安危第二十五　二
曰斲割於法之外藏本同今本斲作斷按此有誤未
詳危人於所安藏本今本於作之故後世服令藏本
同今本令作今誤則上不能安藏本同今本則作雖
誤則下對無有則輕法藏本今本重無有按當重下
對無有四字拂耳則子胥不失七字爲一句不權其
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此二句以其力與
其身相對言人主當權其臣之力使不得爲田成不
當責其臣之身使爲比干也或謂此有誤字非以無
功御不樂生乾道本此下重以無功御不樂生七字
藏本今本無故臣得奪主句絕殺天子也殺當作桀
形近之誤桀字逗天子也句與上文故齊萬乘也句
例同戰國策新序皆言宋康王剖傴之背史記云於
是諸侯皆曰桀宋下文使傴以天性剖背是其證矣
以詐僞是藏本今本僞下有爲字小得勝大藏本同
今本大下有矣字誤失之近正不亡於遠者正字當
衍而遺行藏本今本遺作道能立道於往古藏本
同今本無名字　守道第二十六　其備足以必完
句法治世之臣句有誤中爲金石藏本今本中作守

不赴谿而掇金藏本今本重赴谿而掇金五字巨盜
貞平藏本同今本無平字按此不當有而不免於田
成盜跖之耳藏本同今本耳作禍誤按不字衍耳當
作身形相近也與上句對可也藏本同今本可作何
誤弄巧於失發藏本今本於下有不字乾道本發作
廢謠邪人不壽藏本同今本壽作售誤按上文云惡
之死如秋此其義也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藏本同今
本拱下有於字按依上文當補非所以避曾史也藏
本今本避作備按備字涉上句誤所以庸主藏本今
本以下有使字恃怯之所能服藏本同今本怯下有
士字誤按依上文當有弱字通賁育之情藏本同今
本通下有於字誤惑於盜跖之貪王渭曰惑字有誤
用人第二十七　故莫爭訟訟字當衍此涉下句
而誤以鼓語耳鼓當作教下文其教易知故言用承
此以法教心此教字誤未詳所當作而行之一難知
之藏本同今本無上之字下之字下有心字按依上
文當刪補故上君明而少怒藏本同今本君作居按
君字誤則私怨立藏本同今本立作生按立字譌見
憎不能盡力藏本同今本見上有民字按當脫燕字
雖中小不巧藏本同今本小作而誤　功名第二十
八　則務而自生王渭曰則下當有不字以尊主主
御忠臣王渭曰當衍一主字故人有餘力易於應易
字當衍而技有餘巧於事藏本同今本巧下有便字
誤而日月之明藏本明作名王渭曰文選解嘲注引
此作名名字是此皆以功名對言而守名藏本同今
本名作功誤　大體第二十九　故致至安之世藏

本同今本無致字操鉤藏本同今本鉤作鈎誤故天下少不可藏本同今本可作治誤則物不必載必讀爲畢　卷第九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其說侏儒之夢見竈藏本同今本說下有在字按依句例當補此字而江乞之說荆俗也藏本乞作乙是也成歡說歡作驩驩歡同字下不用也藏本今本無也字句踐知藏本今本知下有之字姦則鹿散四字爲一句挾智而問智讀爲知下二句同故必南門藏本同今本必下有審字誤詳遺轄說詳作佯詳佯同字故陽山謾摎豎陽山當倒詳後藏本今本摎作樛臣之夢賤矣賤當作踐本書難四作踐亦誤一人不能擁也擁當作壅其故也藏本今本故下有何字猶之人不免於亂也藏本無人字今本無之人二字一曰按一曰者劉向敘錄時所下校語也謂一見於晏子春秋其所曰者如此凡本書一曰皆同例哀公問曰王渭曰晏子春秋哀作昭遇爲壇場大水之上藏本遇作乃今本無誠不可利藏本今本無可字孺子何足見也壬固已數見於君矣藏本同今本也下有豎牛曰三字吾以爾請之矣藏本以上有爲字今本作已爲不食而餓殺藏本今本不上有因字江乞乞戰國策作乙得庶無危乎藏本今本無庶字楚策云得無遂乎愛世姬楊倞注荀子王制篇引此世作泄按世泄同字以敵之如耳之字當衍龐恭與太子魏策恭作葱姚校云孫作恭按恭字是新序亦作恭下文有龐敬縣令也當是一人使吾治之無赦藏本治作法王渭曰李善注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引此作吾法無赦也何爲不治之王渭曰李善注引此無之字人多溺藏本人上有故字是也子必嚴子之形藏本同今本形作刑按當作刑下文游吉不肯嚴形同故子產死故字當衍此上文所錯入也實霜不殺菽春秋經僖公卅三年菽作草桃李冬實藏本桃作梅按春秋經云李梅實選其客之有智能有者藏本今本無下有字有威足以服之人藏本同今本無之字誤依下句此當衍人字而利足以勸之藏本同今本之作人誤我得以斬其首藏本同今本得作能誤重輕罪者藏本同今本者上有重罪二字壅離其水也離讀爲籬請徒行賞賞當依馮氏舒校改作罰成驩謂齊王曰楊倞注荀子解蔽篇引此成作臧云蓋爲唐鞅所逐奔之齊也今按此非一人楊說附會失之也安不忍人王渭曰安下當有所字因爲襄王之后治病未詳宋衞策無此句餘亦多不同王曰王當從宋衞策作君君欲之藏本今本欲下有知字以人之善戰射也戰射當作射戰毀之足以殺人矣藏本今本毀作譽按當作敬形近之誤上文云奚敬於此故曰藏本同今本曰作越誤王將復吾藏本同今本吾作吳其助甚此矣助當作勸皆爲孟賁說林下孟賁作賁諸公子謂鄭君曰藏本今本公上有鄭字乃令趙紹韓沓韓策云趙卓韓鼂三國至韓藏本今本國下有兵字秦策云三國攻秦入函谷此韓卽函之譌又脫谷字耳下文亦當云三國入函谷王謂樓緩曰王上當依秦策有秦字王何不召公子氾氾策作池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策云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

必大悔王曰王當作之王曰爲我悔也爲我策作鉤吾必弛易之矣易字當衍弛卽易也不容複出謂以地易上黨舊注全誤立以閑藏本同今本以作有有乘輼車楊倞注荀子解蔽篇引此輼作轀謹爲我伺之楊倞注引伺作司吾之吏之不事事也藏本同今本上之字作知按依下文當作知商太宰上文二云戴驩宋太宰六微同說林下二云宋太宰貴而主斷與此皆一人商宋也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劄藏本臣作誠是也今本劄作誠按誠不句絕不否同字也劄字當衍今本所改誤甚韓昭使騎於縣藏本今本昭下有侯字固有令入藏本固作同今本無入字按句有誤其御史藏本今本史作吏下文同按吏字誤也戰國韓策二云安邑之御史死陽山君相謂藏本同今本謂作衞按謂當作韓陽山當作山陽戰國韓策有或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二云二云可爲證下文樛豎亦韓人本書說林上及難一皆二云韓宣王謂樛留也今本輒改爲衞繆甚矣淖齒聞齊王之惡己也也藏本今本不重也字藏本齊下有文字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藏本作誠信不按此當作誠不舊注誤因事關市以金與句絕關吏乃舍之五字爲一句嗣公爲關吏曰楊倞注荀子王制篇引此爲作召吏作市某時有客過而所王渭曰句絕而汝因遣之楊注引因作回關市乃大恐藏本同今本市作吏誤楊注引作市　此下今本有右傳二字誤乾道本藏本皆無後各卷同此說也非傳　卷第十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則內外爲用則人主壅藏本今本重內外爲用四字是以人主久語以下當有故字主當作富見下文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二云北齊書顏之推傳觀我生賦祇夜語之見忌久與夜兩通不知何者爲是而左右驚懼刷藏本同今本作尉誤鍾山札記二云觀我生賦寧懷刷之足恃考說文刷本作㕞二云拭也蓋巾帨之屬可用以拭者其患在胥僮之權厲公藏本同今本權作諫按此有誤未詳而翟黄說黄作璜按黄璜同字大成牛牛當作午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藏本同今本此下有誅字按脫一字未詳爰袁同字也其市主之藏本今本市作尸按句有誤而不僖侯譙其次藏本今本無不字按依說當作昭是以子胥宣王言藏本今本無王字內美而虞虢亡藏本今本美下有人字廟攻藏本同今本此下有七字誤與故人久語藏本同今本與故作故與誤猶以成富按此下當有取重二字公惑易也四字爲一句燕人李季好好遠出藏本今本不重好字季突之藏本同今本之作至按句有誤一曰浴以蘭湯按此亦劉向校語本卷上文二云矢一二云屎下文共立一二云公子赫皆同例與舊注相混而實非舊注也今山海經晏子春秋皆多如此二云者韓子當不止三條殆經後人刪去之耳使我無故句絕故與下文布韻得百來束布藏本今本無來字按此不當有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二句荆王之言也上無曰字古書多此例而擅其制此下當有一曰二字當三桓公偪藏本同今本無公字按此不當有凡有孫藏本今本有下有季字父叔相韓而有攻齊藏本今本攻作功按攻功皆

當衍讀以有齊句絕使齊韓約而攻魏藏本同今本魏作衛誤大成午牛當從韓策作午古今人表中中有大成午趙世家成侯二年大戊午爲相徐廣曰戊一作成魏將也藏本同今本魏作衛誤二君相當藏本同今本君作軍誤按依此上文宋石石當作君也白圭相魏王藏本今本無王字齊中大夫有夷射者與左傳不同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藏本同今本隸作瘞王使人問濟陽君濟陽君曰藏本同今本不重濟陽君按此當衍鄭袖因教之曰王王字下藏本脫王悖然怒曰今本悖作勃誤按悖勃同字後又多作怫不己知也戰國策二云妾知也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按張壽張旄也陳需田需也大致與戰國楚策所云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爲一事傳之不同也左右因徵令夜燒芻廄廄當依上文作廥而不誓濟陽君今本無而字誤也濟陽君有少庶子按有當作之有燒倉廥穽者穽當作窌堂下得財無徵有疾臣者乎今本無財字按句有誤而不能成也不當作乃公子朝本書難二朝作宰史記周本紀云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卽其事索隱云名班與此不同於是乃起宿營之甲左傳云宮甲韓廆說林上及韓策作傀廆傀同字相韓哀侯此卽世家之烈侯世本謂之武侯戰國策及此謂之哀侯各不同事在二年與世家之哀侯非一人也令之諫紂鍾山札記云此讀諫爲閒梨且謂景公按上文作犂犂是也今本皆作黎非史記孔子世家作犂鉏遺哀公按世家定公十四年以

騶榮其意王渭曰榮當作熒下文以榮其意同楚王謂干象曰史記甘茂列傳作范蜎徐廣曰一作蠉索隱云戰國策一作蠉字今楚策作環王使邵滑之越徐廣曰滑一作涓策無邵字今亡之秦亡當依策作忘下句同不如相共立策云公孫赫下文云共立一云公子赫史記云向壽不同也謂叔向曰王渭曰困學紀聞謂此時叔向死已久而殺之藏本脫止此將欲襲鄶鄶他書又作檜會蠢與姓名蠢與說苑權謀作書其而理之理當作埋鄭令褭瘢乾道本藏本此條在秦侏儒後當讀倒也　卷第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一　如有若之應密子也藏本同今本密作宓按說作宓宓密同字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藏本同今本君作在誤故李李當作季季梁也惠惠施宋宋銒墨墨翟論有深閎大藏本同今本有下有迂字按句脫一字故畏未詳或當作魏魏牟也形近誤震未詳或當作虎瞻瞻何莊子讓王釋文云瞻子賢人也淮南作詹車未詳或當作陳陳駢也形近誤狀皆鬼魅也狀皆當作皆狀言而拂難堅确言而當作行有故務務光卞卞隨鮑鮑焦介介之推墨翟此二字有誤或當作申徒狄也挾夫相爲藏本同今本挾夫作夫挾誤故父子或怨謨謨當依說作譙皆播吾之迹藏本今本播作潘他書又作番得車厄也藏本同今本厄作軛按說作軛衛人佐弋藏本今本弋下有也字卜子妻上當依說作乙寫敝袴也藏本同今本寫作爲誤而世意小者藏本今本意下有之字而下畜之於君藏本同今本下作不晉國之辭仕記者

藏本記作託今本作托慕按說作託慕二君又何禮
之當亡藏本今本重禮之則周主上之法周當作害
綏之以鄭簡宋襄藏本綏作緩今本作子產皆誤而
以躬親句絕位下走睡臥藏本今本走上有且爲下
二字今本位作莅皆誤按此位字有誤未詳所當作
與去掩弊微服藏本同今本去作夫按說不見此事
故明主信藏本今本主下有表字按非也此當有尊
字患在尊厲王尊字當衍上文所錯入也與李悝謾
兩和也今本此下有右經二字乾道本藏本無下卷
同按此當有其言多而不辨而字當衍則恐人懷其
文忘其此下當有用字三年而成句絕蜚一日而敗
五字爲一句下同今以觀無用之器也藏本今本無
今字一曰好微巧王渭曰日下當脫燕王二字選注
有人主欲觀之藏本同今本句上有客曰二字臣削
者也藏本臣下有爲字必以削之藏本今本重削字
客爲棘削之削當作刺之下當有母猴何以四字王
曰吾欲觀見之藏本同今本無王曰二字誤見字當
衍見說藏本同今本見作兒按兒是也兒說見呂氏
春秋君守淮南人閒訓則羿蒙藏本同今本羿下有
逢字按依上文當補問辨有不應之以度句絕而說
其辯逆說讀爲悅不度以功句絕譽其行逆而不入
關句絕藏本同今本不度下有之字譽上有而字無
而不入關四字皆誤上文云不以儀的爲關此其說
也其一人曰馬總意林此下多我與堯同年其一人
曰九字宋人屈穀七命注引此穀作轂餘亦多不同
則不可剖以盛物剖字當衍而任重如堅石此任重

二字涉下節而衍如堅當作堅如則不可以剖而以
斟下以字當衍虞慶爲屋虞慶也虞慶同字呂氏春
秋別類云高陽應高誘注或作魋虞慶曰不然夫濡
塗重藏本同今本虞慶曰不然五字在此宜卑下誤
椽燒則直椽任輕塗藏本直下有以直二字今本重
直字苑且曰范睢也且睢同字且張弓不然藏本同
今本且張弓作苑且曰誤然而士窮乎苑且虞慶者
十一字爲一句乾道本以下皆誤以苑且提行爲虛
辭逆其無用而勝句絕實事逆其無易而窮也以上
今失其讀不得施其技巧不上當有工匠二字調布
而求易錢者調當作請易錢當作錢易易去聲下同
耨者熟耘也熟上當有且字耘當作云此與下文錢
布且易云也句對不知者改作耘字誤甚庸客致力
而疾耘耕句絕者此字衍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藏
本同今本下畦作疇按時非此之用句當衍二字未
詳文公伐宋公當作王宋當作崇見說苑指武築如
皇之臺未詳請無以此爲稽也藏本今本稽作規誤
爲博句絕箭長八尺四字爲一句面目黧者藏本今
本黧下有黑字今臣有與在後中七字爲一句有讀
爲又攙擫而置之藏本同今本攙作攫王渭曰魏書
古弼傳引此作搴壓今按此同字耳字書無攙字鄭
縣人乙子藏本同今本乙作卜誤此猶言某乙也姦
劫殺臣云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亦猶言某甲用人
云羿生甲禍歸乙亦可證夫曰象五袴藏本今本吾
下有故字按此不當有鄭縣人乙子妻按此條不見
於上書對曰藏本今本無書字曰難之日當作日人

質切燕相白王大說王字當重今世舉學者藏本今本無舉字王登藏本同今本上有四字按此當補王當作壬呂氏春秋知度作任壬任同字非晉臣之意臣當作國意當作章知度云云非晉國之故而隨文學者之半藏本同今本者下有邑字按依上文當補國之錘矣藏本同今本錘作鍾誤按上文亦云云錘皆未詳按八說云云死傷者軍之乘或此與彼同其君見好巖穴之士見好當依下文作好顯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見中山策作而朝戰士怠於行者藏本同今本行下有陣字五素不一紫藏本今本不下有得字寡人好服紫貴甚藏本今本重紫字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藏本同今本無欲字按欲下有脫文今欲欲民無衣紫者藏本今本上欲字作王按當衍王以自解紫衣而朝藏本同今本以作請按以上有脫文寡人之之下當有罪字句絕事不一事上當有脫字未詳戰於涿谷上與二傳不同右司馬購強未詳趨駕煩且之乘王渭曰晏子春秋煩且作繁駔按此同字也而騶子韓之巧藏本今本韓下有樞字長纓出以示先民藏本同今本作乃斷纓出以示民按句有誤法度甚易行也王渭曰甚下當有不字一日藏本同今本日作曰按以下在韓策也亡其用子之謁按韓策云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云云此有脫文曰信名信名句有誤今返而御藏本同今本作令誤會天疾風魏策云天雨餘多不同曾子之妻之市之妻二字當衍聽父母之教令藏本同今本令作今下屬有相與訟者藏本同今本無自此至末按皆複

出七衛不當有也

卷第十二

外儲說左第三十三藏本同今本左下有下字　踦危坐子皋藏本同今本坐作生按依說當作跪而履蹻說蹻作蹻卽臣將爲失少室周失當作夫在爲字上如字讀之則鉅不費金錢說無錢字此當衍舊注未論屛不用璧藏本今本璧上有玉字按說無舊注亦未論此所添誤而出入之容變藏本同今本變作變按句有誤未詳而簡以爲枳棘藏本今本簡下有主字武子之用杖藏本今本此下有子産忠諫子國譙怒并注云云按此藏本所添未必是也子皋從出門從當作後說苑至公云云子皋走郭門郭門閉則翟黄也藏本今本則下有徒字按依注當有昭卯按卽孟卯也顏學云云魏任孟卯之辨難云云孰與曩之孟嘗芒卯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句絕將軍此二字當衍涉下而誤耳舊注全譌猶羸勝而履蹻羸勝當作羸縢形相近也舊注全譌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騎當作驂君知能謀天下君當作若知卽智字以管仲能藏本仲下有之字是也舉兵攻用兌而拔之藏本同今本用兌二字作原按句有誤渾軒或云云卽渾罕軒罕同字也吾不可叛也藏本今本吾上有恃字故君子曰夔有一之藏本同今本之作足按之當作而足二字呂氏春秋察傳作故曰夔一足晉文公藏本同今本與下條文王伐崇倒上有一曰二字履係解藏本同今本係作繫誤文王伐崇呂氏春秋不苟云云武王至殷郊君與處按君上當有上字今王先君之臣藏本同今本王作皆孔子御坐於魯哀公自此至寧使民諂上不見於

上文必爲殿藏本此下有禍字今本有患字人人不以其賢爲其主藏本同按下人字當作臣今本不作欲誤儒者以爲害故不弋藏本同今本害下有義字詎者藏本詎作鉅按上文作鉅王渭曰困學紀聞引作距豹自曰藏本今本自下有請字按此自當作白危子曰危上當有刖字君無聽左右之謂請藏本今本無請字按謂當作謁韓宣子王渭曰子字誤桓公問置吏此條上文未見於管仲句絶夷吾不如弦商新序商作甯呂氏春秋勿躬作章管子二云甯須無臣不如甯武武當作戚呂氏春秋作甯遬臣不如公子城父呂氏春秋作王子城父孟獻伯藏本同今本上有五字相魯按魯當作晉晉無衣帛之妾按晉字當衍此上文所錯入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王渭曰晉鄭無孟氏此或即晉語叔向賀韓宣子憂貧事而致誤門有御此下當有車字子無二馬二輿上二字當作秣是故循車馬王渭曰循當作修以成節藏本今本節下有儉字誤按節上當有私字刑伯子可刑當作邢子黨於師人武立如不勝衣王渭曰有脫今按新序雜事四二云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二云二云解狐舉邢伯柳藏本同今本上有一曰不提行曰道曰暮藏本同今本道下有遠字而獨於主藏本今本獨下有忠字暮而後門閉閉字當衍爲封人跪而食之上文二云矯鳥皆未詳能使藏本同今本能下有之字　卷第十三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合當作舍形近誤此舍與道勢與行皆相對行去聲讀之

難一曰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又難二二云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之行句例同又用人云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五蠹二云舍必不士之術而道必滅之事句例皆同以過勢按過當作過故而駕鹿而當作不說徃蓄焉說焉作烏與唐易之言弋也易下說有鵲字患在國年之請變藏本同今本年作羊說作羊甘戊之道穴閫也藏本今本戊作茂按戊當作戊戊茂同字也古今人表作甘戊知實不能王渭曰未詳則其除之王渭曰其字衍師曠侍坐藏本坐下更有始坐二字是也已與二弟爭藏本同今本爭下有民字已讀爲以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按與左傳不同未詳故周秦之民按秦當作齊周遍也謂遍齊國之人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與史記田成子世家不同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天字當衍又見本書難三以爭名藏本名作民是也難三作民車而下走者也車字當衍今本車上有舍字者非是而師曠不知藏本今本無不知二字有漸而以至矣藏本同今本無以字誤狂矞論衡非韓矞作譎華士楊倞荀子宥坐篇注引此士作仕又所以教於國也藏本今本又下有非字誤雖臧獲不許託足於其軫也藏本今本無許字於作以旋時季羽未詳鄭長者聞之田子方藏本同今本之下有曰字按田當作曰閭弋於唐易子古今人表中上唐易子即此上文二云鞠或其名也故曰然則爲天下何以爲此廛藏本同今本故作王下爲字作異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句有誤齊威王夫人死齊策

無咸字楚策二云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二云
不同以勸之王置之藏本今本無上之字與之閒有
所言六字爲一句言秦策作立道穴聞之藏本同今
本道作通誤策穴誤作而當依此訂曰以告甘茂藏
本同今本無曰字策無於是樗里疾也道穴聽之矣
藏本同今本也作已誤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日當
作月故可以爲天下主主當作王與上文明聽韻懸
幟甚高著然不售文選應休璉與滿炳書注引無著
字然下有而字韓詩外傳二云置表甚長問其所知閭
長者楊倩藏本同今本無下問字按當作閭選注引
此作閭韓詩外傳二云問里人說苑晏子春秋同而欲
以明萬乘之主王渭曰選注明作轉今按明字是也
韓詩外傳七二云欲白萬乘之士白明也荀子外傳多
言白其義皆同故桓公問管仲治國藏本今本仲下
有曰字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按不當作所晏子春秋
二云則爲人主所案據而有之說苑二云則爲人主所
察據腹而有之案安同字察卽案形近譌又按依二
書此而上當脫腹字而擅禁與藏本今本無與字而
閉主之情藏本今本情下有矣字誤桓公問管仲曰
藏本今本桓上有一曰二字按有者是也則人主危
據而有之按危當作安說見上安據連文失其讀者
改之耳而誅殺縣於羽山之郊按依下句當衍殺字
而下尚校也說苑至公二云而下陵上也廷理曰說苑
二云少師慶疑智足以信言家事信字當衍而疑之言
藏本今本之下有所字衛君自請薄媼曰藏本重薄
媼曰衛君之疑藏本同今本之下有愛字按依下文

當補其聲反清徵者反當作及不可謂教謂當作爲
其妻請其兄而索藏本今本索下有人字使之衣歸
衣當作夜東其畝與左傳不同呂氏春秋簡選亦二云
東衛之畝攻陽陽當卽陽繁勝號未詳南圍鄭反之
陴王渭曰呂氏春秋簡選反鄭之陴高誘注反覆覆
鄭之陴而取之遂城衛雍之義城當作成非如是如
當作知下同則安欲治其藏本同今本其下有國字
按句有誤而誅亂臣者藏本同今本重亂臣按當重
下屬是以解左髀說右髀者藏本同今本以作猶誤
按此當重以解左髀說右髀七字

韓非子識誤卷中

韓非子識誤卷下
卷第十四乾道印本第二葉缺以影鈔本補　外儲
說右第三十五藏本同今本右下有下字　非仁下
也藏本今本非上有而字今本仁下作不仁誤而忠
君也藏本同今本而下有非字按依上文而當作非
人主鑒於上也藏本上作士按此當作下故恐同衣
於族衣於當作於衣舊注未譌救火者吏操壺走火
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此廿二字舊注
誤入正文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筴則馬
咸騖矣此十九字舊注誤入正文是以說在是以與
說在例不複出此當衍其一也而駙馬敗者馬當作
駕成竅撤下撒當依李善注琴賦引作撤亦故也藏
本今本亦下有共字案亦即共之誤其始發也伏溝
中藏本今本也下有彘字察手吻文未詳轡不能正
也正當作止吾適勢句絕與民相收若是句絕吾適
不愛不字當衍而民因不爲我用也因當作固此以
適勢適愛相對藏本今本勢上適字作釋非今發五
苑之蔬草者藏本同今本草作果按下文云不如棄
棗蔬而治互異未詳公儀休相魯藏本同今本儀休
作孫儀誤韓詩外傳三有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自
當作日三子之相燕當提行乾道本多連寫之條既
所易明今不悉著外事屬仲藏本今本屬下有管字
而聽其所使之王渭曰之字衍戰國策無其亡何也
藏本同今本亡作任誤潘壽謂燕王曰燕策作鹿毛
壽燕世家同正義曰一作厝毛甘陵縣本名厝索隱
曰春秋後語亦作厝毛壽又引此於燕王因舉國而

屬之藏本同今本於下有是字誤按此當依策衍於
字屬下補子字潘壽闞者藏本同今本闞作隱太子
之人盡懷印爲藏本同今本爲作置誤按爲下當有
吏字人主之所以自淺姍者藏本同今本淺姍作羽
翼按此未詳奪號之資號藏本作驩今本作穫按此
未詳皆效之子之遂重藏本重子之是也策有不與
同族者共家不上當有居字左右以蒐與虎而轂藏
本同今本下有觀之二字按此舊注云轂而觀之誤
其字入正文也盼然環其眼王渭曰盼當作盻引其
綱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當重一一攝萬目五字得
有子父乘車過者藏本同今本得作時誤按得上有
脫文請造父助我推車推車二字當衍而馬轡驚矣
藏本同今本驚作騖今身使佚藏本今本身使作使
身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下文無斗參作
升石按此未詳罷食句絕後復坐後字當衍則身雖
絕力至死藏本同今本至作致誤以告管仲曰藏本
同今本重管仲下令於民曰藏本同今本曰作也誤
後則利錣藏本今本則下有有字按依上文當補英
此字衍進則引之藏本今本無進字按此誤刪　卷
第十五子目衍難二第三十八當刪　難一第三十
六　偷多獸後不必無獸藏本同今本偷下有取字
無不字此非君所知也君當作若有因問小大緩急
而對也藏本同今本問作因誤按有當作在十字爲
一句拔拂今日之死不及拔拔拂同字或當衍其一
也請詐其敵也藏本同今本請作謂乃躬藉處苦藏
本今本藉作耕按藉借同字今耕漁不爭王渭曰今

當作令譽之曰楯之堅藏本今本曰下有吾字按依難勢此無吾字辯有盡譽有盡上有盡二字當衍四字爲一句天下過無以己者有盡逐無已以己當作已以已字句絕以下屬者字當衍處勢而驕下者藏本同今本驕作令按此當作矯外儲說右云榜檠矯直爲君主惟人肉未嘗藏本主下有味君主二字今本有味君二字夫人惟情莫不愛其子藏本今本無惟字闔閉方事君藏本今本無闔字蟲出尸尸當作戶下同所以豎刁易牙者藏本今本以下有去字且臣盡死力以與藏本同今本與下有君市二字按依下文當補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藏本同今本無論字按進字當衍上文云舅犯有二功而後論和氏云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此論字之義賞罰不弊於後弊讀爲蔽高赫爲賞首赫他書又作赦寡人國家危藏本同今本無家字誤仲尼聞之曰王渭曰此困學紀聞所謂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其妄者也曰黿生龜藏本同今本曰作穴龜作黿按此當依趙策作白黿生黿說苑權謀同太元經窮上九亦云白黿生黿蓋本於彼也是宴子罰也藏本今本子下有失字左右請除之除當作涂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此當衍乃舊注之錯入者耳不可明也藏本同今本明作行誤下句同不可謂兩明謂字當衍此爲兩過藏本同今本爲作謂誤故伊尹以中國爲亂句絕下句同道爲宰于湯于當作干下句同道虞于穆公藏本今本道下有爲字將欲憂齊國藏本欲作與今本欲與兩有皆誤是隱也藏本同今本也下有宜刑二字按依下文當補舊注未譌若罪人不可救藏本今本人下有則字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藏本同今本則作而按當作不可二字與上文不可救句相對而鄭子且後至也藏本同今本無子字誤是子言分謗也藏本同今本子作何按句有誤管略曰未詳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王渭曰國當作貴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翟樓鼻翟強也事見魏策舊注誤甚而手死乎東廟王渭曰手當作身見下文主有術藏本同今本主下有誠字誤則爭爭事而外市爭字不當重一則專制一下當有用字

難二第三十七

請徙子家豫章之圃與左傳不同踴貴左傳云踊景公造然造讀爲愯猶且不止藏本且作北今本且北兩有皆誤則是桓公行義行當作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藏本同今本遺下有宿字誤亦下當有生字昔者文王侵孟孟當作盂尚書大傳曰二年伐邘孟邘同字克莒藏本同今本克作莧誤舉鄷鄷他書又作豐不識臣之力也識下當有君之力也四字也讀爲邪新序四作乎賓須無譽削縫隰朋譽純緣新序互易且蹇叔處干藏本同今本干作于下同案此未詳而干亡秦而秦霸藏本同今本秦上有處字按依上文當有此有君與無臣也臣當作君而亡歸藏本亡作忘是也文公舅犯霸藏本同今本公下有以字按依上文當有無道賢而已矣藏本今本道作逆誤必度量準之藏本今本必

下有以字以事過於法則行以字當衍上文錯入此
且桓公管仲又不難藏本同今本公下有得字按依
下文當補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藏本同今本不下
有難字誤且爲湯武藏本同今本重湯武按依下文
當重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藏本同今本旦下有亦
字誤而作葬藏本同今本作作不誤按當作後語言
辯句絶聽之說說讀爲悅下同言非聽者也所謂不
度於義藏本今本也下有則辯非說者也六字按此
不當有不以和私欲害人事藏本今本無和字無術
之害也藏本今本害作言犀楯犀櫓呂氏春秋貴直
論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立於矢石之所及上當
有不字無弊者藏本今本無上有士字文公授之按
授當作受圜衛取鄴呂氏春秋鄴作曾按鄴未詳亦
有君不能士耳藏本今本無士字簡子未可以速去
脊櫓也藏本今本脊作楯孝子之所愛親也王渭曰
所下當有以字是以百族之子於上藏本同今本子
下有愛字誤人輕敵矣人上當有夫字失人不北矣
藏本同今本無失字按失當作夫數百不一失藏本
同今本失作人按此當衍而道乎百無失人之失人
二字當作一今本之下重有行字行人未知衆之道
也藏本今本衆上有用字　卷第十六　難三第三
十八　吾聞龐繝氏之子不孝繝氏論衡非韓作撊
是按氏是同字繝當依論衡作撊字書無繝字史記
酷吏列傳云濟南瞯氏漢書音義曰音小兒癇病也
卽此姓龐當是其里也舉善以觀民藏本今本觀作
勸論衡作勸按此以觀爲是觀示也子服厲伯入見

龐繝氏子藏本今本見下有問字皆君之所未嘗聞
之當依論衡作子此宜賞譽之所力也藏本今本力
作及且此亡王之俗王當作主又使攻之惠寶惠寶
當依左傳作渭濱除君之惡恐不堪藏本今本惡下
有惟字不忠之臣以藏本同今本以字在不字上按
此當乙則有燕操未詳是臣讎而明不能燭藏本同
今本讎下有君字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復爲貞藏本
同今本復作後按復後互誤生下當更有生字桓公
不能對藏本對作射是也夫處世藏本世作勢是也
而悖不去國藏本同今本悖作徒按悖當作特遂以
東州反州讀爲周見本書六微雖處大臣藏本同今
本大臣作耆老按句有誤而不敢隅君藏本同今本
隅作偶按隅當作愚而誠說之悅近而來遠藏本今
本無誠字法敗而亂藏本今本而下有政字不紹葉
公之明句有誤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藏本同今本
不作天下二字按不字當作下形近誤今本添天字
誤甚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藏本今本難下有者字
賞者不得君得當作德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罰
當作賞故疾功利於業藏本同今本疾作習誤太上
下智有之智讀爲知按此老子第十七章文燕子噲
藏本同今本子作王誤賢子之而非孫卿孫卿荀卿
也其事未詳臣相進也衆臣當作功不自賢賢上當
脫選字功自徇也藏本同今本重功字誤自作相無
術使智空一字之後藏本智下不空一字今本使智
空一字之後作以享厚樂誤按句有誤當云無術以
知富之後知作智者同字也然故忠臣盡忠於方公

藏本今本無方字按句有誤知下之謂也知下明也下當有脫文此知下明則云云哀公之無患也下文知下明則云云景公之無患也所脫爲葉公之無患也因知下明則複出而誤漏之耳則禁於微則姦無積藏本同今本重禁於微案此當更有則見精沐見精沐王渭曰精沐二字疑過東匠之閭論衡東作東閭作宮則手絞其夫者也論衡絞作殺異曰論衡異作翼特毒聽明勞智慮藏本今本毒作盡按此以毒與勞對文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物以治物藏本同今本無則字猶無奈寡人何也策下有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中期推琴史記魏世家云中旗憑琴索隱云按戰國策作推琴春秋後語中旗伏琴而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瑟文各不同按索隱引此作瑟是也推當作馮馮伏同字難二云師曠伏琴而笑之強與弱藏本今本強上有則字其畏有水人之患乎畏字當有誤未詳說之無說證藏本今本無下說字非行情也藏本同今本行作得誤　難四第三十九　孫子必亡亡臣而不後君藏本今本不重亡字按當依左傳云孫子必亡爲臣而君衍不後二字諸侯伐之伐當作代代之代爲君也下文盡同孫子君於衛句絕不察句絕孫子雖有是二也臣以亡藏本同今本無臣字誤臣按當爲巨巨詎同字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藏本同今本無亡其二字誤亡句絕下七字爲一句而天下謂藏本同今本謂作離湯身易名未詳武身受詈見喻老趙咺走山咺當作宣左傳宣子未出山而復是其事也田外僕藏本同今本田下有氏字誤此當有成字卽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負傳隨鴟夷子皮事也見說林上而犇齊句景公禮之藏本今本重齊字誤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誅下當有脫文本云不使景公加誅於齊之巧臣而使加誅於拙虎下文云未知齊之巧臣其證也鄭去疾予弟與左傳不同鄭世家亦云堅者靈公庶弟而去疾之兄也而立子亶也左傳桓十七年亶作亹公子圉曰左傳圉作達則臣罪輕舉以行計藏本同今本臣下有懼字按臣罪當作罪臣此下當重有罪臣輕舉以行計七字故靈臺之飲與左傳不同故知所惡藏本同今本故下有曰字按當有舉字大誅小罪也者藏本今本誅下有報字獄之患句絕故非在所以誅也以當爲已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未詳而公父之不誅也藏本同今本公父作子公誤齊故胡之所以滅也藏本今本無故字國語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卽其事君行之臣四字爲一句衞靈之時藏本靈下有公字是也七術有臣之夢淺矣見七術吾聞人主者聞下當有見字七術有遂去雍鉏趙策作雍疽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未詳而使賢者煬主己藏本同今本無己字誤按依下文當衍主字則賢矣藏本今本賢作必危二字按依下文是也晉靈侯說參無恤未詳之非正士也藏本不更有之字是也非賢而賢用之藏本同今本無下賢字誤與愛而用之同句絕賢誠賢而舉之六字爲一句與用所愛異句絕狀此字衍故楚莊舉叔孫而霸王渭曰叔孫當作孫叔

衛奚距然哉距讀爲遽則侏儒之未可見也王渭曰
可字當衍是加知之也之字當衍曰不加知藏本同
今本日作曰誤　卷第十七　難勢第四十　而勢
位足以缶賢者也藏本同今本缶作任按句有誤雖
然夫擇賢擇當作釋以治天下也其勢藏本同今本
無以也其勢四字誤何以異桀之勢也亂天下者也
藏本今本無上也字按當作以非能必使賢者用己
己字當有誤未詳下句同飛入邑擇人而食之藏本
今本飛上有將字按之字當衍爲炮烙以傷民性句
當有脫字高臺一也深池一也炮烙二也下文云四
行其一未見桀紂得乘四行者藏本乘作成今本四
作肆皆誤按乘當作兼下文云未始行一其證也而
成暴風亂之事者也藏本同今本無風字按句有誤
本末有位也末當作未則拙相去遠矣藏本今本則
下有巧字言人之所設也藏本今本更有二十二字
按此不當有夫聖舜生而在上位藏本今本聖作竟
非也此聖下有脫文謂人之所得此下有脫文以不
可禁之勢藏本同今本勢下有與無不禁之道誤按
當云以不可禁之賢與無不禁之勢則亦然矣藏本
今本亦下有不字誤按亦即不之誤必苦莢亭歷藏
本同今本莢作菜兩未之議也句有誤客議未及此
論也句有誤　問辯第四十一　主有令藏本今本
主下有上字堅白無厚之詞章無厚見莊子天下
問田第四十二　令陽城義渠令當作今而措於毛
伯毛當作屯外儲說右二云屯二甲義同公孫亶回文
心雕龍書記引此云孫亶回無公字者省耳明先生

之言矣藏本今本明上有臣字然所以廢先王之教
王渭曰王當作生下同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利
身者當作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乾道本
利作科譌　定法第四十三　前後相勃藏本同今
本勃作悖誤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七十有誤或
當作十七殉韓魏句絕成其汝南之封藏本同今本
成作城誤上文乃城其陶邑之封亦當作成法不勤
飾於官不當作雖申子未盡於法也當云申子未盡
於術商君未盡於法也脫去六字申子言不踰官雖
知言藏本今本知下有弗字今本不上有治字按依
下文當有又見難三弗亦作不謂之守職也可藏本
今本也可作可也是不謂過也藏本同今本無不字
案句有誤是屋不成而乾道本下空十八字藥也藏
本今本藥上有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十
二字今治官者智中空四字藏本今本有能也二字
今斬首者今本此下有勇力之所加也以七字藏本
亦無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藏本今本無者
字此未詳　說疑第四十四疑讀爲擬　罰不辜民
藏本今本辜下有之字非所謂明也明字當衍而不
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藏本同今本人方作當乃誤
按在當作任形近誤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
三苗有成駒皆未詳桀有侯侈按墨子所染云夏桀
染於干辛推哆又明鬼云推哆大戲主別兕虎古今
人表下中有推侈即此侯侈又呂氏春秋簡選云移
大犧淮南子主術訓云推移大犧侈哆移皆同字耳
詟禪其主以集精微句有誤未詳纘牙此七支在第

三晉伯陽晉字當衍此七友在第四秦顛頡衞僑如
皆未詳狐不稽莊子大宗師狐不偕釋文司馬云古
賢人也重明未詳董不識此七友在第五按齊策云
舜有七友姚校云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
虛靈甫古今人表上下有雒陶續身柏陽東不訾秦
不虛顏師古曰雒陶以下皆舜之友也身或作耳虛
或作宇並見尸子上中有方回其靈甫人表未見也
此續牙即續身伯陽即柏陽董不識即東不訾其餘
或皆彼之駁異耳有萃辱之名藏本同今本萃作卑
有如此藏本今本有下有民字楚申胥未詳待之以
其身雖死家破藏本同今本待作從其身雖作威雖
身按句有誤晉僑如衞子南勁鄭太宰欣皆未詳下
文云太宰欣取鄭周單荼未詳下文云單氏之取周
親下以謀上藏本同今本親作侵誤趙襄當作襄
而以其身爲壑谷鬴洧之卑鬴洧未詳而身不難受
壑谷鬴洧之卑句有誤若夫周滑之藏本同今本之
作伯按依下文此周威王所用也今無可考鄭王孫
申依下文此鄭子陽所用也越種干下文未見吳王
孫頟頟國語作雒頟雒同字也他書駱作駱晉陽成
泄依下文智伯所用也此十二人者按上文但有十
一人當有脫文陳靈藏本今本靈靈下有公字以其
害國傷民敗法類也藏本同今本法下有圯字誤或
在囹圄縲紲纆索之中藏本今本縲作縲纆當作纆
然明主藏本然下有後字今本有而字皆誤以其能
爲可以明法藏本今本無爲字按能字逗無數以度
其臣者藏本同今本無上有夫字誤虛相與爵祿按

相字當衍曰與我者藏本今本曰作且按曰字是外
假爲諸侯之寵使句絕使諸侯淫說其主藏本同今
本侯下有而字誤按句有誤古之所謂聖君明王句
絕君者藏本同今本無君字按君上當有脫字非長
幼弱按幼弱二字當衍其一也及以次序也上也字
當作世九字爲一句貪得人之意也人字當衍度其
行三字爲一句易牙之取衞未詳外攄巷族上文作
接未詳孰是外以諸侯之權驕易其國藏本同今本
權驕作權矯按所改是也隱敦適藏本同今本敦適
作正道未詳其臣弑其君藏本同今本無下其字若
夫轉身法易位全衆傳國藏本同今本無身字傳作
傳按句有誤未詳爲人主者藏本同今本主作臣按
依上下文當作臣明君之所疑也疑讀爲擬下文同
又本篇二一字互見不敢北面談立句有誤不誣敢情
以談說藏本同今本誣敢作敢誣按所改未是敢字
有誤耳

詭使第四十五

世謂高藏本今本謂下
有之字謂之重藏本今本謂上有世字世謂之烈士
句絕世謂之勇夫句絕用心怯言時謂之窶藏本今
本怯言時作壹者則按此乾道本誤涉下文之字而
未經改正者末一字當作則字上二字未詳藏本以
意作壹者恐非韓子元文吏聽吏從教者藏本同今
本無上吏字少欲寬惠行德藏本同今本無少欲二
字按欲下當有脫文謂之疾句絕險躁佻反覆句當
脫一字險躁連讀下文云而險躁讒諛者任言大本
稱藏本同今本本作不按句有誤滅其近藏本同今
本近作迹今有私行義者尊行字當衍恭儉聽上藏

本同今本僉下有也不二字誤上字下當有也字城
池之所以廣者池當作地今死之孤藏本同今本死
下有士字誤播骨平平原野者藏本同今本原下有
曠字誤按平字當衍涉平字形近耳無宅容身死田
畝今本重身字藏本畝作畝今本作奪按句有誤所
譽詘下也所下當有以字詘制同字而戰介之士戰
當作耿而閑官之士尊顯藏本同今本官作居夫卑
名位者名下當有危字有二心無私學無字當衍二
心私學上下文凡五見上世之所以立廉恥者藏本
同今本無世字賞賜之所以爲重也藏本同今本無
之字誤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雖不法行威利在
下藏本同今本無與下先謀雖五字按句有誤未詳
巖居窞路藏本同今本路作處誤又從而尊之五字
爲一句上下文及此凡四見以名上有脫文當本重
尊之二字而脫耳以非法措於上藏本同今本措作
令按句有誤　卷第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畏死
難藏本同今本死下有遠字按句有誤未詳所當作
語曲牟知按牟字有誤未詳所當作暴憿之民也本
書士徵有暴憿卽此未知孰是必爲之句絕愛棄髮
之費藏本同今本重愛字誤夫彈痤者自此至末皆
當連各本多提行皆非是慮其後便王渭曰句絕此
不熟於論恩藏本同今本恩作思誤故明不受也藏
本同今本明下有主字按此當有則官法句絕法依
下文當作治則民用句絕官官治當作民用官治四
字則不可以霸王矣不字當衍外儲說右二云君通於
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此其證也積愛而令

窮藏本同今本積上有父母二字誤故母厚愛處句
有誤當脫一字父薄愛教笞五字爲一句今家人之
治產也藏本同今本今作令誤而棄仁人之相憐也
按人字當衍此仁與法相對也皆曰輕此亂亡之術
也藏本同今本輕下有刑字按依下文當有凡賞罰
之心者藏本同今本心作必誤則所惠之禁也急惠
當作惡其欲治又不甚也藏本也下更有其欲治又
不甚也七字今本有其欲治又不甚也者八字皆誤
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藏本同今本知作智美作
分按句有誤所揆也者藏本今本所上有治字奚疑
於重刑名藏本同今本無名字按依下文不當有又
勸一國四字爲一句故人順之順讀爲慎而下恐上
恐當作怨凡人之取重賞罰王渭曰賞當作刑而後
厚愛之藏本同今本無後字按後當作復此雖財用
足藏本同今本雖作則誤按雖當作唯上懦則肆於
爲非藏本同今本懦下有治字按下文作上治懦不
能足使爲君天子藏本今本無君字而桀未必爲天
子爲足也藏本同今本必下有以字誤授之以鼎俎
俎字當衍下句同身不任者藏本同今本無者字按
依上句不當有　八說第四十七　而爲所然藏本
今本爲下有其字賤德義貴句絕下必坐上句絕決
誠以參句絕聽無門戶藏本同下必坐上決誠以今
本作法術倒言而詭使按德義當作得議形近之誤
七術說二云夫不使賤議貴下必坐上二云又經二云觀
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主壅塞卽此文之證
下必坐上者商君之告坐也今本不能讀輒加改易

謬甚矣賢者然後行之藏本同今本後下有能字不
可以爲法句絶華角未詳雖不可以爲耕戰之士藏
本同今本雖下有賢字按依上文當補故人主之察
之下當有所字智士盡其行焉藏本同今本士下有
能字誤能士能盡其辯焉藏本同今本無下能字按
此衍不適有方鐵銛適讀爲敵有方未詳舊注全誤
不遠日中奏百奏讀爲湊荀子議兵篇日中而趨百
里卽其義千城距衡衡藏本同今本無衡字按衡卽
衡字複衍耳齊策云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卽其
義不若堙穴伏橐王渭曰荀子強國篇注引橐作槖
按槖字是見墨子而推車者推當作椎下盡同淮南
子曰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匷鹽鐵論
非鞅云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亦當作推又鹽鐵
論遵道散不足世務皆言椎車則作椎字不誤可證
也而道推仁厚藏本同今本無推字按此不當有非
聖人之治也藏本同今本非下有也字誤聖人不行
推政也藏本同今本也作難誤法有立藏本同今本
無有字按此不當有權其難而事成藏本今本成下
有則立之二字而功多則爲之藏本同今本無則字
誤天下有也藏本同今本有上有無字按此當有而
務無易之事藏本同今本易作益誤貨賂不行藏本
同今本行下有者字誤計得於外無死虜之禍藏本
同今本於作則暴者暴當作義下文暴人在位故曰
仁暴者皆同不爲能活餓者也藏本同今本爲能作
能爲誤下文亦當云不爲能富民者也知道虛聖以
說民藏本同今本無知字聖作惠皆誤法省而民訟

簡簡當作蕑在訟字上蕑坻也民蕑訟輿弟子辯相
對訟猶辯也明主之法必詳盡事藏本同今本無盡
字按此不當有明主慮愚者之所易藏本同今本慮
作操誤以責智者之所難以當作不故智慮力勞不
用當作故智不勞力不用責者爵尊而官大也藏本
今本責下有臣字官爵受功句有誤　八經第四十
八此篇多不可通　智力不用藏本同今本力作衡
誤然後一行其法句絶禁誅於私家禁誅連文也姦
劫弑臣云以禁誅於己也外儲說右云夫不處勢以
禁誅擅愛之臣皆可證不害功罪賞罰必知之藏本
同今本功作公按句有誤未詳不中則在過藏本同
今本在作有中君盡人力藏本今本人下有之字不
斷則事留句絶自取一　三字迻下文聽法云使君自
取一以避罪卽此句之義則毋道墮壑之累藏本今
本則上有聽字無道字按句有誤諷定而怒藏本同
今本而下有不字按句有誤未詳是以言陳之曰藏
本同今本曰作由按曰當作日結能者功見而謀成
敗成敗有徵藏本同今本不重成敗按謀下當有脫
文事智猶不親智當作至則君神則下盡藏本同今
本重君神按句有誤以爲同者劫藏本同今本以下
有異字誤權籍不失籍讀爲藉下同結誅親暱重帑
藏本無結字今本結誅作誅其皆誤按帑讀爲孥下
同則姦宄塞矣藏本同今本宄作究忍不制則下上
藏本下上作上下今本作下失皆誤而名實當則徑
之而上當更有誅字徑者謂顯誅也下文乃隱誅之
生者不誅也害事者實不當也死者誅之也傷名者

名不當也則行飲食者以飲食行其誅也不然者不
行飲食也而與其讎者以所誅與其讎也故曰此謂
除陰姦也醫曰詭詭曰易藏本不重詭字今本醫作
緊按句有誤未詳易功而賞藏本同今本功作均誤
王渭曰易當作見生於內則治自此下皆未詳也其
故國治而敵亂藏本同今本其作是按句有誤卽亂
之道藏本重之字今本作亡之按句有誤行參必拆
藏本拆作折是也下同折之徵足以知多寡藏本同
今本徵作微按句有誤誅毋謁而罪同藏本同今本
毋謁作罰誤重官以懼遠使藏本今本官作言設諫
以綱獨爲王渭曰諫讀爲閒深一以敬衆心藏本今
本敬作警知避罪以止威藏本今本知下有罪字王
渭曰按句有誤陰使時循以省衰藏本同今本衰作
衷誤是以喜見則德償償當作瀆相誨以和句有誤
百人然乎句有誤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官收當
作收官放字當衍卽收之誤耳王渭曰句絕說大而
誇則窮端故姦得而怒無故而不當爲誣誣而罪臣
以上皆有誤衆諫以效智故藏本同今本無故字誤
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語藏本同今本無語字按句
有誤未詳故奉重無前則徵多藏本同今本重奉重
無前四字按句有誤任事也無重藏本同今本也作
者按依下文當作者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王渭曰
句有誤脫而務賊紋之政紋字有誤未詳所當作下
同不聽則謗主主當作生信賞罰以盡民能藏本同
今本無民字按不當有此之謂有國之道也下脫題
上事未詳　卷第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　不法常
可藏本同今本可作行誤堯之王天下也有藏本同
今本無有字按當云堯之有天下也李斯列傳可證
股無肢肢當作胈非疏骨肉愛過也藏本同今本過
下有客字按疏下當有客字爭土橐藏本同今本爭
上有重字按未詳古者大王大當作文鐵銛矩者及
乎敵藏本同今本矩作距誤按當作短皆先王兼愛
天下藏本同今本皆下有稱字按句有誤則視民如
父母句有誤子必不亂也藏本同今本子下有未字
王渭曰當有而仁義者一人藏本同今本而下有爲
字誤按一人仲尼也誠易以服人藏本今本誠上有
勢字按句有誤而勝務行仁義藏本今本無勝字按
字有誤而以勢之凡民藏本今本勢作世誤按勢上
當脫服字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下有脫文盜跖不
掇李斯列傳引掇作搏必害手則不掇百溢藏本同
今本手則作則手誤法莫如一而故藏本同今本故
作固誤知友辱隨仇者藏本同今本支下有被字誤
謂之賢藏本今本謂上有則字誤賢能之行藏本今
本行下有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十
五字而忘兵弱地弱之禍藏本今本下弱字作荒而
功公利滅矣藏本今本無功字而諸先王王當作生
以文學藏本同今本學下有取字按依下文當有故
行仁義者非所譽王渭曰句絕譽之則害功王渭曰
爲一句下文非所用句絕用之屬下同此例文學者
藏本同今本文上有工字按句有誤未詳而人主兼
也舉匹夫之行藏本今本無也字自環者謂之私背
私謂之公說文云厶姦衺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

爲厶又云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
厶爲公爲有政如此有字當衍而於游學者日衆藏
本今本無於字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良字當衍上
文云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不欺之士者藏
本同今本不上有貴字亦無不欺之術也按不下當
有可字而不賣其功藏本同今本功下有焉字按依
上句當有而國貧藏本今本國下有愈字民耕者衆
藏本同今本民作言按依下文當作言伐禁無用藏
本同今本伐作必按句有誤無先王之語王當作生
此與下文吏對則有仇讎之忠藏本同今本忠作患
誤從者合衆强以攻一弱也强弱當互易舉則圖而
委藏本舉則作則舉今本委下有地字按句有誤而
交大未必不有疏藏本同今本無有字誤王渭曰交
當作敵則以外權士官於內藏本同今本士作市誤
上文云而卑其士官也國利未立四字爲一句人主
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句有誤內政之有也藏本同
今本有作脩脩誤耆年而舉句絶衛離魏爲衡五字爲
一句而其境內之治藏本同今本而下有嚴字按句
有誤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內外當互易上文云而
事智於外民之政計藏本同今本政作故按句有誤
皆就安利如避危窮如讀爲而而完解舍解廨同字
也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按此皆有誤而致
尊過耕戰之士藏本同今本致尊過作不貴誤其言
古者古當作談上文云言談者爲勢於外其患御者
藏本同今本患作近誤聚弗靡之財藏本同今本弗
作沸誤而倅農夫之利卒倅同字也　顯學第五十

有仲良氏之儒藏本良作梁按良梁同字也有孫
氏之儒孫孫卿也難三云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
不可復生藏本同今本不上更有孔墨二字按當有
雜反行藏本同今本反下有之字按當有世以爲儉
世下當有主字宋榮子之議荀子正論篇云子宋子
曰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鬭又天論解蔽皆云宋子漢
書藝文志宋子十八篇在小說家云孫卿道宋子其
言黃老意行無常議藏本同今本議作儀誤夫上所
以陳良田大擇藏本今本擇作宅立節參民藏本今
本民作明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藏本今本主下有之
字今本於聽作聽於皆誤與處而智不充其辯藏本
同今本處下有久字匿冶不能以必劍匿他書又作
歐磐不生粟磐下當有石字夫禍知磐石象人按禍
知當作知禍此以知禍與下句不知禍相對也夫嚴
家無悍虜李斯列傳引悍作格用人不得非藏本同
今本得下有爲字一國可使齊五字爲一句爲治者
用衆而舍寡藏本同今本者作也誤謂之不能然則
是論也夫論性也王渭曰此皆有誤以仁教人藏本
同今本仁下有義字按依下文當有故善毛嗇西施
之美藏本嗇作廧是也今本作嬙誤按左傳昭二年
釋文云嬙廧本又作嬙哀元年妃嬙本又作廧嬙在
說文新附使若千秋萬秋千歲萬歲之聲藏本下秋
字與上歲字互易是也今本二秋字皆作歲誤戰國
策云犀首跪行爲儀千秋之祝括耳藏本括作栝按
當作聒儒釋辭曰藏本今本釋作飾今本儒下有者
字按句有誤不道仁義者者字當衍而以爲貪藏本

同今本以下有上字竟內必知介而無私解藏本同
今本必知介而無私解作教戰陣鬪士卒誤按境內
必知者又說二云此其臣有姦者必知又二云而務必知
之術也是其義介當作分分而無私者制分二云宜務
分刑賞爲急又二云士者其制刑賞不分也二云二云是其
義解字上下當有脫文夫求聖通之此下至末乾道
本缺藏本復有士者爲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
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
下子產存鄭人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
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
爲治也今本同未詳所出也　卷第二十　忠孝第
五十一　有曲於父藏本同今本無於字誤豈得利
焉哉藏本同今本焉哉作哉焉誤雖衆獨行王渭曰
雖當作離四字爲一句　數出於無用者藏本數作教
按依上文是也不可以恬淡之人藏本同今本無之
人二字按此不當有誹謗其君者也藏本同今本誹
上有是字按依上文當補知謂不孝藏本謂下有之
字是也今本謂作其誤天下此賢之藏本今本無此
字不足以禁藏本同今本不上有罰字按依上文當
補此二者藏本同今本二作三天下太平士藏本今
本士上有之字按平當作上見下文天下太平之士
平當作下見下文不可以爲刑禁也爲字當衍諸侯
言從者曰侯字當衍是以三王不務離合句絕而止
五霸不待從橫句絕止字當衍卽五之形近而複誤
耳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九字爲一句　人主第五
十二　左右太威也藏本同今本威作威誤當使虎

豹失其爪牙藏本同今本當作而誤實用能之士進
藏本今本無用字以主之明塞矣藏本同今本以作
而人二字按以當作而而蔽愚不肖之患也藏本同
今本蔽下有於字　飭令第五十三按此篇皆商子
靳令文　行法曲斷曲當作由以賞戰二字爲一句
見商子厚祿以周術藏本今本周作用按句有誤行
都之過藏本同今本作國無姦民物多者衆藏本同
今本者作末按依商子是也則震不怠震當作農見
商子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按成讀爲盛威當作
成亦讀爲盛商子靳令作盛去强作成則治見者省
言有塞見字當衍有當作者商子作則治省言寡必
當按當當作富見商子其能勝其害王渭曰此以下
皆當依本書用人改正按用人二云人臣皆宜其能勝
其官而道壞餘力於心道壞用人二云莫懷莫負乘宮
之責於君乘宮用人二云兼官使明者不相干用人二云
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爭句絕言此謂易攻此五字
皆涉上文而衍上不愛民民死賞藏本同今本死上
有不字按此當有利出一空者空讀爲孔輕者不至
至藏本同今本不重至字按此不當有　心度第五
十四　喜其亂藏本同今本無其字誤王之者也藏
本今本者作本按當作自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
天下者天字當衍王渭曰亂字當更有賞字衍必塞
塞字有誤未詳而難致而力者藏本今本無下而字
按當作其與世世宜藏本今本與世作治與世知維
之以刑藏本同今本無世知二字誤按知讀爲智下
當有而字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治衆二字誤未詳

所當作故聖人之治民治藏本同今本下治字作也按此字衍而禁與能變藏本同今本能作治誤能越力於地者越當作趨下句能起力起亦當作趨強不塞者王句有誤故王道在所開藏本同今本閒作開按當作閉下文云能閉外塞私而治立者削治當作始敵適於不亂之術藏本今本無敵字按當云道於不可亂之術

制分第五十五

夫凡國博君尊者夫當作大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天字當衍分爵制祿則法必嚴藏本今本制祿作祿制情莫不出其死力藏本同今本情上有人字誤上賞好惡藏本今本賞作掌有持以異為分異字當衍是何其法通乎人情藏本同今本何下有也字然則去微姦之奈何藏本今本之下有道字按非也此當衍之字其務令之相規規讀為闚與下文互見其情者也句有誤理不得相闚理當作里姦不容細句絕私告任坐使然也七字為一句不用譽則毋適藏本同今本則無適作而得人之情誤按適敵同字也雖知藏本今本雖作難過刑之於言者刑當作形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藏本二作貳是也上文云刑賞惑乎貳實故有所至藏本同今本實故作故實按句有誤刑賞之不分白也不分當作分不

韓非子識誤卷下

韓非子識誤跋

韓子各本之誤近又得其二事外儲說左下兩云孟獻伯孟皆當作盂盂者晉邑杜預云太原盂縣者是也獻伯晉卿盂其食邑以配謚而稱之猶言隨武子之比矣說疑云楚申胥申胥當作葆申葆申者楚文王之臣極言文王茹黃狗宛路矰丹姬事而變更之下文所謂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者也見呂氏春秋高誘注曰葆太葆官名申又載說苑葆作保古今人表同葆保同字也時已刊成補識於後己卯孟陬廣圻又書

韓非子識誤跋